伊 利 亞 特

荷 馬 著

傅东华譯

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伊 利 亞 特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門内大街 32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03 號

机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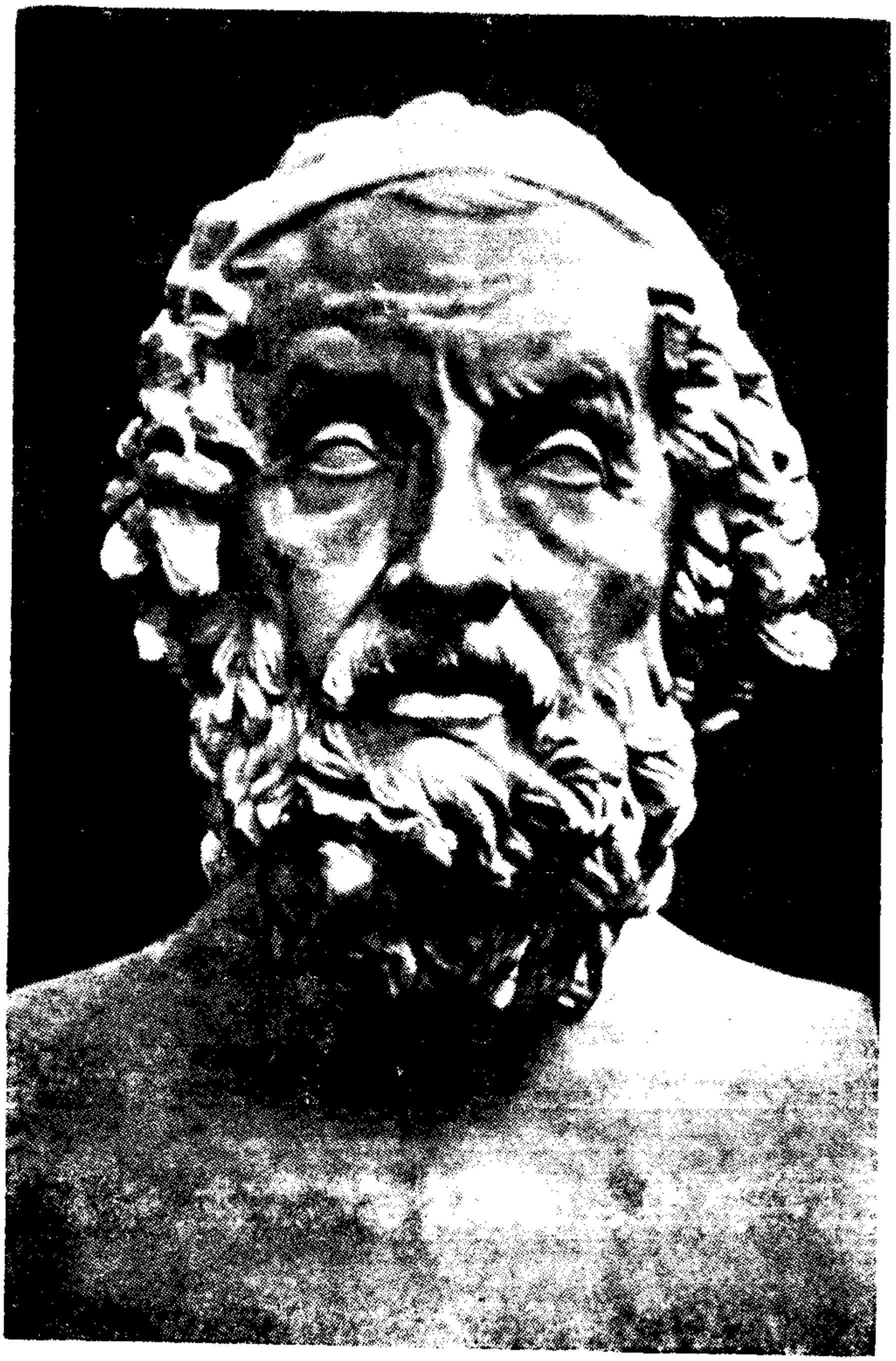
*

书号 762　字数 334,000　开本 50×1168 毫 1/32　印張 15　插頁 1

195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册

定价 (7) 2.00 元



目　次

I　內哄……1

II　兩軍的陣容……21

III　一次停战和一場決斗……48

IV　潘达洛斯破坏停战……62

V　狄俄墨得斯力战群神……79

VI　赫克托耳和安德洛瑪刻……107

VII　埃阿斯独战赫克托耳……123

VIII　特洛亚人打到壁垒……137

IX　向阿喀琉斯求和……154

X　夜間的插曲……175

XI　阿喀琉斯注意了……192

XII　赫克托耳猛冲壁垒……217

XIII　船边的战斗……231

XIV　宙斯中了調虎离山計……257

XV　阿开亚人的困斗……273

XVI　帕特洛克罗斯出战陣亡……295

XVII　帕特洛克罗斯遺屍上的爭夺战……322

XVIII　給阿喀琉斯造的鎧甲……345

XIX　內哄終止……363

XX　群神出战……376

XXI　阿喀琉斯力战河神……391

XXII　赫克托耳之死……409

XXIII　葬礼和竞技……425

XXIV　普里阿摩斯和阿喀琉斯……452

I

內　哄

阿喀琉斯的忿怒是我的主題，只因这惹禍招灾的一怒，使宙斯遂意如心，却带給阿开亚人① 那么許多的苦难，并且把許多豪杰的英灵送进哈得斯②，留下他們的尸体作为野狗和飞禽的肉食品。詩歌女神啊，让我們从人間王阿伽門农和珀琉斯之子偉大的阿喀琉斯的决裂开始吧。是哪一位神使得他們爭吵的③？

是阿波罗，宙斯和勒托之子④，发动这場內哄的，当时是因那人間王对这位神的祭司克律塞斯无礼，神就惩罰他，对他的軍队施放一种凶險的瘟疫，要歼灭他的部下。在这之前，克律塞斯

---

① 荷馬书中希腊人的别称。

② 希腊神話中的冥王，也就是冥間之称。

③ 这一段是古代史詩作者开場时照例要有的对詩歌女神的呼告，就是向她祈求灵感的意思。这部史詩是講希腊人和特洛亚人的战爭的。特洛亚的王子帕里斯到希腊来作客，把阿伽門农王弟墨涅拉俄斯的妻子海倫拐走，希腊派使者交涉不成，就組織联軍渡海去攻打。詩的开場已經是这場战爭的第十年上。这里的人間王阿伽門农就是希腊联軍的統帅，阿喀琉斯是参加联軍的一个国王，也就是这部史詩的主要人物。宙斯是天上的主神。

④ 阿波罗，射神。勒托，宙斯的妃。

曾經到阿开亚人的船舶里来贖取他的被俘的女儿。他是带着充裕的贖款而来的，并且手里拿一支金杖頂着射神阿波罗的花冠。他向阿开亚的全軍求告，尤其是向它的两位司令員，阿特柔斯的两个儿子①。

“我的王爷們，和阿开亚的将士們，你們是希望扫蕩了普里阿摩斯王的都城而平平安安回家的。但愿在俄林波斯②的神們成遂你們的心愿——可是有这样一个条件，就是要你們收下这笔贖款，釋放我的女儿，以表示你們对宙斯之子射神阿波罗的尊敬。”

軍士們欢呼起来。他們都愿意看見这祭司受到尊敬，这笔誘惑人的贖款收受下来。可是这样的办法全然不称阿伽門农王的心。他就对那人严厉地下了警告，无礼地斥退了他。

“老头儿，”他說道，“你别再在这些楼船边逗留，趁我逮住你，也别去了又回来，否則你会发見神的金杖和花冠是极不中用的护身物。我决不会同意放你的女儿自由，正要她远远离开她本国，終老在阿耳戈斯③，在我的家里，替我織布，和我同床。現在你滾吧，不要惹我生气，如果你还要性命的話。”

那老头儿吓得簌簌抖，只得服从了。他一声不响，沿着那奔騰大海的岸边走去。但是，后来他看看四下无人，他就向美髮的勒托之子阿波罗王热烈地祈禱起来：“請听我，銀弓之神，克律塞和神圣喀拉的保护者，忒涅多斯至尊的主人④。斯明透斯⑤，念

---

① 就是阿伽門农和墨涅拉俄斯。

② 本来是忒薩利亚地方一座山的名字，古代希腊人当它是众神居住的地方，后来就轉成天上的意思。

③ 希腊的一个城，阿伽門农的故乡。

④ 这些都是特洛亚供奉阿波罗神的地方。克律塞在特洛亚附近，就是克律塞斯做祭司的所在。

⑤ 阿波罗的别称。

我曾經替你造神庙，博得了你的欢心，念我曾經把公牛或是山羊的肥腿焚燒給你，請你成遂我的这个心愿吧。請用你的箭訛达那俄斯人① 来賠偿我的眼泪吧。”

福玻斯·阿波罗听見了他的祈禱，大为震怒，就揹着弓和有盖的箭壺从俄林波斯的高处降落。当他出发的时候，这位怒神的箭在他肩上琅琅响起来；他的下降是同黑夜来临一般的。他到那些船舶的对面坐下来，就放了一箭，同时他那銀弓当的发出一种可怕的响声。他先射騾子和敏捷的狗，然后就将他的鋒利箭头瞄准着人，一箭又一箭的放。无日无夜，都有无数火堆在燒化死人。

一連是九天，那位神的箭像下雨似的落在营帳上。到了第十天，軍士們由阿喀琉斯的命令被召来开会——这一策略是白臂女神赫拉② 鼓励他采取的，因为她眼見着达那俄斯人被毀灭，很关心他們。等到人都到齐、会議开始的时候，那捷足的阿喀琉斯就站起来对他們发言：

“我主阿伽門农，像这样一面作战一面遭瘟疫，我恐怕我們的力量不久就要大大的削弱，以至于我們后死，任何人都不得不放弃战爭，开船回国。可是我們何不去找一个預言者或是祭司来，就是解梦的人也可以——因为梦也是宙斯送下来的——向他問一問福玻斯·阿波罗为什么对我們这样动怒？莫不是我們背弃了什么誓愿，或是短少了什么祭礼，因而得罪了他了。如果是这样，他就可以得到綿羊或是大山羊的芬芳祭礼，免了我們这一場瘟疫。”

阿喀琉斯坐下去，忒斯托耳之子卡尔卡斯就站起来。作为

---

① 希腊人的又一别称。

② 赫拉是宙斯的姊妹，同时也是他的配偶。

一个占卜师，卡尔卡斯在軍营里是无匹敌的。过去、現在和未来的事情都瞞不了他；也就因这由阿波罗恩賜給他的一点先見之明，才把阿开亚人的艦队引到伊利翁① 来的。他是一个忠心耿耿的阿耳戈斯人，現在他就凭他的一片忠心站起来說話。

“阿喀琉斯，”他說道，“我的君主，你要我解說射王阿波罗的震怒，我是愿意遵办的。可是請先听我一句話。你肯不肯起个誓，一定挺身出来用你所有的雄辯和力气保护我呢？我所以向你提出这一个要求，是因为我心里十分明白，我将要被一个人当做仇人，而那个人的权力在我們当中是絕对的，那个人說的話就是对于一切阿开亚人的法律。一个平民是难以同他得罪了的一位君王去对敌的。即使那位君王暫时咽下了怒气，他也要怀恨在心，等到能算賬的一天还是要算賬的。所以，請考慮，你到底能不能保障我的安全。”

“你不要害怕，”捷足的阿喀琉斯道，“把你已經从天上得来的任何消息都告訴我們。因为我向宙斯之子阿波罗——就是你卡尔卡斯用他的名义透露預言的那位神——起誓，只要我还活着能够見天日，所有这儿这些楼船旁边的阿开亚人沒有一个敢来伤害你，哪怕你剛才所說的就是指那頂着我們大君主称号的阿伽門农。”

那可尊貴的預言人終于鼓起勇气来开口了。“問題并不在背弃誓愿，”他說道，“也不在短少祭祀。神所以动怒，是由于阿伽門农侮辱了他的祭司，不肯收那贖款，釋放他的女儿。这就是我們現在在这里受苦并且还要繼續受苦的緣故。那位射王是不肯让我們解脫这种可憎的灾难的，除非我們不要賠偿也不取贖

---

① 特洛亚的别称。

款，把那眼睛明亮的女子还給她的父亲，并且把神圣的供祭送到克律塞去。这样做了，我們也許可以引起他的怜憫。”

卡尔卡斯坐下了，那阿特柔斯的高貴儿子，至尊的阿伽門农，就气冲冲的直跳起来。他的心里沸騰着憤怒，他的眼睛像是射出火焰来。他先对卡尔卡斯肆口謾罵。

“恶的預言者，”他嚷道，“你从来沒有說过一句有利于我的好話。你的預言一徑都透露禍祟。你从来沒有說好事的預言应驗过，甚至从来沒有預言过好事！現在你算是个軍中的占卜师，又在对軍士們信口胡言了，說什么射神在处罰他們，为的是我拒絕克律塞伊斯[1]那个女子的贖款，虽則那贖款很是可观。我为什么要拒絕的呢？因为我想要留住那个女子，并且要带她回家。老实說，我对她是比对我的王后克呂泰涅斯特拉还要喜欢的。她的美并不差似我的王后，她的手头活儿也跟王后一般的聰明灵巧。不过，我也还是愿意放弃她，如果那是比較賢明的办法。我巴不得我的子民平安而健康，不愿意看見他們这样的枉死。可是你必須立刻說我得到另外一件战利品，否則我們当中就只我一个人空手无所得，那是极不公道的事情。你自己看得出来，分配給我的这件战利品就要离开我了呢。”

那敏捷而卓越的阿喀琉斯倏的站起来。“請問陛下，”他問道，“打算叫我們的英勇将士到哪里去找一件新的战利品来滿足你这未見先例的貪欲呢？我还沒有听見說过我們貯藏着什么公共財物。我們从那些被占領城市得来的掠获品都已經分配掉了，想要大家把那些东西重新集合起来是办不到的。不；現在就照神的要求送还那个女子吧，如果宙斯允許我們攻下特洛亚城

---

① 就是克律塞斯的女儿。

的壁垒，我們将会給你三倍四倍的补偿。”

那阿伽門农王立刻回答道：“你是一个大大有能为的人，阿喀琉斯王子，可是你不要痴心妄想，以为能叫我中你的詭計。我是不会被你愚弄、受你哄騙的。你說‘送还那个女子吧’，我猜你是希望你自己的战利品可以穩穩当当保牢的。你想我会乖乖儿的坐着看人家搶劫我嗎？不会的。如果将士們准备給我一件新的战利品，能够合我的胃口，补我的損失，我就再沒有話說了。要不然的話，我就要自动去拿你的战利品，或者是埃阿斯的，或者就拿俄底修斯① 的也說不定。我要光顧誰，誰都要动气。可是这些事情我們不妨等以后再来商議。目前，让我們放一条黑皮船到那可亲的海里，配置一批特选的船員，装上些牲口以备献祭，然后把那美貌女子克律塞伊斯也放上船。同时，让我們的参贊人員挑一位前去率領——埃阿斯，伊多墨紐斯②，卓越的俄底修斯，或者就是你，我們当中最最剛强的一位——到那儿去献祭，挽回阿波罗对我們的恩意。”

捷足的阿喀琉斯对他怒視了一眼。“你这无耻的阴謀家，”他嚷道，“一徑都唯利是图！你怎么能指望你的部下替你尽忠竭力，奉命去进攻作战？至于我，并不是因为跟特洛亚的战士有什么爭端才到这儿来参战的。他們对我从来不曾有过任何的侵害。他們从来沒有偷盜过我的牛馬，也从来沒有劫掠过那由佛提亚肥沃泥土长出来养育她的居民的庄稼；因为我們之間是有那奔騰的大海和許多暗沉沉的山脉隔着的。实际上，我們所以来参加这次远征，为的是要博得你的欢心；是的，你这丧尽天良的鄙夫，为的是要替墨涅拉俄斯和你对特洛亚人图快意——这一事

---

① 埃阿斯和俄底修斯也都是希腊联軍的首領。

② 也是联軍首領之一。

实你竟把它完全抹杀了。現在又来了这样一个恫吓，而且由你亲口說出来，竟要夺去我的战利品，我那辛苦得来而由弟兄們献上的一件战利品。每次阿开亚人攻下特洛亚人一个繁荣的城市，我所分到的东西都并不是跟你一样多的。战斗的重任全由我担当，等到分配掠获品时却是你占絕大的部分，听凭我精疲力竭的带着我自己一点点儿东西退出了战場。所以，現在我要回佛提亚去了。那是我的最好的办法——坐着我的翹嘴船揚帆回家。我看呆在这儿太沒有意思了，徒然在替你积累資財，供你揮霍，反而受人家侮辱。”

“你尽管走你的吧，”那人間王阿伽門农反斥道，“如果你覚得非走不可。我不会为着我的緣故求你呆下去。我还有别的人在这里，都会对我敬重的，其中的第一位就是那主謀神宙斯。而且，这儿所有的国王里面，你对我最不忠心。在你看起来，人生除了作乱、暴动和战斗，就沒有别的事情。就算你是一个偉大的軍人吧，不也是神造成你的嗎？現在带同你的船只和你的战士回家去治理密耳弥多涅斯人吧。我用不着你；你的忿怒我处之漠然。可是你要記着我的話。那福玻斯·阿波罗要从我手里夺去克律塞伊斯，我已准备差我自己的船員用我的船只把她送走了，也就照这个样子，我要到你的篷帳里光顧一次，去拿你那战利品，那美丽的布里塞伊斯，好让你，阿喀琉斯，知道知道我的权力大于你，也好借此教訓教訓别的人，不要跟我来强嘴，对他們的君主公然挑衅。”

这一番話刺进了阿喀琉斯的心肺。在他那个毛茸茸的胸膛里面，他的心两路分歧，又想拔出身边的利刃来，冲过人群去把阿伽門农王杀死，又想控制着自己，压下那忿怒中的杀机。他的长剑已經一半出了鞘，他正深深沉入这种内心的交战里，雅典

娜① 就从天上下来了，她是因白臂女神赫拉的要求才来的，因为赫拉对这两位王爷同样的喜爱，正在替他們着急。雅典娜站在阿喀琉斯的后边，将他那黄金的卷髮拽了一下。除了阿喀琉斯之外沒有一个人覚察她；其余的人是什么都看不見的。阿喀琉斯惊惶地旋轉了身子，立刻認出了帕拉斯·雅典娜——她那眼睛的光輝是那么可怕——他就大着胆对她說話："你为什么到这儿来，戴法宝的② 宙斯之女？是来看我主阿伽門农这种傲慢态度的嗎？我直率地告訴你——并不是虛声恫吓——他是快要拿性命来偿付他这暴行了。"

"我从天上来，"那閃眼女神雅典娜答道，"为的是想要使你覚悟。我是白臂女神赫拉差来的，因为她那么的喜爱你們两个人，那么的对你們关切。現在，放弃了这場斗爭，让你的手离开你的劍吧。你不妨拿話去刺激他，把你心里的打算講給他听。現在我給你一个預言——将来有一天，会有比你現在失去的东西价值三倍的礼品放到你的脚下来做他这一次暴行的代价。那么，你就住手吧，听我們的劝告吧。"

"女神，"捷足的阿喀琉斯答道，"既然是两位女神的命令，一个做凡人的必須听从，无論他心里怎样气忿。这是他的較好的办法。做凡人的肯听神的話，神也就肯听他的話。"

說着，他就服从雅典娜，把他的巨手放在那銀劍柄上，将那长劍重新插进鞘，那位女神也就动身回俄林波斯，到那戴法宝的宙斯的宮殿里，和其他的神們重新在一起。

---

① 也叫帕拉斯·雅典娜，她是宙斯之女，智慧和艺术的女神，而且剛强善战。在特洛亚战爭里，她是始終帮希腊人一边的。

② 法宝（aegis）是一种徽章或佩物，据希腊的古代雕像或图画，宙斯所戴的法宝是毛茸茸的，周圍有金流苏的。

那阿喀琉斯的气并没有平。他重新用着恶言恶語对阿特柔斯之子① 謾罵起来。“你这醉徒，”他嚷道，“长着双狗的眼睛却只有雌鹿的胆量！你从来沒有勇气把自己武装起来，同着士兵一起去作战，或是同着其他的首領一起去設伏——那是你宁死不干的。你宁可一徑呆在营帳里，等着有誰違抗你时去搶他的战利品，牺牲你的部下来繁荣自己，因为你的部下太懦弱，不能抗拒你——懦弱倒是实在的；要不然的話，我的主啊，你这种盜匪行为就要把你的性命断送了。

“可是記着我的話，因为我正要发一个庄严的誓言。看这一根节杖② 吧。自从它在山上打主榦上砍下来，它就永远不能再出叶抽枝。鈎刀已經削去它的皮和叶，从此它就不再萌芽了。可是那些以宙斯的名义保障我們法律的人們，我們国家的裁判官們，都把它拿在手里。現在我凭这根节杖来起誓（因为我不能挑选一个再好的証物），将来总要有一天，阿开亚人个个都要因失去我而覚得痛心，而你在絕望之中，对他們絲毫无能为力，只得眼看着他們成千成万的倒在那杀人不眨眼的赫克托耳③ 面前。那时候，你就要痛碎你的心，深悔当初不該侮辱远征軍中那最好的人。”

那珀琉斯之子說完了，扔下那根点綴金釘的节杖，重新坐到他的座位上，听凭那一边的阿特柔斯之子对着他大发雷霆。可是这时涅斯托耳跳起来了，他是擅长辞令的，一位来自皮罗斯的声音清晰的演說家，他的演說从他舌上流出来时是比蜜糖还要甜的。他在神圣的皮罗斯已經見过两个世代的誕生、成长和死

---

① 卽阿伽門农。

② 在会場上誰要发言，就拿着这根节杖，算是有了发言权。

③ 特洛亚的王子。

亡，現在他治理着第三代。当时他带着滿怀的好意，从座位上站起来发言。“这实在是大可使阿开亚痛哭的！”他說道。“那普里阿摩斯① 和普里阿摩斯的儿子們万一听到你們两位之間发生这样的破裂，不知他們要怎样的快乐，所有的特洛亚人将要怎样的欢呼，因为你們两位都是阿开亚人謀略上和战斗上的領导者。現在听我一句話，因为你們两位都比我年輕。而且，我在过去曾經跟一些比你們更好的人在一起，也从来不会不受他們尊重的。那一些人都是我从来沒有見过也不会再見到的头等优秀人物，其中有如帕里托俄斯和民众的牧者德律阿斯，开紐斯，厄克薩狄俄斯，神样的波呂斐摩斯和埃勾斯之子，英名赫赫的忒修斯。他們是大地所生育的人当中最最强壯的，曾經跟一些最最强壯的敌人对抗过的，那些敌人是一种野蛮的山居民族，竟被他們全部歼灭了。我曾經离开皮罗斯的家去加入这一些人。我曾經因他們的邀請不辞远道跑去会他們。我在他們的战役中尽过我一份的力。他們都是現世的人沒有一个能够对敌的。可是他們对于我都言听計从。你們两位也必須这样；这样你們都不会吃亏。阿伽門农，不要倚仗你那王位的特权，不要搶夺人家的女子。那个女子是弟兄們献給他的，让他保留他的战利品吧。至于你，我的阿喀琉斯，也不要再跟王上作对了。一个执杖的君王凭他由宙斯承襲来的权力，原該不止享受我們人的平常权利。你因你母亲是个女神，也許你的力量是比他大些；可是阿伽門农統治的人比你多，所以他比你尊貴。我主阿特柔斯之子，平平你的气吧。我，涅斯托耳，恳求你寬容阿喀琉斯，他是我們軍情紧急关头的强大堡垒。”

---

① 特洛亚的国王。

"我的可尊敬的老王爷，你的話是沒有一个人能够非議的，"阿伽門农王答道。"可是这一个人想要夺取軍中的权柄，想要用它来鎮服我們大家，裝作君主的身份，对我們发号施令，虽則我明知道有一个人要忍受不了。尽管那不死的神曾經把他造就成一个执枪的战士，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呢？难道他凭这种資格就可以拿說話来侮辱人？"

这儿那高貴的阿喀琉斯打断了君王的話："无論你說的什么，要是我对你样样屈服，我就算是个大傻瓜和大孱头了。你去命令别人吧，不要来命令我。我是再也不会服从你的了。現在还有一句話要你三思。为了这个女子的緣故，我不至于会同你或是别的任何人亲手战斗。她是你給了我的，現在随你把她拿回去。可是我那好黑皮船旁边的所有别的东西，不許你搶我一件。你如果要搶，你就試試看，好让大家看看将要发生什么事。你的鮮血立刻就要沿着我的枪涔涔流注。"

等到这一場舌战結束，两个人就都站起来，解散了阿开亚舰队旁边的集会。阿喀琉斯同着帕特洛克罗斯[1]和他的部下，动身向他那些整洁的船舶和篷帳那边去，这里阿特柔斯之子就放了一条快船在海上，挑选了二十名桨手做船員，把献神用的牛群装上船，这才带来那美貌的克律塞伊斯，将她也放在船上。足智多謀的俄底修斯跟去做領队，一等人手都齐全，他們就向海中的大道进发。

这时候，阿伽門农要他的軍士們都沐浴洁身。等到他們都在鹹水里头洗淨身上的污垢，就在那荒凉大海的岸上把公牛和山羊的丰盛祭礼献給阿波罗；那鮮美的香气混合着裊裊的濃烟

---

① 阿喀琉斯的侍从。

直升到天上。

当軍士們在营帳里忙着这些任务的时候，阿伽門农并沒有忘記他跟阿喀琉斯的一場爭吵和他在会場上恫吓他的那句話。他就把他的两个傳令官兼忠順的侍从塔尔堤比俄斯和欧律巴忒斯叫了来，对他們說道："去到珀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篷帳里，逮住了布里塞伊斯那个女子，把她带到这里来。要是他不肯放她走，我就亲自带兵去拿她，那对他反而不好。"

他把那两个人打发开，他們耳朵里边带着他那严厉的命令，就沿那荒凉大海的海岸去走他們不愿走的路，直至到达密耳弥多涅斯人的营帳和船舶，就看見那王子本人坐在他自己的黑皮船和篷帳旁边。阿喀琉斯看見了他們，心里当然不高兴。他們也停下步来，覚得胆怯和羞愧，不敢到那王子面前去說他們所要說的話。但是王子用不着他們开口，早已知道他們的来意，就对他們先开起口来。"傳令官們，"他說道，"宙斯与人間的大使，我欢迎你們。走上前来吧。我的爭吵不是同你們，是同那个差你們到这里来拿布里塞伊斯的阿伽門农。我的帕特洛克罗斯，你去把那女子带来交給这两位好嗎？如果阿开亚人再需要我解救他們出灾难，我要这两个人在快乐的神們面前、人类面前、和这暴虐君王自己面前替我作見証。这个人是丧心病狂了。要是他有点儿远見的話，現在就該顧虑到，等到他們要在船边战斗的时候，他将怎样救他的軍队。"帕特洛克罗斯听了他朋友的話，把那美貌的布里塞伊斯从篷帳里带出来，交付給那两个人，那两个人就带着那个不幸的女子沿着那些船舶的行列回去了。

阿喀琉斯离开了他的部下，就哭起来了。他独自个儿跑到那灰色海的岸上去坐下，望过那一片茫茫的海面。然后，他伸出他的臂膀，对他的母亲傾吐了一番禱告。"母亲啊，既然你以一

个女神的身份給了我生命，哪怕只是一霎的时光，那在俄林波斯的雷神宙斯也总該对我有几分照应。可是他对我毫不关心。他听凭我去受那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門农王的欺凌，竟夺去了我的战利品，把它占为己有了。”

阿喀琉斯一面禱告一面哭，他那母亲正同她的老父坐在海中的深处，听見了他的話就像一陣云雾似的从那灰色海水里急忙升上来，到她那正在哭泣的儿子身边去坐下，拿手撫摸着他，跟他說起話来。“我的孩子，”她問他道，“你为什么掉眼泪？什么事情使得你煩惱？你不要把愁情悶在心里，你得告訴給我听，好让我替你分忧。”

捷足的阿喀琉斯深深叹了一口气。“你是知道的，”他說道，“既然知道了，我为什么还要給你叙述事情的底細？我們曾經打到过埃厄提翁的神圣城市忒柏，我們扫蕩了那个地方，并且带回我們所有的掠获品，軍士們把它們很公平的分配开，挑选了美貌的克律塞伊斯作为献給阿特柔斯之子的特别礼品。随后，射神阿波罗的祭司克律塞斯就带着一笔充裕的贖款，并且手里拿一根金杖頂着射神阿波罗的花冠，来到阿开亚披甲战士的船舶，替他的女儿贖身。他向阿开亚的全軍求告，但主要是向它的两个領导人，阿特柔斯的两个儿子。当时全軍人欢呼起来，表示他們都愿意看見那祭司受到尊敬，那笔誘惑人的贖款收受下来。可是这样办法全然不称阿伽門农的心。他使得那个祭司吃了严厉的警告仓皇逃遁。因此那老头儿气忿忿的回到家，可是阿波罗很寵爱他，接受了他的禱告，就向阿耳戈斯的軍队施放毒箭了。軍士們又快又密的紛紛倒下去，因为那位神的箭对着我們那些散开的营帳是到处都像雨一般落下的。后来有个懂得射神意旨的預言家，給我們講明了这桩事。我就立刻站起来，劝告他們

去求神息怒。这一来，使得那阿伽門农勃然大怒。他就直跳起来对着我恫吓。现在他实踐了他的恫吓了：一批眼睛明亮的阿开亚人正把那个女子装在一条船里，同着献神的祭品送到克律塞，剛才王的使者又把軍队献給我的那个女子布里塞伊斯从我篷帳里带了走了。

“所以，现在，要是你有什么能力的話，保护你的儿子吧。你去到俄林波斯，如果你以前所作所言的事曾經温暖过宙斯的心，你就在恳求他的时候給他提醒一声。記的我在我父亲家里，常常听見你夸耀地告訴我們，說当初俄林波斯有几位神——赫拉，波塞冬和帕拉斯·雅典娜——阴謀将那行云之神宙斯用鎖鏈拘禁，亏得你这一位神挽救了他这羞辱的命运。你曾經去替他保全威信。你曾經把那百臂的巨怪急忙喚召到天庭，那怪神間叫他布里阿瑞俄斯，人間叫他埃該翁，威力之大是連他的父亲都不如他的。他就到那克洛諾斯① 之子的身边蹲下来，显得威风凜凜，以致那班受福神都不敢近身，只得讓宙斯自由自在。

“現在你去坐在他身边，抱住了他的双膝，把这桩事給他提醒。你去說服他，如果你能够，要他去帮助特洛亚人，把阿开亚人打退到他們船边，背着海团团圍住了杀戮他們。这就可以教訓他們去感佩他們的君主。这就可以使得那至尊的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門农覚悟自己侮辱他們当中最高貴的人这桩事情是多么愚蠢。”

“我的儿，我的儿！”忒提斯② 哭起来說道。“早知如此，我为什么要养我这苦命的孩子呢？至少是，他們应該讓你无忧无虑的呆在船边，因为命运只肯給你那么短的寿数，那么少的时間。

---

① 宙斯之父。

② 阿喀琉斯的神母的名字。

但是看来你似乎注定了不但要短命，并且还要苦命的。我让你出世的那个日辰确实是大不吉利。不过，我还是要上那雪罩的俄林波斯，把这一切亲自去告訴雷神宙斯，看我能不能将他感动。目前，你且在你那些华丽的船舶旁边呆着，保持着你对阿开亚人的仇恨，不要去加入战爭。我得告訴你，昨天宙斯已經动身前往大洋流，到那可敬的埃提俄珀斯人① 那里赴宴去了，所有的神都跟他去的。但是十二天之后他就要回到俄林波斯，到那时候你尽管可以放心，我一定会跑进他的銅宮投到他的脚下去。我有把握他会听信我的話。”

忒提斯离开了，留下阿喀琉斯为着他那被迫交出去的好女子独自伤心。这时候，俄底修斯和他的部下已經带同那神圣的祭品到达克律塞。他們把船駛进海港的深水，就折叠起帆篷放进那黑皮船的船艙里，又放下那桅杆的前支柱，让那桅杆恰好落进它的夹板里，这才将船搖进了埠头，落了錨，系好纜，大家跳上岸。那些献射神的牲口也都卸下船，然后克律塞伊斯离了海船踏上岸。足智多謀的俄底修斯領那女子到祭坛，将她交还她的父。“克律塞斯，”他說道，“人間王阿伽門农命我把你的女儿送給你，并且代表阿开亚人来向福玻斯献祭，希望能平息射王的怒气，因为他已經給与他們的軍队一个慘重的打击了。”說完他就把那女子交付給她的父亲，父亲兴高彩烈的欢迎他的閨女。

那些注定用来敬神的祭品，很快就在那建造精良的祭坛四周摆开来。人們都洗净他們的手，抓起了献祭的麦屑。于是克律塞斯擎起了他的臂膀，替他們大声禱告起来：“請听我，銀弓之神，克律塞和神圣喀拉的保护者，忒涅多斯至尊的主人！我上次

---

① 相傳是居住在俄剌阿諾斯河畔的黑人。

的請愿确实邀得了你的恩意;你已經显示你对我的关心,給予阿开亚的軍队一个重大的打击了。現在請你成遂我第二个愿心,免了达那俄斯人这种可怕的惩罰吧。"那老人这样禱告,福玻斯·阿波罗都听見了。

等到他們請过了愿,撒过了麦屑,就先扳轉那些牲口的腦袋,划开它們的喉嚨,剝掉它們的皮。然后他們从大腿上割下几片肉,拿好几层脂油包裹起来,将生肉貼在上面。那老祭司就把这些肉片拿到柴火上焚燒起来,又将紅酒去洒那火焰,那些年輕一輩的都手里拿着五股叉儿在他的周圍侍立。等到腿肉焚化了,大家都已經尝过了內脏,他們就把其余的肉切成小块,用肉扦插了起来,烤得它們透熟,这才一齐拿出来。

这桩工作做完了,飯餐都預备好了,他們就兴兴头头的吃起那頓筵席来,人人均勻的吃到一份。及至大家都已經解渴充飢,侍者們就拿調鍾滿滿盛着酒,先在各人杯子里注下几滴,然后給全席人逐一的斟。那一日的其余时間,那些阿开亚的年輕战士們都用来奏乐安神,将一种美妙的歌曲贊頌那位大射神,阿波罗听見了大覚称心。

等到了太阳落下,夜色来临,他們回到他們那条船的纜索旁边躺下来睡覚。但是一經曙光用玫瑰色的手点亮了东方,他們就利用射神送給他們的一陣清风向阿开亚人的大营帳开船了。他們竪起了桅杆,張起了白帆。那面帆吃飽了风,膨然的鼓起,便听得船头前黑浪嘶嘶作巨响,那条船就乘风破浪、勇往直前而去了。这样,他們回到了阿开亚人的大营帳,就把他們的黑皮船高高拖到大陆的沙丘上,用长长的支柱架起来。随后他們就分散到各人的篷帳里和船舶里去了。

在这一段时間里,那捷足者阿喀琉斯,珀琉斯之世子,一徑

都坐在他那些快船的旁边，保持着他的忿怒。他不但不去参加战斗，并且不去参加一切可以博取声名的集会。他一徑都呆在那个地方，伤耗着自己的心，渴望着喧囂和猛烈的战斗早日来到。

十一天过去了，到了第十二天的黎明，那些永生的神就由宙斯率領着，大队的回到俄林波斯。忒提斯記起了她儿子教給她的办法，一早就从海底鉆上来，飞升进广闊的天空，到达了高高的天頂。她看見那无所不見的宙斯离开其余的神独自坐在俄林波斯群峰的絕頂。她就走到他身边，跪倒在地上，将她的左臂抱住了他的双膝，右臂擎起来摸他的下巴，向那克洛諾斯之貴子請愿了。“我父宙斯，如果我在神們当中曾經用言語或是行为給你效过力，那就請你成遂我一个愿心，对我的儿子显示你的恩意吧。他是已經被选定了要早死的，現在那人間王阿伽門农竟还侮辱他。他劫去了他的战利品，将她据为己有了。你要替我的儿子报仇，俄林波斯的裁判者，趕那特洛亚人占去上风，直到阿开亚人給我儿子应有的尊敬和充分的賠償为止。”

那行云之神沒有回答她的話。他默默的坐了許多时，忒提斯却摟住他的双膝始終不肯放。后来她就向他再作一次的恳求：“請你眞心眞意的应允我，点点你的头，要不然的話，你就拒絕我，因为你这样做是不会有損失的，我呢，倒可以明白过来，原来沒有哪一位神是像我这样不在你的眼里的。”

那行云之神覚得大大的不安。“这是一桩糟糕的事儿呢！为了这桩事，赫拉一定要来嘲罵我，那我就不免要跟她起冲突了。就是在目前，她也常常要在别的神面前罵我，責怪我在这場战爭里不該幫特洛亚人。現在你离开我吧，免得她看見我們；这桩事情我要加以細細的考慮。可是，我註你可以放心，就給你先点个

头吧——所有的不死之神都承訊，这就是我的再可靠不过的保証。当我点头应允的时候，那是不能有欺騙、不能有翻悔、不能有差錯的。”

宙斯說完話，就垂下了他那阴森森的眉毛。一片芬芳的髮綹从那天王的圣首上向前披下，以致那巍峨的俄林波斯都震动起来。

事情定局了，两位神就分了手。忒提斯从光耀的俄林波斯盘旋而下，进入鹹海的深处，宙斯也回到他自己的宮廷。在那里，全班的神都从他們的椅子上站起身，对他們的父表示敬意。当他走近时，沒有一个敢坐着不动身；大家都站起来表示欢迎。宙斯到他的宝座上坐下，赫拉朝他看了看，立刻知道他跟那海中老人的女儿銀脚忒提斯使下什么阴謀詭計了。她当卽轉过身子朝向着宙斯。“剛才，”她問道，“是什么女神来跟你商量詭計来的，你这大騙子？你倒好，一等我背轉身子，就鬼鬼祟祟的独断独行起来了。你从来沒有自自愿愿的来跟我商量过一次。”

“赫拉，”那人与神之父回答道，“你不要想望知道我一切的决定。你会覚得这种事情是你不能过問的，虽則你做了我的配偶。只要是你应該听到的事情，沒有哪个神或是人会在你之先知道。但是我如果愿意不跟神們商量而采取步驟，那你也不要来盘問我。”

“可怕的克洛諾斯之子，”那牛眼睛的天后說道，“你这是什么話啊？我并不是那种嘮嘮叨叨只管盘問你的人。我一徑都讓你安安逸逸去打你自己的主意。可是現在我心里猜疑，你是被那海中老人的女儿銀脚忒提斯說服了。今天早晨她曾經跟你坐在一起，抱住过你的双膝。因此我想起，你已經有話儿給她保証，要袒护阿喀琉斯，讓那阿开亚人在船边遭受屠杀。”

"夫人,"那行云之神回答道,"你太多心了,我也不能再瞞你。不过你是沒有办法的,只有使我的心更加不向你,那对你自己反而不利。如果事情眞的像你所說的那样,你可以把它看做我必行的旨意。你不要多話,坐在那儿安分些儿吧,要不然,俄林波斯所有的神都沒有力量阻拦我,从我这双不可征服的手底下救出你。"

这几句話說得那牛眼睛的天后发起抖来,只得竭力鎮定住自己,靜靜的坐在那里。以前宙斯对于其他所有的天神都曾有过这样的威吓,所以当时宮廷里肅靜无声,过了許久才有那大技师赫淮斯托斯① 开口說話,为的是他急于要給他的母亲白臂膀的赫拉帮一下忙。"这是不能忍受的!"他嚷道。"我們在过好时光了呢,眼看着你們两位为着人类这样鬧意气,并且使得神們都爭吵起来! 在这样吵吵鬧鬧的空气里,怎么能够享受一頓好飯呢? 我要劝劝我的母亲,她原十分明白什么是最好的办法,劝她跟我亲爱的父亲宙斯講和吧,要不然,她也許再討他一頓申斥,那我們的这頓飯就眞的吃不成了。因为,这位俄林波斯的主人,这位閃电神,这位天神中的最最有力者,要是动起怒来把我們都轟出座位去,那可怎么办? 不要这样吧,母亲,你必須卑躬屈节的去求他饒恕,好讓这位俄林波斯的主人重新寬待我們。"

赫淮斯托斯說完話,就急忙拿着一只两耳的酒杯送到他母亲的手里去。"母亲,"他說道,"你且忍气吞声吧,不然的話,我这爱你的人就要看見你在我的面前挨打的。这对于我是一种伤心怵目的景象,可是我怎么能够帮助你呢? 这位俄林波斯的主人是惹不得的。記得从前有一次,也是因我拚命要救你,他曾經抓

---

① 天上的大匠神,宙斯和赫拉所生的儿子。

住我的脚，把我撂出了天門。我飞了整整一日，直到日落方才半死不活的落在楞諾斯，被辛提厄斯人檢着了，得到他們的看顧。”

白臂膀的女神赫拉听了这番話微笑起来，从她儿子手里笑嘻嘻的接过那只杯子。于是赫淮斯托斯又去服侍其余的神，从左首开始，用他的調鍾将那甜蜜的琼浆玉液給大家輪流的斟；那些快乐的神看見他在大厅上来去奔忙的情况，禁不住哄堂的大笑起来。

这样，那大宴会整天的进行着，一直吃到日落。大家都均勻地吃到一份儿，而且都吃得津津有味。同时还有音乐，由阿波罗弹奏一張美丽的竪琴，繆斯① 們輪流唱出美妙的歌曲。但是等到那太阳的明灯沉落，大家就都回到自己房子里去睡覚了，那些房子就是那偉大的跛神赫淮斯托斯用巧妙的技术給他們建造起来的。那俄林波斯的主人，閃电之神宙斯，也退进了他慣常睡的那間上层屋，躺了下来过夜了，金座的赫拉睡在他身边。

---

① 希腊神話：掌管文艺的九个女神。

II

两軍的陣容

那一夜，其他的神和所有的战士們都一直睡到天明，只有宙斯睡得不安穩。他想不出法子来，怎样才能够袒护阿喀琉斯，让阿开亚人在船边遭受屠杀。后来他决定，最好的办法莫如送給阿伽門农王一个幻梦。于是他傳唤一个梦来，給它訓令："你去，幻梦，去找那阿开亚人的船舶。到那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門农的篷帳里去見他，把我說的話照式照样的对他重述。叫他立刻把他那长头髮的阿开亚人准备起来作战。他要占領特洛亚广闊都城的机会已經到来；因为我們住在俄林波斯的不死神对这一点已經沒有分歧的意見。赫拉的請求已經說轉了我們大家的心意，特洛亚人的命运已經注定了。"

梦听完了話，就奉使动身，不一会儿到了阿开亚人的船舶，找到阿伽門农王，見他正在他的篷帳里酣然熟睡。那从天下降的梦裝做那王最最尊重的一位参贊員涅琉斯之子涅斯托耳的模样，到他床边弯下了身子，用他的尊号叫唤他。"睡覚嗎？"它說道。"一位身当国家重任的君主，就是个一日万几的人，像这样的通宵睡覚是不应該的。你要留心听着我的話，要曉得我是宙斯差来見你的，他虽然远在天庭，却很关怀你，而且怜恤你。他

愿意你立刻把你那些长头髮的阿开亚人准备起来作战。你要占領特洛亚广闊都城的机会已經到来；因为那些住在俄林波斯的不死神对这一点已經沒有分歧的意見。赫拉的請求已經使得他們大家都回心轉意，特洛亚人的灭亡是被宙斯注定的了。这一句話你得牢牢記在心，等你睡醒过来不要就把它忘記干淨。”

說完这話梦就走开了，留下那王心上放着一幅未来的幻景。眞愚蠢，他竟痴想当天就好占領普里阿摩斯的城。他全不知道宙斯的用意，也不知道宙斯在那就要到来的苦战里給两方面准备着的一切苦楚和呻吟。等到他从梦里醒过来，那梦的声音还在他耳朵里响。他就抬起身坐在床上，穿上他那柔軟的短褂，那是件可爱的新制衣裳，又罩上了一件飄飄然的大氅。他又把一双結实的繩鞋系在他那好模样的脚上，將一柄銀釘点綴的长劍挂上了他的肩膀，檢起那傳統的永存王杖，拿穩在手中，就向他的那些披甲战士所在的船舶走去了。

等到至美的曙光上达天庭向宙斯和其他的神报告白昼的来到，阿伽門农就命令他那声音清亮的傳令官們，把长头发的阿开亚人召集来开会。傳令官們大声的傳呼，軍士們急忙的紛紛赶到。但是他在皮罗斯王涅斯托耳的船旁边先召开一个樞密会議，等到那些參贊人員都到齐，他就对他們宣布他一个詭計。

“朋友們，”他开言道，“昨天深夜的时候，我在睡眠中，有个从天上下来的梦来拜訪我，它那模样儿，它那身材和态度，都是活像我的王爷涅斯托耳的。它站在我的旁边，叫着我的尊号对我說話。‘你在睡覚嗎？’它說道。‘一位身当国家重任的君主，就是个一日万几的人，像这样的通宵睡覚是不应該的。你要留心听着我的話，要曉得我是宙斯差来見你的，他虽然远在天庭，却很关怀你，而且怜恤你。他愿意你立刻把你那些长头髮的阿

开亚人准备起来作战。你要占領特洛亚广闊都城的机会已經到来;因为那些住在俄林波斯的不死神对这一点已經沒有分歧的意見。赫拉的請求已經使得他們大家都回心轉意,特洛亚人的灭亡是被宙斯注定的了。你要記着我的話。'說完它就飞走了,我也就醒了。所以現在,我們必須采取步驟把我們的部队編成作战的序列。但是首先,我要用一番演說去試探他們,假意劝他們乘坐他們那些精良的船舶張帆回去,因为我这样做是合法的。那时候,你們必須按各自的职位发言,把他們留住。"

阿伽門农坐下了,多沙地皮罗斯之王涅斯托耳就站起来发言,以一个忠心耿耿的參贊員的身份对大家发表意見。"我的朋友們,"他說道,"阿耳戈斯人的将領們和參贊們,要是我們国内的别的任何人告訴我們这样一个梦,那么我們就要当它是假的,不过是置之一笑罢了。但是事实上,做这个梦的人是我們的总司令,所以我建議,我們立刻采取步驟让部队准备作战。"

涅斯托耳剛把話說完,就离开了坐席准备散会。其他执杖的王看着这老将官的榜样,也就都离座动身。他們跟那些来开会的队伍碰了头,因为那些队伍正一族又一族的从那广闊海滩上的船舶里和篷帳里出发,一大队一大队的开到会場来,好像是許多嚐嚐嗡嗡的蜂群,从一个石洞里不断的涌出,向左右成队散开,紛紛扑到那春天的花朵上去。宙斯的使者謠言,像野火似的在那些队伍中間散开,催促着他們前进,直到他們統統会合在一起为止。于是那个会場成了一片喧嘩了。当他們坐到座位上去的时候,他們底下的大地都呻吟起来,而在这一切声音之上,是那九个傳令官的叫喊声,他們直着喉嚨叫大家不要吵鬧,注意听着王爷們发言。好容易,大家都在那些长条凳上找到了座位,而且都安靜下来停止閑談了,阿伽門农王就站起身来,手里拿着一

根杖，乃是赫淮斯托斯亲手制造的。当初赫淮斯托斯把这根杖給予克洛諾斯之貴子宙斯，宙斯又把它給予承宣使者和阿耳顧斯杀戮者赫尔墨斯①。赫尔墨斯把它贈給偉大的战車将士珀罗普斯，珀罗普斯傳給民众的牧者阿特柔斯。阿特柔斯临死的时候把它留下給那富有牛羊的堤厄斯忒斯，堤厄斯忒斯又遺傳給阿伽門农，让他拿在手里作为他統治許多島屿和阿耳戈斯所有地面的标志。現在阿伽門农就拄着这一根杖在对阿耳戈斯的队伍演講。

"我的英勇的朋友們和达那俄斯的战士們，我必須对你們宣布，那克洛諾斯的偉大儿子宙斯給了我一下慘重的打击了。那位殘酷的神，当初曾經庄严地給我保証，不到我把伊利翁的堡砦打坍下来决不要我开船回家的，現在他已变了心，使我感到慘痛的失望，竟吩咐我带着我这已經丧失了一半的軍队含羞忍辱退回阿耳戈斯去了。想那不可战胜的宙斯，他是曾經打下过許多城市的高垒，并且再要去打别处的，現在他那全能的意旨却似乎是决定要叫我們回去了。但这是多么的耻辱啊，让我們的后代人听起来覚得多么詫异啊，怎么以我們这样龐大而优越的一个軍队，作战起来竟会这样的毫无效能，而况我們所对付的敌人力量比較薄弱，也竟落得这样一場沒結果呢！我說力量比較薄弱，那是因为，假如我們和特洛亚人停战下来，各自去計点人数，敌方只算特洛亚本地的人，咱阿开亚人十个算一个，我們的每个十人小队叫一个特洛亚人来斟酒，那就要有許多小队派不到斟酒的人。我相信我們对于特洛亚的本城就占着这样的优势。不幸是，他們有无数从各城市来的装备良好的盟軍，以致阻撓着我，

---

① 他是宙斯的儿子，諸神的承宣使者，以曾經杀死巨人阿耳顧斯出名。

使我企图攻下伊利翁巨堡的一切努力都归失败了。九个不幸的年头已經过去。我們的船舶木料腐烂了，索具也坏了。我們的妻子和小孩坐在家里等待着我們。而我們到这里来进行的这桩任务始終是毫无成就。所以，現在大家都看我的样儿吧。我的主意是，大家上了船，回到我們自己的本国去！那个街道广闊的特洛亚城永远不会落到我們手里了。”

阿伽門农的話一直打进群众中每一个人的心，就只除开那些曾經參加樞密会議的，当即整个会場都掀动起来，像那伊卡瑞俄斯海① 里的水，忽然受到一片阴云底下的一陣东南风，激蕩得巨浪軒然而起，又像一片稠密的麦田里刮来一陣狂暴的西风，翻騰得那些麦子都垂头倒穗。当时全場兵士发出一陣大轟吼，就向船舶那边直奔而去了。他們脚下揚起的灰尘高高飄浮在头頂。他們互相呼嘯着，要去搬取那些船舶，把它們拖进那可亲的大海中。他們把下水的道路都清出来了。他們甚至已經着手拆除船身底下的支柱，而在他們这一陣准备动身的忙乱里，他們造成一片轟轟的巨声，震动了高高的天頂。

亏得赫拉对雅典娜說的一句話，方才免得阿耳戈斯人这样違反天意地匆促回家。“戴法宝的宙斯的勤奋女儿，”她对她說道，“現在发生一种可悲的事态了。难道我們就让这一班人跑开去，張帆过海回阿耳戈斯，不带同海倫② 一起走嗎？为了她，她的这么許多同胞远远离开祖国死在特洛亚的地面上，难道就把她留在这儿，让普里阿摩斯和特洛亚人可以夸口嗎？你亲自去走一遭吧；去到那些阿开亚的披甲战士里面，用出你的口才去阻止他們。你把他們逐个的說服。不要让他們把翹头船拖进海里

① 在小亚細亚和希腊之間，以有奔騰的波浪著名。

② 就是被帕里斯拐来的那个女人，參看第一頁註三。

去。”

那明眼的女神雅典娜欣然受命。她从俄林波斯的高处直扑下来，立即到达阿开亚人的船舶，看見那智慧如神的俄底修斯呆呆的站在那儿。他那一条良好的黑皮船，他連碰都沒有去碰过一下；他覚得伤心极了。閃眼的雅典娜走到他身边，說道：“莱耳忒斯的貴子，机智敏捷的俄底修斯，你們大家都要像这样的离开这儿，仓皇上船回家去，而把那海倫，她的那么許多同胞为了她远离祖国而死在特洛亚地面上的那个海倫，留在这儿訛普里阿摩斯和他的百姓可以夸口嗎？来吧，不要再呆在这儿，到部队里去走动走动吧。用出你所有的口才去阻止他們。去把他們逐个的說服。不要訛他們把他們的翹头船拖进海里去。”

俄底修斯听出是那女神的声音，就把他的大氅撂下来，由傳令官欧律巴忒斯——他从伊塔刻带来的侍从——檢回去，立刻跑步前进。他一直跑去找阿伽門农王，向他借来阿特柔斯王室的那根傳世的王杖，拿着跑进那些船舶和披甲战士的队伍中去。路上碰到任何一个王族中人或是高級将領，他就走到他面前，彬彬有礼的将他劝阻。“我对你，先生，”他說道，“是不应該跟对平常人一样用威吓的口气的。可是我要恳求你，自己先站定了不动身，好訛你的部下都拿你做榜样。你并沒有眞正知道阿伽門农王心里打什么主意。这不过是他对兵士們的一种試探；他們馬上就会感覚到他的威力。他在樞密会議上所說的話，我們不是都听見了嗎？我怕他对兵士們难免动怒，要因这桩事徵罰他們。凡是君主都是神圣的，而且都有他們的自尊心，因为他們都得主謀神宙斯的支持和寵爱。”

对付一般的官兵，他另外有一个方式。他如果发見他們当中有哪个擅敢开口，就用那王杖打他，并且将他严厉地申斥。

"你,"他說道,"靜靜地坐在那儿,等着你长官的命令吧,你的长官都比你們好,不像你們这种懦夫和弱者,无論作战、辯論都不中用的。我們这儿不能人人都做王;多头的統治是要不得的。让我們只有一个司令,只有一个君主,由那乖僻的克洛諾斯的儿子宙斯放下来統治我們。"

这样恢复了秩序,俄底修斯就把兵士們控制住了。現在他們蜂拥着从船舶里和篷帳里回到会場上,那声音之大就像怒海的波濤打在几里长的海滩上而激起一片奔騰澎湃声一般。

大家都坐了下来,那些长条凳上呈現着一片安靜,不甘緘默的就只一个人。这人就是那不可制服的忒耳西忒斯,他如果想要惹惱那些王族的主子,从来不会找不到粗俗的話来諷刺,那一套話原是毫无意义、不堪入耳的,他却存心用它来博兵士們的开心。他是伊利翁远征軍中頂頂丑的一个人。他的一只脚是瘸的,还长着两条向外弯的腿。他那两个拱着的肩膀几乎在胸前互相接触,从那上头长出一个蛋形的脑袋来,脑袋上头稀稀疎疎的竪着几根短髮。軍队里面最最厌恶这个人的是阿喀琉斯和俄底修斯,因为他們是他頂喜爱的箭靶子。可是这回他却跟那高貴的阿伽門农作对了;他趁兵士們对那君王忿忿不平的当口儿,提高了他那尖銳的嗓音,給了他一陣臭罵。

"我主,"他用他那喧呼呵叱的态度对那君王大嚷道,"你現在有什么煩惱?你还要什么东西?你的那些篷帳已經装满青銅了,而且我們每次打下一个城,老是尽先把好貨挑选給你,你那篷帳里边也已經有不少头挑的女子了。也許你还短少黃金吧,盼望特洛亚的什么貴族带着它来贖取他那被我自己或是别的弟兄綁回来的儿子吧?或者是,再要一个女子来同你睡覚,来做你的私产,却不管你做将軍的該不該因这样的勾当使部队遭到灾

难。至于你們，我的朋友們，——实在都是可怜虫，只能算是阿开亚的弱女子，不能算是男人的，——咱們无論如何开船回去吧，把这家伙留在这儿垂涎他的战利品，也好明白明白他是怎样完全依靠士兵的。眞奇怪，不多会儿前头他还侮辱过阿喀琉斯呢，那是一个比他好得多的人。他搶去了他的战利品，把她据为己有了。可是阿喀琉斯并沒有因这桩事发脾气。他宁可息事宁人。要不然的話，我主，那种暴行就是你的最后一次了。”

忒耳西忒斯对总司令阿伽門农剛发洩完这一篇辱駡，回头看見偉大的俄底修斯正站在自己身边，狰獰可怕的睜着他的眼。俄底修斯将那人結結实实的叱責起来。“忒耳西忒斯，”他开言道，“这也許可算是雄辯，可是我們都听够的了。你这胡言乱語的蠢才，怎竟敢唐突君主？現在这些跟随阿特柔斯氏到伊利翁来的人里面，我看你是頂頂卑鄙的賤骨头，因而頂頂不配称道君王的名字，更不应該为着想回家而汚蔑他們。这儿的人沒有一个确实知道这場战爭将要得到怎样的結局——我們也許能得胜回去，也許不能。你可只管坐在那儿謾駡我們的总司令阿伽門农，而且駡得这样的蛮横无理，竟拿我們这些英勇将領献給他的东西来作誣陷他的把柄。現在注意我的話——我不是虛声恫吓。要是我再看見你耍这套蠢把戏，我就馬上逮住你，剝掉你身上穿的大衣、小褂什么的，剝得你精赤条条，这才当着大家的面来揍你，把你攆出了会場，独自到船边去洒眼泪；我要不这么做就让我脑袋搬場，忒勒馬科斯不算是我的儿子！”

俄底修斯說完話，就拿手里的王杖打他的脊背和肩膀。忒耳西忒斯縮做一团哭起来。那杖上的金釘划出了一条血痕，在那人的脊背上高高肿起。他吓得坐了下去，痛得沒奈何地向四周圍看了看，擦去了一行眼泪。其余的人虽然心里不高兴，却都

不去顧恤他，哄堂大笑起来了。“打得好！”有一个人朝他邻座的人看了看，代表着大家的感想嚷起来道。“俄底修斯干的許多事情都是值得欽佩的，像他想出来的种种好計策，他在战場領导的作战。可是他这一回堵住了这个牛皮大家的口，更其是大快人心。我想忒耳西忒斯再不会这么热心的赶到这儿来侮辱我們的君主們了吧。”

这是在会群众的意見。于是那攻城略地的俄底修斯手里拿着王杖站起来說話了。閃眼的雅典娜幻化做一个傳令官的模样，站在他身边叫会众維持秩序，因此坐在最后排和坐在最前排的阿开亚人同样听得清他的言詞，而且都懂得它的意旨。俄底修斯是关心着大众的利益的，当时他就怀着这一种精神向他們大声疾呼。“我主阿伽門农，”他开言道，“想当初阿开亚人从牧馬地阿耳戈斯航行到这里来的时候，曾經对你有过諾言，不等你打下了伊利翁的堡砦，你是决不收兵回去的；現在他們背弃了諾言，似乎是决計要使得你——他們的王——为全世界人所鄙弃。你听他們彼此間痛哭流涕，都为的是要回家！他們竟像幼儿寡妇一般可怜了。我并不否認，我們在这儿的辛苦是足够使得一个人心灰意懶而去的。比如一条配备良好的海船，里面有一个水手，被冬天的颶风和海上的波濤所阻隔，不得回去見他的妻子，哪怕只是一个月的时間，也就要愁煩怨怒，而况是我們，已經呆在这儿九个年头了。那么，这些兵士們要在船舶的旁边唉声叹气，也是难怪的。但是，已然呆了这么許多年，还是空着手回去，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忍耐些吧，我的朋友們。再熬一个短时期吧，且等我們看看卡尔卡斯的那个預言到底应驗不应驗。我所說的那个預言是你們都知道的，事实上是你們亲眼看見的，不过自从那个时候起，你們的行列已因死亡而变稀疏了。事情

是在奥利斯发生的（按說也算不得怎么长久），当时阿开亚人的舰队集合在那儿，装載着給普里阿摩斯和特洛亚人的无穷灾难。我們在群神的神圣祭坛上供献牺牲，那些祭坛环繞着一棵篠悬树下的一道泉水，那一条閃爍的清溪就是从那棵树的根脚涌出来的，正在献祭的时候，就有一桩重大事情发生了。有一条蛇，背上长着血紅的鱗，样子很可怕，一定是宙斯自己把他从洞窟里赶了来的，突的从一个祭坛底下鉆出来，一直向那棵树奔去。那棵树的最高枝上有一窩小麻雀，那些可怜的小动物蜷伏在树叶底下，一共是八只，連他們的母亲算在里边是九只。所有那些麻雀都可慘地吱吱叫着被那条蛇吃掉了，他們的母亲在旁边一匝一匝的飞着、哭着。后来那条蛇又去擒那个母亲；他把自己的身体盘繞着，趁那她叫着飞近来时就逮住了她的翅膀了。但是等到他把母子都吃完之后，那个原先叫他出来的神就叫他化身——他被乖僻的克洛諾斯的儿子化做了石块。我們都目瞪口呆的站在那里看这个奇迹。这个不祥的动物闖进我們的神圣仪式里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卡尔卡斯当即把这个兆头解释出来了。‘长头髮的阿开亚人，’他說道，‘你們为什么要目瞪口呆呢？这是預言的一景，那多謀的宙斯特地給我們演出来的。我們等它已經等得很久了，还得再等着它的应驗；但是今天这桩事情是永远忘不了的。剛才是有八只小麻雀，連他們的母亲一共是九只，現在連母带子都被那条蛇吃掉了。那么九这个数目就是我們要在特洛亚作战的年数，到了第十年上，它的那些广闊的街道就要归我們所有了。’这就是卡尔卡斯的那个預言，而他所說的話都是要应驗的。弟兄們，同胞們，我向你們号召，要大家坚持下去，直到我們占領普里阿摩斯的那个广闊的城市。”

他說完，阿开亚人欢声雷动起来，表示他們非常贊成那神样的俄底修斯的这番演說，那声音之大使得他們周圍的船舶都发出轟然的反响来。但是那革瑞諾斯的战車将士涅斯托耳也有一番話要对他的同胞們說。“我老实說，”他叫喊道，“照你們的这一套話看起来，你們簡直都是小孩子，对于战爭毫不关心的。我們的盟約和我們的誓言成了什么了？照着你們这样的行徑，就仿佛是我們那些經过深思熟虑的战爭計划以及我們那些曾經酹酒批准和举右手保証了的效忠誓言全然都是廢話了。現在我們正在使用語言为唯一武器，而它是不会发生任何效果的，无論我們呆在这儿談得多么久。我主阿伽門农，照旧忠于你那坚定的决心，領导阿耳戈斯人行动起来吧。如果我們当中竟有一两个內奸，等不到驗明宙斯告訴我們的話是眞是假，就意图开船回家，那就随他們去腐烂吧。无論如何他們不会成功的。因为我深深相信，那天我們上了战船要来給特洛亚人齎送死亡和毀灭，那全能的克洛諾斯之子是对我們說过‘准’字的。当时我們右首打来了一个閃电，这就是他表示一切都会順利的意思。所以，不要匆匆忙忙的准备回家，必須等到你們人人都跟一个特洛亚人的妻子睡过覚，并且都从海倫作成你們的一番辛苦和呻吟里取得了賠償。如果有誰急于要回去，不妨去坐上他那黑皮的好船，准保他的性命要比其余的人先断送。

“現在，我主，你要把你自己的計策定得十分健全，并且接受别人的忠告。我就有一个忠告在这里，想来你一定肯接受的。阿伽門农，把你的部下按照部落和氏族重新編制一下，以便各氏族和各部落的人可以相互支援。这样的安排如果得到部队的拥护，就会給你显出你的官兵里面誰是懦夫誰是勇士来。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和他的兄弟們并肩作战，那你馬上可以看出来，你之

所以不能攻下特洛亚，到底是神有意作梗呢，还是由于你的战士們懦怯无能。”

阿伽門农王对涅斯托耳的这番演說大大恭維。“可敬的老王爷，”他說道，“你这一番辯論又是一次大胜利！啊，我父宙斯，雅典娜和阿波罗，給我十个这样的参贊，那普里阿摩斯王的城市就馬上要动摇起来，陷落在阿开亚人的手里。可是那克洛諾斯之子宙斯有意要将我折磨，他就把我投入一場沒結果的紛扰和口角。不想我同阿喀琉斯为了一个女子的緣故爭吵起来，竟至于彼此相侮辱，原該怪我先动怒的不是啊。要是他同我再能够和好如初，特洛亚人要受的刑罰就沒有一天能够寬緩了。

“可是，你們大家的第一桩事情就是先去吃飯，吃飽了飯好作战。磨快你們的枪，理好你們的盾，把你們的好馬都喂飽，把你們的战車檢查一番，准备去加入这一整天的恶战。不到黑夜来隔开两軍的厮杀，是什么休息都不会有的。你們护身盾上的皮带将在你們的胸前被汗水浸透；你們的手将在你們的枪上感到疲劳；你們那些雪亮战車前面的馬匹都将出汗。我要是查出了有誰人畏縮規避，在那些翹嘴船的旁边趦趄不前，那是沒有法子能救他的；他就要拿去給狗和食肉鳥吃了。”

那些阿耳戈斯人用来欢迎阿伽門农这番演說的，是一陣的大喧呼，就像海上刮起南来的颶风，把波濤向着一块无論什么风来都难避免冲激的巉岩猛送，以致在那高高的堤岸上激起轟然的巨吼一般。他們当即散了会，在那些船舶当中分散开，到篷帳里去生火造飯，吃将起来，各人都向他所喜爱的一位永生神献了祭，一面就向神禱告，让他可以通过他这重生死关头。阿伽門农王也把一头五岁的肥牛献給那全能的克洛諾斯之子，并且把阿开亚联軍的主要将領都請来会餐，第一位是涅斯托耳，其次是伊

多墨紐斯王，然后是两位埃阿斯，堤丟斯之子狄俄墨得斯，第六位是智如宙斯的俄底修斯。至于他的兄弟，大声吶喊的墨涅拉俄斯，是无須他邀請的，他知道他哥哥的心事重，就自动的到来了。大家圍繞着那牺牲站着，把献祭的麦屑抓在手中，听阿伽門农王禱告道："最最光荣而强大的宙斯，黑云之神，高天之主，請允許我，等不到太阳落下，黑夜来临，我就打下了普里阿摩斯的宮殿，使它弥漫着黑烟，所有的門冒火焰，并且用我的銅矛戳穿赫克托耳的短靠在他胸前。在他的左右，让他的朋友們紛紛倒下地去咬尘土。"阿伽門农这样禱告，宙斯却不准备成遂他这个愿心。他接受了他的献祭，却拿加倍的苦难报答他。

等到他們請过了愿，撒过了麦屑，他們就扳轉那牲口的脑袋，划开它的喉嚨，剝掉它的皮。然后他們从大腿上割下几片肉，用好几层脂油包裹起来，将生肉貼在上面。这一些肉片，他們放在已經削去叶子的柴枝上焚化了，这才用肉叉叉着內脏，放到火上去烤炙。等到腿肉焚化了，大家都已經尝过內脏，他們就把其余的肉切成小块，用肉扦插了起来，烤得它們透熟，这才一齐拿出来。

这桩工作做完了，飯餐都預备好了，他們就兴兴头头的吃起那頓筵席来，人人均勻的吃到一份；及至大家都已經解渴充飢，那革瑞諾斯的战車将士涅斯托耳首先开口："人間王阿伽門农陛下，我們这次会議不要延长下去了，神交給我們的任务不可耽誤。来吧，让阿开亚披甲战士的傳令官們去巡行船舶，把所有的部队都召集攏来。然后我們所有的司令一同去視察全軍，以便激起軍士的斗志。"

阿伽門农王接受了他的忠告，立刻对他那些声音清晰的傳令官們下命令，去号召长头髮的阿开亚人投入战斗。那些傳令

官大声傳令，軍士們很快就集合攏来。那些参加樞密会議的王家将領們来去奔忙的指揮着部队，同他們在一起的还有那閃眼的雅典娜，穿着她的灿烂的战袍，就是那件永远光輝的法宝，那上面有一百条金流苏，制作得非常美丽，每一条都値得一百头牛。这样光輝灿烂的装飾着，她在那些行列里飞行，催促軍士們前进，并且給每个人灌进作战的意志，叫他們去加入那无情的斗爭。过不了多时，軍士們就都逐逐欲試起来，再也不想坐船回去了。

当軍士們集合攏来的时候，他們那些灿烂銅矛的閃光透过了高空，直达到天頂。那种光輝就像远远看去的火焰，仿佛高山頂上一个大森林弥漫着烈火一般。

部队中的諸氏族蜂拥而出，像是不可計数的鳥群——鵝、鸛鶴或是长頸的鴻鵠——集合在卡宇斯特里俄斯溪流边的亚細亚草原上，傲然的拍翅盘旋，結成一条前进的战綫正向地面扑，一片唳声弥漫着整个草原。就像这样的，一个氏族接着一个氏族涌出他們的船舶和篷帳，进入斯卡曼德洛斯的平原，多得如同正当令的茂叶繁花，列队在那溪边的錦綉草場上，脚步和馬蹄踩得那大地起了郁勃的反响。

这样，那些阿开亚的长头髮兵士整队在平原上，都怀着杀戮之心面向着特洛亚人，紛紛紜紜沒一刻安靜，像是春天的牛棚正当牛奶桶都盛滿的时候，周圍飞繞着不可計数的蒼蠅。

于是，譬如牧場上散乱而混合的羊群，牧羊人指揮如意的把它們重新区分，那些将領們也像这样把他們的部队編成战斗的序列，那阿伽門农王就在他們当中巡起陣来，他的腦袋和眼睛都好像雷神宙斯，他的腰部好像战神，他的胸膛好像波塞冬①。譬

① 海神。

如一头雄牛站在一个牛群里，比那些吃草的母牛特别惹眼，那天宙斯叫阿特柔斯之子站在群众中，也像这样的使得他的同列諸王都相形减色。

現在告訴我，你們住在俄林波斯的穆斯們，因为你們是女神，眼見着一切事情的，我們是人类，不是你們告訴我們的事不得而知的——告訴我，那些达那俄斯人的将領和首脑是些什么人。至于出征伊利翁的一般官兵，哪怕我有十根舌头十張嘴，一口不嗄的嗓音和一顆銅鑄的心，也叫不出他們的姓名，甚至算不清他們的数目，除非你俄林波斯的穆斯們，戴法宝的宙斯之女，肯給我提醒。那么請听，这儿就是那艘队的司令們，这儿就是那些船舶的总清賬。

第一是玻俄提亚人，以珀涅勒俄斯和勒托斯，阿耳刻西拉俄斯，普洛托諾耳和克罗尼俄斯为司令。他們来自許里厄和石头磊块的奧利斯，斯科諾斯和斯科罗斯；来自丛山峻岭的厄忒俄諾斯；来自忒斯珀亚和格賴亚以及密卡勒索斯的广大草原。跟他們在一起的还有从哈耳馬来的人，从厄勒西翁和厄律特賴来的人，还有厄勒翁和許勒，乃至珀忒翁，也都有派来的人。派人来的还有俄卡勒亚和墨得翁的要塞，科派和欧特瑞西斯，以及富于鴿子的提斯柏。又有从科洛涅亚来的，从多草的哈利阿耳托斯、普拉泰亚、格利薩斯和下忒柏斯的坚固城市来的，从波塞冬圣林所在的神圣的翁刻斯托斯来的，从葡萄密密垂挂的阿耳涅来的，从弥得亚和神圣的尼薩来的，及从极远边界上的安忒冬来的。所有这些人分乘五十艘舰艇，每艘船里有一百二十个青年的玻俄提亚人。

从阿斯普勒冬和弥倪埃的属地俄耳科墨諾斯来的人，由阿斯卡拉福斯和伊阿尔墨諾斯率領，他們是阿瑞斯[1]的两个儿子，

阿斯堤俄刻在阿宙斯之子阿克托耳的宫中怀孕所生，因这温柔的处女曾經秘密上楼去給那威武的战神侍寝。这一批人带来一个分舰队，由三十艘楼船所組成。

斯刻狄俄斯和厄庇斯特洛福斯，瑙玻路斯之子豁达大度的伊菲图斯的两个儿子，率領着从福喀斯来的人，这一些人有的住在庫帕里索斯和巉岩的皮托，有的住在神圣的克里薩和道利斯、帕諾剖斯，有的住在阿涅摩瑞亚和許安波利斯和刻菲索斯两条美好河流的沿岸，以及刻菲索斯的发源地利萊亚。这两个人带着四十条黑皮船同来，在他們的指揮下，那些福喀斯人集合起来安营扎寨，就在玻俄提亚人的左边。

率領着罗克洛伊人来的是捷足的俄伊琉斯之子小埃阿斯，他比不得忒拉蒙之子埃阿斯，实在比他差得远。他是一个矮个儿，穿着一件亚麻布的胸甲，可是他的枪法沒有一个赫拉斯人②或是阿开亚人是他的匹敌。他的部下来自庫諾斯、俄浦斯和卡利阿洛斯，来自柏薩、斯卡尔斐和美丽的奥革埃；来自塔耳斐和特洛尼翁和玻阿格里俄斯河的两岸。由他率領来的有四十艘黑皮船，駕駛它們的罗克洛伊人都住在神圣的欧玻亚隔海峽的地面。

欧玻亚本地也派来了性如烈火的阿班忒斯人，这一些人有的住在卡尔喀斯、厄瑞特里亚和富有葡萄的希斯提埃亚，有的住在濱海的刻任托斯和狄烏斯的高堡砦，又有的以斯堤剌和卡律斯托斯为家。所有这些人都由厄勒斐諾耳率領，他是战神的族类，卡尔科冬所亲生，英勇的阿班忒斯人的首領。他的部下都捷足善走，头髮成卷的拖在背后；他們手里拿着榉木杆的长枪，一

---

① 战神。

② 就是希腊人。

心只想拿它戳穿敌人心口的胸甲。有四十艘黑皮船由厄勒斐諾耳率領而来。

其次是雅典人，来自那豁达大度的厄瑞克透斯的国境，那里面的那个光輝灿烂的卫城。这厄瑞克透斯是丰产的大地的儿子，由宙斯之女雅典娜养育成人，又經她立位在她自己的雅典神庙里，得雅典的青年人年年岁岁的以公牛和公羊按时献祭。这一些人是珀忒俄斯之子墨涅斯透斯所率領。这人調度步兵和战馬的技术，除了那老年的涅斯托耳，沒有一个人能和他匹敌。跟他渡海而来的有五十艘黑皮船。

从薩拉弥斯，埃阿斯[①] 带来了十二艘舰艇，就停泊在雅典軍所駐扎的地方。

阿耳戈斯和大城墻的提任斯的公民，赫耳弥俄涅和阿西涅那两个环抱着一个深海灣的城市的居民，以及从特洛曾、从厄俄奈和从遍地葡萄的厄庇道洛斯来的人，同着埃癸那和馬塞斯两地的青年人，統由大声吶喊的狄俄墨得斯和远近馳名的卡帕紐斯的儿子斯忒涅罗斯率領。塔劳斯之子墨喀斯达斯王的世子欧律阿罗斯同着他們来做第三位司令。但是那个好战的狄俄墨得斯負責全軍，由他带来的有八十艘黑皮的舰艇。

来自密刻奈的大堡垒、来自富饒的科任托斯和克勒俄奈好城市的諸部队，其中的人有的住在俄耳涅埃和美好的阿賴堤瑞阿，有的住在早年阿德瑞斯托斯統治过的西庫翁，有的住在許珀瑞西厄和峻峭的戈諾薩，有的住在帕勒涅和埃癸翁附近，以及全部的海岸綫和赫利刻的广闊地面——这些，乘坐着一百艘船，由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門农王統带，他的部下是最最优秀的，人数也

---

① 这是大埃阿斯，就是忒拉蒙之子埃阿斯，他是薩拉弥斯的王。

最多。他身披着閃耀的銅甲，傲然站在众人的当中，仗着他王位之尊和手下兵多将广，做了将領中的最大将領。

有一些人来自深藏在山里的拉刻代蒙起伏不平地，有一些人来自法里斯和斯巴达和富有鴿子的墨塞，有一些人来自布律塞埃和美丽的奧革埃，有一些人来自阿密克萊和海濱的要塞赫罗斯，有些村民来自俄厄堤罗斯和拉阿斯——所有这些人，都由大声吶喊的王弟墨涅拉俄斯率領，共有六十艘舰艇，在另外一个地方扎营。那墨涅拉俄斯在他們当中高視闊步，对他自己的勇武滿怀信心，督促他們上前去杀敌；因为海倫作成他这一番辛苦呻吟，他要报仇雪恨，沒有人比他更热心。

另外一批人，来自皮罗斯和美好的阿瑞涅，来自阿尔斐俄斯河渡头所在的特律翁，来自秀丽的埃皮，来自庫帕里塞斯、安菲革涅亚、普忒琉斯和赫罗斯。又有的来自多里翁，当初特剌刻人塔密里斯从俄卡利亚所属欧律托斯的宫里出来，穆斯們曾經和他在这里相会。原来那塔密里斯夸过大口，說在歌唱比賽中，他連戴法宝的宙斯的女儿穆斯們也能胜过。这話恼了穆斯們。她們把他的眼睛打瞎，剝夺了他的歌唱技能，使他忘記掉彈琴的手法。所有这些人，都由革瑞諾斯的战車將士涅斯托耳率領。他那分舰队由九十艘楼船所組成。

还有阿卡狄亚人，来自那庫勒涅山孤峰高聳和埃皮托斯陵墓所在的地面，那里的人都訓練过肉搏战；也有的来自斐紐斯，来自富有綿羊的俄耳科墨諾斯，来自里柏和斯特剌提厄和多风的厄尼斯珀，来自忒革亚和曼提涅亚的快乐城市，来自斯廷斐罗斯和帕剌西厄。这一些人由安开俄斯之子阿伽珀諾尔王率領，共有六十艘舰艇，都滿載着有訓練的阿卡狄亚的战士。那些精良的舰艇是人間王阿伽門农自己給予阿伽珀諾尔以备渡那濃酒

色的大海之用的，因为阿卡狄亚人并不懂得航海术。

有一些人来自部普剌西翁以及介于許耳弥涅、边界上的密耳西諾斯、俄勒尼亚岩和阿勒西翁之間的厄利斯美好地境，他們隶属于四个司令，各有一个分舰队，每队是十艘快艇，满載着厄珀俄的士兵。他們里面的两团人，由克忒阿托斯之子安菲馬科斯和欧律托斯之子塔尔庇俄斯率領，他們都是阿克托耳的族人；第三团由阿馬任叩斯之子雄赳赳的狄俄瑞斯率領；第四团由波呂克塞諾斯王子率領，他是奥革阿斯之子阿伽斯忒涅斯王所生。

有一些人来自杜利喀恩和跟厄利斯隔海的神圣厄喀奈群島，由費琉斯将門之子墨革斯率領，那費琉斯是个得寵于宙斯的战車将士，当初因父子不睦，忿然离去了家門，独自迁居到杜利喀恩来的。他那一队有四十艘黑皮的舰艇。

俄底修斯所率領的有高傲的刻法尔勒涅斯人，他們是伊塔卡和涅里同被风吹拂的山頂丛林里的自由民；有从克罗庫勒亚和崎嶇不平的埃癸利普斯来的人；又有从森林地带的迪鏗托斯和薩摩斯和島屿对面的大陆上来的人。这些就是那智敌宙斯的俄底修斯部下的兵力。有十二艘船头漆成猩紅色的舰艇由他带了来。

安德賴蒙之子托阿斯率領埃托利亚人，他們来自普琉戎和俄勒諾斯，皮勒涅，濱海的卡尔喀斯，和巉岩的卡呂冬。因为偉大的俄厄紐斯的諸子已經不存在；俄厄紐斯本人是死的了；曾被授与統治埃托利亚全权的紅头髮的墨勒阿格洛斯也死的了。現在托阿斯所率領的有四十艘黑皮船。

声名赫赫的枪手伊多墨紐斯率領克瑞忒人。他們来自克諾索斯，来自大城墻的戈耳堤斯，来自呂克托斯，弥勒托斯，白璧土的呂卡斯托斯，淮斯托斯和律提翁，尽是优美的城市；还有一些

部队来自百城之島克瑞忒。所有这些人都由偉大的枪手伊多墨紐斯和那塊与毀灭人类的战神匹敌的墨里翁涅斯率領。有八十艘黑皮船由他們統帶而来。

特勒波勒摩斯，赫剌克勒斯的高大而美貌的儿子，从洛得斯島帶来了九艘船的威武洛得斯人，他們的三个部族占据着那島屿的三个部分，林杜斯、伊厄呂索斯和白堊土上的卡墨洛斯。这一些人就是那著名枪手特勒波勒摩斯部下的兵力。他是威武的赫剌克勒斯的儿子，他的生母阿斯堤俄刻亚是他父亲当初在厄費瑞和塞勒厄伊斯河一帶攻下許多酋长的堡砦时擄回去的。特勒波勒摩斯在宮廷里长大成人之后，曾經杀死自己父亲的舅父利鏗尼俄斯，那人本来也是战神的族类，那时已經年老了。他因这事受到威武的赫剌克勒斯的其他儿子和孙子們的恫吓，急忙造起了一些船舶，集合起大帮的从人，逃亡到海外去。他做了亡命之徒，吃尽了千辛万苦，才得到洛得斯島，他的从人就按他們的部族分在三个地区住定了，这一来，博得那神与人之王克洛諾斯之子宙斯微笑称許，将无限量的財富充实他們的府庫。

还有尼柔斯，帶着三条整洁的船舶来自緒墨，他是阿格萊亚[1]和卡洛普斯王所生的儿子，他在出征伊利翁的阿开亚人当中是第一个美男子，只除外那毫无瑕疵的珀琉斯之子。但是他孱弱无能，他的部下人数也很少。

从尼緒洛斯、克剌帕托斯和卡索斯、欧律皮罗斯的城市科斯，以及卡呂德奈群島来的人，由斐狄波斯和安提福斯率領，他們是赫剌克勒斯之子忒薩罗斯王的两个儿子。他們有一个三十艘楼船的分舰队。

---

① 这女子的名字有"漂亮"的意思。

現在我們講到一批人，他們住的地方是珀拉斯戈斯人① 所居的阿耳戈斯，阿罗斯，阿罗珀，特剌喀斯，佛提亚和出美人的赫拉斯，他們的名称是密耳弥多涅斯人，又叫赫拉斯人，又叫阿开亚人。他們乘坐着五十艘舰艇，是由阿喀琉斯率領而来的。但是現在，战爭的喧囂狂暴是跟他們漠不相关了。并沒有人把他們編成战斗的序列，因为捷足的大阿喀琉斯正躺在他的船舶旁边，为着那个好女子布里塞伊斯伤心。原来他当日进攻呂耳涅索斯，打下忒柏的壁垒，杀死剛强的枪手密涅斯和厄庇斯特洛福斯，塞勒浦斯之子欧厄諾斯王的两个儿子，这个女子就是他用他額上的汗从呂耳涅索斯贏得来的。他躺在那儿伤心的就是为这个女子。不过他并不是注定了要这样閑蕩着一徑躺下去的。

住在賽拉刻和得墨忒耳的圣所遍地开花的皮剌索斯的人，住在綿羊产地伊同的人，住在濱海地安特戎和深草地普忒琉斯的人，是由好战的普洛忒西拉俄斯生前率領而来的。現在那幽冥的大地已經把他接納到她怀里去了。他是阿开亚軍中头一个跳上岸的人，但是他当卽倒在一个达耳达尼亚② 敌人的手下，留下他的妻子在賽拉刻苦臉愁眉，和他的一所剛剛造了一半的房子。他的部下为他們的領袖而伤悼，但是他們不会沒有領导人。指揮他們的是波达耳刻斯，战神的族类，賽拉枯斯之子伊菲克罗斯所生，許多綿羊的主人。他是那豁达大度的普洛忒西拉俄斯的兄弟，那高貴而好战的普洛忒西拉俄斯比他年长也比他賢能。所以，他們的部队虽然在哀悼那英勇的陣亡人，却并不缺乏首

---

① 居住在希腊的最早民族。

② 宙斯的一个儿子达耳达諾斯是特洛亚人的祖先，因而特洛亚人也称达耳达尼亚人。

领。有四十艘黑皮船由他率领。

住在玻柏湖边斐赖的人，住在玻柏、格拉费赖和美好的伊俄尔科斯的人，乘坐十一艘舰艇，由阿德墨托斯的儿子欧墨罗斯率领，他是珀利阿斯最最美丽的女儿，王后般的阿尔刻斯提斯，給阿德墨托斯生养的。

从墨托涅、陶馬喀厄、墨利玻亚和巉岩的俄利宗来的人，由偉大的射手菲罗克忒忒斯率領，乘坐七艘舰艇，每艘有桨手五十名，訓練好了去加入弓箭的战陣。但是他們的司令因被一条毒水蛇咬嚙中毒，阿开亚人的部队将他留在美好的楞諾斯島上受苦呻吟。他躺在那島上焦思渴望，但是那些船舶旁边的阿耳戈斯人是注定了不久之后就要重新想起这位君王来的。在这当儿，他的部下虽然失去他們的領袖，却并不是沒有領导人。指揮他們的是俄伊琉斯的私生子墨冬，他是瑞涅給那攻城略地的俄伊琉斯生养的。

从特里喀、从重巒叠嶂的伊多墨和从俄厄卡利亚所属欧律托斯之城俄厄卡利亚来的人，由阿斯克勒庇俄斯的两个儿子——可欽佩的医师波达勒里俄斯和馬卡翁——所率領。他們带来了五十艘黑皮船。

从俄耳墨尼翁和許珀瑞亚的泉源、从阿斯忒里翁和提塔諾斯的白色山頂来的人，由欧埃蒙的高貴儿子欧律皮罗斯率領，手下有四十艘黑皮船。

那些住在阿耳癸薩和古尔托涅、俄耳忒、赫罗涅和俄罗俄宋的白色城市的人，是无畏的波呂波忒斯做司令。他是永生的宙斯之子珀里托俄斯的一个儿子。他是那美名远揚的希波达墨亚为珀里托俄斯怀孕所生，其时珀里托俄斯正对那荒野里的出毛居民报仇雪恨，把他們逐出珀利翁，赶进埃提刻斯人的地境。波

呂波忒斯并不是单独主政，是跟勒翁透斯分任指揮的。勒翁透斯是战神的族类，开紐斯之子高傲的科洛諾斯所生。他們的分舰队有黑皮船四十艘。

顧紐斯从庫福斯帶来二十二艘船。他率領着厄尼厄涅斯人和无畏的珀刺玻伊人，他們住家在寒冷的多多那一帶，耕种那美好的提塔瑞西俄斯溪两岸的田，那条可爱的溪水流入珀涅俄斯河里，却不跟那河里的銀波相混合，只浮在它們上面，如同油一般，因为它是那可怕的信誓之河斯堤克斯① 的一部分。

屯特瑞冬之子普洛托俄斯率領着馬格涅忒斯人，他們是住在珀涅俄斯河边和木叶搖动的珀利翁山边的。这些就是那勇往直前的普洛托俄斯所率領的人。在他指揮下的有黑皮船四十艘。

这一些，就是达那俄斯人的首領和司令。現在告訴我，繆斯，所有这些跟着阿特柔斯两个儿子渡海而来的人和馬里面，誰人算第一，哪个最占先？

講到馬，最最好的是阿德墨托斯由他儿子欧墨罗斯駕馭的那两匹。它們快得像飞鳥，一样的毛色，一样的年齡，两个脊背不差分毫的一样平。两匹同样是牝馬，銀弓之神阿波罗在珀賴亚养育成，以备將大恐慌去送入战陣。

講到人，最最好的要算忒拉蒙之子埃阿斯，却只有在阿喀琉斯怀怒在心的时候，因为他，那无与倫比的珀琉斯之子，是最最优秀的人，又駕馭着最最优秀的馬。但是現在他正躺在他那翹嘴海船的旁边，切記着他跟总司令阿伽門农的一場爭吵。这时候，在那海灘上，他的部下以射箭、擲餅、投枪作消遣；他的馬匹

---

① 下界的河，意云"恨河"，希腊人凡有重大的誓言都指这河为証。

安閑无事各自站在战車的旁边，嚼食澤地上的苜蓿和芫荽；它們的主人的战車都复盖着放在篷帳里边；那一些人見不着他們那好战的首領，只在营幕的周圍无目的地躑躅徘徊，都不去参战。

但是其余的人已經前进了，那一片地面就如同大火燎原一般。大地在他們的底下呻吟起来，正如雷神宙斯在震怒时鞭打阿里墨伊群山之中人們說是堤福欧斯葬身的地面。当时大队急速行进过平原，大地在他們脚下也像这样的震顫。

这时候，行动迅疾的旋风脚伊里斯① 被戴法宝的宙斯差到特洛亚軍中去送这个凶恶的消息。那些特洛亚人老老少少的正都集合在普里阿摩斯的門前准备开大会。捷足的伊里斯就走到他們面前，装做普里阿摩斯的儿子波利忒斯的声音去同他們說話，原来波利忒斯正站在老埃緒厄忒斯的坟墓頂上給特洛亚的軍队放哨，准备一見阿开亚人的船舶方面有要前来突击的形迹，就馬上赶回去报告。那伊里斯就装着他的状貌，装得唯妙唯肖，去向普里阿摩斯說起話来。

“父王，”他說道，“生死攸关的大战临头了，我看你还是跟平时一样，喜欢无穷无尽的談講。我也曾經身历过許多战陣，可是从来沒有見到过这样龐大可怕的大軍。他們正从平原上滾滾而来，像是树林里的叶子，海滩上的沙粒，要到城墻底下来开仗了。赫克托耳，我尤其要劝你听我的忠告。普里阿摩斯有許多盟軍在他的大城里。可是这些外国人的語言不同。让他們自己的將領各自負責任，集合他們的同国人，率領他們作战吧。”

赫克托耳听出了那个女神的声音，立刻解散了那个集会。他們急忙都去拿起武器来。于是城門大开，全軍人馬喊声震天

---

① 神的使者。

的一齐涌出。

在城外，离开平原一段路的地方有一个高丘，周圍都是平曠地，人們叫它荆棘山，神們叫它輕佻的密里涅之墓。就在这地方，特洛亚人和他們的盟軍当卽布成了战陣。

普里阿摩斯之子，头盔明亮的偉大赫克托耳，率領着特洛亚人。他手下的部队最最优秀也最最众多，全体都是精鋭的枪手。

达耳达尼亚人由安喀塞斯的可欽佩的儿子埃涅阿斯率領，他是阿佛洛狄忒① 在伊得山的山坡上将安喀塞斯摟进怀中时怀孕所生。埃涅阿斯并非单独主軍政，輔助他的有安忒諾尔的两个儿子，阿耳刻罗科斯和阿卡馬斯，都是熟練一切战术的。

住在伊得山最低分支下的仄勒亚而飲埃塞波斯黑溪水的人——一个繁荣的特洛亚氏族——由呂卡翁的著名儿子潘达洛斯率領，他的箭术是阿波罗亲自傳授的。

从阿德瑞斯忒亚和阿派索斯的地面、从庇堤厄亚和忒瑞亚峻峭山坡来的人，由阿德瑞斯托斯和穿亚麻布胸甲的安菲俄斯率領，他們是珀耳科忒人墨洛普斯的两个儿子。他們的父亲是个艺术超群的預言家，曾經竭力劝他的儿子不要投入战爭去拚命。但是他們不听他的話，因为幽冥的死神引誘他們去应他們的命运了。

从珀耳科忒和普剌克提俄斯，从塞斯托斯、阿彼杜斯和神圣的阿里斯柏来的人，由許耳塔科斯的儿子阿西俄斯率領——那威风凜凜的阿西俄斯是他那些肥大光澤的馬匹把他从阿里斯柏和塞勒厄伊斯河送来的。

希波托俄斯率領珀拉斯戈斯諸部落的枪手，他們都是土壤

---

① 美与爱之女神。

深厚的拉里薩的人。这一些人随从着希波托俄斯和皮萊俄斯，他們是阿瑞斯的族类，达塔摩斯之子珀拉斯戈斯王勒托斯所生。

阿卡馬斯和高貴的珀洛俄斯率領特剌刻人，他們的地面是被那湍急的赫勒斯蓬托斯① 环繞的；同时，刻阿斯之子特洛仄諾斯王的儿子欧斐摩斯率領好战的喀孔涅斯人。

皮賴克墨斯率領带弯弓的派俄涅斯人。他們是从远地来的——来自阿弥冬和广闊的阿克西俄斯河沿岸，那一条河流是大地上最最美丽的。

胸口出毛的皮萊墨涅斯从出产野騾的厄涅提河地面率領来帕佛拉工人。他們有的住在庫托洛斯，有的住在塞薩蒙一带，有的住在帕耳忒尼俄斯河沿岸的快乐农庄，有的住在克戎那和埃癸阿罗斯和巔峨的厄律提尼。

俄狄俄斯和厄庇斯特洛福斯从遙远的阿呂柏率領来阿利宗涅斯人，那里是銀子的原产地。

密索伊人是克洛弥斯和恩諾摩斯做的司令。恩諾摩斯是个占卜人。但是他那一套末卜先知的本領，还是救他不出那死神的黑手。当捷足者阿喀琉斯在河床里給特洛亚人和他們的盟軍造成浩劫的时候，他也做了他的牺牲。

福耳庫斯和阿斯卡尼俄斯王子从遙远的阿斯卡尼厄率領来热心战斗的佛律癸亚人；还有迈俄尼亚人，由塔萊墨涅斯的两个儿子墨斯特勒斯和安提福斯率領，他們的母亲是古該厄湖。这两个人率領迈俄尼亚人，他們的故乡在特摩罗斯山下。

那斯忒斯率領言語粗鄙的卡瑞斯人，他們住的地方有弥勒托斯，树木繁茂的佛提瑞斯山，迈安德洛斯的諸溪水，密卡勒的

---

① 海峽名，在小亚細亚和巴尔干半島之間。特洛亚在峽南，特剌克人的地面在峽北。

峻峭峰巔。这一些人是由安菲馬科斯和那斯忒斯帶来的，他們是諾弥翁的两个貴子。那安菲馬科斯可眞蠢！他像个女孩子似的去参加战陣，滿身裝飾着黃金。那黃金挽救不了他那一个可怕的結局。他在那河床里遇到捷足者阿喀琉斯，就把性命送在他手里；那阿喀琉斯爱惜錢財，就把那黃金帶了走了。

最后，薩耳珀冬和无敌的格劳科斯从遙远的呂喀亚和克珊图斯的渦轉溪流率領来呂喀亚人。

III

一次停战和一場决斗

等到所有的人都整好了队，各队都有它自己的司令在率領，特洛亚人就像鳥群似的喧呼鬧嚷着向前进了。他們的喧嚷声弥漫天空，好像一群鸛鶴受到寒风曒雨的襲击，发出粗厉的唳声，动身飞过大洋流去給侏儒族齎送死亡和毁灭，从早晨的天空里大肆其恶毒的扑杀。那些阿开亚人却是靜默无声在行进，鼓足了勇气，决心要彼此相救助，团結成一体。

他們越过那平原迅速前进，脚步底下掀起了一陣灰尘，密如南风刮来包裹山巔的濃霧，那霧之濃使人看不見石子所能投到的距离外，以致牧人們抱怨咕噥，独有那些做賊的覚得那环境比黑夜还要有利，心中欢喜。

两軍快要接触了，只見那神祥的帕里斯从特洛亚的队伍里跨步出来，声言他愿意单人决斗。他脊背上披着一張豹皮，肩膀上挎着一張弯弓和一口劍。他揮舞着一对銅头的枪，向阿耳戈斯人挑战，要跟他們的任何健将个对个見个輸贏。

那久經战陣的墨涅拉俄斯看見他在队伍前头向着自己大踏步的走过来，心里高兴得了不得，好像一只餓獅发見一头长角鹿或是一头野山羊的龐大尸体，就不管那剛勇的猎人和敏捷的猎

犬怎样竭力的将它驅逐，只管在那里貪饞地吞噬一般。当时墨涅拉俄斯一眼看見帕里斯王子，心里也像这样的高兴，因为他想他对那人伸冤雪恨的机会已經到来了。他就立刻全身披挂着从他的战車上跳落地来。

但是帕里斯王子一經看見墨涅拉俄斯来接受他的挑战，心里就大大虛怯起来，急忙溜回自己队伍里去逃命，好像一个人在丛密的山谷里遇見一条蛇，就白着臉儿、抖着手脚縮回原路去。当时帕里斯王子一見那阿特柔斯的儿子，就吓得縮回那些威风凜凜的特洛亚人里面去，也是这般的情景。

赫克托耳看見他兄弟这般行徑，立刻同他吵起来。“帕里斯，”他对他嚷道，“你这美少年，你这色迷迷的拐子，为什么要养出你这个人来呀？为什么你在結婚的前头不就訛人杀死呀？的确，我是巴不能够这样的。能够这样就要好得多，省得你在这里去我們大家的臉，受众人的輕蔑。那些长头髮的阿开亚人知道我們把个王子来当做健将，却只是以貌取人，忘記了他的意志不坚强，絲毫沒胆量，那才要把他們笑杀呢！想当初，你挑选了一帮朋友做船員，駕駛你那久慣航行的船舶飄然到海外，跟那些外国人去結好联欢，从那遙远的地方和猛将的門中拐带来一个美女，以致貽禍于你的父亲，貽禍于这个城市和全体人民，如今你又使我們的敌人称快，你自己却沒有面目再見人——这一套事情，今天我朝你看看，眞不相信就是你干的！你既然敢于叫那勇敢的人受你的損害，怎么現在又不敢同他对敌了呢？你偷来了那人的愛妻，可馬上就要知道他的厉害了。等到他把你打倒地上去咬泥土，你的竪琴是救不得你的，阿佛洛狄忒贈給你的卷髮和美容也救不得你的。可是特洛亚人也太軟心了。要不然的話，你做出了这样的恶事，早該拿石头把你砸死。”

"赫克托耳，你这頓罵是应該的，"帕里斯王子答道；"你并沒有多說一句話。这就显出你那不屈不撓的精神来了！你的这种始終不衰的精力，使我想起木匠手里拿的斧子来，它將一块木头不住的砍劈，使得木匠能够把那木料做成一条船。可是有一桩东西你决不能拿它来責怪我——就是我从金色的阿佛洛狄忒那里得来的那些可爱的贈品。这些珍貴的贈品，是由神們自动慷慨賞賜給人的，卽使人不愿意选取，可也不可以輕視。不过，你如果一定要我去从事这場决斗，那就叫所有的部队都坐下来，让我去到两軍之間同那可怕的墨涅拉俄斯相会，为着海倫和她的財物跟他斗一場。誰要斗贏了，就是个优胜的人，可以把那女子連同財物帶回自己家里去，其余的人就締約講和，我們仍旧留在泥土深厚的特洛亚，敌人开船回到牧馬地阿耳戈斯和出美人的阿开亚。"

这一番話說得赫克托耳很称心。他就走进两軍之間的无人地里来，橫着他的长枪擋退特洛亚人的陣綫。他們都坐下去了，但是长头髮的阿开亚人的弓箭手并不停息，矢石紛紛拿赫克托耳做标的。于是阿伽門农王不得不开口阻拦。"阿耳戈斯人，够了！"他喊叫道。"兵士們，停止射击吧。那头盔明亮的赫克托耳想要对大家說話呢。"

兵士們停止攻击，登时就寂靜无声。于是赫克托耳在两軍之間开口說話了。"特洛亚人，"他說道，"和阿开亚的战士們，請听我說帕里斯現在的提議，我們的这場糾紛原是因他而起的。他的提議是，所有的軍士都把他們的武器放下来，让他同战士墨涅拉俄斯在两軍之間为着海倫和她的財物作一次决斗。誰要斗贏了，就是个优胜的人，应該取得那个女子和所有的財物，一同帶回家里去，我們其余的人就可以講和了。"

赫克托耳說完这番話，全場里寂然无声。末了那大声吶喊的墨涅拉俄斯开口发言。“現在听我說，”他說道。“我是主要的被害人，我想阿耳戈斯人和特洛亚人現在可以好好分开了，因为帕里斯所造成的我和他这場仇恨，已經使得他們吃够苦头了。我們两个是勢不两立的——命运早已选定了該死的是誰——那么你們其余的人就馬上可以和解了。去取两头綿羊来，一头白公羊和一头黑母羊，預备給大地和太阳献祭；我們也要去取一头来献給宙斯。把普里阿摩斯王也叫了来吧，好由他亲口宣誓，因为他的那些儿子都傲慢、猖狂，我們不愿一个庄严的条約因背信而被扯毀。大凡青年人，总是反复无常的，唯有老年人来参預这种事情，方才会思前虑后，竭力顧全双方的利益。”

墨涅拉俄斯的这番宣告，特洛亚人和阿开亚人同样欢迎，把它訊为对那慘痛的战爭事业的一道赦免状。于是战車將士們退到了步兵的陣地，跳下他們的战車，丢开他們的装备，在地面上各别的委积成堆。赫克托耳差发两个使者飞速到城里，去取綿羊并請普里阿摩斯王；阿伽門农王也差塔尔堤比烏斯到楼船里去，叫他取回来一只羔羊。塔尔堤比烏斯就急忙去执行王命了。

这当儿，伊里斯装做海倫的小姑拉俄狄刻模样，去把这消息报告白臂膀的海倫——那拉俄狄刻是普里阿摩斯的女儿当中最最美丽的一个，嫁給安忒諾尔的儿子赫利卡翁公子的。那位女神看見海倫在她的宫里，正在織一匹紫色的双幅大綢，要把馴馬的特洛亚人和披甲的阿开亚人因她而起的这場战爭的許多战斗場面織一些到里面去。那捷足的伊里斯走到她跟前去說道：“我的亲爱的嫂子，你来看，特洛亚和阿开亚的兵士們的行动多么奇怪啊。剛才他們还在互相恫吓着，要在平原上面来一場可怕的战斗，看他們的意思是要拚个你死我活的。現在可又沒有战斗

了，他們都靜悄悄的坐在那儿，靠在他們的盾牌上，把他們的长枪倒插在身边的地里，同时帕里斯和那英勇的墨涅拉俄斯要为着你而用他們的大枪决斗了，誰要斗赢就可以拿你做他的妻子。”

那女神的这个消息使得海倫心里充满了怀旧之情，想起她的前夫和她的父母，以及她远离了的那个城。她拿一条白麻紗的面幕裹着头，臉上挂着眼泪走出她的臥室門，可不止她一个人，跟随她的有她的两个侍女，庇透斯的女儿埃特瑞和牛眼睛的宮女克呂墨涅。不一会儿她們就到了斯开安門的邻近。

在这城門口，普里阿摩斯正同城中的长老們坐着会議，与会的有潘托俄斯和堤摩忒斯，兰浦斯和克呂堤烏斯，战神的族类希刻塔恩，以及他的两位賢明的参贊，俄卡勒工和安忒諾耳。衰老的年齡已經結束了他們的战斗日子，但是他們都是卓越的健談家，当时这班特洛亚的长老們坐在城楼上，就象蛄螬儿停在林間的一株树上欣然鳴噪一般。他們看見海倫向城楼走来，就都把声音放得低些。“为了这样的一个女人，”他們彼此議論道，“誰还怪得特洛亚和阿开亚的战士吃这多年的苦呢？她簡直是一个不死女神的肖象。可是，尽管她这样可爱，还是让她坐船回去吧，不要留在这儿貽害我們和我們身后的子孙。”

这当儿，普里阿摩斯已經把海倫叫到他身边去了。“好孩子，”他說道，“到这儿来坐在我前面，你就可以看見你的前夫和你的亲戚朋友了。我对你并沒有恶感；我只怨天上的神。这一場可怕的阿开亚战爭是他們带給我的。現在你可以把那边那个巨人的名字告訴我了。那个高个儿、好容貌的阿开亚人他是誰？原也有人比他高过一个头，可是我从来沒有見过一个人长得这样好容貌，或是显得这样的威严。他是一絲一毫都像一位君王

的。”

“我給你請安致敬了，我的亲爱的公公，”那美人儿海倫回答道。“我为着要跟你家公子到这里，以至于抛弃我初婚的洞房，以及我的亲族、我的爱女和跟我一块儿长大的那些好朋友，現在想起来，倒不如让我早些儿苦死的好了。可是命运并不替我这样的安排，以致我要无穷无尽的伤心下去。不过，你要知道的事情我得告訴給你听。你指出的那个人，就是我們国主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門农，他是一个賢明的君主，也是一个无敌的枪手。他还做过我这个无耻賤人的大伯子呢，現在想起来簡直像一場大梦。”

那老王听了她的話，就对着阿伽門农凝眸注視，欽佩之中带着儿分嫉妬的意思。“啊，幸运的阿特柔斯之子，”他嚷道，“神所祝福的幸运之驕子！原来你就是統治着这上千上万阿开亚人的人啊！从前我曾經到过佛律癸亚，那产葡萄和駿馬的国土，見到阿特柔斯和密格多王的部队扎营在珊伽洛斯河边，知道佛律癸亚人是多么多的。因当其时我是他們的盟軍，又曾經在那些能跟男人一样战斗的阿馬宗人① 来进攻的时候同他們一起宿过营。可是就連他們也还沒有現在这些眼光閃爍的阿开亚人这么多。”

老头儿第二个注意到俄底修斯，便說道：“現在告訴我，亲爱的孩子，那个人是誰？他比阿伽門农王矮一个头，可是肩膀和胸膛比他闊些。瞧，他把他的鎧甲撂在地上，像一头拄鈴羊② 似的去視察部队去了。他使我想起一头毛蓬蓬的公羊后边带着一大群白綿羊的景象。”

---

① 希腊傳說中的一个女战士的民族。

② 頸上挂着鈴鐺以領导羊群的羊。

"那个,"宙斯的女儿海倫說道,"是萊耳忒斯的儿子,机智敏捷的俄底修斯。他生长在伊塔刻,本是一个地瘠民貧的地方,他却是个有謀有略的豪杰。"

海倫給俄底修斯的这番描写,聪明的安忒諾耳又做了一些补充。"夫人,"他說道,"你說的話我很贊同,因为俄底修斯曾經到过这里。他是为着你的事情和墨涅拉俄斯一同来办交涉的,当时就是我做的主人。我曾經在我自己家里款待过他們,不但知道他們的外貌,并且知道他們的內才。在跟特洛亚人談判的会場中,要是大家都站着,那墨涅拉俄斯挺着他的闊肩膀,昂然的盖过众人,但是他們两个都坐下来时,那俄底修斯就显得比較威武。輪到他們向群众发表意見,墨涅拉俄斯的話說得流利而不拖沓,听起来很清楚,可算得一个要言不煩的人,虽則他的年紀比較輕。那机智敏捷的俄底修斯跟他两样,他站起来发言的时候,把头牢牢的低着,从眉毛底下窺看人,而且并不摆动手里的手杖,只是硬僵僵的拿着它,仿佛从来沒有使用过手杖似的。你会当他是个强脾气的人,簡直像一个傻子。可是,当他那宏亮的声音从他的胸腔里轟响出来、他那言詞像隆冬的雪片似地从他嘴唇里傾洩出来的时候,天底下的人就沒有一个能够和他比賽的了。那个时候我們把他看了看,就再也不敢以貌取人了。"

埃阿斯是那老王所注意而問到的第三个人。"另外那个相貌美好、昂然直立的阿开亚人,"他問道,"比其余的人都高过一个头和一个肩膀的,他是誰?"

"那个,"那穿长袍的美人儿海倫說道,"就是巨大的埃阿斯,阿开亚人的一座实力的堡垒。还有,那边那个像个神一般站在克瑞忒人当中被克瑞忒的将領們圍繞着的,就是伊多墨紐斯。他常常从克瑞忒来拜訪我們,我家夫主墨涅拉俄斯总在我們家

里款待他的。現在我已經把我所認識和叫得出名字的阿开亚人全都找出来了，就只找不着两个将領，馴馬的卡斯托耳和大拳术家波呂丟刻斯，我的两个同胞所生的兄弟。他們也許是沒有从那可爱的拉刻代蒙来参加軍队，又許是已經跟其余的人渡海而来，却因我的声名不好，怕受人家耻笑，不愿意来上战場。”

当她說这話的时候，她并不知道，在拉刻代蒙，他們所爱的国土，那丰饒的大地已經把他們接納进它的怀里去了。①

这时候，傳令官們从城里拿来訂立和約所需的物件，两头綿羊和滿滿的一羊皮囊土产葡萄醇酒。傳令官伊代俄斯拿着一只亮晶晶的調鍾和几只黃金的杯子，走到那老王面前，敦促他行动。“起来吧，我主，”他說道，“特洛亚和阿开亚两軍的司令們要你到平原上去主持停战呢。帕里斯和战士墨涅拉俄斯正要用他們的长枪为着海倫作决斗。誰斗贏的可以取得那个女人和所有的財物，其余的人就締約講和，我們仍旧留在泥土深厚的特洛亚，敌人开船回到牧馬地阿耳戈斯和出美人的阿开亚。”

那老人听了这話渾身震顫，但是他就叫手下人給他的战車駕馬，他們立卽从命照办了。于是普里阿摩斯跨上了車，將繮繩拉到手里，安忒諾耳也上了那輝煌的战車，在他旁边坐下，他們就赶着他們的快馬，出了斯开亚門向那开曠的平原去了。

他們一經到达两軍对陣的地方，就从車上跨落在那丰饒的地面，走到特洛亚人和阿开亚人之間的一个居中地点。阿伽門农王和足智多謀的俄底修斯立刻就站了起来；庄严的傳令官們把献祭的牺牲放在一起，在調鍾里調好酒，并且倒些儿水在那两位王爷的手上。于是阿伽門农抽出他那柄一徑挂在大劍鞘旁边

---

① 卡斯托耳和波呂丟刻斯并未参加特洛亚战爭，这时已因搶婚与人爭斗死于希臘本土。

的小刀，从那些羔羊的头上割下一些毛。那毛由傳令官們去散給特洛亚和阿开亚的将領。然后阿伽門农举起了他的双手，高声的禱告起来，让大家都听得見："我父宙斯，你这从伊得山上統治一切的，最最光荣、最最偉大的；还有你，太阳，世界上的事情沒有一桩逃得过你的耳目的；你河流，你大地；还有你地下的神祇，凡是犯伪誓罪的阴魂都要受你們惩罰的；我向你們呼吁，替我們的誓言作見証，好让它信守不渝。如果帕里斯杀了墨涅拉俄斯，就让他留住海倫和她的財物，我們把我們的海船开回去。但是，如果紅头髮的墨涅拉俄斯杀了帕里斯，那么特洛亚人必須把海倫和她所有的东西一齐交出，并且給阿耳戈斯人应得的賠償，那数量之大必須使得将来世世代代都記得。又如果，帕里斯是死了，而普里阿摩斯和他的儿子們却拒絕付款，那么我就要呆在这儿，为着这項賠償打到底。"

阿伽門农于是用那无情的銅刀划破那些羔羊的喉嚨，把它們摜在地上喘气，那生命力就漸漸地低落下去而离开它們，因为那柄小刀已經奏效了。然后他們把調鍾里的酒倒在杯里，一面将它潑在地，一面向那从时間开始以来就存在的神們請愿祈求。那些在旁边看着的特洛亚人和阿开亚人也都在那里禱告——两方面用的是同样的几句禱告詞。"宙斯，最最光荣、最最偉大的，还有你們其他的不死神，无論哪一方面破坏这个条約，但愿他們的脑浆傾倒在地上，如同这酒潑在地上一般，而且不但他們自己要这样，連他們的子孙都要这样；但愿外国人占有他們的妻子。"这就是大家对于和平的希望，可是宙斯还沒有意思要实現和平。

于是达耳达尼亚人之王普里阿摩斯发言了。"特洛亚人和阿开亚的战士們，"他說道，"听我一句話。我是要回到多风的伊利翁去了，因为我不忍心看着我自己的儿子同那可怕的墨涅拉

俄斯决斗。我只能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宙斯和其他的不死神必定早就知道这两个人里面哪一个要死。”

說完了这几句話，那可敬的老王就把羔羊放进車箱，自己也跨上了車，将繮繩拉到手里。安忒諾耳也上了那輝煌的战車，在他旁边坐着，他們就赶着車回伊利翁去了。

普里阿摩斯的儿子赫克托耳和可欽佩的俄底修斯就着手量起地来，又备好个金属的头盔来拈鬮，看他們两个人的銅矛該哪个先投。那些在旁边看着的部队都举着手向神禱告——两方面用的是同样的几句禱告詞。“我父宙斯，你这从伊得山上統治一切的，最最光荣、最最偉大的；那个給我們两个民族招来禍祟的人，让他死去落进哈得斯宮里去吧；让我們之間建立起和平来吧。”

他們做过了禱告，那偉大的头盔閃亮的赫克托耳就把眼睛朝开去搖起那个鬮筒来。一个鬮儿立刻就跳出。那是帕里斯的。

那些部队一排排的坐下来，各自靠近他們那些驕傲的馬匹，把輝煌的武器堆叠在旁边；那美髮的海倫之夫帕里斯王子穿上他的美丽的鎧甲。他先在小腿上扎上一副灿烂的护脛，用銀扣子在脚踝上扣紧。然后他在胸前穿上一件护胸甲。那是他兄弟呂卡翁的东西，他得把它調整一下才能够合身。在他的肩膀上，他挎上了一口銀釘飾柄的銅劍，又挂上一面大大的厚盾。在他那个剛强的腦袋上，他戴上一頂制作精良的头盔。那头盔上有一个馬鬃做的頂飾，顫巍巍在那里点头。最后，他拿起了一柄坚固的长枪，使慣的十分应手。

那好战的墨涅拉俄斯也照样的把自己武装起来；及至双方都在自己的陣綫后面准备好，他們就大踏步的走到两軍陣前，那

神气非常可怕，以致那些馴馬的特洛亚人和阿开亚的战士都看得发怔。他們两个到那划定了的地面上，相距不远的各自站定，就恶恨恨的揮舞起他們的武器来。帕里斯首先投擲他的长杆枪。那枪投在墨涅拉俄斯的圓盾上。但是那銅头沒有戳穿；矛尖給那坚固的盾牌擋了回来了。于是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俄斯使起他的枪来，一面向宙斯禱告："准許我，宙斯王，对帕里斯报仇吧，他是首先加害于我的人。用我的手把他打杀吧，好让我們的子子孙孙都知道害怕，再也不敢想去加害一个殷勤待客的主人。"

說着，他就拿穩了他的长杆枪将它投擲过去。那沉重的武器打中普里阿摩斯之子的盾牌。它穿过了那面亮晶晶的盾，又穿过那件灿烂的胸甲，一直戳穿帕里斯胁部的紧身衣。但是帕里斯将身一閃，被他躲过了性命。墨涅拉俄斯随即拔出他的銀柄劍，向后面揮舞一下，劈在他敌人的盔頂。誰知那劍在头盔上碎成五六片，从他手里落到地上了。墨涅拉俄斯叫了一声苦，抬起头来望着那开闊的天空。"我父宙斯，"他嚷道，"还有哪一位神比你再要不肯顧怜人，我滿望着对帕里斯的无耻行为报仇雪恨，可是我的劍在我手里粉碎了，我的枪又徒然地投擲，并沒有碰着那个人！"

說着，他就往帕里斯身上猛扑，逮住他那馬鬃的盔頂，将他扭一个轉身，就向阿开亚人的陣綫里直拽。帕里斯的嬌嫩咽喉吃他那条紧紧系在下巴頦下的綉花盔帶抽得轉不过气来，还亏得宙斯的女儿阿佛洛狄忒眼明手快，一看見这种情形，就替帕里斯把那条虽是牛皮做成的盔帶一下切断，要不然的話，那墨涅拉俄斯竟要将他拖进自己陣地里去大显威风了。这一来，那个头盔脫离了腦袋，空落落的留在那高貴的墨涅拉俄斯的大手中。

他就将它揮手一撂撂进阿开亚人的陣地，让他自己的随从检去，再一次去猛扑他的敌人，滿望能用他的銅矛結果他的性命。可是阿佛洛狄忒又显神通了。她用一陣濃雾罩住帕里斯，将他急急的攝走——这是那女神輕而易举的一桩事情——放落在他自己那間洒过香水的芬芳臥室里。然后她亲自去叫海倫。

她看見海倫在那高高的城楼上，被特洛亚的女人圍繞在那儿。阿佛洛狄忒伸出她的手，在海倫的香噴噴的长袍上拉了拉，装做一个老婆子的模样同她說話，原来那老婆子是她頂喜欢的，一个織羊毛的女人，从前住在拉刻代蒙的时候常常替她做美丽的毛織物的。“来啊！”女神模仿这个老婆子的声音說道。“帕里斯要你回家去陪他呢。現在他在他的臥室里，容光煥发、服飾鮮明的坐在他那張嵌花的床上。你决然不会相信他剛剛从一場决斗回来。你要当他是准备去跳舞或剛剛跳完了舞坐在那儿休息呢。”

海倫覚得莫名其妙，眼看着那个女神。她看見她那美丽的脖頸，她那可爱的胸脯和閃耀的眼睛，心里有些儿害怕。但是她并不假装自己訊不清。“神秘的女神，”她說道，“这样的装模作样为的是什么？現在墨涅拉俄斯已經打倒帕里斯，愿意带回他那誤入迷途的妻子，我猜你是阴謀把我带到更加遙远的城市，或是佛律癸亚，或是可爱的迈俄尼亚，去送給住在那些地方的你所寵爱的别的什么人。你可先到这儿来，試想哄我回到帕里斯那里去。不；你自己去陪他坐坐吧。你就忘記自己是一个女神吧。永远不再踏进俄林波斯去，专心一意的服侍帕里斯吧。你好好的疼爱疼爱他，将来有一天，你可以做他的妻子，不做妻子也可以做他的奴隶。我是不再去和他同床的了——我看这样决不是了局。我要这么做，特洛亚的女人沒有一个不要咒罵我。就是

現在我也已經够受了。”

女神阿佛洛狄忒暴怒地对她謾罵。“你这执拗的賤人!”她嚷道。“你不要惹我生气,要不然,我就要动怒起来将你抛弃,或者是,像我直到現在这样爱你一般的衷心恨你,就去激起特洛亚人和阿开亚人的深切仇恨来,使你得到一个悲慘的結局。”

那海倫虽是宙斯的女儿,可也不得不懾服。她把她那一件白色閃亮的长袍裹在身上,就悄悄的走开了。那些特洛亚女人沒有一个看見她走开;她是有个女神給她引导的。

她們到了帕里斯的美丽的住宅,那些随从的侍女就各自去干她們的事,高貴的海倫走进她那宏敞的臥房。在那里,那位女神——爱好欢笑的阿佛洛狄忒——亲自去端了一張椅子,替她放在帕里斯面前。戴法宝的宙斯之女海倫坐在那張椅子上,却把她眼睛朝开,开始罵起她的爱人来:“你是从战場上回来了——我可巴不得你倒在那个曾經做过我的丈夫的大战士手下呢! 你向来都在夸口,說你胜过那威武的墨涅拉俄斯,枪法比他好,膂力比他强。那么,为什么不馬上再去向他挑战呢? 或者是,还得我来警告你,要你三思而行,不要去跟那紅头髮的墨涅拉俄斯决斗呢? 你还是不要卤莽吧,不然的話你会在他的枪下送命哩!”

帕里斯已經把答話預备好了。“亲爱的,”他說道,“不要打算用責罵来激我吧。剛才墨涅拉俄斯是因有雅典娜的帮助才打敗我的。可是我也有我的神来帮助我,下次我就可以打胜了。来吧,咱們到床上去寻欢取乐去吧。我的情欲从来沒有像这样的压倒过我,就是当初我在海船里面把你从可爱的拉刻代蒙带出来,到那克剌奈島上互相摟抱着过那一夜,也沒有像現在这样的爱你,这样的急于图欢。”

他說着,就引她一同向床那边走去。他的妻子跟着他,他倆

就在那張精致的木头床上一起躺下了。

这时候，墨涅拉俄斯像一头野兽似的在那些队伍里来往梭巡，想要找出帕里斯王子。可是特洛亚人和他們的著名盟軍当中沒有一个人能够給他指出王子的所在。并不是曾經有人看見他，却存心替他隐匿；他們是厌恶他的，大家都厌恶他的，就像厌恶死一般。末了，阿伽門农王就向大家宣告："特洛亚人，达耳达尼亚人和所有的盟軍，大家听着。偉大的墨涅拉俄斯已經打胜了；这是无可爭辯的。現在交出阿耳戈斯的海倫和她的財物，并且給我应得的賠償，那数目之大必須使得将来世世代代都記得。"

阿特柔斯之子說完了話。阿开亚人全体欢呼起来。

IV

潘达洛斯破坏停战

这时候，神們都在那黃金鋪地的宮廷里坐着了，正要同宙斯会議。天妃赫柏做他們的侍酒人，把琼浆玉液給他們一一的斟，神們一面下瞰特洛亚，一面举金甌互祝健康。

那克洛諾斯之子存心要折磨赫拉，一开言就暗带譏嘲。“有两个女神，”他狡猾地評論道，“是帮墨涅拉俄斯一边的，那就是阿耳戈斯的赫拉和阿拉尔科墨奈① 的雅典娜。可是我看見她們在这儿閑坐着，只取旁观的态度；至于那爱好欢笑的阿佛洛狄忒，一徑都跟帕里斯在一起，掩护着他不让他遭殃。剛才她覚得他的性命快要完，就把他攝了走了。不过，胜利确乎已經归于阿瑞斯所寵爱的墨涅拉俄斯了，現在咱們所要考虑的，就是下一步应該怎样。咱們还是重新激起这場險恶的斗爭，让他們裹裹烈烈的打下去，还是使得特洛亚人和阿开亚人做起朋友来？要是你們肯贊成的話，我的主張是让普里阿摩斯王的都城保全下去，墨涅拉俄斯把阿耳戈斯的海倫帶回家。”

当时雅典娜和赫拉正坐在一起，商量对付特洛亚人的恶計，

---

① 古时玻俄提亚的一个城市，雅典娜神庙的所在地。

宙斯的这一番話引起她們滿肚子的抗議。但是雅典娜沒有开口，只在暗暗恼恨她的父宙斯。她虽然沸騰着忿怒，却一句話都不回。赫拉可沉不住气，馬上发話了。“可怕的克洛諾斯之子，你的提議駭人听聞呢！我当初用我的馬匹四处奔波，号召这些氏族来磨难普里阿摩斯和他的儿子，不知吃过多少苦，淌过多少汗，你怎么竟想叫我所有的辛苦勤劳都落得一場空呢？你爱怎么干你干吧，可是不要妄想我們大家都会贊成你。”

行云之神宙斯听了这話大为忿怒。“太太，”他說道，“到底那普里阿摩斯和他的儿子們曾經怎样加害过你，以至于你这样咬牙切齿的定要扫蕩特洛亚那个可爱的都城？难道非把那长城連同它的城門一齐轟下去，把普里阿摩斯和他的儿子們以及所有的百姓活活的吃掉，你那一肚子恶气就不能算出的嗎？你要覚得对，你就这么干——我不愿意咱們这点儿意見分歧发展成为一个严重的破裂。可是我要有一个条件，你記着。等到我有意思要摧毀一个城市，而我所挑选的那个正是你的朋友居住的，那个时候你可不要来遏止我的怒气，要讓我发洩发洩，为的是这一回，我已經自动对你讓步了，虽然我并不愿意。因为我覚得，居住在太阳和星空底下的人类所有的城市里面，最最称我心意的就是那个住着普里阿摩斯和他那些拿着櫟木杆好枪的百姓的神圣伊利翁。他們所有的宴会，从来沒有一次不讓我的祭坛占着一份美酒和油脂，作为我們应得的献祀。”

“我所最最爱好的三个城市是，”那牛眼睛的天后回答道，“阿耳戈斯、斯巴达和那街道广闊的密刻奈。如果你覚得它們討厌，你尽管扫蕩它們。我不会反对你把它們毀灭，也不会出头卫护它們。因为我即使反对你的計划，想要干涉你，也不会有所成就的——你比我力量大得多。可是，我的企图也不应該受阻撓，

跟你不受我阻撓一样。因为我也是个神，而且我和你是同一父母所出的。在乖僻的克洛諾斯所有儿女中，我应該占先一着，一来因为我最先出世，二来因为我是你的配偶而你是一切神中的王。可是，这桩事情我們无論如何得互相讓步，我也讓讓你，你也讓讓我，那么其余的不死之神都会听从我們了。現在我只要求你干一桩事情，就是叫雅典娜上前綫去看看，想个法儿使得特洛亚人去侵犯得胜的阿开亚人，以便破坏这一次停战。”

那人与神之父毫不迟疑，立刻就对雅典娜宣明旨意。“你到前綫去，”他說道，“去看看那些軍队，并且想个法儿使得特洛亚人趁阿开亚人得胜的时候去攻击他們，从而破坏了停战。”

那雅典娜本来早已逐逐欲試的，現在得到这一个鼓励，就急忙飞下俄林波斯的峰頂，像宙斯放下来警告水手或是陆地上一支大軍的一道流星，閃过天空迸出无数的火星。那帕拉斯·雅典娜就像这样落在大地上，跳进部队的当中。那些馴馬的特洛亚人和阿开亚的战士們看見这景象都惊惶失色。每一个人都朝他身边的人看了看，急乎想要問：“这是战爭和它的一切恐怖又要来的意思嗎？还是宙斯，我們战斗的仲裁人，要在我們之間造成和平呢？”

阿开亚人和特洛亚人正在互相詢問着这桩事情，雅典娜就化做一个人的模样，混进特洛亚人的队伍里，活像那剛强的枪手，安忒諾耳的儿子拉俄多科斯。她在到处寻找，想要找出那个壯健可欽佩的潘达洛斯，呂卡翁的儿子。后来居然找着了。那潘达洛斯王子正站在那里，在他由埃塞波斯河率領来的一队强有力的盾牌兵旁边。她走到他的跟前去，把找他的目的对他說明。“潘达洛斯，我的王子爷，你肯运用你的机智采納我的一个献議嗎？你如果肯去向墨涅拉俄斯放一箭，你就可以得到光荣，使得

每一个特洛亚人都感激你，特别是帕里斯王子。他如果看見那偉大的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俄斯被你一箭射死，并被放上了一个火葬的柴堆，那他就第一个要帶着一份厚礼到你跟前来酬謝你。来吧，趁墨涅拉俄斯正在得意的时候射他一箭，同时向你自己呂喀亚的神射王阿波罗禱告一番。你应許他，等你回到你那神圣的城市仄勒亚，就用头生的羔羊給他一次丰盛的献祭。”

雅典娜的雄辯說服了那个傻子，他立即将他那張光滑的弓去掉弓衣。那一張弓是用一头大角山羊的角做成的，那头山羊是他亲自当胸一箭射倒的。当初他伏在那里等候那山羊，趁它从一个岩隙出来的时候一箭射在它的胸口上，那山羊就滾回那个岩隙里去了。它头上的那对角，量起来有十六掌长，他交給一个制角的巧匠，那匠人把它們接合起来，磨擦得通体光滑，又在两头包上金。就是这張弓，潘达洛斯将它竪在地上弯过来，慢慢的撳下去，給它上好了弦，同时他那些英勇的随从在他前面举起了盾牌，掩护着他免受凶猛的阿开亚人的攻击，以待他把那好战的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俄斯射杀。然后他揭开他那箭壺的盖儿，抽出一支从来沒有使用过的鋒利无比的羽箭。他灵巧地将那支利箭搭上弓弦，向他自己呂喀亚的神射王阿波罗做了一番禱告，应許等他回到他的神圣城市仄勒亚，就用头生的羔羊給他一次丰盛的献祭。于是他一手拿弓，一手拿那牛腸的弦綫，拉得弓弦貼近自己的胸口，箭上的鉄鏃碰上了弓边。这样的，他将那張大弓弯成了一个滿月，便听得弓弦噗的一声响，那支利箭蹦进了空中，急急乎向敌人的陣地飞去了。

啊，墨涅拉俄斯，亏得那些永远不死的快乐的神沒有忘記你，尤其是宙斯的战斗女儿雅典娜，当时她正站在你面前，把那利箭撣开去，使它剛好离开你的肉，就像一个母亲替她睡得正熟

的孩子撣开一个蒼蝇一般。她用她自己的手，引导那一支箭飞向金带鈎儿扣上的地方和胸甲重叠的所在。因此那支利箭射中那条扣紧的带儿。它穿过了那条花花綠綠的带儿，又穿过了那件綉花的胸甲，連他用来擋箭的最后一层圍腰也被射穿了。那条圍腰比鎧甲的其余部分都要坚固些，可是那箭头把它也戳穿。結果是，那箭头造成了一个淺伤，立刻有黑沉沉的血从那創口里流出。那血像是卡里亚或是迈俄尼亚有些女人用来給象牙馬勒染色的紫顏料，那种象牙馬勒是一种可爱的裝飾品，現成做好放着的，虽則每个御者都渴望着他的馬上装着这东西，可是直要等到有朝一日被君王看中，方才买去裝飾他的馬，成为他的御者的一种荣誉徽章。墨涅拉俄斯啊，你的血就像这样的顏色，染了你那美好的大腿和小腿，一直流到你那好模样的脚踝上来了。

阿伽門农王看見那黑沉沉的血从創口里淌出来，不由得渾身震顫。事实上是連那久經战陣的墨涅拉俄斯自己也吓坏的了，不过他看了看那箭头的边緣和倒刺并沒有深入肉中，就馬上恢复平靜。但是阿伽門农王深深的叹息一声，就一把抓住他的手，同时他所有的随从也都惊惶失色了。“我的亲爱的兄弟啊！”阿伽門农嚷道。“剛才我为停战而宣誓，叫你去替我們跟特洛亚人单身决斗，原来竟是要你去送死，現在他們对你放箭了，把他們的庄严誓約踩碎了。不过条約是用我們的右手批准的，用酒和羔羊的血庄严地締結成的，因而不是这么輕易可以取消的。俄林波斯的神也許会从緩行刑，可是他到头来还是要把賬算清，那些犯法的人都要付出一笔重大的代价，用他們的性命，用他們的女人，乃至于用他們的子孙。总有这一天——这是我在我的心的最最深处知道的——那神圣的伊利翁将要被毀灭，連同普里阿摩斯和他那些拿着櫟木杆好枪的百姓都要被毀灭。克洛諾斯

之子宙斯将要因他們的这种罪行而大大震怒，要从他所居住的天的高座上对他們搖动他那阴森的法宝。这些事情都是无論如何不能不实現的。可是，墨涅拉俄斯，如果你死了，如果你的末日眞的到来了，那我将要多么悲伤的痛哭你啊。而且，等我回到那干旱的阿耳戈斯，我将显出一副多么可慘的形状啊！因为阿开亚人看見你死了，一定都是立刻想要回家的。那时候，我們势必至于把阿耳戈斯的海倫留在这儿，让普里阿摩斯和他的百姓們拿她来夸口，同时你，大功未成却把身体留在特洛亚地面上，白让大地烂掉了你的骨头。現在我就仿佛已經听見一些說大話的特洛亚人，一面踹着显赫的墨涅拉俄斯的坟墓一面說：‘但愿阿伽門农所发动的每次战爭都像这样收場——千里远征一場沒結果，只得坐着空船退了兵，連墨涅拉俄斯这样的头等人材也帶不回去！’他們一定都要这么講，那我就只有祈求大地把我吞下去了。”

但是那紅头髮的墨涅拉俄斯反倒安慰他。“不要灰心！”他說道。“不要說这种沮丧士气的話。那一支箭并沒有射中要害呢。它正要往里深入，却被我带上的金屬和底下的胸甲以及那条貼着青銅的圍腰擋住了。”

“但愿你的話不錯，我亲爱的墨涅拉俄斯！”阿伽門农王嚷道。“可是得有一个医生来看你的伤，涂些儿油膏給你止痛。”

說完，他就轉身向着他那高貴的侍从塔尔堤比俄斯。“塔尔堤比俄斯，”他說道，“你赶快去把馬卡翁找来——你是認識他的，就是那个大医师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儿子——来看我們的王爷墨涅拉俄斯。不知哪一个特洛亚或是呂喀亚的弓箭能手射中了他一箭，那人自己因此出了名，却使我們不得安宁了。”

阿伽門农的侍从就奉命动身，穿过那些阿开亚披甲战士的

队伍，去寻找那位馬卡翁將爺。他看見他正跟他的部下站在一起，他的部下是一队强有力的盾牌兵，由他从牧馬地特里剌率領来的。那侍从走到他跟前去講明他的使命："赶快，我的馬卡翁將爺！阿伽門农王叫你去看我們的大首領墨涅拉俄斯。不知哪一个特洛亚或是呂喀亚的弓箭能手射中了他一箭，那人自己因此出了名，却使我們不得安宁了。"

馬卡翁被那傳令官的消息所激动，就跟他一起动身，曲曲折折的穿过那阿开亚大軍的密集队伍而去了。到了那紅头髮的墨涅拉俄斯受伤躺着的地点，只見所有的将領一个圈儿圍着他，那可欽佩的馬卡翁穿过那个圈儿走到他跟前，立刻从那扣紧的帶儿里拔出那支箭，只是那鋒利的倒刺都被拔断了。然后他解开那条閃亮的帶子，掀开底下的胸甲和那銅匠所制的圍腰。他找出了箭头入肉的地方，把血吸干净，很巧妙地涂上一种清凉舒适的油膏，那是那好心的刻戎①給他父亲調制的。

他們正在調理那个大声吶喊的墨涅拉俄斯，特洛亚人的陣綫已經向前推动进攻了。于是阿开亚人也重新披挂起来，把他們的心思移轉到战斗上。

这时候，阿伽門农的精神大为振奋。他就馬上活跃起来了。他一点儿都不慌張，一点儿都不犹豫，只是急急乎想要战斗，想要博得荣誉。他决計不用他的馬匹和他那嵌花的战車。因此那两匹馬就气咻咻的由他的侍从牵开去。可是阿伽門农很审慎的訓令那个人——他是普托勒迈俄斯的儿子欧律墨冬——叫他一徑都帶着两匹馬跟在身边，以防他在部队里的长久巡行要感到疲倦。于是他就步行出发去巡軍去了。

---

① 克洛諾斯所生的一个半人半馬的怪物，擅长医药，馬卡翁的父亲就是他的学生。

他在他的那些爱馬的达那俄斯人当中，看見有人正在准备要行动，就停下来鼓励他們。“阿耳戈斯人，”他說道，“你們的精神很好，可不要懈怠下去。犯罪的人是得不到父宙斯的帮助的。那些人背弃了誓言，破坏了停战，将要把他們的光滑的肉去供老鷹吞噬，我們呢，等到我們攻下他們的城垣，就要在我們的船里带走他們所爱的小孩和妻子。”

但若是，他看見有人規避那場凶恶的战斗，他們就要遭他一陣呵斥和怒罵。“輕賤的鄙夫，”他嚷道，“只有在船头上才会勇敢的！阿耳戈斯人，难道你們是不知羞耻的嗎？你們为什么要这样迷迷糊糊的站在那儿，仿佛一群小鹿冲过了平原，累乏得精神委靡站住了休息？你們現在就正像这个样子，不去战斗却站在这里出神。你們是在等待特洛亚人来威胁我們那些放在灰色海边的好船舶，希望到那时候宙斯会伸出他的手来保护你們嗎？”

就像这样的，阿伽門农在那里巡行，拿他的意志去激励他的士兵。他在那些密匝匝的陣地里，巡行到克瑞忒人的部队，正由多能的伊多墨紐斯在那里檢閱。伊多墨紐斯本人站在前列，勇敢得像只野猪；墨里俄涅斯在指揮后队。那人間王阿伽門农看見他們，心里高兴，急忙去恭維他們的領导人。“伊多墨紐斯，”他說道，“在我这些爱馬的达那俄斯人当中，沒有一个能得到我对你这样的器重，不但是在战場上，就是出了战場也一样。譬如我們在一起进餐，把晶瑩的陈酒在調鍾里給我們头等将領掺和的时候，我也一样的器重你。等到其余的长头髮阿开亚人都把杯里喝干了，只有你跟我一样，酒杯还是滿滿的，好让你随意的喝。現在你去投入战斗吧，要保持着你那一徑享有的威名！”

“我主阿特柔斯之子，”克瑞忒王伊多墨紐斯說道，“你可以

信賴我的忠心的支持和战事开头时候我給与你的庄严的保証。你去鼓动其余的长头髮阿开亚人吧，好让我們一齐去加入战斗，因为特洛亚人已經毀弃他們的誓言了。在他們，是除了死亡和灾难之外沒有别的指望的，因为他們背弃了諾言，破坏了停战。”

阿特柔斯之子听見这一番答話心里很高兴，就再向前去巡行，挨过人群見到那两位同名埃阿斯的将領。他倆正在穿鎧甲，他們的后面集合着密匝匝的步兵，像是牧人从他守望处看見海面上由怒吼的西风推送前来的一陣云。那一陣云带着旋风过海来，远看就阴沉沉的，終于变得瀝青一般黑。牧人看見这景象，吓得抖起来，急忙把他的羊群赶进一个洞里去。也就像这样，那两位埃阿斯后面的那些英勇青年人，合成密集的陣势向战場前进，黑魆魆像一陣云，里面森竪着矛和盾。阿伽門农王一看見他們，不胜欣喜，就对那两位埃阿斯行了个敬礼，称他們为阿耳戈斯披甲战士的領导人。“对于你們，”他說道，“我沒有什么命令——你們是无須乎勉励的。只要你們在領导，就可以激动你的部下不遺余力地作战了。我要恳求我父宙斯、雅典娜和阿波罗，让我在所有的部队里都看見这种精神。那么普里阿摩斯王的都城一定禁不得阿开亚人的手去占領和扫蕩，馬上就要坍塌了。”

說了这些話，他离开了他們，継續向前进，就走到那从皮罗斯来的声音清晰的演說家涅斯托耳的地方，看見他正在准备部下去作战，由他們的軍官在那里指揮他們——有剛强的珀拉工、阿拉斯托耳和克洛弥俄斯，海蒙王子和大首領比阿斯。涅斯托耳把他的战車将士連同他們的馬匹和車輛放在前排，而在背后用密集的头等步兵做后卫。在这两者的中間，他放着他的較差的部队，那么即使是慣于逃陣的人也要被迫战斗的。他首先訓

令他的战車將士們，叫他們控制着他們的馬匹，万不可陷入混战。“你們不要以为，”他說道，“一个战車將士凭他的勇气和技能，就可以擅自离开陣綫，自管自去和特洛亚人作战。同时也不要讓任何人落在后边，以致減低全体的力量。一个人在自己的战車里，看看已够得着敌人的战車，就得把他的长枪刺过去。这些就是最好的战术，这也就是我們的祖先所以能够攻陷坚城的軍紀和精神。”

像这样，那位老人利用他好久以前作战所得的經驗在鼓舞他的士兵。阿伽門农王在旁边看着，心里很高兴，就把自己的感想去和他說明。“我的可敬的老王爷，”他說道，“要是你的手脚康强配得上你这种可欽佩的精神，要是你的力气并沒有耗損，那我不知該多么的快乐呢。可是沒有一个人能够避免的高齡已經沉重地堆在你的身上了。我恨不得你把这年齡推給别人，重新去加入青年的队伍！”

“我主阿特柔斯之子，”那革瑞尼亚的騎士涅斯托耳說道，“我也巴不能够重新再做我杀死那偉大的厄柔塔利翁时的那样一个人。可是神們不肯把他們的恩惠一时都賜給我們。当时我是一个青年人，現在我背上了年紀了。但是尽管这样，我还是要跟我的战車將士們在一起，由我来指揮他們。他們的策略和命令都要由我来发布，这是年长者的特权，至于拿枪这桩事，那我只得讓給比我年輕力壯的人去干了。”

阿伽門农对于涅斯托耳的态度感到滿意，就又去繼續巡行。其次看到的那个人就是珀忒俄斯的儿子，馴馬的墨涅斯透斯。这一个人和他那些以吶喊出名的雅典部队都站在那儿閑着；紧靠着他們，还有那机智敏捷的俄底修斯，和他那些刻法尔勒尼亚人，他們本是一个坚强的部队，可是也逍遙自在的站在那儿。战

斗的号召还沒有达到他們的耳朵，因为特洛亚人和阿开亚人的部队都剛剛行动起来。他們站在那儿等着阿开亚人的其他部队先上前去和特洛亚人接仗。阿伽門农王看見了这种情形，就給他們一頓严厉的譴責。“你，墨涅斯透斯，”他說道，“是一位高貴父亲的儿子；还有你，俄底修斯，是个超等陰謀家，一徑都只顧自己的利益的；你們为什么要这样的滯留在后边，只让别人前进呢？你們本来应該站到最前綫去擋头陣的。我每次給大將領們开宴会，你們不都首先接到我的邀請嗎？在那样的宴会上，你們都很高兴把那烤肉和美酒吃了个飽足。可是現在你們似乎只想袖手旁观了，眼看着十大队的阿开亚人前去打敌人，你們还是一动都不动。”

那足智多謀的俄底修斯对他怒視了一眼。“我主阿特柔斯之子，”他回答道，“这話說錯了。你能断定我們在激战的时候也会滯留不进嗎？如果你所忧虑的就是这一点，那你尽可以放心，且看忒勒馬科斯的父亲跟那些馴馬的特洛亚人的前队厮杀吧。目前你所說的是廢話。”

阿伽門农王看見俄底修斯沉下臉来，就笑嘻嘻的向他道歉：“萊耳忒斯高貴的儿子，机智敏捷的俄底修斯；我不是要对你苛求責备，也不敢再来督促你。因为我知道你心里对我很好。事实上咱們是心心相印的。可是咱們不談吧。剛才我有言語冒犯的地方，等我日后再向你謝罪。让神来把这点嫌隙抹掉吧。”

說完他就离开了他們，再去找别的人去。其次他找到了堤丟斯的儿子，英勇豪俠的狄俄墨得斯，他正站在他那制作精良的战車上，已經駕好了馬匹。卡帕紐斯之子斯忒涅罗斯就站在他的身边。阿伽門农王向狄俄墨得斯看了看，就給了他一番严厉的指責。

"这是什么意思啊?"他問道。"怎么那无所畏惧的战車将士堤丟斯的儿子竟会这么畏畏縮縮的光看着战爭的进展呢? 堤丟斯的生性从来不知道退縮, 老是一馬当先搶在他的朋友們前头去跟人厮杀的。凡是見到过他上战場的人都这么說。大家都說他是超群絕倫的。不过我并不認識这个人, 也从沒有見过他的面, 虽則他曾經到过一次密刻奈。他那次来并不是要跟我們打仗, 却是以朋友的身份同着波呂涅刻斯王子来向我們求援的。那时他們正向神圣城墻的忒拜出兵远征。他們很迫切的恳求我們的人給以适当的援助, 我們也应允了他們的一切要求了。可是宙斯显示我們一些不祥的朕兆, 使得我們变了心, 他們就离开了密刻奈。他們走了一段路, 到了那阿索波斯低洼的草原和长芦葦的河岸, 阿开亚人的司令們就又差堤丟斯去跟敌軍談判了。他到了忒拜, 看見那些卡德摩斯人正在厄忒俄克勒斯王子的宮里大張筵宴。当时他是一个孤身客, 来到一大群陌生人当中, 虽然英勇也該难免寒心的。但是并不——他还向他們挑战, 同他們作友好的竞技, 因得雅典娜慷慨的帮助, 各項比賽都由他毫不費力的贏得。这恼怒了那些爱賽馬的卡德摩斯人, 他們等他回去的时候, 就差四十个人到他前头去設伏, 由两个将官率領, 一个是海蒙的儿子迈翁, 是个有身份的人, 还有一个是个凶暴无情的莽汉, 名叫波呂丰忒斯, 他的父亲也是久慣杀人的。但是堤丟斯对付了他們, 給了他們一个难看的結局。他把那一帮人全都杀死了, 只剩一个放回家。那个人就是迈翁, 他因得到神們的警告才放他走的。

"那埃托利亚的堤丟斯, 先生, 就是这样一个人。你就是他的儿子。可是你打起仗来一点儿不像他, 虽則談起天来也許他要不如你。"

那忠心耿耿的狄俄墨得斯对这一番演說并沒有回答。他接受了他所尊敬的那位元首的責备了。可是那显赫的卡帕紐斯之子却不甘緘默。“我主，”他說道，“你是知道事实的，請不要歪曲事实。我以为我們要比我們的父輩好得多。我們曾經打下过那七头門的忒柏斯。我們以較单薄的兵力，竟攻下了我們父輩从来沒有見到过的强固防御[redacted]是由于我們信仰宙斯和神們給予我們的朕兆；我們的父輩却一意孤行，以致沒个好收梢。所以你决不可以拿我們和我們的父輩同日而語。”

“住口，朋友，看着我的榜样吧，”狄俄墨得斯对斯忒涅罗斯怒視了一眼打断他的話。“我們的总司[redacted]阿伽門农正在督促他的部队去作战，我是不去和他爭辯的。如果阿开亚人打敗了特洛亚人，占領了神圣的伊利翁，那荣誉是由他得的；但是同时，如果阿开亚人給打敗了，最最覚得难受的也就是他。来吧，現在是你我应該想到战爭上去的时候了。”

說完，他就全身披挂着跳下了他的战車。当卽他行动起来，他胸前的青銅鎧甲就獰恶地发出了声响。无論怎样坚强的心都难免惊惶。

現在，一大队一大队的达那俄斯人冷酷无情地冲入战陣了，就像那巨大的波濤，在一陣西来飓风的催逼下，一个盖一个的冲进那轰然回响的海滩上。远远在海面，那些波濤就已开始起浪头，然后轰然一声来冲上那片砂砾，或者是高高拱着来撞上一座岩石，而使水沫四面飞濺开。当时那些将領各自对他的部下大声发命令，部下的兵士却都悄然的向前行进。他們默不作声的听从长官的率領，跟在长官后面像是一队哑巴兵。他們每个人身上的金属鎧甲都閃得雪亮晶瑩。

那些特洛亚人可不是这样。他們好像是論千的羊，站在一

个富农的院場上，在放它們那雪白的奶，听見它們的小羊在叫，也咩咩的叫个不停。就像这样的，那龐大的特洛亚軍队里面发出一种嘈杂的声音，四面八方交織成一片，因为他們沒有一种共同的言語，各管各的在叫呼嘶喊。

战神阿瑞斯鼓动了特洛亚軍队；閃眼的雅典娜鼓动了阿开亚人。恐怖和惊惶都在眼前了。还有那斗爭，战神的姊妹，也給他这流血的事业来帮一手。她一开了头，就不能罢休。开头的时候，她似乎是一件小小的东西，但是不久之后她就长得脚踏着地头頂着天了。現在她冲进了特洛亚人和阿开亚人里面去，拿相互的仇恨去灌飽他們。她所要听的是临死人的呻吟声。

两軍終于接触了，盾牌、矛子和披甲战士們都冲突起来了。那些盾牌的肚臍互相碰撞，发出轟然的巨响。临死人的尖叫混合着毀灭他們的人的大言；地上流着血。譬如冬天两条泛濫的山澗，从高处的大源泉出来，滾到一个深潭里去汇合，远处有个牧人站在山上听見它的轟隆声。当那两軍肉搏起来时的一片喧嘩也就像这样。

安提罗科斯第一个杀死敌人，杀的是正在特洛亚陣前全身披挂作战的塔呂西俄斯之子厄刻波罗斯。他的第一下投枪，就击中那人戴羽头盔的梁上。枪头沒入了他的額头，戳穿了他的額骨；黑暗落在他的眼睛上，他就像一座倒坍的塔，垮倒在乱陣中了。他剛剛落地，那卡尔科冬的儿子，凶猛的阿班忒斯人的首領厄勒斐諾耳王子，就抓住了他的脚，想要把他赶快拖开人圈去剝他的鎧甲，可是他这企图沒有成功，因为英勇的阿革諾尔看見了他了。阿革諾尔用他的銅枪击中厄勒斐諾耳的胁部，因为厄勒斐諾耳弯着身子在那儿，盾牌沒有掩护到他的那一面。他就倒下了，他的尸体上面发生了特洛亚人和阿开亚人的一場凶恶的爭

夺战。他們像一群狼似的互相猛扑起来，人把人来高高的投擲。

現在是忒拉蒙之子埃阿斯打倒了安忒弥翁之子西摩伊西俄斯了。这个剛强小伙子是由西摩伊斯河得名的，因为他就生在那一条河的旁边，在他母亲剛剛由她的父母带到伊得山去看羊回来的时候。他的生命太短促，不能报答父母的恩情，因为他一碰到那偉大的埃阿斯的枪就送了命了。当时他剛剛杀出陣来，埃阿斯就击中了他的胸口，在那右乳的旁边。那支銅枪穿透了他的肩膀，他就倒在尘埃，好像溪边大草原上长着一根瘦削的白楊，枝叶蓬蓬像个盖，却被一个車輪匠人拿他的雪亮斧子砍倒了一般。那个匠人日后要拿它去做成一部美丽战車輪子的輪圈，可是暫时把它留在溪岸上让它晒干。也就像这样，埃阿斯王打倒了安忒弥翁之子西摩伊西俄斯。

現在普里阿摩斯的儿子安提福斯穿着亮晶晶的胸甲拿一个鋒利的鏢枪打人群中向埃阿斯擲过来了。他并沒有打中他要打的那个人，但是他那一鏢枪不算虛发，因为他打中了琉科斯的外阴部了，那人是俄底修斯的一个伙伴，当时正在拖西摩伊西俄斯的尸体。那个尸体当卽从他手里落下去，他自己也倒在那尸体上头。俄底修斯看見琉科斯被杀，不由得勃然大怒。他披挂着那閃閃亮的一身銅，穿过前排队伍直入敌軍的陣綫，站住了，向周圍看了一看就把他那明晃晃的鏢枪擲出去。特洛亚人看見那鏢枪飞来，都吓得往后面直跳。可是俄底修斯并沒有擲空。他击中了得摩科翁了，他是普里阿摩斯的一个私生子，从阿彼多斯的养馬場跟了他来的，誰知剛剛碰到俄底修斯因他的伙伴被杀怒擲这一枪，他就在枪下送死。那銅枪头打中得摩科翁的一边太阳穴，从那一边穿出去。黑夜来盖上他的眼睛，他就噗的一声倒下去，震得一身鎧甲琅琅响起来。显赫的赫克托耳和特洛亚人

的整个前綫都往后倒退，这边的阿耳戈斯人却大声欢呼，拖去了那些尸体，更向前逼进一步。

其时阿波罗正在珀耳伽摩斯①观战，看見这情形勃然大怒，就向那特洛亚人大声疾呼："杀上前去啊，特洛亚的战車将士們！千万不要让阿耳戈斯人占去上风。他們并不是鉄石做成的。鋒利的鋼矛打中他們的时候，他們的肉是抵擋不住的。而况，那美髮的忒提斯的儿子阿喀琉斯沒有来参加战爭。他正在船边生着气呢。"那剛勇的神从那卫城上这样的鼓励他們，同时阿开亚人也有宙斯的女儿雅典娜在那里鼓励，原来这位威风凛凛的特里同②女神亲自在那陣地里巡行，見有落后的人就加以督促。

現在阿馬任叩斯的儿子狄俄瑞斯給命运的罗网罩住了。他被一块棱角鋒利的石头打中了右腿的脚踝边。那扔石头的人是特剌刻人的首領，丘布剌索斯的儿子珀洛俄斯，从埃諾斯来的。那块无情的石头打碎了两条筋和一些骨头，狄俄瑞斯就仰倒在尘埃，伸出手来气喘吁吁的向朋友們求救。誰知那先扔倒他的珀洛俄斯已經追到他面前，拿他的枪剌进他的肚臍里。于是他的肚腸滩滿了一地，黑夜盖上他的眼睛了。

珀洛俄斯剛跳了开去，埃托利亚的托阿斯就一枪打中了他的胸膛，正在乳头的底下，矛头陷进肺里去。他又追上前去从胸膛里拔出那一支沉重的枪，抽出他的利劍来正对着肚皮劈进。这就結果了珀洛俄斯的性命，可是他得不到他的鎧甲。因为珀洛俄斯的部下，那些头戴頂髻的特剌刻人，已經把他团团圍起来。他們都手执长枪，拚命把托阿斯擋开去。那托阿斯虽然身体魁梧力气大，也被他們吓退了。

---

① 特洛亚的卫城。

② 湖名，相傳为雅典娜誕生地。

于是珀洛俄斯和狄俄瑞斯两个人，一边一个挺在尘埃里，一个是特剌刻人的头儿，一个是厄珀俄披甲战士的首領。可是死在战場的人并不止他們两个。那一場的肉搏确是非同小可的。一个剛上战場还沒有被击中的人，如果雅典娜替他擋住了矢石，手引着他到那密集混战的所在去看看，他就馬上可以看出这一种情势。这一天是多数特洛亚人和阿开亚人倒到尘埃里去并排儿挺尸的日子。

V

狄俄墨得斯力战羣神

这时候，帕拉斯·雅典娜鼓动起了堤丢斯之子狄俄墨得斯的勇气和决心，让他使得他所有的战友都相形减色，格外显出自己的光辉。她使得他的盾牌和头盔都闪出一派光焰，好像那天狼星剛剛从大洋里洗澡出来，照耀得其他一切的星都黯然失色。当时那位女神将他插进战阵的最最吃紧处，也像这样使得他的头部和肩膀都冒出火光。

有个特洛亚人名叫达瑞斯，是給赫淮斯托斯当祭司的，一个有名望的富有公民。他有两个儿子，斐勾斯和伊代俄斯，都曾有过各种战斗的訓練。他們两个撇开了其余的人，赶着他們的战車迎上狄俄墨得斯，狄俄墨得斯也步行着杀上前去。等到双方进入相当的距离内，斐勾斯就先动起手来，把他的长杆枪投擲出去。但是那个枪头打狄俄墨得斯的左肩上头飞过了，并沒有打中他。于是輪到狄俄墨得斯投枪了，他那支枪却沒有虛发。它打中了斐勾斯的胸口中心，把他一个觔斗翻到他那精良战車的外面去，同时伊代俄斯也离开战車，可又不敢去护他兄弟的尸体，只得一跳跳到了后边。他本来也要逃避不了那漆黑的命运，还亏得赫淮斯托斯赶来救援，将他包在黑暗里，保下他的命来，

免得他那年老的祭司要伤心过度。那显赫的狄俄墨得斯就赶开了那两个人的馬匹，叫他的部下带回楼船里去了。

特洛亚人看見了达瑞斯两个儿子的遭遇——一个被杀死在他的战車旁边，一个被打得蒼黃逃遁——就无論他們怎样勇敢也不由得惊惶失色了。而且正在这当口，那閃眼的雅典娜又出来干涉，将那凶猛战神的胳膊一把抓住了。“阿瑞斯，”她嚷道，“殘暴的阿瑞斯，人类的屠杀者和城市的扫蕩者，現在我們不是应該让特洛亚人和阿开亚人去打个明白，也好看看父宙斯到底要哪一边贏嗎？我們两个不如早些儿离开战場，免得惹他动怒。”說着，雅典娜就把那猛烈的战神带出了厮杀場，叫他坐在斯卡曼德洛斯河的青草岸上。

这一来的結果是，达那俄斯人打退了特洛亚人的陣綫，他們的每个領袖都杀了一个敌人。首先是，人間王阿伽門农把哈利索涅斯人的領袖，偉大的俄狄俄斯，一枪打下了战車。俄狄俄斯是第一个想要逃的人，可是他剛剛轉过身子，阿伽門农就从他的背后打中他一枪，那枪打在两个肩膀的中間，从他的胸口穿出去。他就噗的一声仆倒在地上，他身上的鎧甲震得琅琅响。

其次是，伊多墨紐斯杀了墨俄涅斯人珐洛斯之子淮斯托斯，他是从塔耳涅的肥饒境地来的。淮斯托斯剛剛上了他的战車，那偉大的枪手就用一支长矛刺穿了他右面的肩膀。他从車上滾下地去，可恨的黑夜就把他卷进去了。伊多墨紐斯的从人剝光了他的尸体。

然后，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俄斯用他的銳利长矛杀死斯特洛菲俄斯之子，猎人斯卡曼德里俄斯。那人是个打猎的能手，由阿耳忒弥斯亲自傳授的，山林里边无論什么种类的野兽他都打得倒。可是那时候，那位女射神阿耳忒弥斯却救不得他，他所因

而出名的百发百中的射箭本領也救不得他。因为斯卡曼德里俄斯正在前面逃，显赫的枪手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俄斯就用他的矛子击中了他的背心，从两肩之間穿出胸口去。他就仆倒在地上，震得一身鎧甲琅琅响起来。

又其次，墨里俄涅斯杀死了哈耳蒙之子忒克同的儿子斐瑞克罗斯，一个能做任何奇巧东西的木匠。帕拉斯·雅典娜所寵爱的人莫过于他。帕里斯的那些精良船只也就是他制造的，誰知那些船只就是这一切紛扰的禍根，害了特洛亚的全体人民，也害了他自己，因为他是不知道天意的。当时墨里俄涅斯在他后边追，等到追近了，就一枪击中了他的右臀部。枪头一直刺进去，直到骨头底下的膀胱。他大喊一声跪倒了，死就来将他包裹住。

于是墨革斯杀死了珀代俄斯，他是安忒諾尔的一个私生子，那位好心腸的太太忒阿諾因要討好丈夫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养大的。威武的枪手墨革斯追上了他，就用他的銳利长枪击中他的脖頸子。枪头从上下顎的中間穿过去，把他的舌头从根截断了。他就倒在尘埃里，用他的牙齒咬嚼那块冷冰冰的銅。

这时候，欧埃蒙的儿子欧律皮罗斯杀死了高貴的許普塞諾耳，他是那驕傲的多罗庇翁的儿子，向来給斯卡曼德洛斯河神当祭司，为特洛亚人所崇拜的。当时他在前面逃，欧埃蒙的高貴儿子欧律皮罗斯在后面追，追着了，就一劍劈在許普塞諾耳的肩膀上。那人的一条大胳膊被劈下来，就血淋淋的倒在地上。命运在他身上盖了印，死的阴影盖上了他的眼睛。

就像这样的，那达那俄斯人的前鋒在那里进行那一陣的冲杀。至于那狄俄墨得斯，你就說不出来他属于哪一边的队伍，特洛亚人的还是阿开亚人的。他冲杀过那个平原，就像冬天的一

道洪流冲来蕩平了一切堤埧。那道洪流有狂雨替它做后盾，当它突然猛冲而来的时候，沒有东西能够阻擋，无論是本来用以防它泛濫的堤埧，或是葡萄园和那些大树周圍的石墻。洪流既可以横行无阻，到处的农民就只看見他們那些灿烂作物的殘迹了。也就像这样，那些密集行列里的特洛亚人在堤丢斯之子面前紛紛倒下去，虽然有那么多的人也不能将他拦阻。

呂卡翁之子高貴的潘达洛斯看見狄俄墨得斯冲杀过平原而来，赶得一群群的人紛紛逃跑，就急忙弯了他的弓，趁他冲上前来对准他射了一箭，射中他右肩的一片胸甲。鋒利的箭头穿过那片甲刺进肉里，血就淌滿了那件胸衣。潘达洛斯得意的大声喊叫起来。"特洛亚人，"他嚷道，"上前去杀他們！上前啊，战車将士們！他們里面最好的人受了重伤了。如果阿波罗王是有意差我从呂喀亚到这里来的，那么那个人的性命再也不能久留了。"

尽管潘达洛斯在那里夸口，狄俄墨得斯却并沒有受到那支毒箭的致命伤。他后退了一段路，到他的馬匹和战車旁边站住了，向卡帕紐斯的儿子斯忒涅罗斯叫道："赶快，亲爱的斯忒涅罗斯，你下車来替我拔掉肩膀上这支倒霉的箭。"

斯忒涅罗斯从战車上跳落地，走到他跟前，从他肩膀上把那支箭整的拔出。血从他那編織成的衬衣里面涌出来，那大声吶喊的狄俄墨得斯向雅典娜做了个禱告："請听我，戴法宝的宙斯的勤奋女儿。如果你一向是好心对待我們，在我父亲和我自己的吃紧关头都要来帮衬，那么，雅典娜，現在請你再施恩。让我去杀死潘达洛斯。带我到我可以对那射我的人投枪的距离内。我还不曾有过这种机会。他可对他的人說得我像已經死了一般了。"

狄俄墨得斯的禱告傳到帕拉斯·雅典娜的耳朵里，她就重

新振作起他的精神。她走到他的身边，給他一番关系重大的嘱咐："現在，狄俄墨得斯，你可以放胆去跟特洛亚人战斗了。我已經把你父亲堤丢斯，那位拿盾牌的偉大战車將士的胆气装滿了你的心。我又已經扫清你眼睛上的雾翳，使你能够辨别神和人。現在，我防恐有哪位神要到这里来試探你，所以又得告訴你一声，你决不可以去和永生的神战斗，只有一个在例外。如果宙斯的女儿阿佛洛狄忒来加入战爭，那你不妨使用你那鋒利的銅枪將她伤害。"

說着，那閃眼的雅典娜不見了，那堤丢斯之子就又重新去上前綫。其实卽使沒有雅典娜，他也已經决心再去杀敌的。現在他比以前加上三倍的勇气，就譬如一头獅子，当它跳进一个荒僻的牧場来时，被那看羊的牧人打伤了却沒有打死。他只激起它的更大的憤怒，現在无法能拦阻，只得撇下那个惊惶失措的羊群躲进羊栏里去。那一些羊就像茅草似的一堆堆的被割掉，然后那头獅子跳过了高墻，出了那牧場，却仍旧是怒气冲冲的。当时也就像这样的怒气冲冲，那威武的狄俄墨得斯在攻打特洛亚人的陣綫。

他首先杀死了阿斯堤諾俄斯和一个名叫許珀戎的首領。一个他用他的銅头枪刺进乳头的上方，还有一个他用大劍劈在肩头鎖骨上，以致那个肩头和頸背两下离开。那两个人倒在地上了，他就撇下他們上前追赶阿巴斯和波呂伊杜斯，他們是欧律达馬斯的两个儿子，那老头儿平日是相信梦的。可是他那两个儿子要上前綫去，他却不曾有什么梦可替他們占吉凶，于是威武的狄俄墨得斯把他們两个一齐杀掉了。然后他又前去追赶克珊托斯和托翁，淮諾普斯的两个儿子，他們的父亲年老有病，就只这一对嫩枝儿，沒有其他的儿子可以継承遺产的。可是他們也不

能幸免。狄俄墨得斯把他們两个一齐杀掉了，留下他們的父亲去痛碎了心。可怜那个父亲再也不能看見他們的肉体回家了。继承他的遺产的是他們的堂兄弟。

其次做了狄俄墨得斯的牺牲的是达耳达尼亚人之子普里阿摩斯的两个儿子，同在一部战車里的厄肯蒙和克洛弥俄斯。好像一头獅子扑上一个正在林中空地吃草的牛群，当即咬断一只公牛或是一只母牛的脖頸，那堤丟斯之子連"得罪了"也不說一声，就魯莽地使得他們滾出战車去了，随后就剝掉他們的鎧甲，把他們的馬匹交給部下赶回自己的船舶。

埃涅阿斯看見狄俄墨得斯在特洛亚人的陣綫里造成这么大的灾殃，他就穿过乱軍之中冒着矢石去寻找潘达洛斯王子。及等他找到了那位呂卡翁的高貴而勇壯的儿子，就立刻走到他的面前。"潘达洛斯，"他說道，"你是拿着你那强弓和飞箭在做什么的？人家不都当你是一个弓箭手，呂喀亚人可以夸口說是最好的，在特洛亚也沒有一个人比你再好的嗎？你看天的份上，朋友，向宙斯禱告禱告，对那边那个家伙放一箭吧。我不知道他是誰，可是他正在那里横冲直撞，已經造成无数的灾殃，打倒我們許多最好的人了。可是你得当心——他也許是一个不死的神，为了我們祀数不周到才对我們着恼的。也許我們正在挨受一位忿怒的神的惩罰。"

那呂卡翁的高貴儿子給埃涅阿斯行了个軍礼，表示他对一位特洛亚參贊員应有的敬意。"你若是問我，"他說道，"我看那人活像狄俄墨得斯。我从他的盾牌和头盔上的臉甲認出了他的。我看見他的馬也能認識。我可不敢起誓，說他一定不是一位神。不过他果眞是我所猜想的那个人，那个可怕的狄俄墨得斯，那么我想他这样的瘋狂进攻是得天助的。一定有一位神隐

在云雾里，站在他旁边，以致我的箭射中他的时候竟会轉方向。因为我确实是射过他的，而且射中了他的右肩，明明射穿了他的一片胸甲。当时我想一定把他送进哈得斯里去的了。誰知我并沒有射杀他。那么他竟是一位忿怒的神也未可知。如今我在这里，沒有战車也沒有馬匹，其实我在家里本来有十一部輝煌的战車，都是从制車匠的手里新出来的，上面都有布套子，每一部車駕着两匹馬，一向用雪白的大麦和裸麦喂养的。在我动身上前綫之前，我在王宮里，我的父亲呂卡翁，那位老年的枪手，他再三的嘱咐我，說我同敌人交鋒的时候，应該从战車上指揮部下的人。可是我不肯听他的話，現在悔也来不及了。当时我是顧慮到我的馬匹，它們一徑都吃得飽飽的，怕到这个拥挤的城市里来要短缺粮秣。因此我步行到伊利翁来，一味信賴着箭术。誰知箭术并不曾給我什么好处。因为我曾經射过他們两个最好的人，狄俄墨得斯和墨涅拉俄斯，而且都中过标的，射出血来，那是毫无疑义的。可是我只是激起他們的更大努力。那么，那天我跟我的同伴动身到你們这个可爱的城市来結好于赫克托耳王子的时候，我把我这張弓从它的釘子上取下来，眞是大錯特錯了。不过，我如果还回得了家乡，見得到我的国境，我的妻子和我自己的高厅大廈的話，我要不把这張弓亲手砸得粉碎，扔到火里燒掉了，那我就讓无論什么人立刻来砍掉我的脑袋。这家伙对于我是什么用处都沒有的了。”

“不要說这种話吧，”那特洛亚的司令埃涅阿斯說道。“不过現在的情勢很清楚，除非你和我一同上了战車，用别种武器去打击那个人，我們是沒有法子阻止他的。来吧，你就上了我的車，也好讓你看看我們特洛斯① 的馬种怎么样，我这两匹馬跑得多么快。无論你要它們走哪一条路，逃跑或是追赶，都不会出岔儿

的。要是宙斯再給那堤丟斯的儿子狄俄墨得斯一次胜利，我們也可以信任它們，把我們平安无事的送进特洛亚城里。現在上来吧，由你来执鞭攬轡，等到时候我会下車去打的，或者是，我来管馬匹，你去对付那个人。”

“埃涅阿斯，还是你自己拿着繮繩，赶你自己的馬吧，”那呂卡翁的高貴儿子回答道。“它們覚得自己背后是个赶慣了它們的人，就会把战車拉得快些，要是我們不得不馬上逃开那堤丟斯的儿子的話。它們要是听不見你的声音，也許就会惊吓躊躇起来，不肯把我們帶出战場去。那么那可怕的狄俄墨得斯就要赶上前来結果掉我們，把我們的馬也赶走。所以，你的車馬你自己駕馭吧，等到那个人到来，我就拿我的枪去迎敌。”

这一点决定了，他們就上了那部华丽的战車，毅然向着狄俄墨得斯的方面驅策他們的一双快馬。卡帕紐斯的高貴儿子斯忒涅罗斯看見了他們，立刻就警告那堤丟斯之子。“我主，”他說道，“我最亲爱的狄俄墨得斯，那边来了两个健將了，存心要来跟你斗，他們是眞正可怕的一双。一个是弓箭手潘达洛斯，自称呂卡翁的儿子。还有一个是埃涅阿斯，他是可以把安喀塞斯訊作父亲，阿佛洛狄忒訊作母亲的。赶快，咱們赶着战車退后吧。我求求你不要再在陣前乱攻了，否則你也許要丟掉性命。”

那威武的狄俄墨得斯对他怒視了一眼。“不要跟我来講逃的話，”他說道。“你是說服我不了的。我生来就不会規避战爭，也不会逃遁。我还是跟往常一样强壯，决不肯利用战車；我非去跟他們会会不可。帕拉斯·雅典娜不肯訐我示弱的。我看那两个人，他們的馬也許跑得快，可是至多能訐他們逃脫一个，

---

① 相傳为特洛亚城的創建人。

決不能够把两个都保送回家。現在听我吩咐你，千万不要忘記。如果那全智全能的雅典娜肯让我打个胜仗，把他們两个一齐杀死，那你把我們自己的馬留在这儿——你可以把繮繩拴在栏干上的——专心壹志去对付埃涅阿斯的馬匹。你把它們搶过来，从特洛亚人的陣地赶到我們自己陣地里。因为，我告訴你，当初那无所不見的宙斯为了报答特洛斯献出他的儿子伽倪墨得斯，曾經賜給他一些馬匹，現在埃涅阿斯的两匹馬就是跟那天馬同种的；它們是世界上最好的馬种。原来安喀塞斯王子沒有得到拉俄墨冬的允許，就把雌馬放到天馬槽里去偷种了。那些雌馬受了孕，一共产出了六匹，其中四匹他自己养在馬槽，还有两匹他給埃涅阿斯去上战場用。我們如果能得到那两匹馬，那我們就滿身都是光荣了。”

他們正在談話，那边那两个人已經赶着这两匹駿馬奔馳前来，那呂卡翁的高貴儿子潘达洛斯远远对他們叫道：“你这倔强的狄俄墨得斯算沒有被我射死，还要拚命下去吧。原来高傲的堤丟斯之子不是箭射得倒的！好吧，这回我用枪来試試看，且看我的枪有多大能耐。”

說着，他就拿穩了他的长杆枪投擲过去，正打中堤丟斯之子的盾牌。那銅头穿过盾牌达到那人的胸甲。那呂卡翁的高貴儿子就对着他发出胜利的呼声。“着啦，”他嚷道，“穿透了胁肋了。你再也支持不下去了。我得多么感謝你給我的这个胜利啊！”

“不中呢！你碰也沒有碰着我，”那威武的狄俄墨得斯泰然自若的說道。“那么，我猜不等你們走动身，你們总有一个要倒下去拿他的血去供那固执的战神狂飲的。”

說着，狄俄墨得斯就投起枪来。他那一枪由雅典娜引导着，打中潘达洛斯的鼻子，就从他的眼睛旁边穿过他那雪白的牙齿。

他的舌头被那无情的鋼从根截断了，尖头打他下巴頦儿底下穿出去。他砰的翻下战車。他那一身雪亮閃光的鎧甲在他身上琅琅的响着，吓得两匹馬也蹦跳起来，虽然它們是純然的良种。这就是潘达洛斯的結局。

埃涅阿斯怕阿开亚人要来搶尸首，急忙拿着他的盾牌和长枪跳下了战車。他像一头耀武揚威的獅子跨着大步，用他的长枪和圓盾掩护着那个尸身，决計无論誰来都要他的命，連連发出可怕的吶喊声。狄俄墨得斯撿起了一块大岩石。如今的人即使要抬起它来也得不止两个人出力，可是狄俄墨得斯独自个儿把它輕而易举的拿到手里了。他用那块石头打中埃涅阿斯的臀部，就在大腿骨和尻骨接笋的地方，大家叫它臼骨的所在。他打碎了那块臼骨，又打断了那两条筋，皮肤也被那石头的棱角所破裂。高貴的埃涅阿斯跪倒在地上，用他的一只大手支持着自己，可是他的眼前黑得如同黑夜一般了。还亏得他的母亲阿佛洛狄忒赶快来救他，否則这位王子当即要丧命，原来他是这位宙斯的女儿在安喀塞斯放牛的时候怀孕而生的。当时阿佛洛狄忒看見这情形，就将她的雪白膀臂圍住了她的愛子，又将她那閃亮长袍的一幅遮护着他，免得他身受矢石，被达那俄斯人战車上飞来的致命投枪击中胸部。

这边阿佛洛狄忒在救她的儿子出战場，那边斯忒涅罗斯沒有忘記那高声吶喊的狄俄墨得斯給他的嘱咐，忙把他的繮繩拴在战車栏干上，让他的馬留在那混乱場面的一段路外老等着，自己奔上前去搶夺埃涅阿斯的那两匹长鬃馬去了。他将馬搶到手中，从特洛亚人的陣地赶进阿开亚人的陣地里，把它們交給得皮罗斯，因为他是他所特别喜爱而信任的一个同年的战友，而且是常常显得很忠心的。那英勇的斯忒涅罗斯叫得皮罗斯将两匹馬

赶回樓船去后，就上了他的战車，拿住那閃亮的繮繩，赶得他自己那两匹精壯的馬飞奔着去找狄俄墨得斯，因为他急于要去跟他聚会。

这时候，狄俄墨得斯已經向那庫普里斯① 阿佛洛狄忒去作无情的追逐，因为他明知道她是一个懦怯无能的女神，不像雅典娜或是扫蕩城市的厄倪俄②那样能够操縱人間战斗的。那英勇豪俠的堤丟斯之子在人群中追了好久才追着了她，就跳上去进行攻击。他向她刺了一枪，他那鋒利的长枪刺破她那嫩手的手掌。枪头穿过美惠女神給她縫制的不朽长袍，戳破手掌和手腕交接处的肉。那女神的永生的血淌出来，那是快乐的神們血管里流着的灵液，因为神不吃面包，也不喝我們这种会起泡的酒，所以是沒有血的，因而称为不死神。阿佛洛狄忒发出一声尖叫，把她的儿子撂下了，福玻斯·阿波罗就将他抱到怀里，拿一陣青黑的云包裹起来，免得达那俄斯人战車上飞来的致命投枪要击中他的胸部。

那大声吶喊的狄俄墨得斯向阿佛洛狄忒发出一个大大的胜利呼声。“宙斯的女儿，”他嚷道，“离开这个战場不要来管战爭的事吧。你专替那种意志薄弱的女人設陷阱，那还不够你干的嗎？如果你坚执要参加战爭，那你要受到教訓，連听見了战爭的名字也会发抖的。”

阿佛洛狄忒禁当不起他这样的威胁，又覚得疼痛难熬，就退出战場去了。她那可爱的皮肤染汚了血，那个伤口又痛得彻心，可是那旋风脚的伊里斯照顧着她，把她从那混乱場中带領出去了。在战場的左面，阿佛洛狄忒看見那狂暴的战神在地上坐着，

---

① 相傳阿佛洛狄忒女神誕生于地中海的庫普洛斯島，所以有庫普里斯这称号。

② 战爭的女神。

他的长枪和快馬擱在一团云头上。她就双膝跪下来，向她的兄弟借用他那黃金籠头的馬匹。“救救我，我的亲爱的兄弟”，她說道。“把你的馬借我用一用，送我到那不死神居住的俄林波斯。我的伤口痛得不得了，它是一个凡人給我造成的，就是那堤丟斯的儿子，現在正在发脾气，連跟我們的父宙斯都要打了呢。”

阿瑞斯把他两匹黃金籠头的馬借給她，阿佛洛狄忒狠狽不堪的上了战車。伊里斯也到她旁边坐下，拿住了繮繩，将馬匹鞭打动身。那两匹馬情情愿愿的向前馳騁，不多会儿他們就到达那群神为家的俄林波斯的尖頂。旋风脚的伊里斯就勒住了馬，将它們卸下車，在它們的旁边扔了些仙草，同时那可爱的阿佛洛狄忒去找她的母亲狄俄涅，到她面前去双膝跪下。狄俄涅把她的女儿摟在怀里，一面拿手撫摩她，一面疼爱地和她說話。“亲爱的孩子！”她說道。“是哪一个天神怀恨你，把你伤害成这个样儿，仿佛你是一个打过烙印的要犯似的？”

那爱欢笑的阿佛洛狄忒对她說出情由。“是那莽汉狄俄墨得斯，堤丟斯的儿子，伤了我的，为的是我在救我自己的爱子埃涅阿斯出战場。現在这場战爭已經不是特洛亚人同阿开亚人的战斗了；那些达那俄斯人是連神也要打的了。”

对于这番話，那美貌的女神狄俄涅回答道：“忍耐些，我的孩子，勇敢些儿挨受你的苦楚吧。我們这些住在这儿俄林波斯的，在我們自己互相伤害的企图中，也曾經有許多个在凡人的手里吃过苦。阿瑞斯就是一个，他是被阿罗欧斯的两个儿子，俄图斯和威武的厄菲阿尔忒斯，拿鎖鏈鎖起来吃过苦的。他被拴在一个銅罈子里度过了十三个月。要不是那些青年巨人的繼母，那美丽的厄里玻亚，把这桩事告訴赫耳墨斯，怕那阿瑞斯从此就完了，再也不会嗜爱战爭了。当赫耳墨斯去把他攝走的时候，阿瑞

斯的力气已經快要告竭——那些鎖鏈快要使他吃当不起了。赫拉也曾吃过苦，就在安菲特律翁的儿子那壯健的赫剌克勒斯用一支三鈎箭射中了她的右胸的那一回——她是痛苦不堪的。就連那凶恶可怕的哈得斯，也曾經受到过箭伤，跟其余的神同样吃苦，因为同是这个人，这个戴法宝的宙斯的儿子，曾經在地獄大門的死人当中射过他一箭，射得他非常痛苦。那哈得斯滿心煩惱，帶着剧痛走上高高的俄林波斯，去到宙斯的宮里。那一支箭深入他肩上的肌肉，痛得他快要脫力。可是天医神派厄翁拿舒适的油膏敷上伤口，就把他医治好了，因为他到底不是俗骨凡軀。不过你想想看，那凡人多么大胆，多么野蛮，不想一想他的手段多恶毒，竟对俄林波斯的神也放起箭来！至于你这回的受难，乃是閃眼的雅典娜教唆那个人干出来的。可是狄俄墨得斯是个傻子。他不知道同不死神战斗的凡人是要多么短命的。在他，是沒有离开战爭和它的一切恐怖而回家去这回事儿了，也沒有小孩子們圍繞膝下叫他父亲这回事儿了。所以，那堤丟斯的儿子虽則剛强，他可得要当心些，不要碰到比你厉害的神才好，要不然的話，那阿德瑞斯托斯的聰明的女儿，也就是这馴馬的狄俄墨得斯的英勇的妻子埃癸阿勒亚，总有一天要听見她失去丈夫——那阿开亚最好的人——的消息而哭得全家的人都从睡梦里惊醒过来。”

狄俄涅一面說，一面双手擦去她女儿手上的灵液。伤口治好了，那剌一般的痛楚也就除去了。

这一番情景，雅典娜和赫拉一一都看在眼里，她們就趁这机会来报复宙斯先前的那一个譏嘲。这一任务是由那亮眼女神雅典娜担当的。“我父宙斯，”她說道，“我有一句話請你不要見怪，我猜你那庫普里斯的女儿一定又去干过那勾当，企图把阿开亚

女人引誘进特洛亚人怀抱中，因为他們是她那么心爱的。那些奶奶小姐們里面分明有一个身上插着一支金别針，阿佛洛狄忒在撫爱她的时候刮破了自己的紆紆玉手了。”

这几句話只引出那人与神之父的一个微笑来。可是他就把那金色的阿佛洛狄忒叫到身边去对她說道：“我的孩子，打仗不是你干的事情。你是負責专管婚姻欢好的。咱們让那爱冒險的战神和雅典娜去照管軍事吧。”

天上正在談这一番話，那大声吶喊的狄俄墨得斯又一次扑上了埃涅阿斯。他明知道当时那人是在阿波罗的亲自保护下，可是他連那位大神也不放在心上了，拚着命要去杀埃涅阿斯，要去搶夺他那一套輝煌的鎧甲。他杀气騰騰的一連跳上去三次，阿波罗三次都把他那閃亮的盾牌擋回来。及到他像个恶魔似的进攻第四次，那位射神就惊心动魄的大声将他喝止：“想一想，堤丟斯之子，歇手了吧！不要妄想来跟神匹敌。不死的神跟在地上走的凡人并不是一般血肉做成的。”

堤丟斯之子听見了这几句話，往后却退了几步，以避免射神之怒，阿波罗就把埃涅阿斯挪出了战場，带他到自己庙宇所在的珀耳伽摩斯神圣堡砦去。在那儿的广闊神殿里，勒托和女射神阿耳忒弥斯不但治好他的伤，并且使得他更加容光煥发。

这时候，銀弓之神阿波罗創造了一个幻影，跟埃涅阿斯的模样儿一般无二，也像他那样的一身武装。在那幻影的周圍，特洛亚人和勇敢的阿开亚人正拿着革制盾牌相傾軋，有的是龐然的大圓盾，有的是拿在胸前的輕护身。可是福玻斯·阿波罗出来干涉了，他就向那性情暴烈的战神去商恳。“阿瑞斯，”他嚷道，“殘暴的阿瑞斯，你这人类的屠杀者和城市的扫蕩者；我向你商恳，要你动动手，把这堤丟斯之子驅逐出战場。他正在大发脾

气，連对父宙斯也要打的了。他先追逼阿佛洛狄忒，伤了她的手掌，后来竟像个恶魔似的来扑我了呢。”

阿波罗說完話，就退到珀耳伽摩斯的高处去坐下了，这里毁灭之神阿瑞斯幻化做了特剌刻人的烈性首領阿卡馬斯模样，混进特洛亚人队伍里去重新鼓舞他們。他首先激励普里阿摩斯的几个儿子，叫嚷道：“王家血統的王子們，你們打算看着自己的人再让阿开亚人去屠杀多少时光啊？直要等到他們来攻打城門嗎？你們看那埃涅阿斯，那驕傲的安喀塞斯的儿子，躺着在那儿，他是我們如同对我們的王子爷赫克托耳一般敬仰的。現在来吧，把我們的英勇战友去从那沸騰的乱陣中搶救出来。”

他用着这样的話，把大家的战斗精神都鼓动起来。随后薩耳珀冬也加入来說話，把那可欽佩的赫克托耳着实責备了一番。“赫克托耳，”他說道，“你平时的那种气概到哪里去了？你曾經說过，要守这个城用不着軍队，也用不着盟軍，只消你的兄弟們和你的姊妹夫們帮帮忙，你就单枪匹馬也守得住的。現在他們都到哪里去了呢？我一个也看不見啊。他們都像猎狗見到獅子似的藏躲起来，独让我們在战斗，虽則我們不过是你們的盟軍。而且我，是老远老远跑来做你們的援軍的。我那呂喀亚和那打漩渦的克珊托斯河离开这里远着呢，我在那里丢下我的爱妻和幼子，又丢下了那份大家私，它是許多穷邻舍家都在垂涎的。可是我还是叫我的呂喀亚人上陣去战斗，就是我自己，交鋒杀敌也不落人后，虽則我在这里是一无所有，既沒有牲畜，也沒有貨財，并不怕阿开亚人来劫走。如今你，只呆呆的站在那儿，甚至連你的部下你也不叫他們去为他們的女眷拒敌战斗。那你和他們都得当心，不要像魚似的給敌人一网抛了去，听凭他們拿去做牺牲，因为他們是随时都可以攻下你們那个秀丽的城市的。这一切，

你日夜都得三思，并且恳求你們那些光荣盟軍的領袖們都要坚定他們的斗志。你要答复人家对你的責备，你就应該如此。”

赫克托耳深深受到薩耳珀冬这頓譴責的刺激。他立刻全身披挂着从他的战車上跳下来，揮舞着一对鋒利长枪，向他部队中到处去督战，去激起他們的战斗精神。結果是，特洛亚人都掉轉头来面向着阿开亚人了。但是阿开亚人也維持着他們的陣地。他們把陣势結合得更加紧密，无論如何都不能赶跑他們。这时候，前面的步兵又肉搏起来，后面的战車轉动往后退，馬蹄踢起了灰尘，飞揚到銅色的天空里，又扑到阿开亚人身上来，扑得他們满身都雪白，好像人們簸麦的时候，麦皮被那赭色头髮的得墨忒耳① 放来的风吹得跟麦粒分离，撒满了那神圣的打麦場地，而被灰尘扑白了一般。就像这样的，那些阿开亚人不折不撓地在那里应敌。

但是这时候，那正在到处巡邏的凶猛战神，在交鋒处布下一陣阴云来帮助特洛亚人。他是在执行金劍之神福玻斯·阿波罗給他的命令。福玻斯曾經吩咐他，他一看見站在达那俄斯人那边的帕拉斯·雅典娜撤退了，就去鼓起特洛亚人的新精神。而且，福玻斯自己也叫埃涅阿斯离开他在避难的那个华丽的神堂，重新鼓足那位偉大将領的勇气。因此埃涅阿斯重新站到他的战友們当中来了，他的战友們看見他还沒有死，而且手足无恙，精神抖擻的回来，大家都覚得高兴。他們并不去向他問七問八；他們已經被那銀弓之神阿波罗、杀人之神阿瑞斯和那憤怒难平的斗爭之神督促得忙不开了。

达那俄斯人在他們的一方面，也被两位埃阿斯同着俄底修

---

① 农业的女神。

斯和狄俄墨得斯督促着作战。他們是无須乎鼓励的。特洛亚人的冲杀并不能动摇他們，无論那来势怎样的凶猛。他們都站穩在他們的陣地上，好像在平靜的天气里那克洛諾斯之子罩在山头上的不动的云头一般，因当其时，那憤怒的玻瑞阿斯① 和他那些飞揚浮躁的朋友們都正在睡覚，并沒有喧扰的风来吹散那烏云。就像这样的，那些达那俄斯人坚强抵御着特洛亚人，一点儿都不畏縮。阿伽門农在部队中大踏步的走着，反复詳尽的在勉励他們。“朋友們，”他說道，“要有丈夫气。要怀着一顆坚强的心，到战場上什么都不怕，只怕在人前受到羞辱。当軍人的要是怕羞辱，那就得救的多被杀的少了。在逃亡里是找不到荣誉也不能够得救的。”

他說完了話，就把一支鏢枪急速投出去，打中了埃涅阿斯王子团里的一个将官，他叫得伊科翁，珀耳伽索斯的儿子，在前綫时一向显得很英勇，以致特洛亚人像对普里阿摩斯的儿子一般尊敬他的。阿伽門农王击中了他的盾牌，那个盾牌却不能把那武器擋开去。枪头刺穿了它，透过腰带进入他的肚皮里。他就砰的一声倒下了，他的鎧甲在他身上琅琅响。

埃涅阿斯对达那俄斯人报复，杀了他們那边的两員健将，狄俄克勒斯的两个儿子，克瑞同和俄耳西罗科斯，他們的父亲是住在斐瑞的优美城市里的。狄俄克勒斯是个有家私的人，他的世系可以追溯到那条流过皮罗斯境地的广闊河流阿尔斐俄斯河的河神。那第一代的俄耳西罗科斯，一个强有力的酋长，就是河神的儿子。然后是这豁达大度的狄俄克勒斯，他又生了这两个孿生子，克瑞同和俄耳西罗科斯。他拿百般武器来訓練他們，等到

---

① 北风。

他們成年了，他們就同阿耳戈斯人坐黑皮船来到产馬地的特洛亚，帮着那两位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門农和墨涅拉俄斯，来图一逞了。可是在那里，那場冒險就因他們的死亡而終結。譬如两头獅子，由它們的母亲在山中的丛莽里养育大了，要去劫掠农家的院場，吃他們的牛羊，却在人們的銅枪底下自己做了牺牲了，那两个孿生兄弟也就像这样，現在遇到了他們的征服者，就像两棵高大的松树一般被埃涅阿斯砍倒了。

那英勇的墨涅拉俄斯对他們的命运覺得滿心的怜憫，就带着他那一身閃亮的銅装，揮舞着他的矛子，冲过了前列向前猛进。他是有阿瑞斯替他壯胆的，因为那位战神巴不能够看見他去倒在埃涅阿斯的面前。但是安提罗科斯，那偉大的涅斯托耳王的儿子，看見墨涅拉俄斯这般行动，就跟着他去到陣前，因为他怕他們的首領要險遭不測，以致这次的远征变成一桩伤心事。墨涅拉俄斯和埃涅阿斯已准备交鋒，正把他們的鋒利长枪互相瞄准，安提罗科斯追上了他的司令，去站在他的身边；埃涅阿斯看見他們两个結成这样的联合陣势，就覚得自己不是他們的对手了，虽則他以前显得那么的勇敢。于是墨涅拉俄斯和安提罗科斯把那两个不幸人的尸体拖回阿开亚人的陣地里来，交給他們的部下，然后重新上陣去索战。

这次做他們的牺牲的是那剛强的皮萊墨涅斯，英勇的帕佛拉戈涅斯人的步兵司令。当时他正呆呆的站在那里，那偉大的枪手，阿特柔斯的儿子墨涅拉俄斯，就用一支鏢枪打中他，中在他的鎖骨上。同时，安提罗科斯也在对付他的侍从和战車御者密冬，他是阿廷尼俄斯的儿子，当时正在掉轉他那几匹强壯的馬的馬头。安提罗科斯拿一大块石头笔正打在他的肘膀上，那些装飾着雪白象牙的繮繩就脫了他的手落在尘埃。安提罗科斯又

冲上前去将他的劍戳进那人的太阳穴。那人哼了一声从那精制的战車上倒栽下来，把他的脑袋和肩膀一齐埋进沙土里。这样插在那里也有一会儿工夫，因为那里的沙层剛巧厚得很。然后他的馬来把他踢倒了，使他笔直的躺在地上。安提罗科斯将那几匹馬輕輕一鞭，就把它們赶进阿开亚人的陣地里去了。

赫克托耳从队伍里看見他們两个在厮杀，現在大喊一声直奔他們而来了，他的后面有特洛亚人替他做强有力的后盾，他們是由阿瑞斯自己和女神厄倪俄率領来的，还有那无耻的恐慌也紧随在女神的后边。那阿瑞斯手里揮舞着一支大得吓人的长枪，大踏步走着，时而在赫克托耳的前边，时而在赫克托耳的后边。

那大声吶喊的狄俄墨得斯看見了阿瑞斯，不由得惊惶失色，譬如一个沒有先見之明的旅行家，已經在平原上走了許多路，忽然发見他的前途被一条湍急河流的河口所阻隔，就只得对那沸騰的水沫看了一看，向他的原路退却。当时那堤丟斯之子也像这样的退却了，可是他先对他的部下作了警告。“我的朋友們，”他說道，“这就怪不得那赫克托耳王子的枪法和勇气要使我們覚得惊奇了，原来他一徑都有一位神跟着保护他的。看吧，現在就有阿瑞斯装做一个凡人跟他在一起。退却吧，只是要把你們的臉朝着敌人。我們决不可以去向神討战。”

他剛发完这一个命令，特洛亚人已經冲上前来，那赫克托耳已經杀了两个人，墨涅斯忒斯和安喀阿罗斯，同在一部战車上的两个久經战陣的將士。偉大的忒拉蒙之子埃阿斯看見他們倒下了，滿心覚得怜憫。他就紧靠他們去站定，发了一支閃亮的鏢枪，打中了安菲俄斯，一个富人塞拉戈斯的儿子，本来住在派索斯拥有許多麦田的。可是命运把他从麦田里帶出来，作为普里

阿摩斯和他儿子們的一支盟軍来服务。忒拉蒙之子埃阿斯打在他的腰帶上，那支长枪插进了他的肚皮，他就嘩啦一声倒下了。但是那显赫的埃阿斯剛剛奔上前去剝他的鎧甲，特洛亚人就用一陣閃亮的鏢枪迎接他，有許多支中在他的盾牌上。他可仍旧一脚踩着那尸体，将他那支銅矛拔出来。不过他不能够剝脫那人身上的武装和鎧甲，因为那些向他投来的鏢枪使他应接不暇了。而且，他看看那虎視眈眈的无数特洛亚人正都拿着长枪准备着，怕要受他們圍困，敌不过他們。原来他們就用这种姿势要将他赶跑。那埃阿斯虽則魁偉、强毅而剛勇，也不由得心虛起来，只得退却了。

这就是战斗最最热烈地方的情景。这时候，赫剌克勒斯的高大而美貌的儿子特勒波勒摩斯，被命运的无情的手所牽引，去跟神样的薩耳珀冬战斗。他們一个是行云之神宙斯的儿子，一个是他的孙子，竟彼此交綏起来；他們一經进入可以投枪的距离，特勒波勒摩斯就先向对方挑战："薩耳珀冬，呂喀亚人的参贊，你为什么到了这里却又藏躲起来？你并不懂怎样叫战斗。人家叫你戴法宝的宙斯的儿子，那是他們弄錯了；你跟他的那些儿子沒有一点儿相像的地方。只看我那万分勇敢的、獅子心腸的父亲，那威武的赫剌克勒斯，你跟他是多么不同啊；当初他为了拉俄墨冬那些雌馬的事情来到这里，就只带着六条船，和比我們現在小得多的兵力，可也把伊利翁扫蕩了，使得它街道上断絕人迹。如今你是个懦夫，你的部队快消耗完了。你可自己以为有力量，不远千里的从呂喀亚来支持特洛亚人。且看你給他們多大好处吧！馬上你就要倒在我的面前，走进哈得斯的大門去了。"

"特勒波勒摩斯，"呂喀亚人的首領薩耳珀冬回答道，"你明明知道，当初如果不是因为有一个人太愚蠢，赫剌克勒斯无論如

何打不下伊利翁，那个人就是那傲慢的拉俄墨冬，因为赫剌克勒斯那样的替他出力，他却把他侮辱了一頓，而且他为着那些馬远道而来，他也不让他拿去。至于你，我說你馬上就要遭遇到你的恶运，在我的手中送死。等到你吃了我的长枪，你就要把性命去交給那騎神馬的哈得斯，把光荣交給了我。”

薩耳珀冬的这番話，对方并不作答，就举起他那樺木杆的枪来，于是两支长矛从双方的手中同时飞出。薩耳珀冬打中了特勒波勒摩斯的脖頸中心。那致命的矛尖笔正穿过去，幽冥中的黑暗就盖上了他的眼睛。同时，特勒波勒摩斯的长枪也打中了薩耳珀冬的左腿。那个矛尖狠狠的深入肉里擦伤了骨头，可是他的父亲暫时不叫他絕命。

英勇的薩耳珀冬由他的忠心部下搶救出战場。那支巨大的枪还在他腿上，他一路的拖着它覚得痛苦非常，因为匆忙之中竟沒有一个人看見那支枪，更沒想到去把它拔出，好让他的腿行动如常。大家只顧救他的命了。

这一边，特勒波勒摩斯也被阿开亚的披甲战士搶出了战場。那卓越的俄底修斯眼見那人倒下去，可是他并不惊惶。这只激起了他的暴怒，他却一时决不定怎样区处，还是立刻动身去追那雷神宙斯的儿子呢，还是在呂喀亚人里面找更多的人来抵死。結果是，命运不要宙斯的儿子受死于俄底修斯的銅矛，所以雅典娜就把俄底修斯的一腔忿怒移轉到呂喀亚人的部队上去了。当即他杀死了科剌諾斯，阿拉斯托耳和克洛弥俄斯，阿尔坎德洛斯和哈利俄斯，諾蒙和普律塔尼斯。本来，那高貴的俄底修斯还要接下去把那些呂喀亚人再多杀几个，可是那头盔閃亮的赫克托耳眼睛快，这种情形被他看見了，他就穿着他那一身明晃晃的銅鎧甲，急忙的赶到陣前，使得达那俄斯人都大起恐慌。他这一来

是宙斯的儿子薩耳珀冬最最欢迎的，他就狠狠不堪的向他哀告：“赫克托耳王子，救救我，不要把我丢在这里听凭达那俄斯人来摆布。那么我就死在你們这个城里也甘心的了，要是我非死不可的話。因为事情很明白，天意是不叫我再見我的国，再見我的家，再让我的妻小快乐的了。”

那头盔閃亮的赫克托耳不去理他，管自冲到前面去。他認为他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去打退阿耳戈斯人，并且尽他的能耐去多杀几个。可是那神样的薩耳珀冬被他的亲信部下抬走了，放在一棵給戴法宝的宙斯作圣树的优美橡树底下，他自己的侍从，那剛勇的珀拉工，就从他的腿上拔出那支樺木杆的长枪来。一陣云雾罩上薩耳珀冬的眼睛，他就昏暈过去了。可是一会儿之后他就醒轉来。北风在他身上发生了作用，使他从昏暈里重新甦醒。

这时候，阿耳戈斯人面对着阿瑞斯和滿身銅装的赫克托耳，既不向他們的黑皮船里逃，也不向敌人反击，只是逐漸逐漸地往后退却，因为他們都感覚到阿瑞斯是在特洛亚人那一边。那么他們当中誰是最先誰是最后倒在普里阿摩斯的儿子赫克托耳和那滿身是銅的阿瑞斯手下的呢？透特剌斯王子是第一个；其次是馴馬者俄瑞斯忒斯；特瑞科斯，一个埃托利亚的枪手；俄厄諾馬俄斯；俄諾普斯的儿子赫勒諾斯；以及系着閃光腰带的俄瑞斯比俄斯，他是住在刻菲西斯湖的沿岸許勒的，那是一片肥沃的土地，他在那里管着富裕的田产，有其他的玻俄提亚人做邻居。

白臂女神赫拉看見他們左右夹攻的在杀戮阿耳戈斯人，她就对雅典娜再也憋不住心里的气憤。“戴法宝的宙斯的勤奋的孩子，”她說道，“这是造成浩劫了。要是让那瘋狂的阿瑞斯这样猖獗下去，我們对墨涅拉俄斯怎么交代呢——我們答应过他要

等打下特洛亚的城墙才走的呀？来吧，現在是你我亲自去加入战斗的时候了。”

那閃眼的雅典娜正巴不得这一声。于是那位天后和威武的克洛諾斯之女赫拉就去給她的馬匹装配黃金的馬具，同时赫柏很熟練地去預备她的战車，給它装上两个青銅的輪子，每个輪子都有八条輪輻嵌在那鉄輪軸的末端。輪子的外圈是不烂的黃金打成的，还外加一道青銅的輪胎——眞是奇妙的作品；至于那在軸上轉动的輪轂，那是銀子所做的。車箱里面有个由金銀条子紧密交織而成的平台，四面用双重的栏杆圍着，前面伸出一根銀子的車轅。在这車轅的末端，赫柏系上了美丽的金軛，又配上了精金的胸带。其时赫拉急乎要上战場去湊热鬧，忙把她的快馬牵来駕上軛。

这时候，戴法宝的宙斯之女雅典娜在她父亲的門口，脫下了她亲手制成的那件軟絮絮的錦綉袍，換上了一件短靠，又为了这桩可痛的厮杀工作，拿行云神宙斯的各种武器将自己装备起来。她繞着肩膀挎上了那件挂流苏的可怕法宝，那上面的每一点都嵌着恐惧，又把斗爭、武力和梦魘般的追逐都装在里边，又装飾着一个戈耳工①的头的駭人图象，那就是戴法宝的宙斯的猙獰可怕的徽旗。在她的头上，她戴上了一頂金盔，上面有四条臉甲，两支冠羽，并画着一百个城市的战士做装飾。然后她踏上了那烈火的战車，將一支龐大的长枪綽在手里，那是那全能天父的女儿怒起之时用来冲鋒陷陣的。

赫拉也不再迟延。她对她的馬輕輕加上一鞭，天門就裏然一声自动的給她們开开了。原来那管天門的就是时光女神，同

---

① 希腊神話中的三姊妹之一，头髮都是蛇，面目猙獰可怕，人一見到她就要化做石头。

时也是那广闊天空和俄林波斯的司閽，她們的职务就是关閉那进口，或是卷开那濃重的云。就通过了这重門，那两位女神赶着她們那几匹忍耐的駿馬。

她們看見那克洛諾斯之子离开众神超然独坐在俄林波斯群峰的最高頂。那白臂女神赫拉把她的双馬停下来，去跟那至高天主克洛諾斯之子宙斯說話。“父宙斯，”她說道，“你看阿瑞斯那么猖狂，那些英勇的阿开亚人被他那么毫无节制、毫无理由地恣意杀戮，你怎么竟沒有动怒？我是不忍再看下去了。可是你那庫普里斯的女儿和那带銀弓的阿波罗似乎是喜欢这样的，实在也只有他們才会縱使这个目无法紀的蛮神去行凶。父宙斯，如果我去把他着着实实的揍一頓，赶他出战場，你会跟我动气嗎？”

“不；你去干吧！”行云之神說道。“让我們的战士雅典娜去对付他。要想折磨阿瑞斯，沒有比她再好的好手。”

白臂女神赫拉听了这番話覚得滿意。她就对她的馬輕輕加上一鞭，那两匹高高兴兴的馬就向大地和星空之間的一条路上飞馳而去了。那馬是神馬，只消举起它們的蹏然响蹄来一蹦，就可以蹦过一个凡人站在了望塔上从迷雾里看过那濃酒色的海面的距离，所以一会儿工夫就到达了特洛亚和它那两条壯丽的河流了。在那里，就是西摩伊斯和斯卡曼德洛斯汇合的地方，白臂女神赫拉停住馬，从軛下解放下来。她把它們藏在一陣云雾里，西摩伊斯就叫仙草长出来喂养它們。于是那两位女神徒步而行，急忙忙像似雀跃，去援助阿耳戈斯人的部队去了。

她們进入战場的一部分，那些阿开亚人的精鋭正集合在那偉大的馴馬者狄俄墨得斯的周圍，在那里作負隅的頑抗，像是一群食肉的獅子，也像是一群野猪，因为野猪也能叫人害怕的。白

臂女神赫拉就在那里站住了，装着那高貴的斯屯托耳模样大声叫嚷起来，原来那人长着一副銅嗓子，一声叫了起来就像五十个人一齐在叫似的。“羞喲羞喲，阿耳戈斯人！看看很漂亮，原来是鄙夫！当初那偉大的阿喀琉斯出战的时候，那些特洛亚人再也不敢在达耳达尼亚城門的前面露臉；他們对他那支沉重的长枪害怕得太厉害了。可是現在他們远远离开他們的城到你們的船边来打了呢。”

这几句話壯起了他們的胆，把新的精神灌进了每一个人。这时候，閃眼的雅典娜一直去找堤丟斯之子狄俄墨得斯。她看見那王子同他的战車馬匹在一起，正在让潘达洛斯以前給他造成的創伤吹风。原来他那圓盾的闊肩带底下，汗淌得他受不住了。他覚得心里煩躁，膀臂无力，这才把那皮带揭起来，在擦那黑沉沉的血。那位女神把她的手放在他的馬軛上。“堤丟斯是有个儿子的，”她說道，“可是跟他自己多么不像啊！堤丟斯是一个小个儿，却是多么好的一个战士！他是連我禁止他去打的时候和不要他献身手的时候也要打的——連他独自个儿被差到忒拜去跟那許多卡德摩斯人談判的时候也要打的。当时我曾經叫他安安靜靜坐在那王宮里吃他的一頓飯。可是像他那样一个獅子心腸的人哪里肯依呢，自然非去向那些青年的卡德摩斯人挑战不可，而且因为有我的帮助，居然把他們都打敗了。他是跟你多么不同啊！我一徑都在你身边；我一徑都掩护着你；我叫你带着我的祝福去跟特洛亚人打。可是你力乏了，打了几場就連一个手指头儿都举不起来了！不然你就是給恐惧麻木了吧？如果是那么的話，我就再不当你是堤丟斯的儿子和那剛勇的俄紐斯的孙子了。”

“我是認識你的，女神，”那剛勇的狄俄墨得斯說道。“你是

戴法宝的宙斯的女儿，我可以毫无隐瞒的跟你說話。我并不是因为恐惧或是力乏而失去了丈夫气。現在我所做的只是遵守你自己給了我的那个范圍。你曾經吩咐我，叫我除了宙斯的女儿阿佛洛狄忒之外不要去跟受福的神战斗。你說她如果来加入战斗，我可以用我的枪去伤她。可是現在这个所向无敌的却是阿瑞斯啊。我一看見这情形，就退却到这里，并且吩咐其余的人都集合在我的周圍了。”

“我的最最亲爱的狄俄墨得斯，堤丟斯的眞正的儿子！”那閃眼的雅典娜嚷道。“我懂了；可是有我做你的后盾，你是用不着害怕的，无論是阿瑞斯或是其他任何的神都用不着怕。現在赶快去打他！把你的战車赶上去，不要去想‘这是无敌的战神’，尽管赶到他近边去让他吃着一下。你看那边他那瘋狂的样子吧！你知道嗎，这个三心二意的恶毒流氓前几天还对赫拉和我自己說过要帮阿耳戈斯人去打特洛亚人的？現在他竟忘記了他的話，帮着特洛亚人那边在打了。”

說着，她就伸出手去把斯忒涅罗斯往后一拖，推他下車去，而他也是巴不得跳下車去的。那心急的女神就在那高貴的狄俄墨得斯旁边占据了他車上的座位，当卽那櫸木的車軸大声呻吟起来，因为一个可怕的女神和一个威武的战士使它覚得吃重了。帕拉斯·雅典娜把繮繩和鞭子拿到手中，就赶着馬匹直奔阿瑞斯的方向而去。

那一刻儿，阿瑞斯正在搶劫那俄克西俄斯的高貴儿子和埃托利亚部队里的最好的人，魁梧的珀里法斯。那位战神滿身濺着血，正忙着剝他那牺牲者身上的鎧甲，雅典娜不让他看見自己走近去，早就戴上一頂隐身帽子了。可是那屠夫阿瑞斯一眼看見那英勇的堤丟斯之子，就撇下了珀里法斯的尸体，向馴馬者狄

俄墨得斯直奔而来了。等到他們彼此很相近，阿瑞斯就动起手来，想要給对方一个致命的打击。他将他的銅枪打車輗和馬纏的上头向狄俄墨得斯刺过来。可是閃眼的雅典娜一把抓住了枪柄，将它往战車的上面一推，它就把它的力道都耗費在空气里了。于是大声吶喊的狄俄墨得斯使起他的长枪来，帕拉斯·雅典娜将它送进了阿瑞斯的小腹，就是他用一条圍腰掩护的地方。那支枪刺进那里，伤了那位神，戳穿了他的嫩肉。狄俄墨得斯拔出了他的枪，那滿身是銅的阿瑞斯就大叫起来，如同九千个乃至一万个战士齐声在吶喊。那些阿开亚人和特洛亚人都被这位永远不会厌战的神这声駭人的狂叫吓得震顫起来。随后堤丟斯之子狄俄墨得斯就看見那滿身是銅的战神在一陣迷雾之中盘旋着飞上天去，好像大热之下刮起了一陣旋风，从云雾里攝起一根漆黑的云柱。

那阿瑞斯飞得快，馬上就飞上了神們居住的高天，怀着滿腔悲憤到那克洛諾斯之子宙斯旁边去坐下。他把他伤口里淌出的神血指給宙斯看，悲悲切切訴起他的冤苦来。“父宙斯，”他說道，“难道你看見了这一切的暴行也不动怒嗎？你看我們神，一想起了去对人类施恩，就要自相冲突起来吃着这么大的苦。这都是你的过失。我們大家都不贊成你，为的你叫你那一徑都想作恶的瘋狂女儿把个世界害苦了。我們俄林波斯所有别的神，个个都是服从你的意旨而且对你敬畏的。可是你一碰到她，就沒有一句話儿也沒有一点行动去控制她了；你让她任所欲为，因为她是你亲生的孩子，生来就是作恶的。你就看她怎样鼓励堤丟斯的儿子，那个傲慢的狄俄墨得斯，在不死神当中横冲直撞吧。他先去攻击阿佛洛狄忒，戳伤了她的手腕，后来他就像个恶魔似的扑到我身上来了。还亏得我的脚快，被我逃走了。要不

然的話，我就得在那些丑恶的死人里面永远过着苦日子，或者被他打得一辈子做瘸子了。”

行云之神宙斯給阿瑞斯一个怒視。“你这反复无常的东西，”他說道，“不要到我面前来对我哭。你是沒有一样东西能够使你像对爭吵和战斗那么欣賞的，因此我恨你，比对俄林波斯的任何神都恨得厉害。你的母亲赫拉也有一种桀驁不馴的脾气，我一徑都覚得她不单单是言語所能制服的。我猜这桩事情也由她发动，你这苦是她叫你吃的。可是我不愿意你把这苦吃下去，因为你到底是我的亲骨血，而且你的母亲就是我的妻。假如你这万恶的小子是别的神道所生，那你早就已經堕落到深渊里去，不能跟烏剌諾斯的子孙① 在一起了。”

于是，宙斯就叫派厄翁給他治伤。派厄翁拿清凉舒适的油膏敷上了伤口，就把他医治好了，因为他到底不是俗骨凡軀。当时那位凶猛战神好得实在快，并不多过匆忙之中用无花果汁来拌稠牛奶的那点时間。然后赫柏給他洗了一个澡，又拿好衣服給他穿上，他就重新自高自大的到那克洛諾斯之子宙斯身边去坐下了。

这时候，那两位女神，阿耳戈斯的赫拉和阿拉尔科墨奈的雅典娜，也回到全能宙斯的宫里。她們已經制止住了那屠夫的屠杀行为了。

---

① 克洛諾斯之父，也就是宙斯的祖父。这里“子孙”是泛指天神說的。

VI

赫克托耳和安德洛瑪刻

这么一来，特洛亚人和阿开亚人就可以由他們自己去进行那場恶战了，于是那战斗的高潮在那平原上面一会儿倒到这边，一会儿倒到那边，那无数銅头矛子一陣陣的飞过来，又一陣陣的飞过去，在那西摩伊斯河和克珊托斯諸河流之間。

忒拉蒙之子埃阿斯，阿开亚人的堡垒，首先冲破特洛亚人的一个团，打倒了特剌刻人最好的战士阿卡馬斯，欧索洛斯的高大而漂亮的儿子，因而使得他的战友們重新生起希望来。当时埃阿斯投了一枪，打在这人的带羽头盔的梁上。那銅尖陷入了他的額头，穿过了額骨，黑夜就落在他眼睛上了。

其次，大声吶喊的狄俄墨得斯杀死那从阿里斯柏优美城市来的透特剌諾斯的儿子阿克緒罗斯。他是一个富人，在大路旁边自己的房子里过着优裕的生活，因他平时好客，来者不拒，所以很得人心。可是現在他的那些朋友一个也不来帮他抵擋敌人，免他这一場慘死。狄俄墨得斯把他和他那个兼充战車御者的侍从卡勒西俄斯一齐杀掉了，他們就一同去到下界。

欧律阿罗斯杀死了德瑞索斯和俄斐尔提俄斯，这才又去追赶埃塞波斯和珀达索斯，水仙阿巴耳巴瑞亚給那举世无双的部

科利翁所生的两个儿子。部科利翁是那傲慢的拉俄墨冬幽期密会所生的头一个儿子。他有一天在牧羊，遇見那一位水中仙子，曾經躺在她那爱的怀抱中。仙子怀了孕，給他生了这对孿生子。现在倒在墨喀斯忒斯之子欧律阿罗斯手下的就是这两个人，他在他們年富力强的时候断送了他們，又剝去他們身上的鎧甲。

阿斯提阿罗斯倒在那頑强的波呂波忒斯手下；珀耳科忒人庇狄忒斯死于俄底修斯的銅枪；高貴的阿瑞塔翁死在透刻洛斯之手。涅斯托耳的儿子安提罗科斯用一支閃亮的長枪杀死阿布勒洛斯；人間王阿伽門农杀死厄拉托斯，他是住在那优美的薩特尼俄伊斯河旁边的，在珀达索斯的山城里。高貴的勒托斯杀死正在奔逃的費拉科斯；欧律皮罗斯結果了墨兰提俄斯。

这时候，大声吶喊的墨涅拉俄斯正生擒了阿德瑞斯托斯。原来这个人的馬奔过了平原，碰上了一株槿柳树，把車轅从它跟那弯曲車身交接的地方折断了，它們就管自加入了其余的兵馬，向自己的城市方面一陣狂奔而去。它們的主人栽下了战車，笔直仆倒在輪子旁边的尘埃里，随卽看見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俄斯手里拿着长杆枪站在他身边。他就一把抱住了墨涅拉俄斯的双膝，向他求告起来："阿特柔斯之子，我的爷，你活捉了我吧，你可以得到一笔大大的贖款。我的父亲很有錢，他家里放着許多的財物，青銅、黃金、熟鉄都有的。要是他听見了我在阿开亚人的船里做俘虜，那他付給你的贖款一定很可观。"

那人这样說，企图打动那个捕获他的人的心。墨涅拉俄斯也正要吩咐他的侍从把他带到阿开亚人的船里去，可是阿伽門农急忙赶上前来規劝他的兄弟了。"我的亲爱的墨涅拉俄斯，"他說道，"你为什么要这样舍不得人的性命呢？当初那些特洛亚人呆在你家里的时候也曾这样好心对待你嗎？不；我們不該他

們留一个活人，就連未出娘胎的孩子也要不让活。整个民族都必須扫灭干淨，不让一个留下来思念他們，痛哭他們。”

这一番話很公正，使得墨涅拉俄斯变了心。他一手推开了阿德瑞斯托斯，阿伽門农王就向他的胁肋上一枪刺进，那人倒下了，阿伽門农一脚踩住了他的胸口，將他那支樺木杆的长枪从創口里拔出来。

于是涅斯托耳对阿耳戈斯人大声叫嚷：“朋友們，达那俄斯人，所有的弟兄們；現在且不要劫掠！不要为了尽量搶取掠获品回船，以致逗留不进！我們杀人要紧。过一会儿等你們有空，再可以去剝战場上的尸身。”

这几句話重新鼓起了每个人的精神和勇气，看那情势仿佛特洛亚人已經是失敗而灰心，要被那胜利的阿开亚人打退到伊利翁去了。可是正在这紧要关头，普里阿摩斯的儿子赫勒諾斯，特洛亚最好的占卜师找着了埃涅阿斯和赫克托耳，向他們求告起来。“你們两位，”他說道，“是負責的最高司令。我們所以把这重任托付給你們，就是因为你們无論在会議場上和战斗場上都从来不叫我們失望的。現在就請你們証明一下我們的看法并不錯。就在这里扎穩陣地吧。你們亲自到战場的各处去巡視一遭，把部队控制住了，不要等他們一直退到城門口去，乃至吓得投到他們的女人的怀中，使敌人称心快意。等到你們各部队都巡視过后，我們就要在这里站穩，无論怎样力乏也要跟达那俄斯人战斗下去——因为我們已經非这样不可了。同时，赫克托耳，你回到城里去找我們的母亲。你叫她把年紀大些的妇女集合在卫城[1]上亮眼女神雅典娜的神庙里，并且把神龕的門开开来。

---

① 雅典娜神庙所在的沒有守卫的上层城。

再叫她在她宮里挑选一件袍子，要頂頂好看，頂頂寬大而且是她自己頂覚宝貴的，把它披在雅典娜女神的膝盖上。再叫她去向那女神許愿，只要她对这城市和特洛亚人的妻子和小孩大发慈悲，将那造成恐慌的野蛮枪手狄俄墨得斯从神圣的伊利翁赶走，那就一准拿十二只从来沒有挨过牧杖的一岁小牝牛到她庙里去献祭。因为这一个人似乎已經成为我們頂頂可怕的勁敌了。就是对于阿喀琉斯，我們也从来沒有吓得这个样儿的，虽然他是战士之王，并且据說是个女神的儿子。事实上，狄俄墨得斯簡直发了杀人狂了，再也沒有人制得住他了。”

赫克托耳听了他兄弟的忠告，馬上就行动起来。他全身披挂着跳下了他的战車，手里摆动着一对銳利的矛子，向他部队里去到处巡行，勉励他們站穩勿退却，鼓动起他們的战斗精神。結果是，特洛亚人都轉过身来面向着阿开亚人，阿开亚人就漸漸受挫，再也杀不到一个敌人了。于是特洛亚人声势大振，阿耳戈斯人以为一定有什么神降自星空来援助他們。其时赫克托耳正在对他的部队大声喊嚷：“英勇的特洛亚人，光荣的盟軍；你們要有丈夫气，朋友們，仍旧那么勇敢的打下去，我要到伊利翁城里去叫我們的长老們和妻子們求神息怒，向神許愿了。”

說完，那头盔閃亮的赫克托耳就动身往城里去了。他一路走时，他那雕花盾牌的黑革边緣上下拍打着他的身体，下边拍着他的脚踝，上边拍着他的脖頸。

这时候，希波罗科斯之子格劳科斯和堤丟斯之子狄俄墨得斯走向两軍之間的空地来索战。等到他們走进了相当的距离，那大声吶喊的狄俄墨得斯就向对方先挑战。“你是誰？”他問道。“你通上名来，我的好先生，如果你确是一个凡人的話。因为我在这个光荣的战場上从来沒有見过你。你竟敢来会会我的这支长

杆枪，就可見得你的胆量比你的任何一个伙伴都要大得多——凡是在我暴怒时候来会我的人，他們的父亲都免不了要哭一場的。不过你如果是一个从天上下来的不死神，那我是不同神交手的。因为，連那剛强的德律阿斯之子呂枯耳戈斯，跟天神鬧了一場，也不久就送了命。原来那凶暴的呂枯耳戈斯曾在神圣的倪薩山里追逐那瘋狂的狄俄倪索斯① 的保姆們，用他的赶牛杖打得她們手中的法器紛紛落地。狄俄倪索斯被那人的一陣痛斥吓得发抖，也逃到了鹹海的深底去躲避，註那忒提斯摟进怀里。但那些不死神是舒服慣了的，对他这种行为非常憤怒，那克洛諾斯之子就把他的眼睛打瞎了。此后不久他就送了命，因为所有的不死神都痛恨他。所以，你不要以为我跟那受福的天神也会相打。不过，你如果也是我們凡間人，也是靠耕田来养活的，那么来吧，快些到我这里来受死。”

“我的英勇的王爷堤丟斯之子，”那高貴的希波罗科斯之子回答道，“我的世系和你有什么相干？人类的世代相傳是跟树上的叶子一般的。风刮起来了，一年来的树叶都散落在地上了，但是一等到大地回春，那些树木就都要长新的芽，出新的叶。同样的，一个世代繁荣了起来，另一个世代就快要終結。可是你如果愿意听听我的家世，我也可以給你講一番——其实大多数人都已經知道了的。在阿耳戈斯牧馬地的一隅，有个地方叫做厄費瑞，这里住着一个人叫西緒福斯，一个最最狡猾的无賴汉，埃俄罗斯是他父亲的名字。西緒福斯有个儿子叫格劳科斯，格劳科斯又是那天下无双的柏勒洛丰的父亲。柏勒洛丰不幸做了普洛托斯王的臣属，王的权力比他大得多，因想陷害他，把他驅逐出

---

① 酒神。

阿耳戈斯的国境。原来他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美少年，被普洛托斯的王后安忒亚看中了，要他私下去满足她的情欲。柏勒洛丰是个有操守的人，自然不肯从命。于是安忒亚去向普洛托斯王进讒言。‘普洛托斯，’她說道，‘柏勒洛丰想要强奸我。你杀了他吧，要不就你自己死。’王聞言大怒。他没有把柏勒洛丰处死——因为那是他不敢干的——但是他用自己的阴險国书把他遣送到呂喀亚去。他交給他一个封緘的手折，里面写着一些用意恶毒的密計，叫他去送給他的岳父，就是呂喀亚的王，其实是要他自己去送死。柏勒洛丰一路上有神們护送得十分妥帖；到了呂喀亚和克珊托斯河，他是得那广土众民的王当做一位貴宾欢迎的。他的主人一連款待他九日，給他宰了九头牛。但是到了第十日，玫瑰色的曙光剛剛透露，王就將他盘問起来，要看看他从他女婿普洛托斯那里带来的是什么国书。

“王看出了他的女婿那封恶毒书信的意思，他第一步就是命令柏勒洛丰去杀那神們混进人类中来的女怪喀迈剌。她是一个獅头、蛇尾、羊身的妖怪，口里噴出一蓬蓬可怕的烈火来。可是柏勒洛丰听从神們的指导，居然把她杀掉了。他的第二个使命是去跟那著名的索呂摩人战斗，据他說那場战斗是他生平最最險恶的一次。然后又在第三次任务里，他杀死了那些能跟男人一样作战的阿馬宗人。可是王又想出新的計策来，在他冒險归来的途中布下一个詭巧的陷阱。他挑选了呂喀亚最精鋭的兵，到那地方去設伏。誰知那一些人一个也回不得家，那天下无双的柏勒洛丰把他們全都杀了。到末了，王訊識了他是神的眞正的儿子。他就把他留在呂喀亚，將自己的女儿許給他，又分給他半个王国，同时呂喀亚人也送給他一份包括許多葡萄园和麦田的輝煌产业，以供他私人的費用。

"这位公主給那剛勇的柏勒洛丰养了三个儿女，伊珊德洛斯、希波罗科斯和拉俄达墨亚；拉俄达墨亚曾經和那主謀神宙斯睡过覚，因而做了那身穿鋼甲的薩耳珀冬王子的母亲。可是后来柏勒洛丰惹起所有的神的仇恨，就独自飄泊在那阿勒伊翁①平原，随后那不知足的战神阿瑞斯趁他儿子伊珊德洛斯跟那著名的索呂摩人战斗的时候杀了他，金馬繮的阿耳忒弥斯也在忿怒之中杀了拉俄达墨亚。就只剩下希波罗科斯，我就是他的儿子。他差我到特洛亚来，平时他常常对我說，'你要以耻居人后做你的格言，爭取做最好的人。你的祖先都是厄賽瑞和呂喀亚的头等人物。万不可辱沒他們。'这就是我的世系；这就是我当之无愧的血統。"

格劳科斯的这个故事使得那大声吶喊的狄俄墨得斯心里很高兴。他把他的长枪插进那肥饒的土地里，就对那呂喀亚的王子彬彬有礼的說起話来。"那么，"他說道，"你家和我家是早就有了交誼的。我那高貴的祖父俄紐斯曾經有一次在他宮里招待那举世无双的柏勒洛丰，一連留他二十天之久，临别的时候宾主互有珍貴的贈品。俄紐斯贈給他的朋友一条染成鮮紫色的帶子，柏勒洛丰贈給俄紐斯一只两耳的金杯，直到我动身到这里来的时候还在我家里。至于我的父亲堤丢斯，我不記得了，因为他加入了阿开亚人攻打忒拜遭遇悲慘結局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嬰孩。你总已經可以看出来，現在你在阿耳戈斯国內有我这个好朋友，将来我到呂喀亚去，也会有你这个好朋友。所以我們就是在混战的时候也不要彼此动枪，因为特洛亚人和他們的盟軍多得很，我要有幸运，追得上他們，他們是尽够我杀的，阿开亚人也

---

① 小亚細亚的一处荒瘠不毛之地。

尽够你杀，只要你能杀的話。現在我們来交換我們的鐵甲吧，好让人人都知道，我們祖先的交誼已經使得我們做了朋友了。”

于是再不說什么，他們都跳下战車，互相握了手，立對了信誓。可是格劳科斯一定是被那克洛諾斯之子宙斯夺去了神志了，因为他拿自己的一套黃金鐵甲換了狄俄墨得斯的一套青銅甲，一百头牛的价值換得只值九头牛。

这时候，赫克托耳已經到达斯开亚門那棵橡树的地方了，他立刻就被特洛亚人的妻子們和女儿們包圍起来，紛紛来問起她們的儿子和兄弟，她們的丈夫和朋友。赫克托耳劝告大家去向神求禱，把她們逐一的打发开了，可是也有不少的人听到了悲慘的消息。然后他就一直去到普里阿摩斯的王宫。这座庄严的宫殿前面是大理石的廊柱，廊柱后面的正屋有五十間磨光石头的房間，彼此相連的，是普里阿摩斯的儿子們和儿媳妇們的臥室。他的女儿們另住一处，在院子的那一边，有十二間給她們建造的毗連臥室，也是磨光石头的，盖得很精致。他的女婿們和他們的爱妻同睡在这里。

在宫里，赫克托耳遇見了他那慈爱的母亲，因为她正带着她最美丽的女儿拉俄狄刻走进宫来。“赫克托耳！”她一面叫一面伸出手去让他握着。“怎么你在这样激战的当中会到这里来，我的孩子？难道那些可怕的阿开亚人眞的打乏了我們在攻城了嗎？难道你因心神不安要到卫城里来向宙斯举手求禱嗎？可是你等一会儿，我去拿点醇酒来，让你先向父宙斯和其他的神酹一杯，然后，你如果喜欢，你自己也喝一点。酒对于一个疲倦的人是一种大大的安慰；你为着你的亲人打得这么久，一定是累乏的了。”

“我的母后，”那头盔閃亮的偉大赫克托耳答道，“不要去替

我拿酒，我喝了酒是要失去两腿的功用，变得軟弱无能的。而且我沒有洗过手，也不敢拿起泡的酒去献給宙斯。一个人在滿身血汚的时候，是不能去向黑云之神克洛諾斯之子祈禱的。現在非你去祈禱不可。你去把年紀大些的妇女集合起来，带着牺牲到那善战的雅典娜庙里去。再去取一件袍子来，須是你宮里頂頂好看、頂頂寬大、而且是你自己頂覚宝貴的，把它披在雅典娜女神的膝盖上。你去向她許愿，只要她肯对这城市和特洛亚人的妻子和小孩大发慈悲，将那造成恐慌的野蛮枪手堤丟斯之子从神圣的伊利翁赶走，那就一准拿十二头从来沒有挨过牧杖的一岁小牝牛到她庙里去献祭。現在你就到雅典娜的庙里去吧，同时我要去找帕里斯，叫他不要再呆在家里，可还不知道他肯不肯听我的話。我实在恨不得地面裂开条縫来把他吞下去呢。想不到神們养育他成人，只是做了特洛亚人和我父王以及他的儿子們肉里的一根刺。我要能够看見他走进了哈得斯，那就算是除了禍根了。”

赫克托耳的母亲到宮里去嘱咐她的宮女們。宮女們就向城中各处去召集年老的妇女，她也走下她藏放錦綉袍的那間芬芳的貯藏庫。那些錦綉袍是当初帕里斯王子带那高貴的海倫回家时从西頓装載来的那些妇女所做的。赫卡柏王后① 从那藏衣室里檢出那件頂頂长、頂頂富丽的袍子来，用作給雅典娜的献礼。那件衣服本来藏在其他衣服的底下，現在就像一顆明星似的放出光輝了。王后拿着它立刻动身，一群老年妇女急匆匆的在她旁边跟随着。

她們到了那卫城里的雅典娜神庙，庙門就由那容顏美好的

---

① 普里阿摩斯之后，赫克托耳之母。

忒阿諾給她們开开，她是喀修斯的女儿，战車将士安忒諾尔的妻子，特洛亚人叫她做雅典娜的女祭司的。于是那些女人一齐大喊了一声，向雅典娜举着手，容顏美好的忒阿諾拿了那件錦綉袍，把它披在女神的膝盖上，对那全能宙斯之女禱告起来："雅典娜奶奶，威武的女神，城市的保护者；請你折断狄俄墨得斯的枪，把他打垮在斯开亚門的門前。我們立刻就拿十二头从来沒有挨过牧杖的一岁小牝牛到你神龕里献祭，如果你肯对这城市和特洛亚人的妻子和小孩垂怜。"那忒阿諾这样禱告，帕拉斯·雅典娜的答复却只是摇了摇头。

这边这些女人在向全能宙斯的女儿禱告，那边赫克托耳就到帕里斯住的那所富丽堂皇的房子里去了。那所房子是帕里斯找了特洛亚沃土上的头等工匠替他自己建造的。那些工匠給他建造得一应俱全，有臥室、大厅和院子，就在卫城里面跟普里阿摩斯和赫克托耳的房子貼近的地方。那高貴的赫克托耳王子逕自进門去。他手里拿着一支二丈来长的长枪。那銅枪头在他面前閃閃的发光，还有一个金环装在枪柄的頂上。

他看見帕里斯在他臥室里，正在整理他那美丽的鎧甲、盾牌和胸甲，并在檢查他的弓，那阿耳戈斯的海倫也帶着一班侍女坐在他旁边，在监督她們做活。赫克托耳一眼看見帕里斯，就給了他一頓严厉的譴責。"好先生，"他說道，"現在我們的人正在城的周圍乃至于城墻脚下紛紛的倒地，你可还在这里鬧脾气，那是可耻的。如今这个城市竟鬧得喊杀連天，这禍是你招来的，你要看見别人規避着不上战場，就該你第一个去将他責备。現在赶快出去吧，不要等到全城葬在火焰里！"

"赫克托耳，"帕里斯說道，"你給我的責备完全对。我都承認了。可是你听我說吧。我得解釋一下我并不是鬧脾气。我对

特洛亚人并沒有什么怨恨，我不过是到我屋子里来坐着消我自己的煩悶。剛才我的妻子正在婉言規劝我，要我回到前綫去。我覚得她是对的，无論是誰都决不能一逕都得胜。那么請你稍等一会儿，让我武装起来去上陣；要不你先走，我就来。我馬上可以赶上你的。”

那头盔閃亮的赫克托耳对这番話沒有作答，随后海倫就用一套甜言蜜語来平他的气了。“哥哥，”她說道，“怪来怪去只該怪我这个无耻可憎的闖禍人。唉，我恨不得母亲生我那一天，就被一陣狂风刮进深山里，或是刮到怒海中，让那波濤把我淹沒掉，省得闖出这样的禍祟。再不然，如果天神注定要有这場禍，我也恨不得自己嫁到一个不愿受人譴責和輕蔑的好丈夫。誰知我竟嫁着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禽兽，而且他本性难移，照我看来是終有一天要自作自受的。可是現在請进来，我的亲爱的哥哥，到这椅子上来坐坐吧。如今特洛亚人沒有一个担着比你更重的責任，这都由我的无耻和帕里斯的邪恶所造成，我們是一对遭逢恶运的人，上天处罰我們去做未来人的歌曲里的人物的。”

“海倫，”那头盔閃亮的偉大的赫克托耳說道，“你这是一片好心，可是你不要留我坐了。我就只能拒絕你，因为我离开了那些特洛亚人，他們都在眼巴巴的望着我，我已經耽誤了好久，急于要赶回去帮助他們了。你倒不如把这傢伙催动身，叫他自己加紧些。那他可以在我出城之前赶得上我的，因为我还要到我自己家里去一趟，去看看我的奴仆們，我的妻子和我的小儿子。因为我还能够再回来看他們呢，或是注定了今天就要死在阿开亚人的手下，那是我說不定的。”

說完，那头盔閃亮的赫克托耳就告了别，一会儿之后到了他自己那所建筑精良的房子了。可是他在家里沒有找到他那白臂

膀的妻子安德洛瑪刻。她是帶着她的小孩和一个侍女上城墻去了，正站在那里伤心流泪。赫克托耳看不見他的好妻子，就走到門口去問女仆。“女仆們，”他說道，“告訴我怎么回事。安德洛瑪刻夫人上哪儿去了？是去看我的姊妹們或是弟媳妇們的嗎？或者是，到雅典娜的神庙里去跟其他的特洛亚女人在一起祈禱呢？”

“赫克托耳，”他的一个忙碌的女仆回答道，“我来告訴你实情，她并不是去看你的姊妹們或是弟媳妇們，也并不是到雅典娜的神庙里去跟其他的特洛亚女人在一起祈禱。她是上了伊利翁的大城樓了。她曾听說咱們的人已經敗下来，阿开亚人打了一个大胜仗。因此她就像发狂似的急忙赶到城墻上去了。那保姆也抱着孩子跟着她去的。”

赫克托耳听見了这話，就慌忙出了家門，打那鋪砌得很好的街道上急步前进。他穿过了那广大的城，到了那通平原的斯开亚門，就看見他那富有奩資的妻子安德洛瑪刻跑着迎上前来了。安德洛瑪刻是那豁达大度的埃厄提翁的女儿，埃厄提翁是喀利喀亚人的王，住在忒柏地方那座林木森森的普拉枯斯山脚下的。当时她来迎接她那身披鎧甲的丈夫，跟着她的还有个侍女，怀里抱着个小孩，那就是他們养下不久的男孩子，赫克托耳的寵儿，可爱得像顆星似的，他父亲給他取名斯卡曼德里俄斯，可是其余的人都叫他“阿斯堤阿那克斯”①，因为他的父亲是伊利翁唯一的屏障。

赫克托耳看了看他的儿子，不由得微笑起来，可是不說什么。安德洛瑪刻拄着眼泪，走到他身边，和他握着手。“赫克托

---

① 意即“一城之主”，因为他的父亲是特洛亚城的保卫者。

耳，”她說道，“你是着了魔了。你这样的勇敢是要送你的命的。你也不想想你的小儿子和你的不幸的妻子，你馬上就要叫她做寡妇了呢。总有一天阿开亚人要集合大軍来杀死你。我要是失去你，那就不如死的好。你要有一个不測，我还有什么生趣呢？除了悲伤之外什么都沒有了。可怜我現在是沒有父亲、沒有母亲的。我的父亲是在偉大的阿喀琉斯来攻我們那个可爱的城市——喀利喀亚人高城墻的忒柏城——那一次死在他手里的。可是我父埃厄提翁虽然死在他手里，那阿喀琉斯却很有俠气，并沒有剝过他的尸体。他让他穿着那套灿烂的鎧甲将他焚化了，还替他筑起一个坟墓；山中的仙女們——那些戴法宝的宙斯的女儿——又在他的坟墓的周圍栽起一些榆树来。我本来有七个兄弟，誰知他們一天里边全都到哈得斯宮里去了。那偉大的捷足阿喀琉斯把他們在那些牛群和雪白的羊群当中一齐杀死了。至于我的母亲，那普拉枯斯山林底下的忒柏的王后，阿喀琉斯曾經把她同着他其余的掠获品带到这里来过，可是拿了一笔巨大的贖款放她回去了，后来她是在她父亲家里被女射神阿耳忒弥斯杀死的。

“所以，赫克托耳，你对于我不但是我亲爱的丈夫，同时也就是我的父母和兄弟。現在你要可怜我，在这儿城樓上呆着吧；不要让你的儿子做孤儿，让你的妻子做寡妇。你去叫特洛亚人集合在那野无花果树的地方，那里的城墻最容易攀登，那里的防御最容易攻破。已經有三次，他們的精鋭由那两个埃阿斯和著名的伊多墨紐斯、两个阿特柔斯的儿子和那可怕的狄俄墨得斯率領前来攻打那一点，想要攻破它。一定是有哪一个知道預兆的人曾經把那地方的破綻告訴他們，或者是他們自己有来攻打那儿的道理。”

"所有这一切，亲爱的，"那头盔閃亮的偉大的赫克托耳說道，"原都是我所关心的。可是我如果也像一个懦夫那么藏躲起来，不肯去打仗，那我就永远沒有面目再見特洛亚人和那些拖着长袍的特洛亚妇女了。而且这样的做法是我不情愿的，因为我一逕都像一个好軍人那么訓練自己，要身先士卒，去替我父亲和我自己贏得光荣。在我的心底里，我也知道那一天快要到来，神圣的伊利翁同着普里阿摩斯和他那些拿槲木杆好枪的百姓都将被毀灭。可是我想起了所有的特洛亚人乃至我母赫卡柏，乃至父王普里阿摩斯，乃至我那些将被敌人打倒在尘埃的英勇兄弟們所要吃到的苦楚，都还不会覚得太难受，至于想到你挂着眼泪被一些阿开亚的披甲战士拖去做奴隶那种情形，我可眞受不了了。我可以想見你在阿耳戈斯，替别人家的女人在布机上做苦活，或是无可奈何地在那陌生地方替人家汲井担水。人家看見你哭哭啼啼，就都要說道：'那边那个就是赫克托耳的老婆。她的男人在伊利翁被圍攻的时候是那些馴馬的特洛亚人当中的健将呢。'他們每次說到这种話，你就要覚得一陣痛心，伤悼着那个本来可以保护你自由的人。啊，但愿大地深深掩埋了我的尸体，不要讓我听見你被他們拖走时的尖叫才好呢！"

那显赫的赫克托耳說完話，就伸出他的胳膊要去抱他的孩子。可是孩子被他父亲的形状所惊吓，哭了起来縮回那个系着腰带的保姆怀里去了。他惊吓的是那头盔上的銅和那狰獰地对他点头的鬃飾。他的父亲和母亲都不由得大笑起来。可是那高貴的赫克托耳赶快摘下了他的头盔，将那亮晶晶的东西放在地上。然后他跟他的儿子亲了嘴，把他抱在怀里撫弄着，一面向宙斯和其他的神禱告起来："宙斯，和其他列位神，請保佑我的这个孩子能在特洛亚像我一样的杰出，像我一样的剛强和勇敢，好做

伊利翁的强大君王。在他打仗回来的时候，要有許多人在說，'这一个人比他的父亲还强呢。'讓他把他杀死了的敌人的血污鎧甲带回家，好叫他母亲快活。"

赫克托耳把孩子交給他的妻子，她就把他摟进她那香噴噴的怀里去了，她从她的眼泪里面露出微笑来，她的丈夫看見了心里很感动。他拿手去撫摩她，說道："亲爱的，我恳求你不要过分的难过。不等到了时候，是沒有一个人能把我送下哈得斯去的。可是命运这一桩东西，凡是从娘胎里出来的人都不能逃避，无論是懦夫或是英雄。現在回家吧，去管你自己織布和紡紗的工作，叫女仆們也都去干她們的活儿。打仗是男人的事情，而且这一次仗是特洛亚人人都得打的，尤其是我自己。"

那显赫的赫克托耳一面說，一面檢起他那带着馬鬃冠飾的头盔来，他的妻子也动身回家，一路洒着大顆的眼泪頻頻回顧。一会儿她到了家，在那杀人者赫克托耳的宮里遇見一群女仆，引得她們一齐哭起来。这样，那赫克托耳虽然还活着，他自己家里已經給他举哀了，因为她們以为他无論如何禁受不起阿开亚人的凶暴和忿怒，再也不能从战場上回家的。

那帕里斯也沒有在他的大廈里多耽擱。他一經穿好了他那件带青銅片的灿烂鎧甲，就尽速的穿城而过，好像一匹雄馬，在馬槽里养得肥肥胖胖了，一时掙断了羈勒，就得意洋洋的奔馳过田野，到那美好的溪流里去找他那去慣了的浴場。他昂着头，鬃毛披在他的肩膀上，自以为美丽非常，就四脚掠过地面去到那些雌馬常来吃草的地方。当时那普里阿摩斯之子帕里斯从珀耳伽摩斯堡砦跑下来的神气也像这样，他那一身鎧甲閃耀得像眩目的太阳，一路上得意洋洋。

不多会儿他就追上他那高貴的哥哥赫克托耳，其时赫克托

耳正要离开他跟妻子談話的那个地方。帕里斯王子不等他哥哥开口，先向他道歉。“我的亲爱的哥哥，”他說道，“我来慢了一步，让你等得不耐煩了吧。我沒有能够如你的意及时赶上来。”

“兄弟，”那头盔閃亮的赫克托耳說道，“你的战斗功績是沒有一个有理性的人能够輕視的：你的勇气确实是不小。可是你的主意打不定，正該你去出力的时候你可不肯去打了。現在为你受苦的特洛亚人都在罵你，我听見了实在痛心。可是咱們走吧。我要有什么說錯的話，等将来再給你賠罪，如果宙斯肯讓我們把阿开亚人赶出我們的国土，能在王宮里面为庆祝我們的得救而举杯酬神。”

VII

埃阿斯独战赫克托耳

赫克托耳王子不再說什么，就同他的兄弟帕里斯急忙走出城門去了。他哥儿倆都急急乎要战斗，那些特洛亚人也正在盼望他們，看見他們来了自然高兴，就像水手們在海水里打他們的松木桨，已經累得四肢都麻木了，忽然从天上刮来一陣清风似的。

当卽，他們各人都杀了一个敌人。帕里斯杀了墨涅斯提俄斯，他是阿耳涅人，执椎者阿瑞托俄斯王和牛眼睛的王后賽罗墨杜薩所生的儿子。赫克托耳用他的鋒利长枪打中了厄俄紐斯的脖頸，就在他那头盔的銅帽檐底下，把他打倒地上了。同时，希波罗科斯的儿子格劳科斯，呂喀亚人的首領，趁那得克西俄斯的儿子伊菲諾俄斯从他那些快馬后面爬上战車的当口，从人群中投了他一枪，打在他的肩膀上。他就从战車上滾落地，把身体縮成一团。

亮眼女神雅典娜看見他們这一陣猛攻使得阿耳戈斯人大遭杀戮，就从俄林波斯峰頂急忙降落到伊利翁。但是那巴不得特洛亚人打胜仗的阿波罗从珀耳伽摩斯看見她了，急忙动身去将她拦阻。他們在那橡树地方碰了头，那宙斯之子阿波罗王先向

雅典娜打招呼。“全能的宙斯之女，”他說道，“你为什么这么急急忙忙从俄林波斯降落地？你有什么崇高的意图？我知道特洛亚人的毀灭是不会引起你的怜憫的，那么我猜你是来把你自己的重量加进了秤盘，好让达那俄斯人得胜的吧。可是你且听我講，我有一个更好的計策。我們来使得这場战斗暫时停止吧。他們过一天再好打的，而且你們几位女神既然不到这个城市蕩为平地决不会覚得痛快，那么就让他們一直打到达目的为止好了。”

“行啊，射王，”閃眼的雅典娜說道。“这回我从俄林波斯到战場上来看看，也就有这个意思。可是你打算怎么样使得那些人停止战斗呢？”

宙斯的儿子阿波罗王回答道：“我們可以去激起那个馴馬的赫克托耳的战斗精神来，使他去向一个达那俄斯人挑战，和他来一場你死我活的单人决斗。这么一来，那些阿开亚人就都会覚得气忿，挑出一个健将来跟赫克托耳王子决斗了。”这就是阿波罗的計策，閃眼女神雅典娜沒有异議。

普里阿摩斯的儿子赫勒諾斯猜着了这两位神已經同意的办法，他就一直去找他的哥哥赫克托耳了。“赫克托耳王子，”他說道，“你是賢明的，肯不肯听从你兄弟的一个建議？我的建議是，你叫特洛亚人和阿开亚人都坐下来，去向一个阿耳戈斯的健将挑战，让他和你个对个一决雌雄。你的性命用不着担心——你的时候还沒有到呢。这是我从不死神那里直接得来的消息。”

赫克托耳听了这話很高兴。他就踏进两軍中間的无人地，平提着他的长枪擋退特洛亚人的陣綫。他們都坐了下来，阿伽門农也叫阿开亚的軍士照样办。雅典娜和銀弓之神阿波罗幻化做两只老鷹，也在那給戴法宝的宙斯作神树的高大橡树上坐下。

他們欣賞着所有特洛亚和阿开亚的战士在一片平原上坐着的景象，只見他們一排一排的，都森竪着盾牌、头盔和长枪，就像暗沉沉的海面开始起西风，展开了微波的模样。

赫克托耳站在两軍的中間說道："特洛亚人和阿开亚的战士們，听我提出一个建議。那高高坐在天上的宙斯，不让我們的停战維持下去。显然的，他的意思是要我們大家再多吃些苦，直到你們打下特洛亚的堡砦或是你們在你們那些久慣航行的船舶旁边向我們投降那一天。現在你們的軍队有阿开亚最最优秀的人在里边。有哪一位准备来跟我交一交手嗎？要是有的話，让他作为你們对敌赫克托耳王子的健将，从他的朋友們当中站出来。我要請宙斯作証来提出一些条件。如果你們的人用他的尖銳长枪杀了我，他可以剝掉我的武装拿回你們的楼船里去；但是他必須让我的人把我的尸体拿回家，使得特洛亚人和他們的妻子照应有的礼节焚化。如果阿波罗让我得胜而杀死你們的人，我也要剝掉他的鎧甲，把它带回神圣的伊利翁，去挂在那射王神庙的墻壁上；但是我会把他的尸体送上你們那精良的船，好让长头髮的阿开亚人給他行葬礼，并且替他在那广闊的赫勒斯蓬托斯的边上筑起一个坟墓来。将来有一天，某旅行家坐着好船从濃酒色的海上經过那坟墓，他就要說道：'这个就是那跟显赫的赫克托耳单人决斗而被杀的战士的紀念碑。'这样，我的名声就可以永远不朽了。"

赫克托耳的这番演說，敌人只是默默的听着。他們要拒絕他这挑战，未免覚得羞慚，要接受它呢，却又不敢。墨涅拉俄斯經过一番內心的掙扎，終于跳起来将他們痛斥一番。"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們这些阿开亚的女人——你們是不配叫男人的——怎么只曉得虛声恫吓？竟沒有一个达那俄斯人愿意去会一会赫

克托耳去嗎？这是可耻的，这簡直就是墮落！很好，那么，你們大家都坐在那里等着腐烂吧，你們这些可耻的懦夫——我自己会武裝起来去跟他打的。反正成敗都凭在上头的神。”

他就不再說什么，着手穿起他那輝煌的鎧甲来。墨涅拉俄斯啊，当时要不是那些阿开亚的王爷們赶上来将你拦阻，要不是阿伽門农王也抓住了你的右手抑制住你，那你就要到赫克托耳手里去送命了呢，因为他比你强得多。“你发瘋了，墨涅拉俄斯，”阿伽門农王对他嚷道。“你是沒有必要去干这种傻事的。你替我退下去吧，无論你覺得怎样难受。不要让你的野心纵使你去跟一个强过你的人战斗。曾經有好多人被那普里阿摩斯的儿子赫克托耳吓退过，并不是你第一个开头。就連阿喀琉斯，也有些怕跟他在战場上交手，而况你比阿喀琉斯差得多。所以，現在你就回去吧，到你的部队里面去坐着；阿开亚人会另找人去替他們跟这个人战斗的。我想那赫克托耳虽然那么大胆而好战，这回在他自己要求的这場严酷的考驗里边如果能免得一死，往后他就不会这么拚命了。”

墨涅拉俄斯听見他哥哥这番賢明的規劝，也就讓步了，他的侍从們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替他脫下鎧甲来。于是涅斯托耳站起来对阿耳戈斯人講話。“这样的事情，”他說道，“是尽可以叫阿开亚痛哭的。不知那老战車将士珀琉斯要多么的伤心呢，因为我有一次跟他在一起，这位偉大的演說家和密耳弥多涅斯人的司令曾經那么津津有味的向我問起每个阿耳戈斯人的家門和世系。要是他听見說这些阿耳戈斯人現在都被赫克托耳吓得不敢上前了，那他就要向神們举起手来，恳求他們讓他的灵魂离开肉体到哈得斯的宮里去。啊，父宙斯，雅典娜和阿波罗，我恨不得回复年輕，跟皮罗斯的征募兵在那伊阿耳达努斯諸河流域斐

亚城下的湍急刻拉冬河上同阿卡狄亚的枪手战斗的时候一样呢！当时他們里面最好的一个人厄柔塔利翁也向我們来挑战。这人像是一位神，他身上穿的是阿瑞托俄斯王的鎧甲。那偉大的阿瑞托俄斯在他本国人和他們的系带子的妻子当中綽号执椎者，因为他同人家战斗从来不用弓箭也不用长枪，一逕都用一柄鉄椎冲鋒陷陣的。后来呂枯耳戈斯杀了他，并不是因为力气比他大，而是用战略取胜。因为呂枯耳戈斯和他在一条狹窄的隘道里遭遇，他那柄鉄椎就无可施其技了。那执椎者来不及舞动他的椎，呂枯耳戈斯就已經向他攻击。他一枪刺中了他的腰，就使得他垮然仰翻在地上。然后他从他身上剝去那滿身是銅的阿瑞斯給他的那件鎧甲，后来就自己穿着它去打仗了。及至呂枯耳戈斯在他宮里活到老，才把那件鎧甲詘給他的侍从厄柔塔利翁去穿，所以那次厄柔塔利翁穿着阿瑞托俄斯的鎧甲来向我們的健將挑战。他这挑战竟沒有一个人敢接受，他們都被他吓坏了。那时他們当中我年紀最輕，可是冒險精神在我心上起作用，我竟有勇气去同他一拚。这样我們就打起来了，雅典娜居然詘我得胜。他是我生平杀过的人当中最最高大、剛强的一个，倒在地上伸手展脚的就像是一个巨人。唉，我如果还是那么年輕、那么剛勇多好啊！那么那头盔閃亮的赫克托耳馬上就会找到对手了。現在呢，整个阿开亚的头等人才都在我面前，可是沒有一个决心要去同赫克托耳交手！”

这位老人的一番譴責激得九个人站了出来。第一个跳起来的是那人間王阿伽門农。跟着他起来的是堤丟斯之子威武的狄俄墨得斯，其次是那两位勇气洋溢的埃阿斯，再其次是伊多墨紐斯和他那个可以跟杀人的战神相匹敌的侍从墨里俄涅斯，再其次是欧埃蒙的高貴儿子欧律皮罗斯。安德賴蒙的儿子托阿斯也

站出来了，还有那可貴的俄底修斯。他們都自告奋勇要去跟赫克托耳王子战斗，于是那革瑞諾斯的战車将士涅斯托耳又站起来說話了："你們必須拈鬮决定誰該享受这荣誉，因为那被挑选的人不但能够給阿开亚的全軍效劳，并且能够給自己的內心获得一項丰富的酬报，只要他能够从那等着他的一場严酷的考驗里逃得了性命。"

于是各人标記了一个鬮儿，将它投进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門农的头盔里，同时，全軍的人都举起手来向神禱告。"父宙斯，"他們仰望着开闊的天空說道，"让埃阿斯拈着吧，或者是狄俄墨得斯，或者就是那多金的密刻奈的国王自己。"

他們一面在禱告，那革瑞諾斯的战車将士涅斯托耳把那头盔摇了摇，埃阿斯的鬮儿跳出来——正是大家所希望的那一个。一个傳令官拿着那鬮儿，从左到右的走了一圈，把那鬮儿拿給那些阿开亚的首領們一个个的看过，一个个的認了認标記，都說不是他的。最后，那傳令官拿着鬮儿巡行到了一个人，正是标記过那个鬮儿并且亲手将它投进头盔里去的——那显赫的埃阿斯。他伸出了他的手，那傳令官走到他跟前，将那鬮儿放在他手里。埃阿斯認出了他的标記，心里高兴起来。他把鬮儿扔在地下，說道："我的朋友們，这个鬮儿是我的，我很高兴，因为我想我是可以打敗赫克托耳王子的。我只要求你們，趁我在武装的时候向克洛諾斯的貴子宙斯禱告禱告。可是你們要默默的祈禱，免得特洛亚人听見你們。或者就大声的禱告吧！我們是无論什么人都不怕的。沒有一个人制服得我，使我奔逃，无論是凭野蛮的武力或是凭詭巧。总之，我是希望我也能打的，并不是在薩拉弥斯出生长大的一个傻子。"

于是他們向克洛諾斯之子宙斯王禱告起来。他們仰望着开

闊的天空說道:"父宙斯,你是在伊得山上統治一切的,最最光荣偉大的;賜給埃阿斯一个光荣的胜利吧。但是你如果也爱赫克托耳,愿意他保全性命,那么让两边都沒有輸贏,彼此打个平手吧。"

他們一面在禱告,埃阿斯在穿他那閃亮的銅装。等到他全身都披挂好,他就直冲出去上战場,就像那可怕的阿瑞斯加入那被克洛諾斯之子激起不共戴天之仇的战斗部队去作战模样。当时那阿开亚的堡垒埃阿斯也像这样的站起来走上战場,一个微笑展开在他那狰獰的臉上,一面跨着大步一面揮舞着他的长杆枪。那些阿耳戈斯人看見了他都大喜过望,特洛亚人却沒有一个不打抖得膝盖相磕响。連那赫克托耳的心也在他胸腔里震蕩。可是他要掉轉尾巴縮回自己的队伍里去,已經来不及了,因为挑战的是他。現在埃阿斯已經走近来了,手里拿着个青銅和七层皮革做成的盾牌,像一个堡垒模样。他这閃亮的盾牌是住在許勒的头等制革匠堤喀俄斯給他做的,用的是七头大雄牛的皮張,又把青銅包裹在第八层上。那忒拉蒙之子埃阿斯就在胸前擎着这一面盾牌,一直走到赫克托耳面前去站住了向他挑战。"赫克托耳,"他說道,"你在这一場单人的决斗里馬上就可以发見,达那俄斯人虽然还不能倚靠那獅子心腸的杀人者阿喀琉斯,也可以有何等样的健将可以派遣。目前阿喀琉斯因跟我們总司令阿伽門农那場爭吵的余恨未消,仍旧在他那些翹嘴海船旁边閑蕩着。可是尽管这样,我們还是有人来跟你对敌的,而且这样的人多着呢。那么,你就先投枪,开起头来吧。"

那头盔閃亮的偉大的赫克托耳回答道:"埃阿斯王子,忒拉蒙的世子,不要当我是个懦弱无能的小孩或是一个不懂战爭的女人来吓唬我。战斗和屠杀在我是慣見熟練的事情。我很懂得

怎样左右摆动我那坚靭的牛皮盾——照我看来这就是老練战士的标志。 在战車奔馳的时候我知道怎样冲鋒; 在短兵相接的当儿我知道战神的一切步武。可是不用多說了。現在我和你这样一个人对敌, 我不愿意学那狙击者的伎俩向你襲击。 那么你留神着我的投枪吧, 看我一枪打中你!”

說完, 他就拿穩了他那长杆标枪投擲出去。 他打中了埃阿斯那个可怕的七层盾的金属层, 就是最外面的第八层。 那个不屈不撓的銅头透过了六层, 可是被第七层皮革擋住了。 于是輪到高貴的埃阿斯投擲他那长杆的矛子。那沉重的傢伙打中了普里阿摩斯之子的圓盾。 它穿过了那面閃亮的盾牌, 陷入那件华丽的胸甲, 連那衬衫也在他的肋肋方面刺破了。 可是赫克托耳将身閃开, 因而得以免死。及等双方都已拔出了矛子, 这才又重新斫杀起来, 像是两头吃肉的獅子, 又像是两头野猪, 因为野猪的力气也是不可輕視的。赫克托耳一枪刺中了埃阿斯的盾牌中心。可是那銅头并沒有穿透, 那坚强的盾牌把它擋了回去了。于是埃阿斯一跳上前, 刺在赫克托耳的盾牌上。 赫克托耳不由得一愣, 枪头就透过盾牌去了, 并且还有余力去达到他的脖頸, 使得黑沉沉的血涌了出来。 可是尽管这样, 那头盔閃亮的赫克托耳还不肯罢手。 他稍稍退后一步, 用他的大手从地上檢起了一大块鋸齿形的黑色石头, 向埃阿斯那个可怕的七层盾上扔了去, 恰好打中了它的肚臍, 震得那层銅皮琅琅响。可是埃阿斯檢起了一块比他那块更大的岩石, 揮舞一下向赫克托耳扔了去, 那力气之大竟至打癟了那个盾牌, 并且使得他立脚不住。 赫克托耳吃着那盾牌的重压, 直挺挺的仰翻在地上。 可是阿波罗赶快把他重新扶起来, 当时要不是两个聪明的傳令官赶上来給他們排解, 他們就要碰在一起揮起劍来了。 原来那两个傳令官就是宙

斯与人間的使者,一个是阿开亚人方面的塔尔堤比俄斯,一个是特洛亚人方面的伊代俄斯。他們在那两个决斗者当中举起他們的手杖,由那富有經驗的傳令官伊代俄斯做他們的代言人,說道:"亲爱的儿子們,歇手吧,現在可以停止战斗了。行云之神宙斯对于你們两个都爱的,你們又是两个优秀的枪手——我們大家都知道。而且,天也快黑了——这又是应該歇手的一个好理由。"

"伊代俄斯,"忒拉蒙之子埃阿斯答道,"这場决斗是出于赫克托耳的要求的,你去叫他撤回去。如果他肯先歇手,我就不再斗下去。"

"埃阿斯,"那头盔閃亮的偉大的赫克托耳說道,"你是魁梧的,剛强的,有能耐的,而且是你那边最好的枪手。这是我承認的了,所以我提議,今天我們暫时停战吧,因为我們随时都可以再会的,直等在天的神給我們决定輸贏。而且,光綫也快要不行了。我們不如順天时的好。阿开亚人看見你回船,一定会很高兴的,特别是你的朋友們和随从們;我呢,回到普里阿摩斯王的城里去,也会受到特洛亚人和特洛亚的那些拖长袍的太太們热烈欢迎,想来他們一定都为着我聚会在一起感謝天神。可是让我們来交換一些荣誉的贈品吧,好让特洛亚人和阿开亚人都知道,我們虽然拚着命打了一場,可是馬上就又和好了,做了朋友分开了。"

說完,他給埃阿斯一柄銀星点綴的劍,連同它的劍鞘和精致的佩带一齐递过去;埃阿斯給赫克托耳一条华丽的紫色带。于是两人分开了。埃阿斯回进了阿开亚人的陣地,赫克托耳重新加入特洛亚人的部队。他的部下看見他經过那場恶战,从埃阿斯那双不可战胜的手下无恙生还,都不胜之喜。他們当他是个

死里逃生的人护送他回到城里。 那方面，阿开亚的战士們也陪同埃阿斯去見阿伽門农王，都因他的胜利而得意洋洋。

他們到了王家的篷帳，那人間王阿伽門农就替大家献給全能的克洛諾斯之子一头五岁的公牛。 他們剝去了牛皮，剖开了牲体，很巧妙地切成了小块。那些肉块他們拿肉扦子插起来，放到火里去慢慢烤熟了然后取出。这事干完了，筵席备好了，他們就兴兴头头的吃将起来，大家同样的吃到一份，只是那阿特柔斯的高貴儿子阿伽門农王对埃阿斯表敬意，特别請他吃一长条的脊肉。 及至大家都已經解渴充飢，就由涅斯托耳老人开始一場討論，因为他要向大家提出一个建議。 他的智慧在过去常常得到了証明；他是他們的忠心耿耿的参贊；現在他就怀着一片忠忱站起来对大家发言。“我主阿特柔斯之子，以及阿开亚各个长头髮民族的其他首領；我們已經受到慘重的損失了。 殘酷的战神已經拿我們那些死者的血染黑了斯卡曼德洛斯河的两岸了，他們的灵魂都落进了哈得斯里了。 所以我提議，到了明天黎明的时候，你們該宣告一次停战。然后我們就大家动起手来，用牛和騾子去載回場上的尸体，到离船不远的地方去焚化了，并且預先安排好，等到我們回国的时候可以由死者的朋友們把骨头带回家去交給他們的儿女。 在那焚尸的火堆上，让我們利用这个平原所能供給的材料来造起一个高丘。然后就用这个高丘作基础，我們赶快筑起一条高高的壁垒来保护船舶和我們自己；壁垒上面要开着坚固的門，留着战車通过的車道。 在壁垒外边的一段路，我們来掘起一条和它并行的深沟，以备特洛亚人万一得了手，紧紧追逼着我們的时候，可以用它将他們的战車和步兵拦阻。”这就是涅斯托耳提出的計划，在座諸王都表示首肯。

这时候，伊利翁卫城里的普里阿摩斯宫殿門前，特洛亚人也

正在开会，可是那个会議被一陣沉痛的呼声打断了。造成这个糾紛的是那多能的安忒諾尔。“特洛亚人，达耳达尼亚人，和盟軍們，”他說道，“請听我的一个不得不提出来的建議。我們从此罢手吧，把那阿耳戈斯的海倫連同她所有的財物都拿去还給阿特柔斯之子去吧。我們像这样的打，已經都做了伪誓者了。我看这样打是打不出好处来的。除了照我的話做，我們沒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安忒諾尔說完了話坐下去，海倫的丈夫帕里斯王子就直跳起来。他对那个人十分无礼。“安忒諾尔，”他說道，“你这番話我反对。你的思想本来不至于这样荒唐。可是你剛才的話如果是出于本心，如果你是認眞提出这一个动議，那就一定是神們攪昏了你的腦子了。現在該輪到我来让英勇的特洛亚人知道知道我的感想。我直率的宣言，我是不肯放弃我的妻子的。同时，我可愿意把我从阿耳戈斯带回来的財物全都还給他們，并且可以添上我自己的一些。”

帕里斯說完了話坐下去。接着站起来的是达耳达諾斯之子普里阿摩斯，他是跟神一样聰明的，現在滿怀仁慈的插进来說話。“特洛亚人，达耳达尼亚人，和盟軍們，”他說道，“請听我的忠告。暫时，你們都在城里照常吃晚飯，可不要忘記放崗哨，而且人人都有保持警惕的必要。到黎明，让伊代俄斯去到那些樓船，把惹起这場战禍的帕里斯剛才提出的这个条款去傳达給阿伽門农和墨涅拉俄斯两位王爷去。同时伊代俄斯还可以带做一桩有用的事情。他可以去問問那两位阿特柔斯的儿子，是否愿意暫时停一停战斗，好让我們焚化我們的死人。以后我們可以再打的，直要打到在天的神給我們决定輸贏。”

王的忠告大家都贊成，而且大家就去执行了。兵士們各自

打伙儿吃了晚飯;到黎明，伊代俄斯就去到楼船，看見达那俄斯的軍士首腦們正在阿伽門农的船后艄开会。他去加入那圈子，用着一个傳令官的清晰发音陈述了他的使命。“阿特柔斯氏王爷，以及阿开亚联軍的其他王爷們;普里阿摩斯和特洛亚其他的王爷們訓令我来向你們請求接受那挑起我們仇隙来的帕里斯所提出的一个条款。所有他用楼船載回特洛亚来的那些財物——这桩事情是他痛悔不該的了——他都愿意归还，并且添上他自己的一些。可是他說他不愿意送还墨涅拉俄斯王爷的妻子，虽則特洛亚人都曾竭力的劝他。此外，我又受訓令請問你們，是否愿意在我們焚化死人的时候把我們的战斗暫时停一停。以后我們可以再打的，直要打到在天的神給我們决定輸贏。”

这一个宣言，那些阿开亚人的首領們听見了都默不作声。末了那大声吶喊的狄俄墨得斯发表意見。“到了这一个地步，”他說道，“誰也不要想去接受帕里斯的什么吧，就連海倫也不接受了。那些特洛亚人已經判定了死刑，这是哪一个傻子都看得出来的。”

阿开亚人的首領們异口同声贊成馴馬者狄俄墨得斯的意見，于是阿伽門农王亲自对那傳令官說話了。“伊代俄斯，”他說道，“你已經亲耳听見阿开亚人的意見了。你已經得到了他們的答复;我是同意这个答复的。至于焚化尸体，那是另外一桩事情。我对这桩事并不反对。人們已經是死了，永别了，我們不能吝惜将他們迅速焚化这点恩惠。那么就是一次停战吧，让那雷神和赫拉的夫主宙斯来替这件事做个見証。”

說着他就举起他的王杖来，好让所有的神都看見。于是伊代俄斯退出来，上路回到神圣的伊利翁去，其时特洛亚人和达耳达尼亚人已經集合在一起，正在会議席上坐着等待傳令官回来。

伊代俄斯到达他們的会場，走到他們的中心去报告了他出使的結果。于是他們准备起两种工作来，一些人去搬尸体，一些人去采薪柴；同时那一边，也有一队队的阿耳戈斯人从他們的精良船舶里边被派出去执行同样的任务。

及至特洛亚和阿开亚两边的人相会合，太阳已經从那深沉而幽靜的洋流爬上了天空，用他的初出光綫照亮了田野了。虽然是这样，他們还是不容易認明他們的死人，直要等到拿水洗清了凝血。然后，他們一面把尸身抬进車里，一面淌下热泪来。普里阿摩斯王曾經禁止他的人放声大哭。所以他們都默默悲伤的将尸体放上了火堆，等到在火焰里焚化了，就回到神圣的伊利翁去。那一边也是这样，那些阿开亚的战士們都带着沉重的心，把他們的死人放上一个火堆，等到在火焰里燒完了，就回到他們的樓船里去。

第二天不到黎明，黑夜还在跟白昼掙扎的时候，阿开亚軍中的一个分遣队就已經集合在那焚尸堆旁边着手工作了。在那个焚尸堆上，他們用那平原所能供給的材料造成了一个高丘。然后从这个高丘出发，他們筑起一道带着高垒的墻壁来保护船舶和他們自己，又在墻壁上装着坚固的門，使战車可以进出。在墻壁的外边，和它平行着，他們掘起了一条又深又闊的壕沟，又沿壕沟栽起一排木桩子。

那些为着这个任务在勤劳的长头髮的阿开亚人被天上神看見了。其时神們同那閃电之神宙斯坐在一起，正在注視那些披甲战士的偉大工程，心里覚得惊异。地震之神波塞冬第一个发表他的感想。“父宙斯，”他說道，“难道这广闊的世界上面已經沒有一个知礼的人来把他的計划通知我們了嗎？你看見嗎，那些长头髮的阿开亚人并沒有按礼向神献过祭，就已經圍着他們

的船舶筑起一道壁垒并且掘起一条壕沟来了？凡是曙光照到的地方，人們都要講起他們这一道壁垒，至于我跟福玻斯·阿波罗那么千辛万苦給拉俄墨冬王建造的那一堵城墙，是大家都要忘記的了。”

行云之神宙斯听見他的話大为震怒。“地震之王，”他說道，“你这忧虑太荒唐。像这样的玩艺儿，只有那些比你无能而沒主意的神看見了才会担惊的；你尽管可以放心，凡是曙光照到的地方，受人尊敬的仍旧是你的名字。而且，一經那长头髮的阿开亚人开船回家去，你不是可以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嗎？你为什么不打碎了那壁垒，把它的碎片扔进海里去，重新拿沙土来盖沒那长长的海岸呢？那时候，你就会感覚到，那些阿开亚人的偉大工程已被消灭了。”

神們正在談話的时候，太阳下山了，阿开亚人也完成了他們的工程了。他們就在篷帳里宰了一些牛来当晚飯。其时正从楞諾斯开到了一些裝着酒的船，它們是許普西皮勒給偉大的船长伊阿宋养的儿子欧紐斯派遣来的，里面有酒一千升，是給两位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門农和墨涅拉俄斯——的特别礼品。于是那些长头髮的阿开亚人都向船上人去換酒吃了，有的拿青銅去換，有的拿閃亮的鉄去換，也有的拿出牛皮或是活牛，又有的竟拿奴隶去交換，那一頓飯是奢侈的盛筵。那些长头髮的阿开亚人都通宵欢宴，同时在城里，特洛亚人和他們的盟軍們也是这般。可是那多謀的宙斯彻夜都胸怀恶念，隆隆的雷声一徑在預示凶險。大家都吓得白了臉儿，拿起他們的杯子潑了些酒在地上。沒有一个人敢不先向全能的克洛諾斯之子酹酒就沾唇，可是末了大家都躺下来享受睡眠的幸福了。

VIII

特洛亚人打到壁垒

正当曙光把她的番紅花色的大衣披上世界的时候，那喜欢响雷的宙斯就召集群神在俄林波斯諸峰的最高頂上开会了。会上由宙斯首先发言，大家都留神听着。“听着，”他說道，“你們这些神和女神，我要把我已經决定的意旨告訴你們。我已經决心要把这桩事情做一个迅速的結束，所以我要来約束你們，沒有一个神或是女神能抗拒，非得大家都接受不可。我要是发覚哪一个神擅自去帮助特洛亚人或是达那俄斯人，他就要羞辱地受到鞭打，当即被赶回俄林波斯。或者是，我要逮住他，将他远远扔进塔耳塔洛斯① 的幽冥界里去，那里是在世界底下張着嘴的最深的深坑，有鉄的大門和銅的門檻，远在哈得斯底下，正如地面远在天底下一般。这样就可以教訓他，使他知道我在所有的不死神当中最最有威力。可是你們这些神也許要拿我来試試看才肯信服吧？你們可以从天上挂下一条金索，大家合力去拿住那一头。无論你們怎样的努力，也决不能把至高主謀神宙斯从天上拖落地去。可是我要一动手，把我那一头訊眞拉一拉，就可以

---

① 希腊神話中远在冥土哈得斯底下的一个地獄。

把你們大家連同大地、海洋什么的一齐都拉了上去。 然后我把那条索儿拴在俄林波斯的尖頂上，使得一切东西都悬宕在半空中。我的力气要比一切神和人胜过这么許多。”

宙斯說完話，大家都緘口无言。 他那番話显出那么惊人的力量，說得大家都跟哑巴子一般了。过了好一会，那閃眼女神雅典娜才开起口来。“我們的父，克洛諾斯之子，至高无上的主人，”她說道，“我們都明知道你是不可战胜的。可是我們还是要替那些达那俄斯的枪手們伤心，因为他們将来就只有毀灭和悲慘的命运了。不过我們都听你的話，不会去帮阿耳戈斯人打，只是替他們做做参謀，免得他們因你的憤怒竟至于无人得救。”

行云之神宙斯对她微笑笑，回答道：“不要怕，特里同的女神，我的亲爱的孩子。我并不是訛眞的，也不是存心要折磨你。”

于是宙斯将他那两匹銅蹄金鬃的快馬駕上了他的战車。他也穿起了金甲，拿起了他那灿烂的金鞭，登上战車輕輕的一鞭催动那馬儿起步。那馴服的双馬就向大地和星空的半中間飞去，将他送到了伽耳伽洛斯，那是伊得山上許多泉源所出的高峰，也是野兽的养育处，他在那里有一个神区和一座芬芳的庙宇。那人与神之父到了这里就扣住了馬，将它們解下軛来，用一团濃雾把它們裹住。然后他到那高峰上去坐下来，自覚有无上光荣，不胜快乐，下瞰着那特洛亚人的都城和阿开亚人的船舶。

这时候，长头髮的阿开亚人在他們的篷帳里吃了一頓匆促的早飯，就着手武装起来；同时在城里，特洛亚人也准备起来作战。他們的人数比較少，可是都急急乎要杀敌，因为他們是逼不得已要为自己的妻儿而战的。 随卽城門大开了，步兵和車馬喧鬧着全軍傾出。

这样，那两个漸漸集中的軍队又重新会合在一起，而发生了

盾牌、矛子和披甲战士間的冲突了。盾牌的肚膛互相碰撞而发出了轰然的怒吼。临死人的尖叫混合着他們的毁灭者的大言，地上到处是血了。

在那一个日光漸漸加强的早晨，一陣陣飞去和飞来的投枪互中了标的；双方都不断的有人倒地。但是到了正午的时候，天父就拿出他的金天秤来，在两个秤盘上放着死刑的判决，一盘給馴馬的特洛亚人，还有一盘給披甲的阿开亚人，这才拿住秤杆的中心将它高高的举起。那秤杆傾斜到阿开亚人的一边，給他們指出一天的恶运。他們那个秤盘一直低沉到那肥饒的大地，特洛亚人的那个高高翹到广闊的天空里。宙斯从伊得山上发出了雷声，又将一个閃电打进阿开亚人的部队里，打得那部队无限惊惶。恐怖攝去了每个人臉上的血色。

于是，伊多墨紐斯和阿伽門农都沒有勇气守住陣地了。連那两个埃阿斯，虽然是阿瑞斯的亲信随从，也已經站不住脚。独有那阿开亚的监护人，革瑞諾斯的涅斯托耳，还沒有退却，可也不是出于他本心，只是由于他的第三匹馬① 出了毛病。原来帕里斯王子，海倫的丈夫，已經一箭射中了那馬的头頂，正在鬃毛前端要害的地方。箭头陷入那馬的腦子里，痛得它直跳起来，带着那枝箭不住打轉，把其他的馬搞得大乱。涅斯托耳拿着刀奔上前去，正要砍断那匹騑馬的繮繩，赫克托耳的馬已經趁那一陣混乱奔駛前来了，馬的后边坐着个威武的战車将士，就是赫克托耳本人。那老人的性命危在頃刻，亏得那老練的狄俄墨得斯眼睛快，看見了情势紧迫，就向俄底修斯大声叫起相救来。“俄底修斯，”他嚷道，“我那足智多謀的高貴王爷；你这样像个懦夫似

① 按希腊时代的战車照例駕双馬，但也有在轅外再駕一匹的，就是第三匹馬，也叫騑馬。

的揹着盾牌要到哪里去？ 你得当心些，不然就要有人趁你奔逃的时候一枪击中你的横膈膜。你看天份上，站住帮帮我的忙，去替那边那个老人打退那个蛮子吧。”

可是那坚忍而高貴的俄底修斯沒有听見他，管自向阿开亚人的楼船方面匆匆走过去了。于是狄俄墨得斯不得不靠自己的力量，他可还是把战車赶到那受攻的地点，亲自站在涅斯托耳的战車面前，給那老王爷壯胆。“这些年輕的战士，”他說道，“是你老人家这样背着一把年紀的人吃当不起的了。現在你是无能为力了。你那侍从是不中用的，你的馬又跑得太慢。来吧，請上我的战車来，你就可以看見特洛斯种的馬是怎么样的，也好看看我这两匹馬跑得多么快，而且无論奔逃追逐都决不会出岔儿。这是純然良种的战馬，不多几天前头我才从埃涅阿斯那里拿过来的。註我們的侍从去管你的馬，你和我就赶着这两匹馬去对付特洛亚人的战車，好叫赫克托耳知道知道，我的手里也有一枝琅琅响亮的长枪的。”

那革瑞諾斯的騎士涅斯托耳馬上应允了。于是他們的两个英勇的侍从——斯忒涅罗斯和那温雅的欧律墨冬——就去負責涅斯托耳的馬，涅斯托耳和狄俄墨得斯都上了狄俄墨得斯的战車。涅斯托耳將那光滑的繮繩拿在手里，拿鞭子催馬动身。不一会，他們就已进入可向赫克托耳投枪的距离内，那堤丟斯之子趁他冲上来时向他飞去了一枪。 他沒有打中赫克托耳，却打中了他的侍从兼御者厄尼俄刻斯，傲慢的忒拜俄斯之子。 那人手里正拿着繮繩，却被一枪打中了奶子。 他就一个觔斗翻下了战車，吓得他的两匹馬直蹦跳，便在他落地的地方断气了。

赫克托耳看見他的御者被打死，心痛得同絞一般，可是他虽然替他的战友伤心，也只得註他躺在那里，急忙去找接替人去

了。他那快馬失去駕馭人的时間并不长久。他馬上就找到那勇敢的阿耳刻普托勒摩斯，伊菲托斯的儿子，叫他坐在双馬的背后，把繮繩交了給他。

这时候，不可补救的灾难威胁着特洛亚人了，要不是那人与神之父十分机警而且迅速行动起来，他們就不免要同綿羊被赶进羊圈似的被驅逐进伊利翁去。其时宙斯发了一声駭人的雷鳴，打下一道眩目的閃电，让它落在狄俄墨得斯的馬前。一陣可怕的硫磺烟气弥漫在空气里。那两匹馬惊駭了，都縮退到战車底下去。那光滑的繮繩从涅斯托耳手里落下来，吓得他向狄俄墨得斯說道："我的堤丟斯之子，我的王爷，掉轉你的馬头逃走吧。你还沒有看見要得宙斯的帮助是无望的嗎？这一刻儿克洛諾斯之子正縱容那边的赫克托耳所向无敌呢。改天我們也許会轉运，如果他肯好心待我們。一个凡人无論怎样的勇敢，也不能違抗宙斯的意旨，他比我們力量大得多。"

"这一切，先生，都是千眞万确的，"那大声吶喊的狄俄墨得斯說道。"可是那赫克托耳要去向特洛亚人夸口說：'堤丟斯的儿子一見到我就逃了。他一步不敢停留的一直逃到了船上。'这就叫我想起来也受不了。而且他一定会这样夸口的，那我就要恨不得大地开开口来把我吞下去了！"

"什么廢話啊，我的亲爱的先生，怎会从剛强的堤丟斯之子口里說出来的！"革瑞諾斯的涅斯托耳回答道。"尽管赫克托耳去把你叫做懦夫，叫做孺子，叫个称心滿意，也不会使特洛亚人和达耳达尼亚人相信的，至于那些傲慢枪手的妻子，她們的亲爱丈夫已經被你摔落在尘埃，自然也不会相信。"

他就不再說什么，急忙掉轉了馬头，夺路奔逃而去了。赫克托耳带同特洛亚人放出一片惊人的吶喊和一陣致命的矢石去追

逐他們。那头盔閃亮的赫克托耳还向狄俄墨得斯高呼着夸耀胜利。“堤丟斯之子，”他嚷道，“达那俄斯的战車將士們一向都敬重你，让你坐首席，吃头切的肉，喝常滿的杯。今天他們可不会这么好的看待你了。你原来是跟个女人一样的。去你的吧，可怜的洋娃娃。我哪怕懦怯，也不至于让你去爬我們的城墻，让你把我們的女人带到你們船里去。我要先送你到哈得斯去呢。”

那堤丟斯之子听見这番話，就很有意思要掉轉馬头去跟赫克托耳对面。他曾經三次几乎这么做，那主謀神宙斯三次从伊得山打下响雷，作为給予特洛亚人的朕兆，表示他們得他的帮助，胜利属于他們了。还有赫克托耳，也正在对他的部下大声喊嚷：“特洛亚人，呂喀亚人，以及你們这些喜欢肉搏战的达耳达尼亚人！要做大丈夫，我的朋友們；不要辜負你們的勇气。我已經确信，宙斯是在我这一边的。他已經給我保証，要把胜利給予我，把灾殃給予达那俄斯人——他們确实是傻子，費了那么大的力气造起那种脆薄无用的壁垒来，一刻儿也擋不住我們的。至于他們掘起的壕沟，我們的馬一跳就好跳过去。等到我打进樓船，你們就可以拿‘火’来当口号了。我要看看那些船冒起烈焰，看看那些阿耳戈斯人在濃烟里东奔西竄，紛紛倒毙在船边。”

然后赫克托耳又向着他的馬匹，逐一叫着它們的名字跟它們說起話来。“克珊托斯，还有你，波达耳戈斯；埃同和我的高貴的兰波斯；現在你們可以报答安德洛瑪刻平日待你們的好处了，她是一个偉大国王的女儿，可是一徑都忙忙碌碌的拿蜜甜的麦子喂你們，給你們調起酒来让你們随意的喝，連我这个被她訊做亲爱丈夫的，她也沒有服侍得像对你們那样的勤。現在加快步子去追赶前面的人吧，让我們去搶过涅斯托耳的盾牌来，那是連在天上都有名的，据說盾面、盾把什么的都是純金打成；或者是，

从那馴馬的狄俄墨得斯身上去把赫淮斯托斯給他做的那件嵌花胸甲剝下来。我們要是能够把那两件东西拿到手，我就可以使得阿开亚人連夜去上他們的快船了。”

赫克托耳的狂妄口气恼怒了天后赫拉。她在宝座上不耐煩地扭轉了身子，以致那崇高的俄林波斯震动起来，这才她向大神波塞冬說道：“地震之王，連你对于那些在受难的达那俄斯人也不动一点怜憫之心，我看見了实在难过。他們是在赫利刻和埃該給你献过那么許多好祭祀的呢。难道你始終都不想要他們胜利嗎？只要是，我們这些帮他們那边的神大家决心阻止那无所不見的宙斯出来干涉，擋回了特洛亚人，那他独自个儿坐在伊得山上也就无可奈何了！”

“赫拉，”那地震之神盛怒地答道，“你的話实在荒唐，虽然你的嘴一向狂妄，也不該說出这种話来的。我决然不会加入别人去同克洛諾斯之子宙斯战斗，他比我們大家都强得多呢！”

他們两个正在談話的时候，那些船舶和那靠壁垒的壕沟之間的一带地面已經乱紛紛的挤滿了战車和武装的人了，他們是被那个可以跟威武的战神匹敌的普里阿摩斯之子赫克托耳像圈綿羊一般圈了进去的，因为現在宙斯已經让他占了上风了。当时他尽可以去把那些整洁的船舶放起火来燒掉，还亏得天后赫拉提醒了阿伽門农，叫他及时行动，使得阿开亚人振作起精神来。阿伽門农一只大手抓着一件龐大的紫袍，沿着那些篷帳和船舶走去，爬上了俄底修斯那条船的黑皮的脊梁，因为那一条船放在那行列的中心，人从那里发出的声音可以两端都达到——一端是忒拉蒙之子埃阿斯的篷帳，还有一端是阿喀琉斯駐扎的地方，因为他們对于自己的勇气和力量具有足够的信心，所以把他們的船放在两翼的极端。从这一个地点，阿伽門农放出了他

的声音，使它傳达到阿开亚的全軍。“慚愧啊，阿耳戈斯人，”他嚷道，“你們这些可鄙的动物，只有檢閱的时候显得漂亮的！我們向来自命为天底下最最优秀的軍队，这点信念成了什么了？当初你們在楞諾斯大吃直角牛的肉，大喝滿大碗的酒，那时候夸的那种大口哪里去了呢？你們曾經說过，要打起来你們是一个抵得过一百个乃至两百个特洛亚人的，現在呢，我們全軍的人都敌不过赫克托耳一个；而且他馬上就要把那些船放起火来了。父宙斯啊，怎么一个大大的君王竟会受你这样的欺騙，以至于他所有的光荣都被剝夺得干干凈凈呢？我可自己信得过，在我坐着战船到这里来的不幸旅途中，我是从来都不忽略你的那些优美祭坛的。在每一个祭坛上，我都为着要打下特洛亚的城，向你焚燒过雄牛的脂肪和腿肉。啊，宙斯，至少应允我的这个禱告吧。如果别的事情办不到，你留我們一条活命吧，不要讓特洛亚人这样来压倒我們。”

阿伽門农这样的禱告，天父被他的眼泪感动了。他就点了一点头，給他保証他的軍队可得救，同时他又将一只老鷹——預言鳥中最好的一种——爪里抓着一头敏捷母鹿所生的小鹿放到空中。那只老鷹把那小鹿撂在宙斯那个輝煌祭坛的旁边，就是阿开亚人常常向那示兆之父献祭的所在；他們認明了那只鳥是从宙斯那里来的，就都加强了斗志，重新感覚到战斗的快乐，向特洛亚人扑上去了。

于是，达那俄斯的許多战車將士当中沒有一个能夸口說他曾經同狄俄墨得斯向壕沟那边竞走，并且赶到他前头去打敌人。首先杀死一个特洛亚战士的当然就是狄俄墨得斯。他的那个牺牲者，佛剌德蒙的儿子阿革拉俄斯，已經掉轉馬头想要逃走了。他剛剛旋轉身子，狄俄墨得斯就从他的背后打中他一枪，中在他

两肩之間，打他的胸口穿出去。他就滾下了战車，他的鎧甲在他身上琅琅响。

跟着狄俄墨得斯来的是两位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門农和墨涅拉俄斯；又跟着来的是两位不屈不撓的埃阿斯；又跟着来的是伊多墨紐斯和伊多墨紐斯那个能跟杀人的战神匹敌的侍从墨里俄涅斯；又跟着来的是欧埃蒙的高貴儿子欧律皮罗斯。第九个出馬的是那弯弓而射的透刻洛斯，他是照例躲在忒拉蒙之子埃阿斯的盾牌背后的。埃阿斯会把盾牌慢慢的挪到一边。透刻洛斯会向人群中窺探出一个标的来向他放箭。等到那人中他的箭倒地了，他就会像小孩跑到母亲裙幅底下去藏躲一般，重新去找埃阿斯掩护，埃阿斯就会拿他那面閃亮的盾牌把他藏盖起来。

那些特洛亚人里面誰是第一个被那天下无双的透刻洛斯射倒的呢？俄耳西罗科斯；然后是俄耳墨諾斯和俄斐勒斯忒斯，代托耳和克洛弥俄斯和神样的呂科丰忒斯；还有波呂埃蒙之子阿摩帕翁，和墨兰尼波斯。这一些人一个紧接一个的都被他射倒在那丰饒的大地上。人間王阿伽門农看見透刻洛斯凭他的一張强弓在特洛亚人的陣地里造成这样的浩劫，覚得很高兴。他就走到他跟前去，說道："忒拉蒙之子透刻洛斯，我的亲爱的王子，你就像現在这样一徑射下去吧，你大可以救得达那俄斯人，而且替你的父亲忒拉蒙取得名誉，他是曾經把你带到他宮里去养大的，虽然你是一个私生子。現在他远远的离开你，你可以拿荣誉去报答他了；至于我怎样的补报你，也可以跟你談一談。如果戴法宝的宙斯和雅典娜許我攻下特洛亚的可爱城市，我就把除我自己之外的头等荣誉奖給你，那是一个三脚鼎，或是两匹馬連同战車，或是一个女人去給你侍寢。"

"我的高貴主爷阿特柔斯之子，"那可敬的透刻洛斯說道，

"一匹馴良的馬何必再加鞭策呢？我是一徑在尽我的力量的，不曾有过一刻儿休息。自从我們把敌人向城那边打回去的一刻儿起，我始終都拿着我的弓在找机会，檢出人来射。我已經放出过八枝长倒刺的箭，每枝都在那边的一个战斗壯士的肉里找到了它的标的。可是这儿有一头瘋狗，我还不能射中他。"

說着，他就向他急乎想要射倒的赫克托耳瞄准了，随卽又一枝箭从他的弦上飞出去。他沒有射中他，可是那箭中在普里阿摩斯的一个高貴儿子的胸口上，那人就是天下无双的戈耳古提翁，他的母亲，那可爱的卡斯提阿涅拉，模样儿像个女神，是从埃緒墨来嫁給普里阿摩斯王的。那戈耳古提翁受到他的头盔的重压，就把腦袋倒向一边了，好像园中一朵罌粟花，由于种子的重載和春雨的傾注而垂头那样。

透刻洛斯还不肯甘心，又一次对赫克托耳瞄准着，从他弦上放出一枝箭。这回还是沒有射中他，因为阿波罗把那枝箭擋开了，可是他射中了阿耳刻普托勒摩斯，赫克托耳的勇敢的御者，其时他正向战陣跃馬而来，就被射中奶旁的胸口。他垮然的倒下了战車，吓得他的两匹馬直蹦跳，就在他落地的地方断气了。

赫克托耳看見他的御者被打死，心痛得同絞一般，可是他虽然替他的战友伤心，也只得让他躺在那里，就去叫他的兄弟刻布里俄涅斯来执轡，因为他剛好就在近旁。刻布里俄涅斯听見他叫他，就上車去了。赫克托耳狂叫一声，从他那輝煌战車里跳到地上，檢起一大块石头，一直向透刻洛斯扔去，决心想要扔杀他。透刻洛斯剛剛从他的箭壺里抽出了一枝利箭，將它搭上弦。他正拉着弓弦对赫克托耳瞄准着，那头盔閃亮的赫克托耳就拿那块鋸齿形的石头打中他肩膀上最最薄弱的一点，鎖骨連結頸脖和胸部的地方。弓弦切断了；他的手指和手腕都麻木了；他就跪

倒在地上；弓从他的手里落下了。但是埃阿斯并不是沒有照顧到他的兄弟。他就赶上前，两脚跨着透刻洛斯，拿他的盾牌掩护着他。随后就有他們的两个亲信人，厄喀俄斯的儿子墨喀斯透斯和高貴的阿拉斯托耳，把他从地上抬起来，由他一路大声呻吟着送到楼船里去。

这时俄林波斯的宙斯重新振起特洛亚人的精神，他們就把阿开亚人一直赶回他們自己的深壕沟边去。那赫克托耳所向无敌，意气昂揚，跑在前面作先鋒。譬如一头猎狗紧紧追逐一头獅子或是一只野猪，一路咬着它的肚腹或是臀部，轉弯抹角都不肯放松一步。那赫克托耳也像这样紧紧追在那些长头髮的阿开亚人的脚后跟，一路杀戮最最落后的逃兵。他們在特洛亚人手下遭到慘重的損害，逃过木桩和壕沟，可是不到船舶旁边还是不敢停。到了船舶旁边停了步，互相喊起相救来，人人都举着手一叠連声的求神来帮助。可是那赫克托耳正带着他的长鬃馬在横冲直撞，对他們眼透凶光，活像戈耳工或是凶恶战神的模样。

白臂女神赫拉看見他們这情景，好不伤心，就对雅典娜傾吐了她的悲憤。“戴法宝的宙斯之女，”她对她說道，“难道你我不做一次最后的努力，眼看着那些达那俄斯人死絕嗎？看这样儿他們是非死絕不可了，而且死得很悲慘，要被单单一个人砍杀干淨的。你看那赫托耳已然弄克得他們怎么一个样儿了！現在他那瘋狂的行徑还是无法可阻止。”

“那种瘋狂的行徑，”亮眼的女神雅典娜說道，“我也巴不能够馬上阻止它，而且我巴不能够看見阿耳戈斯人在他自己的国土上把他杀死。无奈我那天父是个老頑固，一徑要阻撓我的計划，現在他正在发脾气呢。他从来都不想一想，他的儿子赫剌克勒斯被那欧律斯透斯派給他的种种任务弄得无可奈何的时候，

我曾經救过他多次。赫剌克勒斯只消向天上哭訴一声，宙斯就要派我急忙去救他出难。欧律斯透斯曾經有一次差他到哈得斯宮，去从厄瑞玻斯① 带那看守地獄門的狗，当时我要有先見之明，早知道今天的事，他就再也不能渡过斯堤克斯河的急湍回来了。現在宙斯却对我怀恨起来，倒让忒提斯遂了心愿，只因她去請求他給那攻城略地的阿喀琉斯帮忙的时候，曾經去亲过他的膝盖，并且拿她的手去摸过他的下巴頦儿。不过，总有一天他会重新把我叫做他的亮眼睛的宝貝儿的。目前，我一面到戴法宝的宙斯的宮里去武装起来，你一面准备好我們的馬好嗎？我倒要看看，等到我們出現在軍中的时候，这个头盔閃亮的普里阿摩斯的儿子赫克托耳会有多么的高兴。現在应該輪到特洛亚人去死在阿开亚人的船边，把他們的脂肪和肉去让狗和食肉鳥吃个飽了。”

那白臂女神对她这番話沒有异議。于是，那威武的克洛諾斯之女天后赫拉就去把黃金的鞍轡配上了她的馬匹，同时戴法宝的宙斯之女雅典娜在她父的宮門口，脫下她亲手所制的那件柔軟錦綉袍，換上了一件短靠，又为着这桩可痛心的战斗工作拿行云神宙斯的各种武器将自己装备起来。然后她踏上了那烈火的战車，将一支龐大的长枪綽在手里，那是那全能天父的女儿怒起之时用来冲鋒陷陣的。她一經上了战車，赫拉就将馬鞭打起步。

天門轟然一声自动的給她們开开了。原来管天門的就是时間，同时也是那广闊天空和俄林波斯的司閽，他們的职务就是关閉那进口，或是卷开那濃重的云。就通过了这重門，那两位女神

---

① 通到哈得斯去的一个幽冥的境界。

赶着她們那几匹忍耐的駿馬。

父宙斯从伊得山上看見了她們，他就勃然大怒，立刻叫金翅膀的伊里斯去給她們送信。“你去，伊里斯，越快越好！”他說道。“去叫她們回去。不要让她們来見我的面；她們要跟宙斯战斗将是一桩可怕的事情。你去傳我的話去，我是不会虛声恫吓的，說我要割断她們那些馬的脚筋，把她們一齐扔下战車去，并且打碎她們的战車。她們要是被我的雷打伤了，那是过了整整的十年也治不好的。这会叫那閃眼的女神知道知道，她要跟她的父亲战斗是怎么一回事情。至于那赫拉，我对她倒不怎么覚得恼怒。她一徑都跟我作对，这是她生来的脾气。”

旋风脚的伊里斯带着她的使命，急忙离开伊得山的峰頂去到偉大的俄林波斯；在那里，那崎嶇的俄林波斯的高处，就在大門口遇見了两位女神，她就拦住了她們，傳达了宙斯的口信。“上哪儿去啊？这瘋狂的冒險为着什么啊？克洛諾斯之子禁止你們去帮助阿耳戈斯人。听着他的恫吓吧——你們知道宙斯是說得出做得出的。他要割断你們赶的那些馬的脚筋，把你們两个一齐扔下你們的战車去，并且要打碎战車。他要你們整整过了十年还得吃他給你們雷伤的苦。这样，閃眼的女神，会叫你知道知道，你要跟你父亲战斗是怎么一回事情。至于赫拉，她是跟他作对慣了的，并沒有叫他怎样恼怒，他恼的是你太猖狂无礼——倘然你眞的敢向他去揮舞你那杆大枪的話。”

傳达了口信，那捷足的伊里斯就告别而去了，这里赫拉吓得轉身向着雅典娜。“戴法宝的宙斯之女，”她說道，“我改变了主意了。咱們倆是不愿意为着人的緣故去跟宙斯作战的。让机会去决定誰死誰活吧。宙斯自己心里必定会在特洛亚人和达那俄斯人之間有一个抉擇，照理也原該如此。”

說着她就掉轉她們的战車。时間替她們把那长鬃馬匹解下軛，在芬芳的馬廐里拴好了，又把战車斜倚在靠門的磨光墻壁上，那两位女神就带着滿腔的煩惱，重新加入其他的神到金椅子上坐下来。

这时候，父宙斯已經离开伊得山，赶着他的战車快馬回到俄林波斯来了。他到达那神們之家的时候，也有来服侍他的。显赫的地震之神替他解下馬，将他的战車放在它的閣架上，用一块布盖好了。那无所不見的宙斯也到他的金座上坐了下去，以致偉大的俄林波斯在他脚底下震动起来。

那时雅典娜和赫拉离开宙斯一段路坐在那儿，一句話不跟他說，也不去問他什么。可是他知道她們心里的事情，就說道："雅典娜和赫拉，你們为什么这样垂头丧气？不見得是在一場光荣的战斗里把你們所討厌的特洛亚人杀多了累乏了吧？我呢，現在是俄林波斯一切的神都不能使我改变我已决定的意旨了，我这双不可战胜的手力气大着呢。你們两个是等不到看見战場上的种种恐怖就要吓得手脚发抖的。要是你們剛才不改变主意，我来講給你們听听要怎么样吧。我的霹靂早已毀掉了你們，即使你們还能回到俄林波斯来，也是坐别人的战車回来的。"

这一番恫吓引起雅典娜和赫拉的憤憤不平，因为她們还是坐在那里策划折磨特洛亚人的办法。但是雅典娜沒有开口，只在暗暗恼恨她的父宙斯。她虽然沸騰着忿怒，却一句話都不回。赫拉可沉不住气，馬上发話了。"可怕的克洛諾斯之子，这是不能容忍的呢！我們也跟其余一切的神一样，知道你的力量不可輕視。可是我們不能不替达那俄斯的枪手們伤心，因为他們只有遭遇毀灭的悲慘命运了。不过我們会順着你的意旨，不亲自去加入战斗，只是替那阿耳戈斯人做做參謀，免得他們因你的忿

怒竟至于无人得救。”

对这几句話，那行云之神宙斯回答道：“赫拉，我的牛眼睛的天后，你到明天天亮还有机会看見全能的克洛諾斯之子給予阿耳戈斯軍中的枪手更厉害的惩处呢。因为，我告訴你吧，那威武的赫克托耳是不会让他的敌人安逸的，直要等到那捷足的阿喀琉斯看見他們就在船后艄拚命搶夺帕特洛克罗斯的尸首而重新被激怒起来的时候。这是天上已經注定的了。至于你个人，你的煩惱我是处之漠然的。我随你去落进那无底的深渊，去給伊阿珀托斯和克洛諾斯① 作伴——他們是已經陷入塔耳塔洛斯的深处，永远享受不到日神許珀里翁的光綫或是流动空气的了。尽管你墮落得那么深，你的忿怒还是不能动我的心。你的无礼猖狂是无止境的。”

这一回，那白臂膀的女神一句話都不回答了。于是太阳的明灯落进了大洋，后边拖着黑夜来盖上丰饒的大地。特洛亚人并不愿意白昼的終結，但是阿开亚人巴望天黑来做他們的救星，現在好容易巴望到了，就像他們的禱告終于得到了允准。

显赫的赫克托耳把特洛亚人从船边撤退到那漩水河边的一片沒有遺尸的空曠地面去集会，大家就都跳下了战車，等着王子对他們說話。王子手里拿着一支二丈来长的长枪，那銅枪头在他的前面閃閃发光，还有一个金环套在枪杆的頂上。他就倚着这支长枪对他的部下演說了。“特洛亚人，达耳达尼亚人，和联軍們，听我講，”他說道。“我本来是希望把那些船舶連同所有的阿开亚人都毀灭掉了才回到多风的伊利翁去的。可是天色黑得太快了。那些阿耳戈斯人和他們放在海滩上的舰队是完全靠天

① 伊阿珀托斯是提坦之一，克洛諾斯是宙斯之父而被宙斯篡夺神位的，現在都在那个无底深渊里。

黑救了命的。現在我們也只能順着天时，准备起来吃晚飯吧。解下你們的长鬃馬，扔些料草給它們。然后赶快到城里去拿些牛和肥羊来，各人到家里去自取醇酒和面包来供应。再去檢一些柴来，我們可以多多点着火，一直点到了天明，把整个天都照亮，以防长头髮的阿开亚人突的逃亡，連夜放船到海上。我們决然不让他們从从容容的上船。我們要让这班傢伙带点东西回家去消化消化，趁他們跳上船去的时候在他們背后放一箭或是投一枪，算是給予他們和其他的人一个教訓，須得把战爭的苦楚仔細再想想，才来攻击我們这些馴馬的特洛亚人。在特洛亚城里，让我們的神圣傳令官去号召年輕小伙子乃至白髮的老人，大家都到神給我們建造的一圈城墻上头来上夜，同时我們的女眷們也得家家戶戶都旺旺的点起火来。此外，崗哨必須經常的放着，免得敌人趁我們部队不在的时候偷偷爬进城。这些，英勇的特洛亚人，就是我的命令，必須逐一的执行。

"目前，我講到这里为止——我想我們可以說是'一切安妥'的。到明天早晨，我再来宣布我給部队的其他部署。我希望，并且祈求宙斯和其他一切的神，我將能够赶走命运用他們的黑皮船装载到这里来的这些恶狗。現在天黑了，我們自己也得放哨了。等天蒙蒙亮，我們就武装起来，到那些樓船那边去給他們一个猛烈的攻击。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看出来，到底是那威武的提丟斯之子狄俄墨得斯把我从船边赶回城里去呢，还是我用我的鋒利銅枪打倒他并且把他那血淋淋的鎧甲带了走。他呢，到了早晨也就可以知道自己有沒有能耐来抵擋我的枪了。八成儿是明天太阳上来的时候他就要躺在前綫上流血，而且他的部下要有一半人陪死在他的周圍。我但愿我这一天准保可以給阿耳戈斯人造成大灾殃，跟雅典娜或是阿波罗准保不会死而且永远享

有青春和光荣一样。”

特洛亚人用一陣的欢呼来报答赫克托耳的这番演說。他們把淌汗的馬解下軛，各自用皮帶在战車上拴好了。然后他們急忙到城里去拿牛和肥羊，并且到他們家里自取醇酒和面包来供应。他們又采来了大量的木柴，随卽一陣烤肉的香随风飄上了天頂。

这样，他們沿着那战場的走廊坐等天亮，心里想着明天的大事情，身边无数的火堆燒得旺旺。譬如有些个晚上，高空里平靜无风，天上的星星圍繞着一輪明月照得雪亮；其时无限的天幕一直張开到天頂，每个山头、海角和深谷都显了形，每一顆星都看得清，使得牧羊人心里欢欣。当时在伊利翁的前面，那些船舶和克珊托斯諸河流之間，那些特洛亚人燒起的火也有那些星星那么多，也像那些星星那么的光閃閃。那論千的火堆燒在平原上，每个火堆的光圈里都圍坐着五十个人，同时那些馬匹站在他們的战車旁边，在吃雪白的大麦和裸麦，等待曙光坐上她的黃金座。

IX

向阿喀琉斯求和

当特洛亚人像这样在守夜的时候，阿开亚人都在那紧跟着恐怖而来的恐慌的箝制下发抖。所有他們的将領都尝到了絕望的苦楚了。他們的心在簸蕩，像是那魚类行乐的大海上，来了玻瑞阿斯和仄費洛斯①，那从特剌刻刮来的两股风，輪流着激蕩，以致那漆黑的波濤掀起了浪头，全部海滩都像堆滿了海草的模样。

阿伽門农怀着忧伤迷惘的心情来来去去的走着，吩咐他那些口音清晰的傳令官去叫着每个人的名字，要他們都来开会，可不許大声喊嚷；并且由他亲自来主持会場。到会的人都怀着沉痛的心情坐下了，阿伽門农站起来对他們演說，却先长长的叹息一声，簌簌的淌下眼泪，像是一个泉源发出来的水，阴慘慘的一行行流下一块岩石来一般。“我的朋友們，”他說道，“阿耳戈斯人的将領們和参贊們，偉大的克洛諾斯之子宙斯給了我一下慘重的打击了。这位殘酷的神，当初曾經庄严地給我保証，要等我打下伊利翁的城墙才离开这里，現在他变了心了，使我感到慘痛的失望，竟叫我带着我这丧失了一半的軍队含羞忍辱的退回阿

① 北风和西风。

耳戈斯去了。想那不可战胜的宙斯，曾經打下过許多城市的高垒，将来也还要去毀灭别的，他可偏偏要这样，分明是他已經决定的意旨了。所以現在，大家都听从我的領导吧。我的意思是，咱們上了船回国去吧！特洛亚和它那些广闊的街道是永远不能落到我們手里的了。”

阿伽門农的这番牢騷，阿开亚的将士們寂然无声的听着。經过好一会儿，大家都垂头丧气的坐在那里不开口，但是到末了，那大声吶喊的狄俄墨得斯站起来了。“我主阿特柔斯之子，”他开口說道，“我对于你，首先是你，和你这样的懦弱，大大的不以为然。我在公开辯論的場面上反对你（你陛下是知道我們有这特权的），你千万不要生气。前几天，你曾經在部队的面前責备过我。你說我是一个孺子，一个懦夫——这桩事情是每一个年輕和年老的阿耳戈斯人都听見了的。可是那位圣智的宙斯不是还留着一些恩惠沒有給你嗎？他給了你至尊的王杖和王杖带来的尊敬了，可是他沒有給你胆量——胆量就是力量的秘訣。先生啊，难道你眞的相信阿开亚人是像你所說的那种懦夫和变节者嗎？如果你自己已經是决心要走，那为什么不走呢？路是沒有拦阻的，你的船停在海边，当初你从密刻奈带来的整个大舰队都在那里。可是其余的长头髮阿开亚人都准备要呆下去，直到我們扫蕩了特洛亚城。而且，尽管他們也都像你一样上船逃回家去，我們两个，我和斯忒涅罗斯，还是要打到我們在伊利翁达到目的为止。天意是要我們呆在这里的。”

所有的阿开亚人听了馴馬者狄俄墨得斯这番話都覚得高兴。大家都高声喝彩起来。随后那战車将士涅斯托耳站起来說話了。“堤丟斯之子，”他說道，“你在战斗的时候是个大战士，在辯論的时候是你这样年齡的人沒有一个能跟你匹敌的。我們当

中沒有一个人会来駁斥你的演說或是否定它的一个字。可是你結束得太快了。事实是，你对这些阿耳戈斯的王爷們說的話虽然都有理，很不錯，可是你到底年紀还輕——只配做我的小儿子呢。我的年紀比你大得多，所以应該我来說明你那演說的义蘊，把它詳詳細細的闡发一番。等我講起来，我是想要得到每个人的支持的，連阿伽門农王也得支持我；因为那种只巴不得自己起内哄的人，实在是他的国家、氏族和家庭的仇敌，可是目前不必多說了。让我們順着天时，准备起来吃晚飯吧。同时，我們必須到壁垒外边去沿壕沟放步哨。那是我要交給年輕人去担当的一桩任务。这以后，就要輪到你，阿特柔斯之子，作为我們的大君主来領导我們了。你得开一个宴会，請高級的将領們都来参加。这是你应当做的一桩正事，而且是无伤于你的。那些阿开亚的船舶每天都从特剌刻飄海来送酒給你。你的篷帳里滿是酒了；你是这个大民族的君王，就应当你来請客。等到你把我們都邀到篷帳里了，你看誰能給你最好的忠告，就必須听他的話。天知道的，我們阿开亚人的确需要最最好、最最賢明的忠告，因为敌营里的那么些火已經逼近船舶来了。不会有人把它当做娛目的景象。这次远征的成敗就决定在今天晚上了。”

涅斯托耳的这番忠告，大家听了都首肯，并且立刻照办了。武装的哨兵跑着步开了出去，指揮他們的有涅斯托耳的儿子特剌緒墨得斯王子，战神的族类阿斯卡拉福斯和伊阿尔墨諾斯，还有墨里俄涅斯、阿法柔斯和得皮洛斯，还有克瑞翁的儿子，高貴的呂科墨得斯。一共是七个守卫队首領，各人率領一百个人，都是手拿长枪的。他們到壁垒和壕沟的中間找定了崗位，就在那里一队队生起火来，各人准备自己的晚飯。

这时候，阿特柔斯之子引領全体的高級司令到他篷帳里，摆

出一席盛筵来請他們吃。他們就把各自面前的美酒嘉肴吃起来，及至大家都已經充飢解渴，那位涅斯托耳老人家就站起来发表他的意見了。他是替大家的利益着想的；他的智慧取胜当場已經不止这一次。“阿特柔斯之子人間王阿伽門农陛下，”他說道，“我的演說要从你身上开头，也在你身上結束。你是一个大民族的君王，为了你的賢明統治，宙斯才把王杖交付給你，把法律信托給你。所以，你最重要的一桩事情就是同时要給人忠告也要听人忠告；不但如此，并且要实行别人为着你的利益而覚得不能不向你提出来的建議。总之，无論别人出于怎样的动机，名誉总是你得的。現在我要对你說出我所訒为最好的办法来了，因为我相信比我再好的办法是沒有人提得出来的。我早就有这个决心，始終都沒有改变；老实对你陛下說，自从你到阿喀琉斯篷帳里去拿布里塞伊斯那个女人以致激起他的暴怒那一刻儿起，我一徑都沒有改变过我这个主意。你这种行为是我們大家都反对的；我个人还曾經尽我的力量諫劝过你。可是你那傲慢的脾气制服了你，竟把一个头等杰出的、連神都器重的人侮辱了，为了你自己的利益去沒收他的战利品。因此我想出一个主意来。哪怕現在已經是太晚，我們也得要想个法儿，去向他提出講和的条款和道歉的言詞，好平平他心头的气。”

“我的可敬的老王爷，”人間王阿伽門农回答道，“你陈述我的愚昧的这番話是完全对的。我的确是愚昧，这是我自己也不否訒的。像阿喀琉斯那样一个人，既然得到宙斯那么的心爱和敬重，以至于为了他的緣故几乎毁了阿开亚人，确是抵得过一个軍队的。当初我原不該凭那不祥的冲动，做出那种愚蠢的行为，現在我痛悔前非，甘愿拿出一笔大大的賠罪金来跟他和解。我在你們大家面前，可以把我要送的丰盛礼品列举一下，那就

是: ——七个不曾被火熏黑的三脚鼎;十个塔兰同① 的黄金;二十口闪亮黄銅的大鍋;十二匹强壯的、賽跑得过奖的馬。单是这一些馬替我贏来的奖品,就可以使得一个人不至于貧困,也不会短少珍貴的黄金。此外,我还要給他七个精工技艺的女子,她們是勒斯玻斯人,就是他攻下了勒斯玻斯城那一次我为了她們的絕色挑选来当作我一份战利品的。这一些,我一概都送給他,再加上我从他那里拿来的那个女子,布里修斯的女儿。而且,我可以給他起誓,我从来都沒有跟她同床共枕,发生过男女关系。这一切的礼物,都立刻可以送到他手里。等将来,如果神們允許我們去攻下普里阿摩斯那个大城,那就让他跟我們一同去分战利品,由他拿船去装黄金和青銅,装了个心滿意足,并且由他自己去挑选二十个除了海倫之外最最美丽的特洛亚女人。再等我們回到了阿耳戈斯,阿开亚人的最最富裕的国土,我还要招他做女婿,同我自己那个嬌生慣养的亲生儿子俄瑞斯忒斯一样看待他。我有三个女儿在我的宮里,克律索忒弥斯,拉俄狄刻和伊菲阿那隆。三个人当中,随他自己喜欢,挑一个帶回珀琉斯家去,用不着行什么聘礼。我还要送給他一份粧奩,大到陪嫁女儿的人从来不曾給过的。不但如此,我还要給他七个好城市:卡耳达密勒,厄諾珀和多草的希瑞;神圣的斐賴和深草牧場的安忒亚;美丽的埃珀亚和盛产葡萄的珀达索斯。这些城市都是近海的,在皮罗斯多沙地的极远部分。那里的居民富有牛羊。他們将会当他一位神一般的尊敬他,向他納貢,服他的統治,在他的爱护下漸漸繁荣起来。这一切,只要他肯回心轉意,我都可以給他办到的。让他对我輸心吧。我們所以覚得那哈得斯比任何神都討

---

① 古希腊的重量单位,約等于二六公斤。

厌，就为的是他太强硬，太不肯通融。他是得順从我的，因为无論講年齡，講地位，他都比我差得多。”

“阿特柔斯之子人間王阿伽門农陛下，”那革瑞諾斯的战車將士涅斯托耳回答道；“你給阿喀琉斯王子的这份礼，是沒有人能說它不慷慨的。那么很好，我們赶快派代表到那珀琉斯之子的篷帳里去吧。我已經准备好了代表的人选了，他們决不可以拒絕这一項任务。第一位是年高德劭的福尼克斯——他可以先去——随后去的是偉大的埃阿斯和高貴的俄底修斯。傳令官里面，俄狄俄斯和欧律巴忒斯可以跟他們同去。可是先叫人拿水来給我們洗手，并且叫大家靜下来，好让我們向克洛諾斯之子宙斯禱告，祈求他給予恩惠。”

涅斯托耳的种种安排，人人都覚得滿意。傳令官們急忙給他們澆水洗手，同时他們的侍从們拿調鍾来装滿酒，先在各人杯子里倒一点点儿，这才給大家斟滿。等到大家都酹过了神，喝暢了酒，那些代表們就从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門农的篷帳里出发了，可是都經过那革瑞諾斯的战車將士涅斯托耳細細叮嚀，那位老人一面諄諄的嘱咐，要他們尽心竭力去劝解那天下无双的阿喀琉斯，一面逐一窺看他們的臉色，大部分时間是注視俄底修斯。

埃阿斯和俄底修斯沿那奔騰大海的海岸走，向那环繞世界的大海神屢次祈求，让他們前去打动阿喀琉斯那种高傲心腸的任务不至于太棘手。他們到达密耳弥多涅斯人的篷帳和船舶，看見那位王子正在用音乐消磨时間。他在歌唱天下的名人，自己用一張和諧的竪琴伴奏，那是一件用銀子作横梁的装飾美丽的乐器，他毀灭了埃厄提翁的城市的时候从掠获品里挑出来的。陪伴他的只有帕特洛克罗斯一个人，和他面对面坐着，靜靜的等着他停止歌唱。那两位代表走近他，高貴的俄底修斯作前导，到

那王子面前站住了。阿喀琉斯吃了一惊，手里拿着那張豎琴跳起来，从他坐的椅子走上前几步。帕特洛克罗斯看見他們倆，也站起来了；捷足者阿喀琉斯打了个招呼說道："欢迎两位亲爱的朋友，你們来得正是时候，我虽然心里忿怒，可是我爱你們两个人，再沒有别的阿开亚人比得上你們。"

說着，高貴的阿喀琉斯領他們进他的篷帳，請他們在鋪着紫色椅垫的椅子上坐下来。随卽他掉轉头向站在旁边的帕特洛克罗斯說道："我的帕特洛克罗斯爷，拿个大些儿的調鍾出来，酒里少摻点儿水，每人給一个酒杯。我的最亲爱的朋友光降到我篷帳里了呢。"

帕特洛克罗斯执行了他的战友的命令。他拿了一块大案板来放在火光中，在那上面放着一头綿羊和一头肥胖山羊的背部，以及一头肥大野猪的肋条。奥托麦冬托住它們，让阿喀琉斯拗断它們的关节，并且把关节肉切碎了，插上烤肉的扦子。同时，墨諾提俄斯的高貴儿子帕特洛克罗斯把火扇旺了。及等木柴都燒透，火焰不見了，他就撥开了炭火，在肉上撒过圣盐，把肉扦子放上鉄架去烤着。烤熟了，他就将肉叠在平底大盘上，又去拿些面包来，用美丽的筐子盛着放上桌；阿喀琉斯就将肉分成几份儿。然后他到一張靠墻的椅子上去坐下来，和俄底修斯王面对面，又叫他的朋友帕特洛克罗斯拿牺牲献神。帕特洛克罗斯把祭肉扔上了火，大家就都吃起自己面前的嘉肴来。及至他們都已經解渴充飢，埃阿斯向福尼克斯点头示意。可是俄底修斯会意了，他就斟滿了酒向阿喀琉斯举杯說道：

"祝你的健康，阿喀琉斯！我們吃到这样美味的食品，就不能够怨我們的軍粮不好了，在我主阿伽門农的篷帳里是这样，到你这里来又是这样。可是在这一刻儿，飲食的快乐远远离开我

們的思想。殿下啊，我們遭大难了呢，事态的严重足以使我們丧胆。除非你奋发出战，那么我們那些华貴船舶的或存或亡就只能付之不可知之天。那些蛮横的特洛亚人和他們的著名盟軍已經逼近船舶和壁垒来宿营了。他們的营帳都把火点得雪亮。他們都滿怀信心，以为他們現在向我們的黑皮船猛扑来时是沒有东西阻擋得了的。那克洛諾斯之子宙斯曾經在他們的右首发了闪电鼓励过他們了。那赫克托耳已經发了杀人狂，可以横冲直撞所向无敌了。他在他那狂勁里，就一味信任宙斯，无論是人是神他都不怕了。他只在祈禱美好的黎明早些到来，因为他心里痒巴巴的只想劈掉我們那些船舶后艄的尖峰，并且放起火来把我們熏到船外去屠杀。我实在非常害怕，神們也許要让他去实行他这种惆吓，我們也許竟要死在这个远远离开阿耳戈斯牧馬地的地方。所以，請你奋发起来吧，如果你肯在这最后的关头去把那些精疲力竭的部队从特洛亚人的狂暴威胁下救出来的話。如果你不肯，那你是要后悔的，因为等到損害造成之后就沒有法子补救了。不要等到那一步田地，就請你行动起来，去救达那俄斯人出浩劫。

"我的好朋友，当初你的父亲珀琉斯送你从佛提亚来援助阿伽門农的时候，不是曾經訓誨过你嗎？他說：'我的儿，雅典娜和赫拉如果有心要你好，就会使你强壯的。你自己必須要做的事情就是控制住你那驕傲的气性；因为和善的心地要比驕傲好得多。爭吵是可以致命的。你得立刻跟人家和解；能这样，无論年輕年老的阿耳戈斯人都会更加看重你。'这是他老人家的訓誡，你已經忘記掉了。可是你要肯讓人，現在也还来得及。丟开这种恶毒的仇恨吧。阿伽門农已經准备好，一等你回心轉意，他就拿丰盛的礼品来向你賠罪。你如果愿意听听，我可以把他在邃

帳里决定了的礼品列举出来。七个不曾被火熏黑的三脚鼎;十个塔兰同的黄金;二十口閃亮黄銅的大鍋;十二匹强壯的、賽跑得过奖的馬。他說单是这一些馬替他贏来的奖品,就可以使得一个人不至于貧困,也不会短少珍貴的黄金。此外,他还要給你七个精工技艺的女子,她們是勒斯玻斯人,就是你攻下了勒斯玻斯城那一次他为了她們的絕色挑选去做他一份战利品的。这一些,他一概都送給你,再加上他从你那里拿去的那个女子,布里修斯的女儿。而且,他可以給你殿下起誓,他从来都沒有跟她同床共枕,发生过男女关系。这一切的礼物,都立刻可以送到你手里。等将来,如果神們允許我們去攻下普里阿摩斯那个大城,那你一定要跟我們一同去分战利品,由你拿船去装黄金和青銅,装了个心滿意足,并且由你自己去挑选二十个除了海倫之外最最美丽的特洛亚女人。再等我們回到了阿耳戈斯,阿开亚人最最富裕的国土,他还要招你做女婿,同他自己那个嬌生慣养的亲生儿子俄瑞斯忒斯一样看待你。他有三个女儿在他的宮里,克律索忒弥斯,拉俄狄刻和伊菲阿那薩。三个人当中,随你自己喜欢,挑一个带回珀琉斯家去,用不着行什么聘礼。他还要送給你一份粧奩,大到陪嫁女儿的人从来不曾給过的。不但如此,他还要給你七个好城市:卡耳达密勒,厄諾珀和多草的希瑞;神圣的斐賴和深草牧場的安忒亚;美丽的埃珀亚和盛产葡萄的珀达索斯。这些城市都是近海的,在皮罗斯多沙地的极远部分。那里的居民富有牛羊。他們将会当你一位神一般的尊敬你,向你納貢,服你的統治,在你的爱护下漸漸繁荣起来。这一切,只要你肯回心轉意,他都可以給你办到的。若是你对阿特柔斯之子連同他的一切礼品都覚得憎恨,以至于压倒你对其他一切的关心,那也得請你对那些在营帳里懨懨待毙的其余阿开亚人有些儿怜

憫。他們将会当你一位神似的敬重你。你在他們眼里一定会滿身都披着光荣，因为現在正是你打得着赫克托耳本人的时候。他幻想着我們这些船里載来的达那俄斯人并沒有他的敌手，也許竟会趁他那股盲昧的狂勁冒險到你的近边来的。”

“萊耳忒斯的世子，机智敏捷的俄底修斯，”那捷足者阿喀琉斯回答道，“我不如直捷痛快的把我心里的感情和我所要做的事都对你們說出来，省得你們坐在那里輪流着来劝說我。我对于那个口是心非的人是厌恶得同地獄門一般的，所以我先把我的决心告訴你們。你們要明白，无論我主阿伽門农或是其余的达那俄斯人都不能使我回心了，因为照这样儿看起来，一个人是即使天天去跟敌人拚命也得不到人家感謝的。他在家里坐着也好，尽他的力量去打也好，派到他的禍福并沒有两样。懦夫和勇士同样会受人尊敬，无所事事的人和勤忙苦作的人也同样要見到死亡来临。我經常在战場上冒着生命的危險，吃尽种种的苦头，也并不比其余的人多沾着什么好处。我好比一只鳥儿，无論怎样的辛苦，一顆一粒都要檢来給她那些羽毛沒有丰滿的小鳥的。我曾經熬过許多不眠的夜晚，打过許多流血的白天，所打的就是也跟我們一样为着自己的女眷而来打的人。我除开从陆地上占領过特洛亚肥沃地面的十一个城市之外，还曾經从海上占領到十二个城。我从每个城市得到一票很可观的掠获品，每次我都全部带回去給那坐在船边不动的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門农的；我交給了他之后，他也拿出一些来散給大家，一点儿一点儿的，絕大部分都他放着了。他因看重那些王子王爷們的身分而分給他們的那些东西，都还平平安安的在他們手里，遭到他搶劫的只有我一个人。好像他并不是拿她去做妻子，其实不然。他是拿她做妻子的，而且是他自己挑选的。好吧，讓他去跟她睡覺吧，讓

他去称心如意吧。

“講到妻子的話，請問阿耳戈斯人为着什么要到特洛亚来打仗的？若不是为着那美髮的海倫，阿特柔斯之子为什么要劳师动众到这里来呢？难道天底下就只他們阿特柔斯一家人是愛妻子的？凡是有教养、有理性的人，个个都是爱好而且宝貴他自己的女人的，就像我一心爱那个女子一样，虽然她不过是我枪下的一个俘虏。現在他已經把她从我怀里搶走了，我已經受了他的欺騙了，請他不要再来对我施詭計了吧。我已經把他看得穿透了。他是不会成功的。

“不会的了，俄底修斯，他如果要保得那些船舶不燒掉，必須仰仗你和其他的王爷了。反正他沒有我也已經造成了好些奇迹。他已經筑起了一道壁垒，我知道的，并且沿那壁垒掘起了一条壕沟，一条出色的闊壕沟，連木桩子都全的。可是虽然有这些东西，他还是要抵擋不住那个殘暴的赫克托耳呢！至于我当初率領阿开亚人出战的时候，那赫克托耳是无論如何不肯放他的部队远离城墻的。他从来不曾从斯开亚門和那株橡树上前过一步，就在那个地方他有一天单独同我斗过了一場，幸而留得性命回家去。可是事情已經改样了，現在我不高兴去同我那赫克托耳王子厮杀了。所以明天我就要向宙斯和其他所有的神献祭，然后装好我的船舶放下水。你們如果高兴看一看的話，明天早晨第一桩看見的东西就是我的那些船舶布开在那魚儿戏水的赫勒斯蓬托斯中央，我的部下在里面努力摇桨。要是偉大的海神肯助我一陣好风，三天之后我就可以立脚在佛提亚的肥厚泥土上。那里有我一家富裕的人家，我倒了霉才丢开它到这里来的，現在我可以使得它更加富裕，因为我带回家去的一份战利品里有黃金、紅銅、系带的女人和青灰色的鉄——色色俱全的，就只

缺少那件荣誉的奖品，因为那个出尔反尔的人，那位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門农王陛下，已然把它給了我了却又因要侮辱我而重新收了回去了。

“把我說的这些話全都告訴他，而且要在大庭广众之中对他講，好让大家都防备着他，因为像他这样一个怙恶不悛的阴謀家是难免要去欺騙别个达那俄斯王子的。至于他对我，哪怕他怎样厚顏，也不敢对我正視了。我呢，也不会再帮他献一个計策或是出一份气力。他已經失信于我、欺詐了我了，我决不会再落进他的圈套。关于他这个人的話就只如此。让他安安靜靜的走向灭亡去吧。圣智的宙斯已經攪昏了他的腦子了。

“講到他的礼品，我也并不喜欢，跟不喜欢他本人一样。哪怕他把他所有的財物或是向别处筹集来的財物——所有俄耳科墨諾斯或是埃及所屬的忒柏斯（那里是家家戶戶都充滿着財富的，而且它那一百个城門是每一个都出得出二百名車馬齐全的战士的）的賦稅——再加十倍、二十倍来給我；哪怕他的礼品多得像沙粒，像尘顆，他也不能叫我回心轉意了。他首先得用我所曾經忍受的那种慘酷的羞辱来賠償我。

“再說，我也不要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門农的女儿做妻子。尽管她可爱得像那黃金色的阿佛洛狄忒，能干得像那閃眼的雅典娜，我也不要娶她的。他尽可以另外挑个阿开亚人做女婿——一个比我高貴的，和他門当戶对的。至于我，只要神允許我平安回到家，珀琉斯就会替我找到一个妻子，并不需要别人的帮忙。从赫拉斯到佛提亚，到处有的是阿开亚女子，那些守要塞的貴族的女儿。只要我选中一个，就可以做我自己的妻子。我在家里的时候，往往沒有多大的野心，只想討个門戶相当的合适的女子，靠我老父珀琉斯掙起来的家私享受一輩子。因为照我看起

来，哪怕是那富丽的伊利翁在阿开亚人到来之前的和平日子里所有的那么神話一般的財富，哪怕是那巉岩的皮托地方射王阿波罗的大理石庙門后面堆藏的宝物，都比不得人的生命。成群的牛和壯健的羊可以劫掠得来，三脚鼎和栗色馬可以拿錢买到。至于一个人的生命，一經他那口气离开他，你就不能再搶回来或是再买回来了。我的神母銀脚忒提斯說我一生的命运是有两条路可走的。如果我在这里呆下去，参加特洛亚的圍攻，那我虽然可以贏得不朽的声名，可是沒有我回家的份儿了。如果我回到自己本国去，那我将得不到好声名，可是我可以多活几年，不至于短命而死。

“还有一点。我要奉劝你們大家都不如开船回去，因为你們在伊利翁的峻峭街道上永远不能达到你們的目的。无所不見的宙斯已經在那城市上面伸出一只愛撫的手来，那里的人都振作起精神了。現在，你們回去向阿开亚的头領們在公开的会議上报告吧，你們这几位高級将領是有这种权利的——他們向我提出的条款已經遭到断然的拒絕，他們必須另想再好的方法去救那些船舶和船舶旁边的所有部队了。可是福尼克斯可以留在这里跟我們同宿。明天早晨他就可以同我一起上船回家了——这是說他如果是愿意的話。我并沒有强迫的意思。”

阿喀琉斯說完了。大家都被他这一个直捷了当的拒絕愣住了，接着来了一个长长的靜默，是老战車将士福尼克斯第一个打破的。其时他替那些阿开亚的船舶感着莫大的恐惧，以至于迸出眼泪来。“我的高貴的王子爷阿喀琉斯，”他說道，“你如果眞的想要开船回家去，并且气忿到了听凭那些华貴船舶去燒掉也不肯救它，那你叫我独个人怎么办呢，我的亲愛的孩子？你丢下了我，叫我怎么能在这里再呆下去呢？当初那老战車将士珀琉斯送

你从佛提亚来帮阿伽門农的时候，不是要我做你的监护人的嗎？你还是一个小伙子呢，在人家可以大献身手的战場上和辯論会上都是沒有經驗的。他所以要我和你一同来，就是来教你这些事情，叫你做一个演說家和行动者；因此，亲爱的孩子，我决不能够放你走了独自个留在这儿，哪怕是神亲自来减掉我的年齡，让我重新去做我初次离开那产美人的赫拉斯时候那么一个剛勇的小伙子。我是从赫拉斯逃出来的，为的是跟俄耳墨諾斯之子我的父亲阿明托耳爭吵，至于我們父子成仇的原由是这样的。他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妓女，把他的妻子就是我的母亲撂开不理了，我的母亲一徑逼着我，要我搶在老头儿前头去跟那个女人睡一个晚上，好使她的心不再向着老头儿。我答应了，而且照这样做了。我的父亲立刻就知道，他就向复仇女神发了严重的咒詛，要他自己永远抱不着我的儿子；后来神們——冥界的宙斯和威严的珀耳塞福涅①——竟让他这咒詛应驗了。我因此非常忿怒，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杀死我的父亲。可是有一位不死神阻止了我。他使我想到了輿論，想到要招人咒罵，想到要被国人加上弑亲犯的恶名称。可是我的父亲既然怀恨我，我在他家里是再也呆不下去了。当然，那些包圍着我的朋友們和亲属們都尽他們的力量劝我呆在家里的。肥胖的羊和蹣跚的曲角牛无穷无尽的杀来吃；一头又一头的好肥猪摊在火上燎了毛；老头儿的醇酒一壜又一壜的拿出来喝掉。一連的九个晚上，他們都在我身边歇宿，大家輪流着看牢我，通宵生着两处火，一处是在院墻的廊下，还有一处是在前院里，就是臥房門口的外边。可是到了第十天晚上，剛剛碰到个漆黑的天，我就打开我那臥室的坚固的門逃了出来了。我觉得那院墻并不难爬，而且那些上夜的人和女仆們

① 冥土的王后。

沒有一个看見我。于是我就急急的逃了，一直逃过赫拉斯的广闊的草原，到了佛提亚出产綿羊的肥厚土，就一徑去找国王珀琉斯。他見了我非常称心，爱得我像父亲爱那継承大財产的独养儿子。他叫我去治理一个人口繁密的地境，使我成了个富人，我就在佛提亚的边境上住下来做多罗珀人的王了。

“自从那个时候起，最最可崇拜的阿喀琉斯啊，我就全心全意用来作成你这样一个人了。你总还記得，除了我一个人之外，你无論出外去或是在家里都不肯跟任何人一起吃飯的；总还記得，我一徑都抱你在膝盖上疼着你，从我吃的肉上切下小片来喂你，拿我的酒杯凑上你嘴唇。你那笨拙的小嘴里常常要漏下酒来，弄脏我的短褂的前襟。是的，我一生的大部分都化在你的身上，为你辛勤劳苦的。我感覚到上天既然不让我得子，我就不如把你当我的儿子，最最可崇拜的阿喀琉斯啊，无非要你将来免得我孤孤凄凄的死。

“克服你的傲慢吧，阿喀琉斯。你是不应該这样执拗的。就是在天上的神，比你优越、威风、有能耐得多，也都可以使他們回心轉意。等到那作恶犯罪的人跪下来祈求的时候，就連神也可以用牺牲和哀告、酹酒和献祭等等轉移他們的心意的。你不知道所有的“祈求”都是全能宙斯的女儿嗎？她們是一种枯槁憔悴的人，举步蹣跚、垂头丧气的；她們的事业就是一徑跟在“罪恶”的后面跑。不过罪恶是强壯的，步子快得把她們一齐都撇在后边。她老要跑在她們的前头，漫游世界而造成人类的愁苦。因此她們只得追赶上前去設法救治。当这些宙斯的女儿走近一个人去的时候，如果那人謙謙虛虛的接待她們，他就会得到她們大大的祝福，他自己的請愿也可以得到允准。但是那人如果硬着心腸把她們摒斥，她們就要去祈求克洛諾斯之子宙斯，让他被罪

恶追到，在堕落中受到惩罚。阿喀琉斯啊，这种道理是适用于你的。你对于宙斯的女儿們必須給以应有的敬意，让她們平了你的气，她們对于凡是有勇气的人都是这样的。如果我主阿伽門农沒有想要送你这份慷慨的厚礼，并且許你日后还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却要把仇恨記在心里，那我无論如何不会来劝你消除怒气，劝你去帮阿耳戈斯人，不管他們怎样迫切的需要你。可是事实上，他不但現在就要給你这么多，还保証你将来的种种好处，而且他挑选出来替他說情的使者，是全軍中最最出色的人，也是你自己在阿耳戈斯人里最最好的朋友。他們的这番恳求，他們到这里来走这一趟，你决不可以看得一錢都不值，虽則你到現在为止的这番怨恨是沒有人怪得你的。

“我們都听見过古时英雄豪杰的許多先例，他們也有时候要鬧意气，可是都能用卑詞厚礼挽回过来，都肯听别人的劝解。我回想到許多年前，就記起了这样一个例子。現在在座的都是朋友，我不妨跟你們講一講这段故事。枯瑞忒斯人在卡呂冬城跟好战的埃托利亚人打仗。双方的損失都慘重。埃托利亚人是在防守他們那个可爱的卡呂冬城，枯瑞忒斯人竭力要把它攻下。这場大禍是由金座女神阿耳忒弥斯先惹出来的，为的是俄紐斯王沒有在他国境內的圣山上向她献过收获祭，那位女神动怒了，就放了个妖怪到卡呂冬来作祟。原来所有其他的神都享受到丰盛的牺牲，独有全能宙斯的这个女儿得不到国王的任何祭祀。也許是他把她忘記了，也許是他算錯了，总之是犯了致命的錯誤。因为那弓之女神在盛怒之下，就放下了一头神兽，一只长着雪白獠牙的貪饕的野猪，到他国境里来蹂躪他的田地。那头野猪把滿枝花朵的高大果树連根拔起来，竟至于狼藉滿地。但是俄紐斯的儿子墨勒阿格洛斯終于把他杀掉了。为了这桩事，他得向許多

城市去募集猎人和猎犬，因为那兽力气大，不是少数人对付得了的，而且結果还是送了好些人的命。那兽被杀死之后，阿耳忒弥斯还不肯甘心，又在它的屍体上头挑起一場大决斗，使得枯瑞忒斯人和傲慢的埃托利亚人为了它的脑袋和毛皮拚命肉搏起来。

“在这一場战斗里，只要有那剛勇的墨勒阿格洛斯在参加，对枯瑞忒斯人一徑都不利，哪怕他們人数多，始終都不能稳扎下来圍攻那城市。但是很多通达事理的人也有时候要鬧意气，后来墨勒阿格洛斯也就犯了这种毛病了。他因对他自己的母亲阿尔泰亚生了气，就回到家里去陪伴他的妻子閑着不干了。他的妻子就是那美貌的克勒俄帕特拉，細脚踝的馬耳珀薩的女儿，馬耳珀薩是欧厄諾斯之女。克勒俄帕特拉的父亲伊达斯在日，是天底下最最剛强的一个人，确实曾經为着这个好脚踝的女子馬耳珀薩拿着弓去跟福玻斯·阿波罗会过面的。后来克勒俄帕特拉的父母在他們自己家里給她取了个綽号，叫阿尔庫俄涅[1]，一来是紀念她母亲过的魚狗[2]的生活，二来是像她被射神阿波罗带走时的那种凄慘的呼声。

“好吧，墨勒阿格洛斯陪着克勒俄帕特拉躺在床上了，一心只在記那銘心刻骨的仇恨。他那仇恨是因他母亲的咒詛而起的。原来他杀死了她的兄弟，她在哀痛之中就求神来杀自己的儿子，以至于跪在地上，痛哭流涕，拿拳头捶着地面，向哈得斯和威严的珀耳塞福涅呼吁起来。那在黑暗里行走的鉄石心腸的复仇女神就从厄瑞玻斯里听見她了。

“不久之后，枯瑞忒斯人就来攻打城門。城里的人听得見他們搥击城墻的声音了。这时候，埃托利亚的长老們都想把墨勒

---

① 义为翠鳥。

② 翠鳥的一种。

阿格洛斯請出来替大家保城。他們派一些高級祭司的代表去見他，許給他一份丰盛的酬謝。他們对他說他可由自己选擇五十垧地做他的私产，一半葡萄园一半农田，从那美丽的卡呂冬平原最肥饒的部分划給他。那老战車将士俄紐斯也加入他們去求告。他站在墨勒阿格洛斯那間高大臥房的門檻上，搖着那結实的木头門，向他的儿子哀求苦告。墨勒阿格洛斯的姊妹們和他的母后也都来向他迫切央求（虽則他們只使得他更执拗），还有他的战友們和最亲爱最忠心的朋友們也都来了。但是他拒絕他們大家的祈求，直到眞正最后的一刻，因为那时枯瑞忒斯人已經爬上了城墻，大城里已經起火，矢石已經落到他自己的臥房上来了。就在这当口，他那美貌的妻子挂着眼泪走到他面前。她把城陷之后居民都要遭殃、男子都要被屠杀、全城要燒成灰土以及敌人要带走孩子和女人的慘状說給他听。这一番惊心动魄的叙述打动了他的心，他就出来穿上他那閃亮的鎧甲了。这样，他是凭他自己良心的指使把埃托利亚人救出浩劫的。而唯其如此，他們許給他的那一份輝煌的厚礼就一样也沒有給他。他救了他們，却是落得个一无所得。

“我的朋友啊，請你不要像他这么想，也不要学他的榜样。等到那船舶着起火来，要救它們就难了。你不要这样；趁那礼品还可以到手的时候出来吧，阿开亚人会把你当一位神看待的。等到他們不再来求你，你可出去拚性命了，那你即使能轉敗为胜，他們也不会那么的感激你。”

福尼克斯說完了，捷足者阿喀琉斯又說起話来。“福尼克斯我的爷，”他說道，“我的亲爱的好朋友；我用不着阿开亚人对我的好感。我只要得到宙斯的贊許就够了；我只要还有一口气，还能运用我的手和脚，他是贊許我留在这些翘嘴船边不动的。还

有一层我愿意你知道，你为要博得我主阿伽門农的欢心，就在我面前这么痛哭流涕的企图打动我，这是我反对的。你得当心着不要把你的心去交給那个人，否則我就要对你变爱为恨。你的正当办法就是去跟那个和我作对的人作对去。我已經是下了决心了，趁这几位回去告訴他去吧——我宁可把我的王国分給你一半，也不肯回心轉意的。暫时，你且在这里呆着吧，有一張舒适的床可以让你睡，等到天亮咱們再来决定回家不回家。”

阿喀琉斯說完話，就向帕特洛克罗斯聳聳眉毛，示意叫他替福尼克斯摊床，好使其余的人看看时候不早想赶快回去。这个动議是由忒拉蒙的高貴儿子埃阿斯提出的。他向着莱耳忒斯的儿子說道：“我的机智敏捷的俄底修斯爷，咱們走吧，看这样儿咱們的使命是注定要失敗的了，至少是这一回。咱們带回去的消息虽然不好，可也得馬上去报告，因为无疑的，那些达那俄斯人都还坐着在那里等待咱們。可是对于阿喀琉斯所表現的仇恨和傲慢，我不能不发生一点感想。我还感到几分殘忍在里边。他对他的那些把他当做軍中偶像的同伴們竟是一点儿都不顧念。这就未免不近人情了！即使是謀杀案件，一个被害了兄弟或是儿子的人收受人家的血錢，也是很平常的事。那个凶手如果給苦主賠过了錢，那个苦主的自尊心和受伤的感情因得賠款而平复，那么他就无須逃出国去了。可是你，阿喀琉斯，——天才知道为什么——竟为着一个女子——单单一个女子——而萌起了这样不可消釋的仇恨。而况我們在这里，正要送給你七个絕色的女子，还外加許多别的东西。現在請你多忍耐一会。不要忘記你地主之誼。我們是你帳下的客人；我們是由达那俄斯的整个軍队选派来的；我們的最大愿心就是仍旧做你在所有阿开亚人当中最亲密、最要好的朋友。”

"忒拉蒙之子埃阿斯殿下,"捷足者阿喀琉斯回答道,"你的話很中肯。可是我想起了那桩事情,想起了那阿特柔斯之子在大庭广众之中把我当做一个不名誉的无赖来看待,就不由得热血沸騰了。現在請吧,去把我的决心报告他。我不等到那賢明的普里阿摩斯的王子赫克托耳一直打到密耳弥多涅斯人的篷帳和船舶来杀人放火,是不会再想到流血和战斗的。我有一个信念,无論赫克托耳的攻击怎样凶猛,我在我自己的篷帳和黑皮船旁边是擋得住他的。"

阿喀琉斯說完話,他的客人拿起一只两耳杯来酹过酒,就沿那船舶的行列回去了,俄底修斯在前面带头。帕特洛克罗斯吩咐他的部下和女仆們赶快給福尼克斯鋪起一張舒适的床来。那些女人执行了他的命令,把羊毛、毯子和一条精致的麻紗被单鋪好床,那位老人就躺下来等待着那有福的曙光。阿喀琉斯自己睡在他那精良的木头篷帳的一只角落里,有个女人陪伴他,她是他从勒斯玻斯带来的,福耳巴斯的女儿,美貌的狄俄墨得。帕特洛克罗斯睡在他对面的一只角落。他也有一个伴儿,穿着系带长袍的伊菲斯,是高貴的阿喀琉斯攻下厄倪欧斯的城市斯庫洛斯的高堡垒时給了他的。

那几位使者回到阿伽門农的篷帳,剛剛踏进門,那些阿开亚的王爷們就都跳了起来,拿着金杯四面八方来向他們祝賀,大家搶先向他們提出問題。內中以阿伽門农王的心情最为迫切。

"显赫的俄底修斯,阿开亚武士之花,"他說道,"請立刻告訴我吧。他肯来救这些快要被燒的船舶嗎,或者是,他那高傲的气性仍旧平不下去呢?"

那坚定卓越的俄底修斯就作了他的报告:"阿特柔斯之子人間王阿伽門农陛下,那人并沒有一点怜恤我們的意思。事实上

是他的恨毒反而加深了。他拒絕你的請求和你的礼品。他說你可以靠你朋友的帮助，自己想法去救那些船和人。同时，他还恫吓說，一到天亮就要把他自己的翘头船拖下海去。他又劝告我們其余的人都开船回家。他說道：‘你們在伊利翁的峻峭街道上永远不能达到你們的目的。无所不見的宙斯已經在那城市上面伸出一只愛撫的手来，那里的人都振作起精神了。’这就是他說的話。跟我同去的使者埃阿斯和两个傳令官（他們都是可靠的人）都在这里可以替我这話做見証。可是福尼克斯老人家在那里睡了。是阿喀琉斯留住他睡的，以便明天早晨就和他一同上船回家，如果他自己愿意的話，他說他不会强迫他的。”

俄底修斯說完了，大家沒有一句話。他这一个消息和他那种直率的說法听得那些阿开亚的爷們都目瞪口呆了，接着是一个长时的、阴郁的靜默，过了好久才得大声吶喊的狄俄墨得斯毅然发言打破它。“阿特柔斯之子人間王阿伽門农陛下，”他說道，“你想要向阿喀琉斯去求和，并且向他提出这样优越的条款，这是你大錯特錯的。他在平时就已經是那么的傲慢，你这么一来使得他越加自大起来了。好吧，我們随便他去吧，开船走也好，呆下去也好。等到他自己的良心来跟他說話，他的意气来鼓舞他，他还是要出来打的。現在，我希望大家都听我的話。你們都已經享受过了酒飯——那是一个人要維持他的力气和勇气所必需的，暫时大家都去睡去吧。但是一等到曙光透露，你，先生，就必須行动起来。把你的步兵和馬匹展开在船舶前面，用你的号令激发起士气来，并且以身作則亲自上前綫作战。”

大声吶喊的狄俄墨得斯的这番忠告，所有的王爷們大家都表示贊成。他們酹酒献过神，就回到各自的篷帳，躺下来享受睡眠的幸福了。

X

夜間的插曲

那些阿开亚联軍的头領們都靠近他們的船舶在睡眠的柔軟怀抱里度过那一夜的其余时間。可是那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門农，他們的总司令，因有重重的心事不得安眠。从他的肺腑里，他不断地发出长吁短叹，他的心被恐惧射穿，就像那天后赫拉的丈夫正在酝酿冰雹或狂雨，或是要叫大风雪来盖沒农田，或是要在某一片不幸的国土上放出战爭的狂犬，以致天空被閃电戳穿一般。他向特洛亚的平原瞥过一眼，只見数不尽的火燃点在伊利翁城的面前，又听見笛子和芦管正在作乐，听見那些部队里笑語声喧，更不由得不心中煩乱。再回头看看那些船舶和他自己的队伍，他就从他头上連根拔下了一把头髮来給天上的宙斯看，他那高傲的心是快要破裂的了。他想来想去也想不出好办法，只得决計去找涅琉斯之子涅斯托耳，指望能跟他一起商量出一个万全計策来，免得这远征軍遭浩劫。他就抬起身坐在床上，穿上了他的短褂。他又把一双結实的繩鞋系上他那好模样的脚，又把一張黃褐色大獅子的光澤毛皮披上肩，一直披到脚踝上，然后拿起他的枪。

墨涅拉俄斯也跟他哥哥一样，一刻儿都合不上眼。他想起

了那些阿耳戈斯人都为了他的緣故而拔刀相助，远涉重洋到特洛亚来，自然也是滿怀的忧念。他将一張斑豹皮圍上了他的闊肩膀，拿他的銅头盔戴在头上，一只大手綽起一枝枪，就动身去叫醒他那身为阿耳戈斯人所崇拜的大君主的哥哥去。他在他的船艄旁边找到他，正在穿他的鎧甲。阿伽門农看見他兄弟到来，心里很高兴，可是那大声吶喊的墨涅拉俄斯搶先說話了。“我的亲爱的哥哥，”他說道，“你为什么要武装起来？你想起了差人到特洛亚人那边去探听軍情嗎？我怕你要找不到一个愿意接受这一項任务的人。在这神秘的黑夜里，要独个人冒險去偵探敌营，确实是需要胆量的。”

“我的墨涅拉俄斯爷，”阿伽門农王說道，“現在宙斯是跟我們作对了，你我所該做的事情就是絞尽脑汁来想法子解救阿耳戈斯人和保全这些船舶。分明是赫克托耳的祭祀比我們的更能博得宙斯的欢心。想那赫克托耳并不是神的儿子，可是他凭个人的力量竟能在一天里面使我們的軍队受到这么大的創伤，这种事情是我从来沒有見过的。但是事实摆在这里，他給了我們打击了，我們要有好些日子感覚到痛了。不过，我愿意你赶快跑到船边去叫埃阿斯和伊多墨紐斯，同时我也去找涅斯托耳，把他叫起来。他总肯上前哨去視察一趟，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把那些哨兵整一整。那些哨兵对他比对誰都会注意些，因为他自己的儿子和伊多墨紐斯的侍从墨里俄涅斯在那里指揮。我們是叫他們負責整个前哨队的。”

“那很好，”大声吶喊的墨涅拉俄斯說道；“可是我自己怎么样呢？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呢？要我跟在他們一起等你来找我們嗎？还是要我向他們发过命令就赶回来找你？”

“跟在他們一起吧，”人間王阿伽門农說道，“要不你我在路

上也許要碰不着头——营帳中間的小路多得很。你去叫起人来的时候，对每个人都要大声的喊他一声，要喊出他的世系和他父亲的名字。要让大家都显出他們的尊严，你的态度不可以傲慢。我們也必須辛苦辛苦。似乎我們出世的时候，宙斯就已經选定我們来吃苦的了。”

阿伽門农对他兄弟仔細訓誨过一番，就把他打发开去，自己去找那民众的牧者涅斯托耳，見他正在他的篷帳和黑皮船旁边一張軟床上躺着。他那一套灿烂的武装都放在旁边，一面盾牌、两支枪和一頂閃亮的头盔；还有一条亮晶晶的腰带，是他老人家准备領导他的部下出战的时候要系的；因为他无論遇到怎样的危險，也不会考虑到自己的年齡。当时涅斯托耳用胳膊肘儿支起身体，昂起头来向阿特柔斯之子吆喝盘問。“那边是誰，怎么这样夜深人靜的时候独自个儿到船边乱跑起来？你是来找丢失的騾子或是朋友的嗎？說，不說不許你近身。你到这里来做什么的？”

人間王阿伽門农回答道：“涅琉斯之子涅斯托耳，阿开亚武士之花；你当然認識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門农，那个被宙斯挑选出来折磨一輩子的人。你看見的，我在这里行动了，因为我为着战爭和阿开亚人的处境担心事，一刻儿也睡不着覚。我替我的人忧虑，忧虑得我神魂失主了。我正在受煎熬。我的心在腔子里撻打，仿佛它要迸出腔子来，我的腿在底下打战。我看你也不会睡得比我好。你如果要找点事儿干干，不妨同我去到前哨，看看他們是不是因过分疲劳睡着了，把一切責任都忘記掉了。敌人就坐在眼前，他們的策略是我們不得而知的。他們甚至可能来一个夜襲。”

“人間王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門农陛下，”那革瑞諾斯的馭馬

者涅斯托耳回答道，“我有充分的把握，那主謀之神宙斯是不会讓赫克托耳現在怀抱的那些奢望全都实現的。正相反，我倒猜想他还要叫他去吃更大的苦头，如果阿喀琉斯覚得自己应該不再鬧脾气的話。你要上前哨，当然我会同你去。可是咱們再叫起些人来吧——英勇的狄俄墨得斯，俄底修斯，捷足者埃阿斯，和剛强的墨革斯。最好是有人去把忒拉蒙之子埃阿斯和伊多墨紐斯王两位也叫起来，他們的船在那边尽头，从这儿去是有一段路的。可是墨涅拉俄斯呢？他是我所喜欢而且尊敬的，可是不怕你見气，我实在要責怪他，不該在这样紧急的时候还在睡覚，把所有的事情都讓你去干。这是他应該跟所有的高級将領們在一起恳求大家出力的时候啊。情势很危急了呢。”

“先生，”阿伽門农王說道，“我有时候的确是很高兴听到你責备責备他的。他常常要什么都不干，把事情耽誤下去，可不是由于懶惰，或是缺乏脑筋，而是因为他一味的仰仗我，一切都等我作主。至于今天晚上，倒是他先起来到我篷帳里来的。我已經差他去叫起你剛剛提到的那两个人了。那么，咱們就走吧。咱們可以在壁門外的步哨那里找到他們，我叫他們到那里去聚齐的。”

“要是他一徑都能够这样的話，”那革瑞諾斯的战車將士涅斯托耳說道，“那就沒有一个人会說他不好或是不肯听从他的領导了。”

他一面說一面穿上了他的短褂，这才把一双精制的繩鞋系上了他那好模样的脚。然后他披上了一件紫色的大氅，拿一只别針扣起来——这是一件夹层的大氅，羊毛上面还有厚厚的一层絨毛，他披上身就把它抖擻开来了。最后，他拿起一枝鋒利銅头的坚固长枪，就动身沿那阿开亚披甲战士們的船舶走去了。

那革瑞諾斯的战車将士涅斯托耳第一个叫醒来的是那跟宙斯一样多机智的俄底修斯。他叫了他一声，立刻把他叫醒了。俄底修斯走出了他的篷帳，就問那两个来人："你們为什么这样深夜不带随从在篷帳和船舶当中走动？你們到这里来做什么？一定是出了什么严重事故了。"

"萊耳忒斯的世子，机智敏捷的俄底修斯，"那革瑞諾斯的战車将士涅斯托耳回答道，"不要見怪我們来打扰。阿开亚人确实是在很严重的患难中了。可是跟我們来吧，我們再去叫些人起来，大家商量一下到底是打还是逃。"

机智敏捷的俄底修斯听見这句話，就回进了他的篷帳，将他那面华丽的盾牌挎在背上，跟着他們一起跑。他們其次走到堤丟斯之子狄俄墨得斯的地方，看見他穿着鎧甲露天躺在他篷帳外边的地上。他的部下拿他們的盾牌当枕头，睡在他的四周圍。他們的尖脚长枪直竪在地里，那些銅制的枪头像父宙斯的閃电一般远远在发光。那位王子睡着在那里，底下垫着一条耕牛皮，头下枕着一条有光澤的毛織毯。革瑞諾斯的战車将士涅斯托耳走到他跟前，碰碰他的脚，还怕他不醒，又对他嘲駡起来。"醒来吧，堤丟斯之子，"他說道。"你怎么就該舒舒适适的睡通宵呢？难道你沒有看見那边平原上的特洛亚人就坐在我們上首，跟这些船舶只离开一箭之路嗎？"

狄俄墨得斯已經醒了，他急忙的跳起来，深受感动的回答道："你眞是一位勤劳的老人，先生，一刻儿都不休息的。軍队里边难道沒有年輕些儿的人可以跑腿叫人了嗎？你太辛苦了，我的可敬的老王爷。"

"我的朋友，"那革瑞諾斯的馭馬者涅斯托耳說道，"我承認你的話不錯。我有我的几个好儿子，还有那許多弟兄，都可以跑

腿叫人。可是我們是在一个危急的关头。我們的命运仿佛是支持在薄薄的刀口上——这些阿开亚軍队或是遭歼灭，或是能得救，就决在这一刻儿了。不过，你若是肯体恤我——而且你也是个年輕人——那么你亲自去把墨革斯和捷足者埃阿斯叫起来吧。”

狄俄墨得斯拿一張光澤的大獅子皮披上肩，一直披到了脚上，又拿起了他的枪，就去办他的差使了。他到那两个人的篷帳里叫起了他們，就带同他們一起走。

于是大家去視察前哨，可是捉不到一个領队的軍官在睡覚。他們都拿着武器坐在那里警惕着，譬如农場上的一群狗，提心吊胆的在那里看羊，可是念头已經不在羊身上，因为他們听見什么野兽从山林里下来了，后面有猎人和猎犬在喊嚷。也就像这样，那些哨兵看守过那險恶的一夜，把睡魔驅逐出他們的眼睛，不住向平原那边探察特洛亚人行动的迹象。

那老战士視察过了前哨覚得很高兴，就再給他們鼓励一声：“正該这个样儿的，我的孩子們。这样維持下去吧；誰也不要打瞌睡，否則敌人就要来把我們吞下去了。”

于是他急忙渡过了壕沟，所有他召集来开会的那些阿耳戈斯的王爷們都跟在后头，还有他們請去协助会議的墨里俄涅斯和涅斯托耳的高貴儿子也跟着他們走。渡过了壕沟，他們拣了一片沒有屍首的空地坐下来。那天那可怕的赫克托耳大杀一陣之后坐下来休息并且等天黑下来动身回去的，也就是这个地点。他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交換过了一些意見，那革瑞諾斯的战車将士涅斯托耳就請大家靜下来。“我的朋友們，”他說道，“我不知道我們这里有沒有人有足够的勇气和把握，敢到那些傲慢的特洛亚人里面去探望一次，以便有机会逮到一个走散的敌兵。也

許他竟可以偷听到有人在談他們的計划，因而知道他們还是要固守他們这个靠船的陣地，还是打了胜仗之后就退回到城里去。要是他能把这消息得了来，而且平安无恙的回来向我們报告，那就全世界人沒有一个不知道他的功績了。同时他还可以得到优厚的酬报。远征軍里的每个头領都要給他一头黑母羊和她的乳羊，这就标志着大大的光荣了，而且他們凡有宴会和饗礼，都一定要把他請到。”

涅斯托耳說完話，大家都沉默无言，就只有那大声吶喊的狄俄墨得斯一个人开口，他說道：“涅斯托耳，这个冒險很合我的意。特洛亚人的营帳就在近边，我愿意去探望去。可是我想要另外一个人跟我同去。那样我会覚得放心些，而且更加不怕危險了。有两个人在一起，就可以抓住独个人所不免要失去的那种机会；若只一个人自作主張，那就很容易迟疑不决，即使看到机会也要白白錯过的。”

經他这一說，就有别的好些人自愿跟狄俄墨得斯同去了。那两位替阿瑞斯做随从的埃阿斯都要去。墨里俄涅斯也愿意去；涅斯托耳的儿子也急乎要去。还有那著名的枪手，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俄斯，也自告奋勇了；还有俄底修斯，那不折不撓的俄底修斯，說他很高兴混进特洛亚人的营帳里去。冒險是他一徑都爱好的事情。

于是人間王阿伽門农也来演他的一角。“堤丟斯之子狄俄墨得斯，我的衷心的喜悅，”他說道，“你喜欢要誰作伴，尽可以随你挑选，自告奋勇的人多着呢，你挑那最好的吧。你千万不要顧情面，不挑好的反而挑坏的。你不要存門第的观念，你所挑选的人不一定要出自純然的王族。”

他所以要說这句話，为的是怕他那个紅头髮的兄弟墨涅拉

俄斯要被挑上。可是那大声吶喊的狄俄墨得斯馬上就把他选定的人說出来了："要是你眞的肯讓我自己挑选的話，那我怎么会放过神样的俄底修斯呢？他是帕拉斯·雅典娜的寵人，像他那样的英勇是无論怎样的冒險都去得的。他跟我要是在一起，我們就是去踏过烈火也可以平安回来。他的脑子是我所知道的人誰也沒有那么敏捷的。"

"我的狄俄墨得斯爷，"那无所畏惧的卓越的俄底修斯說道，"你是用不着歌頌我的，也用不着批評我，因为那些在听你說話的人也都知道我。咱們就走吧。夜已經深了，天都快亮了。星已經走过中天，一夜时光已經足足的过去三分之二，咱們就只剩得第三更的时光了。"

他們不再說什么，就把他們那些可怕的武器拴束起来。久經战陣的特剌緒墨得斯交給狄俄墨得斯一柄两刃刀，因为他自己的刀留在船边沒有带，又借給他一面盾牌。他头上戴的是一个沒有冠頂也沒有羽飾的牛皮盔，就是青年勇士們用来保护脑袋的那种所謂"瓜皮帽"。墨里俄涅斯給俄底修斯一張弓、一壺箭和一把劍，又拿一个皮盔給他戴。那皮盔的里层用坚固的皮条交織成，底下衬着一个氈制的便帽。外层帽檐的两側都巧妙地用一行雪白閃亮的野猪獠牙做装飾。这一个头盔原先从厄勒翁来，是奧托呂科斯闖进俄耳墨諾斯之子阿明托耳那所建筑精良的房子里去偷盜出来的。奧托呂科斯将它交給庫忒剌的安菲达馬斯去带到斯坎代阿；安菲达馬斯将它送給摩罗斯以报答他款待之情。摩罗斯又将它讓給他儿子墨里俄涅斯去戴，現在它是用来保护俄底修斯的脑袋了。

他倆武装成这么可怕的样儿之后，就别了那里的那些头領动身去了。帕拉斯·雅典娜送給他們一个幸运的兆头，就是紧

靠着他們路旁右首的一只蒼鷺。在那漆黑的夜里，他們是看不見那只鳥儿的，可是他們听見它在咶咶的叫，俄底修斯心知是好兆头，覚得很高兴，就向雅典娜禱告起来："請听我，戴法宝的宙斯的女儿，我的一切冒險都有你在旁边的，我沒有你的看顧是一步也行动不得的。今天晚上，請你賜給我特别的恩惠，允許我們可以把非常的功績带回船来，以成就我們的荣誉，造成特洛亚人的痛苦。"

大声吶喊的狄俄墨得斯也跟着做他的一番禱告："宙斯的女儿，特里同的女神，也請听。請你跟着我，同你当初跟着我那高貴的父亲堤丟斯在阿索波斯河上离开阿开亚人的軍队而替他們出使到忒拜去的时候一样。他是到那里去向卡德摩斯人提友好的条款的，可是在他回家的路上他遭遇到艰巨險恶的事情，亏得你女神大力相助。現在請你用同样的热忱跟着我，看顧我，将来我会报答你一头从来沒有受过訓練上过軛的闊額头的一岁小牝牛。我会把它角上貼着金箔拿来献給你。"

他們这样的禱告，帕拉斯·雅典娜都听見了。等到他們向那全能宙斯的女儿請完愿，他們就像是两头獅子，在那黑夜里，通过那片屠杀場，繞过那些屍体和血污的武器，一直向前进发了。

那些威武的特洛亚人也得不到多少睡覚的时間。是赫克托耳不让他們睡的。他把所有的領导人物——特洛亚人的将領們和参贊們——都召集攏来，等大家到齐之后，就告訴他們說他有一个主意。"咱們是有事儿可干的，"他說道。"有誰自愿去干嗎？报酬很优厚，而且我保証那担任的人可以得到。如果有人敢到阿开亚人船边去偵察，去探知他們是照常防守着那些舰队呢，还是因为在我們手里吃过了敗仗，已經在商量要逃，并且已經力乏

得連巡夜也懶得巡了——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他远不止是可以得到他所应得的荣誉，我还要把阿开亚人营里那輛最好的战車和那两匹純良种的馬送給他。”

赫克托耳的倡議先遇到了一陣完全的靜默。但是在場的特洛亚人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多隆，那些神样的傳令官之一欧墨得斯的儿子，一个拥有許多黃金和青銅的富人。講他的相貌，老实說是不漂亮的，可是他的腿很快；他同胞六个就只他一个儿子。現在这一个人走上前来发言了。

“赫克托耳，”他說道，“这一个冒險中了我的意，我自愿替你到船边去偵察去。可是你肯不肯拿起这根手杖来先起个誓，一定把那天下无双的阿喀琉斯那两匹馬和那輛嵌花战車給我呢？我可以答应你，我做一个探子是不会沒有用的，不会辜負你的期望的。因为我打算一直穿过营盘去找那阿伽門农的船，猜想起来那些上級将官一定要在那里决定进兵或退却。”

赫克托耳的答复就是把那根手杖拿在手里，給多隆起起誓来：“請赫拉的丈夫雷云之神宙斯亲耳听我起誓，沒有别的特洛亚人能够駕馭那两匹馬，你将可以一輩子享受它們。”

后来的事情出于意料之外地歪曲了赫克托耳的这个諾言，可是这个諾言竟把多隆送了起身了。当卽他把他那弯曲的弓挎上肩，拿一条灰色狼的皮披在上面，戴上了一頂雪貂皮的便帽，綽起了一枝鋒利的鏢枪，就从营里向船舶方面出发。他这一去是注定了不能带消息回来給赫克托耳的。可是他一經离开营帳里拥挤着的人馬，就急急忙忙的上前去了。

俄底修斯王看見他迎面而来，就向他的同伴說道：“敌营里来了一个人了，狄俄墨得斯，也許是去偵探我們的船的，也許是去剝屍首的，誰也說不定。我們让他走过去好嗎？等他走上前

去一段路，我們再追上去扑倒他。如果他跑得太快，我們追不上，那你就得拿你的枪威胁他，将他一直追逼到船边，跟他自己的营盘愈离愈远，免得他溜回城里去。”

他們决定了这个办法，就从那死人堆里閃开在路边。那多隆莫知莫覚，打他們身边跑步过去了。等到他离开他們有騾子耕田一天所經的地面（騾子是比犁牛耕得快些的），那两个人就开始追赶。多隆听見背后有脚步声音，就站住了，以为赫克托耳已經收回成命，是特洛亚部队里的朋友来追他回去的。但是等到后面的人进入可以投枪的距离，或者还不到那一个距离，他才知道他們是敌人不是朋友，就吓得屁滾尿流的重新跑起来。他們也像一个閃电似的跟在他的后面跑。那堤丢斯之子和攻城略地的俄底修斯毫不容情的紧紧追逼他，恰像两头牙齿鋒利的猎狗在一片森林地面紧紧追赶前面尖叫着飞奔的一头小鹿或是兎子一般。他們一面追，一面就截断了他逃回自己人那里去的路。事实上是多隆一直向着船舶那边奔，已經快要奔进前哨綫去了，其时雅典娜助了堤丢斯的儿子一把力，让他作了一个特快的窜头，使得那些阿开亚的披甲战士沒有一个可以夸口說他不等狄俄墨得斯追上就击中多隆。那威武的狄俄墨得斯拿着他的枪一冲上前，就給那个人一声吆喝。“站住，”他嚷道，“要不我的枪来了，我看你是馬上要活不成的。”

說着他就把枪飞出去，可是故意不去打中那个人。那个明晃晃的枪头从那人的右肩上面掠过去落在地上插住了。那人吓得停住步。他的臉色发白了，吃吃的說不出話来，抖得牙齿格格响。那两个追他的人气咻咻的赶到了，逮住了他两条胳膊。那人就哭了起来，說道：“活捉了我吧，我会来贖身的。我家里有青銅，有黃金，有熟鉄，要是我的父亲听見我被活捉在阿开亚人的

船舶里，他是乐意来让你們发一注大財的。”

“你鎮定些吧，朋友，”那狡猾的俄底修斯說道。“不要这样的怕死，回答我的問題吧，可得跟我們說实話。这样的深夜，别人都睡覚了，你独个人离开营盘跑到这些船舶里来，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来剝屍首的嗎？或者是赫克托耳差你到这些樓船旁边来偵察的？或者是你自己另有企图？”

多隆簌簌抖着两个膝盖儿說道：“赫克托耳答应把那显赫的阿喀琉斯的輝煌馬匹和嵌花战車賞給我，是我一时糊涂，受了他的眩惑了。他是要我摸黑深入敌軍的陣地，察看他們是照常防守着那些船舶呢，或是因为在我們手里吃过了敗仗，已經在商量要逃，并且已經力乏得連巡夜也懶得巡了。”

机智敏捷的俄底修斯对那人微笑了笑。“那么，”他說道，“你是心里痒巴巴的想要得到那位英勇王子阿喀琉斯的馬匹了？这是好奖品，实在的！可是那两匹馬如果它們落在不过是个凡人的手里，或是除了阿喀琉斯之外的任何人手里的話，是很难控制也不容易駕馭的呢，因为阿喀琉斯的母亲是一个女神。現在回答我的問題吧，你得跟我說实話。你剛才到这里来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离开你們的总司令赫克托耳的？他的武装配备放在什么地方？他的馬匹在哪里？特洛亚人的哨兵是怎样布置的，其余的人在哪里睡覚？还有，他們在計划的下一个步驟是什么？他們打算要在船边固守陣地呢，或是給阿开亚人吃过这个敗仗就要退回城里去？”

“你的問題我都会老老实实的回答你，”欧墨得斯的儿子多隆說道。“第一，赫克托耳現在正在伊罗斯王的陵墓旁边，那个非常僻靜的地点，跟他的軍事顧問开会議。其次，你問到了我們的哨兵，我的爷。我們并沒有放出特别崗哨去守营盘或是任警

戒。每家人家都点着火的，那些輪值的人都不能睡覚，并且要互相喊叫着以保持警惕。至于那些来自各处的盟軍，他們是睡覚的。他們把守夜的任务交給了我們，因为他們是沒有女人和孩子在身边的。”

可是那精明的俄底修斯还不能滿意。“你这話什么意思？”他問道。“那些盟軍是跟特洛亚的战車将士睡在营盘里同一部分的呢，或是另外睡开的？你得說清楚，我要知道的。”

“这我也可以一一的告訴你，”欧墨得斯的儿子多隆說道。“卡瑞斯人和那些带弓的派俄涅斯人是睡在那边海边上的，同勒勒革斯人、考科涅斯人和卓越的珀拉斯戈斯人在一起；至于呂喀亚人、威严的密索伊人、馴馬的佛律癸亚人以及迈俄尼亚的战車将士，是被分配到廷布瑞那方面的一块地面。可是你为什么要我說得这么詳細呢？如果你的意思是要去擄掠我們的营地，那么那边有新来的特剌刻人在那里，独自扎营在一直尽头，你覚得怎么样呢？他們的王厄俄紐斯之子瑞索斯是跟他們在一起。他有頂頂可爱、頂頂高大的馬匹，是我生平沒有見过的。那些馬匹比雪还要白，跑起来同风一般。他的战車用金銀装飾得很华丽；他还带着整大套的黃金鎧甲在身边，叫人看得眼睛都发眩。那种东西确实是凡人不配穿的，只有那些不死神才配穿的。好吧，現在你还是把我带到船里去呢，还是把我牢牢的綁着丢在这里，等你去看了回来再說？你馬上就可以查明我的話是虛是实。”

可是这时候，那威武的狄俄墨得斯对那个人睜着獰恶的眼睛。“多隆，”他說道，“你給我們的消息极好，可是你已經落在我們的手中，你就休想走开了。我們今天晚上要是放你走，那是沒有法子防止你再来找我們这些船舶的，或是来偵探我們，或是来跟我們战斗。要是我一刀送了你的命，那你就永远不会来跟阿

耳戈斯人打麻煩了。”

多隆举起他的大手来，正要去摸狄俄墨得斯的下巴頦向他求情，狄俄墨得斯已經手起刀落，笔正砍在他的脖頸子上了。他把两条筋一齐砍断，多隆嘴里还在說話，脑袋已經滾落在尘埃。他們从他头上摘下那頂雪貂皮的帽，又从他身上剝下那張狼皮，把他的弓和枪也拿了去。于是高貴的俄底修斯將那些战利品拿在手里高高擎起来，献給战利品女神雅典娜去看，并且向她禱告道：“让这些东西使你心里高兴吧，女神，因为在俄林波斯的所有不死神当中你是我們第一位要向你求助的。請你再帮助我們，我們要去搶劫那些正在睡覚的特剌刻人和他們的馬匹了。”

他做完禱告，就把那一束东西高高擎在他的头頂上，一撂撂进了一个檉柳树丛。然后他檢起一把芦葦和新鮮的檉柳树枝，放在上面做标記，以便他們回来的时候不至于摸不着那个地方。随卽他們又向前进了，在那些血污的武器中間弯弯曲曲的走着，走不多时就到达了特剌刻人的营帳。那些人都在睡覚，为的是都打累乏了，他們那些精良的装备整整齐齐的分作三行堆在他們身边的地上。每个人的旁边站着两匹馬。瑞索斯睡在中心，他的两匹快馬也在身旁，在战車栏干的頂上用繮繩拴着。俄底修斯第一个看見他，就給狄俄墨得斯指出。“那边那个就是我們要的人，狄俄墨得斯，”他說道，“多隆剛才說的那些馬也在那里。現在拿出你全身的力气来吧。用不着光拿着武器站在那里瞎摸。赶快！去把馬搶过来。要不你只管杀人，让我来搶馬。”

这时候，狄俄墨得斯被閃眼的雅典娜打足了怒气，就舞着他的劍左砍右劈的杀起人来了。一片可怕的呻吟声从那些临死人中間发出来，遍地都染紅了血。那堤丟斯之子在那里处置那些特剌刻人，正如一头獅子碰到一群沒有牧人看管的綿羊或是山

羊而满怀杀气的向它們猛扑的模样。他一連砍杀了十二个人，每个人被砍杀之后，那机智敏捷的俄底修斯就馬上从后边来抓住那屍首的脚，将它拖开去，这是为的要給那些长鬃馬清出一条路来，以防它們不习慣于新主人，踩着一个屍首就要吃惊吓。那堤丟斯之子砍杀到的第十三个人就是瑞索斯王，当他夺去他那宝貴生命的时候，他正在气喘吁吁的呼吸。原来他当时正在做一場恶梦，而因雅典娜从中弄詭巧，那梦中人就变成了堤丟斯的儿子狄俄墨得斯了。

这时候，那无所畏惧的俄底修斯把那些踏地不停的馬从战車上解下来，用皮条拴在一起，拿他的弓輕輕打了一两下，把它們赶出那个拥挤的地面，因为那部华丽的战車里面原放着一条閃亮的馬鞭，他可沒想到去检。馬上他就脫离險境了，这才吹了声口哨，让狄俄墨得斯知道。

可是狄俄墨得斯并不着忙。他还在那里打算，怎么样的干法最最痛快，把那放着輝煌鎧甲的战車抓住前轅拖着走或是放在肩上扛着走好呢，还是把那些特刺刻人多杀几个的好。那高貴的狄俄墨得斯一时委决不下来，雅典娜却已經降落在他身边来警告他了。"英勇豪俠的堤丟斯的儿子，"她說道，"不如打算回到楼船去的好，否則你也許就得急忙忙的逃回去了。除我之外还有别的神，他們也許要去叫醒特洛亚人的。"

狄俄墨得斯听見这些話，認出是女神的声音，立刻就跳上战車；俄底修斯拿弓打着馬，他們就向着阿开亚人的船舶如飞而去了。

这时候，銀弓之神阿波罗也睜着眼睛在看，而且并不是无所謂的。他看見了雅典娜兴兴头头的在服侍堤丟斯之子，不由得心头怒起，立刻降落到特洛亚人的大軍中，去叫醒特刺刻人的首

領之一，希波科翁，瑞索斯的一个貴戚。那人突然被叫醒，立刻跳起来，一看那些拴馬的地方都空出来了，却有許多被屠杀的人張着大嘴在咽气，他就一面哼着一面叫他朋友的名字。这么一来，那些特洛亚人都大呼小叫的赶到那里来了。他們看見了那两个人在逃回楼船去之前所造成的可怕景象，都吓得目瞪口呆。

俄底修斯和狄俄墨得斯到了他們剛才杀死赫克托耳那个奸細的地方，俄底修斯就控制住了那两匹小跑着的馬，狄俄墨得斯跳下車去把那些血汚的武装拿起来交給俄底修斯。于是他重新上車，輕輕打了一下馬，兴兴头头的向楼船方面飞奔，急乎想要达到旅程的終点。

涅斯托耳第一个听見那遙远的声音。“我的朋友們，”他說道，“阿耳戈斯的將領們和参贊們；是我听錯了呢，或者并沒有錯？无論如何我可以賭咒，我是听見奔馬的声音的。要是我們看見俄底修斯和狄俄墨得斯从敌营里赶了些好馬回来，那多么好啊！可是我在心惊肉跳，怕的是特洛亚人已經出战了，我們那两位最好的人已經遭难了。”

他那最后几个字儿还沒有說出口，那两个人就到了。他們跳落在地上，当卽有許多朋友来跟他們握手，向他們欢呼。大家都想听到他們講述自己的經历，最心急的莫如那革瑞諾斯的战車將士涅斯托耳。“告訴我，”他說道，“显赫的俄底修斯，阿开亚的武士之花；这些馬是你怎样得来的？是你跑进特洛亚人营里去搶了来的呢，或者是哪一位神路上遇見你送給你的？它們的光彩同太阳光一般。我也跟特洛亚人常常会面——因为我老虽老，可敢說一句，我是从来不肯躲在船边的——可是我从来沒有看見过也沒有意想到过有这样的馬。告訴我，是你們遇見的一位神給你們的吧？那行云之神宙斯是頂喜爱你們倆的，他的女

儿閃眼的雅典娜也是的。”

“涅琉斯之子涅斯托耳，阿开亚人所敬爱的，”那机智敏捷的俄底修斯答道；“神比人的威力大，要是哪一位神要賜馬給我們，他很容易拿出比这更好的。你說从来沒有看見过这样的馬，那我可以答复你，我的爷，这些馬是剛剛来的，特刺刻人的馬。卓越的狄俄墨得斯杀了它們的主人，以及在他旁边的十二个最好的將領。我們一共杀了十四个人，因为我們又在船的附近捉到了一个奸細，是赫克托耳和其余那些傲慢的特洛亚人派来偵察我們的营盘的。”

說完，他就將那两匹純良駿馬赶过壕沟去，一路笑呵呵的，其余的阿开亚人也高高兴兴的跟在他后边。他們到了狄俄墨得斯的舒适篷帳里，就用精制的皮条將那双馬拴在馬槽，狄俄墨得斯自己的快馬正在那里嚼食蜜甜的大麦。俄底修斯把多隆的血污装备放在他的船后艄，等他备好祭物再向雅典娜酬謝。然后，他們到海里去洗掉他們脚脛上、脖頸上和大腿上的汗。等到海浪把他們身上的汗冲干淨，他們覚得神清气爽了，这才又到那光滑的澡盆里去洗了澡。澡洗好，身上涂过橄欖油，他們就坐下来吃晚飯了，并且从一个滿滿的調鐘里倒出醇酒来給雅典娜酹祭。

XI

阿喀琉斯注意了

当黎明从她和提托諾斯王① 同睡的牀上起来把日光带給神和人的时候，宙斯就差斗爭女神手里拿着战斗的旗号落到阿开亚人的船舶当中来了。她到俄底修斯那条船的黑壳梁上去站定，因为那条船放在行列的中心，从那里发出的声音可以两个极端都达到，一端是忒拉蒙氏埃阿斯的篷帳，一端是阿喀琉斯駐扎的地方，他們两个自恃勇气和力气，才把他們那些整洁的船停在两側的极端。斗爭女神站在那上面，发出可怕的大声吶喊，因而激起每个阿开亚人坚决的斗志，要去进行殘酷的战爭。不消一会儿工夫，他們就都一心只想打，再也不想坐船回家了。

阿特柔斯之子大声命令他的部队准备去作战，他自己也穿上了他那閃亮的銅装。他先在腿上裹好一对璨烂的脛甲，把銀扣子扣在脚踝上。然后他把胸甲系在胸口上，那是从前喀倪剌斯当做一件朋友的贈品送給他的。原来阿开亚人的远征大軍要开到特洛亚去的消息远远傳到了庫普洛斯，喀倪剌斯听見了，就为結好起見把这件胸甲贈給他們的王了。这件胸甲是用平行的

---

① 本是特洛亚王拉俄墨冬的儿子，黎明女神使他成了神，每天晚上都跟他同睡。

条子拼凑成的，十条深蓝色的琺瑯，十二条黃金，二十条錫。左右两面都有三条蛇，向着領口蜿蜒着。它們也是发虹彩的琺瑯質，看上去就像克洛諾斯之子挂在云头上給底下人类示兆的虹。其次，阿伽門农把他的劍挎在他的肩膀上。那劍的柄上嵌着金釘，劍鞘是銀子的、配上一条金佩带。然后他拿起了一面坚固、龐大的盾牌，那是一件加过精良装飾的作品，外緣是十个向心的青銅圈，内层有二十个錫打的突起，連成一个白色的圓圈圍繞着那青黑琺瑯的肚臍。那上面的中心花紋是个猙獰可怕的戈耳工的腦袋，睜着一双吓人的眼睛，她的两旁画着恐慌和恐怖。盾牌上面配着一条銀子的佩带，佩带上面嵌着一条藍色琺瑯的蜿蜒长蛇，扭着它那从一条頸梗上长出来的三个腦袋。阿伽門农这才戴上了他的头盔，那头盔有四片面甲，两条盔梁，还有一枝馬鬃的盔飾顫巍巍的在那里点头；最后他才拿起他那一对坚固而鋒利的銅头矛子。他那一身銅的光輝照耀到遙远的天，雅典娜和赫拉就发下一个响雷，給那富有的密刻奈王回礼。

所有的战車将士都把战車交給他們的御者去負責，訓令他們到壕沟上去整列起来，他們自己全身披挂着，跑着快步先出发，一片鬧嚷之声震动了那清早的天空，結果是，他們比他們的御者早一些时沿着壕沟列成了陣势，可是那些御者也只落在他們后面一点儿路了。克洛諾斯之子扇起他們心里的战斗热情，又从天上使得上层空气落下一陣血雨，因为他已經决心要把許多英勇的灵魂送进哈得斯去了。

在特洛亚人那方面，他們也在那平原的高地上，圍繞着偉大的赫克托耳、无比的波呂达馬斯、特洛亚人尊敬如神的埃涅阿斯以及安忒諾耳的三个儿子，波呂玻斯、高貴的阿革諾耳和年輕而神样的阿卡馬斯等等将領集合起来了。赫克托耳拿着他那个

圓盾，在那些健将們当中特别惹眼。譬如一顆灾星，一会儿光輝煥发的从云背后亮出来，一会儿又躲进云雾里去，那赫克托耳也就像这样，忽而出現在最前哨，忽而退到后卫队里去，在那里督促他們。他那一身的銅，閃耀得如同戴法宝的宙斯那里出来的閃电。

这时候，就像一个富人的田里有两班割麦人从相对的两边开始割过来，将那小麦或是大麦一把把的割倒了，直到两边的把儿汇合在一起为止，那些特洛亚人和阿开亚人也这样的从两面猛扑过来互相殘杀。双方被殘杀的人数是相等的，双方所感到的恐慌都难以想像。大家都像狼一般在那里猛冲，使得那叫人丧胆的斗爭看見了很是高兴。因为那时候，目击这一場厮杀的就只有这位女神，其余的神都不在战場上，正各自在俄林波斯崗巒上的琼楼玉宇里逍遙养息。他們知道那黑云之神克洛諾斯之子存心要給特洛亚人一个胜利，因而都不免存憾在心。可是那位天父不去管他們。他悄悄的撇开他們独自个坐着，因覚自己的威权浩大而狂喜，正对下面看着那特洛亚城和阿开亚人的船舶，看着那閃耀的銅装，看着那些杀人者和被杀者。

在那一个日光漸漸加强的早晨，一陣陣飞去和飞来的投枪互中了标的，双方都不断的有人倒地。但是到了一个樵夫在山谷里砍树砍累了臂膀而覚得已經砍够并且受了食慾的引誘而給自己做飯吃的那个时光，达那俄斯人就号召着各队的战友，大家出了力，打破了敌陣。于是阿伽門农当先第一个冲进去，杀了一个特洛亚的将領比厄諾耳，随后又杀了他的侍从兼御者俄伊琉斯。其时俄伊琉斯已經从他的战車上跳下来准备抵擋了，可是他正上前来攻击，阿伽門农就用他的一枝鋒利的枪打中了他的額头。他那头盔虽然有那么些銅，还是阻擋不住那枝枪，那枝枪

就把金屬和骨头一齐穿过，拿他的脑汁潑了一头盔。这就是俄伊琉斯和他的一場攻击的結局。

人間王阿伽門农剝光了他們的短褂之后，就把两个死人丢在那里，让他們的胸膛光場場在晒太阳，自己又上前去杀了伊索斯和安提福斯，普里阿摩斯的两个儿子，一个是私生的，一个是合法的，当时同用着一部战車。那私生的伊索斯是御者，那高貴的安提福斯在他旁边战斗。这哥儿倆有一次在伊得山的支脉上牧羊，曾經被阿喀琉斯捉住过。他曾經拿楊柳的柔条把他們拴了起来，可是后来接受贖款放他們走了。这回他們可碰在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門农的手里。那伊索斯，他用枪打中他胸口的奶头上首；那安提福斯，他用劍砍在他的耳朵边，并且把他撂下战車去。于是他急急忙忙剝下他們的輝煌鎧甲，这才認出了他們是誰，因为那次捷足者阿喀琉斯从伊得山把他們帶回来的时候，他在他自己的快船旁边看見过他們的。現在阿伽門农杀了他两个，原是容易不过的，就像一头獅子冲进一只敏捷的母鹿的窩里去，扑上她那些还沒断乳的小鹿，用他那强有力的爪子一抓，就断送它們的脆嫩生命了。即使那母鹿是在近旁，她也救不得它們的。她自己也吓坏了，只得飞也似的跑，跑过那些矮丛林，跑得汗淋淋的去逃命，免得也吃那可怕巨兽的爪。当时他們两个也就像这样。沒有一个特洛亚人救得他們的死亡。事实上是所有的特洛亚人都在阿耳戈斯人面前潰逃了。

阿伽門农接着就去攻击珀珊德洛斯和剛强的希波罗科斯，他們是安提馬科斯的两个儿子。这个狡猾的貴族貪图帕里斯的黃金，指望他多給賄賂，所以凡是有人提議把海倫送还紅头髮的墨涅拉俄斯，他总比誰都反对得激烈。現在他的两个儿子可被阿伽門农王逮住了。当时他們同在一部战車里，正想要控制住

那两匹发脾气的馬。可是那两匹馬慌張起来了，因为那光滑的繮繩已經溜脫了御者的手。阿伽門农像一头獅子似的扑上了他們，他們等不得下車就向他討起饒来："活捉了我們吧，阿伽門农王爷，你将可以得到丰盛的贖款。我們的父亲安提馬科斯是有錢的，他家里的財物多得很，青銅、黃金、熟鉄都有的。要是他听見我們被活捉在阿开亚人的船舶里，一定肯付給你大大的一笔贖金。"

这就是他們对那位王的一番痛哭流涕的求告。他們的口气是卑諂的，回答他們的話可不这样。"如果你們倆，"阿伽門农說道，"眞是安提馬科斯的儿子，那么你們現在就得替你們父亲的卑鄙行为付賬了，因为当初墨涅拉俄斯同着俄底修斯王出使到特洛亚，那在会議席上竭力主張把他当場杀死而不許他回到阿开亚人当中去的就是你們的父亲。"

他說完了話，立刻一枪刺中珀珊德洛斯的胸膛，将他戳下战車仰倒在地上。希波罗科斯急忙跳下車，他就在地上将他杀死。他又拿劍砍下他的武裝和腦袋，一脚踢得他的身体像个渾圓的石块滾过人群。

阿伽門农把他們两个丢在那里，就冲进战斗最最热烈的地方去了，其余阿开亚的披甲战士也都跟上来。步兵扑上了步兵，趁他們在前面奔逃把他們击潰；战車将士拿他們的銅枪給战車将士造成浩劫，同时他們的脚下冒上了一陣烟尘，那是他們那些馬匹的轟然响蹄給掀起来的。在这中間，阿伽門农王一面大声鼓励他的阿耳戈斯人，一面紧紧地向前追杀。譬如一个处女森林里，一陣猛火被旋风到处刮着，去向那树木进攻，一丛丛的都在烈燄的面前紛紛倒地，当时那些潰逃的特洛亚人被那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門农紛紛的砍倒，也就像这个样儿。还有許多对的

馬，失去战車將士的駕馭，都昂着它們的头，拖着它們的空战車，向那战陣的走廊轆轆地奔走。同时那些战車將士都已扎手舞脚躺在地上了，那种景象对于老鷹比对他們的妻子更多誘惑力。

那些横飞的矢石，那些烟尘，那些屠杀，那些流血和紛扰，赫克托耳因被宙斯的手拉住了都并沒有接触到，而阿特柔斯之子得以势如破竹了。他給他部下的鼓励大大的收效，等到了中午时分，那些奔逃的特洛亚人因为急于想要逃进城，已經逃过了早先給达耳达諾斯之子伊罗斯造的那个陵墓，逃过了那棵野无花果树，逃过了半个平原了。而他們还是被阿特柔斯之子带着可怕的吶喊在那里追赶，他也还是將他那无敌的双手在沾染血污，但是他們到达斯开亚門和那棵橡树的时候，就都停下步来，以便他們那些逃得慢的朋友有机会可以赶上。因为那时仍旧有一些人在那开闊的平原上拚命奔逃，落在后边的都被阿特柔斯之子杀牛也似的杀掉，就像一头獅子在黃昏时分吓跑了一群牛，見到一只落后的小雌牛就扑上去抓住她的脖頸，拿他强有力的爪子裂开来，立刻送了她的命，然后坐定下来吃她的血和肚腸。就像这样的，阿伽門农王在处置那一些人，許多战車將士被他打落战車或仰或仆的倒地，他那枝枪猛得眞个所向披靡了。

他們已經快要到达城边得到那条阴森森的城墻的蔭庇，那人与神之父才从天上握着一个响雷降落来，到那泉源所集的伊得山頂去坐下，打发金翅膀的伊里斯去做使臣。“你去，伊里斯，尽快的跑，”他說道。“給赫克托耳去傳我这个口信。他只要看見阿伽門农王在前綫猛攻，把特洛亚的队伍紛紛砍倒，就不妨一徑趿步，不过要命令他的部下継續跟敌人紧密接触。但是，一經阿伽門农中了枪或是中了箭，跳上了战車，我就会把力气給赫克托耳去断杀，一直杀到那些精良的船舶，杀到太阳下山，有福的

夜色出来阻隔。”

那旋风脚的伊里斯毫不迟疑，就从伊得山顶飞往神圣的伊利翁去，看見那賢明的普里阿摩斯之子赫克托耳正站在許多馬匹和木头战車的中間。她走到他的面前，叫着他的名字和王子的称号，給他行了个敬礼。“父宙斯，”她說道，“差我到底下来傳話給你，你只要看見阿伽門农王在前綫猛攻，把特洛亚的队伍紛紛砍倒，就不妨一徑让步，不过要命令你的部下継續跟敌人紧密接触。一經阿伽門农中了枪或是中了箭，跳上了战車，宙斯就会把力气給你去断杀，一直杀到那些精良的船舶，杀到太阳下山，有福的夜色出来阻隔。”

話傳达过了，那捷足的伊里斯就走开了。赫克托耳立刻全身披挂的跳下他的战車，手里搖摆着一对鋒利的尖枪到部队里去到处走着，勉励他們站下来抵抗，激起他們的战斗精神。結果是，特洛亚人都掉轉身来和阿开亚人对抗了。阿开亚人那方面，也加强了他們的兵力。这样，战斗的局势形成，两軍又对了陣，那阿伽門农唯恐落后，就亲自当先去猛扑敌人。

現在告訴我，你們以俄林波斯为家的繆斯們，是誰第一个出来抵敌阿伽門农王的？他是一个特洛亚人呢，或是他們那些著名盟軍中的一个？

他是那魁梧而美貌的伊菲达馬斯，安忒諾耳的一个儿子。这人是在那土地肥饒的綿羊产地特剌刻生长的。喀塞斯，他母亲的父亲，也就是那美容顏的忒阿諾的父亲，把他从小在他自己的宮里养大，直至伊菲达馬斯到少壯的年齡，就把他的女儿嫁給他，竭力要把他留在家里。可是伊菲达馬斯才跟她結了婚，就被阿开亚远征軍的消息引誘出了他那新娘的怀抱了。他带着十二艘翹头船航海而来，把它們留在珀耳科忒海港里，自己步行到伊

利翁。現在来跟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門农抵敌的就是这个人。

他們两个已經走近了，阿特柔斯之子先动手，可是沒打中；他那枝枪刺歪了。輪到伊菲达馬斯，他刺中了阿伽門农胸甲底下的腰带。可是他虽然牢牢抓住那杆枪，把他全身的重量都压了上去，也还是刺不穿那条腰带——点儿都沒有刺穿，因为他那枪头碰着带上的銀子，就像鉛也似的拗弯了。阿伽門农王就抓住了枪杆儿，暴怒得同獅子一般向自己身边一拽，将它拽脫了那人的手。随卽他拿起劍来劈在那人的脖頸上，把他劈倒在尘埃。这样，伊菲达馬斯就倒下了，一倒下了也就从此长眠不醒了。不幸的人儿！他是替他的国家来打的，远远离开他那剛剛結婚还沒欢聚的妻子而来的，而且那个妻子是他出了那么大的聘礼才娶来的。当时他就已經付过了一百头牛，而且还允許过要从他那数不清的牲口群里再給一千头綿羊和山羊的。現在呢，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門农剝光了他的屍体而把他那套輝煌的鎧甲带进阿开亚人的陣地里去了。

那可欽佩的科翁，安忒諾耳的长子，看見了这番情景，替他那被杀的兄弟悲痛得泪眼模糊，他就拿着他的枪从右首扑了过来，出其不意的向那高貴的阿伽門农襲击。他击中他肘膀子下面，前臂的中心，那明晃晃的枪尖一直穿过去。人間王阿伽門农打了个震顫，可是他怎样也不肯罢休退却，就揮动他那吃飽了风一般的枪去攻击科翁。其时科翁抓住伊菲达馬斯的一只脚，急忙忙将他拖进了人群，正在叫他部下的得力人手都来相助。他只顧这桩事情，阿伽門农就在他那突肚盾牌的掩蔽下，用一枝銅头长枪将他打倒在尘埃。然后他跑上前去，在伊菲达馬斯的屍体上头割下了他的脑袋。这样，安忒諾耳的两个儿子都在阿特柔斯氏王手下尽了他們的命运，落进哈得斯宫里去了。

阿伽門农在他的創口还有热血流出的时光，都不住拿枪刀和石子困扰敌陣。但是等到那血止住了而創口开始发干的时候，他就感覚到一陣刺痛，厉害得跟女人做产时由分娩女神厄勒堤伊厄（她們是赫拉的女儿，专放产痛的）放下来的陣痛一般。那阿特柔斯氏禁当不起那痛楚，就跳上了他的战車，叫他的御者赶到樓船去，一面怀着非常苦痛的心情大声嘱咐那些达那俄斯人："朋友們，阿耳戈斯的将領們和参贊們；現在是得你們来保全我們这些航海船舶了，因为多謀的宙斯不肯让我跟特洛亚人整天的打下去。"

阿伽門农不再說什么，他的御者鞭了一下他的长鬃馬，让它們起步跑往樓船去。那一双馬就高高兴兴的飞跑起来，跑得它們胸口上濺滿了白沫，肚皮上扑白了灰土，将那受伤的王带出了战場。

赫克托耳看見阿伽門农退出去，就大声叫呼特洛亚人和呂喀亚人："特洛亚人和呂喀亚人，还有你們这些以战斗为乐事的达耳达尼亚人；要有丈夫气，我的朋友們，重新鼓起你們的战斗勇气来吧。他們所有的最好的人已經走了，克洛諾斯之子宙斯已經給我一个大大的胜利了。把你們的好馬一直赶进那些威武的达那俄斯人里面去，取一个更大的胜利回来。"

这样的，他鼓舞起了他們，給每个人灌进了新的斗志。就像一个猎人嗾使他那咆哮的猎狗去追逐一头野蛮的野猪或是一头獅子，那个剛强得同凶暴的战神一般的普里阿摩斯之子赫克托耳鼓动了那些傲慢的特洛亚人去打击阿开亚人。他自己也怀着勃勃的野心去到前綫上，像一陣狂风从高处卷下来激起青蒼的海水似的投入了战爭。

現在宙斯已經答应給他胜利了，那么那些先后倒在他手下

的是什么人呢？阿賽俄斯是第一个，还有奧托諾俄斯和俄庇忒斯；克呂提俄斯的儿子多罗普斯，俄斐尔提俄斯和阿革拉俄斯；埃辛諾斯，俄洛斯和坚强的希波諾俄斯。这些就是他杀掉的那些达那俄斯人的将領。然后他又去扑杀那些无名小卒，就像一陣大狂风从西方刮起，吹散了南风布起的白云，又像大波濤开始奔騰，海沫随风高高的飞濺。那赫克托耳那一陣冲杀所扑灭的敌人就正像这样的猛，也正像这样的多。

这时候，无可挽救的灾害已經威胁着阿开亚人，他們在那一陣溃逃中，已經快要到船边去等死了，于是俄底修斯向堤丟斯之子狄俄墨得斯叫道："堤丟斯之子，咱們是怎么回事啊？咱們的决心到哪里去了？看神的份上，我的好朋友，到这里来，跟我一同抵擋吧。你得想一想，要是那头盔閃亮的赫克托耳把这些船占領去，那是多么大的羞辱。"

"当然我是无論来了什么都愿抵擋的，"威武的狄俄墨得斯回答道。"可是这对我們的朋友也帮不了多久的忙。那行云之神宙斯已經决計要讓特洛亚人胜利不讓我們胜利了。"

說完，他就向廷布賴俄斯投他的枪，投中他左面的胸口，把他打下了战車，同时，俄底修斯也把那王子的高貴侍从摩利翁对付掉了。他們讓那两个人躺在那里——再也沒有他們战斗的份儿了——就冲进人群里去横冲直撞起来，好像两只野猪一时怒起，掉轉身子向追逐它們的猎狗反扑一般。也就像这样，他們向着特洛亚人进行反攻了，这是那些在赫克托耳前面奔逃的阿开亚人大大欢迎的，因为他們趁此可以透一透气。

立刻就有一部战車和两个将領失陷在他們手里。那两个人是珀耳科忒人墨洛普斯——当时最能干的預言家——的两个儿子。他也曾經禁止他的儿子去参加战爭，送掉性命。可是他們

受了死神黑手的招呼，沒肯听从父命。現在那著名的枪手堤丢斯之子狄俄墨得斯果然要去了他們的性命并且剝去了他們的輝煌武装了，同时俄底修斯也杀了剝了希波达馬斯和許珀洛科斯。

这时候，那从伊得山往下看的克洛諾斯之子把战局穩定下来，一时之間双方互有所杀戮。堤丢斯之子用一枝鏢枪打中了派翁的高貴儿子阿伽斯特洛福斯的腿弯。这人原是逃不了他的，因为他的战車沒有在近边。他做下了一桩严重的錯事，就是不該把他的战車留在后边交給他的侍从去負責，自己步行着冲上前綫。这就送了他的性命了。但是这时候，赫克托耳向全陣掠过一眼，看出了弱点的所在，就大喊一声向狄俄墨得斯和俄底修斯冲杀过来，喊得那些特洛亚的部队都跟随在他后面。連那大声吶喊的狄俄墨得斯看見他来了也不由得震顫起来。他就轉过身去向在近旁的俄底修斯說道："咱們倆糟糕了。那边那可怕的赫克托耳来了。可是咱們不要动。咱們要站穩了把他打开去。"

說着他就舞起他的长杆枪来将它擲出去。他是瞄准着赫克托耳的腦袋的，而且并沒有瞄錯；他打中了他的头盔頂了。可是他的銅被赫克托耳的銅镋开去，沒有碰到肉；它被福玻斯·阿波罗送給他的那頂装着三片銅牌和一个面甲的头盔阻隔住了。赫克托耳立刻往后却退了好一段路，找到了自己部下的掩护。当即他跪倒在地上，用一只大手支持住身体，只覺得眼面前天昏地黑。这时候，堤丢斯之子正在找他那枝枪，跨过前綫去将它檢起。因此赫克托耳可以有时間甦醒过来。他一經甦醒，馬上就跳上战車向人丛里逃去了。他已經逃出了險境。可是偉大的狄俄墨得斯还是帶着枪冲上去，要对他說几句話儿。"你这恶狗，"他嚷道，"又一次被你逃了狗命了，可也只是暫时的。那福玻斯·阿波

罗又照顧了你;一定是你向他禱告过了才敢冒險前来迎敌的。可是我們还要会面的呢,那时候我如果也能得到一位神帮助的話,我就要結果了你。目前,我且去找别人碰碰运气去。”

于是狄俄墨得斯重新去剝他杀死的那个枪手阿伽斯特洛福斯的屍体。可是这时候,那美髮的海倫的丈夫帕里斯,靠在古时人給他們的首領达耳达諾斯之子伊罗斯筑造的陵墓的墓碑上,拿它作掩护,对那偉大的将領堤丟斯之子張起弓来了。狄俄墨得斯正在从那剛勇的阿伽斯特洛福斯胸口上拉下那輝煌的胸甲,从他的肩膀上取下盾牌,从他的腦袋上取下那沉重的头盔,帕里斯就拉滿弓弦放出了一箭。那箭射中堤丟斯之子右脚的脚板,一直穿透了插进地中。帕里斯乐得哈哈大笑,从他埋伏的地方跳出来,虎視眈眈的向着狄俄墨得斯。“你可給中了,”他嚷道;“我并沒有白射这一箭。只可惜是我沒有射中你的肚皮送了你的命。那些特洛亚人見到你,就像哔哔叫的山羊見到獅子似的要发起抖来,我要射杀你,才可以替他們出一口气。”

那威武的狄俄墨得斯鎮定如常的回答道:“你这长着女孩子般的美髮和媚眼的弓箭手和牛皮家;如果你拿着眞刀眞枪个对个的来同我会面,你就会知道你的弓箭是不中用的东西。这么一下你就自鳴得意了。其实你只給我脚跟撓了把痒呢。我眞不放在心上,就像一个女人或是一个頑皮孩子打了我一般。一个懦夫放的一箭是伤不了人的。我的家伙才厉害呢。它要碰上了一个人,那一个人就得死,他的老婆就得刮破臉,他的孩子就得做孤儿;那块地方就要拿他的血来染紅,他就要在那里烂掉,在他身边的是女人少于老鷹。”

狄俄墨得斯正在說,那著名的枪手俄底修斯就走上来替他掩护了。狄俄墨得斯在他的朋友背后坐下去,从他脚上拔出那

支利箭来。痛楚刺进他的肉，他就狠狈不堪的上了他的車，叫他的御者赶回楼船去了。

这时大家都惊惶万状，那著名的俄底修斯独个人留在那里，沒有一个阿耳戈斯人能支持他了，因此連他也有些心慌，不得不跟他那不可制服的灵魂去商議。“現在，”他叹口气問他自己道，“我到底应該怎样？看見情势不利就被吓跑吧，那是不名誉的；但是宙斯已經把其余的达那俄斯人都赶跑的了，我要是独个人被敌人擒住，那就更要难堪。不过我为什么要討論这一点呢？难道我不知道只有懦夫才会离开他們的崗位，至于一个自命为領导人的人是有責任站住了拚死活的嗎？”

俄底修斯正在这样进行內心的辯論，那些拿盾牌的特洛亚部队已經涌上前来将他团团圍住了。他們使得一个凶暴的敌手落网了。这就好像一班年輕力壯的猎人帶同他們的猎狗在那里圍困一头野熊。那一头熊磨着它那弯曲牙牀上的雪白獠牙，剛剛从它的洞窟里面走出，他們就从四面八方冲了上去了。那头熊的磨牙声音是听得見的。但是它虽然可怕，大家却不肯把它放松。当时那些特洛亚人也就像这样的圍困着俄底修斯王。开头俄底修斯干得很順利。他拿着他的鋒利长枪跳向那高貴的得俄庇忒斯，从上面刺伤了他的肩膀。其次他杀了托翁和恩諾摩斯，然后又杀了那个剛剛跳下战車来的刻耳西达馬斯。他拿枪打中那人用突肚盾牌掩护着的肚臍，那人就倒在地上扒土了。俄底修斯丢开了他們，又拿枪去刺希帕索斯的儿子卡洛普斯。他是一个英勇而富有的貴族索科斯的兄弟，当时索科斯急忙赶来相救，跟俄底修斯对敌起来。“显赫的俄底修斯，”他对他說道，“你这大阴謀家和大冒險家；今天的事情，如果不是你打胜了希帕索斯的两个儿子，可以去夸口說你把那一对漂亮的兄弟都

杀了剝了，那就得你自己在我的枪下受死。”

說完，他就投枪击中俄底修斯的圓盾。他那沉重的枪穿过那面閃亮的盾牌，透过那件华丽的胸甲，把俄底修斯肋肋上的肉整片劈下来，只是帕拉斯·雅典娜沒有让它刺进他肚皮里去。俄底修斯知道它沒有打中要害，就退后一步对索科斯說道：“現在，我的不幸的朋友，你的死命已經注定了。你也許可以阻止我去跟特洛亚人战斗，可是我告訴你吧，就在当場卽刻，你要命尽身亡了。你禁不起我的枪，就得把你的性命交付給那騎神馬的哈得斯，把光荣交付給我。”

索科斯掉轉了头拔脚想要逃，可是他剛剛轉身就被俄底修斯一枪击中两肩之間的脊背上，打前面穿出胸膛。他砰的一声倒在地上，偉大的俄底修斯就到他面前去夸起口来：“啊，剛勇的战車将士希帕索斯的儿子索科斯！死神到底叫你来不及逃了。可怜虫啊，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不会来替你閉眼睛了，只有吃烂肉的鳥儿拍着翅膀来圍繞着你替你分屍了。我呢，如果我死了，将可以得到我的高貴国人給我殯葬的荣耀。”

說完，他就把剛勇的索科斯那支沉重的枪从他自己的伤口里和圓盾里拔出来。血跟着枪头涌出，俄底修斯覚得痛楚不堪。那些英勇的特洛亚人看見他的血，就在那乱陣中互相叫呼着一齐来向他攻击。俄底修斯让了步，向他的朋友們大声叫起相救来。他直着喉嚨連叫了三声，英勇的墨涅拉俄斯听見他那三声叫，急忙向着剛巧在近旁的埃阿斯說道：“我的埃阿斯王爷，忒拉蒙的世子，我听見那无畏的俄底修斯在叫呢。听那声音好像特洛亚人在激战中把他圍困起来，使他抵擋不住了。你我不如赶上去救他。要是把他独个人丢給敌人，我怕他要遭不測。要是这么优秀的一个战士給丢了，那是达那俄斯人的多大損失啊！”

說完，他就領路上前，神样的埃阿斯跟他一起走。他們馬上就找着了俄底修斯王，正受到特洛亚人的两面夹攻；随后就发生了山中一头长角鹿被一群黃褐色胡狠圍攻的那番情景了。那头鹿剛剛中了一个猎人的箭受了伤，伤口里的热血还在淌，四条腿儿也还跑得动，那时它是跑得尽快想要逃开那个猎人的。但是等到它那伤口已經耗尽了它的气力，山中的胡狠就在树林的微光中把它擒住了，正用它們那种专吃烂肉的牙齿把它裂成一片片，不想突然跳出一只餓獅来。那群胡狠逃散开，就輪到獅子来使用它的牙齿了。也就像这样，正当特洛亚的武士圍困那足智多謀的俄底修斯而那英勇的人揮动他的长枪和死困斗的时候，埃阿斯拿着他那堡垒一般的盾牌走上前来給他掩护了。特洛亚人四下里逃开，那阿瑞斯的寵人墨涅拉俄斯就拿住俄底修斯的胳膊，搀扶着他通过人群，直到他自己的战車上，由他的侍从赶着走了。

埃阿斯向特洛亚人扑上去，杀了多律克罗斯，普里阿摩斯的一个私生子；然后他又伤了潘多科斯和呂珊德洛斯，皮剌索斯和皮拉耳忒斯。譬如一条河流因冬雨而泛濫，从山上冲下平原，扫蕩了枯死的橡树和松树，将无量数的泥滓冲洗进海里去。那显赫的埃阿斯也像这样的冲过平原，扑杀敌軍的人馬。

这些事情是赫克托耳全不知道的。他正远远在左翼的斯卡曼德洛斯河堤岸上作战，那里是杀伤最重的地方，一場恶战已經在偉大的涅斯托耳和凶猛的伊多墨紐斯的周圍展开。赫克托耳正在这里忙着。他那战車和长枪正在造成奇迹，把那些阿开亚青年杀得像斬草一般。尽管这样，那些勇敢的阿开亚人也还是不肯讓步給他的，要不是那海倫夫人的丈夫帕里斯又把偉大的将領馬卡翁打开去的話；因为馬卡翁首当其冲，帕里斯就用一支

三鈎箭射中他的右肩了。那些不屈不撓的阿开亚人就都替他們的头領着急起来。他們怕陣势一經移动他就要被敌人擒过去，因此伊多墨紐斯急忙向那高貴的涅斯托耳叫道："赶快，我的涅斯托耳王爷，阿开亚武士之花！把馬卡翁带进你的战車里，赶快赶回船去吧。一个能够打箭治伤的外科医生是抵得过一旅人的。"

那革瑞諾斯的馭馬者涅斯托耳毫不迟疑。他立刻上了他的战車，那天下无双的医生，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儿子馬卡翁，也上了車在他旁边坐下。涅斯托耳拿鞭子碰了碰馬，它們就兴兴头头的向楼船飞馳而去了。这是它們巴而不得的。

替赫克托耳作御者的刻布里俄涅斯看見另一翼的特洛亚人已經給敌人赶逃，就引起了赫克托耳对这事实的注意。"我們在这里，"他說道，"是在战陣的边緣上跟达那俄斯人作战的，同时我們在那一翼的部队已經連人帶馬的被追逼得混乱不堪了。是忒拉蒙之子埃阿斯在那里冲杀他們，他是我从他肩上那面闊大的盾牌很容易認出来的。我們把車赶到那边去，去加入那些战車和步兵战斗得最最激烈的那个喊杀之声不絕的圈子里去吧。"

刻布里俄涅斯拿他的响鞭碰了碰他的长鬃馬，那些馬一經听見了鞭声，就带着战車向那些正在战斗的特洛亚人和阿开亚人奔騰而去，一路踩过屍体和盾牌，以致車下的横軸和周圍的栏杆都沾滿了由馬蹄和輪胎濺起来的血。赫克托耳急急乎要去加入那战陣，恨不得立刻跳进里边去把它冲开。但他虽然給达那俄斯人带来了混乱，虽然并不是沒有使用他的枪，他可避开那忒拉蒙之子埃阿斯，只用枪、劍和石头向别处去攻击。

到末了，还是父宙斯亲自从他那个高高的宝座上使得埃阿斯掉头而逃的。埃阿斯忽然覚得气餒起来，就不由得住了手。

然后他向四周圍的那么些人怔怔的瞥过一眼，将他那个七层厚的盾牌挎上肩，掉轉身开始退却，如同野兽似的一步步的趾开，一次次的回顾。他就像是一头黃褐色的獅子被狗和农夫从一个牛場里驅逐出来，因为那些农夫是通宵不睡地在那里看守他們的肥胖小牛不让獅子去吃的。那头獅子急乎要吃肉，还想扑上去，可是并沒有用处。那些壯汉手里同雨一般向他投来的矢石和火把，哪怕他怎样饕法也把他吓止住了，到了天明他看看沒有指望，就只得悄悄的溜跑。当时那埃阿斯也就像这样的怀着滿肚子的不如心，在特洛亚人的前头退却，一面感覚到万分不得已，一面又替那些阿开亚的船舶担着一把心。虽然在这样的境地中，他可又像一头頑强的駑子，占了那些赶駑人的上风，跑进他們經过的一垅田里去管自吃起那稠密的庄稼来了。許多棍子打折在他的脊背上，他都覚得无关痛痒，后来好不容易才把他赶出那垅田来，他可已經吃了个心滿意足了。也像这样的，那些傲慢的特洛亚人和他們的著名盟軍紧紧追在那偉大的忒拉蒙之子埃阿斯的脚跟，拿他們的长枪紛紛去刺他盾牌的中心。有时候，埃阿斯重新发起狠勁来，就要旋轉身子去同那些馴馬的特洛亚人困斗一陣，这才掉轉头継續退却。这样，凭他这一双手隔在特洛亚人和阿开亚人中間出了力，他居然把那正在威胁船舶的全部力量擋住了。許多支枪由强壯的臂膀投出来，本来想要去得再远些，可被他那龐大的盾牌擋住了，还有許多沒有尝到他那雪白的肉，半路就掉下来插进地中，只落得一个空。

欧埃蒙的高貴儿子欧律皮罗斯看見埃阿斯在这样的矢石横飞之下苦斗，就跑上去助他一臂之力，把他那支閃亮的鏢枪飞出去，打中了浮西俄斯之子阿庇薩翁头領横膈膜底下的肝脏，当卽叫他倒在地上了。然后他奔上前去，开始剝那人身上的鎧甲。

可是他正在剝时，被帕里斯王子看見了，那王子急忙对他張了弓，一箭射中他的右腿上。那一支箭折断在伤口中，欧律皮罗斯的腿已經不能动，幸亏得到他那一团人的掩护，才能把那九死一生的性命保住。但是他向达那俄斯人大声疾呼起来了："我的朋友們，阿耳戈斯的将領們和参贊們，你們掉轉身来抵擋住敌人，好救埃阿斯的命。他受着这样的射击，我不曉得他怎样脫得了身。大家来給那偉大的忒拉蒙之子埃阿斯一个掩护啊！"

那受伤的欧律皮罗斯已經尽过他的职，他們就拥上去集合在他的周圍，蹲在斜倚着的盾牌背后，拿着枪准备着。埃阿斯向他們走来，一經到达那条友軍的陣綫，就又掉轉头去抵抗了。

战斗像这样的进行着，如同一股扑灭不了的火一般。这时候，那两匹涅琉斯种的雌馬正跑得滿身是汗把涅斯托耳带出战場，还有那民众牧者馬卡翁跟他在一起。碰巧那捷足的阿喀琉斯正站在他那广闊楼船的船尾看那危急的战局和可惨的奔逃，涅斯托耳的战車被他看見了，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立刻从他的船上大声喊嚷着，叫他的朋友帕特洛克罗斯。帕特洛克罗斯在篷帳里听見他叫，就走出来了，他那神气好像是战神；誰知这一次出来就是他一生結局的开始。他不等阿喀琉斯开言就說道："你为什么叫我，阿喀琉斯？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捷足者阿喀琉斯說道："我的亲爱的王子和我的衷心的喜悅，我終于看見阿开亚人要卑躬屈节的跑到我膝下来了，因为他們已經到了危急关头了。可是現在我要你做一桩事情，我的帕特洛克罗斯爷，就是去問涅斯托耳，他从战場上带回来的那个受伤的人是誰。从背后看去，那人活像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儿子馬卡翁，可是那两匹馬打我面前那么快的过去了，我沒有看見他的臉。"帕特洛克罗斯立刻听从他朋友的話，挨着那些阿开亚的篷帳和船舶跑着步

去了。

涅斯托耳和馬卡翁到达涅斯托耳的篷帳，就从車上踏到那丰饒的地面上，同时那两匹馬由那老王的侍从欧律墨冬解下来。他們站在海岸上，让那凉风吹干他們短褂上的汗，然后他們走进了篷帳，在安乐椅上坐下来。当初阿喀琉斯攻下忒涅多斯的时候这位老人从那里帶来的那个女人赫卡曼得給他們調好了一种羹。她是那豪俠的阿耳西諾俄斯的一个女儿，被阿开亚人挑选出来給他們这位最有能耐的參贊員做献祀的。她先把一張腿上涂过琺瑯的美丽而光滑的桌子挪到他們的身边。随后她在那桌子上放好一个青銅盘，里面放着一根葱，給他們配羹吃的，一些黃色的蜜糖，和洁白的大麦粉；又在旁边放着一只华丽的、裝飾着金釘的高脚大鍾，那是他老人家从家里帶出来的。那只大鍾有四个把儿。每个把儿都用两条腿支着，而且上头都有两只黃金的鴿子，面对面的在那里啄食。鍾里裝滿东西的时候，誰都覚得很难从桌子上挪开它，只有涅斯托耳自己，虽然年紀那么大，却能輕而易举地拿起它来。在这一只大鍾里，他們那个美貌的侍者用普然涅俄斯酒① 替他們調好了羹，又拿一把青銅銼子銼进一些山羊奶的干奶酪，又在上面洒了些雪白的大麦粉，这才請他們来喝，他們就喝將起来。

他們解了他們的焦渴，正在那儿亲亲切切的談天，帕特洛克罗斯突然像个神似的出現在門口。老人家抬头看見他，就从他那光滑的椅子上站起来，上前去拿住他的手，請他进去坐。可是帕特洛克罗斯不愿意进去，就向他道起歉来："我沒有工夫坐了，我的可敬的老王爷，請你不要留我。我是非常尊重我那主人的

---

① 古时地中海沿岸士麦納地方出产的一种美酒。

命令的，他不过是差我来問你，你带回来的受伤人是誰。現在我已經亲自看見是我們的馬卡翁将爷了，我馬上就要回去向阿喀琉斯复命去。因为你知道得很清楚，我的可敬的老王爷，他是一个多么难服侍的人，无緣无故都要找人家的錯儿的。”

“我眞不懂，”那革瑞諾斯的馭馬者涅斯托耳回答道，“阿喀琉斯为什么会这么关心这儿那儿的意外事，却把全軍人受到的灾难只当沒看見。我們頂頂好的好人都在船边躺着了，箭伤的箭伤，枪伤的枪伤。威武的堤丟斯之子狄俄墨得斯中了箭了；偉大的枪手俄底修斯受了伤了；还有阿伽門农；欧律皮罗斯也在他的大腿上吃了一箭；这里又是一个，我剛剛从战場上带回来，也是被箭射中的。那阿喀琉斯虽然也是个战士，可对达那俄斯人一点儿都不关心怜憫。他是在等着我們大家毫无办法的时候眼看我們那些华貴的船舶在海边着起火来，我們的軍队被打成了肉酱嗎？我是代替不了他的；現在我的手脚已經不那么軟活，我的气力已經衰敗了。唉，我恨不得还是年輕而健旺，如同我們跟厄利斯人为劫牛事件而打的那一仗里我杀死了那住在厄利斯的許珀洛科斯的英勇儿子伊提摩紐斯的时候一样。当时我为要对那人报复，去襲击他的牛群，他亲自带头来卫护它們，就被我一鏢枪打倒了。他那些招募的庄丁都吓得紛紛逃散，那一票掠获品大大可观——除了五十群牛之外，还有那么多群的綿羊，那么多群的猪，那么多群散开的山羊，还有一百五十匹栗色馬，全是雌的，有許多匹身边还带着小馬。到夜里，我們把它們赶到了涅琉斯的皮罗斯城，涅琉斯看見像我这么一个羽毛还沒丰滿的战士能有这样的好运道，自然覚得高兴。到天亮，我們城里的傳呼人就去把那些对厄利斯有債权的人都召集攏来，于是皮罗斯的領导人物开起会来分派掠获品，因为厄珀俄人欠了我們好些人的債，

現在現成可以分摊了。其时我們皮罗斯人实在是很困苦的，因为前些年里那威武的赫剌克勒斯曾經来过，对待我們很不好，我們当中最好的人都被杀死了，剩下来寥寥无几。那卓越的涅琉斯本来有十二个儿子，就只留下我一个，其余的全都死了。結果是，那些厄珀俄的部队变得了使人难以忍受；他們用輕蔑的态度对待我們，并且无耻地压迫我們。可是現在老王涅琉斯从我們的掠获品里得到了一群的牛和一大群綿羊了，就中他挑选了三百头連同它們的牧人归他自己，作为他在那厄利斯好地面所遭受的一次重大損失的賠偿。原来他曾經为了一个三脚鼎的奖品派出四匹賽跑的馬連同一輛战車到那里去参加竞賽，却被奧革阿斯王扣留了，只放它們的御者滿怀悲痛的空着手回来，还带回来一番侮辱他的話。涅琉斯不但痛恨那个国王的手段毒辣，并且为了他那一番話怀恨在心。所以現在他从那掠获品里先給自己留了大大的一份，余下来的才让百姓們去分，可也沒有分不到的人。

“到了第三天，我們正好把这桩事情的最后一段都处置完整，城里有好几处都正在献神，厄利斯的全軍人馬就向我們猛扑而来了，同他們一起来的还有那两个靡利俄涅斯，当时他們还都是沒有战爭經驗的小伙子。

“多沙的皮罗斯的边境外边有个要塞，名叫特律俄薩，是在临阿尔斐俄斯河的一座峻峭的小山上的。厄科斯人的目的就是要毀灭这个地方，因此他們就把它团团圍住，同时也蹂躪到周圍的平原。可是前一天晚上，雅典娜就从俄林波斯赶下来給我們警告，叫我們武装起来。她看見我們沒有一个不愿意。事实上是她在皮罗斯征集起来的全体部队都巴不得有一場战斗的。可是涅琉斯不愿意我去参加。他覚得我对眞正的战斗知道得太

少，把我的馬藏起来不給我。我还是去了，而且我虽然步行而去，雅典娜却替我安排好了，让我显得比我們自己的战車將士們还要出色。

“有一条河名叫弥倪厄伊俄斯，是在阿瑞涅的附近出海的。皮罗斯的馬匹停在这里等天亮，步兵队伍就像潮涌似的上去了。从这个地点，我們摆好作战的陣势迅速前进，中午时分就到了那条神圣的阿尔斐俄斯河。在那里，我們給全能的宙斯献了祭，又献一头雄牛給河神，一头雄牛給波塞冬，又从牛群里檢了一头小雌牛献給閃眼的雅典娜。然后我們各自到伙里吃了晚飯，就在河岸上躺下来过那一宵，大家都穿着鎧甲。

“这时候，厄珀俄人正在圍攻那要塞，滿怀信心的决計要把它攻打下来。他們沒有想到他們倒要挨到一頓揍。等到太阳在地平綫上露了臉，我們馬上就禱告过了宙斯和雅典娜去向敌人开战；两軍接触了起来，第一个人就倒在我的手里，我就拿到他的两匹絕好的馬了。那人是个名叫穆里俄斯的枪手，奧革阿斯的女婿，跟他的大女儿黃头髮的阿伽墨得結婚的，全世界的每种神秘药草她都能認識。当他上来迎战的时候，我拿我的銅头枪打中他，他就一个跟头翻在尘埃里。我跳进了他的战車，赶上前列去作战；那些傲慢的厄珀俄人看見他們的战車將領，他們的最好战士，已被打落地，就溃了陣势向四下里逃跑了。可是我像一陣黑风似的去追赶他們。我擄获了五十輛战車，每輛战車旁边都有两个人被我的枪打落在地上咬尘土。我本来是可以把那两个属于阿克托耳一宗的摩利俄涅斯人也杀掉的，可是他們的父亲地震之王波塞冬把他們藏在一团濃雾里面救出战場去了。的确，宙斯是在那里給了我們一次大大的胜利的。我們把他們追赶过开闊的平原，杀了他們的人，檢了他們的璨烂的武器，直至

我們的战車輾过了部普剌西翁的麦田区，到达了俄勒尼厄峰和那名叫阿利西翁山的地面。在这一地点，雅典娜覚得我們应該收兵回去了，我就杀了最后一个人，把他丢在那里。我們的战車将士从部普剌西翁撤退，赶車回到皮罗斯，大家都把光荣归給神中的宙斯和人中的涅斯托耳。

“我在当时就是这样跟人相处的，我的为人就是这样的。現在看看阿喀琉斯吧。他原是一个勇敢的人。可是除他自己之外誰得到那种勇敢的益处呢？記住我的話，等到軍队被毀灭之后，連他也要洒眼泪的——洒痛悔的眼泪的。我的朋友，你还記得你的父亲墨諾提俄斯送你从佛提亚来帮阿伽門农那一天对你說的話嗎？我同俄底修斯王也在場，全都听見的。那时我們是在阿开亚肥沃地面上作征募的旅行，我們来到珀琉斯的璨烂王宮里，見到墨諾提俄斯老人家和你，还有阿喀琉斯也在你一起。那位老战車将士珀琉斯正在院子里把一只牛腿上的脂肪給雷神宙斯燒祭。他手里拿着一个金的高脚杯，一面燒祭一面酹那亮晶晶的酒，同时你們倆在准备烤肉。就在这当儿，俄底修斯和我在大門口出現了。阿喀琉斯惊异得跳了起来，拿住我們的手带我們进去。他让我們坐在椅子上，按照待客的礼数請我們吃点心。等到我們都已經充飢解渴，我就透露了我們来拜訪的目的，請你和阿喀琉斯都入籍应征。你們是愿意不过的，你們的两位父亲也都給你們祝福。那珀琉斯老人家諄諄叮嘱他的儿子，战斗时一逕要奋勇爭先，以期胜过了同列的战士。阿克托耳之子墨諾提俄斯也給了你一番訓誨。他的話是我还記得的。‘我的儿子，’他說道，‘阿喀琉斯的門第比你高貴，力气也比你大得多。可是你的年紀比他大。你得給他有益的忠告，做他的榜样，做他的領导，他要肯听从，那是对他自己有利的。’这是你那老父給你的箴

言，你已經忘記的了。可是現在你要肯用这种語气去跟阿喀琉斯談一談，也还来得及。也許他心里还很明白，还肯听你的話。誰知道呢？一个朋友的忠告往往是最有效的，也許你碰到一点好运气，竟可以劝得他行动起来。不过他如果暗地里为了什么預言——他那神母洩露給他的宙斯的話——而躊躇不决，那么，至少也得劝他让你率領密耳弥多涅斯人去上战場，这样也許就能使得达那俄斯人有救的。让他把他自己那套輝煌的鎧甲給你穿上去打仗，好使得特洛亚人把你認做他，因而不敢再恋战。那就可以給我們的疲劳軍力一点复元的时間，这点喘气的时間哪怕短，也可以使得战局全然改观的。那些特洛亚人自己也已經打累乏了，你們呢，还是精力充沛的，尽可以把他們从这些船舶和篷帳打回城里去。”

帕特洛克罗斯被涅斯托耳的一番話深深感动，当即跑着步沿那船舶的行列回去見他那位高貴的主人。他到达了俄底修斯王的船舶，就是大家經常在开軍事会議和軍事法庭以及設坛祭神的所在，也还是跑步不停。在那里，他遇見了欧埃蒙的高貴儿子欧律皮罗斯，正带着腿上的箭伤一拐一瘸的从战場回来。汗从他的头上和肩膀上澆下来，黑沉沉的血从他的伤口里淌出，可是他的精神并不受影响。英勇的帕特洛克罗斯看見这形景，触动了怜憫之心，而且他一面替欧律皮罗斯伤心，一面就想見了所有达那俄斯的将領們和参贊們远远离开了自己的亲人和祖国而拿他們雪白的肉在餵特洛亚的敏捷的狗的情景。他向欧律皮罗斯請教起来。“我的高貴的将爷，”他問道，“你看那个穷凶极恶的赫克托耳还有把他控制住的希望嗎？或者是，阿开亚人今天就要在他的枪下被毀灭了呢？”

“我的帕特洛克罗斯爷，”受伤的欧律皮罗斯回答道，“現在

阿开亚人是沒救的了，大家都要在他們自己的黑皮船边倒下了。我們原有的那些健将都已經受到了枪伤或箭伤，一个个的躺在那里，敌人方面却是越打越强了。可是你至少总能救得我，送我平安回到我那黑皮船里去吧。我要請你替我挖出我腿上的这支箭，拿热水来把血洗掉，在伤口上涂些鎮痛的油膏。听說你有一种絕好的葯方，是从阿喀琉斯那里学来的，阿喀琉斯又是那开明的肯陶洛斯① 刻戎所教的。我不能去請求我們那两位医师，波达勒里俄斯和馬卡翁，因为我听說他們一个是受了伤躺在营帳里，自己也得請医生，还有一个还在战場上跟特洛亚人激战呢。”

“这是不可容忍的呢！”那墨諾提俄斯的英勇的儿子嚷道。“我們怎么办呢，我的欧律皮罗斯爷？現在我給阿开亚的保卫者革瑞諾斯的涅斯托耳带口信，正要去找我那賢明的主人阿喀琉斯。可是不要紧的，我不会去开你讓你去吃苦，你已經是脫力的了。”

說着，他拿臂膀摟住那位大将領的腰，搀扶他到他的篷帳去。欧律皮罗斯的侍从看見他，摊了几張牛皮在地板上，帕特洛克罗斯就讓他躺在上面，拿一把小刀把那支箭的尖头从他腿上挖出来，拿热水洗去伤口上的紫血。然后，他用手梳开一支苦葯草的根，把它放在伤口上。这是一种止痛剂，把他什么痛都消除了。那伤口开始发干，血也止住不再淌。

---

① 希腊神話中一种半人半馬的怪物。

XII

赫克托耳猛冲壁垒

当英勇的帕特洛克罗斯在篷帳里給欧律皮罗斯治伤的时候，阿耳戈斯人和特洛亚人正把他們所有的兵力都投进去継續战斗。看那样儿是，达那俄斯人的那条壕沟和它后面那道厚厚的壁垒好像不会支持很久的了。当初他們为保护船舶筑起这道壁垒以及跟它并行的那条壕沟的时候，并沒有对神們举行过祭祀，因而并沒有替他們的船舶和他們的大量掠获品构成一道保險的圍墻。这道壁垒的建造并沒有得到天意的允准，所以它留存的日子不会太长。在赫克托耳还沒有死而阿喀琉斯还在怀怒的期間，也就是說，在普里阿摩斯王的城还沒有攻下的期間，这道阿开亚人的偉大壁垒还継續的存在着。但是到后来，所有特洛亚的头等人物都已經死光了，阿耳戈斯的头等人物虽然还留着一些，也已經死了許多，普里阿摩斯的城已經在第十年上被攻下了，阿耳戈斯的远征軍已經开船回去了，那时波塞冬和阿波罗就决計使伊得山上流向海中的一切河流的水合力来冲毀这道壁垒。瑞索斯，赫普塔波洛斯，卡瑞索斯和洛狄俄斯，格剌尼科斯和埃塞波斯，以及美好的斯卡門德洛斯和西摩伊斯，就是曾有无数盾牌和头盔乃至那个英雄世代的許多战士落在它們堤岸上的

尘埃里的——所有这些河流，福玻斯·阿波罗使它們汇合在一个出口，让它們的水去把那道壁垒一連冲刷了九天，同时宙斯又不住的落下雨来使它淹沒得快些。那地震之神手里拿着三叉戟，亲自指揮那洪流，把那些阿开亚人那么辛辛苦苦砌起来的所有木石基础都冲进海里，使得那条湍急的赫勒斯蓬托斯的堤岸也被刷成平地。及至那道壁垒消失了之后，他就重新把沙子鋪上那广闊的海滩，并且使得那些河流回到它們那些清水經流的故道。

所有这一切，都是要等波塞冬和阿波罗来干的。目前，那道壁垒依然无恙的竪在那里，成了一場喧囂战斗的地面，壁上那些木头构造的望楼不住被敌人的矢石震响。因为那些受到过宙斯鞭撻的阿耳戈斯人害怕那个正如狂风一般冲来的恐慌制造者赫克托耳，都已經被圈进那道壁垒，受困在那些楼船旁边了。那赫克托耳好像一头野猪或是一头獅子，正在猎狗和猎人的中間横冲直撞，耀武揚威。那些猎人猎狗縮紧他們的陣綫，像一堵墻壁似的对抗他，拿一陣陣的矢石射击他。可是他那无所畏惧的心不会恐慌，也不会想逃——他凭他那一股勇气就不顧性命。一次又一次，他向那人圈子去找新地点进攻，凡是他攻到的地方，那个人圈子就得让步。

就像这样，赫克托耳在他的部队里奔来奔去，催促他的战車将士們越过壕沟。但是临到要越过的时候，他自己的两匹快馬却不肯动了。它們看見壕沟那么闊，吃了惊，跑到沟沿突然停住步，尖声的叫了起来。的确，那一条沟无論如何不是一跳跳得过去的，竟可說是无法越过的。它的两岸到处都像是悬崖絕壁，而且頂上都有成行的尖头木桩，原是那些阿开亚人栽在那里拦阻敌軍的。所以，这个地方决然不是背后拖着一部战車的馬匹所

能够超越。可是那些步兵都逐逐欲試，波呂达馬斯看見这一种情形，就跑到那个獅子心腸的赫克托耳面前，向他和特洛亚的其他司令以及盟軍的司令們献議。“要想坐着我們的战車去越过壕沟，”他說道，“那是愚蠢的。那上面的那些木桩使得这个办法近乎不可能，而且壕沟后边紧靠着阿开亚人的壁垒，使得战車将士們沒有迴旋的余地，他們在那么一条狹窄的地面上是准保要吃苦的。如果雷神宙斯眞正是帮我們这一边，存心要达那俄斯人完全毀灭，那么千好万好，我当然高兴看見他們远远离开阿耳戈斯死到这里来，从此被人忘記。可是他們万一掉过头来反扑我們呢？要是我們被他們从船舶那边赶回来，陷进壕沟里去脫身不得，那我想是沒有一个人能够逃回特洛亚去报信的。我有一个比較好的計划，希望你們采納。让我們的侍从带着我們的馬匹呆在壕沟边上，我們自己全副武装一齐跟在赫克托耳后面步行过去。如果阿开亚人的死亡眞的已經註定，他們是抵擋我們不了的。”

波呂达馬斯的这个忠告，赫克托耳覚得是絕好的。他就全身披挂的从战車上跳下来，其他所有的特洛亚人看見王子下了車，也都放弃了战車的陣势。他們跳下車，吩咐他們的御者在壕沟边上把他們的馬匹排好队。然后他們按照陣势分开来，編成五队跟在他們的将領后面。

这五队中間，最好最大的一队是由赫克托耳和那天下无双的波呂达馬斯指揮的。这一队人最热心，急于要冲破壁垒打到楼船旁边去。刻布里俄涅斯，赫克托耳已經留下一个能力較差的人代替他負責战車，現在他在做这一队的第三指揮。第二队由帕里斯、阿尔卡托俄斯和阿革諾耳率領；第三队由普里阿摩斯的两个儿子赫勒諾斯和神样的得伊福玻斯率領，还有許耳塔科斯

的儿子高貴的阿西俄斯做第三指揮，他是由他那些肥大光澤的馬匹从阿里斯柏城和塞勒厄斯河边送到这里来的。安喀塞斯的美貌儿子埃涅阿斯率領第四队，由安忒諾尔的两个儿子阿耳刻罗科斯和阿卡馬斯协助他，这两个人是对各种战斗都有經驗的。薩耳珀冬指揮那些光荣的盟軍，又任命了格劳科斯和好战的阿斯忒洛派俄斯做副手，因为他認为毫无疑問，他們两个是盟軍当中除他自己之外的最好的人，至于他自己，当然是最最优秀的了。就像这样的，他們那些牛皮盾牌彼此相碰着布起陣来，坚决地向达那俄斯人前进，一心以为可以不受阻擋的直搗那些黑皮船。

所有的特洛亚人和他們那些著名的盟軍，除了許耳塔科斯的儿子阿西俄斯一个，都采納了那可欽佩的波呂达馬斯所献議的战术。阿西俄斯是个掌权的王子，他不贊成把战車留在后边訛侍从去負責，因而决計带着他的全副装备去攻打樓船。原来他是一个傻子。他是註定了不能逃避他的恶运而从船边赶着他的車馬向多风的伊利翁凱旋的了。在那显赫的丟卡利翁之子伊多墨紐斯的枪头里，可怕的死亡正在等着吞下他。因为他果眞是把战車赶过去的，看定了的进路是在船舶的左翼，就是阿开亚人替他們自己留着一条从平原回来的棧道的地方。在这里，阿西俄斯赶过战車来到了进口，一看門并沒有关，也沒有插上长門。原来守卫的人故意把它开在那里以便从战場来的溃兵逃回船去的。于是阿西俄斯赶着战車向那进口直冲，他的那一队人也尖声吶喊着跟在他后面。这些蠢人以为他們可以一直冲到船边去，阿开亚人不能够阻擋他們。但是到了門口他們就遇到了两个健将了，都是那好战的拉庇泰族[1]的傲慢后裔。一个是珀

---

① 希腊东北部的一个民族。

里托俄斯的儿子剛勇的波呂波忒斯，还有一个是可以跟凶暴的战神匹敌的勒翁透斯。这一对健将植立在那高大壁垒的門前，好像山中两株根深蒂固永远抗拒风吹雨打的高大橡树。其时，他倆仗着他們的强壯臂膀，屹然不动的站在那里，等着那偉大的阿西俄斯冲杀上来。那些特洛亚人集合在阿西俄斯王、伊阿墨諾斯、俄瑞斯忒斯、阿西俄斯的儿子阿达馬斯、托翁和俄厄諾馬俄斯的周圍，举起他們的革盾，喊杀連天的直扑壁垒而来了。

开头一会儿，那两个拉庇泰族人只是鼓励壁垒里面的那些达那俄斯披甲战士为着船舶而战斗。但是他們一經看見特洛亚人在那里攻打壁垒，又听見背后达那俄斯人里面发出慌乱的声音，就馬上赶到門前来战斗，其时他們好像是山里的两头野猪，面向着一群喧嚷的人和狗，向两翼一齐进攻，牙齿格格响的連根拔起它們周圍的矮树，終于被一个人的鏢枪打中而死。也像这样的，那两个拉庇泰族人胸口上的閃亮銅牌遇到敌人的打击而琅琅发响。因为他們是在进行一种壯烈的防御，一面依靠他們自己的力气，一面也靠壁垒上头那些战友的帮助，那些战友正为着保全他們的生命以及他們的营帳和船舶，站在那些坚固的壁垒頂上向底下大扔石头。特洛亚人也拿石头扔他們，于是双方手中抛出的石块就像大风雪中的雪片一般，随着那被风飄送的烏云霎时鋪滿那丰产的大地。头盔和盾牌受到那些大块石头的打击，都粗厉地发出了震响的声音。

那許耳塔科斯的儿子阿西俄斯覺得絕望了。他叹气唉声，拍着大腿，大声的叫道："啊，父宙斯，我不知道你也是这样爱說謊的。我从来沒有想到这些勇敢的阿开亚人禁得起我們的猛攻；我总以为我們是不可抗拒的。可是現在看吧，这两个人准备要和我們拚个你死我活才肯放弃这个門口，好像是作窠在岩洞

里的細腰胡蜂或是蜜蜂，怎样也不让赶出窠去，定要为着它們的子孙呆在那里跟猎人斗到底呢！”

阿西俄斯的这一番牢騷对宙斯并不发生效果，因为宙斯已經决心要讓赫克托耳取得光荣了。这时候，其他的特洛亚部队已經在其他的壁門战斗起来。可是我怎样描写得尽呢？这段故事是得一位神来講述的。沿那一条石头的壁垒，烈火已經到处蔓延开，那些受到紧紧压迫的阿耳戈斯人不得不为着他們的船舶拚命战斗。所有帮着他們那边的神都覚得心碎了。

但是在这里，現在在进攻的却是那两个拉庇泰族人。珀里托俄斯的儿子剛勇的波呂波忒斯投了他的枪，中在达馬索斯的銅边头盔上。头盔上的銅尅制不住枪头上的銅。枪尖穿过头盔刺穿了头骨，把那人的脑浆潑了一头盔。那就是达馬索斯和他的进攻任务的結局。其次，波呂波忒斯杀了皮隆和俄耳墨諾斯。同时，那阿瑞斯的族类勒翁透斯也向安提馬科斯的儿子希波馬科斯投了一枪，中在他的腰带上。然后，他將他那鋒利的劍抽出鞘，向人丛里冲进去，第一个遭遇到的是安提法忒斯。他就逼近去拿劍劈他，把他劈得仰翻在地上。随后，他又接二連三的使得墨农、伊阿墨諾斯和俄瑞斯忒斯去亲他們从来沒有那么亲近过的好泥土。

当那两个拉庇泰族人在剝这些人的輝煌鎧甲的时候，波呂达馬斯和赫克托耳所率領的最好、最大、也最热心于打过壁垒去燒船的那一队青年战士都还站在壕沟上躊躇着沒有前进。他們剛剛要越过壕沟，就有一个不祥的兆头出現了，那是一只老鷹，爪里抓着一条血紅色的蛇，高高飞在他們队伍前边的左側。那一条蛇是活的，还在呼呼的喘气。而且它显出了战斗的姿势。随卽它扭轉身子去咬那只老鷹头頸旁边的胸部，那只老鷹痛得

把爪松开来，让那条蛇落在部队里，它就大叫一声乘风而去了。

那些特洛亚人看見那条蛇閃閃发光的落进他們当中来显示戴法宝的宙斯的旨意，都覚得无限惊惶。波呂达馬斯就一直走到那无所畏惧的赫克托耳面前去。“赫克托耳，”他說道，“我要是在你們的会議場上提出合理的建議，你照例是反对的。你总以为一个平常的战士无論在参謀室里或是在战場上都不配来表示不同意——你的权威是一逕都得維持的。可是我又要来說我的心里話，把我認为最好的办法提出来了。我們不应該上前去跟敌人爭夺那些船。这样做法的結局是我完全知道的，如果剛才这个凶兆并不是騙人的話。剛才我們正要越过壕沟去，天空就給我們出現了一只老鷹，爪里抓着一条血紅色的怪蛇飞在我們前列的左側。那一条蛇是活的，那只老鷹等不到归巢就得把它撂下来，不能够带到家里去餵小鷹。也就像这样，即使我們費了大力把壁門壁垒都打下来，敌人再也擋不住，将来我們从那些船舶退回原路的时候也是极危險的。阿开亚人势必要为他們的船舶而战斗。他們势必要杀死我們許多人，我們势必要把那些人全都丢弃在后面。一个預言家如果是眞正懂得这种兆头的，如果是得軍队信任的，他对剛才这个凶兆就要这样的解釋。”

那头盔閃亮的赫克托耳給了他一个怒視。“波呂达馬斯，”他說道，“你这样的爱管閑事实在是可惡。你是尽可以不必这样討厌的。如果你剛才的話是認眞說的，那就一定是神們攪昏你的腦子了。雷神宙斯曾經亲身的并且那么严肃的給了我确实的諾言。你可叫我把这些諾言忘記掉，叫我去凭鳥儿的飞法决定行动，我呢，对于那些长翅膀的东西一点儿不感兴趣；它們飞到右边去向早晨的太阳也罢，飞到左边去向西方的阴暗也罢，我一概不管。让我們的信心牢牢寄托在全能宙斯的訓諭上头，他是

对所有的人类和所有的神一样管得着的。替你的国家战斗吧——那就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兆头。可是为什么你独个人会对战斗这样畏縮呢？即使我們其余的人都在阿耳戈斯人的船舶旁边遭到整批的屠杀，你也用不着担心你自己的安全——你原沒有責任要打到底的。不过，你如果畏縮不前，或者是劝阻别的任何人去战斗，那我就毫不迟疑，要拿这支枪打击你，送你的性命。”

說完，赫克托耳就发了个信号叫前进，他的部下就大声喧嚷着跟在他后面走了。那喜欢打雷的宙斯从伊得山上放下了一陣狂风，揚起灰尘一直刮向那船舶，一面鬧昏了阿开亚人，一面使赫克托耳和特洛亚人得到便利。特洛亚人信任着这种天意的表示和他們自己的力量，就毅然决然的将那阿开亚人的大壁垒攻打起来，冲破望楼的圍墻，扯下壁上的雉堞，又把当初阿开亚人打在地里支持望楼的那些突出的拱柱也撬了起来，指望这些东西弄掉了，就可以把壁垒的本身冲倒。但是尽管他們这么做，达那俄斯人还是不让他們取得进路。他們把所有的洞孔都用牛皮屏障擋住了，看見敌人冲上来就从雉堞上扔下石子。

两位埃阿斯在壁顶上到处巡行，指导着防御工作，勉励着阿开亚人。对于有些人，他們不过給以一点温和的譴責，但是对于那些簡直无心抵抗的，他們就用上較严厉的詞語了。他們又知道一个軍队是得由各种各样的人組成的，所以他們不但去勉励他們当中的精銳，并且去劝告那些能力平常的人，以及那些較差的部队。“朋友們，阿耳戈斯人，”他們說道，“今天是你們每个人都有可以出力的。你們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不要让一个人去听特洛亚人的恐吓，去把脸朝向着船。你們要上前，要向敌人直扑，要彼此相鼓舞，要相信俄林波斯的雷神宙斯是会让我們对

抗这一个攻击，把他們赶回他們的城里去的。”这样，两位埃阿斯凭他們的多方劝勉，就把阿开亚人的前綫穩定住了。

这时候，石头正像雪片似的密密落下来，仿佛是在严冬的一日，多謀的宙斯已經开始下大雪，要让人間看看他武庫里的鏢枪；① 其时他已經叫风去睡覚，雪还是不停，直要等它盖沒高山頂，盖沒海岸突出的海角，盖沒三叶草地和农田，甚至于那灰色大海的海岸和海灣也被它盖沒，只有剛冲进来的大浪能把它擋开——直要等到其余一切东西也都被宙斯手里撒下的那件压倒一切的东西所罩盖。也就像这样，那些阿开亚人和特洛亚人你扔我、我扔你的不住在飞一陣陣的石头，直至那道壁垒从头到尾都被震得隆隆响。

但是，虽然在这个时候，如果不是宙斯激发他的儿子薩耳珀冬像獅子扑牛似的扑上了阿耳戈斯人，那显赫的赫克托耳和他的特洛亚人也还是攻不破那壁垒的門和那长門閂的。薩耳珀冬先把他的圓盾挪轉来擋在胸前，那面輝煌的盾牌是青銅所制，銅匠給他打造的，里面衬着一层又一层的皮，用金綫沿边縫好。这在胸前放好了，他就揮舞着两支长枪出发了，好像一头山中的獅子，好久沒有吃到肉，恨不得要攻破人家的墻壁去冲进羊圈一般。那时它即使看見牧人带着狗和枪站在那里給羊群防卫，也决不甘心不到羊圈里去冒險一下就被赶开的，不是它跳进去扑杀一头羊，就是自己被哪一只快手一鏢枪打杀。也就像这样，那神样的薩耳珀冬覚得自己不得不去攻打那壁垒，不得不去打下那些雉堞来。他就面向着希波罗科斯的儿子格劳科斯。“格劳科斯，”他說道，“你和我在家里的时候，呂喀亚人为什么那么的

---

① 按指雪片，譬喻宙斯的威力。

尊重我們，要让我們坐首席、吃头切肉、喝滿杯酒呢？为什么他們要看得我們同神一般呢？我們又为什么能做我們在克珊托斯河上的巨大田产的主人而享受着那些可爱的果园和那些璨烂的麦田呢？为了这一切，我們現在不是应該給呂喀亚人擋头陣，投身到战斗的烈焰里去嗎？只有这样做，我們才能使得我們呂喀亚的披甲战士在談論他們的君主的时候这样的談論我們：‘他們吃的是他們所統治的地面的脂膏，喝的是醇和的葡萄酒，可是他們用他們的光荣付了代价了。他們是威武的战士，凡是呂喀亚人在战斗的地方，你总会看見他們在擋头陣。’

“啊，我的朋友，假使我們逃得过这場战爭就准保可以永远不死的話，那我就不会上前綫去占地方，也不会差你到战場上去爭荣誉了。但是永远不死的事情是不会有的。死神在我們的脚下設下千千万万的陷阱，沒有一个人能够保得自己騙得他。所以，我們投入战斗吧，无論把这光荣去輸給别人或者是贏归自己。”

格劳科斯对薩耳珀冬的这个号召并不裝聾，于是他倆前进了，呂喀亚人的龐大部队也跟着前进。珀忒俄斯的儿子墨涅斯透斯看見他們来了，吓得直发抖，因为这个威胁是向着他所防守的那段雉堞来的。他向壁垒的两头看了看，想要找出一个司令来救他們的灾难，当卽看見那两个好战无饜的埃阿斯，就站在近头不远，还有透刻洛斯也在那边，他是剛剛从篷帳里出来的。不过叫喊是全无用处。因为那时候吵鬧非凡，他怎么样也不能够使他們听見他的声音的。单是那些盾牌和头盔的碰撞声，已經使得天空受震蕩，再不必說冲垒門的声音了，因为这时候，垒門已經統統关起来，特洛亚人正企图破門而入。墨涅斯透斯当卽决定差傳令官托俄忒斯去給忒拉蒙之子埃阿斯送口信。“有差

使派你，”他說道，“我的好托俄忒斯。你赶快去請埃阿斯，或者請他們两位。能够两位都請来最好，因为我們这里馬上要被扫蕩了。呂喀亚人的头領正直扑我們而来，我們知道他們肉搏起来是多么野蛮的。但是如果他們两位在那边也跟我們一样正受到压迫，那也至少得請忒拉蒙之子埃阿斯过来帮我們一手，并且請他把那大弓箭手透刻洛斯也帶过来。”

那傳令官立即出发去办他这項差使，沿阿开亚人的壁垒跑步上前，跑到两位埃阿斯面前去向他們打招呼。“两位司令爷，”他說道，“我的高貴主人墨涅斯透斯現在有困难，請求你們去帮他一手，哪怕只是一会儿工夫，希望两位一同去——那就再好沒有了。因为我們那儿馬上就要被扫蕩。呂喀亚人的头領正向我們那一段直扑而来，我們大家都知道他們肉搏起来是多么野蛮的。但是如果你們这里也同样受到压迫，那他希望至少能請你，忒拉蒙之子，我的英勇的將爷，去帮他一帮，并且帶同大弓箭手透刻洛斯一起去。”

那威武的忒拉蒙之子埃阿斯并不拒絕这一个請求。他就向着那俄伊琉斯之子諄諄叮嘱了一番。“埃阿斯，”他說道，“我要你同我們那个剛勇的呂科墨得斯留在这里，督促我們的人継續跟敌人战斗，我要到那边去擋陣去了。我等救了我們的朋友馬上就回来。”

說完，忒拉蒙之子埃阿斯就动身了，他的同胞兄弟透刻洛斯跟他一起走，还有潘狄翁跟随着透刻洛斯替他拿弓。他們是向一个情势紧迫的地点去的，所以他們沿壁垒的里边走，随即到达那豪勇的墨涅斯透斯所指揮的地段了。在这里，他們看見呂喀亚人的勇猛先鋒队和头領們像黑夜里的一陣狂风似的正在攻打壁垒。他們就向敌人扑上去，于是喊杀之声愈加热鬧起来。

忒拉蒙之子埃阿斯第一个杀死敌人，杀的是薩耳珀冬的一个伙伴，豪爽的厄庇克勒斯。当时雉堞里面一个洞孔旁边放着一堆鋸齿形的大石头，他就檢起一块来把那人打杀。那块石头大得很，我們这一代頂頂勇壯的青年用两只手捧也不容易捧起来的，埃阿斯可把它高高举起来扔了出去，扔在那个人的四梁头盔上，把他的脑壳儿砸得粉碎。那厄庇克勒斯就像一个游泳家跳水似的从那高高的塔楼上翻身下来，魂灵儿离开了他的骸骨。同时，希波罗科斯的剛勇儿子格劳科斯也有透刻洛斯在那里对付。格劳科斯正在进攻，透刻洛斯看見他的一条胳膊沒受到掩护，就从垒上放了一箭射中它，夺去了他的斗志，他只得急忙忙的幷且悄悄儿的从壁垒退却，免得阿开亚人看見他受了伤要嘲笑他。薩耳珀冬看見格劳科斯走开了，覚得非常难受。但是他那一腔热情幷沒有因此而熄灭。他向上头对忒斯托耳的儿子阿尔克馬翁戳了一枪，戳中了，就想把他的枪抽回去。那人却跟着那支枪一个跟头翻下了壁垒，他那一套璨烂的銅装在他身上琅琅响起来。于是薩耳珀冬用他那双强有力的手攀住雉堞。他只是一扳，整整一段胸墻被他扳下来，只剩得一片光光的壁頂。他已經造成一个可容一团人通过的大豁口了。

但是他仍旧得同时应付埃阿斯和透刻洛斯两个人。透刻洛斯一箭射来，中在他那条跨胸系着支持大盾牌的漂亮肩带上。宙斯保住了他沒有給射死（因为他不愿意他的儿子死在那些船舶的后艄），但是埃阿斯又向他一枪刺来，刺在他的盾牌上。这一枪也沒有刺穿，却已經刺得他立脚不稳，不得不从那雉堞上稍稍退却了。可是他幷沒有一直退下去。他还是滿怀希望的要得光荣，因而旋轉身子对他那些神样的呂喀亚人嚷道："呂喀亚人，你們为什么让你們的决心像这样消失掉呢？我虽然强壯，也不

見得能够独个人冲破壁垒去打通到船舶的路的。那么，跟着我来吧！人越多越好。”

那些呂喀亚人听了王的責备覚得难为情，就在那高貴領导者的两側进攻得比以前更加猛烈。但是阿耳戈斯人那方面也已經增援了壁垒后面的部队，所以接着来的一場战斗是双方都在拚命的。这一面，剛勇的呂喀亚人不能冲破达那俄斯人的壁垒，打通到船舶的路，那一面，达那俄斯的枪手們也不能打退那些已經在壁垒上站住脚的呂喀亚人。他們之間隔着一道雉堞，就像百姓人家的田里，有两个人手里拿着棍子隔着一道籬笆在吵架，所爭的是一条狹窄地面各人应得的份儿。在那胸墻的上头，他們互相对着革制的盾牌砍劈——也有圓形的大盾牌，也有擋在胸前的輕盾。那殘酷的青銅咬进了許多战士的肉，这并不是那些战士旋轉身子露着脊背时才有的事情——它往往是直穿盾牌吃进肉去的。整整的一条壁垒上，所有的塔楼和雉堞都被特洛亚人和阿开亚人混合的血浸透了。然而特洛亚人还是不能赶跑他們的敌人。阿开亚人还是能抵抗下去，以致形成一个十分平衡的战局，好比那种为要养活孩子掙几个小錢的誠实女工在称羊毛时的天平秤一般。那場战斗分不出胜負来，直要等到宙斯把优势給与了普里阿摩斯的儿子赫克托耳，让他第一个跳进阿开亚人的壁垒里边。

当时他大声疾呼，使那声音响遍特洛亚人的队伍。“前进啊，特洛亚的战車将士們！”他嚷道。“打下阿耳戈斯人的壁垒来，让我們去看船着火。”沒有一只特洛亚人的耳朵沒有听見他那聳听的呼声。他們就密集在一起，去向那壁垒进攻，并且开始带着鋒利的长枪去攀登雉堞。但是赫克托耳把一块落在壁門前面的大石头檢起来带着前去。那块石头底下开闊上头尖，目前无論

在什么城市，都得两个头等壯士出力气，才能把它从地上抬上車去。但是赫克托耳独自个儿毫不費力就把它拿在手里了，原来多謀的宙斯使那石头对他变輕了。然后，好像一个牧人一只手提着一头公羊的羊毛走，仿佛不大感覚到重量一般，他也这样輕輕松松的举起了那块石头，要去撞那高大壁門的双扇門板；那門板是嵌在斗榫的門框里的，里边有两条滑动的門閂，却只用一根栓子鎖着。他一直走到門前，大大的張开两条腿，打穩了一个馬坐儿，这才使勁把那石头扔出去，笔正扔在壁門的中心，把两边的鉸鏈一齐都打断。那块石头本身的势道把它带进門里去，以致門扇轰然响起来，門板碎成了木片，門閂也都折断了。得胜的赫克托耳一跳跳进里面去，臉上阴森森的同黑夜一般。他手里拿着双枪，身上的銅閃出了一种凶光。当他这样跳进門去的时候，是除了神之外沒有一个人能够迎上他擋住他的。于是他眼睛里冒着火，回头向着他后边的特洛亚人，号召他們大家上壁垒。他的部下立刻响应了。也有的从壁垒上蜂拥而过，也有的就从那門口直冲。那些恐慌万状的阿开亚人紛紛逃到樓船当中去，登时乱成一片了。

XIII

船边的战斗

宙斯把赫克托耳和特洛亚人送到了船舶之后，就丢开了他們，让他們在那里跟敌人作那沒有收場的苦斗，而把他那双閃閃发光的眼睛移轉到远处，去考察那些养馬的特剌刻人、好肉搏的密索斯人、喝馬奶的高傲希珀摩尔戈人以及天底下最最守法的阿比俄人的地面了。从此他对特洛亚一眼也不再去看。他也始終沒有想到現在还有哪一位神会到底下去帮助特洛亚人或是达那俄斯人打仗的。

但是波塞冬神在他自己的地位上观察得更加仔細。因为他也已經在那林木森森的薩摩特剌刻的最高峰上坐下来，正对那場战斗看得个出神。他是从海里上来的，所以要找这个地点坐下来观察，因为这里可以看見普里阿摩斯的都城和阿开亚人的船舶，也可以看見整个伊得山。他对那些正在打敗仗的阿开亚人覚得可怜，对宙斯覚得忿怒。

現在他站了起来，搖搖摆摆走下那石头垒块的山麓。那些山头和森林地面都在这位正在下山的神的不死的脚底下发抖起来。他跨了三个大步，第四步就跨到了他的目的地埃該，那里有他那个閃耀黃金所造的著名宮殿，深深竪在盐湖里，而且要在那

里永远长存的。在那里，他把他那两匹青銅蹄子和流金鬃毛的快馬駕上了战車。他自己穿上黃金的鎧甲，拿起一条精制的金鞭，就登上了战車破浪前去。那些海中的怪物不会不認識他們的王。他們从各方面的洞里出来跳跃着欢迎他。海的本身也覚得高兴，給他开出一条路来，让他的奔騰快馬飞馳而过，一直到了阿开亚人的船舶也沒有沾湿战車底下的青銅橫軸。

在忒涅多斯和崎嶇的印布洛斯的半中間，有一个大洞深深在那海渦里。那位地震之神波塞冬到了这里就解下他的馬来，扔些仙草在它們脚下，又拿一副黃金的脚鐐扣住它們的腿儿，使得它們砸不破也甩不脫，好在那里靜等着主人回来。然后，他就向阿开亚人的营帳走去。

在这里，好像一陣狂风或是一派大火似的，那些特洛亚人正跟着普里阿摩斯之子赫克托耳以一股不可控制的兇势向前猛冲，連那照例要有的吶喊也不肯浪費，以为他們現在是准保可以把那些船舶拿到手里并且把船边阿开亚人的精銳都杀光的了。可是正在这个当儿，地震之神和繞地之神波塞冬从海底里出来給阿耳戈斯人灌注新精神了。他借用了卡尔卡斯的形貌和他那不会疲倦的声音，首先去向两位埃阿斯打招呼，因为他看見他們是不大需要劝勉的。“我的将爷們，”他說道，“你們两位是救得了阿开亚的軍队的，只要你們把勇气提高，不要萌起那种懦怯的恐慌心理。特洛亚人已經大队的爬上那道大壁垒来了，可是他們尽管厉害，我并不替那一边担心，因为那边那些阿开亚的披甲战士是擋得住他們的。我所害怕的大灾难是在这边，因为那个自命为全能宙斯的儿子的瘋子赫克托耳正在先鋒队里像一股怒火似的向这边冲来了呢。如果哪一位神能够使得你們明白这里就是你們两位应該牢牢站定并且叫其余的人都来集合的地方，

那么，哪怕那赫克托耳那么的凶狠并且曾經得到俄林波斯神的亲自鼓励，你們也还是可以把他打开这些华貴的船舶的。”

說着，那位地震之神和繞地之神拿他的手杖碰碰他們，使得他們都充满了无所畏惧的决心，都变成了全新的人。然后，仿佛一只老鷹从一块高高的岩石上拍着翅膀扑向平原去追击其他鳥雀那么的迅速，那位地震之神波塞冬从他們的眼界里消失了。

两位埃阿斯里边，那位捷足的俄伊琉斯之子首先認出了他是一位神。立刻，他向着忒拉蒙之子說道：“埃阿斯，剛才来劝我們在船边战斗的是住在俄林波斯的一位神呢。他装做那个先知的模样，他可并不是我們的預言人和占卜师卡尔卡斯。他临走时的脚后跟和膝弯头給了我充分的証据了——認識一位神是并不难的。不但是这样，我又覚得我的心境也起变化了。我比剛才加倍热心的要去斷杀了。我的手和脚都痒巴巴的要去扑上他們了。”

“我也有同样的感覚，”忒拉蒙之子埃阿斯說道。“我的强大的手痒巴巴想要拿枪；我的精神被提起来了；我的双脚舞蹈着要上前去。哪怕赫克托耳正在猖狂，我也乐意单枪匹馬的上去和他会一会。”

这里两位埃阿斯正在談天，正在想像神灌注进他們心里去的战斗的滋味，那边那位繞地之神也在后队鼓动那些还想在船边养息精神的阿开亚人。那时候，他們不但已經是精疲力竭，并且因看見了那么多的特洛亚人涌过壁垒来而失去了斗志了。他們看看那些人，不由得泛起滿眶的眼泪，以为再也沒有得救的指望了。但是現在，地震之神跑进那些部队里面去，毫不費力的把他們鼓舞起来。他第一个去看透剌洛斯，給他一番鼓动，連带着勒托斯，高貴的珀涅勒俄斯，托阿斯，得皮洛斯，以及那两位善于

吶喊的墨里俄涅斯和安提罗科斯。他用了一番刺激的言語，拿新鮮的精神灌注进他們："阿耳戈斯人，羞喲羞喲！难道你們是剛剛招来的新兵嗎？我是正靠着你們的英勇来保全我們这些船舶的呢。如果連你們也因战局吃紧而撒起手来，那么我們被特洛亚人征服的日子的确已經到来了。啊，这是多么凶恶的兆头啊，我做梦也想不到会看見这样可怕的事情的，特洛亚人已經在我們船边了呢！从前的时候，他們都像那种胆小的雌鹿，毫无能为也无目的地在树林里奔跑着，去供豺狼虎豹作食粮，絲毫沒有要跟它們战斗的意志。特洛亚人对于我們一向就是这样的，从来不敢来抵擋我們，和我們交手。現在呢，他們竟是远远离开他們的城打到樓船旁边来了，为只为我們总司令的无能和将士們的懈怠，原来将士們对于他們的領袖覚得非常不高兴，都宁可死在船边也不肯去保卫它們了。不过，这种情形即使应該全部归咎于我們的大君主，那个侮辱了捷足者阿喀琉斯的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門农，我們也沒有任何借口可以放弃这場战斗的。只有勇士才能够及早回头；我們赶快来补救我們的过失吧。就像你們这几位先生，在軍队里都是数一数二的，現在这样懈怠起来是不大好看的呢。若是那种軟弱无能的可怜虫，他要丟开手不干，我还可以原諒。你們可不同，我要尽心竭力的向你們諍諫。朋友們，你們这样的躊躇不前是要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去的呢。現在那偉大的赫克托耳已經把壁門連同长門門都打破了，他的吶喊声已經震响在船边了，在这样的危急关头，难道你們竟沒有一个人想到你們这种行为要給你們带来羞辱和汚名嗎？"

用着这样刺激的言語，那繞地之神很有效地使得那些阿耳戈斯人重新振作起来，靠着两位埃阿斯布起了陣势，坚固得連战神自己或是那千軍万馬的大元帅雅典娜也要望而却步的。他們

代表着军中最最精鋭的部分，盾牌靠着盾牌，头盔靠着头盔，人靠着人，連成一道矛盾所編結的不可侵入的篱笆，在那里等待赫克托耳王子和特洛亚人。他們排列得非常紧密，以致他們的头动一动，那些插羽头盔的閃亮盔頂就要相碰撞，他們的手伸一伸，那些长枪就要彼此相重叠。他們都眼睜睜的看着面前，雄心勃勃的等着廝杀。

特洛亚人整大队涌上来了，赫克托耳在打头陣，仿佛是高山上一块大石头，被一条因冬雨而泛濫的河流冲掉了基脚，正从垒块不平的山坡上直冲下来一般。那块石头先是高高的蹦起，冲过一些回声震响的树林，然后毫无阻碍的一直落到平地，这才不得不停止。也就像这样，那赫克托耳起先是势不可当，仿佛很容易通过阿开亚人的篷帳和船舶一直杀到海边去。但是他一經碰上了这一堵坚强的人壁，就不得不跟他們面对面的站住了，那些阿开亚人也就揮动他們的劍和两刃枪，向他刺击，将他赶开。赫克托耳禁当不住，只得退却，但是大声号召他的部下人："跟着我站稳吧，特洛亚人，呂喀亚人，以及你們喜欢肉搏战的达耳达尼亚人。阿开亚人是不能长久擋住我的，哪怕他們結合得像一堵石头的墻。只要我眞的是由神們当中最好的一位，那掌雷之神和赫拉的夫主，把我送到这里来的，那么他們将会让步給我的枪。"

他这一个聳听的号召鼓舞起了那一队里的每一个人，他的兄弟得伊福玻斯就雄心勃勃的从队伍里大踏步走了出来，把他的圓盾挪到了前面。这样掩护好，他跨着輕快的步子走到陣前，墨里俄涅斯就拿一支閃亮的长矛向他擲击。他并沒有擲不准：他擲中了对方的牛皮圓盾了。可是那支长枪桿儿不但沒有穿过去，并且在矛头的卯眼上折断了，原来得伊福玻斯也防备着那勇猛的墨里俄涅斯要向他投枪，早就把那牛皮盾牌伸直臂膀擎出

去。墨里俄涅斯只得重新退进他的战友里面去找掩护。他看看自己白投了一枪，并且連枪都給丢了，心里大为懊丧，立刻向阿开亚人的营帳和船舶那边走去，去拿他留在篷帳里的一支长枪。

但是其余的人仍旧打下去，打得贼杀之声弥漫了天空。忒拉蒙的儿子透刻洛斯第一个杀敌，杀的是爱馬者門托耳的儿子，枪手印布里俄斯。在阿开亚的远征軍到来之前，他是住在珀代翁的，跟普里阿摩斯的私生女儿墨得西卡斯忒結了婚。但是达那俄斯人率舰而来的时候，他就回到伊利翁，受到特洛亚人的尊敬，同普里阿摩斯住在一起，普里阿摩斯跟自己的儿子一般看待他。現在透刻洛斯拿一支长枪刺中在他的耳朵底下，馬上就把枪抽回去了。印布里俄斯当即倒下去，仿佛一株櫸树向来竪在高山頂上做界标，被一把斧子砍倒了，拿它的嫩叶在扫地。他也就像这样倒下的，他那一身璨烂的銅装在他身上震得琅琅响。

透刻洛斯搶上一步去剝他身上的鎧甲，正在剝时赫克托耳就向他飞来一支閃亮的长枪。透刻洛斯是留神着的，間不容髮的把那支枪躲过了，这个当儿剛巧阿克托耳族人克忒阿托斯的儿子安菲馬科斯奔进那个热鬧場中来，那一支枪就打中他的胸口。他砰的一声倒在地上，他身上的鎧甲震得琅琅响。赫克托耳冲上前去，要把安菲馬科斯头上那頂恰好合适的头盔摘下来，埃阿斯就拿一支明晃晃的枪对他瞄准着。但是那赫克托耳身上沒有一处地方打得进，他是渾身上下都有一层狰獰可怕的青銅裹着的，所以埃阿斯只打得着他那盾牌的肚臍。不过那一下打击的力气非常大，以致赫克托耳不得不退下来，丢下两个死人让阿开亚人去搬动。安菲馬科斯由两个雅典的将領，斯提喀俄斯和墨涅斯透斯王子，搬进他們的陣地里去，同时两位埃阿斯也不顧一切危險去把印布里俄斯的屍体搶了来。譬如两头獅子从牧

羊人的猖猖叫着的狗的面前抓到了一只山羊，把它悬空啣在嘴里穿过矮丛林而去，那两位埃阿斯也就像这样，把印布里俄斯高高举起来剝他的武装。那俄伊琉斯之子又因安菲馬科斯之死而覚得忿怒，就把印布里俄斯的脑袋割下他那柔嫩的脖頸来，像个皮球似的摆手一撂撂过人群落到赫克托耳脚下的尘埃里。

波塞冬看見他的孙子安菲馬科斯在这場战斗里被人杀死，覚得悲痛非常，就挨着阿开亚人的篷帳和船舶走去，把大家鼓动起来，替特洛亚人酝酿起困难。他在那里遇到著名的枪手伊多墨紐斯。伊多墨紐斯剛剛从他那一团里一个腿上受到枪伤的战友那里来。这一个人是由他的伙伴們抬回来的，伊多墨紐斯給軍医員們嘱咐了一番，正向他自己的篷帳走去，一心想着再去上战場，那位地震之王就模仿着安德賴蒙之子托阿斯的口音跟他招呼起来——安德賴蒙是整个普琉戎和卡呂冬多山地区的王，为他統治着的埃托利亚人所崇拜的。“伊多墨紐斯，”他說道，“克瑞忒人的司令，我們阿开亚人向来給与特洛亚人的那一套恐吓現在变成什么了？”

“托阿斯，”克瑞忒人的王伊多墨紐斯說道，“照我看起来，我們不能归咎于任何人。我們都是久經战陣的。沒有一个人曾經因恐惧而丧胆，或是曾經在惊惶中逃开这場恐怖的战爭。我只能够这样想：一定是那威武的克洛諾斯之子高兴要阿开亚人到这远远离开阿耳戈斯的地方来落得这場羞辱的。但是你，托阿斯，向来是个有毅力的人，而且善于把那种意气消沉的人鼓舞起来的。現在也不要懈怠。去叫大家振奋起来吧。”

“伊多墨紐斯，”地震之神波塞冬說道，“今天要是有人不肯尽力打，他就永远不能从特洛亚回家，要留在这里喂狗吃！来吧，带着你的武器跟我来。我們必須一同投进去助一把力，只要

我們两个还能有点儿用处的話。哪怕是最拙劣的士兵，在他們并肩作战的时候也会变成勇士，而况你我向来是跟头等将士站在一起的。”

說着，那一位神重新回进了厮杀場中，伊多墨紐斯就到他那精良的篷帳里，穿上了他的璨烂的鎧甲，拿起了一对长枪走出来，只見他渾身光彩，如同那克洛諾斯之子要向人間送消息时拿在手里从閃耀的俄林波斯頂上放进遙远天空的閃电一般。当时伊多墨紐斯在那里跑着，他胸前的青銅鎧甲也像这样的閃发光芒。

他剛剛走出篷帳，就碰見了他那高貴的侍从墨里俄涅斯，他是来拿枪来的。“我的最亲爱的战友，我的侄儿，捷足的墨里俄涅斯！”偉大的伊多墨紐斯嚷道。“你为什么离开战場到这里来啊？你受伤了嗎？是中了箭熬痛不起了嗎？或者是来給我送什么口信的？我老实告訴你吧，我在篷帳里边再也坐不下去了，我急乎要去打去了。”

“我的主人和司令，”那个深知他的性情的墨里俄涅斯回答道，“我是来拿枪来的，希望在你篷帳里能够找到一支。我带去的那支已經折断了，是我打中那个傲慢的得伊福玻斯的盾牌的时候折断的。”

“如果你要的是枪，”那克瑞忒人的首領伊多墨紐斯說道，“那你不但是可以找到一支，連二十支都有，全都倚在我篷帳門里那堵光滑的墻壁上。它們都是我从我所杀死的特洛亚人身上拿来的东西。我是不相信那种远远擲击敌人的战法的。因此我的枪、盾、头盔和胸甲积聚了一大堆了。”

“我也是的，”墨里俄涅斯很敏捷的回答道；“我的篷帳里和黑皮船里也有許多特洛亚人的武器，不过离开太远馬上拿不到它們。而且，我也跟你一样不肯訒輸的。在战場上接仗的时候，

无論哪一次我都站在最前列。我的这一点勇气，别的阿开亚战士或許不知道，你总应該知道吧，因为你是亲眼見过的。”

“这是你用不着說的，”克瑞忒人的王伊多墨紐斯說道。“我知道你有勇气，而且你的勇气是馬上就可以証明的，如果我們所有的貴族都被派到船边去設伏的話。因为要显出一个人的眞正价值来，要判明誰是懦夫誰是勇士，最好的办法莫如叫他們去設伏。在設伏的期間，一个懦夫始終都要变色，要心慌得坐都坐不安，只能够蹲在地上，却又放不定两个脚跟；他又要想起各种各样的死法，以致他的心在腔子里撞个不停；他的牙齿也要碰得格格响，連旁人都听得清。至于勇敢的人，他从跟别的人一起埋伏起来的一刻儿起，就一徑都不变色，也始終不会无故的心慌。他所巴望的只是快些儿去跟敌人肉搏。要是你碰到了这样的場合，也不会有人看輕你的勇气和力量。即使你在行动之中被箭射中了，或是被枪击中了，那也不会中在你的頸脖子上或是脊背上，而是你在前綫冲上去跟别人接仗的当儿被打中在胸口上或是肚皮上的。可是我們决不可以像小孩子似的呆在这里瞎聊天，人家看見要不高兴的。你到我篷帳里去拿一支重点儿的枪来吧。”

那勇敢得同战斗之神一般的墨里俄涅斯从篷帳里面拿了支銅枪出来，就雄心勃勃的跟在伊多墨紐斯的后边走。他們两个就好像是杀人的阿瑞斯和他那个人人都害怕的凶猛儿子恐慌制造者正从特剌刻出发去帮助厄費瑞人或是傲慢的佛勒古亚斯人打仗一般，他們是只帮着一边的，对于那一边的祈禱裝做听不見。也就像这样，墨里俄涅斯和伊多墨紐斯两位头領穿着他們的輝煌銅裝动身去打仗。

“我的爷，”墨里俄涅斯对他的伙伴說道，“你打算从哪一点

去投入战斗呢？向我們的右翼呢，向战場的中心呢，还是向我們的左翼去？照我想像起来，左翼方面是阿开亚人的防御綫最有可能被打破的。”克瑞忒人的司令伊多墨紐斯回答道。“中心方面有别的人在那里照顧船舶。两位埃阿斯都在那边，还有透剌洛斯，他是我們最好的弓箭手，并且擅长混战的。他們三个就尽够那赫克托耳打个飽的了，哪怕他怎样厉害。尽管他凶狠，他想要打散他們的战斗精神和打敗他們那种不可制服的力气是不容易的；这一点既然办不到，他就沒有法子去燒我們的好船，除非克洛諾斯之子帮助他向船里扔下火种。只要是一个凡人，平日吃大地所供应的面包的，青銅所能戳破、石块所能扔倒的，那偉大的忒拉蒙氏埃阿斯就决不肯对他讓步。就連那个无坚不破的阿喀勒斯，虽則跑起路来他跟无論什么人都跑不过他，他也不肯对他讓步的，至少是在个对个的战斗里。所以，我們向左翼去吧；我們馬上就可以見分曉，到底是我們从人家那里贏得光荣来，或是人家从我們这里贏得光荣去。”

那墨里俄涅斯心急得像是战神，向他的首領所指示的方向引路前进，他倆就走上了战綫了。特洛亚人看見伊多墨紐斯凶猛得如同烈火一般走上来，他的侍从跟他在一起，他們就互相呼嘯着，一齐涌上去向他进攻。于是那些船舶的后艄旁边到处都发生战斗，双方的队伍卷滾到一块儿来，仿佛路旁堆积的灰尘遇到刮大风的日子被一陣狂风卷成一个大大的、密密的云团一般。在那一个混沌的人团里，每一个人的目的无非是要向他的近邻去冲刺。那个屠杀場上森豎着大家拿在手里的刺肉的长枪，那么許多閃爍的头盔、光耀的胸甲和輝煌的盾牌所集合成的一片銅光炫耀得人睜不开眼睛。这样的景象，除了那种最最沒有心肝的人之外是沒有人会加欣賞而无所动于中的。

像这样，克洛諾斯的两个威武的儿子各自帮着一边給那些英勇战士送来了苦楚。宙斯是有心要特洛亚人和赫克托耳胜利的，目的在于抬高那捷足的阿喀琉斯的荣誉。但是他并不要阿开亚人的軍队在伊利翁的前面全部被毀灭；他不过是依順着忒提斯和她那个性情倔强的儿子罢了。在另一方面，波塞冬也已經偷偷的出了灰色的大海，加入阿耳戈斯人里面去給他們打气了。他看見了阿耳戈斯人被特洛亚人打得狼狽不堪，心里覚得难受，对宙斯大大怀恨起来。不过这两位神到底是同一血統所出、同一父母所生的，只是宙斯比他年长也比他聰明。就为了这个緣故，波塞冬当心着，不敢公然去帮助阿耳戈斯人。他幻化做一个凡人，就在那一种伪装之下，不住在那里奔来奔去，鼓动着那些士兵。这样的，那两位神替这一場猛烈而平匀的拔河戏結好了繩索，并且使得它两面拉紧了。那条繩索是拉不断的，也沒有人能去解开那个結，然而它断送了不少的人了。

那伊多墨紐斯已經不是一个年輕人，但他向他的部队大喊一声投入战斗了。当卽他杀死了俄特律俄紐斯，一个从卡柏索斯来加入他們的盟軍将領，因而引起特洛亚人的大恐慌。这俄特律俄紐斯被战爭的消息所吸引，剛剛到特洛亚来，意思是要普里阿摩斯許他跟他那个最最美丽的女儿卡珊德拉結婚。他对普里阿摩斯声明他不出聘金，只是可以替他立奇功，把阿开亚人赶出他的海岸去。那个老王接受了他的条件，保証把他的女儿許配他，俄特律俄紐斯就凭这一个諒解参加战斗了。但是他正摇摇摆摆走上前来的时候，伊多墨紐斯就把一支閃亮的长枪飞过去打中了他。他身上穿的那件青銅鎧甲不中用，枪头陷入他肚皮的中心，他就嘩啦啦的倒在地上了。伊多墨紐斯給了他一番嘲笑。“俄特律俄紐斯，”他嚷道，“我恭喜你跟普里阿摩斯王的

女儿訂婚約，当然你这方面是履行的了。可是你的这种事情难道我們就不能替你办到嗎？要是你肯帮我們来打下伊利翁的大堡垒，我們也可以到阿耳戈斯去把阿特柔斯之子的頂頂美丽的女儿接来給你做新娘子的。現在跟我到我們的海船里去吧，我們去談談你的婚姻的条件。你就可以曉得，我們嫁新娘子的討价不会討得过分高。”

这样挖苦着，伊多墨紐斯王就抓住了他的一只脚，开始把他拖过了人群。可是現在阿西俄斯赶来救他了。他是在他的战車前面步行的，那部战車由他的御者赶着紧紧跟在他后边，以致他的肩膀被两匹馬的口气一路吹扇着。那阿西俄斯用出他的全身力量想要断送伊多墨紐斯的命。可是伊多墨紐斯搶先下手了。他已經一枪打中了他的咽喉，就在下巴頦儿底下，枪头一直穿过去。他就翻倒在地上，好像山里一株橡树或是楊树或是高大的松树被樵夫拿磨快的斧子砍下来做造船的木料一般。阿西俄斯也像这样挺在他的战車和馬匹面前，嘴里哼哼两手在抓血染的尘土。他的战車御者把他所有的神志全都失掉了，竟忘記了把馬掉轉头去逃出敌人的手，倒让那头腦冷靜的安提罗科斯一枪打中了身体的中心。他那一件青銅的胸甲全然不中用，枪尖就鉆进了他的肚臍了。他張着嘴倒栽葱翻下那部精良的战車，那高貴的涅斯托耳的儿子安提罗科斯就把他的馬匹从特洛亚人的陣地赶进阿开亚人的陣地里去。

得伊福玻斯看見阿西俄斯死了大大伤心，跑到伊多墨紐斯的近旁飞出一支閃亮的矛子。但是伊多墨紐斯正在防备着，就在他那一徑拿在手里的圓盾后面躲过了。他那圓盾由許多圈牛皮和閃亮的青銅所制成，又有两根十字交叉的横木撑支着。他在这面盾的掩护下蹲身下去，那支銅矛就从他的头頂飞过了，只

擦得那盾牌的顶边发出一种粗厉的声响。可是那支从得伊福玻斯壮健膀臂飞出来的矛子并沒有落空。它打中了一位将領，希帕索斯的儿子許普塞諾耳，打在他横膈膜底下的肝脏上，因而把他打倒了。得伊福玻斯看見了他的胜利，高兴得大声喊嚷起来："阿西俄斯总算是报了仇了！ 虽然他是去到哈得斯，去見那个威武的鬼門看守，我覚得他一路上也会有兴的，因为我已經給了他一个护送人了。"

阿耳戈斯人听見他这番兴高彩烈的叫嚷，都覚得非常可恶，其中最最覚得憤恨的就是那剛勇的安提罗科斯，但是他虽則伤心，却沒有忘記他的战友，急忙跑上去跨在許普塞諾耳身上拿自己的盾牌給他掩护了。随卽有他們的两个亲信，厄喀俄斯的儿子墨喀斯透斯和可貴的阿拉斯托耳，把他从地上抬了起来，让他大声呻吟着抬到楼船里去。

这时候，伊多墨紐斯已經打上怒火来，欲罢不能了。他一心只想把黑夜去压上一个特洛亚人的眼睛，要不就宁可为了挽救阿开亚人的灭亡去送掉自己的命。他其次找到的一个牺牲者就是那高貴的阿尔卡托俄斯，他是埃緒厄忒斯王的儿子，安喀塞斯的女婿，安喀塞斯的长女希波达墨亚是他的妻子。这位太太在家做閨女的时候是她父亲和慈母的掌上珍珠。的确，像她这种年齡的女人是沒有一个具备她那样的姿色和才情的。这就怪不得她要給特洛亚那么广闊地面上的最好的人討去了——这人就是現在伊多墨紐斯靠波塞冬的帮助給打杀的。原来波塞冬先在阿尔卡托俄斯的閃亮眼睛上面施过了符咒，以致把他两条腿也扣住了，他要往后面逃逃不动，往側面跳跳不开，所以当伊多墨紐斯王的枪打中他的时候，他就像是一座石碑或是一株枝叶婆娑的大树，一动不动的种在那里。那支枪笔正打中了他的胸膛，

穿过他身上的銅鎧甲，那件鎧甲一徑都保护着他的肉不让受伤，現在可被那支枪害的裂开了。阿尔卡托俄斯嘩啦一声翻倒在地上。那支枪直竪在他的心脏里，那个心脏还在突突的跳个不停，連那枪杆的末端都受到顫震，直要等到战斗之神拿他的沉重的手来把它撤定。

伊多墨紐斯得胜之余大声的叫嚷起来："得伊福玻斯，怎么你拿三个換了一个就这么的自鳴得意啊！我想咱們可宣告收付两訖了吧。可是你为什么不亲自来跟我动动手看，我的朋友，也好让你知道知道現在到你国土来拜訪的一个宙斯的眞种具有怎样的品質。因为我們这个世系是由宙斯傳下来的。他叫他的儿子弥諾斯去做克瑞忒的王；天下无双的丟卡利翁就是弥諾斯的儿子；我呢，就是丟卡利翁的儿子。我継承他做我們那个广闊海島上的一个大民族的王，現在我的船舶把我送到这里来給你和你的父亲以及特洛亚的每一个人做灾星来了。"

伊多墨紐斯的这一个挑战使得得伊福玻斯的心分做两条：还是退到后面去找一个英勇的战友来帮忙好呢，还是自己独个人去和他拚个輸贏。后来决定了不如去找帮手的好，他就去寻找埃涅阿斯，看見他正站在队伍的后边閑着，原来埃涅阿斯自以为并不会不如别人，而普里阿摩斯王却不把他看重，因此一徑都存憾在心。当时得伊福玻斯走到他面前，把他当做特洛亚的一个領导人去向他求告。"埃涅阿斯，"他說道，"你的姊丈阿尔卡托俄斯急乎等着你去救他呢。想当初你那姊丈住在你家里，是把你当个孩子一般看顧你的，現在你如果还顧念亲戚的情分，就得去救他一救。他剛剛在那偉大的伊多墨紐斯的枪下倒下了。"

埃涅阿斯的心被激动，就怀着滿腔的忿怒奔向伊多墨紐斯。但是伊多墨紐斯并不是个小孩子，不会給他吓退的。他抱着滿

怀的自信等着他，好像山里头的一头野猪，在一个僻静地方被一群猎人圍住了，背上竪起鬃毛，眼里冒着火焰，面对着那一片呼喊，雄心勃勃的磨着獠牙等着对付所有的狗和人。也就像这样，那著名的枪手伊多墨紐斯等待埃涅阿斯的冲杀，一点儿都不让步。不过他也叫了些人来援助，特别是叫了阿斯卡拉豁斯，阿法柔斯和得皮洛斯，还有墨里俄涅斯和安提罗科斯。对于这些受过了考驗的人，他发出了迫切的求告。“朋友們，”他嚷道，“来帮帮我吧。我独个人在这里，怕要受到那捷足的埃涅阿斯的攻击，他已經向我奔了来了。我知道他在战斗里是杀人的能手，而且他还占着年紀輕这点便宜。如果我們的年齡也跟我們現在的精神一样彼此相当，那么胜利归他或是归我是馬上就可以决定的。”

那一些人大家一条心，都走攏来把伊多墨紐斯团团圍住，在斜竪着的盾牌背后蹲下来。但是埃涅阿斯那方面也叫了些朋友来援助，叫的是得伊福玻斯和帕里斯以及那卓越的阿革諾耳，都是特洛亚軍中跟他同事的司令。而且那些士兵也跟着来給他們做后盾，就像一群綿羊跟在一头挂鈴羊的后面从牧場上前往溪里去喝水一般；那埃涅阿斯看看背后跟着那支主力軍，也高兴得跟牧人看見他的羊一样。

一陣陣的长枪在阿尔卡托俄斯屍首上头的短射程里面彼此交換着，飞过人群打得那些胸口上的青銅发出可怕的响声。但是其中有两位堪与阿瑞斯匹敌的战士，埃涅阿斯和伊多墨紐斯，比其余的人更热心，都急乎要把他們的无情銅枪去裂开对方的肉。埃涅阿斯先向伊多墨紐斯投枪。但是伊多墨紐斯正在防备着，閃开了，那一支枪打他身边飞过去，插在地里簌簌的打抖。它白白的劳他那只强壯的手投擲了一次。于是伊多墨紐斯来投

了。他笔正打中了俄諾馬俄斯的肚皮，穿过他那胸甲的銅片，那个枪头連他的肚腸也戳了出来。俄諾馬俄斯就倒在尘埃里扒土了。伊多墨紐斯从他身上拔出他的长杆枪，但是他正受到矢石交加的威胁，不能去剝他身上的武装和鎧甲。他那时候行动已經不十分敏捷，不能急躍上去追他自己投的枪，也不能逃开别人投来的枪；他明知道自己脚步慢，要逃命是逃不了的，所以已經練慣了一种立定不动和死困斗的战法了。現在他正慢慢的走开，那个受过他一番挖苦还是怀恨在心的得伊福玻斯就把一支閃亮的长枪向他飞过来。这第二次他又沒有打中伊多墨紐斯，可是中在战神的一个儿子阿斯卡拉福斯身上了。那支沉重的枪一直穿过了他的肩膀，他就倒在尘埃里扒土了。但是直到后来他那威武的父亲銅嗓子的阿瑞斯方才听見他儿子战死的消息。当时他正高高坐在俄林波斯的金云头底下，被宙斯的命令跟其余的不死神一同扣留在那里，战爭是沒有他的份儿的。

現在他們是在阿斯卡拉福斯的屍体上头肉搏起来了。得伊福玻斯剛剛从他的脑袋上摘去他那頂閃亮的头盔，那个如同战神一样敏捷的墨里俄涅斯就跳上前去一枪打在他的膀子上。那頂带着沉重面甲的头盔从他手里落下来，克郎一声震响在地上。墨里俄涅斯就又像一只老鷹似的扑上去，把那支沉重的枪从他膀子上拔回来，然后重新跑到他的战友里面去找掩护。得伊福玻斯的兄弟波利忒斯摟住得伊福玻斯的腰，搀扶着他走出那个混战的場面，送他去到他的快馬所在的地方，那是战場后面的一个僻靜的地点，他們的御者带同他那一部彩飾的战車正在那里等他的。那部战車就把他載着回城，他一路大声的哼哼，痛得脫了力，因为他膀子上的伤口正在淌血。

但是其余的人还在打，而且喧囂之声越发加强了。这时候，

埃涅阿斯正冲杀进来，拿他的鋒利长枪打在卡勒托耳之子阿法柔斯的咽喉上，因为他剛巧抬起头来向着他。阿法柔斯的脑袋側倒到一面，身子在他的盾牌和头盔底下縮做了一团，那勾魂的死神就来把他吞了下去了。同时，安提罗科斯看見托翁正把背脊掉轉他这一面来，他就抓住这个机会騰步上前一枪投过去。他把背脊上头那条直达脖頸的靜脉打穿了。托翁就翻倒在尘埃里，擎起手来向他的战友們求援。安提罗科斯向他身上扑上去，开始剝他的鎧甲，但是他的眼睛謹謹提防着，因为特洛亚人正从四面向他涌上来。他們对着他那闊大而閃亮的盾牌紛紛投刺，可是始終不能刺穿它，連安提罗科斯脖頸上的光滑皮肤也沒有被那殘酷的銅头刮着过。因为这个涅斯托耳的儿子虽然是在这样密集的枪刺下，也得到地震之神波塞冬的保护的。他看看敌人圍攏来脫不得身，就索性和他們对抗，时而向着这边，时而向着那边。他那支枪不曾有过一会儿休息，始終都順着他的意思，在他手里摆动着，或是恫吓远处的敌人，或是威胁近旁的对手。

他正准备要向人群里投枪，那个等机会等了好久的阿西俄斯的儿子阿达馬斯就跳了进来拿他的鋒利长枪打中他的盾牌中心了。但是那黑鬈髮的波塞冬舍不得把安提罗科斯的性命送給那支枪，因此他使它出了毛病，結果是，那支枪的一半像是燒焦了的木桩子一般戳在盾牌里，还有一半掉在地上了。阿达馬斯想要退进自己人里面去逃命，可是墨里俄涅斯追上他，一枪打中他的肚臍和阴部的半中間，那个地方是吃枪的人痛得頂頂厉害的。那家伙插进那里去之后，阿达馬斯就倒在地上繞着它扭动起来，好像山里的一头雄牛被牧人逮住了拴上繩子硬要把它牽走时那样的扭。当时那位吃了枪的战士也就像这样，可是扭得时候不长久，等到墨里俄涅斯来把那支枪从他肉里拔出去之后就停了。

于是黑夜落到他眼睛上了。

赫勒諾斯逼近得皮洛斯去，拿他那柄特刺刻的长劍砍中他的太阳穴，削下他的头盔来。那頂头盔掉落在地上，滾过战士們的脚跟，被一个阿开亚人檢了去。不太可爱的死的黑夜落在得皮洛斯的眼睛上了。

大声吶喊的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俄斯看見这情形覚得伤心，就揮动一支鋒利的长枪，大喊一声向赫勒諾斯王子奔上去。赫勒諾斯也張起他的弓来等待他。于是两边同时放出了利器：这一边是鋒利的枪，那一边是离弦的箭。普里阿摩斯的儿子赫勒諾斯一箭射中墨涅拉俄斯的胸口头，碰在他那胸甲的銅片上。可是那箭蹦了回来了。譬如广闊的打麦場上头，平底的簸箕里放着黑豆或是小豌豆，吃着那呼嘯的风和簸手的力而蹦起，那支危險的箭也像这样的从那显赫的墨涅拉俄斯的胸甲上老远蹦开。可是那大声吶喊的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俄斯手段比較高明。他打中了赫勒諾斯拿着那張光滑的弓的那只手，那支銅枪一直穿过手去打进那張弓。赫勒諾斯怕要丢性命，急忙退进他的战友当中去，那一只手垂挂在他身边，拖着那支樺木杆的长枪走。那一支枪由高貴的阿革諾耳替他从伤口里拔出来，他的手也拿細羊毛的繃带包扎好。那是一条眞正的吊腕带，阿革諾耳的侍从借給他用的。

現在珀珊得洛斯向显赫的墨涅拉俄斯直奔而来了。他是被恶运引到这条道儿上来的，这条道儿的終点就是死，因为那里有墨涅拉俄斯也就是死要跟你战斗呢。那两个人走近了，阿特柔斯之子先投一枪沒有中——那支枪走差了路了。珀珊得洛斯的手段高明些，他打中了墨涅拉俄斯的盾牌，不过力气不够大，不能把那枪头推过盾牌去。那个广闊的盾牌把它擋住了，那一支

枪就打卯眼上折断。可是珀珊得洛斯覚得很高兴，自以为是一定得胜了。誰知墨涅拉俄斯又抽出他那嵌銀釘的劍扑上他来。珀珊得洛斯在他的盾牌的掩护下，也抽出了一把装着长而光滑的橄欖木柄的好銅斧。他們走近身，珀珊得洛斯就击中对方头盔的尖頂，打馬鬃盔飾底下把它劈下来。但是墨涅拉俄斯扑上前去砍中珀珊得洛斯的脑門，就在鼻梁上头一点点。骨头打碎了，他的两顆眼珠血淋淋的落在他脚下的尘埃里。他把身子晃了一晃倒下了。墨涅拉俄斯一脚踩着他的胸口，一面剝他的鎧甲一面向他夸起胜利来。"这一条，"他說道，"才是你們走到那些愛馬的达那俄斯人的船舶去的最近的道儿呢，你們这些傲慢的特洛亚人是一徑都在渴血的。你們还喜爱着其他种种的丑行和恶德。就拿对我的事情来說吧，你們这些狗，你們羞辱了我，竟把宾主关系的法律也破坏了，不曉得这种法律是宙斯制定的，因此你們已經惹起了他的忿怒，他不久就要让你們的城市坍塌了。你們把我的妻子在做你們的女主人的时候偷盜去，兴高彩烈的把她連同我的一半財富用船装去了。現在你們还覚得不滿足，一定要把我們那些航海而来的船舶放火燒掉，把我們一齐杀光。可是你們无論怎样狠，也由不得你們称心如意的。啊，父宙斯，大家都說你比任何人和神都聰明——这些事情可都是你干的呢！那些特洛亚的凶徒一味的热心于毀灭事业，一味的欣賞激烈战斗的声音，只巴不得这样的仗永远打下去，你为什么要这么的縱容他們呢？人們对于一切事情都要覚得厌倦的，甚至于睡眠和恋爱，甜蜜的音乐和絕妙的跳舞，这些事情远比战斗能持久，一时不会叫人喊出'够了'来的，可也要使人覚得厌倦。但是这些特洛亚人并不是正常的人类；他們是貪战的老饕。"

那天下无双的墨涅拉俄斯一面这么說，一面从那屍体上头

剝下那套血汚的鎧甲来，把它交給他的部下。然后他走开，重新回到前綫上去。他剛剛走到那儿，就又受到哈耳帕利翁的攻击，这人是皮萊墨涅斯王的儿子，跟他父亲来参加特洛亚战爭的，从此就永远不能回自己的本国了。当时哈耳帕利翁走近阿特柔斯之子，就用一支枪打中他的盾牌的中心，可是那支枪穿不过去，他想不如溜回自己队伍里去保命的好，就东張西望的提防着飞来的矢石往后退却了。正在退却的时候，墨里俄涅斯用一支銅头箭向他射来，射中他右边的臀部。那支箭穿透了他的膀胱，从骨头底下穿出去。哈耳帕利翁当卽倒下来，在他朋友們的怀抱里喘尽了他的性命，这才像一条虫似的挺在地上，黑沉沉的血从他身体里淌出来滲透了泥土。那些英勇的帕佛拉貢人圍上前来，把他抬进一部战車里，怀着沉重的心赶往神圣的伊利翁。他的父亲眼泪淋淋的，看看报不得儿子的仇，只得也跟着大家一起走。①

但是哈耳帕利翁的被杀激起了帕里斯的憤怒了，因为这个帕佛拉貢人曾經是他家的客人，当卽他放了一箭，替他这朋友报仇。其时有个阿开亚人名叫欧刻諾耳，預言家波呂伊多斯的儿子，一个住在科任托斯的有財产的好門第的人。当他上船到特洛亚去的时候，他明知道悲惨的結局在那里等他，因为他那善良的老父波呂伊多斯常常对他說，他一定要害一种痛苦的病症死在床上，要不就跟阿开亚人航海到特洛亚去被杀在战場。因此他去了，一来可以保家財，免得他們要他付出一笔大罰款，二来他不愿意挨受病中的痛苦，借此可以躲避开。現在帕里斯的那一支箭射中他的耳朵和牙床底下了。他竟可以不必慢慢的病死。

---

① 这里似乎詩人有疏忽，因为他忘記了皮萊墨涅斯早些日子已經被墨涅拉俄斯杀掉了。見第五卷，九六頁。

他被那不太可爱的黑暗吞了下去了。

于是在这里，战斗也像不可扑灭的火一般进行下去了。但是那赫克托耳王子始終都沒有得到情报，再也想不到在这船舶左側的敌人正在这样处治他的人——实际上是阿耳戈斯人已經快要占了上风了，那位地震之神和繞地之神除了自己出力支援他們之外，已經激发得他們收到这种效果了。那时赫克托耳在那一部分战綫上，就是他冲破了带盾牌的达那俄斯人而攻下壁門和壁垒的地方，也就是埃阿斯和普洛忒西拉俄斯靠着那灰色海的边上停船的地方，仍旧是取攻势的。那一带地方的壁垒比别的地方都低些，达那俄斯的步兵和战車将士正在作最猛烈的防御。

在这一点的步队有玻俄提亚人，穿长褂的伊俄尼亚人，罗克洛伊人，佛提亚人和显赫的厄珀俄人，他們在抵擋赫克托耳王子向船舶的攻击，感覚到莫大的困难，确实沒有能耐打退他，因为他是像火一般冲上他們来的。雅典的精鋭部队也在这里打，由珀忒俄斯的儿子墨涅斯透斯率領着，斐达斯、斯提喀俄斯和勇敢的比阿斯协助他；同时，厄珀俄人是由賽琉斯的儿子墨革斯、安菲翁和德剌喀俄斯指揮的，佛提亚人是由墨冬和忠誠的波达耳刻斯指揮的。他們当中的一个，墨冬，是俄伊琉斯王的一个私生子，因而也就是埃阿斯的一个兄弟。但是他曾經杀过他繼母厄里俄庇斯——俄伊琉斯的妻子——的一个亲属，犯了故杀罪，被流放出来，住在賽拉刻。其他一个，波达耳刻斯，是賽拉科斯之子伊菲克罗斯的儿子。这两个人都为着保卫船舶正在豪勇的佛提亚人的先鋒队里和玻俄提亚人并肩作战。俄伊琉斯之子捷足者埃阿斯本人，是跟忒拉蒙之子埃阿斯一刻都不离开的。他們要使人想起两头正在耕地上并耕的灰褐色公牛，彼此一样在

辛苦出力。那两头牛的角底下淌着淋漓的汗，中間只有一条光滑的牛軛分隔开，沿那犁沟一步步的掙扎上前去，一直要到田尽头的高坳为止。也就像这样，那两个人一徑不分开，老是臉偎臉的站在一起。但是他們之間有这样一个差别：那个忒拉蒙之子背后跟着一队强壯而有訓練的扈从人，碰到他覚得太热或是太累的时候，就可以把他的盾牌接过去替他拿着；至于那英勇的俄伊琉斯之子，是沒有他的那些罗克洛伊部队跟在后边的，因为他們都不具备那套常用的武装，如一頂带羽毛的銅头盔、一面圓形的盾牌和几支樺木杆的长枪之类，所以都不敢去作肉搏战。他們是相信使用弓箭和精紡羊毛做成的投石器的。他們就只带着这套武器跟他們的头領来到了伊利翁，而事实上，特洛亚的部队曾經有好几次被他們的矢石打得个稀烂。所以現在，那些重武装的部队都在前面对付特洛亚人和那滿身銅装的赫克托耳，这些罗克洛伊人却在后面从一个安全的距离外射击他們，終至特洛亚人被箭搞成一片的混乱，开始失去战斗的胃口。

那时候，他們本来已經不得不丢开那些船舶和篷帳而狼狽不堪回到多风的伊利翁去的了，偏偏那波呂达馬斯又跑到那可怕的赫克托耳面前去跟他說話，他道："赫克托耳，你在听見别人忠告的时候向来是很执拗的。就只因为上天作成了你一个卓越的战士，你就以为对于作战的計划也比别的任何人知道得多。可是你决不可能一切事情都由自己来担当。人們的天賦才能是各各不同的。这一个人能战斗，那一个人能跳舞，或是能吹笛唱歌，但是另外还有一个人曾經由那无所不見的宙斯賦与一个好脑子，見事比他的朋友們見得明，因而对于他的朋友們常常有益处，往往可以替他們消灾免禍的。所以尽管你执拗，我可要把我心里認为最好的办法对你說出来。現在战斗已經在你周圍展开

成了一个圓圈了。我們的英勇部队固然已經攻下了壁垒，但是壁垒攻下了之后，他們或是帶着武装在閑蕩，或是散到船舶当中去作零碎战斗了。我的建議是，你应該抽身出去把你的最好的人都召集攏来。那时我們就可以大家商量着决定整个的問題，或者是希望能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打到那些精良的船舶上去，或者是認輸，趁我們还沒有崩溃的时候就撤退。至于我个人，我怕阿开亚人对于我們昨天对付他們的那种手段是要报复的。他們还有一个好战的老饕躺在船边閑着在那里，我可不能相信他竟会永远不再来参加战爭。”

赫克托耳对于这个忠告找不着錯处，就毫不迟疑的回答道：“你呆在这里，波呂达馬斯，把所有最好的人都留在你的身边，我要去应付那边的局面了。我等把我們在那边的人弄妥当了就要回来的。”

說完，他就急忙忙的走开了，身上閃亮得像是一座雪罩的山峰，而当他奔过那些特洛亚的士兵和他們的盟軍的时候，他一路向他的人喊嚷着。大家听見赫克托耳的声音就都跑上来，到那潘托俄斯之子温雅的波呂达馬斯的周圍去集合。但是赫克托耳还是挨着前綫一路寻找下去，想要找到得伊福玻斯，以及那剛勇的赫勒諾斯王子，阿西俄斯的儿子阿达馬斯，和許耳塔枯斯的儿子阿西俄斯本人。馬上他就查出来，这几个人已經沒有一个是无恙而生存的。其中两个已經倒在阿耳戈斯人手下，挺尸在那些船舶的后艄边，还有两个也在长射程或是短射程里受了伤，已經回到城墻里面去。及等到了特洛亚人吃苦吃得頂慘的左翼，他馬上就找到了一个人，就是美髮的海倫的丈夫帕里斯王子。那帕里斯正在鼓励他的士兵們，督促他們去作战，赫克托耳却走上前去把他大罵起来。“帕里斯，”他說道，“你这美少年，你这色

迷迷的拐子；我来問你，得伊福玻斯和偉大的赫勒諾斯王子，阿西俄斯的儿子阿达馬斯，許耳塔枯斯的儿子阿西俄斯，这些人到哪里去了？还有那俄特律俄紐斯呢？伊利翁眞的是完了，連它的最上层的堡垒都坍下来了。現在你是除死之外什么都沒有的了。”

“赫克托耳，”帕里斯反駁道，“你在盛怒之下錯怪了好人了。即使我曾經有过規避战斗的行为，今天可沒有規避。我自己覚得我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懦夫，而且自从你叫你的部下去进攻船舶那一刻儿起，我們都在这里守住我們的陣地，給达那俄斯人以无情的打击的。你問起的那几位朋友都被杀死了，就只除了得伊福玻斯和偉大的赫勒諾斯王子，他們是撤退回去的。他們各人都在臂膀上受到了枪伤，可是幸而都逃了性命。現在你要我們无論到哪里去，尽管帶我們走吧。我們是会情情愿愿跟着你走的，而且我可以說，我們本来有的这点勇气还是可以有。至于一个人办不到的事情——无論他热心得怎样——那就是要他超过他的能力去打仗。”

这样，帕里斯平了他哥哥的气，他們就一同进入战斗的眞正中心去了，在那里头指揮的有刻布里俄涅斯和可欽佩的波呂达馬斯，法尔刻斯，俄耳泰俄斯，神样的波呂斐忒斯，帕尔密斯，和希波提翁的两个儿子，阿斯卡尼俄斯和摩律斯，他們是前一天的早晨从阿斯卡尼亚来支援他們的，現在覚得不能不也参加战斗了。那些特洛亚人涌到前面去，仿佛是一陣狂怒的暴风从滿載着雷电的天空扫下去打击鹹味的海水，給那哀鳴的大海造成不可名状的混乱，致使軒然大波在无穷尽的行列里吼嘯着拱起它們的浪花飞濺的脊背来。也就像这样，那些特洛亚人密层层的一行又一行地跟在他們的官长后边，普里阿摩斯的儿子赫克托

耳像凶暴的战神似的在給他們擋头陣。在他的前面，他擎着他那圓形的盾牌，那是由密合的牛皮层和厚厚一片銅皮制成的；他那閃亮的头盔搖晃在他的两太阳上。

一次又一次，赫克托耳奔上前去冲刺敌人陣綫的各点，希望他在他那盾牌的掩护下就可以把敌人的陣地冲开。但是他并沒有动搖阿开亚人的决心。于是他們当中有一个，埃阿斯，大踏步的走出陣来向他挑战了。“喂，你，”他向赫克托耳喊道，“走近来些吧，不要痴心妄想的企图把阿耳戈斯人吓跑了。我們也是懂得一点战爭的；如果我們挨了打，那是由于宙斯怀着恶意要磨难我們才給挨的。我猜你在想像自己快要毀灭我們的船舶了吧？可是我們也有手，我們的手准备着要为我們的船舶战斗，而且很可能是远在你們得到这些船舶的前头就把你們那个优美的城市占領了，并且洗劫了。至于你，我看也快到了时候了，那时你急乎想要逃性命，赶着你的战車冒着灰尘奔回家里去，就要祈禱父宙斯和其他的神让你的长鬃馬跑得比老鷹还要快些才好呢。”

埃阿斯說了这些話，就有一桩东西来替它显示吉兆，那就是一只高高飞在右首的老鷹。阿开亚的士兵們看見了这种景象，就都覚精神抖擻，不由得大声欢呼起来。但是那显赫的赫克托耳并沒有被他們吓得不敢开口。“埃阿斯，”他說道，“丟人的廢話是只有村夫蠢汉才說的，你可夸口得太过分了。有一桩事情是我确信无疑的——无疑得跟我相信自己一定爱做那戴法宝的宙斯和赫拉夫人的儿子而同雅典娜和阿波罗一样体面的过着日子一般——那就是，今天是阿耳戈斯全軍遭殃的日子，你如果敢来抵抗我这支长枪，它就要戳破你那百合一般白的皮肤，叫你同其余的人一起死。不錯的，你一定得在你自己的船舶旁边倒下来，你的肉和脂肪一定得喂飽特洛亚的狗和食肉鳥。”

說完，赫克托耳就带头冲杀，他的部下发了一声可以震聾耳朵的大喊跟上他，在后面的全軍也一齐响应。这边阿耳戈斯人用吶喊答复他們，同时鼓起了勇气，等着特洛亚的精銳杀上来。两軍喊杀之声达到高空頂，冲犯到了白昼的明灯。

XIV

宙斯中了調虎离山計

那喊杀的声音非常大，竟达到了正在篷帳里喝酒的涅斯托耳耳朵里了。他吃了一惊，就向着那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儿子說道："我的馬卡翁爷，我們必須决定办法了。船舶旁边的战斗声音大起来了呢。你且在这里坐一会儿，喝着你那起泡的酒，一面叫赫卡墨得奶奶去燒起水来，洗你伤口上凝結的血。我得赶快去找个地方看看去，看是怎么一种情形。"

涅斯托耳說完了話，就檢起了在篷帳里放着的一面閃亮青銅精制的盾牌，那是他的儿子馴馬者特剌緒墨得斯的东西，因为他正在用他父亲的一面。他又拿起了一杆鋒利銅头的坚固长枪，剛踏出篷帳，就看見了一片伤心慘目的景象。他的朋友們正在拚命的奔逃，傲慢的特洛亚人紧紧追在他們的脚后。阿开亚人的壁垒已經坍倒了。

有的时候，大海要因一种无声的涌漲而变得阴沉沉的。它知道了大风快要到来，但是它不过知道罢了，那些波浪并不能够向这条路或是那条路开始行进，非得等那风从这方面或是那方面来不住的推动它們。也就像这样，那位老人家徘徊在歧路之中，一时間委决不下，还是去加入那些爱馬的达那俄斯人战斗

呢，还是去找他的总司令，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門农。末了，他决定了不如去找阿伽門农的好。这时候，战斗和廝杀継續在进行，人們身上的坚硬青銅碰着了刀枪的刺击不住震得琅琅响。

在路上，涅斯托耳就遇見了那儿位受过伤的王爷們，狄俄墨得斯、俄底修斯和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門农。他們剛剛从他們的船上来，他們的船停在灰色大海的海岸上，离开現在的战場很远，因为它們拖上岸来之后排在第一列，而那壁垒是沿着那些离海最远的船舶建造的。因为那条海滩虽然闊，却也容不了所有的船，阿开亚人为节省地位起見，就把那些船分行排列起来，把那长长海灣岸上的地面从海角到海角都排了个满。現在，那些王爷們为要看一看战局起見，正拿他們的长枪做拄杖，怀着苦悶的心情，打伙儿向內地走来。他們一經遇見涅斯托耳老人，他們的心都沈落了，阿伽門农王立刻就向他动問："涅琉斯之子涅斯托耳，阿开亚武士之花；你为什么丢开那屠杀場到这里来啊？記得那可怕的赫克托耳有一天在他部下面前起过誓，說他不等燒起这些船舶来，并且把我們都杀干淨，是决然不回到伊利翁去的，他这句話我怕他竟要对我們实行起来了。这是他給他部下的諾言，現在他所說的件件事情都快要实現。我有一种很不愉快的心情，覚得我們的軍队如果不肯在船舶的外綫抵擋住他們，那就一定是全軍的人都像阿喀琉斯一样不忠于我了。"

"像你所說的这种灾难的确已經临到我們的头上，"那革瑞諾斯的武士涅斯托耳說道，"就連雷神宙斯也无法挽救的了。我們曾經以为那道壁垒就是我們的艦队和我們自己的一种攻不破的屏障。現在它可已經陷落了，我們的人不得不在那些华貴的船舶旁边拚命苦战了。凭你怎样竭力去观察，你也看不清楚阿开亚人到底是从前面或是从后面受到追逼，因为这場廝杀已經

非常混乱了，喊杀之声已經震天动地了。我們必須大家一起来想出一个最好的办法，如果思想还能有什么用处的話。有一桩事情我可不主張，就是說，我們自己不应該去投入战斗。受过了伤的人是不能战斗的。”

“涅斯托耳，”人間王阿伽門农說道，“既然战斗已經达到船舶的外綫，既然我們当初那么辛辛苦苦构筑起来作为我們的舰队和我們自己的攻不破的屏障的那道坚固壁垒和壕沟都已經一点儿沒有用处，那么我就不得不断定，是那全能的宙斯存心要阿开亚人远远离开阿耳戈斯到这里来死得干干净净的。当初他正在全心全意帮助达那俄斯人的时候，我就已經感覚到他有这样的存心，現在他把特洛亚人抬举得跟快乐的神一般高，却弄得我們这样的无能为力，他这存心更可以証实。这是什么办法都沒有的了，你們大家必須都照我的話去做。让我們去先把那靠海边的一批船拖下去，放到好鹹水里边，离开远些去停着，等候那友善的黑夜到来，那时除非特洛亚人还要打，我們就可以把其余的船也拖下去了。这是逃难呢，哪怕是夤夜潜逃，也沒有什么可耻的。与其給人家捉牢，总不如逃命的好。”

“我主，”那机智敏捷的俄底修斯滿面怒容对阿伽門农說道，“你这話荒唐透了。多么危險的領导啊！你只配去指揮一班懦夫，不配来做我們的領导，我們是从小就注定了要把这仗打到底，要等一个个都倒下去才停的。我們在这街道广闊的特洛亚已經吃过这么許多苦，你竟打算就这样的跟它告别了！这样的話你少說为是，要不你这主意就要风傳到部队里去了，其实这样的主意是头脑里有点儿意識的人誰都不会說出口来的，而况像你这样一位統率大軍的君主。在这样的激战当中，你盼望我們把船拖进海里去，倒让那些已然打敗我們的特洛亚人占着更好

的形势，可以把远征軍全部扫灭——你一定是全然沒有脑子才会提出这样的办法来的。我們的人要是看見他們的船正往海里拖，你以为他們还肯維持着一条坚强的战綫嗎？那时候他們除了向后看之外什么都不肯干了，什么斗志都要失去了。这就是你的战术所將收到的凶恶的后果，我的总司令。”

“罵得好厉害，俄底修斯！”人間王阿伽門农說道。“可是我承認你的話有力量。很好，我就不下这个拖船的命令了，既然大家都覚得不对。可是你們必須有人提出一条比我好些的計策来。現在不必去管上司下屬的身分——我很愿意听一听他的意見。”

这使得那大声吶喊的狄俄墨得斯壯起胆来开口了。“我們所需要的人，”他說道，“就近在眼前。只要你肯听我的話，不嫌我是你們当中年紀最輕的人，那么那个人就用不着到远处去找了。到底，我也可以夸口說是出身貴族的。我的父亲是堤丟斯，他的遺骨現在埋在忒拜的陵墓里。他是波耳透斯的后裔。波耳透斯有三个卓越的儿子，住在普琉戎和崎嶇的卡呂冬——阿革里俄斯，墨拉斯，最后是战車将士俄紐斯，就是我父亲的父亲，三个人当中最勇敢的一个。俄紐斯不曾离开过他的老家，可是宙斯和其他的神一定曾經給我父亲堤丟斯計划过一种不同的生活，以致他迁居到阿耳戈斯，在那里跟阿德瑞斯托斯的一个女儿結了婚，住定下来过着奢侈的生活，有一所房子，一些好麦田，好几处私有的葡萄园和許許多多的牲口。而且他的枪法是沒有一个阿开亚人比得上他的。这些事情你一定都听見說过，可以相信它是眞的吧。那么，如果我有所建議，而我的建議又是好的，你就不能当我是个出身微賤的平民而置之不理。現在我的建議是，我們到战場上去看看去——我們虽然受伤也是非去不可的。我們到了战場上，可不要亲身去参加战斗，并且要离开射击的距

程，否則难免有人要受第二次的伤。我們所能做的事情就是督促别人去战斗，就是說，督促那些心里覚得不痛快而規避战斗的人。”

其余的头領們找不出狄俄墨得斯这个建議的毛病，就都接受了。于是人間王阿伽門农带着头，大伙儿一齐出发。

这一切的經过都逃不过偉大的地震之神那双一徑警醒的眼睛。他就化做了一个老人跟在他們后边走，并且拿住了阿伽門农王的右手，像个熟人似的去跟他說起話来。“我主，”他說道，“那阿喀琉斯原是个蠢夫，一星星儿意識都沒有的，怪不得他要幸灾乐禍的眼看着阿开亚人奔逃遭屠杀。好吧，我們希望他的愚蠢将要毀灭他，上天要把他拋弃。至于你，我主，你决不可以当是那些快乐的神对于你只怀惡意。相反的，那一天日子仍旧要到来，那些特洛亚的头領們和司令們将要把整个平原的灰尘揚起，你呢，将要亲眼看見他們从你的船舶和篷帳奔逃回他們的城。”

波塞冬說完了話，就大声喊着奔过那平原，声音大得如同九千乃至一万个战士在齐声吶喊。当时那地震之王嗓子里发出来的声音也像这样，以致战場上的每个阿开亚人都大大振作起精神，跟敌人对抗。

这时候，黃金宝座的赫拉正站在俄林波斯的頂上观看，馬上就看出了两件事情。她看見她的兄弟也就是她的小叔子波塞冬正在战場上来去奔忙，因此她覚得高兴。但是她又看見宙斯正在那多泉源的伊得山最高峰頂上坐着；这个景象使得那牛眼睛的赫拉滿肚子覚得可憎。她就开始想起来，她有沒有法子可以把那戴法宝的宙斯迷惑住，想了想就决定一条妙策。她要把自己粧扮得尽够迷人，然后到山上去找他去。如果他竟屈服于她

的美……这是很有可能的——并且把她摟进了怀中，那她就要使得他那个忙碌的脑子失去感覚，拿一种使人舒适而忘怀的睡眠去閉上他的眼睛。想定了，她就走进了她的臥室，那是她自己的儿子赫淮斯托斯給她建造的，当初他把門扇装上門框的时候，曾經配上一把秘密的鎖，除她自己沒有一个神开得开。她进去之后，就把那两扇磨光的門随手关上了。她开始把她那个姣好身体上的每一个污点都用琼浆玉液擦干淨，然后渾身涂上她所用的一种美妙而不消散的橄欖油。那油是香的，只消在那青銅地板的宫殿里搖蕩一下，香气就会弥漫到整个天地。她用这油擦过她那可爱的皮肤，然后梳她的头髮，亲手把那光輝的髮綹打成辫子，让它們以一种人間不可得見的美妙姿态从她那长生不老的脑袋上垂挂下来。然后她穿上了一件質料精美的芬芳长袍，那是雅典娜的妙手給她縫制的，上面刺綉着烂漫的花。她在胸口上头用金扣子把那长袍扣結好，又在腰上系了条带儿，带儿上头有一百条流苏垂挂着。在她那双穿过眼儿的耳朵垂儿里，她插上了两个耳环，每个环上都有成纠的三个墜子，亮晶晶的很好看。头上她裹上了一条美丽的新头巾，閃耀得同太阳一样；最后，女神系了一双精美的繩鞋在她那双閃閃发光的脚丫上。

她化好了粧，就走出她的臥室，向阿佛洛狄忒招招手，叫她离开了其他的神，跟她在私底下說句話。“亲爱的孩子，”她說道，“我不知道你肯不肯帮我办一点事儿，因为我是帮达那俄斯人的，你是帮特洛亚那边的，你总心里对我不高兴。”对这几句話，那宙斯的女儿阿佛洛狄忒回答道：“赫拉天后，威武的克洛諾斯的女儿，把你心里的話告訴我吧，我是高兴替你办事的，只要我办得了，只要事情不是不可能。”

天后赫拉回她的話是存心欺騙她的。“給我爱和情欲吧，”

她說道,"就是你自己用来同样收伏人类和神們的那一些能力。我要到丰产大地的尽头去看神們的始祖俄刻阿諾斯① 和忒堤斯老母去了,因为当日那无所不見的宙斯把克洛諾斯拘禁在大地和荒海底下,多蒙他們把我从瑞亚② 手里带到他們家里去,待得我很好,把我养大的。現在我要去看看他們,并且去給他們那无穷期的爭吵做个和事老。他倆是失和好久的了,彼此都怀恨在心,早就不同床睡覚。要是我能够去劝得他們回心轉意,重新睡进彼此的怀抱,那我就可以永远贏得他們的敬爱了。"

"你是个在天王怀抱里睡覚的人,拒絕你的請求是不应該的,也是不可能的,"那爱欢笑的阿佛洛狄忒一面回答一面从她怀里掏出一条綉得奇奇怪怪的带子来,里面藏着她全套的魔术,有爱和情欲,以及那套要把一个聪明男人变成傻子的甜蜜蜜的迷魂話儿。"喏,"她把那条带子交給赫拉道,"把这带子拿去藏在你怀里。"她又指指那些奇奇怪怪的針綫补充道:"我所有的能力都在这里边,我是不怕你的使命失敗回来的。"

牛眼睛的赫拉夫人微微的一笑,及等她把带子揣进怀里去的时候又微微一笑。宙斯的女儿阿佛洛狄忒回到自己家里去,赫拉就从俄林波斯的頂上急忙落下来。她先落到了庇厄里亚山脉和可爱的厄馬提亚山,这才迅速掠过养馬的特剌刻人的雪罩的群山,打最高的山峰上头扫过去,可是双脚始終不着地。从阿托斯她渡过了洶涌的海,到了托阿斯王的城楞諾斯,在那里找着了睡眠的神,就是死神的兄弟。她拿住了他的手,把她的需要告訴他。"睡眠,"她說道,"你这一切神与人类的主人,过去你是听我的話的,現在要請你办一桩事情,我将永远感激你不尽。你一等

---

① 就是大洋流,环繞大地的一条河流。

② 宙斯的母亲,也就是赫拉的母亲。

我躺进宙斯的爱的怀抱里，就在睡眠里封上了他那明亮的眼睛，我将拿一張不坏眞金的美丽椅子酬謝你，叫我自己的儿子跛神赫淮斯托斯用他的妙手給你打成，底下还配着一張矮凳，让你吃飯的时候擱你那双好模样的脚。”

对于这番話，那甜蜜的睡眠回答道：“天后赫拉，威武的克洛諾斯的女儿，如果要我去叫别的任何永生神睡覚，哪怕是那一切神的始祖大洋流，我也認为是桩小事情，至于那克洛諾斯之子宙斯，我可不敢去近他的身，也不敢去让他睡覚，除非是他自己要我去才行。記得从前有一次，他那傲慢的儿子赫剌克勒斯扫蕩了特洛亚人的城市，从伊利翁張帆而行，你决心要給他磨难，曾經派我去干过这样的事情，我曾經得到过教訓。当时我用了一套軟功，拍得那戴法宝的宙斯睡着了，你就到海上去兴风作浪，使得赫剌克勒斯离开他所有的朋友，把他送到有居民的科斯島上。宙斯醒过来的时候大为震怒。他在他的宮殿里把神們到处抛擲起来，又到处去找我这个罪魁禍首。我要不是那个同样可以操縱神和人的黑夜来救我，早就被他从天上扔进海里，永远銷声灭迹了。我靠着她得到避难所，以致宙斯虽然在盛怒之下，也不得不再思而行，免得去开罪那行动迅速的黑夜。現在你可又来向我提出这种不可能的請求了！”

“睡眠，”牛眼睛的赫拉夫人說道，“你为什么要把这桩事情的危險性說了这么一大套呢？那一次是他自己的儿子赫剌克勒斯上了当，所以他那么震怒，这一次不过是有关他帮助特洛亚人的事情，你以为他也会那么起勁嗎？你就帮帮我的忙吧，我还要給你一个青年美惠女神做妻子。她将被称为睡眠的夫人。”

“很好，”睡眠說道，因为他受了她这个諾言的引誘了。“現在請你一手抓着丰产的大地，一手抓着閃光的大海，凭斯提克斯

河不可侵犯的水对我起个誓，好让所有跟克洛諾斯一起在下界的那些神都替我們做証人，言明你一定要把青年美惠女神帕西厄忒給我做妻子，因为她是我爱慕已久的了。”

白臂女神赫拉同意了，就照他的請求叫着塔耳塔洛斯底下所有称为提坦① 的神的名字給他起了誓。誓起完了那两位神就用云雾包裹起来动身，撇下楞諾斯和印布洛斯的城市急急向前进。他們經过勒克同，离开大海上岸走，以致他們脚下的树顶都动蕩不定，这才到达那座多数泉水所由发源和各种野兽所由孕育的伊得山。可是睡眠为要躲避宙斯的眼睛，現在就停下步来，爬到一棵高高的松树上去，那是伊得山上最高的一棵松树，穿过下层空气一直戳进天去的。他化做了一只神間叫做銅嗓子、人間叫做蚊母鳥的山中歌鳥模样，在那树上蹲好了，藏躲在树枝里面。

这时候，赫拉急忙忙的走近伊得山的最高頂伽耳伽洛斯去。行云之神宙斯就看見她了，剛剛看了一眼就馬上动了情欲，跟他們初次相爱时瞞着父母一同上床去睡覚的情景一般。他站起来迎上她去，說道：“赫拉，你为着什么事情离开俄林波斯跑到这里来？又为什么連車馬都不用呢？”

赫拉夫人回了他一篇謊話。“我是路过这里，”她說道，“本来是要到丰产大地的尽头去看神們的始祖俄刻阿諾斯和忒堤斯老母去，因为他們从前待我好，我是他們家里养大的。我要去看看他們，并且去給他們那无穷期的爭吵做个和事老。他倆是失和好久的了，彼此都怀恨在心，早就不同床睡覚。現在我的馬匹等在这多泉源的伊得山山脚，准备把我送过水路陆路去。可是

---

① 原始的神，是一些巨人。

我如果私下去看俄刻阿諾斯的深洋流，事先不让你知道，怕你日后要怪我，所以我从俄林波斯先到这里来看你了。”

“赫拉，”行云之神宙斯道，“你这一趟旅行是尽可以擱一擱的。今天我們且来寻欢取乐吧。我的情欲泛濫了，把我的心淹沒了，这是我无論对于女神或是女人都从来沒有过的。我也曾爱过伊克西翁的妻子，她生了那个聪慧如神的珀里托俄斯；也曾爱过阿克里西俄斯的女儿，細脚踝的达奈，她生了珀耳修斯，他那时候最偉大的英雄；也曾爱过那到处馳名的福尼克斯的女儿，她替我生了弥諾斯和神样的剌达曼托斯；也曾爱过塞墨勒和在忒拜的阿尔克墨涅，阿尔克墨涅的儿子就是那獅子心腸的赫剌克勒斯，塞墨勒的儿子就是那給人类以快乐的狄俄倪索斯；也曾爱过美髮的王后得墨忒耳和无与倫比的勒托——可是我从来沒有感覚到过像現在这样充塞着我的爱情，这样甜蜜的情欲，就連我对你的爱，也从来沒有爱得这么厉害的。”

“可怕的克洛諾斯的儿子，你使得我吃惊了，”赫拉夫人仍旧裝腔作势的說道。“这里伊得山頂是一点儿沒有遮蔽的，要是我們如你的意摟着躺下来，倘或有哪一个永生的神看見我們在一起睡覚，就跑去告訴其余的神，那怎么办呢？等到我从这样一張床上爬起来，我一定要不好意思回到你宮里去的。你想多么羞人啊。不行的；如果你眞的高兴，你有你自己的儿子赫淮斯托斯給你造的一間臥房在那里，他所做的房門是頂結实的。咱們上那儿去躺去吧，要是你有这样的意思。”

“赫拉，”行云之神宙斯道，“你用不着害怕任何神或是人要看見咱們。我会拿一团金色的濃云把你籠罩着，那就誰都看不見咱們了。哪怕是太阳，他的光綫供給他以全世界最最尖銳的眼力的，也不会看穿那一团云雾。”

說完，那克洛諾斯之子就把他的妻子摟进怀里去，好心的大地就在他們底下长出新鮮的草以及带露水的百合花和番紅花来，并且鋪起一張柔軟而濃密的风信子的花床，把他們托开了地面。他們就在这一張床上躺着，有一团美丽的金雾罩着他們，金雾里边落下一陣晶瑩的露点。

这边天父被睡眠和爱所征服，正摟着他的妻子安安靜靜躺在伽耳伽洛斯峰頂，那边那温和的睡眠神就到阿开亚人的船舶去給地震之神通消息去了。他走到那繞地之神跟前，把他的秘密向他洩露。“波塞冬，”他說道，“現在你可以痛痛快快的帮一帮达那俄斯人，让他們占个上风了，哪怕只有一个短时間，到宙斯醒过来为止。因为我等赫拉施了詭計叫他躺进她的怀里去之后，已經把他送进一个深沉而舒适的睡眠里去了。”

說完，睡眠就到著名的人間国度里去干他的业务，留下波塞冬更加热心去卫护达那俄斯人。他跳到了陣綫前头去对他們发命令。“阿耳戈斯人，”他嚷道，“难道我們再要把胜利留下給普里阿摩斯的儿子赫克托耳，让他占去舰队获得光荣嗎？他說是要这么做的，但是他敢这样夸口的唯一理由就是阿喀琉斯坐在船边鬧意气这一事实。不过，只要我們其余的人振作起来并肩作战，阿喀琉斯就用不着大家这样的惦記他了。現在大家都听着我的計策，并且要把它实行起来。我們必須具备着营帳里的最好最大的盾牌，头上戴着耀眼的头盔，这才手里拿着最最长的枪去加入战斗。我要亲自来指揮你們，我想那赫克托耳王子无論怎样凶狠，也不久就要抵擋不住我們的。凡是曾經在战場上显过本領的士兵，只带一面小盾的，让他把它交給本領較差的人，去找一面大些的盾牌来备用。”

大家听了波塞冬的話都覚得非常高兴。那些王爷們，堤丢

斯之子，俄底修斯和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門农，虽然受过伤，也都在給他們的部下准备作战斗，一路巡視着叫他們交換武装，使得最好的士兵都得到最好的装备，把較差的武器去交給較差的部队。等到大家都穿好了閃亮的銅装，他們就动身前进，地震之神波塞冬大手里面拿着他那可怕的长劍替他們带头。那一把劍好像是一道閃电。如果在战斗里用它来杀人，那就要算是褻瀆神物，可是人們都吓得不敢走近它。

那一边，显赫的赫克托耳已經把特洛亚人摆好了陣势。于是黑髮的波塞冬和显赫的赫克托耳之間发生一場最最惊人的战斗了，一个帮着阿耳戈斯人，一个領导着特洛亚人。当两軍带着一陣可以震聾耳朵的喧嚷接触起来的时候，海水正向阿耳戈斯人的篷帳和船舶冲上来。但是，无論那由北风激成的海波冲岸的轟响，或是山谷里面烈火燒林的吼声，或是橡树高枝里面怒风发出的尖叫，都响不过特洛亚人和阿开亚人廝杀时那样可怕的吶喊声。

显赫的赫克托耳开始向那剛巧正面朝着他的埃阿斯投了一枪。他并沒有投錯，可是投在埃阿斯胸前两条肩带——一条挂盾牌的，一条挂他那把銀釘装飾的劍的——十字交叉的地方，那两条带保住了他的嫩肉。赫克托耳看見这么有力的一枪投了个空，不由得心头怒起，可又害怕自己的性命要不保，只得重新到他的部队里去找掩护。他正在撤退的当儿，那偉大的忒拉蒙之子埃阿斯就从那許多本来用来支船却已經滾到那些将士脚下来的大石头里面檢起一块来，拿它向赫克托耳扔去，扔过他的盾牌的边緣，打在他的胸口上，剛好是脖頸子底下，以致他像个陀螺似的打起回旋来。这样的，那赫克托耳正在逞凶的时候被打倒在尘埃里了，这一个打击突如其来，好像父宙斯一个閃电把一棵

橡树連根都拔起，以致那些剛巧在近旁的人都被那猛烈的勁道和那一股可怕的硫磺气味吓昏了神志一般。赫克托耳的第二支枪从他手里落下去，他在他的盾牌和头盔底下縮做了一团，他鎧甲上的那些銅片在他身上震得琅琅响。

阿开亚的披甲战士們发出胜利的呼声向他冲上去，想要去把他拖出来，同时向他投去了一陣鏢枪。但是沒有一个人能有机会拿他的枪或箭去碰上那位总司令，因为他很快就被他属下的將領們——波呂达馬斯，埃涅阿斯和高貴的阿革諾尔，呂喀亚人的王薩耳珀冬，和可欽佩的格劳科斯——团团圍住了。其余的人也沒有一个不謹謹卫护着他們的司令。大家都擎着他們的圓盾站在他的面前。随后他的伙伴們就把胳膊伸到他身体底下去，从地上抬起他来，抬出那战斗場去寻找他的快馬，那几匹馬正在战場后面一个僻靜地点同着它們的御者和他那部华丽的战車在等他，当即把他一路大声呻吟着送到城市方面去了。但是他們到了那条克珊托斯河——那高貴河神就是永生的宙斯的儿子——的渡头，赫克托耳的部下就把他抬下了战車，放他在地上給他潑水。赫克托耳甦醒过来睜开了眼睛。他抬起身跪在地上吐出了黑血。随后他又重新倒下了，覚得眼面前的世界同黑夜一般漆黑。他吃了那下打击还沒有复元。

阿耳戈斯人看見赫克托耳撤退了，就怀着更强的斗志去扑上特洛亚人，并且重新鼓起了意兴。第一个見血的是俄伊琉斯之子埃阿斯，那位著名的枪手和捷足者。他用他的尖头长枪打击中了薩特尼俄斯，那人是一个純洁无瑕的林間女神当他的父亲厄諾普斯在薩特尼俄伊斯河岸看羊的时候給他养的。当时埃阿斯一跳上去就伤了他的胁肋。薩特尼俄斯倒下了，当即在他的周圍发生一場猛烈的廝杀。潘托俄斯的儿子枪手波呂达馬斯跑

过来相救，一枪打中了阿瑞呂科斯之子普洛托諾耳的右肩。那支沉重的枪穿通了他的肩膀，他就倒在地上扒土了。波呂达馬斯对他大声的夸耀胜利。“这，”他嚷道，“从潘托俄斯所驕傲的儿子的强壯臂膀发出来的一支枪，又并沒有走錯路，却找着了一个阿耳戈斯人的肉了。他可以用它当拐杖，拄着走下哈得斯的宮里去。”

阿耳戈斯人听見他这样的欢呼都深覚厌恶，却沒有一个人像另外一位埃阿斯，那剛勇的忒拉蒙之子，那么忿怒，当时他是跟普洛托諾耳倒下的地方离开最近的。他趁波呂达馬斯退下的当儿，急忙拿一支閃亮的枪向他投去。波呂达馬斯是必死无疑的，可是他往旁边一跳躲开了。吃着那支枪的是安忒諾耳的儿子阿耳刻罗科斯。原是神們存心要他死，他被打在腦袋和脖頸交会的地方，最后一节脊梁上。那两条筋一齐都断了，当他倒下的时候，他的額头、嘴巴和鼻子比他的脚脛和膝盖先着地。于是輪到埃阿斯来高呼了。他远远向着那无敌的波呂达馬斯嚷道：“你仔細想想，波呂达馬斯，然后坦白的告訴我，这一个人的死是否抵偿得了普洛托諾耳。从他的相貌看起来，他决然不是个懦夫，也决然不是出身微賤的，倒很像是我們那位安忒諾耳老爷的一个兄弟或是儿子。面貌相像得很呢。”

埃阿斯說这句話的时候，本来早就知道他杀死的那个人是誰，特洛亚人的心早就沉落了。当时阿卡馬斯跨在他兄弟阿耳刻罗科斯身上，有个名叫普洛馬科斯的波俄提亚人試想去把那个尸体从他两腿之間拖出来，他就拿枪把他打倒了。然后他在那死者上头傲慢地大声喊嚷道：“你們这些阿耳戈斯人，放起箭来好勇敢，恐吓起人来好随便，可不要以为困苦和灾难是单单留給我們的。我們已然遭受过我們的損害了，你們的損害要来了。

看看你們的人普洛馬科斯吧，已然被我的枪送他去睡覚，馬上替我的兄弟抵命了。这就正是一个聪明的人所要祈求的——留下一个亲人来替他报仇。”

阿耳戈斯人听見他这样的夸口都覚得非常厌恶。特别是那剛勇的珀涅勒俄斯，竟被这番話激起了行动。他扑上了阿卡馬斯，但是阿卡馬斯不同他抵敌，倒在珀涅勒俄斯王手下的却是伊利俄紐斯。他是多羊的福耳巴斯的儿子，福耳巴斯在特洛亚是得赫耳墨斯神寵爱的，神就使他成了个富人。但是伊利俄紐斯的母亲沒有給福耳巴斯养过别的孩子，現在她这个独养儿子被珀涅勒俄斯打中在眉毛底下的眼眶子里了。那一支枪打出了他的眼球，穿过眼眶打脖頸的背上透出去。他就倒在地上伸开两只手。可是珀涅勒俄斯又抽出他那鋒利的劍来砍断了他的脖頸，使得他的腦袋和头盔一齐在地上滾。那支沉重的枪仍旧插在眼眶里，珀涅勒俄斯就把它高高的擎了起来，像个罌粟的球儿似的，让特洛亚人都看見，一面大声的欢呼起来。“特洛亚人，”他嚷道，“你們帮帮忙，去劝劝我們这位伊利俄紐斯老爷的父母在他家里給他举哀吧。这是一桩公平不过的事情，因为等到我們阿开亚人从特洛亚开船回去的时候，我們这位阿勒革諾耳之子普洛馬科斯的妻子也不能够同他欢聚了呢。”这几句話說得所有的特洛亚人两膝盖打起战来，人人都在东張西望的想找一个地方去躲避突然的死。

現在請告訴我，你們这些住在俄林波斯的繆斯們，現在那显赫的地震之神已然把战局扭了轉来有利于阿开亚人了，他們之中是誰第一个从敌人身上得到一套血污的鎧甲的？是忒拉蒙之子埃阿斯，他首先打倒了古耳提阿斯之子許耳提俄斯，獅子心腸的密索斯人的一个領导者。其次，安提罗科斯杀了法尔刻斯和

墨耳墨洛斯；墨里俄涅斯杀了摩律斯和希波提翁；透刻洛斯杀了普洛托翁和珀里斐忒斯。然后是，阿特柔斯之子打中了大头領許珀瑞諾耳的胁肋。那銅头直穿进去，把他的內脏都打了出来，他的魂灵儿无所顧忌地从那大开着的創口里逃了出去，黑暗盖上了他的眼睛。但是杀人杀得最多的要算俄伊琉斯的捷足儿子埃阿斯，因为战場上一經发生了恐怖，那种凭脚力去追奔逐北的本領是沒有人能及得埃阿斯的。

XV

阿开亚人的困斗

那些奔逃的特洛亚人一路在阿开亚人手里大大的吃着苦头，重新越过了那道木桩和壕沟，一直逃到了他們的战車方才止步。当他們逃得了精疲力竭并且吓得了臉色慘白在那里停下来的时候，伊得山頂那位跟黃金宝座的赫拉躺在一起的宙斯醒过来了，他就跳了起来察看那战局。他所看見的是这样一种情形：特洛亚人已經被打退，达那俄斯人正在拚命的追；波塞冬在帮助追兵；赫克托耳躺在地上，他的伙伴們坐在他的四周圍。

赫克托耳的呼吸很困难，又在一口一口的咯血。他还沒有完全回复过知覚来，这是难怪的，因为那个打击他的人在阿开亚人的部队里无論如何算不得頂頂懦弱。那位人与神之父看見他这样，充滿了怜憫之心。他拿一副怒容去向着赫拉，把她責备起来，那种声音是可怕的。"赫拉，"他說道，"你眞可算是怙恶不悛了；这桩事情一定又是你干的。一定是你使了恶毒的詭計，才把赫克托耳王子妨碍着不能战斗，又把他的人赶得潰逃。我恨不得一个霹靂叫你自己先嘗嘗你这无理取鬧的成果呢。你难道忘記了从前我在你脚上挂着两个鉄砧，手上綑着一条掙不断的金鏈子，把你高高吊起来那种日子了嗎？你在那空气里和云雾里

摆荡着，虽則所有俄林波斯的神都怀着忿怒集合在你的周圍，他們可不可能解救你。 因为誰要有这企图我就逮住他，把他撂出我的宮門外，等他落到地上的时候就連动彈的力气都沒有了。但是虽然这样，也还是消釋不了我对那个神样的赫剌克勒斯的心疼，因为他是被你和风神恶意同謀叫一陣北风飄过荒海去了。末了你把他送到那有居民的科斯島，我可从科斯島救了他出来，带他回到阿耳戈斯牧馬地，他到底是平安无恙的。 現在我給你提醒了这桩事情，为的是要你不再使这套阴謀詭計，同时也要教訓教訓你，剛才你从俄林波斯到这里来誘惑我而享受到的爱的摟抱，是不見得会給你保險的。”

牛眼睛的赫拉夫人听了这番話，不由得发起抖来，急忙向他提出保証道：“現在我叫大地替我做見証，也叫上面的广闊的天，和斯堤克斯河里的流水（那是受福的神可以指着它来作最大，最庄严的誓言的），和你那个神圣的头腦，和我們自己的結婚床（那是我无論如何不敢指着它来伪誓的），一齐都替我作証——証明地震之神波塞冬之加害于赫克托耳和特洛亚人而帮助其他一方面，并不是由我慫恿起来的。我只能够假定，他因看見阿开亚人在船舶旁边被逼得那么厉害，替他們伤心，全然凭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行动起来的。你不信，我馬上去罵他一頓，把他赶出了战場。你只消吩咐一声，我的黑云之主，他应該到哪里去。”

这一番話引出那人与神之父的一个微笑来，他就比較温和的回答道：“赫拉，我的牛眼睛的天后，如果从今以后我在神們的会議席上能够靠得住你支持我，那么那波塞冬无論抱着怎样不同的意見，也会馬上掉轉头来依順你我的。不过，如果你剛才是老老实实的对我說眞話，現在你就回到神們那里去，命令伊里斯和射神阿波罗到这里来。我要派伊里斯去到那些身披鎧甲的阿

开亚人里边，叫我們的波塞冬停止战斗回家去；福玻斯·阿波罗么，去給赫克托耳灌进新鮮的精神，让他忘記那种使他昏神的痛苦，这才把他重新带回来加入战斗。那时候，福玻斯就得在阿开亚人里面造成大恐慌，使他們敗陣奔逃。他們将要逃到珀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精良船舶旁边，阿喀琉斯将要叫他的朋友帕特洛克罗斯去参战。帕特洛克罗斯先要杀掉他的一些剛勇的敌人，包括我自己的高貴儿子薩耳珀冬在內，然后他要在伊利翁前面倒在显赫的赫克托耳的枪下；于是阿喀琉斯要因他的死狂怒起来，就把赫克托耳也杀掉了。从那一刻儿起，我将使得战爭的高潮落下来，从那些船舶那里逐漸退下去，直到阿开亚人靠雅典娜的巧計占領伊利翁巍峨堡垒的一天。但是在这以前，我要繼續对达那俄斯人怀着敌意，而且，不等阿喀琉斯成遂了他的愿心，我再也不許任何不死神跑下去帮助他們，因为那天那神样的忒提斯来抱着我的双膝恳求我替她那个攻城略地的儿子报仇的时候，我曾經对他有过了諾言，而且曾經点头保証的。”

宙斯說完話，那白臂女神赫拉不敢違拗，当卽从伊得山动身前往高高的俄林波斯，快得不过是一轉念的时間，譬如一个人游历过广闊的地面，有許多地方他念念不忘，那他只消回到自己心里去說一句，“我想要到这里去或是到那里去，”他立刻就到了那里了。

赫拉夫人到了俄林波斯的峰顶，走到那些聚会在宙斯宮廷里的不死神面前。神們看見她来了，就都跳了起来拿着他們的杯子去向她敬酒。她对别的神一概不理，只把那美容顏的忒弥斯的杯子接过来，因为她是第一个跑上前来向她問話的。“赫拉！”她說道。“你做什么这么失魂落魄似的跑到这儿来啊？好像是那克洛諾斯之子吓坏了你了，虽然他是你的丈夫。”白臂女神赫拉

回答道:"忒弥斯夫人，那是用不着問的不是？ 你自己也知道他是多么粗暴、多么倔强的。可是你如果肯給其他的神帶一个头，到这宫廷桌子上去占个位子，那你跟其余的神就都可以詳細听到宙斯又正在轉什么恶念头。等到大家都坐下来吃飯的时候，假如有哪几位神还以为是天下太平的，那我就要老实的告訴他們，現在的消息可不見得天上人間个个都愛听。"

說完，天后就坐下去了，于是宙斯那宫廷里上上下下坐着的神們都充滿了惊惶，因为赫拉嘴上虽然带着个微笑，她的額头和她那阴森森的眉毛却透露出怒意。 的确，当她对大家說起話来的时候，这位女神是怒气冲冲的了。"我們是什么样的傻子啊！"她嚷道。"簡直是痴子了呢——竟想去跟宙斯斗！ 可是我們在这里，还是心痒巴巴的想去打动他，阻撓他，話說不听还想用武力；他呢，一徑都泰然自若的独自个坐在那儿，全不把我們放在眼里。他是尽管可以这样的呀，因为他明知道比起蛮力来，神們当中毫无疑問的要算他第一，这就使得你們大家有个絕好的借口，无論他叫你們躺下来吃怎样的苦都只得受了！ 現在我就知道有这样的事。 要是我沒有記錯的話，現在阿瑞斯就已經吃着他的刑罰了。他的一个儿子和龍人阿斯卡拉福斯已經战死了。我們的战神爷是自命为这个人的父亲的，不是嗎？"

阿瑞斯听到了这个消息，立刻勃然大怒起来，拿他的手掌拍着他那鉄硬的大腿。"俄林波斯的神們，"他嚷道，"現在你們不能够怪我，我要到阿开亚人的船舶那边去找那杀我儿子的人报仇了，哪怕我命里注定該被宙斯的霹靂打死，去躺进那血和灰尘里面的屍体当中。"說完他就叫恐怖和恐慌去替他駕馬，一面穿上他那閃亮的武装。

这时候，宙斯和群神之間馬上就要发生一場比上一次更加

殘酷而凶恶的斗爭了，还亏得雅典娜为着所有的神发生了恐怖，急忙跳起来奔出門口去追上阿瑞斯。她夺去了他头上的盔，肩上的盾，和他那只硬手里拿的銅枪，然后，她把那支枪擱开了，向那暴躁的战神傾吐肺腑。“蠢夫！瘋子！”她嚷道。“你要被消灭的呢。你是沒有耳朵听的嗎？你是沒有意識也沒有自制力的嗎？你沒有听見那个剛剛从宙斯那里来的白臂女神赫拉对我們說的話嗎？或者是，你自愿去挨一頓揍，然后夹着尾巴被赶回俄林波斯来，要連累得我們大家都不得安逸？因为，我告訴你吧，宙斯决不肯讓那些英勇的特洛亚人和阿开亚人停一刻儿的，并且馬上要到这儿俄林波斯来收服我們，我們无論有罪无罪都要一个个的讓他給逮住。你听我的劝，放开替你儿子报仇的一切念头吧。許許多多比你儿子优秀些、强壯些的人都被杀死了，而且还有要被杀死的。我們不見得能够对人世上每一个人的血統都照顧到啊。”

雅典娜說完話，就把那暴躁的战神带回他的坐椅上去。于是赫拉叫阿波罗和那替不死神傳消递息的伊里斯同她走出門口来，然后她忠实地傳达了她的使命。“宙斯，”她对他們說道，“要你們两个尽快的上伊得山去。你們到了那儿見着他，他給你們的不論什么命令都得去执行。”

赫拉夫人回进里面去，到她的宝座上去坐下来，那两位神就奉使命起飞了。他們到达那多泉源和产綿羊的伊得山，看見那无所不見的克洛諾斯之子坐在伽耳伽洛斯峰頂，籠罩在一团芬芳的云雾里边。他們走到那行云之神宙斯的面前，去听候他的差遣。宙斯見他們已經到来，覚得他們执行天后的命令并不迟延，沒有什么錯处可以找，就开始对伊里斯下命令。“你去，伊里斯，要尽快，”他說道。“把我的話去傳达給波塞冬，不許遺漏也

不許傳錯。叫他停止战斗，退出战場，去加入其他的神．或者回到他自己那神圣的海里去。如果他存心不理会我的明令，那叫他跟自己商量商量，想一想他縱然强，对我的攻击能不能抵擋，因为我要比他强得多，而且也比他年长。叫他切不可迟疑不决，妄想跟宙斯匹敌，要知道宙斯是其他一切的神見了都要害怕的。”

捷足如风的伊里斯立刻服从命令，从伊得山出发前往神圣的伊利翁，迅速得如同雪片或是冰雹被从酷冷的北方来的一陣大风打云头里刮落地似的。她一直走到那偉大的地震之神面前去說道：“黑头髮的繞地之神，我是来替那戴法宝的宙斯傳話的。他命令你停止战斗，退出战場，去加入其他的神，或者回到你自己神圣的海里去。你如果不理会他的明令，他說他要亲自上战場来对付你。他警告你不要去和他对敌，因为他比你强得多，而且也比你年长。他又說，你切不可迟疑不决，自以为是他的匹敌，他是其他一切的神見了都要害怕的。”

偉大的地震之神狂怒起来。“这是暴虐呢！”他嚷道。“宙斯縱然强，我也享受着和他同样的威望，他竟說要强迫我，要我屈服他，那就全然是虛声恫吓。我們是兄弟三个，都是克洛諾斯和瑞亚所生的：宙斯，我，和死人之王哈得斯。当初世界三分的时候，我們各自派到了一个領域。我們是拈鬮分配的，我拈到了灰色海，作我永不让渡的国土。哈得斯拈到了黑暗的冥都，宙斯分配到广闊的天空和云端里的一所住宅。但大地是留着大家公有的，高处的俄林波斯也是公有的。因此，我不会让宙斯来摆布我。他縱然是强，让他安安靜靜呆在他那三分之一的世界里面吧。他不要当我显然是个懦夫，試想用这种虛声恫吓来吓倒我。他不如把他的意图对他自己的儿女去說去。他是他們的父亲，

他們是不得不听他的命令的。”

“黑头髮的繞地之神，”捷足如风的伊里斯說道，“你眞的要我把这一个頑梗抗命的答复去带給宙斯去嗎？你不愿意改变你的心意嗎？你要知道，能够回心轉意就是一种絕好的德性。而且你总知道复仇女神一徑都是帮兄不帮弟的。”

“伊里斯夫人，”地震之神波塞冬說道，“你的話对了。一个使臣能够这样审愼是极好的事情！可是我覚得难受，覚得痛心，为的命运注定了我和那一位神本来应該以平等的地位分有世界的，我可受到他的威胁和侮辱了。現在我愿意讓步，也覚得有些委屈。而且我凭自己的感情，还得再加上一个警告。如果宙斯違背了我的愿心，以及雅典娜、赫拉、赫耳墨斯和赫淮斯托斯那几位神的愿心，竟把伊利翁的堡垒保全着，不讓阿耳戈斯人去攻下它，因而获得一个天下聞名的胜利，那么，他得知道，我們之間就要发生一种永远不能弥补的仇隙了。”

說完，地震之神就离开了阿开亚人的軍队，使得那些英勇的战士恼恨万分，自己回到大海里去了。

行云之神宙斯这才对阿波罗下命令。“現在我要你，亲爱的阿波罗，去把那穿銅鎧甲的赫克托耳找出来。这时候，那地震之神和繞地之神为要免得我太不高兴，已然退回那神圣的大海里去了。的确，我們要是打起来的話，那是人人都要听見的，連下面世界里那些跟克洛諾斯住在一起的神都要听見的。現在他虽然忿怒，可是不等感覚到我的气力就先对我讓步了，这么办，对我們双方都要好得多，因为我們要見个雌雄，一定也得出不少的汗。現在，你把我那带流苏的法宝拿在手里，去向阿开亚的头領們猛烈地搖，好使他們起恐慌。至于那显赫的赫克托耳，你得对他特别关心，我的射神爷。你拿决死的勇气去装滿他，一直等到

阿开亚人逃到船舶和赫勒斯蓬托斯为止。到了那一点，我自己会来决定該用什么样的言語和行动寬緩他們的刑罰。”

宙斯說完了，阿波罗对于父的話不敢裝聾，当卽用着老鷹扑鴿子的速度（老鷹是飞禽里面飞得最快的）一扑扑下伊得山去了。他找着了那聰明的普里阿摩斯的儿子赫克托耳王子的时候，那位王子正坐着在那儿，不再躺在地上了。他剛剛回复过意識来，已經能够訊識他身边的那些朋友，而且自从戴法宝的宙斯心里想要他复元的那一刻儿起，他就不再喘气、不再淌汗了。射神阿波罗走到他跟前对他說道：“赫克托耳王子，你为什么离开了你的部队这么垂头丧气的坐在这儿？你受伤了嗎？”

“你是什么神，我的爷，为什么要到我这里来打听消息？”那头盔閃亮的赫克托耳用一种虛弱的声音說道。“你不知道那大声吶喊的埃阿斯趁我在船舶外綫杀人的时候拿一块石头打中我胸口的嗎？我被他打得什么斗志都沒有了。我竟以为今天就是我要作最后一次的呼吸而落进哈得斯宮里的死人当中去的日子了。”

“勇敢些！”射王阿波罗說道。“信任你的同盟者，他是克洛諾斯之子从伊得山上差到你身边来保护你的——就是我，金劍之神福玻斯·阿波罗，从前也曾不但救过你本人，并且救过你的那个高堡垒。起来吧，現在！指揮你那許多战車将士們，赶得他們的馬奔騰着直向那些樓船去，我来替他們带头，好让他們的馬脚一徑踩着平坦路，使得阿开亚的王爷們不敢抗拒。”

阿波罗一面說着一面把能力給那特洛亚的司令灌輸，他就馬上手脚輕松的跑起快步来了。那时候，他好像是一匹雄馬，从那飼养他的馬槽里把羈絆掙脫了，得意洋洋奔过了田野，要到那快乐河流里去找它那慣常洗澡的地方。他的头是昂着的；他的

鬃毛向后飘在他的两肩上；他知道自己多么的美丽；他就四脚滑过地面向那些雌馬所常到的牧場跑去了。那赫克托耳听到神的一番話之后，也就像这样的跑去領导他的战車将士們作战。

一直到这一刻儿，达那俄斯人都以密集的陣势逐步向前推进，拿他們的劍和两刃枪追逼敌人。但是現在他們改样了，譬如一队乡下人带着一群猎狗在猎取一头长角鹿或是一头野山羊，沒有能到手，那兽却在一个黑暗的树林里或是巉岩的要塞里失踪了，同时有一头长胡子的獅子被他們的呼喊声鬧醒过来，突的出現在他們的去路上，吓得全队人都掉头逃跑，再也沒有胃口去打猎了。也就像这样，那些达那俄斯人一經看見赫克托耳重新来指揮部队，就都充滿着惊惶，使得他們的心一直沉落到他們的脚跟去。

在这个关头，領导达那俄斯人的任务就落到安德賴蒙的儿子托阿斯手里。他在埃托利亚人当中是最最优秀的，擅长用鏢枪，又是个肉搏战的好手。而且，在青年演說家的辯論会上，也很少阿开亚人胜得了他的。現在，他走出来給他的战友們尽力了。“奇迹啊！”他嚷道。“而且是最不受我們欢迎的奇迹！赫克托耳已經从死人里面爬起来了。我們正都以为忒拉蒙之子埃阿斯已經結果了他的性命，不知哪一位神又把他拉活轉来，仿佛他对我們还沒有杀够似的。現在他又有得杀了。要不是雷神宙斯的主意，他决不会突然回到前綫来威胁我們的。好吧，那么，我有一个办法在这里，希望你們肯同意。让我們的主力退到船舶那边去，留着我們这些自命为全軍精銳的站住在这儿，准备着我們的枪以便抵擋赫克托耳的头陣。他一定要尽力冲破我們，可是他要去侵犯主力的时候，我想他总要再思而后行的。”

这一种战术立刻就被采納了。他們把精銳的部队召集攏来

抵擋赫克托耳和他的特洛亚人，在埃阿斯、伊多墨紐斯王、透刻洛斯、墨里俄涅斯和那堪与战神匹敌的墨革斯的周圍集合着。在他們的后面，主力軍退到了船舶那边。

特洛亚人以密集的行陣向前进，赫克托耳大踏步的在作他們的先鋒。更在赫克托耳的前头，肩膀上面帶着一团云雾而走的，就是福玻斯·阿波罗，他手里拿着那无敌的法宝，狰獰可怕的披着流苏，正是匠神赫淮斯托斯給宙斯对人間造成大恐慌用的那一件家伙。当时阿波罗把它拿在手里領导特洛亚的大軍。

但是阿耳戈斯人已經团結一起在等待他們。两軍之中都发出了一陣可以震聾耳朵的吶喊，随卽箭杆紛紛脫离了弓弦，許多枪支离开强壯的臂膀去找着青年战士的身体，也有許多尝不到它們所渴望的白肉，半路里落下去插入土中。

当福玻斯·阿波罗把那法宝拿在手里不动的时候，那一陣陣投来投去的枪互相打中了标的，双方人互有死亡。但是他后来就正面看着那些爱馬的达那俄斯人，把那法宝摇起来，又发了一声大喊。于是他們的心都化做了水，他們的勇气像潮水一般落下了。好像一群牛或是一大群綿羊在黃昏时分牧人不在旁边的当口突然受到两头野兽的攻击而被吓走一般，那些阿开亚人立刻丧胆奔逃了。这样，原是阿波罗叫他們变做懦夫而把胜利給与赫克托耳和他的特洛亚人的。

特洛亚人已經冲破阿开亚人的陣势，就开始拿他們一个个的对付了。赫克托耳杀了阿耳克西拉俄斯和斯提喀俄斯，其一是玻俄提亚披甲战士的一个領导者，其他是豪勇的墨涅斯透斯的一个忠心的随从。同时，埃涅阿斯杀了墨冬和伊阿索斯。墨冬是俄伊琉斯王的私生子，因而也就是埃阿斯的一个兄弟，但是他曾經杀过俄伊琉斯之妻——也就是他的継母——厄里俄庇斯的

一个亲属，以故杀罪被流放而住在賽拉刻的。伊阿索斯是雅典人的軍官之一，他的父亲是部科罗斯之子斯斐罗斯。波呂达馬斯杀了墨喀斯透斯；厄喀俄斯跟波利忒斯一接触就被杀死；高貴的阿革諾尔杀死了克罗尼俄斯。得俄科斯跟其他头領們一起奔逃的时候，被帕里斯从背后射中在肩膀底下，銅头一直穿过了胸膛。

那些得胜者在从死人身上剝取武装的当儿，阿开亚人已經被打退到壕沟和木桩那里，并且已經是混乱不堪，不得不躲避到壁垒后面去了。赫克托耳看見这情形，就对特洛亚人大声喊嚷，要他們丟下那些血污的武装去进攻船舶。“我要看見有哪一个掉队的，”他又补充道，“有哪一个不跟我跑的，我立刻就把他处死。死了不算数，还不許他的亲屬和女眷給他殯葬。他要在特洛亚城外让狗分尸。”

說着，他就揮动臂膀对他的馬加上一鞭，大喊一声駛过特洛亚人的行列去。他的战車将士們齐声响应，轰隆隆的都鞭动車馬追随在他的后边。福玻斯·阿波罗在他們前面开路，毫不費力的踢翻那条深沟的堤岸，踢进沟心里去填起一条广闊寬綽的堤道来，闊度有一个人試膂力时投枪所及的远近。通过了这条堤道，那些战車由阿波罗拿着那光輝的法宝引导着，一队又一队的涌过去。然后，那位神也同样的毫不費力，又把阿开亚人的那道壁垒也一脚踢翻，就像一个男孩子在海边作堆沙的游戏，先筑起了一个堡垒，这才拳打脚踢的把它全部毀掉了一般。阿波罗爷爷啊，当时你也就像这样毀掉了阿耳戈斯人的那件工程而在那些曾經在那上头費过千辛万苦的人們里面引起大恐慌来的。

阿开亚人重新退到了船舶，就在船边停下来。在那里，他們互相叫喚着，人人都举起手来一叠連声的祈求着所有的神，最热烈的莫如那个种族保卫者革瑞諾斯的涅斯托耳，他向那嵌星的

天空高高举起两条臂膀喊嚷道："父宙斯，如果我們当中的无論哪一个，曾經在阿耳戈斯的产麦地向你焚燒过牛羊的肥腿，要你保佑他平安回家，而你也曾点头应允过，那么現在請你記着吧，俄林波斯的神，让他度过这一天危險的日子，别让特洛亚人完全压倒了我們。"涅斯托耳这样禱告，那多謀的宙斯听見了，轟隆隆的打了个响雷。

特洛亚人听見戴法宝的宙斯那一个霹靂，就越发得了勁儿，向阿耳戈斯人进逼得更加猛烈。他們大吼一声冲过了壁垒，仿佛是海上的一个大波浪被风推送着卷进一条船的船舷来一般。他們是連人帶馬一齐上来的，一会儿之后就在船边肉搏起来了；特洛亚人站在战車上，使用着两刃长枪，阿开亚人高高爬上黑皮船的船后艄，使用着那一段段接合起来而鑲着銅头的大竿子，那是他們放在船里准备海上战斗之用的。

帕特洛克罗斯在阿开亚人和特洛亚人爭夺壁垒的那一段期間，一徑都离开船舶一段路，同那温雅的欧律皮罗斯坐在他的篷帳里，一面跟他談天，給他消遣，一面拿油膏涂上他那慘重的創伤，替他消止那剧痛。但是他一經看見特洛亚人蜂拥过壁垒而来，又听見达那俄斯人奔逃中的大声喊嚷，就不由得叹了声气，拿手掌拍起他的大腿来。"欧律皮罗斯，"他难受得大声叫道，"我不能再在这儿陪你了，无論你怎样的需要我。大难已經临到我們身上了。你让你的侍从在这儿服侍你吧，我得赶回去找阿喀琉斯，尽我的力量去劝他出战。誰知道呢？一个朋友的意見也許会有点好处，我只要有点儿小运气，也許可以說得他行动起来的。"这話还沒有說完，他的两脚就已經走动。

这时候，阿开亚人坚决阻塞着特洛亚人的进路，但是他們虽然人数多过了敌人，却沒有力量把他們打开船舶去。同时，特洛

亚人也不能打破达那俄斯人的陣綫去冲进船舶和篷帳。战局平衡得不差分毫，前綫穩定得全无移动，就像一个曾得雅典娜指导的巧匠彈在一块造船木料上的墨綫一般。

赫克托耳的一部分人正在攻打其他的船舶，他自己就直奔那显赫的埃阿斯，于是他們之間为了单单一条船而起激战。赫克托耳拚命要把埃阿斯赶开去，以便他放火燒船，但是不成功，同时，他旣經神把他送到了那个地点，埃阿斯也沒有法子摆脫他了。但是那显赫的埃阿斯到底杀了克呂提俄斯的儿子卡勒托耳。卡勒托耳正要上船去放火，埃阿斯就一枪击中了他的胸膛。卡勒托耳砰的一声栽倒在地上，那个火把从他手里落下来。赫克托耳看見他的堂兄弟倒在黑皮船前的尘埃里，就向特洛亚人和呂喀亚人大声喊嚷道："特洛亚人和呂喀亚人和你們这些喜欢肉搏战的达耳达尼亚人，我們在这偪窄的角落儿里头，一寸地方都趿步不得。赶快去救卡勒托耳，他在那些船舶当中倒下了，阿开亚人要去剝他的鎧甲了。"

說着，他就拿一支閃亮的鏢枪向埃阿斯投去，可是沒有投中他，却中在馬斯托耳的儿子呂科佛戎身上，他是埃阿斯的一个侍从，因在神圣的庫忒剌杀了人逃出来投奔他的。当时他正站在埃阿斯身边，赫克托耳的那支鋒利銅枪投中了他的头角。他就仰面翻出船艄落到地上在尘埃里舍了他的性命了。埃阿斯打了个寒噤，向他的兄弟叫喊起来："我的亲爱的透刻洛斯，我們失了一个忠实的朋友了——馬斯托耳的儿子呂科佛戎，他是从庫忒剌来投奔我們的，我們敬重得他同自己的父母一般的。剛剛那偉大的赫克托耳把他杀了。你的那些厉害的箭和福玻斯·阿波罗給你的那張弓哪儿去了啊？"

透刻洛斯懂得了他的意思，就急忙帶着他那弯曲的弓和滿

壺的箭跑到他身边去，立刻开始向特洛亚人放射。 他射中的第一个人是克勒托斯，珀塞諾耳的高貴的儿子，潘托俄斯之子傲慢的波呂达馬斯的侍从。 透刻洛斯射中他的时候，他正手里拿着馬繮繩。 原来他想要去給赫克托耳和特洛亚人出点力，錯把他的战車赶进了步兵密集的地方，而那些步兵剛巧又有点混乱，因此他的馬出毛病了。他的刑罰来得极迅速，沒有一个热心的朋友救得了他的，因为那支凶險的箭射中了他的頸背，他立刻就翻下战車去了。 那两匹馬吓得直跳起来，拖着那部空車轆轆地逃跑，直至它們的主人波呂达馬斯看見了，方才搶步上前去擋住它們的去路。他把它們交給了普洛提阿翁的儿子阿斯堤諾俄斯，又对他叮嚀嘱咐，叫他务必注視着他的行动，不要跑远去。然后他又回到前綫上去了。

透刻洛斯的第二支箭是对那穿着銅装的赫克托耳瞄准的。假如他在赫克托耳那么威风凜凜的时候把他射杀了，他就可以終止这場船边的战斗。可是那位謹愼得决无疏失的宙斯，一面照看着赫克托耳，一面也在防备忒拉蒙之子透刻洛斯。 他不让透刻洛斯获得胜利，趁他对赫克托耳瞄准的当儿就把那强弓的弓弦弄断了。 那一支带銅头的箭一蹦的蹦开，弓也同时脫了他的手。透刻洛斯打了个寒噤，朝着他兄弟咒駡起来。“一定有什么恶神，”他嚷道，“在破坏我們今天的一切企图呢！ 他把我的弓打脫了手，又把我今天早晨才上起来以备射个痛快的一条新弓弦也弄断了。”

“好吧，我的朋友，”偉大的忒拉蒙之子埃阿斯說道，“你尽可以把你的弓和所有的箭都放下来了，反正有哪一位神跟我們过不去，使得这套东西都沒有用了。你倒不如去拿起一支长枪，挎上一面盾牌，給我們的人作領导去迎上敌人。 特洛亚人也許要

打垮我們，可是我們至少可以再让他們看看我們是多么能打的，并且要叫他們替这些精良的船舶大大的付出一笔代价。”

透刻洛斯听了这番話，就把他的弓去放在他的篷帳里，肩上挎好一面四层皮革的盾牌，头上戴好一頂坚固的头盔。那頂头盔有支馬鬃的盔飾，那支盔飾狰獰可怕地在頂上点头。然后，他拿起了一杆强有力的尖銳銅头枪，跑着步出了篷帳，一会儿之后就又在埃阿斯身边了。

赫克托耳看出了透刻洛斯的弓箭有点儿出毛病，就向他那些特洛亚和呂喀亚的部队叫嚷起来：“特洛亚人和呂喀亚人，还有你們这些喜欢肉搏战的达耳达尼亚人；勇敢些，朋友們，在这儿这些樓船旁边显出你們的威力来。我亲眼看見他們的最好人之一已經被宙斯阻止住不再放箭了。宙斯給的帮助是一点儿不会錯的。他对于他要他們得胜的一边和让他們吃苦的一边都有了显明的表示了。就看他是怎样打破了阿耳戈斯人的抵抗而支持我們的吧。所以，大家合成一体去向船舶进攻吧。如果有人遭遇到不幸，去碰上了一支箭或是一支枪，那么好吧，就让他死吧。他将是为国捐軀，并不是一种不光荣的死。他留下来的妻子和儿女将得到安全，而且，等到这些阿开亚人开船回家去之后，他的房子和田地也就可以永保安宁了。”

这样的，赫克托耳在鼓励他的部下，給每个人灌注进新的精神，同时，埃阿斯也在他那边做同样的事情。他向他的部下高呼道：“阿耳戈斯人，記着你們的責任啊！今天我們就只有死在这儿一条路了，要活就得保牢这一些船舶。你們想想看，要是那个头盔閃亮的赫克托耳把这些船舶拿了去，你們大家可以步行回家嗎？他正心痒巴巴的想放火燒船，沒听見他在督促他的整个軍队嗎？相信我，他并不是請他們去参加跳舞，而是領他們去加

入战斗呢。我們必須下决心，除了人对人、手对手的迎上他們之外沒有别的办法的。我們不是活就是死，而且最好是速战速决，免得这样沒精打彩的拖下去，倒讓兵力不如我們的敌軍在船边挤杀我們。”

埃阿斯的这番劝勉把新生命灌进了所有的人。于是赫克托耳杀了珀里墨得斯的儿子斯刻狄俄斯，一个福喀斯人的头領；埃阿斯杀了安忒諾耳的高貴儿子拉俄达馬斯，一个步兵的司令；波呂达馬斯杀了庫勒涅人俄托斯，他是那些傲慢的厄珀俄人的一个領导者，費琉斯之子墨革斯的一个朋友。墨革斯看見了这桩事情，就向波呂达馬斯扑上去，可是波呂达馬斯把身子一屈躲过了——因为阿波罗不打算叫潘托俄斯的这个儿子死在前綫上——墨革斯扑了个空，可是拿枪笔正打中了克洛斯摩斯的胸口。克洛斯摩斯砰的倒下了，墨革斯动手去剝他身上的鎧甲。但是他正在剝的时候，就受到擅长枪法的多罗普斯的攻击。这个人是拉俄墨冬之子兰波斯的一个儿子，而且是最好的一个，又是一个熟練的战士。当时他是在短射程內投枪的，那枪刺过墨革斯盾牌的中心。可是墨革斯身上穿的一件帶銅片的坚固胸甲見了效用了。这件胸甲是他父亲費琉斯在厄費瑞和塞勒伊斯河的时候他的主人欧斐忒斯王所贈，以备他出战时防身用的。現在它又另外見功用；它救了他儿子的命了。

墨革斯用他的尖銳长枪向多罗普斯作报复，打中他那銅盔的羽頂，把那馬鬃的盔飾連根劈下来。那支用紫顏色新染出来的盔飾就光艳艳的整个儿落在尘埃里。但是多罗普斯还想要取胜，仍旧雄心勃勃的站牢在那儿。他沒有注意到那可怕的墨涅拉俄斯手里拿着枪来給墨革斯协助，已經从他的側面偷偷上来了。墨涅拉俄斯从背后打中了他的肩膀，那势道非常猛烈，以致

枪头一直穿过了他的胸膛。多罗普斯倒栽葱仆在地上，墨涅拉俄斯和墨革斯就奔上去剝他身上的銅装。

赫克托耳把他的亲属們集合在一起。他对他們劝勉了一番，却特别挑出希刻塔翁的儿子剛勇的墨兰尼波斯来将他責备。在达那俄斯人沒有来的时候，这个人本来住在珀耳科忒放牧他的蹣跚的牛群，但到达那俄斯人航海而来之后，他就回到了伊利翁，在特洛亚人里面占着尊荣的地位，跟普里阿摩斯住在一起，普里阿摩斯同自己的儿子一般看待他。“墨兰尼波斯，”赫克托耳怒冲冲的对他嚷道，“难道我們就該这样躺下来忍受的嗎？难道人家杀了你的堂兄弟多罗普斯你也不当它一回事嗎？或者是，人家在剝他的鎧甲你还沒有看見呢？現在跟着我来吧。我們不能再袖手旁观了。我們必須去对付阿耳戈斯人，直到把他們消灭，要不就让他們把伊利翁城打坍下来，并且把里面的人都杀光为止。”說完他就帶头上前去，墨兰尼波斯跟在他后边，不失其为一个英勇的男子。

同时，那偉大的忒拉蒙之子埃阿斯也在激励阿耳戈斯人。“我的朋友們，”他嚷道，“要有丈夫气，要想到你們的光荣。在战場上别的不用怕，只怕在人前显得羞辱。当軍人的要能怕羞辱，就得救的多被杀的少了。奔逃之中是得不到荣誉也救不得性命的。”当时那些阿耳戈斯人都想要防卫自己，本来不大需要这一番激励，却都把他的話听在心里，在船舶的周圍筑起一道銅的篱笆来。但是宙斯仍旧嗾使特洛亚人去攻击。

大声吶喊的墨涅拉俄斯趁这一个机会去向安提罗科斯建議一种冒險的行为。“我們这儿沒有一个人比你年輕，安提罗科斯，”他說道，“也沒有一个人比你跑得快、比你勇于战斗的。你为什么不出一出馬，看能不能打倒个特洛亚人呢？”他說完話馬上

就跑开，可是这两句話已經足够激起安提罗科斯的豪气来了。他就从前綫上一跳跳开，向四下里迅速地掠过一眼，把他那支閃亮的长枪飞出去。特洛亚人看見他的枪飞来，都吓得倒跳一步。可是他的枪并沒有白投。因为那时候希刻塔翁所驕傲的儿子墨兰尼波斯正上来加入战斗，就被他打中奶旁了。墨兰尼波斯嘩啦一声倒下去，黑夜就盖上了他的眼睛。安提罗科斯向他身上扑过去，好像一头猎狗扑上一只剛从洞里出来就被猎人打杀在地上的小鹿一般。就像这样的，墨兰尼波斯啊，那无所畏惧的安提罗科斯扑到你身上来剝你的鎧甲来了。但是那高貴的赫克托耳看見这桩事，就奔过那混乱的人群迎上前去，那安提罗科斯虽然豪勇，也不敢站在那里等候他。他掉轉了头就逃跑，好像一头野兽杀了一只看牛的狗或竟杀了看牛人，自知是罪大恶极，不等后面聚众来追就先跑一般。当时那涅斯托耳的儿子也就像这样的逃，后面追的是特洛亚人和赫克托耳的一片震聾耳朵的吶喊和一陣險恶万分的矢石。但是他馬上就逃到了自己的部队，又掉轉头来站住了。

这时候，特洛亚人正在执行宙斯派給他們的任务，像吃肉的獅子似的对船舶猛攻起来，而宙斯也在不住助长他們的气焰，摧毀阿耳戈斯人的精神，使得阿耳戈斯人絲毫見不到成功，他們的敌人却越来越胆壯。他的計划是要赫克托耳王子占到上风，以便他去把那些翹嘴船一齐縱火。原来那多謀的宙斯心里想，这么一来他就可以完全满足忒提斯的那种奢望了。所以他正在等看船上冒起的火光。他打算从那一刻儿起，就要叫特洛亚人从船边被打回去，而让达那俄斯人占上风。当时他就怀着这样的心思唆使普里阿摩斯的儿子赫克托耳去攻打船舶。而赫克托耳也并不缺乏必要的热忱。他猛烈得像是手里拿枪的战神，也像

是那种一直燒进森林深处去的山中野火。 他嘴上冒着白沫; 他的眼睛在低垂的眉毛底下閃閃发光; 在他战斗的时候, 連他头上戴的那頂头盔的一搖一晃也带着威胁。宙斯亲自做他天上的同盟, 又把他从那大軍之中挑选出来做光荣的代表, 因为他是沒有多少日子可以活的了。帕拉斯·雅典娜已經使得那不祥的日子漸漸逼近来, 到了那天他就要倒在那威武的珀琉斯之子的手下。

赫克托耳的目的是在冲破敌人的陣綫, 所以他看見了人数最多、武器最好的地点就向那里进攻。 但是无論他攻击得怎样猛烈到底还是冲不破。那条陣綫上的人像是砌墻壁的石头一般牢固而紧密的站在那儿, 絲毫动搖不得, 犹如突出在灰色海里的一面大石壁, 无論狂风怎样的冲击, 巨浪怎样的碰撞, 也还是安然不动一般。当时那些达那俄斯人也就像这样坚决的在那里抵抗特洛亚人, 再也不会起逃遁的念头的。

到末了, 赫克托耳从头到脚都冒出火来, 竟冲进他們当中去了。請你設想一个波浪被狂风掀了起来而在一陣飞云底下扫蕩前去的情景吧。它打上了一条华貴的船了。那一条船被困住在浪花里; 怒风呼嘯在她的帆篷里边; 船員們差点儿沒被淹沒, 都在簌簌发抖, 惊惶万状了。也就像这样, 赫克托耳扑上了阿开亚人而引起了他們的大恐慌。

他們四散奔逃了; 譬如一片带水的大牧場上有論百头牛在那里吃草, 那个牧人是沒有学过对付吃牛野兽的本領的, 只曉得在牛群的前后看着, 就趁一只野蛮的獅子攻进它們的中心, 吃了一头而吓得其余的紛紛逃竄。 也就像这样, 阿开亚人的全軍都被赫克托耳和宙斯吓跑了——这是一个奇迹, 因为赫克托耳只不过杀了一个达那俄斯人呢。

他的牺牲者是一个密刻奈人, 科普柔斯的儿子珀里斐忒斯。

科普柔斯是个受雇佣的跑腿者，替欧律斯透斯王向威武的赫剌克勒斯傳达命令的。但是珀里斐忒斯比他那个沒有价值的父亲进步得多；他是在一切方面都优越的，是个捷足者，好軍人，密刻奈最能干的人之一。这个人的价值提高了他的征服者的光荣了。当时他剛剛掉轉头动身逃跑，他身上带着防矢石的那面盾牌掉落在他脚下絆住他的脚。他的身体失去了鈞衡，他就仰面翻倒在地上，而当他碰着地面的时候，他的头盔碰得大声响起来，立刻引起了赫克托耳的注意。赫克托耳奔上前去拿一支枪戳进了他的胸膛，当着他的朋友們的面把他杀死，他的朋友們見他死了都覚得駭然，却又都爱莫能助，因为大家都已經給那高貴的赫克托耳吓坏了。

很快的，那些阿耳戈斯人都逃进了船舶当中，找到了第一排船舶上层結构的掩护。但是特洛亚人也跟着潮涌而来，他們就又被迫从第一排船退到那些毗連的篷帳。到了那儿他們就站住了，并不散到各营帳里去，仍旧聚在一块儿，为的是大家都怀着羞愧和恐惧的心情，正在彼此相譴責。內中向大家規劝得最出力的就是那种族保卫者革瑞諾斯的涅斯托耳，他是叫着每个人的父母的名字向他們求告的。“勇敢些，我的朋友們，”他說道。“你們得想想你們在世上的名誉。也得記着你們的儿女和你們的妻子，你們的財产和你們的父母，无論他們在世不在世。我为着你們那些不在眼前的亲人，恳求你們牢牢的站住，不要掉轉头去逃。”

涅斯托耳的求告給每个人灌注进了新精神，雅典娜也把那一层障蔽着他們眼睛的不自然的迷雾扫干淨。于是他們前后两面都見日光了，向后他們看見其余的船舶停放在那儿，向前他們看見那場战斗还沒有决定胜負。那大声吶喊的赫克托耳和他的部队是大家都看見的，那些在后面閑蕩的和在船边战斗的人同

样看見的。

那埃阿斯怀着顆高傲的心，始終沒有想去加入那些規避战斗的阿开亚人的队伍。他只在那些船舶的甲板上大踏步走来走去，手里拿着根二丈多长的大竿，本来是接合起来备海战用的。他像一个耍馬戏的人，带着四匹駿馬从乡下奔馳而来，打一条热鬧的道路上进入一个大城市，一路在馬背上跳来跳去献功夫，看呆了路旁的男男女女。也就像这样，那埃阿斯从一条船到一条船跨着大步，同时口里喊得震天响，勉励着达那俄斯人去保卫船舶和篷帳。

赫克托耳也同样不愿意混在部队里边跟特洛亚的战士們呆在一起。如同一只黃褐色的老鷹向在河边取食的一群鳥儿——家鵝、鸛鶴和长頸的天鵝等等——扑上去一般，他冲上了前綫向一条藍头的船直奔而去了。宙斯用他的龐然巨手在他后面推送他，又嗾动他的部下都跟上他去。

于是那船边的战斗重新又猛烈起来。你看見他們那么拚命的肉搏，总以为他們是剛剛接触，一点儿都不感到疲倦的。但是他們战斗时的心情却有这样一个差别。阿开亚人覚得他們已經是灾禍临头，眼見就要被毀灭的了。特洛亚人却个个都抱着放火燒船和杀死那些阿开亚头領們的希望。他們接触时的心情就是这样的。

赫克托耳終于双手攀上一条航海船的船艄了。那是一条走鹹水的大快船，曾經把普洛忒西拉俄斯运送到特洛亚来的，可是它再也不能把他載回他本国去了。在这一条船的周圍，阿开亚人和特洛亚人正在进行肉搏。在阿开亚人的方面，現在已經不是抵擋弓箭和投枪的事情了。他們坚决地团結在一起，一个人对一个人，使用着鋒利的大斧和小斧、长劍和两刃枪在作战斗。

有許多黑柄的劍从战士們的手里落到地上，另外有許多劍趁他們在战斗的时候連他們肩膀一起劈下来。地面上流黑了血。

赫克托耳一經攀住了那条船，就再也不肯放手，只是牢牢抓住那后艄，向特洛亚人叫嚷道："拿火来，大家齐声的吶喊。今天宙斯一切都給我們賠偿了，这些船是我們的了。它們是違背着神的意旨到这儿来的，我們这一切的苦难也就是由它們带来的。不过这也該怪我們的长輩太胆小。我早就要一直打到这些船舶这儿来，他們阻止我，扣住軍队不肯放。好在那无所不見的宙斯只是一时蒙住我們的眼睛，今天他就做我們的后盾把我們推送上前了。"

这一番話說得他們对阿耳戈斯人攻击得更加猛烈。連那埃阿斯在鋒刃交加之下也已經不能維持他的地位了，只得为保性命而稍稍趾步，从那条整洁的船的后甲板退到了中艙的七呎桥梁。他站在那儿警备着，見有特洛亚人拿着明亮的火把跑上来，就拿他那长竿把他擋开去。同时他又一徑都用他那可怕的声音号召达那俄斯人継續作战斗。"朋友們，英勇的达那俄斯人，阿瑞斯的仆从們，"他嚷道，"勇敢些，显出你們从前那种威武来。你們难道以为我們背后还有盟軍或是还有一道更坚强的壁垒可以擋住灾难嗎？这儿附近是沒有城墻和援軍来挽救这个危局的。我們是在特洛亚的平原上；整个特洛亚都拿起武器来了；我們的背后是大海；我們的家乡是离开很远的。这就意味着我們非战斗不可，而且不能是太温和的战斗，如果我們还要保性命的話。"

他一面說一面不住拿他的尖头长竿猛烈戳刺着。每有一个特洛亚人受赫克托耳的唆使点着火把走近楼船来，埃阿斯都准备着拿他的龐大竿枪去給他打击。他一連把十二个人打伤在船前，那件武器始終沒有脫过手。

XVI

帕特洛克罗斯出战陣亡

当这一場战斗在那条精良船舶周圍热烈进行的时候，帕特洛克罗斯已經走到他那高貴主人阿喀琉斯那里了。他臉上淌着热泪，好像一个泉源的水暗沉沉的一道道流下一面岩壁来一般。捷足的阿喀琉斯王子看見他朋友这般形况，覚得很难过，立刻就問他为什么伤心。“帕特洛克罗斯，你为什么哭啊，”他問道，“仿佛一个小女孩子在她母亲身边跑累了，拉住了她的裙子抬起臉来淌着眼泪要她抱似的？ 帕特洛克罗斯啊，你就正像这个样儿呢，这么眼泪淋淋的。 你有什么事情想要告訴密耳弥多涅斯人或者是我自己嗎？或者佛提亚方面傳来什么消息，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嗎？如果你我的父亲有哪一个死掉了，那是我們的确要伤心的，但是照我看起来，你的父亲阿克托耳之子墨諾提俄斯一定仍旧在人世，埃阿科斯之子珀琉斯也一定还活在密耳弥多涅斯人中間。也許你是为着那些因自作孽而被杀在樓船边的阿耳戈斯人哭的吧？快說出来啊！ 不要守秘密，好让我替你分忧。”

那位武士帕特洛克罗斯对于这番話怎么說呢？他大大的叹了口气回答道：“我主阿喀琉斯，阿开亚人当中最最高貴的，請你不要吝惜我这些眼泪。軍队的确是在可怕的大难中了。所有我

們从前的健将都受了箭伤或是枪伤躺在船舶旁边了。威武的堤丟斯之子狄俄墨得斯已經中了箭;偉大的枪手俄底修斯也受了伤;还有那阿伽門农;还有欧律皮罗斯也中箭在大腿上。軍医們正用尽方法在医治他們，而在大家这样努力治伤的时候，你，阿喀琉斯，却始終是这样执拗。但愿上天保佑我，不像你这样怀着仇恨的心情，以致本来高貴的品質倒落得个不名誉的結局。如今阿开亚人这样迫切的需要你，你如果还不肯去救他們，你想后代子孙怎么还会感謝你呢？ 你这沒心肝的人，你并不是忒提斯和那英勇的珀琉斯所生的儿子。只有灰色的大海和那里面的險恶巉岩才会产生这样鉄石心腸的一个怪物。可能你是暗地里被什么預言——就是你那位母亲洩露給你的宙斯的什么話——吓住的吧？ 那么，至少也得让我带着密耳弥多涅斯的部队立刻去上战場啊，也許我还可以救得达那俄斯人的。同时，請你把你自己的鎧甲借給我穿，好叫特洛亚人把我当做你，吓得逃开了，让我們的疲劳士卒有时間可以养息。哪怕是短短一个可以容人喘气的空隙，也就能使战局全然改观的。 那些特洛亚人自己也已經打力乏的了，我們却还是精力充旺的，大可以把他們打回城里去。”

这就是帕特洛克罗斯一番求告的話。可是他多么的愚蠢啊！假如他有先見之明，就該知道他正在求禱自己的灭亡和枉死。

在当时，他的确已經把那捷足的阿喀琉斯說动了心了，阿喀琉斯就开始对他嚷道：“預言嗎，我的帕特洛克罗斯？你这是什么話啊？ 即使我知道什么預言，它也不会影响我的行为的。 說我暗地里从我母亲那里听到了宙斯的話，那也沒有这回事。我所以覚得痛心，是因为有一个并不比我好的人，光是靠他的权力大过我，竟把我自己贏得来的一件战利品搶劫了去。 我到底是

在战場上吃过苦的，这种事情实在叫我忍受不住了。那一个女子是軍队里特地拿来送給我的；我打下了一个城，用我自己的枪把她贏来的。現在她已經被那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門农王从我的怀里搶了去了，我竟被人家当做一个卑賤的流氓看待了。

“不过，过去的事情已經是沒有办法了。要說一个人的仇恨永远不能消釋，那是不对的，但是我非要等他們打到我自己的船上来才消得了这口气。現在那些胜利的特洛亚人已經是一陣烏云似的圍上这些船舶来了，阿耳戈斯人已經背着海滩在一条狹窄的地面上掙扎了，那末好吧，你就穿上我那套光輝的鎧甲，率領我的那些好战的墨耳弥多涅斯人上战場去吧。現在好像是整个特洛亚城的人都雄心勃勃的要来跟我們作对了。这是难怪的，因为他們沒有看見我头盔上的面甲在前綫上閃耀啊。要是阿伽門农把我当一个朋友看待，他們就非馬上逃不可，非把他們的尸体去填滿壕沟不可。目前，他們竟打到我們的营盘周圍来了。提丟斯之子狄俄墨得斯的枪已經不在他手里，救不得达那俄斯人的命了，連那阿伽門农的討厌声音我也听不見了。在我耳朵里震响的只有那凶惡的赫克托耳的大声呼喊，他正在那里嗾动特洛亚人，以致整个平原都被他們布滿，阿开亚人挨了他們的打了。不过，帕特洛克罗斯，你总得去救一救那些船舶。你得尽你的力量去打击他們，不要等他們来放火燒船，截断咱們的归路。但是，你得听我告訴你一个限度，好让达那俄斯的軍队知道看重我，尊敬我，把那可爱的女子連同充裕的賠償送还我。你一經把特洛亚人从船舶旁边赶开，就得馬上回到我这里来。即使雷神宙斯給你机会可以贏得你自己的光荣，你也千万不要去利用。你不跟我在一起是决不能去同那些好战的特洛亚人打的——你这样做只足以降低我的价值。所以，你不要乘胜追奔，率領你的

部下把特洛亚人一直杀到伊利翁去，不然就要有一位俄林波斯的永生神来擋住你的去路——那位射神阿波罗是极喜爱特洛亚人的。你一等把船舶的危局挽救过来，馬上就回到这里，让其余的人在平原上战斗吧。啊，父宙斯，雅典娜和阿波罗，要是特洛亚人被杀得不剩一个，連阿耳戈斯人也被杀得不剩一个，就只留下咱們两个人，凭两双手去把那特洛亚城的神圣冠冕拉下来，那我該够多么快乐啊！”

阿喀勒斯和帕特洛克罗斯在这里談話的这段时間里，埃阿斯已經到了再也不能維持他的地位的一刻了。他已經被宙斯的意旨所征服，被特洛亚人手里出来的鋒刃所压倒。他那閃亮的头盔就是特洛亚人投射的标的，两旁的銅片連連受到了冲击，以致在他額上不住可怕地震响起来。他因不断揮动他那面盾牌，左边的肩膀已經脫了力，但是那密密的矢石还是碰不着他的身体。他已經是气喘吁吁，四肢百体都在淌汗。他是沒有一会儿工夫可以松懈的。他向四面看了看，越来越增加他的困难。

現在告訴我，你們这些住在俄林波斯的繆斯們，那些阿开亚人的船舶是怎样开始起火的。原来那赫克托耳一直冲上了埃阿斯，拿他的大劍砍在他那樺木杆的长枪上，把那枪头打卯眼上整个劈下来，留下那沒头的枪杆傻里傻气的在埃阿斯手里晃蕩着，那个銅头远远飞了开去克郎落在地上了。埃阿斯打了一个寒噤，心里明知是有神在参与这桩事情，又明知雷神宙斯要特洛亚人得胜利，使得他的一切奋斗都屬徒劳了。因此他退出了射击的距程，特洛亚人就把他們的火把投进那条华貴的船里去，不多会儿之后那条船就給不可扑灭的火焰包裹起来了。

那火卷上了那条船的后艄，阿喀琉斯就拍了拍他的大腿，面向着帕特洛克罗斯。“起来吧，”他嚷道，“我的帕特洛克罗斯爷，

車馬的司令！我看見了船上的火光了，它們已經起火了。不要讓他們全都占了去，断了咱們的退路才好呢！赶快，你去穿起鎧甲来，我一面去集合人去。”

帕特洛克罗斯就把那套閃耀的銅裝披挂起来。他先在腿上系上那对璨烂的脛甲，用銀釦子在脚踝上扣好了。其次，他把阿喀琉斯的美丽胸甲系在胸口上，同星一般閃出了輝光。在他肩膀上，他挎上那把銀釘飾柄的銅劍，又把那面又大又厚的盾牌也挎上。然后，他把那頂精制的头盔戴在他那剛强的脑瓜上。那头盔上有个馬鬃的頂飾，猙獰可怕的在那里点头。末了，他拿起了两支坚固而应手的枪。在那天下无双的阿喀琉斯的武器当中，只有一件他沒有取用，就是那一支长大可怕的枪。那枪只有阿喀琉斯自己知道怎么使，阿开亚人沒有一个舞得动它的。它由珀利翁山上的一株樺木所做成，本是刻戎給他父亲珀琉斯去杀敌用的。

帕特洛克罗斯挑选了奥托墨冬替他作御者，并且叫他赶快去駕起馬来。奥托墨冬是他除了那冲鋒陷陣的阿喀琉斯之外最敬重的一个人，因为他发見他在战場上是最最可靠的御者，老会跟在近边听候使喚的。于是奥托墨冬就去替他駕馬了，駕的就是阿喀琉斯的两匹追风馬，克珊图斯和巴利烏斯，当初风暴牝駒波达耳革在大洋流旁边牧場上吃草的时候給它們的父亲西风养的；他又把一匹純良种的駿馬珀达苏斯駕上了作为騑馬，那是阿喀琉斯攻下埃厄提翁的城市时帶回来的。珀达苏斯是一匹凡馬，可是它能够跟那两匹天馬并駕齐驅。

这时候，阿喀琉斯已經巡行遍了那一些篷帳，把他部下的密耳弥多涅斯人都武装起来了。那一些人聚攏来的时候，好比一群沒有失去天生野性的食肉狼，剛剛在山里头扑杀了一头大大的长角鹿，吃得滿臉都是血的了，这才成群結队的去到了一道深

泉，拿它們那血腥噴人的尖舌头去舔水面上的水，那时它們的肚皮虽然吃得飽飽的，那一股凶焰却仍旧猛不可当。也就像这样，那些密耳弥多涅斯人的将領們和司令們急忙跑到阿喀琉斯那位英勇侍从的周圍去站定。阿喀琉斯本人也在里边，像战神似的，在那里指揮那些战車将士和拿盾牌的步兵。

阿喀琉斯王子带到特洛亚来的五十艘快船，每一艘上都有五十个船員在执桨。他自己是最高的司令，但是他又在他属下任命了五个副司令。第一队由閃亮胸甲的墨涅斯提俄斯率領，他是河神斯珀耳勾斯和珀琉斯的美丽女儿波呂多拉所生的儿子。因此他是一个凡間女人和一个神的寵儿。但是后来有个凡間的男人，珀里厄瑞斯之子玻洛斯，带了一份丰厚的聘礼来跟他的母亲結了婚，所以大家都叫他玻洛斯之子。

第二队由好战的欧多洛斯指揮。他的母亲費拉斯之女波呂墨勒也是一个沒有結过婚的女子。她是一个美丽的舞女，有一次在狩猎女神金箭杆的阿耳忒弥斯的歌唱班里跳舞，杀巨人的大神赫耳墨斯看見她，就馬上爱上她了。那仁慈的赫耳墨斯偷偷的把她带到她臥室里去，躺进她的怀中，就叫她做一个漂亮孩子的母亲，那孩子就是欧多洛斯，注定了要做一个捷足者和大战士的。等到了日子，那个孩子被产痛女神厄勒堤伊埃接到世上来，睜开眼睛看見了天日，就有一个强有力的头領，阿克托耳之子厄刻克勒斯，出了一份丰厚的聘礼和那母亲結了婚，把她带到家里去，欧多洛斯由他的老年外祖父費拉斯撫养成人，并且对他非常的寵爱，直同自己的儿子一般。

第三队由迈馬罗斯之子英勇的珀珊德洛斯指揮，他在密耳弥多涅斯人当中，除了阿喀琉斯的侍从帕特洛克罗斯之外要算第一把枪手。第四队由老年的战車将士福尼克斯率領；第五队由

莱耳刻斯的高貴儿子阿尔喀墨冬指揮。

等到阿喀琉斯把所有的人都整好了队，官和兵都站定在各自的地方，他就对他們发表了一篇有力的演說。“密耳弥多涅斯人，”他說道，“我因为心里怀着怨恨，把你們留在这里船边好久了，你們一徑在恫吓，說要对特洛亚人怎样怎样，現在你們誰也不要忘記这些話。你們是沒有一个不曾罵过你們的王子的。你們因为我叫我的部下違背本心的閑蕩在这儿，曾經把我叫做一只野兽。又說我是一种怪物，是吃胆汁吃大的，不是母亲的奶养大的。你們說：‘阿喀琉斯的心情恶劣得很，咱們倒不如上了船回家去吧。’我知道你們常常聚在一起这样的議論我。

“好啦，現在有一桩眞正的工作輪到你們了，正是你們日巴夜望的那一种战斗。那么去战斗去吧，勇敢些儿去扑上特洛亚人去吧。”

这几句話使得每一个人都充滿了勇气，大家一面听着一面就把陣势越发排紧起来。他們的头盔和圓盾紧紧地靠在一起，好比泥水匠給高房子砌墻头，要它准能擋住风，把那些石头砌得那么的紧密。他們密匝匝的站立在一起，盾牌靠着盾牌，头盔靠着头盔，人靠着人，以至于他們动一动脑袋，头盔上的那些亮晶晶的頂飾就要碰攏来。在所有这些人前面，帕特洛克罗斯和奥托墨冬占住了他們的战斗地位，他們是两个人同一条心的，要去給密耳弥多涅斯人作先鋒。

但是阿喀琉斯到他的篷帳里去了。到那里之后，他掀开了一口美丽的嵌花箱，那是那銀脚的忒提斯替他装着短褂、擋风大衣和厚毛毯之类让他带到路上来用的。箱子里面放着一只可爱的杯子，不許别人用它来喝酒，就是他自己也只向父宙斯酹酒的时候才用到它的。現在他把那只杯子从箱子里拿出来，用硫磺

熏过，又在一灣清水里洗盪过，又洗过了手，注了一些起泡的酒在里边。然后他走到前院的中心去禱告，一面酹酒一面抬头望着天，天上的雷神宙斯也不住对他注視着。“主宙斯，”他开言道，“多多那人和珀拉斯癸亚人的宙斯；你是在那遙远地方統治寒冷的多多那的，被你那些祭司——那些老不洗脚的、睡在地上的赫拉斯人圍繞着的；我以前向你禱告，你是听过我的，并且已經照顧到我，給予阿开亚的軍队一个重大的打击了。請再允准我一个愿心。我自己要在这些船舶中間呆下去，但是我派我的同伴带着許多密耳弥多涅斯人去上战場了。請你保佑他得到胜利，无所不見的宙斯，讓他充滿着勇气，好叫赫克托耳看出来，我那个侍从是凭他自己的力量也能战斗呢，或者要等我亲自参加才显得他不可战胜。等他把船边的混战廓清了之后，馬上就讓他回到我这里，带同他全身的鎧甲和全体的战士平安无恙回到我自己的船舶里。”

多謀的宙斯听了阿喀琉斯的禱告，只准他一半，其余的就不理会了。他同意了帕特洛克罗斯可以从船舶旁边把特洛亚人赶开去，可是不能平安无恙的退出战場来。当时阿喀琉斯向父宙斯酹酒禱告过，就回到篷帳里去把那杯子重新在箱子里放好了。然后他又走到篷帳前面去站着，因为他到底是很关心，要看一看特洛亚人和阿开亚人的这場战斗到底怎么样。

这时候，那些交托給英勇的帕特洛克罗斯的武装部队正在前进，大家都雄心勃勃的要去扑上特洛亚人。

設想一群胡蜂从路旁边蜂拥而出的那种情景吧。它們是常常要受孩子們的煩扰的，因为年輕的傻子們每次經过它們做在路旁的窩总要去惹恼它們。結果是造成一种公众的威胁。只要有过路人打那里經过，不知不覚的打扰了它們，它們就要带着武

装一齐飞出来为它們的幼蜂战斗。当时那些密耳弥多涅斯人从船背后傾倒而出，也就有这样一种精神，那一片喧嚷是难以形容的，但是仍旧听得出帕特洛克罗斯的洪大声音在那里勉励他們，“密耳弥多涅斯人，”他嚷道，“阿喀琉斯王子的軍士，勇敢些，朋友們，显出你們平日的勇气，好替阿耳戈斯营里指揮最好部队的最好的人珀琉斯之子去贏得光荣。同时也好給那阿伽門农王陛下一个教訓，让他知道知道他藐視了这个阿开亚最好的人是多么的愚蠢。”

帕特洛克罗斯鼓动起了每一个人的勇气。他們合成一体去猛扑特洛亚人，那一片吶喊之声引起了周圍所有船舶的惊心动魄的反响。

特洛亚人一經看見那墨諾提俄斯之子和他旁边的侍从奧托墨冬，都那么的銅装閃耀，他們的心立刻沉落了，陣綫也开始动摇，以为那捷足的阿喀琉斯一定已經消釋他在船边坐着不动时所怀的怨恨而跟阿伽門农重新和好了。因此人人都覚得暴死快要临头，东張西望的急急乎要找个地方去躲避。

帕特洛克罗斯首先投出一支明晃晃的枪。他看見那偉大的普洛忒西拉俄斯的船后艄有一大群人圍在那儿，就正对着那人堆投了进去，投中了皮賴克墨斯，就是那个从阿弥冬和广闊的阿克西俄斯河两岸带了那些戴着羽飾头盔的派俄尼亚人来的。那枪中在他的右肩上。皮賴克墨斯哼了一声仰面翻倒在尘埃，他的派俄尼亚人的部队看見他們的头領又是最好的战士杀死了，都吓得掉轉头就跑。帕特洛克罗斯把他們扫开了船舶之后，就去扑灭普洛忒西拉俄斯船上的火焰，然后丢开那条燒了一半的船不管了。这时候，特洛亚人也已經开始奔逃。他們逃得了非常混乱，阿开亚人就发了一声震天响的吶喊，从楼船之間涌出来追

杀他們。

这样的，达那俄斯人保住他們的舰队不至遭火灾，暫时可以比較自由的透一口气了。这时的情景可有一比，比如那制造雷电的宙斯从一座高山的頂上把一团濃云揭起，将那天幕直到天頂都掀开，使得每一个尖峰、岩头、山谷都分明显現。但是那些英勇的阿开亚人的这場战斗并不能算完。那些特洛亚人虽然被迫逃开那些黑皮船，却并沒有一直溃下去。他們还是在那里抵抗追兵的。

这时候，混战的局面已經打开，阿开亚人就开始拿特洛亚人的头領一个个来对付了。英勇的帕特洛克罗斯先动手，趁阿瑞呂科斯掉轉头要逃的当儿拿一支鋒利的枪打在他的大腿上。枪头直穿进去打碎了骨头，那人倒栽葱仆在地上。同时，阿瑞斯的龍人墨涅拉俄斯看見托阿斯把胸膛露出在盾牌上面，也一枪把他打倒。安菲克罗斯来向墨革斯进攻，可是墨革斯眼睛快，倒先下手了，一枪刺中他的大腿根，就是一个人肌肉最厚的所在。枪头切断那中間的几条筋，黑暗就落到了安菲克罗斯的眼睛上。然后是涅斯托耳的一个儿子，安提罗科斯，拿他的鋒利长枪打中阿廷尼俄斯，枪头刺进了他的胁肋。阿廷尼俄斯嘩啦一声倒在他面前。馬里斯看見他的兄弟被杀死，大怒来奔安提罗科斯，手拿着枪到那屍体前面来站住。但是等不得他动手伤人，涅斯托耳的另外一个儿子，那神样的特剌緒墨得斯，就瞄准着他的肩膀，一快枪打中他了。枪尖打进了胳膊的根，切断了那中間的靭带，連那骨头也撬了出来。馬里斯砰的一声倒落在地上，黑暗就来盖上他的眼睛了。这样的，那两兄弟被两兄弟所征服，都落到厄瑞玻斯里去了。他們都是薩耳珀冬部下的枪手，平时都曾立过功，他們的父亲阿弥索达洛斯就是那个养着喀迈剌怪兽来为害

人类的人。

俄伊琉斯之子埃阿斯看見克勒俄部罗斯陷进人堆里去挨挤不出来，就冲进去將他活捉。但是他馬上就在那人的脖頸上砍了一劍，断送了他的性命——那血冲得滿劍热烘烘。命运就在那人身上打上了印子，紫色的死就来封上他的眼睛了。

其次是，珀涅勒俄斯和呂孔肉搏起来。他們各人都曾經投过一枪，可都沒有投中。現在他們拿起劍来相砍了。呂孔砍在对方插羽头盔的尖頂上，砍得那把劍从劍柄上断下来。珀涅勒俄斯却一劍砍中呂孔的耳后，而且深深砍进肉里去。沒有砍断的就只剩得一层皮，因此当呂孔倒下地去的时候，他的腦袋是倒挂在那层皮上的。

墨里翁涅斯奔跑着追上了阿卡馬斯，趁他跳上战車的时候打伤了他的右边肩膀。阿卡馬斯从战車上一个跟头翻下来，一团迷雾落在他的眼睛上。同时，伊多墨紐斯拿他的无情銅枪打中了厄律馬斯的嘴巴。那个銅枪头笔正穿过他的腦瓜的下部，就在腦子底下把那雪白的骨头打个粉碎。他的牙齿也被打碎了；两只眼睛里都滿是血；鼻孔里和他那大大張开的嘴里都噴出血来。随后那死的黑云就落到他身上来了。

这样的，这些达那俄斯人的头領都杀了他的敌人。他們迫害着特洛亚人，如同山里的餓狼趁牧人疏忽的当儿去迫害大小羔羊并且把它們从母羊的身体底下搶了去似的。那些特洛亚人再也沒有战斗的勇气，只有紛紛退却的份儿。

这时候，那偉大的忒拉蒙之子埃阿斯就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向那混身銅裝的赫克托耳投一枪。但是赫克托耳并不是一个沒有經驗的战士。他拿他的牛皮盾牌保护着他的闊肩膀，又一徑都豎着耳朵听着那呼嘯的箭和飞来的枪。他心里也很明白，敌

人的援軍已經占去了胜着，但是尽管这样，他还是留在战場上，想要救出他那些英勇的人。

可是这时候，那些特洛亚人从船舶下来的一陣撤退已經变成一种喧嘩混乱的狂奔了，那种情形就好像是宙斯放下暴风雨时一陣烏云从俄林波斯和清明的天頂冲过天空来似的。他們狼狽不堪的逃过了阿开亚人所筑的工事，至于赫克托耳本人，他是被那奔騰的战車連同一切武器一齐載走了，他的部下有的被困在壕沟里跑不开，也只得让他們去听天由命。有許多对快馬到了壕沟里之后，就掙脫了車轅管它們自己逃跑，把它們主人的战車撇在后边。

帕特洛克罗斯带着滿怀的杀心在追赶他們，并且严厉督促着达那俄斯人一齐追赶，这时候，特洛亚人的陣势早就被击破，每一条路上都充滿着他們潰逃的喧鬧了。他們那些强壯的馬把船舶和篷帳丢在后边，向城里沒命的跑，以致灰尘滾滾的高入云端。帕特洛克罗斯看見哪一条路上逃的人最多，就大吼一声向那一边追上去。人們紛紛从車上滾到了車底，他們的战車也嘩啦啦翻了身。至于他本人，駕的是神給珀琉斯作贈品的两匹天馬，所以一路上毫无阻碍，而且它們急于要让他去追上赫克托耳，把那壕沟一跳就跳过去了。的确，他是心痒巴巴要去杀赫克托耳的。但是赫克托耳的馬也很快，它們已經把他带走了。

秋季里有些日子，整个郊野都阴沉沉的被压在一个濃云密布的天空底下，同时宙斯放下狂雨来，作为給人类的一种惩罚。他之所以动怒，是由于人类不顧上天的嫉忌而濫用他們的权力，在法庭上发表歪曲的宣判而排斥了正义。这种狂雨的后果是，人間所有的山澗都泛濫起来，山坡都被山洪所冲破，河流从山头上轟隆隆的滾下来，一直奔到渾浊的大海里去，以致它們所經过

的农田都要遭破坏。当时那些特洛亚的車馬在奔逃，那一片喧闹之声也就像这样的洪水。

这时候，帕特洛克罗斯已經把最近的几队敌兵切断了，逼得他們重新向船舶方面逃回去。他們拚命要逃往自己城里去躲避，都被帕特洛克罗斯拦阻住了，于是在那船舶、河流和壁垒之間的一片地面上，他就不住地猛冲猛杀，替那些阿开亚的死者报仇。普洛諾俄斯是他的第一个牺牲者。他拿一支閃亮的枪打中那人露出在盾牌上面的胸膛，就把他嘩啦啦的打倒了。其次他去攻击那个傴僂着坐在他那光滑战車上的厄諾普斯之子忒斯托耳。当时这个人是完全失了神的了，連馬繮繩也溜脫他的手的了。帕特洛克罗斯走到他身边去一枪刺在他的右边牙床上，打两排牙齿中間推进去。然后他拿那支枪当杠杆用，把他一撬撬过了战車的栏杆，仿佛一个漁人坐在一块突出的岩头上，拿他的釣竿和閃亮的釣鈎从海里拉起一尾大魚来一般。也就像这样，帕特洛克罗斯用他的明亮长枪把那个大張着嘴的人魚釣出了战車，倒头儿的撂他在地上，随他去死在那儿。随后，厄律拉俄斯向他奔上来，他拿一块石头笔正打在他的腦袋上。那个人的腦壳儿在他那頂沉重的头盔里边分裂成了两半拉，他仆倒在尘埃，勾魂的死就来把他吞下了。然后，帕特洛克罗斯接二連三的处置掉了厄律馬斯①，安福忒洛斯和厄帕尔忒斯；达馬斯托耳的儿子特勒波勒摩斯，厄喀俄斯和皮里斯；伊甫斯，欧伊浦斯和阿耳革阿斯的儿子波呂墨罗斯——让他們都去亲近他們从来沒有那么亲近过的好泥土。

薩耳珀冬看見他的那些不系带子的呂喀亚人紛紛倒在墨

---

① 上文厄律馬斯已經被伊多墨紐斯所杀，見三〇五頁，这里是另外一个人。

諾提俄斯的儿子帕特洛克罗斯手底下，就对他的英勇士兵說出他对他們的感想来。“羞啲，呂喀亚人！”他嚷道。“你們上哪儿去啊——用着这么大可欽佩的速度？等着我去会会那边那个家伙去。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誰，竟能这样的所向无敌，打得特洛亚人狠狽不堪，又把我們这許多头等好人都杀死。”

說完，他就全身披挂的跳下了他的战車，那边的帕特洛克罗斯看見他，也从他的战車上跳下。于是双方都发了一声大喊彼此扑上来，就像两只鸢爪曲嘴的老鷹在一块岩石頂头一面尖叫一面斗起来似的。

那乖僻的克洛諾斯的儿子看見了这种情形，心里头有些煩惱。他叹了一口气，对他的姊姊也就是他的妻子赫拉說道：“命运待我不好呢——那薩耳珀冬是我寵爱得很的，他注定了要被墨諾提俄斯的儿子帕特洛克罗斯杀死了。現在我委决不下，两个办法不知是哪一个好。我該把他抓出战場来，然后让他活着落到那个远远离开战爭和痛苦的呂喀亚肥饒土地上去呢，还是让他今天就倒在那墨諾提俄斯的儿子手下？”

“可怕的克洛諾斯之子，你吓坏我了！”牛眼睛的天后回答道。“那个凡人的死刑是早已判定了的，你竟打算要免除他的死的痛苦嗎？你爱怎么干你干吧，可是不要想望其余的不死神贊成你。还有这一点你也得記在心里。如果你把薩耳珀冬活着送回家，那你怎么能够防止其他的神也去把他自己的儿子救出战場呢？特洛亚的战士里边有好几个是神的儿子，他們都要把你恨杀了。不行的；你对薩耳珀冬如果是爱他可怜他，就让他在他跟帕特洛克罗斯的这場战斗里倒下吧，等他断了气，你就打发死神和那可爱的睡眠神去把他抬起来，送他到呂喀亚的广闊国境去，让他的亲族和臣僚給他举行葬仪，并且給他造陵墓，立碑石，

因为那是死者应享的权利。”

那人与神之父也就不再有异議。但是他落下一陣血雨給薩耳珀冬作献礼，因为帕特洛克罗斯快要把他杀死在远远离开他本国的特洛亚深厚土地上了。

等到他們进入可以互相射击的距程里面，帕特洛克罗斯就投起枪来。他投中了薩耳珀冬王的高貴侍从，著名的特剌緒墨罗斯，剌进了他的小腹，当卽把他打倒了。薩耳珀冬接着把他那支閃亮的长枪投出，沒有投中帕特洛克罗斯，却中在他的馬珀达苏斯的右肩上。那匹馬痛得大声嘶叫起来，这才倒在尘埃里，长长叹了口气交出了它的生命。其他那两匹馬向旁边跳开，以致軛上发出吱吱的声响，繮繩也跟它們那个倒在地上的同伴身上的糾纏在一起了。但是那偉大的枪手奧托墨冬馬上就解救了这个危局。他从他那强健的大腿旁边抽出了他的长剑，一跳跳下車，很敏捷地把那匹騑馬的繮繩斬断了。那两匹馬就回到他們的位置上来照常拉車，那两个人也重新进行他們那場拚死的决斗。

薩耳珀冬投出一支明晃晃的枪，可是沒有中他的标的，那个枪头无所損害地打帕特洛克罗斯的左边肩膀上头飞过去了。帕特洛克罗斯接着投枪，他那武器可沒有虛发，恰好中在橫膈膜往上抵住那个忙碌的心脏的地方。于是，仿佛一棵橡树或是白楊或是高大的松树在山里头被人拿剛磨快的斧子砍下来做船舶的材料一般，薩耳珀冬倒下了。那个呂喀亚披甲战士的头領直挺挺的躺在他的战車和馬匹面前，一面呻吟一面在抓他的血染汚了的尘土。但是虽然在他要把生命交給帕特洛克罗斯去的当儿，也还是在表示抗拒；譬如一个蹣跚牛群里的一头黃褐色的傲慢雄牛被獅子攻进来逮住了，虽然在被巨爪扯毀的当儿也还要不住的咆哮。

"格劳科斯!"薩耳珀冬叫着他那最亲爱的朋友的名字嚷道。"亲爱的格劳科斯,人中的豪杰! 現在是該你来显出你的枪法和勇气的时候了。現在是該你去跟那凶恶的战爭发生恋爱的时候了,如果你是有点儿胆量的話。 你赶快到各处去找我們的头領們,催他們来給薩耳珀冬作掩护。 然后你自己也拿枪守卫着我的尸体。現在我倒在这里,阿开亚人的船舶旁边,如果你让他們来把我身上的鎧甲剝了去,那你今生今世想起我来的时候都要慚愧得抬不起头的。那么,你尽你的力量支持下去吧,并且要使得我們所有的每个人都加入战斗。"

薩耳珀冬不再說下去了,因为死已經盖上了他的眼睛,截断了他的呼吸。 帕特洛克罗斯一只脚踩住他的胸口,从他的肉里拔出了那支枪。 那横膈膜跟着枪一起出来;他把那个枪头和那个人的魂灵一齐拔了出来了。 靠近那地方,一些密耳弥多涅斯人拉住了薩耳珀冬的两匹在喘气的馬,因为那两匹馬看看它們的战車失去了它的主人們,显得有些恐慌了。

格劳科斯听見薩耳珀冬的叫喚,不由得发起慌来。 他明知道自己是沒有能力去帮助他的,心里难过得像被絞一般,同时拿一只手牢牢抓住他那一条坏了的胳膊,那是他在攻打阿开亚人壁垒的时候被透刻洛斯为救同伴們的性命拿箭射中过的,現在还痛得非常厉害。于是他向射神阿波罗禱告起来:"請听我,爷爷,无論你是在呂喀亚的富饒地面上或是在特洛亚,因为一个人像我这样落难的时候,你是无論在哪儿都听得見他的。 請看我身上的重伤吧。我的胳膊疼得要命;我的血再也不肯停;我的肩膀麻木了;我是拿不穩枪的,不能去跟敌人战斗的。可是現在我們的最好的人被杀了,就是宙斯的儿子薩耳珀冬。 宙斯可連自己的儿子也不管了,所以我只得向你阿波罗爷爷来請求,治好我

的伤，止了我的痛，給我力气去会合我的同伴們并且替我們这位死了的国王守卫遺体。”

福玻斯·阿波罗听見了他的禱告，立刻就止住了他的痛，让他那个严重伤口里的黑血干掉了，并且拿力气去装滿他的心。格劳科斯感覚到这种帮助，知道那位大神已經听見他的禱告了，心里非常高兴。他立刻去找所有呂喀亚的头領們，劝勉他們都到薩耳珀冬的周圍来集合。然后，他又迈着大步去找特洛亚人，見到了潘托俄斯的儿子波呂达馬斯和高貴的阿革諾尔。他又找着了埃涅阿斯和那滿身銅装的赫克托耳。他跑到他們跟前去請求他們帮助。“赫克托耳，”他說道，“你把你的盟軍完全忘記掉了，他們是远远离开了他們的亲人和本国到这里来替你送性命来的。你至少是并不热心要帮助他們。呂喀亚披甲战士的領导者薩耳珀冬已經死在那儿了。他是呂喀亚国土的公正而有力的保卫者，現在那滿身是銅的战神拿帕特洛克罗斯的枪把他刺倒了。請去帮他守卫吧，我的朋友們。如果那些密耳弥多涅斯人要替那些被我們打死在船边的达那俄斯人报仇，竟把薩耳珀冬的武装剝了去，并且褻瀆了他的尸体，你想想看該够多么的羞辱”。

特洛亚人听見这个消息都非常伤心，竟覚得不能容忍。薩耳珀冬虽然是个外国人，却曾經做过他們这个城的一座堡垒，而且是他帶給他們的那一支大軍的最最优秀的战士。他們的悲伤无可遏止了。大家都急乎要替他报仇，就向达那俄斯人一直扑过去，怒不可遏的赫克托耳給他們带头。

这时候，那个墨諾提俄斯之子胸口多毛的帕特洛克罗斯正在激励达那俄斯人。他从两个埃阿斯开始，其实他們是不大需要别人激励的。“我的爷們，”他說道，“让我这个消息来加健你們两位对于战斗的胃口，以便你們跟平时一样出力，或者比平时

更加出力。薩耳珀冬死在那里了。他是第一个来攻打阿开亚人的壁垒的。我們且看能不能把他的尸体搶过来汚辱一番，并且剝掉了他的鎧甲，他的朋友要来保护他，就把他們砍成一段段。”

等不到帕特洛克罗斯說这一番話，他們早就已經逐逐欲試了。現在两軍都已加强了陣容，于是一边是特洛亚人和呂喀亚人，那边是密耳弥多涅斯人和阿开亚人，在薩耳珀冬的尸体上头会合成了一場喊杀連天的大战。人們身上的鎧甲震得琅琅响起来，宙斯又把整个战場都变得天昏地黑，使得他这爱子身上的这場爭夺战显得格外可怕。

开头的时候，特洛亚人是擋得住那些眼睛閃亮的阿开亚人的，以致阿开亚人丧失了密耳弥多涅斯部队中的一个最好的人，豪勇的阿伽克勒斯的高貴儿子厄珀勾斯。这人曾經做过部得翁优美城市的統治者，因杀了亲族中的一个貴人来投奔珀琉斯和忒提斯，他們就叫他跟那冲鋒陷陣的阿喀琉斯到这产馬地伊利翁来跟特洛亚人打仗了。当时他剛剛抓住了那个尸体，显赫的赫克托耳就拿一块石头打中了他的腦袋。他的腦壳在他那个沉重的头盔里面被打成了两半拉，他就仆倒在那个尸体上头，勾魂的死就把他包裹起来了。帕特洛克罗斯因他这个伙伴的丧失大为着惱，立刻冲出前綫来，快得如同一只老鷹冲散一陣鴿鳥和椋鳥。当时那駕馬的能手帕特洛克罗斯怒不可遏了，的确就像这样扑上呂喀亚人和特洛亚人去的。他拿一块石头打在伊泰墨涅斯之子斯忒涅拉俄斯的脖頸上，打断了他的筋肉。經他这一下冲杀，特洛亚人的前綫連同那显赫的赫克托耳本人都不能不退却了。

但是他們因受阿开亚人的压迫而退却，只不过退到一个人在比賽的时候或是跟渴血的敌人在战斗的时候尽力投出一支长枪去的那个距离。呂喀亚盾牌兵的头領格劳科斯第一个站住。

他一掉轉头，馬上就杀死了卡尔孔之子英勇的巴堤克勒斯，他是在赫拉斯有一所房子的，而且是密耳弥多涅斯人当中最殷富的一个。当时巴堤克勒斯剛剛要追到格劳科斯，格劳科斯突然掉轉头一个反扑，拿枪打中他胸口中心，把他嘩啦啦的打倒在地上。这一个优秀战士的丧失是阿开亚人受到的一个重大打击，但是特洛亚人高兴了，当卽把他的尸体包圍了起来。

不过阿开亚人的声势并沒有消竭，他們仍旧使敌人感受到压力。現在輪到墨里俄涅斯来杀人了，杀的是特洛亚的披甲战士勒俄戈諾斯，俄涅托耳的英勇儿子，伊得山上宙斯的祭司，受民众的崇拜的。墨里俄涅斯打中在他的牙床和耳朵底下。他死得并不迟慢，馬上就被那不太可爱的黑暗淹沒了。埃涅阿斯要替他报仇，趁墨里俄涅斯在盾牌掩护之下大踏步走上来的当儿投了他一枪，滿望就能够投中。可是墨里俄涅斯是防备着的，身子一縮就把那枪头躲过了。那支长枪飞到他的背后插进土里去，枪杆不住簌簌地动摇，直等战神拿他的沉重的手来把它撳定。埃涅阿斯不由得大怒，向墨里俄涅斯喊嚷道："你也許是一个优秀的舞蹈家，可是我的枪要是打中了你，就要叫你永远不动了。"那著名的枪手墨里俄涅斯回答道："埃涅阿斯，哪怕你有这么大的能力，也不見得能够使得你所碰到的每个人都停止行动的。你也跟我們大家一样是俗骨凡軀，那么我也可以說，要是我拿一支鋒利的枪打中了你的肚皮，你也馬上就要把你的性命交給那騎神馬的哈得斯，把光荣交給我，无論你有多大的力气，多么的相信蛮干。"

偉大的帕特洛克罗斯听見了他这番話，就把他責备起来。"墨里俄涅斯，"他說道，"你是一个优秀的軍人，不該講这样的傻話的。相信我吧，朋友，那些特洛亚人正在守卫薩耳珀冬的尸

体，决不是几句粗話罵得开他們。他們非得等死一些人在地上才会走。战斗是得用行动来取胜的，会議室里才是用得着說話的地方。所以，現在咱們来打吧，不要再多說話了。”說着，他就在前面带头，墨里俄涅斯跟他一起走，威风凜凜像是一位神。

那些战士們身上的銅装和革具，以及他們那些坚靭的盾牌，因受劍劈和枪击而遍地发出克琅劈拍的巨响，仿佛站在山上远远听見森林深处樵夫在砍伐一般。那时候，那个可欽佩的薩耳珀冬已經从头到脚都被武器和血迹、灰尘所盖沒，无論怎样尖銳的眼睛也認他不出的了。那么些人包圍着那个尸体，就像春天牛場里滿滿盛着牛奶的桶子被无数的蒼蝇噌噌嗡嗡圍繞着一般。而在大家这样圍着薩耳珀冬的时候，宙斯那双閃耀的眼睛始終都看牢他們，不曾轉动过一下，同时在跟自己商量怎样杀死帕特洛克罗斯。經过了好久，他都委决不下来，还是就在这一場战斗里訛赫克托耳把他打倒在那神样的薩耳珀冬身上并且剝去他的鎧甲呢，还是容許帕特洛克罗斯再訛他的敌人多吃一些苦。末了宙斯才决定叫那高貴的阿喀琉斯的英勇侍从把特洛亚人和那滿身銅装的赫克托耳向城的方面赶回去，并且杀了他們許多人。因此他从赫克托耳身上先着手，叫他变成了一个懦夫。

赫克托耳跳上了他的战車，掉轉馬头来就跑，并且大声喊叫其他的特洛亚人都跟着他跑——他知道宙斯已經把那神圣的天秤撥得不利于他了。于是，連那些勇敢的呂喀亚人也站不住脚，大家一齐逃跑了。他們不是都看見了他們自己的王被刺在心口上头躺在死人堆里嗎？因为在宙斯布置好的这場激战里，有許多人倒在薩耳珀冬身上了。

这样，阿开亚人就能够去把薩耳珀冬身上那套閃亮的銅装剝下来了。那剛勇的墨諾提俄斯之子把它交給他的人，叫他們

送到樓船上去。但是那行云之神宙斯的事情还沒有做完。他掉轉头向阿波罗說道:"赶快,我的亲爱的福玻斯;你去把薩耳珀冬搶出了战場,等你把那黑血擦去了,然后带他到一个遙远的地点,在溪水里把他洗干淨,涂上了香油,用一件永远不坏的袍子把他包裹起来。然后,把他交給睡眠和他的孿生兄弟死神,他們就会尽快送他到那广闊而肥饒的呂喀亚国土去。在那里,他的亲族和臣僚会給他举行葬仪,并且按照对待死者应有的礼节,替他建造陵墓立碑石。"

阿波罗对他父亲的話不敢裝聾,就从那伊得山头降落到底下的紛扰場中去。他立刻把那高貴的薩耳珀冬从地上的枪支堆中檢起来,带他到一个遙远的地点,在溪水里洗过了,涂上了香油,拿一件永远不坏的袍子包裹好。然后他把他交托給睡眠和他的孿生兄弟死神去迅速运送,他們就很快的把他放落在那广闊而肥饒的呂喀亚国土上了。

这时候,帕特洛克罗斯向奧托墨冬和他的馬匹吆喝了一声,就上前去追赶特洛亚人和呂喀亚人了。他是一个傻子,这一来是犯了严重的錯誤了。假如他肯遵守阿喀琉斯的命令,他是可以避免死神来临的。但是宙斯的計謀胜过人类的計謀。只消一刻儿工夫,神就可以使得一个勇敢的人吃敗仗逃走,但是到了第二天,他又嗾使他去战斗了。現在呢,他使得帕特洛克罗斯勇敢过了度。

帕特洛克罗斯啊,当神們招你去走上死路的时候,誰是第一个,誰是最后一个,倒在你的手底下?阿德瑞斯托斯是第一个,还有奧托諾俄斯和厄刻克罗斯;墨伽斯的儿子珀里摩斯,厄庇斯托耳和墨兰尼波斯;还有厄拉苏斯和穆里俄斯和皮拉耳忒斯。这一些人都是帕特洛克罗斯給杀死的,其余的人幸而逃开了。他

那一支枪猛不可当，当时要不是福玻斯·阿波罗站在那建筑精良的城墙上热心帮着特洛亚人而使得他的功績落得一个凶恶的結局，那个高城門的特洛亚城早就已經陷落在他和那些阿开亚人的手下了。帕特洛克罗斯曾經三次攻上那堵高大城墙的一角，三次都被阿波罗用他的神手抵住他那閃亮的盾牌把他推下来。等到他第四次又像个恶魔似的攻上去，那位神就用一声可怕的吆喝喝止住他。“回去，”他嚷道，“我的帕特洛克罗斯爷！这些高貴的特洛亚人的这一个城并不是注定了由你的枪来占領的，就連那个比你强得多的阿喀琉斯也还不配呢。”帕特洛克罗斯听見了这几句話，怕要惹起射神阿波罗的忿怒，只得退出一大段路来。

这时候，赫克托耳已經在斯开亚門前面控制住了他那两匹奔騰的馬了。他一时委决不下来，还是重新冲进潰兵里面去战斗呢，还是命令他所有的部下都退进城去。他正在三心两意，福玻斯·阿波罗已經装做那剛勇而英挺的阿西俄斯的模样出現在他的身边了，原来阿西俄斯是那住在佛律癸亚的珊伽里俄斯河岸的底馬斯的一个儿子，赫卡柏的一个兄弟，因而就是赫克托耳的母舅了。那宙斯的儿子阿波罗就用这样的伪装去向他說起話来。“赫克托耳，”他問道，“你为什么要停止战斗，怠慢你的責任呢？你是一个比我强的人，我可恨不得比你强些！那我就馬上可以教訓你，让你悔悟規避战斗是沒有出息的事情。現在动身吧，用你那輝煌的双馬去追帕特洛克罗斯去吧。你还可以追得上他的，如果得到阿波罗保佑的話。”

那位神說完了話，重新回进人丛里去，显赫的赫克托耳就吩咐那剛勇的刻布里俄涅斯加鞭驅馬，投入战斗了。阿波罗混在人丛里面搞乱了阿耳戈斯人的陣势，让赫克托耳和特洛亚人占

了上风。但是赫克托耳对于其余的达那俄斯人都丢开不理，也没有杀过一个人，就策动他的两匹壮馬直奔帕特洛克罗斯。这边帕特洛克罗斯也就左手拿着长枪从战車上跳落地。他用那只空着的手抓起一块满手把大的尖稜稜的閃亮石头，一直走到赫克托耳面前用尽了力气向他扔去。这一扔并沒有落空，那块石头中在那个手里拿着繮繩在替赫克托耳馭馬的普里阿摩斯的私生儿子刻布里俄涅斯的額头上了。它把他的两条眉毛都打得粉碎，陷进了骨头，两个眼珠子掉到他脚下的尘土里乱滾。他就像个游泳人鉆水似的从战車上翻下来，交出了他的性命。

英勇的帕特洛克罗斯嘲笑他道："哈哈，这一个鉆水的姿势多好啊，看来是个老卖艺的吧！一个人能够从战車上翻得这样的好跟头，也一定能够从船上鉆进海里去摸螺子，无論什么天气都可以摸上許多来大吃一頓的。我还不知道特洛亚人里边有这样的鉆水好手呢。"說着他就向那高貴的刻布里俄涅斯扑上去，好像一个獅子在攻羊栏的时候胸口受了伤，替他自己的冒險行为做了牺牲者，因而暴怒了一般。帕特洛克罗斯啊，当时你也就像这样扑上刻布里俄涅斯去的。

那边赫克托耳也已經跳下战車，于是他們两个为着刻布里俄涅斯而战斗，仿佛山头上的两个獅子，一样的飢餓，一样的勇猛，在那里爭夺一头鹿的尸体一般。当时那两个战爭的巨匠，帕特洛克罗斯和显赫的赫克托耳，中間夾着个刻布里俄涅斯，企图拿殘酷的銅去裂开对方的肉，那情景也就像这样。

赫克托耳拿住了刻布里俄涅斯的头，始終不曾放过手；那一边的帕特洛克罗斯牢牢抓住他的脚；其余的特洛亚人和阿开亚人也都涌上来，当即形成了一場混战。随后就仿佛是东风和南风在一个山谷里起了冲突，把那些高大的树木一齐摧折，使得櫸

树、樺树和光滑的山茱萸树的长韌細枝彼此相軋轢而作巨响一般。也就像这样，那些特洛亚人和阿开亚人在那里互相扑杀。双方都沒有畏怯逃遁的意思。刻布里俄涅斯身边的地面上森竪着鋒利的枪和从弓弦上蹦跳出来的羽箭；許多大块的石头压上了那些在他周圍战斗的人的盾牌；而他却躺在那灰尘的漩渦里，虽然死了还是偉大的，却已沒有身任战車将士时的雄心了。

当太旧还在高高天顶的时候，一陣陣投来投去的枪互中了它們的标的，双方的人都不住的有死亡。但是等到他开始沉落，就是耕田的人从他犁上解下牛来的那个时光，阿开亚人就瞞过了命运，显出他們的优势来了。他們把那高貴的刻布里俄涅斯从許多武器和那些直声喊嚷的特洛亚人当中拖出来，剝掉了他身上的鎧甲。

但是帕特洛克罗斯还想要多杀几个人，就又冲进敌人里面去。他像瘋狂的战神似的大声吼着冲鋒过三次，每次都杀死了九个人。但是等到他第四次又像一个恶魔似的跳进去——阿呀，帕特洛克罗斯！——你的末日就在眼前了。在那战斗的中心，福玻斯——最最可怕的福玻斯——来和他会战了。帕特洛克罗斯并沒有看見他从潰軍里面走过来，因为那位神是拿一团濃雾包裹着来进行这种不友善的会見的。現在福玻斯·阿波罗已經站在他的背后了，就在他那闊肩膀上和脊背上打了一掌，打得帕特洛克罗斯的两只眼睛都从他的脑袋里面突出来，他那帶臉甲的头盔也被打落地。那个头盔克郎郎的滾到馬蹄底下去，它的羽飾染污了血和灰尘。当初这个帶羽的头盔給那神样的阿喀琉斯保护头臉的时候，从来不許一个人来把它打落尘埃里，現在它可落到了赫克托耳的手里了，宙斯不过訓他暫时戴几天，因为他自己的末日也已經很近。

还不止这样，連那一支长杆枪，带着那个銅头显得那么龐大肥重的，也在帕特洛克罗斯的手里粉碎了；他那带流苏的盾牌連同肩带从他的肩膀上落到地上了；那宙斯的儿子阿波罗王又把他胸口上的胸甲也毀掉。帕特洛克罗斯惊呆了；他那好模样的两腿不肯把他挪开去；他正迷迷糊糊的站在那儿，一个名叫欧福耳玻斯的达耳达尼亚人从他后面走近来拿一支鋒利的枪打中他两肩之間的脊背。这个欧福耳玻斯，潘托俄斯的一个儿子，是他那一輩中最好的枪手，又是脚力最健的，最能馭馬的，在这一場战斗里（这是他第一次作为一个战車将士来学习战爭艺术的），他就已經把二十个人从他們的战車上打下地来。現在他又是向英勇的帕特洛克罗斯第一个投枪的。但是他并沒有結果帕特洛克罗斯的性命；他等把那榫木杆的长枪从肉里拔出去之后，就逃回到人丛里去藏躲起来，因为帕特洛克罗斯虽然已經是光着身子，欧福耳玻斯也不打算站住和他战斗。这时候，帕特洛克罗斯既受了神的打击，又中了欧福耳玻斯的枪，已經是一点儿勇气都不剩，就想溜回自己的墨耳弥多涅斯人里面去逃命去了。

赫克托耳看見那偉大的帕特洛克罗斯負伤縮退出战場，就穿过队伍走到他的面前去，一枪打在他的小腹上，銅头一直往背后穿通。帕特洛克罗斯砰的倒下了，以致阿开亚的全軍都惊惶失色。这就好比一只难以制伏的野猪和一只獅子为了爭夺一条溪澗的水在山里狠斗多时而終于被獅子征服了似的。獅子究竟力气大，他的敌人到底气喘吁吁的吃他不住了。这样的，那墨諾提俄斯的英勇儿子自己杀了許多人之后，竟被普里阿摩斯之子赫克托耳在短射程內一枪打倒了，赫克托耳就以征服者的身份来对他說話。“帕特洛克罗斯，”他說道，“你以为你是可以打下我的城而把特洛亚的女人拿去做奴隶并且用船装到你自己本国

去的。你簡直是个傻子。为了要保卫她們，赫克托耳的快馬已經赶了来战斗，同时赫克托耳本人，我，好战的特洛亚人的最优秀的枪手，也站在这儿防止她們去做奴隶了。現在是，这儿的食肉鳥就要来吃掉你了。可怜虫啊，連那阿喀琉斯的强壯的臂膀也救不得你。那阿喀琉斯差你到这里来，他自己却躲在后面，当时他对你說的一番話是我想像得出来的。'帕特洛克罗斯，馭馬的能手，你不等把那杀人的赫克托耳胸口上的短褂打穿了并且拿他的血浸透它，不要回到樓船来見我。'他一定是这样对你說的，你就像个瘋子似的照他的話去干了。"

那英勇的帕特洛克罗斯对这番話怎么說呢？"赫克托耳，"他用一种虛弱的声音說道，"你趁可以夸口的时候尽管夸口吧。胜利是屬于你的，它是克洛諾斯之子宙斯和阿波罗給你的一种贈品。原是他們打胜了我的。这在他們是一桩容易不过的事情；他們把我身上的鎧甲剝去了。如果是赫克托耳来跟我对敌，哪怕来二十个也都倒在我的枪下了。杀我的人不是赫克托耳，而是那可恨的命运和勒托的儿子。随后又来了欧福耳玻斯那么一个人，你是第三个上了。可是你听着我这一句話，并且好好的考虑它。我可以賭呢，你也沒有多少日子好活的。那至尊的命运和死已經近在你身边，你就要死在那珀琉斯无双之子阿喀琉斯的手下。"

死截断了帕特洛克罗斯的話，他那脫离軀体的魂灵就飞向哈得斯之宫，一路痛哭着它的命运以及它留下来的青春和壯气。可是他虽然死了，那显赫的赫克托耳还是要跟他說話。"帕特洛克罗斯，"他說道，"你怎么能这么有把握的說我的末日就要到了呢？这种事情誰知道？也許那美髮的忒提斯之子阿喀琉斯要搶在我的前头在我枪下結束他的生命的。"

說完，他就一脚踩住帕特洛克罗斯，去从他創口里拔出那一支銅枪，及至枪头拔出来，仍旧讓他仰面躺倒在地上。然后，一刻儿都不停留，他拿着同是那一支枪去追逐珀琉斯的捷足儿子的高貴侍从奧托墨冬。他是急急乎想追着他的。可是奧托墨冬已經由上天贈給珀琉斯的那两匹迅速的天馬带出了險境了。

XVII

帕特洛克罗斯遺屍上的爭夺战

阿瑞斯的寵人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俄斯很快就注意到帕特洛克罗斯被特洛亚人打倒了。他穿着一身閃耀的銅装，急忙跑过前队去跨騎在他的屍体上，仿佛一头暴躁的母牛跨騎着她剛剛养出世来的第一头牛犢子一般。也就像这样，那紅头髮的墨涅拉俄斯站在帕特洛克罗斯身上，拿他的长枪和圓盾掩护着他，准备着誰走上来都要杀。但是那个手里拿着樺木杆枪的潘托俄斯之子欧福耳玻斯对于那无双的帕特洛克罗斯的屍体也很感兴趣。他就走到近旁来，对那好战的墨涅拉俄斯說道："我的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俄斯王爷，請你退下去，留着这个死人和他的血污武装吧。在这一場战斗里，我是特洛亚人和他們的盟軍里面第一个拿枪打中帕特洛克罗斯的。讓我享受我在特洛亚打胜仗的荣誉吧，不然的話我就要向你投枪，送掉你这条宝貴的性命。"

紅头髮的墨涅拉俄斯听了那人的話不由得大怒。"父宙斯，"他嚷道，"你曾經看見过这样的傲慢态度嗎？我們都知道豹子和獅子是有勇气的，还有那凶猛的野猪，是最最高傲而自負的野兽，可是比起这些拿樺木杆枪的潘托俄斯的儿子們的这种气燄来，似乎都算不得什么了呢！可是那馴馬的許珀瑞諾耳曾經来

侮辱我、惹恼我，就不能再活下去享受青年的快乐了。他曾經說我是达那俄斯的战士里面頂頂不中用的一个。可是我似乎記得他并不是用他自己的两只脚跑回家去跟他的爱妻和双亲欢聚的。現在你如果敢来惹我，我就要跟对付他一样断送你的青春。赶快回到那些流氓当中去吧，不要来惹我，不然的話你要后悔不及的。見机太晚就是莫大的愚蠢。”

但是欧福耳玻斯并沒有被他吓退。“你不要夸口，墨涅拉俄斯，”他反駁道，“今天你就要付出我那被你杀死的兄弟的代价了。你留下他的妻子孤孤凄凄的在她的新房里做孤孀，你又使得他的父母一徑在流泪悲伤，但是我如果把你的脑袋和鎧甲带回家去放到潘托俄斯和佛戎提斯夫人的手里，那也还可以安慰那不幸的两老的。咱們的事情馬上就可以解决。一場迅速的战斗就見出个你死我活来了。”

說着他就一枪打在墨涅拉俄斯的圓盾上。但是那个銅头并沒有穿过去，枪尖被那坚强的盾牌彈了回来了。于是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俄斯一面向父宙斯禱告一面舞动他的枪。他趁欧福耳玻斯往后倒退的当儿一枪刺中他咽喉的下部，并且牢牢拿住枪杆儿，把全身的重量都压了上去。那个枪头一直穿透了那人脖頸上的嫩肉。那人的头髮是跟美惠女神一般可爱的，平时他都一綹一綹的用金銀絲纏束着。現在一切都浸飽血了，他像一棵幼树似的躺倒在那里。譬如一个园丁拿了根橄欖树的秧，找个空曠地方栽种着，让它可以多吸收水分，那根树秧长成一棵优美的幼树，在一陣陣的微风里面摇曳着，并且已經开出白花来。誰知一天忽然刮起了一陣狂风，把它連根都拔起，直挺挺的推倒在地上了。也就像这样，那潘托俄斯的儿子，拿棵木杆枪的欧福耳玻斯，直挺挺的躺着在那里，让那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俄斯来

剝他的武装。

沒有一个特洛亚人敢走近那显赫的墨涅拉俄斯。他好像是一头山里的獅子，仗着自己有力气，在一个正在吃草的牛群里扑杀頂頂好的一头小雌牛。他拿他那有力的爪折断了她的脖頸，然后把她一块块的裂开来，連她的血和內脏一齐吞下去，当时在他的周圍，那些猎人和他們的猎狗正在大声喊叫，可是都远远的站开——他們实在害怕他，怎么样也不敢近他的身的。也就像这样，那阿特柔斯之子要去剝欧福耳玻斯的鎧甲，本来并不难，可是福玻斯·阿波罗舍不得把那套輝煌的鎧甲交給他，就叫赫克托耳像那凶暴的战神似的来攻击他了。阿波罗装做一个名叫門忒斯的喀孔涅斯人的头領的模样，走到赫克托耳面前去說道："赫克托耳，你为什么一心一意要去追阿喀琉斯的馬匹呢？那些馬是很难控制的，很难驅策的，除了那珀琉斯的儿子之外不是任何凡人所能駕馭的，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个女神。当你在追这个鬼火的时候，那剛勇的墨涅拉俄斯站在帕特洛克罗斯的屍体旁边杀了特洛亚的最好的人了。那潘托俄斯的儿子欧福耳玻斯永远不再战斗了。"

那位神說完話，就重新回到战斗的中心去，把个赫克托耳伤心得整个灵魂同被絞一般。他从队伍里面远远看过去，一点都不錯，他看見那两个人了：墨涅拉俄斯正在剝那輝煌的武装，躺在地上的欧福耳玻斯伤口里还在淌血。他就大喊一声冲过前綫去，一路閃耀着他那身輝煌的銅装，如同匠神火炉里的永远不熄的火燄。墨涅拉俄斯听見了他的吶喊，馬上就知道是誰。他覚得惊吓起来，立刻跟他那个不可制服的灵魂商量办法。"我怎么样好呢？"他着急得問他自己道。"要是我丢开了这套漂亮的武装，并且丢开了这个因替我报仇雪恨而死在这里的帕特洛克罗斯的

屍体，那是无論哪个达那俄斯人都要看我不起的。但是我如果为着荣誉，独个人去跟赫克托耳和特洛亚人打起来，那我八成儿是要被他們打倒的，因为那个閃亮头盔的赫克托耳背后有那么些特洛亚人啊。不过我为什么要去討論这一点呢？一个得不到神們保佑的人，如果决定要去跟一个得到神們寵爱的人战斗，他是准要遭殃的。那么，达那俄斯人要是看見我輸給那个有神們作后盾的赫克托耳，也就怪不得我了。而且，我要是找得着那个偉大的埃阿斯，那么，即使天意不順着我們，我們也还是可以上前去再作抵抗，替我們的阿喀琉斯王子保下那个屍体来，这是无論如何有些益处的。”

他正在进行这样的內心辯論，那边特洛亚人已經由赫克托耳率領着向他冲上来了。墨涅拉俄斯丢开了屍体，掉轉头就跑，但是他一路跑一路不住回过去看，譬如一头有胡子的獅子，被牧人們和他們的猎狗拿着枪鼓譟着从羊栏里赶出来，雄心里面不免带几分恐惧，可是实在大不愿意离开那个农場的。当时那紅头髮的墨涅拉俄斯从帕特洛克罗斯的屍体边撤退下来，也就是这样的情景。但是他一到达自己的部队，就馬上掉轉头站住，四处看着要找那偉大的忒拉蒙之子埃阿斯。随后他就看見他了，在那边左翼，正在劝勉、鼓励他的人，因为那些人都已經被福玻斯·阿波罗装滿了神秘的恐惧了。墨涅拉俄斯跑着上前去，当即跑到埃阿斯身边。“埃阿斯，我的朋友，”他說道，“跟我到那边去替那死了的帕特洛克罗斯給他們一个打击吧。咱們至少还可以替阿喀琉斯保下那一个屍体，虽然它已經被剝得精光。至于那鎧甲是保不住了，已經被赫克托耳拿了去了。”那英勇的埃阿斯被他这番求告所感动，他跟紅头髮的墨涅拉俄斯就一齐通过前綫动身了。

赫克托耳正在拖帕特洛克罗斯的屍体。他已經把他那套高貴的鎧甲剝光，現在正要拿他的快劍砍他的腦袋，并且要把他的身体拖出去喂給特洛亚的狗吃。但是等到埃阿斯拿着他那堡垒一般的盾牌走上来，赫克托耳就悄悄的逃开了，重新混进他的部队里面去，并且跳进了他的战車。他把那套剛剝下来的美丽鎧甲交給一些特洛亚人去送进城去，希望这件战利品增加他在城里的荣誉。这时候，埃阿斯已經拿他的广闊盾牌把帕特洛克罗斯掩护起来，站在那里准备作困斗，好比一头獅子帶領一群小獅走过树林的时候遇見了猎人，就在那些无能为力的小动物面前站住了，气咻咻的表示抗拒，并且垂下眉毛来遮蔽住他的眼睛。当时埃阿斯去站到帕特洛克罗斯面前，也就有这般情景。跟他站在一起的还有那阿瑞斯的寵人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俄斯。他心里的悲伤一刻刻的在增漲。

呂喀亚部队的領导人希波罗科斯之子格劳科斯对赫克托耳覚得不高兴。他給了他一个怒視，并且去把他責备起来。“赫克托耳，”他說道，“你在示威的时候是頂漂亮的，战斗起来可并不中用。你徒有虛名，到底还是个懦夫。你且問問自己看，如果沒有别人来帮助，单靠你們特洛亚本地人，你打算怎样保全你的城市和堡垒；因为呂喀亚人已經看穿了，哪怕他們天天跟敌人拚命，也是得不到荣誉的，現在他們沒有一个人愿意为着特洛亚去跟达那俄斯人战斗了。就像那薩耳珀冬，他是你的客人和战友，你竟那么漠不关心的让他像个烂屍体似的落到阿耳戈斯人手里了，那么部队里面的人碰到危急的时候，誰还指望你去救他呢？想那薩耳珀冬未死的时候，也曾給你和你的城市出过不少力，你可沒有勇气去救他，竟让他去喂狗去。所以現在要是我对呂喀亚人有点儿势力的話，我們就回家去了。那么，特洛亚就得完

蛋。因为，特洛亚人如果是真正有勇气的，真正具备着卫国将士所应有的那种敢跟敌人去肉搏的无畏精神的，那么我們应該馬上就把帕特洛克罗斯拖进伊利翁去了。如果那个人的屍体能够从战場上拿出来，把它放到普里阿摩斯王的大城市里去，那么阿耳戈斯人立刻会把薩耳珀冬的輝煌鎧甲送回来，我們也可以把他的屍体送进伊利翁去。这是死者的身份問題啊；帕特洛克罗斯是阿耳戈斯营中一个指揮最好部队的最大将領的侍从。可是你并沒有給我們办到这一点。你听見了敌人的吶喊，就不敢去会那獅子心腸的埃阿斯，不敢去对他正視，不敢去跟他見个雌雄，就因为他强过了你。”

那头盔閃亮的赫克托耳怒气冲冲的看了他一眼。“格劳科斯，”他說道，“我大大的吃惊了，想不到像你这样一个人竟会这样的莽撞。我一徑都以为你是那肥饒的呂喀亚整个国土里的最聰明的人，現在你說出这样的話来，竟当我是不敢去抵敌那大个儿埃阿斯，那我是完全看錯了人了。你得相信我，战斗和战車的声音是吓不倒我的。不过我們都是那戴法宝的宙斯手中的傀儡。只消一刻儿工夫，宙斯就能使得一个勇敢的人吃了敗仗逃开去；到了第二天，同是这一位神又要嗾使他去战斗了。可是現在你耐着性子，我的朋友；你且站在我旁边看着我干，看我是要像你所說的做懦夫做到底呢，还是能够阻止那些凶猛的达那俄斯人，不让他們为着帕特洛克罗斯的屍体再打下去。”

然后他大声地向他的部队发命令。“特洛亚人，”他嚷道，“呂喀亚人，还有你們爱肉搏战的达耳达尼亚人；勇敢些，我的朋友們，用出你們所有的力气，我要去換上阿喀琉斯的鎧甲了，就是我从我杀死的帕特洛克罗斯身上剝了来的那一套。”

說完，他就离开了战場，去追赶那些把珀琉斯之子那套著名

鎧甲送到城里去的人。不多会儿他就追上他們了，因为他們去得不多远，而他又是跑得很快的。于是他在一个为那悲惨的战斗所及不到的地点更換他的武装，一面叫他那些好战的特洛亚人把他自己的一套鎧甲送到神圣的伊利翁去，一面就把阿喀琉斯那套永远不坏的戎装穿起来。这一套装备，本来是天上的神送給他的父亲珀琉斯的，珀琉斯老了傳給他的儿子穿。可是这个儿子是注定了不能穿着他父亲的鎧甲到老的。

行云之神宙斯远远看見赫克托耳穿上那神样的阿喀琉斯的鎧甲，就摇摇头对他自己說道："不幸的人！你不知道你的死期已經多么近，倒穿上了一个人人見了都害怕的威武战士的永远不坏的鎧甲。而且他那个伙伴，那个勇敢而可爱的帕特洛克罗斯，是你把他杀死的，是你用你那双不恭敬的手从他身上剝了那鎧甲去的。好吧，偉大的威力暫时属于你。可是你必須付出它的代价。你將沒有从战場上回家去的时候了，安德洛瑪刻將永远不能从你手里接到阿喀琉斯那套光輝的鎧甲。"那克洛諾斯之子垂下眉毛来确定他这番思想，并且使得那套鎧甲舒舒适适的穿在赫克托耳身上。

这时候，那可怕的战神的那种野蛮精神进入了赫克托耳的心，他的四肢百体都充滿了力量和銳气。于是他震天响的一声吶喊，閃耀着那獅子心腸的阿喀琉斯的鎧甲，出現在全軍的陣前。为要激起那些將領們的精神，他一个个的跑上去对他們說話：对墨斯特勒斯和格劳科斯；对墨冬和忒耳西罗科斯；对阿斯忒洛派俄斯，得塞諾耳和希波托俄斯；对福耳庫斯和克洛弥俄斯和占卜师恩諾摩斯。他又对他們发表演說去激发他們，他說道："你們大家都注意听我的話，我的盟軍和邻邦的友軍。我从你們自己的城市里把你們召集到这里来，并不是要你們来湊湊人数。

我所需要的是那种自自愿愿为保卫特洛亚的妇女和儿童而跟那些凶猛的阿开亚人去战斗的人。我为了这个目的，才挖空了我們自己人的财富来給你們一切的供应，来提高你們的战斗精神。那么，向敌人直扑上去吧，你們每个人，去拚个你死我活！那里就是一个軍人的归宿处。如果有人能够打退那埃阿斯，把帕特洛克罗斯的屍体拖进特洛亚人的陣地，我将把战利品分給他一半，自己留一半，好让他跟我平分这一个荣誉。”

他們响应着这个号召，就都举起枪来用出全身的力气扑上了达那俄斯人，满望能够从忒拉蒙之子埃阿斯手里夺去那一个屍体。可是他們上了赫克托耳的当了；埃阿斯正要在帕特洛克罗斯的屍体上头送掉好些条性命呢。不过那时他正掉轉身子向那大声吶喊的墨涅拉俄斯說道：“我的朋友，宙斯的寵子墨涅拉俄斯；我剛剛想起，你和我是永远不能从这一場战斗里平安回家的了，更不用說这个屍体。事实上是我倒不怎么替这个屍体担心，因为它反正就要拿去喂飽特洛亚的狗和鳥的；我所担心的是我自己和你，你看那边赫克托耳已經像一陣黑云似的卷上咱們来了。死神已經睜大眼睛对面看着咱們了。赶快！你向达那俄斯的头領們叫叫相救看。也許会有人听見的。”

那大声吶喊的墨涅拉俄斯依着他的話，就震天响的向达那俄斯人叫起相救来。“朋友們，”他叫道，“阿耳戈斯的将領們和参贊們；你們是跟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門农和墨涅拉俄斯在一起由公家的費用供給喝酒的；你們是分担着高級指揮的，并且由宙斯賜給你們尊号和王位的；現在战斗非常的混乱，我不可能一个个来挑选你們。你們不要等我叫出了名字，每一个人都上前来吧。你們得要想一想，如果帕特洛克罗斯被伊利翁的狗拿去当玩具，那是不名誉的呢。”

俄伊琉斯的儿子捷足者埃阿斯对于这一番話是每个字都听見的，他就第一个打那混战場中向墨涅拉俄斯跑去。跟着他去的是伊多墨紐斯和伊多墨紐斯的那个能与杀人的战神匹敌的侍从墨里俄涅斯。至于其余跟着来增援阿开亚陣綫的人，有誰能記得尽他們的名字呢？

特洛亚人由赫克托耳領导着，作成密集陣势冲上来，那一片喊杀之声就像一个巨大的波浪碰着一条漲水河流口的急流而两边的海岬响应着那內侵的海的怒吼似的。但是那些阿开亚人大家一条心的和他們对抗，拿他們的銅盾造成一道籬笆团团圍住帕特洛克罗斯。此外，克洛諾斯之子又在他們那些閃亮头盔的周圍布着一层濃雾。他在帕特洛克罗斯生前替阿喀琉斯做侍从的时候本来就跟他沒有仇恨，現在他也不忍让特洛亚的狗去把他当烂肉吃。所以，他就鼓起他那些战友的勇气来保卫他了。

起先，特洛亚人是把那些眼睛閃亮的阿开亚人打退的，阿开亚人只得丢开那个屍体让步給他們。尽管这样，那些傲慢的特洛亚人費尽力气也沒有能杀死一个阿开亚人。只是他們开始把那屍体拖开去了。不过阿开亚人是不会让它长久落在他們手里的。那埃阿斯馬上就把他的部下重新集合起来了，他在达那俄斯人軍中除了那无双的珀琉斯之子之外是仪表最漂亮的，也是行动最英勇的。他通过了前綫冲出去，那势道之猛，好比山里头一只困斗的野猪，一个反扑就把所有的猎狗和猎人一齐赶下山谷去。当时那傲慢的忒拉蒙之子显赫的埃阿斯也就像这样的冲进特洛亚人的队伍里面去，把那些圍着帕特洛克罗斯正在打算要由他們拖进城去取得光荣的人一齐赶散了。

珀拉斯癸亚人勒托斯的高貴儿子希波托俄斯拿他的肩带繞着帕特洛克罗斯脚踝上的筋，正拿着那一只脚把他拖过那战斗

的人群。他是希望去向赫克托耳买好的。可是他倒給他自己买了个不好来了，因为他馬上就要遭难，而且他的朋友們无論怎样好心都救不得他。忒拉蒙的儿子从人丛里向他奔上去，打穿了他那个带銅兜的头盔。那个戴羽的头盔受到那支沉重的枪和它背后那只大手的打击，就被枪头裂开了，那人的血和脑浆从伤口里通过臉甲淌出来。希波托俄斯倒在地上了。他让那偉大的帕特洛克罗斯的那只脚从他手里落到了地上，而他也就追上那只脚去仆倒在尸体上头。当埃阿斯的枪給他送命的时候，他是远远离开那土地肥厚的拉里薩的。他的生命太短了，現在他再也不能报答他父母的养育之恩了。

在这个当口，赫克托耳掉轉身子向埃阿斯投去一支閃亮的枪。但埃阿斯是防备着的，剛剛閃过了，那支銅枪中在一个叫做斯刻狄俄斯的人身上，他是英勇的伊菲托斯的儿子，福喀斯最好的人，一个住家在帕諾剖斯著名城市的有力量的王子。赫克托耳打中他在鎖骨中心的底下。那銅枪头从他肩膀底下穿出去。他砰的一声倒下了，他的鎧甲在他身上震得琅琅响。这一边，埃阿斯趁維諾普斯的剛勇儿子福耳庫斯跨騎着希波托俄斯的当口，笔正打中了他的肚皮，打破了他胸甲上的銅片。那个枪头把他的肚腸打出来，他就倒到尘埃里去扒地面了。特洛亚人的前綫和显赫的赫克托耳本人都吓得往后倒退，阿耳戈斯人就欢呼着把福耳庫斯和希波托俄斯的尸体拖出来，剝掉了他們身上的鎧甲。

这时候，特洛亚人是打敗了，丧胆了，要不是阿波罗去把埃涅阿斯鼓动起来，他們是竟可以被那些得胜的阿开亚人一直打退到伊利翁去的，因为阿开亚人凭他們自己的奋勇和努力，竟已超出了宙斯的計划得到大大的胜利了。当时阿波罗装做一个傳

令官的模样，那人是厄皮托斯的儿子珀里法斯，从前給埃涅阿斯的老父当傳令官一直当到老，跟埃涅阿斯是向来都很投机的。这样伪装着，那一位神就去向埃涅阿斯打招呼，对他說道："埃涅阿斯，要是天意眞的不順着你們，你們怎么能够希望保全伊利翁的城堡呢？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并不去管宙斯的意向，专靠他們自己的力气、勇气和人数救出他們的国家来的。不过宙斯是在咱們这边的呀！他愿意咱們去打敗达那俄斯人。你呢，可給他們吓昏了，不肯去打了。"

埃涅阿斯朝他臉上看了看，認出他是射神阿波罗。他就向赫克托耳大喊一声。"赫克托耳，"他嚷道，"以及你們特洛亚和盟軍的所有司令們；要是让那得胜的阿耳戈斯人把我們当做懦夫似的赶进伊利翁去，那是可耻的呢。而且，剛才有一位神来告訴我，那最高的主謀神宙斯仍旧是咱們这边的盟軍。所以，咱們一直冲上达那俄斯人去吧，且看他們会不会明白，要把帕特洛克罗斯的尸体拿到他們船里去是并不太容易的。"

說着，他就奔上前去到那最前列的战士的一直前头去站着。結果是，特洛亚人都掉轉头来面对着阿开亚人了。于是埃涅阿斯投出他的枪，中在阿里斯巴斯之子勒俄克里托斯身上。这一个人是呂科墨得斯的英勇的随从，那威武的呂科墨得斯看見他倒下了覚得很难过。他就跑到他旁边去站住，飞出他的明晃晃的枪，打中了一个头領——希帕苏斯之子阿庇薩翁——横膈膜底下的肝脏，就把他打倒地上了。阿庇薩翁是从肥饒的派俄尼亚来的一个人。事实上，他是派俄尼亚人当中除了那个堪与战神匹敌的阿斯忒洛派俄斯之外的第一个好战士；阿斯忒洛派俄斯看見他倒下了覚得很难过，就亲自向达那俄斯人猛冲起来。可是他已經太晚了，冲不出什么效果来了。达那俄斯人已經用

他們的盾和枪构成了一道篱笆把帕特洛克罗斯团团圍住。魁梧的埃阿斯已經四周圍巡視过一遭，并且对大家发过严厉的命令了。不許一个人从尸体旁边退却，也不許一个人离开那个圈子上前去战斗。大家都得靠近帕特洛克罗斯并且彼此相靠近。

埃阿斯这种战术的一个結果是，大地被染紫了血，人們一堆一堆的倒下来，特洛亚人和他們那些傲慢的盟軍把他們的尸体去跟达那俄斯的死人混在一起。因为达那俄斯人也并不是在打不流血的仗。可是他們丧失的人比較少得多。他們一徑都在互相提醒他們应負的責任，而且在那样的紛乱当中，朋友和朋友是彼此相救的。

因此，那一場战斗激烈得同火一般，而且你不会相信太阳和月亮还在担当他們的任务，因为那些精銳部队正在爭夺帕特洛克罗斯尸体的那一部分战場是被一陣雾籠罩着了。但是在别处，特洛亚人和阿开亚的战士正在清明的天空底下舒舒适适作战斗。明亮的阳光普遍地照着，无論平原上面、山头上面都看不見一朵云。战斗是散散漫漫的，双方維持着相当的距离，都不过是閃避对方的投枪罢了。只有在这个中心，在那濃雾里，敌人逼得那么紧，身上的鋼装压得那么沉，那些阿开亚的最好的人正在大大的吃苦。同时竟有两个人，那著名的特剌緒墨得斯和安提罗科斯两兄弟，連那无双的帕特洛克罗斯被杀这桩事情还沒有知道呢。他們当他还是活着的，正在两軍接触的綫上跟特洛亚人作战斗。因此他們留在他們自己那一部分战場上，給他們那一队人防备着不測的威胁，这是涅斯托耳送他們从黑皮船去上战場的时候嘱咐过他們的。

但是那一場从捷足的阿喀琉斯的高貴侍从身上开始的恶战，整天都是那么的紧張，双方战士的膝上、脚脛上和脚上，乃至

于手上、眼睛上，都因出力而不住的直淌汗。在那一片有限的地面里，他們把那个尸体拖去拖来，好比一个制革匠人把一張浸飽了油的大牛皮交給一群人在那里伸直似的。那一群人一个圓圈的站着，拿着那張皮，許多只手一齐拽，直要拽到每个部分都紧張，油吸进去把水份挤出。当时双方的人都抱着大大的希望，特洛亚人是要把帕特洛克罗斯拖进伊利翁去，阿开亚人是要把他带回到楼船。結果是，那个尸体上头发生了一場非常激烈的肉搏，就連那以战爭为业的阿瑞斯或是雅典娜在他們最最想打的时候看見了也不会覚得不高兴的。这就是那天宙斯在帕特洛克罗斯尸体上头派給人和馬的一番辛劳和痛苦。

一直到現在，那高貴的阿喀琉斯对于帕特洛克罗斯的死还不曾得到一点儿消息。他們是远远离开那些华貴的船舶在特洛亚的城墻底下战斗的，阿喀琉斯也从来沒有想起过帕特洛克罗斯竟会被杀。他总以为他是一直追到城門口去了，但是到了那里就会平安无恙回来的。他万料不到帕特洛克罗斯沒有他在一起就会去攻城，而且即使有他在一起，帕特洛克罗斯也决不会干这样的事。因为他自己的母亲常常把那全能的宙斯的計划秘密告訴他，說这样的事情是决然不会有的。可是这一回，关于他丧失了他的最最亲爱的朋友这桩可怕的事情，他的母亲并沒有来給他透露消息。

这时候，在那个死人的上头，那一些人正拿着鋒利的枪扭成一場永远不会結束的战斗，在那里互相殘杀。那些身披鎧甲的阿开亚人覚得他們要是退到楼船方面去，他們的名字就要蒙羞辱。他們对自己的人說道："朋友們，要是我們竟让那些馴馬的特洛亚人把这个尸体拖到他們城里去，那么最好是由那黑色的大地就从我們立脚的地点来吞下我們，"在那边，特洛亚人也有

同样的感想。“同伴們，”他們中間有个人說道，“即使我們大家都注定了要在这个尸体旁边被杀的，也一个人都不要后退。”这就是双方战士的感想和互相鼓励的話。因此这一个仗繼續打下去了，金属的震响之声通过了荒曠的天空，冲击到黃銅色的天頂。

离开战斗远远的地方，阿喀琉斯的那两匹馬自从得知他們的御者被那凶暴的赫克托耳杀死之后，就一徑在那里哭泣。狄俄瑞斯的剛勇儿子奧托墨冬用尽了方法了，不住拿响鞭子抽他們，哄他們，毫不客气的咒駡他們，那两匹馬既不肯回到船舶和广闊的赫勒斯蓬托斯那边去，也不肯跟着阿开亚人再进入战場。牢固得像一个死人坟墓前面植立的墓石，他們一动不动的站在他們那部华丽战車的面前，把他們的头一直垂到地上去。他們在悲悼他們失去的御者，热泪从他們眼睛里落到地上，他們的丰富的鬃毛从車軛两旁的垫子上垂挂下去，都被沾污了。克洛諾斯之子看見他們这样的伤心，覚得很可怜。他摇了摇头，对他自己說道：“可怜的畜牲！你們本来是不限年齡的，永远不死的，我們为什么要把你們送給那注定要死的珀琉斯王呢？难道我們是存心要你們去替那不幸的人类分担悲苦嗎？因为在大地上头呼吸和爬行的一切动物，沒有一样是跟人类一般苦惱的。有一桩事情我不愿意它实現：赫克托耳王子不能来駕馭你們和你們那部輝煌的战車。难道他們帶給他的那套武装和暫时的狂喜还不足够嗎？不；我要拿力气装滿你們的脚，拿勇气装滿你們的心，使得你們至少可以救出奧托墨冬，把他从战場送回樓船去。因为我的意思是要特洛亚人复元过来，把阿耳戈斯人一直打回樓船去，直到太阳落山，受福的黑夜出来干涉。”

說完，他就把新鮮的能力灌进了那两匹馬。那两匹馬抖擻

掉鬃毛上的灰尘，就带着那部快車奔騰着去加入特洛亚人和阿开亚人的战陣了。在他們的后面，奧托墨冬占着了战斗者的位置，虽則想起他的同伴不免有一陣伤心，却就像老鷹扑野鵝似的把他的战車冲进战陣去。他那两匹馬的速度使得他很容易避免那乱陣中的攻击，也很容易冲进人丛里去追逐敌人。但是他不能够把他追着了的敌人打杀。因为他独个人在那神圣的战車上，他覚得不可能一面馭馬一面动枪的。后来他自己那一队里有一个战友，莱耳刻斯之子海蒙之孙阿尔喀墨冬，看見他陷于困难，就到那战車后面来对他說道："奧托墨冬，是哪一位神夺去了你的神志，让你想出这种傻念头来的？你只一双手，怎么就来冲特洛亚人的陣綫呢？你难道不知道你車上的战斗者已經被杀，赫克托耳正穿着阿喀琉斯的鎧甲在那里大搖大摆嗎？"

"阿尔喀墨冬，"狄俄瑞斯之子奧托墨冬回答道，"你是能够制服和駕馭这些天馬的，沒有一个人及得你来，就只除了帕特洛克罗斯活着的时候，他是学过了天上的馭馬术的。可是他現在死了，走了。那么，你来拿住鞭子和这光滑的繮繩，好让我下去战斗。"說完，奧托墨冬就下車去了，阿尔喀墨冬跳上了那部迅速的战車，把鞭子和繮繩拿到手里。

他們被那显赫的赫克托耳看見了。他就轉过身子去对那剛巧站在近旁的埃涅阿斯說道："埃涅阿斯，特洛亚披甲战士的参贊，我看見我們那个阿喀琉斯的馬匹同着两个懦弱无能的战車将士进战場来了。我想我們是能够去把它們搶过来的，只要你肯給我做帮手。你和我去攻击他們，那两个人决然不会站住跟我們战斗。"

那安喀塞斯的勇敢的儿子是不会不愿意的；于是那两个人就拿牛皮上面鋪青銅的盾牌掩护着身体上前去了。克洛弥俄斯

和神样的阿瑞托斯也跟他們一起去，都滿望着杀了那两个人而把他們两匹高头馬赶回来。这是他們的幻想；他們不流些血是打不退奥托墨冬的。

这时候，奥托墨冬已經禱告过了父宙斯，他那勃勃的雄心已經容留不得懦弱和恐惧的了。他掉轉头来对他所信任的朋友阿尔喀墨冬說道："阿尔喀墨冬，把馬跟得我近些，让我的脊背感覚着它們的口气。我怕的是，如果赫克托耳自己不在陣前被杀死，那他那凶势就要沒有法子可以控制，一定要把咱們两个都杀光，并且跳到阿喀琉斯两匹长鬃馬的背后去，把阿耳戈斯人的队伍赶得紛紛逃跑为止的。"

然后他又向那两个埃阿斯和墨涅拉俄斯喊叫道："你們两位埃阿斯，阿耳戈斯人的司令，还有你，墨涅拉俄斯；来帮帮我們的忙，留下一些精鋭在那里守卫尸体、抵擋敌人吧。我們是活人，并且正处在这战陣的漩渦里，万分危急，那边赫克托耳和埃涅阿斯两个特洛亚的头等战士用出他們的全力向我們杀过来了。不过，一个人的幸运是誰也說不准的，我自己也正要試投一枪，把其余的事情交給宙斯去。"

說完，他就把他的长杆枪舞起来投了出去。那銅枪头中在阿瑞托斯的圓盾上，但是那盾牌擋不住它。它穿过盾牌，透过腰带，插进他肚皮里去，那人先往前一蹦，然后仰面倒下来，好比农場上的一头牛，被一个强壯的人拿着利斧从它角后劈进去，劈断了它的筋，它先往上一蹦然后倒下来一般。那支鋒利的枪在肚腸里顫抖了一陣，那人就死了。

然后，赫克托耳拿他的閃亮的枪投奥托墨冬。但奥托墨冬是防备着的，身子往前一仆就閃过那家伙了。那长杆枪落到他的背后插进土里去，枪杆的末端簌簌地抖个不停，直至战神拿他

沉重的手来把它撳定。这时候，双方几乎要拿起劍来互相砍杀，可是那两个埃阿斯已經从人丛里挨过来相救，这才把他們拆开。赫克托耳、埃涅阿斯和那高貴的克洛弥俄斯看見这么两个人到来，都吓得往后倒退，把个阿瑞托斯丢在那儿不管了。奥托墨冬就跳上去剝掉了他的鎧甲，并且不由得自鳴得意起来。“这样，”他說道，“总算給我一点安慰了，我那帕特洛克罗斯爷不算白死了，虽然我杀的这个人远不如他。”說完，他把那套血汚的鎧甲放进了战車，他自己也滿手滿脚都是血，像个剛剛吃完一头雄牛的獅子似的跳上了車。

帕特洛克罗斯周圍的战斗又起来了，这一回可眞是激烈的，殘恶的，因为这一回是有雅典娜撑腰的。原来那无所不見的宙斯已經变了心，就是他出主意叫雅典娜下来鼓励达那俄斯人的。她身上罩着一团灰白色的雾，好像宙斯挂到天空里来警告人类将有战爭或是将有大风为害农作和羊群的那种阴慘慘的虹一般，落到阿开亚的部队里来給与所有的人以新的斗志。剛勇的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俄斯恰巧是站得最近，她就第一个去向他招呼劝勉起来。她借的是福尼克斯的状貌，也借的是他那娓娓不倦的声音，說道：“墨涅拉俄斯，要是傲慢的阿喀琉斯的这个朋友竟被特洛亚城下的捷足的狗拿去吃，那是应該归罪于你的，也就是你的羞辱。所以，你得毫无所顧惜的硬挺下去，并且叫你的部下一齐战斗。”

“福尼克斯，我的可敬的老王爷和年高德劭的朋友，”那大声吶喊的墨涅拉俄斯說道，“我但愿雅典娜来給我力气，并且替我揩开了矢石。那么我是乐意为帕特洛克罗斯战斗的，他这一死本来就痛彻我的心了。但是赫克托耳的气燄高漲得如同烈火一般，他那支銅枪正所向无敌。宙斯愿意叫他得胜呢。”

闪眼的雅典娜听見墨涅拉俄斯首先是向她祈禱，心里就高兴了。她加强了他两肩和双膝的力气，又在他胸膛里种进了一个蒼蝇的勇气，因为蒼蝇极爱吃人血，无論一个人从他臉上把它撣开多少次，它也还要回来进攻的。墨涅拉俄斯被那女神每个孔竅都打足了这种无畏的精神，他就站在帕特洛克罗斯的尸体旁边投起他那明晃晃的枪来了。

有一个名叫波得斯的特洛亚人，是埃厄提翁的儿子。他是一个有財产、有教养的人，并且在特洛亚很得赫克托耳的寵幸——他們是在酒杯上头做起朋友来的。当时这一个人正动身要逃，被紅头髮的墨涅拉俄斯一枪打中了他的腰带。那枪一直穿过他的肚皮去，他就嘩啦倒下了。阿特柔斯之子把他的尸体从特洛亚人里面拖出来，交給了他的部下。

但是这时候，阿波罗又去把赫克托耳拉进来了。他装做了阿西俄斯之子淮諾普斯的模样走到他面前，这人是从阿彼多斯来的，是外国来的客人里面赫克托耳的寵人。“赫克托耳，”他对他說道，“要是你竟給墨涅拉俄斯吓倒了，从今以后阿开亚人还怕你什么？那墨涅拉俄斯本来不是一个了不起的战士，剛才他可独个人冲到我們陣綫里来拖了个死人走了。被他杀死的就是你的好朋友埃厄提翁之子波得斯，我們最好的人里边的一个。”

这个消息好像給赫克托耳一个致命伤，可是他照样閃耀着他那一身銅装冲出前綫去。就在这一刻，那克洛諾斯之子先拿云头把伊得山籠罩着，打下一个閃电来，跟着是大大的一声霹靂，同时把他那个亮晶晶带流苏的法宝搖开来，給特洛亚人以胜利，而使得阿开亚人大起恐慌。

玻俄提亚人珀涅勒俄斯第一个掉尾巴。他正不轉眼的面向着敌人，冲进短射程里来的波呂达馬斯一枪打中他的肩头上。

那一枪是掠过的，可也擦伤了骨头了。然后，赫克托耳也在逼近的距离内打伤了豪勇的阿勒克特律翁之子勒托斯，伤在手腕上，使得他不能行动了。勒托斯自己知道已經不再能够拿枪打敌人，只得向四下里看了看就开步走路。赫克托耳正上去追他，丟卡利翁之子伊多墨紐斯拿枪打在他的奶旁胸甲上。可是那支长枪打卯眼上折断了，引得特洛亚人都大喊起来。赫克托耳給伊多墨紐斯报复了一枪，其时伊多墨紐斯已經跳在一輛战車上。那支枪差一点儿沒有打中他，可是中在墨里翁涅斯的侍从和御者科剌諾斯身上，他是跟墨里俄涅斯从呂克托斯来参战的。这一次伊多墨紐斯从楼船里步行上战場，几乎把性命送到敌人手里，亏得这个科剌諾斯带着他的快馬来救他。他像鬼使神差似的救了伊多墨紐斯的命，却在那杀人的赫克托耳手里送掉自己的命了；赫克托耳的枪头打在他的牙床和耳朵底下，把他的牙齿全都打下来，又把他的舌头切成两半拉。科剌諾斯从战車上滾下来，把繮繩丟在地上。墨里俄涅斯弯下身子把地上的繮繩檢起来，就对伊多墨紐斯說道："赶快放馬吧，一直放到楼船去。你用不着我来告訴你，咱們今天是輸的了。"伊多墨紐斯就把繮繩揔动两匹长鬃馬，向楼船奔馳而去。他已經是惊惶万状了。

墨涅拉俄斯和那獅子心腸的埃阿斯也已經十分明白，是宙斯把他自己的力量放进来使得特洛亚人得胜的。那偉大的忒拉蒙之子埃阿斯就怀着滿腔的憤慨对墨涅拉俄斯喊嚷起来。"无論哪个傻子也看得出来，"他說道，"是父宙斯亲自在帮助特洛亚人的。他們的枪每枪都能投到家。无論是拙手所投，能手所投，宙斯都要帮着它投中标的，至于我們投的枪，都輕輕的落到地上了，不能造成一点儿伤害。好吧，咱們得要丟开宙斯来想个办法，由咱們两个把这尸体挪开去，咱們自己也平安退回楼船，好

让后面的朋友們高兴高兴。他們一定都非常焦急的在注視咱們，不曉得咱們是否抵擋得住那无敌的赫克托耳，不让他那一股凶势一直冲到咱們的黑皮船去。要是找得到人去給阿喀琉斯送一个信就好了——我想他是連他那个朋友被杀的凶信也还沒有得到的。可是我找不到一个人来担当这个任务啊；現在人和馬都迷失在雾里了。啊，父宙斯，請把我們从这雾里救出去，給我們一个青天吧，好让我們使用我們的眼睛。要是你非杀掉我們不可，也請在日光里杀我們。”

天父被这一番痛哭流涕的抗議所感动，就赶快清开那黑暗，散去那濃雾。太阳照在他們的身上，整个战場都看得見了，埃阿斯就对大声吶喊的墨涅拉俄斯說道：“現在找找看，墨涅拉俄斯王，看能不能找到安提罗科斯，我那涅斯托耳王爷的儿子。如果他还活着，叫他赶快去給偉大的阿喀琉斯送一个消息，說他那个最好的朋友已經死了。”

大声吶喊的墨涅拉俄斯并不拒絕，不过他是不情愿走开的。就像一个农場上头的狗和人通宵看守着他們最最肥胖的小雌牛，一只獅子跟他們对抗得疲乏了，到底不得不走开一般。那只獅子一心想肉吃，进攻了几次都沒有成功。一陣陣的矢石和柴火向他投过来，要把他吓跑，直到天亮他就只得悄悄的溜开。也就像这样，那大声吶喊的墨涅拉俄斯离开了帕特洛克罗斯的尸体。他是大不愿意离开的，因为他怕阿开亚人被吓慌了要把那尸体去給敌人送礼。不过他临走的时候曾經竭力鼓动那些留守的人的勇气。“你們两位埃阿斯，阿耳戈斯人的司令，还有你，墨里俄涅斯，”他說道，“現在是应該記着帕特洛克罗斯是个多么可爱的人的时候了。他活着的时候是对我們每个人都非常好的。現在是，死和命运已經要了他去了。”

說完，紅头髮的墨涅拉俄斯就走开了，一路四下張望着，像一只老鷹。据說老鷹是空中飞的鳥儿里边眼光最最尖銳的，而且虽然飞得高，那只蹲在矮树丛底下的狡兎也蒙不过他，他还是要扑下来逮住他要他的命的。墨涅拉俄斯王爷啊，当时你也就像这样，在你那許多人里边溜你那双閃亮的眼睛，想要看出那涅斯托耳的儿子安提罗科斯是否还活着。

紅头髮的墨涅拉俄斯很快就看見他所要的那个人了，那人远远在那边战陣的左翼，正在鼓励他的部队，督促他們去战斗。墨涅拉俄斯走近去叫他。“安提罗科斯，”他嚷道，“这儿来，我来告訴你一桩可怕的事情，那是我巴不得神永远不让发生的。你总也已經看見，上天是把灾难送到达那俄斯人部队里来，把成功送給特洛亚人去的。現在我們最好的人帕特洛克罗斯已經被杀了，这是每一个达那俄斯人都要感受到的一个打击。你愿意不愿意立刻跑到船上去告訴阿喀琉斯，請他赶快来把尸体收回船去呢？尸体上是什么都沒有的了。那头盔閃亮的赫克托耳已經把鎧甲拿了去了。”

安提罗科斯听見了这个消息不由得駭然。一时之間他說不出話来；他的眼睛滿眶是泪水；他的話在喉嚨口梗塞住了。但是他仍旧注意着墨涅拉俄斯給他的命令，当卽把他的鎧甲交給那个正帶着馬在他身边走来走去的可貴侍从拉俄多科斯，就跑着步动身了。当他急急忙忙离开战場去給珀琉斯之子阿喀琉斯送这凶信的时候，他是一路哭着的。

安提罗科斯走了之后，那些疲倦的皮罗斯人都感覚到失去領导的痛苦，但是墨涅拉俄斯王沒有心情留在那里帮他們。他把指揮权交給了高貴的特剌緒墨得斯，自己就回到帕特洛克罗斯旁边的崗位上去了。他跑着步去重新加入两个埃阿斯，立刻

向他們报告道:"我已經打发我們的人到船上去給阿喀琉斯送信了。可是我不敢希望他馬上会来,无論他对赫克托耳怎样的忿怒——他总不能光着身子来跟特洛亚人打仗的。我們决不能够依賴他,必須自己来尽力,看能不能一面把尸体挪开,一面又保全着自己的性命。"

偉大的忒拉蒙之子埃阿斯回答道:"你的話很对,我的墨涅拉俄斯王爷。你可不可以跟墨里俄涅斯去把尸体抬起来,尽快抬出这个紛扰場子去,我們两个留在这里抵擋赫克托耳王子和特洛亚人?埃阿斯和我是同名的,也是具有同样的精神的。我們两个肩并肩的作負隅之战,不是今天第一次。"

于是两个人把帕特洛克罗斯从地上抬了起来,又使了使勁把他举在他們头頂上。特洛亚人看見阿开亚人把尸体抬走,发了声喊追上来,好比一群猎狗跑在一班青年猎人前头去追赶一只受了伤的野猪似的。那些猎狗声势汹汹的追了一陣子,仿佛要去把那野猪扯成一块块,誰知那野猪忽然取起攻势来,冲进他們队里去,以致他們只落得个四下里狂奔乱竄。也就像这样,特洛亚的大队追兵一路劍劈枪刺的追赶了一程。但是等到那两个埃阿斯掉轉头来擋住他們的去路,他們就突然变色,沒有一个敢冲上去搶那尸体了。

这样的,墨涅拉俄斯和墨里俄涅斯辛辛苦苦把帕特洛克罗斯的尸体从战場上搶出来,向楼船送去,那时他們周圍的战斗正非常猛烈,好像一場爆发的大火在毀灭整个城市的房屋一般。他們只听見那些人和馬的一片不住的喧鬧,也跟狂风刮着烈燄的声音相仿佛。他們抬着那个尸体掙扎着前行,好比两头騾子打一条磊块不平的山路上拖下一根大木头或是一些造船用的大木料,直拖得他們汗流力竭,几乎要迸开他們的心。在他們后

面，那两个埃阿斯正在抵擋敌人，犹如一条带森林的山脉横亙在原野上擋住洪水，虽然在大河流一齐泛濫的时候，它也能毫无損伤地抵御那狂流，把它打退到低地上去。就像这样的，那两个埃阿斯始終都擋得开那些特洛亚的追兵。但是他們被攻得苦了，特别是那安喀塞斯之子埃涅阿斯和显赫的赫克托耳两个人，对他們攻击得最猛。就像一群椋鳥或是鴉鳥看見一只老鷹追上来，吓得大声叫着拚命飞似的，那些阿开亚的战士被埃涅阿斯和赫克托耳吓得了大叫狂奔，把战斗的意志丧失干淨；他們一路受攻不容許喘息，在壕沟的里边和附近撂下无数精良的武器。

XVIII

給阿喀琉斯造的鎧甲

战斗这样在进行，如同一場扑不灭的火。这时候，安提罗科斯带着他的消息跑着快步来找阿喀琉斯，見他正在他的翹嘴船前面。阿喀琉斯对于这桩事情已經有一种預感，正忧虑得同他那个偉大的心在密談。"怎么的，"他叹了口气間他自己道，"那些长头髮的阿开亚人又重新奔过平原向船舶蜂拥而来了？但愿上天不要让我眼見我心中的預感，我母亲的預言。我的母亲曾有一次对我說，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密耳弥多涅斯人里面的最好的人就要倒在特洛亚人手里离开天日的。現在我可以断定那墨諾提俄斯的英勇儿子是死的了。愚勇的人啊！我不是曾經命令他，等救了船舶的火就回到这里来，不要去跟赫克托耳拚輸贏的嗎？"

这些思想正在他心里奔跑，那涅斯托耳王的儿子已經热泪淋漓的站在他的面前把那悲慘的消息給了他了。"唉，我的阿喀琉斯王爷！我有一桩可怕的事情告訴你——我但愿它不是眞实的。帕特洛克罗斯已經被杀了。他們正在他那个光身的尸体周圍战斗，那头盔閃亮的赫克托耳已經把你的武装拿去了。"

阿喀琉斯听見这一个消息，立刻落进了漆黑的絕望深渊。他用双手抓起地上的黑土，把它撒在他的腦袋上，他又拿土涂抹

他那美好的臉儿，那件香噴噴的短褂子上也撒滿了肮脏的尘土。然后他滾倒地上，像个被打倒的巨人似的躺在那儿，弄脏了他的头髮，并且拿他自己的手去拔下它来。他和帕特洛克罗斯俘虏来的那些女仆們都大吃一惊，一齐尖叫着跑出門口去。她們都拿手搥胸，到她們那高貴主人的身边去仆倒地上。在旁边，安提罗科斯眼泪淋淋的正在哭出他那个高貴的心，一面抓住阿喀琉斯的双手，防他要拔出劍来自刎。

突然的，阿喀琉斯发出一声可怕的狂叫，他那正同老父坐在海的深处的母亲就听見他了。于是她也接着慟哭起来，并且把鹹海深处的每个女神和每个涅瑞伊得斯① 都召集到一起。格劳刻来了，塔勒伊亚和庫摩多刻也来了；还有涅賽亚，斯珀俄，托厄和牛眼睛的哈利厄；庫摩托，阿克泰和林諾瑞亚；墨利忒，伊埃剌，安菲托和阿高厄；多托，普洛托，斐仟薩和底那墨涅；得克薩墨涅，安菲諾墨和卡利安涅剌；多里斯，帕諾珀和到处歌頌的伽拉忒亚；涅墨耳忒斯，阿普修得斯和卡尔利安那薩。克呂墨涅也来了，同着伊阿涅拉，伊阿那薩，迈拉，俄瑞托伊亚，美髮的阿馬忒亚，和鹹海深处的其他許多涅瑞伊得斯。那个銀色的洞府里挤滿了女妖。她們一致搥着自己的胸口，由忒提斯領导着痛哭："請听着我，我的涅瑞伊得斯姊妹們，我要你們个个都知道我心里的愁恼。啊，我苦哪，做了人类中的最好的人的母亲！我养出了一个毫无缺点的孩子，使他去做一个威武的英雄，去盖过他的勁敌。我像培养园中幼稚植物似的养育他，他也像似一株幼树似的长大了。我用他的翹嘴船送他到伊利翁去打特洛亚人，从此我就再不能欢迎他回到珀琉斯家里来了。而且在他活着看

---

① 五十个海中女神的名称，海神涅琉斯的女儿。

見太阳的日子，他也天天都在吃苦的，就是我到他身边去也沒有用处。可是我还是要去，去看看我那宝貝的孩儿，虽則他已經不肯打仗，可不知又遭遇到什么苦楚了。”

說完她就离开了洞府。其余的女妖都哭泣着跟着她，那汹涌的大海就分开两边給她們让路。她們到了那土地肥厚的特洛亚，就在那些密耳弥多涅斯的船舶包圍着捷足的阿喀琉斯的地方逐一的登陆。阿喀琉斯的母亲向他躺在那里呻吟的地方走过去，大哭一声把他的脑袋捧起来，滿怀怜憫的去和他說話。“我的孩子，”她問他，“你为什么淌眼泪？什么事情使得你伤心？告訴我吧，不要把愁情悶在肚里。当初你向宙斯举手禱告的事情，至少有一部分是应驗的了。阿开亚人因为少了你，已經被圍在船舶旁边，大大的吃了苦了。”

捷足的阿喀琉斯深深叹了一口气。“母亲，”他說道，“不錯的，俄林波斯的神的确帮了我这么些忙了。可是現在我的最亲爱的朋友帕特洛克罗斯死了，他是我比别的任何人都看重些的，是我爱得同自己的性命一般的，那么我怎么还能感覚到滿意呢？我已然失去了帕特洛克罗斯了。杀他的凶手赫克托耳已然从他身上把我那套輝煌的鎧甲也剝了去了，就是当初神們把你嫁給一个凡人那一天送給珀琉斯做結婚礼物的那套巨大奇妙的鎧甲。唉，早知如此，倒不如你还是跟鹹海里那些不死的女妖神呆在一起，让珀琉斯另娶一个凡間妻子的好呢！可是你已然做了我的母亲了，現在还有一桩事要叫你伤心，就是你将要失去你的儿子，永远不能欢迎他回家了。因为我不想再活下去，不再留恋这人間，只除非是赫克托耳死在我的枪下，偿还他杀死墨諾提俄斯之子那一笔血債。”

忒提斯哭了起来。她說道：“要是那么的話，那你的确是沒有

多少日子好活了，因为赫克托耳一死，你也注定了立刻就得死。”

“那让我立刻就死好了，”阿喀琉斯气愤地說道，“因为我反正已經救不得朋友的命。他已經是远远离开家乡死在这里了，临危的时候并沒有得到我的帮助。我呢，反正已經不能再回家的了，已經救不轉帕特洛克罗斯和被赫克托耳杀死的其他所有的伙伴了，已經在这里船边徒然作为大地的一种負担坐到如今了，以我这样一个阿开亚軍中的头等人物不失敗在战陣里而失敗在舌战里了……唉，我恨不得把不睦这桩东西驅逐出神和人間的世界，同时也驅逐出忿怒，那种跟一滴滴蜜糖一般阴險的忿怒，能使得最最聰明的人渾身都像一蓬烟似的膨漲起来的忿怒，就是那天我对阿伽門农发动的那种忿怒！可是，已經过去的事情就让它去吧，即使是余恨未消，我們也必須把我們的心勉强控制住。現在我要去找那个毀灭我的最亲爱的朋友的赫克托耳去了。至于我的死，宙斯和其他不死的神指定在哪一天，就让它来吧。哪怕是那威武的赫剌克勒斯，克洛諾斯之子宙斯对他那么的亲爱，也逃不过一場死，終于被命运和赫拉对他的仇恨打到地底下去了。要是同样的命运正在等待我，我死了之后也要到地底下去。可是在目前，我的目的是要去取得光荣。我要使得特洛亚的妇女們和达耳达諾斯所寵爱的女儿們在举哀的时候从她們的嬌嫩臉上双手擦眼泪，好教她們知道知道我不参加战爭究竟已經有多少日子。至于你，母亲，你虽然爱我，可不要拦阻我去上战場。現在你是无論如何拉我不住的了。”

“实在的，我的孩子，”銀脚的忒提斯說道，“你要去救你的那些精疲力竭的伙伴們，免他們一死，决不能算是一桩坏事。可是你的那套美丽光輝的鎧甲是在特洛亚人的手里。那个头盔閃亮的赫克托耳自己穿着它在那里大搖大摆呢——虽然他的死期也

很近，穿是穿不长久的。你不等我回到这儿来，千万不要去投入战斗。我到明天日出的时候就要回来的，从赫淮斯托斯爷那里带了一套輝煌的鎧甲来給你。”

說完，她就离开了她的儿子去跟她的那些涅瑞伊得斯姊妹們說話了。她吩咐她們回到大海的怀里去，到她父亲家里去找那海中老人。“一切事情都告訴他吧，”她說道。“我要上俄林波斯去找那匠神赫淮斯托斯，問他肯不肯給我的儿子一套輝煌的鎧甲。”

于是那些女妖都消失进了汹涌的海水，銀脚女神忒提斯就动身上俄林波斯去替她的儿子办鎧甲去了。

在她上俄林波斯去的这个期間，那些阿开亚的战士被杀人的赫克托耳追逼得极叫狂奔，已經奔到了船舶和赫勒斯蓬托斯了。要想把阿喀琉斯的侍从帕特洛克罗斯的屍体拖出射击距程以外去，那是他們的能力所办不到的。它又被特洛亚的兵馬追上了，那个猛得如同烈火一般的普里阿摩斯之子赫克托耳也已經追到。那显赫的赫克托耳曾經从后面冲上过三次，一面嚷着叫他的部下来帮助，一面逮住那屍体的一只脚，想要把它拖回去，可是三次都被那两个打得如同魔鬼附体一般的埃阿斯打了回来。但是赫克托耳的决心并沒有动摇。就是在他自己不往前冲的时候，他也牢牢的站在那里，大声督促着部下的人，再也不肯往后退一步。那两个身披鎧甲的埃阿斯沒有法子把他从那屍体吓开去，就像田野里的牧人沒有法子赶走一只正餓得慌的獅子一般。当时如果不是那旋风脚的伊里斯急忙从俄林波斯下来叫阿喀琉斯准备起来作战，那个屍体是到底要被赫克托耳拖了去給他自己贏得光荣的。原来伊里斯是由赫拉差下来的，事先跟宙斯和其他的神都沒有商量过。那伊里斯走到阿喀琉斯的面前，

就对他說了她奉命来說的一番話。“起来吧，我的阿喀琉斯王爷，人間最剛强的人。快站起来保卫帕特洛克罗斯，他們正为着他在船边肉搏相砍杀，阿开亚人拚命要保护他的尸体，特洛亚人却想要把他拖到多风的伊利翁。特别是那赫克托耳王子，他是决心要把帕特洛克罗斯拖走的。他要把他的脑袋从那柔嫩的脖子上割下来，插在竿子上示众。所以你赶快起来，别再躺着了。要是帕特洛克罗斯竟被伊利翁的狗拿去当玩具，那是你想起来都要覚得难过的。要是他的屍体受了汚辱之后才到你手里，那就是你的羞辱。”

那可欽佩的捷足者阿喀琉斯用一个問題来回答。“伊里斯女神，我請問一声，是哪一位神差你来傳达这些話的？”

“是赫拉，那可尊敬的宙斯之后，差我来的，”旋风脚的伊里斯說道。“那庄严的克洛諾斯之子事先不得知，所有住在雪罩的俄林波斯的其他的神也都不得知。”

“可是我怎么能够去作战呢？”捷足者阿喀琉斯說道。“我的鎧甲是在敌人手里，我自己的母亲又不許我在她回到这儿来以前准备出战——她答应我去从赫淮斯托斯那里替我拿一套輝煌的鎧甲来的。我知道别人的鎧甲沒有一套配我穿，也許只有忒拉蒙之子埃阿斯的那面盾牌还可以使得。可是他，我料想起来一定在前綫，正拿着枪在替死了的帕特洛克罗斯战斗呢。”

“我們神里边，”风一般快的伊里斯說道，“早就知道你那套光輝的鎧甲是被劫走了。可是不要紧的，你不妨就这个样儿跑到壕沟上去，給特洛亚人露一露你的臉。他們也許就会給你吓退的，把战局松了下来，让疲倦的阿开亚人有时間可以喘气。在战爭中間，就是一刻儿的休养也有价值的。”

捷足的伊里斯走开了，宙斯的寵人阿喀琉斯就从地上跳起

来。雅典娜把她那带流苏的法宝圍在他那壯健的肩膀上，然后那位偉大的女神又在他的脑袋周圍撒了一圈金色的雾，又使得他的身体放出一派耀眼的光芒。譬如一个遙远的海島被人圍攻，島上的人整天在他們的城墻上拚命战斗，烟尘一直冲到了天上，但是一等到太阳下山，就可以看見万丈光芒的烽火，在那里警告邻島的居民，要他們放船来救。当时阿喀琉斯头頂上冒出了万丈光芒，也就是这样子的。

他走到了壁垒外边，到壕沟上去站住，但是他記着他母亲的严厉訓諭，并不去加入阿开亚的战斗队伍。他站在那里大声高呼，同时帕拉斯·雅典娜也远远吶喊着給他响应。特洛亚人全都被吓昏。阿喀琉斯的呼声是跟一个受到暴敌攻击的城市里吹号的声音一般刺耳的，他們一听見了就都把心溶化成水了。就連那些长鬃馬，也感覚到风里仿佛有禍殃，开始把他們的战車掉轉头去。他們的御者看見那獅子心腸的阿喀琉斯头頂由明眼的雅典娜不断放出的一蓬蓬火光，也都吓得目瞪口呆了。那偉大的阿喀琉斯三次把他的呼声送过了壕沟，三次都在特洛亚人和他們的著名盟軍里面造成大混乱。有十几个最好的人当場被特洛亚人的枪刺杀在他們自己的战車旁边。

这当儿，阿开亚人怀着感激的心情，把帕特洛克罗斯带出战斗場去了。他們把他放在一个担架上，他自己的部下都哭着圍繞着他。捷足者阿喀琉斯也去加入他們，他看見他的忠实朋友被殘酷的銅毀伤得那个样儿躺在担架上，就禁不住热泪横流了。当初他拿自己的战車馬匹送他去出战，可就永远不能欢迎他回去了。

这时候，牛眼睛的天后赫拉吩咐那不知疲倦的太阳落进大洋流里去。太阳走路向来慢吞吞，可也終于落下了，那些勇敢的

阿开亚人就得暫时停止那場拚死的恶战，享受到一点休息。那一边，特洛亚人也收了兵，从战車上解下了馬匹，可是沒有想到吃晚飯，就先聚在一起开会了。他們的会是站着开的，沒有一个人敢坐下去，因为他們看見阿喀琉斯隔了这么許多日子重新出現在战場，都已經吓得魂不附体。討論是由潘托俄斯的儿子聰明的波呂达馬斯开始的，他是他們当中唯一能够看見将来如同看見过去的人。他又是赫克托耳的一个伙伴——他們是同一个晚上出生的——擅长于辯論，如同赫克托耳擅长于战斗一般。他很关心他的同胞們的安全，当时說的是这么一番話："請你們仔細想一想，朋友們。我的意見是，我們离开城墻这么远，現在就应該退进城里去，不要在这里船边空曠的地方等天亮了。以前阿喀琉斯在跟阿伽門农王鬧意气，阿开亚人是比較容易对付的，所以我們在那艘队旁边过的那个晚上，我也很乐观，滿望把他們那些船舶都搶过来的。現在呢，我可对那个人有些害怕了。我們一向都跟阿开亚人在平原的中間接触，彼此平分着那块地面，至于这个人的烈火般的性情，决然不会滿足于平原上的接触，一定要拿我們的城市和我們的女眷做目标的。所以，我劝你們不如退进特洛亚城里去。要不然的話，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暫时，受福的黑夜把那捷足的阿喀琉斯控制住了。但是到明天，要是他全身披挂着冲到这儿来逮住我們，那么好吧，你們就都不会不知道他的厉害。誰要能够逃出他的手，回到神圣的伊利翁，那是該感謝他的福星的，因为那时候，狗和鳥儿都要吃个尽飽呢——我是說特洛亚人的肉。但愿上天使我的話不准吧！可是你們如果肯听我的劝，那么虽然覚得很扫兴，我們就可以到市場上去宿营，以便节省我們的力气，至于那个城圈，那是有它的城墻和那些装着木头大門門的高城門牢牢保护着的。等到天亮，

我們就可以完完整整的武装起来，到城头上去守卫去，如果阿喀琉斯高兴从船舶那边跑来跟我們在城边相会，那就是該他倒霉。等到他在城墙底下把他的馬赶来赶去赶累了，就会把它們重新赶回家去的。他不会有这大胆来攻城。城也决不会让他攻破。他等不到城破先就給敏捷的狗吃掉了。”

但是这些意見只惹得那头盔閃亮的赫克托耳皺眉头。“波呂达馬斯，”他說道，“那个主張退进城里去躲起来的人再也不要来見我的面。难道你被关在那些城墙里边不覚得难过嗎？我也知道从前有一个时期，普里阿摩斯的城里有的是黃金和青銅，它的富裕是全世界人都在談論的。可是那个时期已經过去了。我們的房子里头已經掘空了它們的艺术品了；我們的宝藏已經大多数卖到佛律癸亚和那可爱的迈俄尼亚去了——因为我們曾經惹起宙斯的忿怒。可是現在这一刻，那位威武的神已經让我在船边得到胜利，让我把阿开亚人打回海边去，你却像个傻子似的劝我們去保卫城市去了。我不許你把这种念头灌进人們腦子里去。沒有一个特洛亚人会听你的領导的——我不会让他听你的。

“現在你們大家都听我吩咐。全軍的人都到各自的伙里去吃晚飯，可是不要忘記放哨，并且人人都得保持着警惕。同时，如果有人替他的財产过分担忧，我劝他把它集合起来，献給国家去充公用——让人民去享受总比让阿开亚人去享受好些。等到天一亮，我們就武装起来，向楼船去猛烈攻击。即使那偉大的阿喀琉斯决心要离开他的篷帳来动手，那又有什么要紧呢？正像你說的，他如果要这么干，就該他倒霉。我是不会退縮的，不会見他就逃的。我要去同他会一会面，看到底誰輸誰贏。战神并沒有特别寵爱的人；据說他是专杀那种自以为能杀人的人的。”

‘赫克托耳說完了这番話，那些特洛亚人听了都得高呼贊成。

帕拉斯·雅典娜已經毀灭了他們的判断力了。波呂达馬斯的那个战略是健全的，可是他連一票都得不到；大家都拍手称贊赫克托耳的那番害人的嘱告。于是全軍的人都坐下来吃飯了。

那一天晚上，阿开亚人通宵都給帕特洛克罗斯哭泣哀悼。珀琉斯之子就是那一場哀悼的領导人。他把他那杀人的双手放在他那伙伴的胸口上，一陣陣的发出悽慘的悲声，譬如一只长胡子的獅子被一个猎人从丛林里偷去了他的小獅子，他回来晚了，发見了这个損失，就一声声的哼着，一处处的寻踪而去，希望能够找到那个人。当时阿喀琉斯在那些墨耳弥多涅斯人里面悲慟呻吟，也是这般情景。他想起了那天对帕特洛克罗斯的高貴父亲作保証的一番話，又不免一陣痛心。"我曾經告訴墨諾提俄斯，"他說道，"說我等伊利翁城破之后会把他的儿子滿身光荣并且滿載着战利品送回俄浦斯去的。可是宙斯可以把人間的計划全盘搗毀；現在我們两个是注定了要把我們的血来染紅这儿特洛亚的一片地面了。因为我将永远不能再見我的家，永远不能去跟那老战車将士珀琉斯和我母亲忒提斯欢聚，却要被我現在立脚的这块土吞下去了。所以，帕特洛克罗斯，我也是就要到下界去的，不过比你迟一步，那么，我要等到把那杀你的赫克托耳的鎧甲和脑袋拿到这儿来，才替你举行葬礼。而且，我要在你的焚屍堆上砍断十二个特洛亚高貴青年的脖子，来替你报仇，洩我的气憤。不到那时候，你就得像这样躺在我的翹嘴船旁边，让那些特洛亚的妇女們和达耳达諾斯所寵爱的女儿們日日夜夜来哭你，因为她們是我們用我們自己的手和我們的长枪辛辛苦苦得来的俘虜。"

然后，阿喀琉斯王子吩咐他的随从們燒起一口大的三脚鼎，赶快把帕特洛克罗斯身上的凝血洗清。他們就把一口大鼎架在旺火上，里面灌滿水，底下燒着柴。火燄开始舔上那鼎的肚子，

水也慢慢热起来。及等那閃亮銅鼎里的水燒开，他們就洗好屍体，涂上橄欖油，又把一种九年陈的葯膏填滿了那些伤口。然后他們把他放在一个屍架上，从头到脚都用一条柔軟的被单盖起来，又在被单上头鋪上个白色的衾。那天晚上的其余部分，密耳弥多涅斯人同着捷足的阿喀琉斯都在哀悼帕特洛克罗斯。

正同他的妻子和姊姊赫拉一起在那里观看的宙斯向着她說道："那么，你又可以称心如意了，我的牛眼睛的王后，已然把捷足的阿喀琉斯鼓动起来了。无論是誰都要以为那些长头髮的阿开亚人是你亲生的孩子。"牛眼睛的天后赫拉回答道："可怕的克洛諾斯之子，这难道是我錯了嗎？哪怕是一个人，一个不像咱們这样具有智慧的凡人，也要帮他的朋友們一手的。何况是我——生来就有这权利，并且是你这个神中之王所承認的配偶，可以自命为天后的——怎么自制得住不去跟我那些特洛亚的敌人为难呢？"

他們两个正在談天的时候，銀脚的忒提斯已經走到赫淮斯托斯的神宮了，那座神宮是那位瘸腿的神亲手用不坏的青銅建造的。它閃耀得如同一顆星，在群神的住宅当中显得很惹眼。她看見赫淮斯托斯正在忙碌的工作，汗淋淋的在他那个鍛工場的风箱边来去奔忙。他正在制造二十張一套三条腿的桌子，預备挨着他那間精致大厅的墻壁一圈儿安放。他在每条腿上都安好一个金輪，等到群神集会的时候，那些桌子都会自动跑过来，又会自动跑回去，让大家惊奇欣賞。这桩工程还沒有十分完成。他还要安上一些可作装飾的把手，当时他正在安装，在裁切那些鉸鏈。

銀脚女神忒提斯到那里的时候，赫淮斯托斯正在干这一桩需要他把全副技能都放进去的工作。裹着閃亮头巾的美丽的卡

里斯，那位显赫跛神的妻子，走出門来看見了她了。她就拿住了她的手，說道："长袍子的忒提斯！是什么风吹得你来的？你是一位受欢迎的貴客，眞是难得得很。請进屋里去吃点儿点心吧。"

說完，那位优雅的女神就領她进去，請她坐在一張銀子装飾并且有踏脚凳的美丽椅子上。然后她向那匠神叫道："赫淮斯托斯！这儿来啊。忒提斯有桩事儿求你呢。""忒提斯来了嗎？"那位显赫的跛神嚷道。"她正是我所敬重和尊敬的女神；当初我那恶心腸的母亲因我是个瘸子想要丢掉我，把我从天上推了下去，亏得这位女神救我的难的。啊，当时如果沒有忒提斯，她和那繞地洋流的女儿欧律諾墨，把我抱进怀里去，我不知要吃多大的苦呢！我跟她們一起住了九年，在她們那个永远受到洶涌洋流拍撫的穹隆洞府里，制造青銅的装飾品，鈕釦子和螺旋形的鐲子，花鈿和項圈。这一个秘密是除了那救了我的欧律諾墨和忒提斯之外无論地上天上誰都不知道的。現在忒提斯，美髮的忒提斯，到我家来了。我一定要报答我的恩人。你好好的款待她，我等收拾好了我的风箱和工具馬上就来。"

赫淮斯托斯从砧座上抬起了他那龐大的身軀。他是瘸腿的，可是他那两条細細的腿儿跑起来敏捷得很。他把风箱从火炉上拉开来，把他用的那些工具都檢在一起，放进一口銀箱子里去。然后他拿海棉洗了臉和手，以及他那强健的脖頸子和毛氈氈的胸脯儿，穿上了他的短褂，檢起了一根肥手杖，一拐一瘸的打鍛工場里走出来。那些黃金打的侍女們急忙来帮助她們的主人。她們的模样儿像活生生的女孩子，不但会說話，会运用她們的四肢，并且由那些不死的神們賦与了智力，訓練好会干活的了。赫淮斯托斯得到他这班勤劳侍卫的搀扶，蹣跚着向忒提斯坐的地方走去，自己也在一張光滑的椅子上坐下来，拿住她的手跟她說

話。"长袍子的忒提斯!"他說道。"是什么风吹得你来的？你是一位受欢迎的貴客,眞是难得得很。可是請你告訴我,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只要我能办,事情不是不可能,我是乐于效劳的。"

忒提斯淌下眼泪来。"赫淮斯托斯,"她說道,"俄林波斯的女神里面有一个像我这样吃那克洛諾斯之子的苦头的嗎？我本来是海里的女妖,他可把我挑出来,去嫁給一个凡人,埃阿科斯的儿子珀琉斯,我因而不得不勉勉强强的去跟一个凡間的丈夫同住,現在他背着一把年紀躺在家里了。还不止这样。宙斯又让我生出一个孩子来,并且是注定了要他在同僚里边显得杰出的。我像在园地里培植一株树秧似的养育他,他像一棵幼树似的蓬蓬勃勃的长大了。我用他的翹嘴船送他到伊利翁去打特洛亚人,現在我是永远不能再欢迎他回到珀琉斯的家里来了。而且就在他还活在世上看見阳光的时候,也天天都要吃苦,即使我在他的身边,也不会有什么好处。現在阿伽門农王又把阿开亚軍队送給他做荣誉奖品的那个女子从他怀抱里搶了去了。他心疼得非常厉害,伤心得几乎发狂。結果是,特洛亚人已經能够把阿开亚人赶回到他們的船舶里面来,并且把他們圍困在那里,不让他們动了。阿耳戈斯人曾經派使者去恳求阿喀琉斯,并且向他提出优裕的条款。但是他拒絕了;他不肯出一点儿力气去救他們的危难。不过,他把他自己的鎧甲借給帕特洛克罗斯,叫他带着一支有力的部队去上战場去。他們在斯开亚門打了整整的一天,本来可以等不到晚就把特洛亚城打下来的,可是阿波罗让赫克托耳占了上风,等到那勇敢的帕特洛克罗斯把特洛亚的軍队大破一陣之后,就让他把他在陣前杀死了。所以我特来投到你的膝下,向你恳求給我那个就快要死的儿子一面盾牌和一頂头盔,一对配着踝釦的脛甲和一副胸甲。他以前的那套鎧甲已經在他

那个好朋友被特洛亚人打倒的时候失去了；現在阿喀琉斯正伤心得躺在地上呢。”

“不要难过了，”那显赫的战神回答道。“一切都交給我吧。老实說，要我給他一套漂亮的鎧甲，使得人人看見都惊为奇观，那是一桩容易不过的事，我但愿将来他临死的时候，我也能够这样容易的免除他的死的痛苦。”

說完，赫淮斯托斯就离开了她，回到他的鍛工場里去，把风箱安上了火，叫它們工作起来。那套风箱——共有二十只——吹动在坩堝上面，造成一种强弱如意的风，到了要紧关头就吹得猛些，不要紧的时候就吹得輕些，全都按照赫淮斯托斯的需要和工作进行的阶段。他扔了一些不坏的青銅在火上，又扔上一些錫和珍貴的金銀。然后他把一块大砧板安上了座，一只手里拿着一柄坚固的鎚子，那一只手拿着一把鉗。

开头，他先做一面龐大而强有力的盾牌，全面都有装飾的，又把閃亮的金属鑲上三道边，又配上了一条銀子的肩带。那面盾牌一共有五层，他在表面一层装飾着好些个图案，都刻得十分精工，首先刻的是地、天和海，不知疲倦的太阳，滾圓的月亮，以及布滿天空的一切星座——昴星座，毕宿星团，大猎戶星座，以及綽号北斗的熊星座，它是星座当中唯一不在大洋流里洗澡的，一徑都在同一个地方打轉儿，小心翼翼的远远望着大猎戶。

他又刻上了两个美丽的热鬧城市。一个城市里边正在举行婚礼和宴会。他們正把新娘子們从她們家里送到街上来，跟随着响亮的婚歌和光輝的火炬。青年們由笛子和竪琴伴奏着，在那里跳舞回旋，妇女們都走出她們的門口来看热鬧。但是男人們都拥挤在公会場中，因为那儿正出了一桩案子，是两个人为了一个被杀死的人在那里爭执賠償的事。一个人要求全部賠償，

正把他的意思向大家宣布，但是那一个踴力爭执，拒絕一切的賠偿。双方都主張案子应該由公断人来决定，群众中的双方拥护者一齐喝起采来，傳令官們正在叫大家肅靜。长老們坐在那神圣的凳子上(那是一块半圓形的光滑的石头)，逐一由那些声音清亮的傳令官們授与发言人的节杖，逐一拿着节杖走到前面来評判案情。場子中心陈列着两个塔兰同的金子，那是預备給那个解釋法律解釋得最好的长老做公断費的。

其他一个城市正受两个軍队的圍攻，那些閃亮的装备都可以看得清楚。那两个圍攻的軍队彼此还沒有达成协議，到底馬上去扫蕩那个地方呢——那是一个可爱的城市——或者是把里边的动产由他們自己和居民均分。但是那些居民并沒有投降，还正在秘密准备来一个埋伏。他們把他們的城墻交給自己的妻子們、孩子們和老年人們去防守，就由阿瑞斯和帕拉斯·雅典娜領导着冲了出来——那两位神都是用黃金装的。他們身上全副的金装，正像神似的显得高大而美丽，突出在那些个儿比較小的将士当中。他們在一条供牛飲水的河的河床里找到了一个适当的埋伏地点，就先放出两个偵察兵到远处去偵察有沒有成群的牛羊到来，然后穿着他們的閃亮銅装坐在那里等着。不多会儿之后果然就有牛羊群出現，由两个牧人負責赶过来，他們并不疑心有什么禍事，正在吹他們的笛子。那些埋伏的人看見了他們，馬上冲出来把那一群群的牛和雪白的好綿羊赶了走，并且杀死了那两个牧人。那些圍攻的軍队正坐在那里辯論，忽然听見那一片騷扰的声音，就立刻跳上他們那些高大馬匹所駕的战車，急忙赶到当場去。一場激战发生在那河岸上，彼此交換着一陣陣的投枪。斗爭和恐怖都出現在他們的战陣中，还有那可怕的死神，用她的双手逮住一个剛剛受伤还沒死的人，又逮住一个連伤

都沒伤的人，又抓住一个屍体的脚把它拖出人群去。她身上的大衣被人类的血染紅了，那些兵士正在那里相冲、相杀、拖死人，都跟眞的人一样。

其次，他刻了一大片柔軟、肥饒的休耕地，正在那里作第三次的耕耘。一群耕田的人一来一去的在那里赶他們的牛群。他們耕到地尽头的高坎待要旋轉身，就有一个人走上来送給他們一杯醇和的酒。于是他們掉轉头，重新辛辛苦苦的打那深厚的泥土里向那一头耕下去。那一片地原是金做的，可是犁头耕过的地方都变了黑色，正跟新翻起来的泥土一般。这位艺术家造成了一个神迹了。

他又刻着一片王家的田地，一群受雇的割麦人手里拿着鋒利的鐮刀在那里工作。一抱一抱的麦子沿着畦沟成行列地倒下来，随后就有人来拿草繩捆起。站在旁边打捆的有三个人，还有一些男孩子跟在后边，不断抱起地上的麦子，跑着送給他們去捆。国王自己也在他們当中，手里拿着王杖站在麦束的旁边心里得意。背景上的一棵橡树底下，他的侍从們正在备办筵席。他們在烤一头剛剛杀了的大牛，妇女們拿一把把雪白的麦面撒上那些給割麦人当晚飯的肉。

再其次的一景是一片滿是葡萄的葡萄园。它是美丽地用金子雕成功的，但是那成糾的葡萄都雕成黑色，葡萄棚的柱子全部都用銀子。园子的周圍他用藍色的琺琅划出一条沟，沟的外边还有一道錫做的籬笆。到园子里去就只有一条通路，是备葡萄熟的时候給来采的人走的；当时正有一班兴高彩烈的青年男女把鮮美的葡萄一籃籃的拿出去，內中有个男孩子在唱美妙的林諾斯之歌①，用最高音配合着他那和諧竪琴的美妙音乐。大家都用跳舞的步子配合着他那音乐和詞句。

他又刻上了一群直角的牛，牛身是用金子和錫雕成的。那一群牛剛从牛栏里出来，一路叫着要赶到一条流水潺潺、芦葦搖曳的小溪旁边去吃草。四个金子雕成的牧人跟随着那个牛群，还有九头狗也跟他們一起跑。但是在这牛群的头里，有两头野蛮的獅子已經逮住了一头雄牛，那头雄牛大声狂叫着被他們拖走。那些青年人和那些狗奔上去救他。但是两头獅子已經裂开那只大雄牛的皮，正在舔出他那黑沉沉的血和內脏。那些牧人嗾使他們的狗上前去，可是沒有用；狗并沒有意思要去咬獅子。他們虽然放大了胆跑近去站着叫着，但是非常当心的避开他們。

在这一幅图画上，那显赫的跛神又加上了一片白綿羊的大牧場，在一个美丽的山谷里；有农家的建筑、羊栏、精致的茅篷，一概都全的。

又其次，他刻上了一个跳舞場，就像代达罗斯② 在克諾苏斯給美髮的阿里阿德涅③ 設計的那么一个。青年們和成年的姑娘們互相摟着腰在那里跳舞；女孩子們都穿着精致的麻紗，戴着可爱的花冠，男的都穿着細密料子的短褂，微微的显出油光，又都在他們的銀帶子上挂着金子的短劍。在这一处，他們輕輕地跑着圈子，拿他們的熟練的脚在打轉儿，好像一个陶器工人坐在那里拿手轉着他的輪盘看它会不会轉动似的；在那一处，他們一行行的跑着互相合攏来。周圍有一大群人站在那里欣賞这一場有趣的跳舞，內中有一个歌人配着竪琴在唱神妙的歌，还有两个艺人配合着音乐在那里翻觔斗。

---

① 林諾斯本是女神的名字，这是一种哀悼夏季消逝的歌，在收获的时候唱的。

② 希腊神話中的雅典巧匠，曾經替克瑞忒的王弥諾斯造过"迷宫"。

③ 弥諾斯的女儿。

最后，他繞着这个奇妙盾牌的边緣装上了那壯闊的大洋流。

等到盾牌做完了，做得又大又坚固，他就給阿喀琉斯做了件胸甲，那是比猛烈的火还要光亮的。然后他又配着他的脑袋給他做了頂笨重的头盔。头盔上面雕刻得很美丽，又在頂上装着个金冠。他又用柔靱的錫給他做了一副脛甲。

等到这位著名跛神一件件都完成之后，他就把它們聚在一起，放到阿喀琉斯的母亲的面前。她从赫淮斯托斯那里拿到了这套閃亮的鎧甲，就像一只老鷹似的一个回旋飞下雪盖的俄林波斯去了。

XIX

內哄終止

当曙光披着她的橙黃色大氅从大洋流里升起来把光明送給神和人的时候，忒提斯手里拿着那位神的贈品到达船舶了。她看見她的儿子阿喀琉斯摟着帕特洛克罗斯伏在那里。他正在悲痛地哭泣，他手下的許多人也站在他的周圍哭泣。那位慈悲的女神走到了他們跟前，拿住她儿子的手对他說道："这儿躺着的这个人是被天意打倒的。咱們的悲痛不能改变这一桩事情。現在你随他去吧，且来接受我从赫淮斯托斯那里替你带来的这套輝煌的鎧甲，任何人类穿过的鎧甲都沒有这么美丽的。"

說完，那位女神就把那套武装璨烂夺目的放在他面前。那套武装大声的震响，使得所有的密耳弥多涅斯人都感到惊惶。他們都不敢走近去看它，只是往后面退縮。阿喀琉斯却是越看越兴奋，以致眼皮底下閃出火焰似的凶光来。他拿起了那神的輝煌贈品，滿心愉快的撫摩着它們。等到他把它們所有的美处都領略过了，这才向着忒提斯說道："母亲，这一套神的鎧甲，的确是只应天上有的作品。凡間人是做不出这种东西来的。現在我愿意穿着它去出战了。可是我非常害怕，怕的是在这期間蒼蠅要来叮我这位帕特洛克罗斯爷的伤口，并且在里面下蛆，以致污損了

他的尸体。生命已經离开了他了，他所有的肉都要腐烂了。”

“我的孩子，”銀脚女神忒提斯說道：“这一桩事你一点儿不用焦心。我会来布置的，不让蒼蠅来叮他，并且使他避免那些要来侵入战死者尸体的灾害。他尽可以一年四季的躺在这儿，他的肉身都保得不烂，也許比現在还要新鮮些。所以，你去把阿开亚的軍队都召集来开会吧，跟总司令阿伽門农言归于好，然后赶快武装起来出战，并且准备把你所有的力气都使用出来。”

說完，她就把不可制服的勇气吹进了她的儿子；又为要防止帕特洛克罗斯的腐烂，她用琼浆玉液和紅色神酒来炼冶他的尸身，都从他的鼻孔里面灌进去。这时候，阿喀琉斯沿海滩一路走着，极着喉嚨在号召阿开亚部队里的人。結果是，連那些向来呆在船上不动的人（那些留在船上打杂差和管火食的掌柁夫）因見阿喀琉斯不参加战爭这么久了又重新出現，也都赶来赴会了。阿瑞斯的那两个仆人，强毅的堤丟斯之子和卓越的俄底修斯，也一拐一瘸的走了来；他們的創伤都还沒有好，拿长枪当拐杖拄着来的。最后是人間王阿伽門农也来了。他也还身上带伤，那是安忒諾耳的儿子科翁在乱軍之中拿他的銅头枪給造成的。

等到所有的阿开亚人都到齐之后，捷足者阿喀琉斯就站起来說話了。“我主阿特柔斯之子，”他开言道，“咱們是鬧意气鬧到如今了。但是光为了一个女子，以至于这样不顧一切的結成仇恨，这对于无論是你是我难道是一桩好事情嗎？我只恨不得当初攻下呂耳涅索斯把她挑选出来归我自己那一天，阿耳忒弥斯就在船上把她一箭射死。要是那么的話，我就不会气憤得独自个坐在一边，也可以少些阿开亚人去让敌人杀戮，去啃这块大地面上的泥土了。咱們这一場爭吵，得好处的是赫克托耳和特洛亚人；阿开亚人是有理由永远記着这桩事情的。可是咱們必須不

再追究已往的事情，即使覚得心里不痛快，也只得勉强忍耐些——我是无論如何不会再記仇的了。現在，拿我这方面来說，咱們的內哄是已經終止，我建議你立刻号召长头髮的阿开亚人去作战，敌人如果决計要到船边来宿营，我就可以重新出来抵擋他們的兵力。我保証，任何特洛亚人要能逃得过我这条枪，从这一場战斗里面留下了性命，那他等到能够歇脚的时候，一定要当自己是个有运气的人。”

阿开亚的战士們听見那豪俠心腸的珀琉斯之子这样放弃了他的仇恨，大家都大声欢呼起来。可是那人間王阿伽門农还有他的話要說。他从他的坐位上站了起来，并不走到中心去，就在他站着的地方說起話来。

“朋友們，达那俄斯的战士們，阿瑞斯的仆从們，”他开言道，“当一个人站起来說話的时候，只有大家听着他，不去打断他，才算是礼貌。要是沒有一点儿秩序，那是連最最好的演說家也难应付的。即使放出极大的声音，要是人人都在吵鬧也要被淹沒，那叫人家怎么講，怎么听呢？現在我要向我的阿喀琉斯爷发言，可是我要你們其余的人都听着，并且記着我的話。

“阿开亚人常常埋怨我，为的就是你先生剛才开头說起的那桩事情。不过这是不能归咎于我的。这是宙斯和命运以及那在黑暗中行动的复仇神蒙蔽住了我的判断力，以致那天在会場上我竟凭我自己的权力沒收了阿喀琉斯的战利品。我有什么办法呢？凡是在这种时候，总有一种冥冥中的势力拿着全部指揮权。原来那宙斯的长女阿忒① 是个被咒詛的精灵，要使得我們大家都变成盲目；她那一双沒有实質的脚从来不碰着地面，只是在人

---

① 意为“罪恶”

們的头脑里乱窜，败坏了它們，以致有些人因此堕落。誰都知道宙斯是高高站在一切人和神的上头的，連他也有一次受过她的蒙蔽呢。就在阿尔克墨涅要在大城墙的忒柏斯生出威武的赫剌克勒斯的那一天，他被赫拉用她那套女性的詭計愚弄了。当时宙斯剛剛对聚会在那里的神們做了一个庄严的宣告。'大家听着，你們所有的神和女神，'他說道。'我要你們大家都知道，今天产痛女神厄勒堤亚将要把一个人类的孩子接进世界里来，他那种族的血脉里面是含有我的血的，他将享有所有这带地方的統治权。'那赫拉夫人就接起口来，并且給宙斯設下了一个陷阱。'这是謊話，'她說道，'等将来看吧——这是你所不能实現的一个預言。現在，俄林波斯神，你給我一个庄严的保証，說今天要从一个女人的子宮里和从一个血脉里面含有你的血的种族里出生的那个孩子将要享有所有这带地方的統治权。'宙斯覚得这桩事情并沒有害处，就发了他的庄严的誓言；他是完全受了蒙蔽了。赫拉当卽从俄林波斯的頂上降落，急忙赶到了阿开亚人的阿耳戈斯，在那里，她知道珀耳修斯之子斯忒涅罗斯的高貴妻子也正在怀胎，可是才有七个月。赫拉不等那个孩子足月就让他出来見到日光，一面禁止产痛女神去給阿尔克墨涅接生，把她的产期擱下去。然后她亲自跑到克洛諾斯之子宙斯面前去报告这个新聞。'父宙斯，'她說道，'閃电之主；我特地赶来报告你，今天已經养出一个高貴的孩子来，他是要做阿耳戈斯人的国王的。他們已經給他起了名字叫欧律斯透斯，他的父亲是珀耳修斯之子斯忒涅罗斯。那么他是出于你的种族的，让他享有对阿耳戈斯人的統治权是一桩十分正当的事情。'宙斯听見了这話深为懊丧。他在盛怒之下就抓住了阿忒的光泽的头髮，发了一个严重的誓言，說这巨大的心灵毀坏者永远不得再立足在俄林波斯和

星罗的天上，說着他就把她擎到头顶去打个轉儿，从群星罗列的天上直扔下去。那阿忒馬上就覚得自己身在人間的世界了。但是宙斯看見他自己的爱子赫剌克勒斯被欧律斯透斯差去做那种下賤的事情，一想起她来心里还覚有余恨。我的情形也跟这一样。等到那头盔閃亮的赫克托耳重新到船后艄来杀戮阿耳戈斯人，我就忘記不了那天那个蒙蔽我的阿忒了。可是我既然受了蒙蔽；既然被宙斯夺去了我的神志，我是情愿弥补我的过失，付給你充裕的賠償的。所以你就振作起来領导全体軍队出战吧。講到賠罪的礼物，昨天① 我的俄底修斯爷已經到你篷帳里去应允过你的，現在我在这里准备如数拿出来。我也知道你急乎要出战，可是你如果高兴的話，也不妨等一等再去，我的仆人們就会到我船里去把送你的礼物拿过来，让你看看东西的确很出色。”

捷足的阿喀琉斯回答道：“阿特柔斯之子人間王阿伽門农陛下，礼物不必忙。要是你高兴的話，等你有便的时候再拿，要不就你放着吧。可是咱們現在不能再耽擱，就得考虑到战斗的事情了。咱們当前放着一桩重大的任务，咱們不应該呆在这儿空辯論浪費时間。阿喀琉斯必須重新出現在前綫，拿着他的銅枪在毀灭特洛亚的部队。你們每个人跟敌人肉搏起来的时候都要想到他。”

这几句話引出那聪明的俄底修斯的一番規諫来。“最最可敬的阿喀琉斯，”他說道，“大家都还沒有吃过早飯呢，你自己虽然英勇，也决不可以命令他們开往特洛亚，就这样子去打敌人。一經两軍接触了起来，战斗精神提起来之后，战斗是不会馬上就

---

① 这并不是昨天的事情，也許“昨天”一詞具有較广的含义，否則是作者的錯誤。

完的。不如劝大家到船边去吃点东西喝点酒——他們的勇气和力气都是全靠营养的。一个人空着肚子，决不可能跟敌人相持着整整的一天，一直到太阳下山。他也許会一心放在战斗上，可是出其不意的要感到脫力，要感到飢渴，他的那两条腿要支持不住他。要是他在整天的战斗以前吃飽了酒飯，那他的精神就可以不衰，力气就可以不竭，一直維持到停战。所以，我請求你放了这些軍队，叫他們去准备吃飯吧。至于那些礼物，就让阿伽門农王拿到会場上来，好让大家都看看，也叫你心滿意足。此外，还要让他站在全体軍队的面前，給你一个庄严的宣誓，証明他跟那个女子始終沒有同床睡过覚。你呢，也必須对他显示一种寬恕的精神。然后，为和解起見，让他在篷帳里預备盛筵招待你，这样，你的面子就絲毫沒有亏損了。至于你，我主阿特柔斯之子，可否許我进一个忠告——从今以后你处理事情得要謹愼些？一个做君王的得罪过了人，能够及时补过是并沒有什么羞辱的。”

“我的俄底修斯爷，”阿伽門农王說道，“对于我，你的这种調停办法是很受欢迎的。什么都沒有差錯；你对于每一点都想得非常周到了。你所講的那个宣誓，我不但是准备举行，并且是急乎要举行的——我也决不会伪誓。可是現在让阿喀琉斯等在这儿——虽則我知道他急急乎想要行动；你們其余的人也不要走开，等我那些礼物从篷帳里拿了来，我們就可以成立一个正式的和約。你，俄底修斯，就是我要托付这一桩任务的人。你去挑出一些青年人来，要挑全軍中最最好的，到我船里去拿我們昨天应允过阿喀琉斯的一切礼品，并且不要忘記了那些女人。再让塔尔堤比俄斯赶快給我預备好一头野猪，以备在这龐大的阿开亚軍队面前給宙斯和太阳神献祭。”

但是捷足者阿喀琉斯又站起来了。“阿特柔斯之子，人間王阿伽門农陛下，”他說道，“你所采取的步驟是对的，可是你不如另拣一个时候再去拿那些礼品，就是等战局平靜下来，我的血液不像現在这么高漲的时候。咱們那些在赫克托耳得胜时倒在他手下的朋友們，現在都还血污狼藉的躺在平原上，你跟俄底修斯却要拣这一刻儿来宣布吃飯了！我的办法可不是这样。我要叫我們的人現在就熬着飢餓去打去，等到了太阳下山，我們已經洗淨我們的恥辱，然后让他們好好的吃一頓。不等到那个时候，我自己是一滴滴、一屑屑也不会让它沾唇的，因为我那朋友直挺挺的躺在我的篷帳里，身上被銅枪打得稀烂的了，两只脚朝着門口，他的伙伴們正在圍着他哭呢。我心上放着这一桩事情，对于你的規划不能感兴趣，除了見血、杀人和听临死人的呻吟声之外对于任何事情都不能感兴趣。”

“阿喀琉斯，珀琉斯之子，阿开亚的武士之花，”机智敏捷的俄底修斯回答道，“你是比我强壯些，你使起枪来也比我不止好一点点儿，可是我的年紀比你大，經驗比你多，因而我可以自命，判断力要比你好，那么，你必須耐着性儿，来接受我的忠告。最容易使得一个人脫力的事情就是激烈的战斗，在那当中，碰到战爭的仲裁者宙斯已經把秤盘傾側下来的时候，那杀人的刀就像是一柄鐮刀，等到收割完了时，布滿在田里的是那很少麦粒的麦秆。你为了一个人的死，想要軍队餓着肚子来表示他們的悲哀，那是不可能的。一天又一天，人們都論百的倒下去，像这么严肃的哀悼势必至于沒有完的了。不行的；咱們必須硬着咱們的心腸，埋掉咱們的死者，淌一天的眼泪就算数。而且，咱們如果要繼續用兵，要把这一場战斗进行到底，那么，凡是从大屠杀中留下命来的，都必須注意他們的飲食。然后，你們就誰都不許再逗

遲不前，不許等待第二次行动的号召。因为这就是对你們的号召了。如果有人躲在船里不动身，无論是誰就都要吃苦。我們是要把每个人都拖出来的，是要拿我們的全力去扑上那些馴馬的特洛亚人的。”

俄底修斯不再說什么，就挑出人来执行那桩派給他的任务了——涅斯托耳王的几个儿子，賽琉斯之子墨革斯，托阿斯，墨里俄涅斯，克瑞翁之子呂科墨得斯，以及墨兰尼波斯——他們就都动身到阿伽門农王的篷帳里去了。到那里之后，只消几声严厉的命令，工作就已經完成。他們从篷帳里拿出那应允过阿喀琉斯的七个三脚鼎，二十口閃亮黃銅的大鍋，和十二匹馬；随后又带出了那些有技巧的工作女人，一共是七个，連布里塞伊斯算进去就有八个。然后俄底修斯称出十个塔兰同的黃金来，就带头回轉去了，那些阿开亚的青年貴族們拿着礼品在后边跟着。他們把礼品在会場中心放好，阿伽門农就站了起来。王的旁边站着那神样声音的塔尔堤比俄斯，双手捧着头野猪。阿特柔斯之子抽出他那一徑带在大劍鞘旁边的匕首，就开始举行典礼，先从那野猪头上割下一些毛，然后举起手来向宙斯禱告，所有的阿耳戈斯人照規矩都不声不响的坐在他們位置上，靜听着他們的王。那位王就仰望着开闊的天空，用这些話做了禱告：“我先向至高至善的神宙斯呼告，然后請大地和太阳以及在下界向伪誓罪人們索債的复仇神，一齐来替我作証，我这双手从来沒有碰着过布里塞伊斯那个女人，无論是为要拉她到我床上来，或是为其他任何的目的。她在我篷帳里呆了这些天，是絲毫不受侵犯的。倘有一字虛言，愿神处我以妄呼神名的人所应得的一切刑罰。”

說完，他就用他那把无情的銅匕首割断那头野猪的喉管。塔尔堤比俄斯拿着那尸体，揮舞了一下，就撂进灰色大海的肚腹里

去給魚吃去了。于是阿喀琉斯站起来对阿耳戈斯的战士們演說。"多么可怕啊，"他說道，"一个人要受父宙斯的蒙蔽！如果宙斯不是存心要阿开亚人遭受一場大屠杀，我无論如何意想不到我主阿伽門农竟会激起我这么难解的深仇，竟会糊涂到要强搶我那个女子。可是現在大家散了吧，去吃你們的飯去，吃完了就去作战！"

軍士們馬上接受这个解散的命令，散开到他們各自的船中，同时那些高傲的密耳弥多涅斯人負責管礼品，把它們送到阿喀琉斯王子的营里放下了，就把那些女人留在他的篷帳里。那一些馬匹，由他的高貴侍从們赶去归进他自己的馬群。

这样的，那个美得跟黃金色的阿佛洛狄忒一般的布里塞伊斯又回轉来了。可是她一看見帕特洛克罗斯躺在那里，被鋒利的銅枪打得体无完肤，就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扑到他的身上去，双手扯她自己的胸口和粉頸，以及她那姣美的面頰皮。她那样儿可爱得像个正在悲哀的女神，口里哭叫道："阿呀呀，帕特洛克罗斯，我的衷心喜爱的人啊！我眞不幸啊！当我离开这个篷帳的时候，你是好好儿活着的，現在我回轉来了，我的王子啊，可看見你已經死了。我是多么苦命啊，只有无穷无尽的一大串苦惱。我看見了我父母許配的丈夫，被殘酷的銅枪打得稀烂躺在他的城墻的前面；我看見了我的三个兄弟，我那同胞的亲爱的兄弟，也都慘遭非命了。可是你，当捷足的阿喀琉斯杀了我的人、攻下密涅斯王的城的时候，你是連哭都不許我哭的；你說你要让我去做阿喀琉斯王子的合法妻子，要用你的船只送我到佛提亚，并且要在密耳弥多涅斯人当中給我举行婚筵。你一徑都对我非常客气。我对你的哀悼怎么能够停止呢？"

那布里塞伊斯这样哭着，其他的女人也跟着哭了起来，面子

上是哭帕特洛克罗斯，各人心里却都在哭她自己的苦命。至于阿喀琉斯，那些阿开亚的头領們都聚在他的周圍，竭力劝他吃东西。可是他嘆了口气拒絕了。“好心的朋友們，”他說道，“要是你們肯顧念我的心愿，那就恳求你們不要在我这么极度悲痛的时候来叫我滿足飢渴。我是无論如何都要熬到太阳下山去的。”

这几句話就已足够把周圍的人都擋开去了，可是那阿特柔斯两兄弟仍旧留在那里，还有那可欽佩的俄底修斯，同着涅斯托耳，伊多墨紐斯和老战車将士福尼克斯。他們都試图安慰他心中的痛苦。可是不到他投身进了战斗的血口，是沒有什么安慰能够达到他的心境的。記忆回到他的心上来，他又重新哭了起来了：“我那最最不幸、最最亲爱的朋友啊，想当初，每当一切都准备好了要去进攻那些馴馬的特洛亚人的时候，都是你用你那迅速、敏捷的手法，亲自在这篷帳里拿美味的食品放在我面前的呢！現在是，你这样体无完肤的躺在这儿，我在絕食熬飢了。篷帳里面仍旧还有許多可吃的东西，可是我因悼念你，无論如何不会想到吃。这一个打击是不能再殘酷的了，哪怕是我父亲死了的消息也不至于給我这么殘酷的打击——可怜我那父亲啊，我为了那倒霉的海倫，跑到外国来跟特洛亚人打仗，他失去了我这个爱子，这一刻儿一定正在佛提亚洒大顆的眼泪呢；或者是，即使有人跑来告訴我，說我那个在斯庫洛斯长大的儿子——那个高貴的涅俄普托勒摩斯——已經死了，我也不至于受到这样殘酷的打击。也許他的确是死的了。不过我但愿我独个人死在特洛亚，死在这个远远离开牧馬地阿耳戈斯的地方，你么，可以回到佛提亚去，拿黑皮快船把我的儿子从斯庫洛斯接了来，把我所有的东西，我的奴仆和我那所高屋頂的大房子，一切都指給他看。因为我猜想起来，珀琉斯即使現在还活在人間，也一定是由于經

不起高年的重压，由于天天期待着我死的凶訊，而不过半死不活的了。”

阿喀琉斯一面說一面哭泣，那些头領們也都不由得悲伤起来，各自想起了留在家里的一切。那克洛諾斯之子看見他們这样苦惱，也替他們伤心。他立刻向雅典娜說道：“你丟弃了你的寵人了嗎？你的心里不再有阿喀琉斯这个人了嗎？别人都去吃飯了，只有他还坐在他那翹嘴船面前，在伤悼他那最好的朋友，吃喝都无心，正在絕食呢。你赶快去灌些神酒和甜蜜的琼浆玉液到他胸口中，免得他餓死。”

那雅典娜本来就不需要宙斯这样的鼓励，現在得到了，她就从天上通过高空一个迴旋飞下去，好像一只尖声鳴叫的长翅膀的食肉鳥一般。其时整个軍营里的阿开亚人都正在武装，她就灌了些神酒和甜蜜的琼浆玉液到阿喀琉斯的胸口里，免得他受飢餓的熬煎。这桩事情办好了之后，她就回轉她那万能天父的宫廷，同时軍队就从那些华貴的船舶当中傾倒似地出来了。

密集而迅速得如同一陣北风从云头里刮下来的雪片一般，那些輝煌的头盔，突肚的盾牌，帶銅片的胸甲，和樺木杆的长枪，都从船舶里傾倒而出。他們那些武装的光輝照亮了天空，青銅的光彩在那大地的一派笑声之中滾过平原去，大队經过的地方响起一片轟然的脚步声。

在这一切的当中，那可欽佩的阿喀琉斯穿上了他的鎧甲。其时他正怀着不可忍耐的盛怒，一面穿上赫淮斯托斯替他打造的那套天賜的戎装，一面咬牙切齿的，眼睛里冒出火光，心里充滿着对特洛亚人的毒恨。他先把那一副配着銀子踝扣的脛甲裹在腿上。其次他把胸甲系上他的胸膛，一把銀釘飾柄的銅劍挎在肩膀上。然后他拿起了那面又大又厚的盾牌，远远的射出光芒，

好像是月亮，又好像是水手們在海上被逆风从家乡飘进鱼游的大道去时回头望見的荒凉高原上农場的火光。也就像这样，阿喀琉斯那面装飾华丽的盾牌光輝直上天空里。再其次，他拿起了那頂沉重的头盔，戴在他头上。那头盔光芒四射，像是一顆星，上头还跳舞着一蓬金盔飾，那是赫淮斯托斯不惜黃金把它装在頂上的。阿喀琉斯王子穿好了这身鎧甲，試了試是否合身，是否可容他那美好的四肢自由伸展。他覚得那身鎧甲輕得像两只翅膀，并且会把他的身体漂浮起来。最后，他从柜子里面取出他父亲的那支枪来，那一支枪又重又长很可怕，除他之外沒有一个阿开亚人舞得动它，因为只有他知道怎样掌握。它是用珀利翁山上的一株樺木做成的，当初刻戎送給他的父亲珀琉斯，让他拿去处死他的强敌。

这时候，奥托墨冬和阿尔喀摩斯正在駕馬。他們把馬肚帶系在它們的胸口上，馬嚼鉄放在它們的嘴里，馬繮繩往后拉进那精良的战車里来。然后奥托墨冬拿起那条閃亮的鞭子，跳进双馬背后的車箱。阿喀琉斯已經是整装待发，也跟着跳上战車，閃得他那身鎧甲同太阳一般耀眼，就对他父亲的两匹馬厉声責备起来："克珊托斯和巴利俄斯，波达耳革的两匹名駒，这回你們可得好好的干了，到打好仗的时候要把你們的战車将士活着載还他的朋友們，不可像你們天下帕特洛克罗斯似的丢他死在战場上。"

他从車軛底下得到了一匹馬的回答，那一匹馬就是那四脚奔騰的克珊托斯，白臂女神赫拉曾經把人类的語言賦与了他的。那克珊托斯低下他的头，使得他的鬃毛从軛垫上披下去，一直披到了地上。他說道："的确的，我的可怕的主人，今天我們是要把你平平安安送回家去的。可是你的死期也快要到了；你死的原

因并不在我們身上，而是在一个偉大的神和命运的有力的手上。特洛亚人所以能够把帕特洛克罗斯身上的鎧甲剝了去，也并不是由于我們的傲慢，或是跑得不够快。把他杀死在前綫而让赫克托耳得到光荣的，是神当中最好的一位，那美髮的勒托的儿子。尽管我們跑得跟西风一般的快——天底下沒有一样东西比它更快的——你也还是注定了要在战斗中倒在一个神和一个人的手底下。”

他說到这里，那复仇神方才把他打哑了不再說話。捷足的阿喀琉斯对他动怒了，就回答道：“克珊托斯，你在預言我的毀灭，那是白費口气。我早已知道我是注定了要远远离开我那亲爱的父亲和神母死在这里的。尽管是这样，我不等把特洛亚打得稀烂决不会罢手。”

說完他就发了声吶喊，把他那两匹强健的馬赶上前綫去了。

XX

羣神出战

这样的，那些阿开亚人在翘嘴船旁边圍繞着那不知疲倦的珀琉斯之子布起陣来，那边的特洛亚人也在平原的高地上布陣。同时宙斯从那崎嶇的俄林波斯頂，命令忒弥斯① 去召集群神来开会，她就向各处跑了一陬，号召群神齐集在他的宫廷。除开了大洋，沒有一条河道不到会，还有那些住在快乐树林里和所有河流的源脉、所有多草的澤地里的女神也沒有一个不到。大家都来到了那行云之神的宫殿里，在那大匠神赫淮斯托斯給父宙斯建造的大理石走廊里坐下了。

等到所有的神都在那宫殿里聚齐后，地震之神波塞冬（因为他并沒有不理那位女神的号召，已經从海里升上来加入他們，在他們当中坐着）就問宙斯为了什么目的要开会。“閃电之主，”他說道，“你为什么要命令群神来聚会？这一刻儿特洛亚人和阿开亚人又快要肉搏起来了，你是关心他們嗎？”

“地震之神，”行云之神宙斯回答道，“你猜中了我的心事，已經知道我为什么召集这个会議了。他們虽然是在毀灭中，也的确

---

① 也是宙斯的一个妃。

是使我关心的。不过我打算呆在这儿，找个俄林波斯的山谷来坐着，以便欣赏那一番景象。你們其余的神，都得到我的准許，可以去加入特洛亚人和阿开亚人，听凭你們同情哪一面就帮哪一面。因为那阿喀琉斯如果听凭他去打特洛亚人而不加以干涉，特洛亚人是一刻儿也抵擋不住那一股烈火般的气焰的。就是在从前，他們一看見他就要发抖、逃跑的，何况現在，他因丧失他的朋友心里毒透了，我怕他也許要瞞过命运，竟把特洛亚的城墙攻下来。”

那克洛諾斯之子的这几句話放纵了一群战爭的狗。那些不死之神立刻就分成两个敌对的集团，动身前往那行动的場面了。赫拉和帕拉斯·雅典娜向阿开亚人的舰队进发。还有那繞地之神波塞冬，那幸运的赠送者和最巧妙的奇迹制造者赫耳墨斯，也都往那一边走。赫淮斯托斯也跟在他們后边，得意洋洋的覚得自己的力气大得很，因为他虽然是个瘸子，他那两条細腿是活潑得很的。向特洛亚人方面走的有戴着閃亮头盔的阿瑞斯，披着头髮的福厄玻斯，女射神阿耳忒弥斯，勒托，克珊托斯河神，以及爱欢笑的阿佛洛狄忒。

直到群神下来加入人类的一刻儿，阿开亚人都是所向无敌的。阿喀琉斯离开前綫这么久，現在重新出現了，那些特洛亚人一經看見那位捷足的珀琉斯之子身上穿着那么輝煌的鎧甲，凶險得像是战神，就都吓得双膝在底下打战。但是等到那些俄林波斯的神們到达战場，那个偉大的战役制造者斗爭出其全力挺身出来之后，局面就全然改观了。其时雅典娜已經发出了吶喊，时而站在壁垒外的壕沟上，时而向那有回声的海岸一直喊过来，但在那一边，阿瑞斯也正在和她应答，因他暴怒得像是一陣黑旋风，在那卡利科罗涅的山坡上奔来奔去，一会儿站在城堡的高处，一会儿站在西摩伊斯河边，发出尖利的呼声把特洛亚人激励。

这样的，那些受福之神使得两边軍队彼此相殘杀起来，同时又造成了他們自己之間的严重的决裂。在上头，那人和神之父发下了凶恶的雷响，在底下，那波塞冬使得广大的世界和高高的山頂都震动起来。那多泉源的伊得山的每条支脉、每个山峰都被动摇了。特洛亚的城墻和阿开亚的船舶都在簌簌的发抖，于是在下界的哈得斯，那死人之王吃了惊吓了，大喊一声从他的宝座上跳起。他怕的是波塞冬的地震也許要把他头頂的地面震开，以致对人和神暴露了那腐烂室里的可憎景像，那是連神們自己看見了也要覚得可怕的。

当神們的战斗开始时，那种紛扰的情形就象这样。这是怪不得的，因为当时波塞冬正被福玻斯·阿波罗拿着他的飞箭面对着，赫拉正受阿波罗的姊妹女猎神金箭杆阿耳忒弥斯的进攻，勒托正在应付那可怕的幸运賫送者赫耳墨斯，赫淮斯托斯也正受到那在神間叫做克珊托斯、人間叫做斯卡曼得洛斯的渦旋大河的攻击。

就像这样的，神跟神自己交战起来了。至于那阿喀琉斯，一心只巴望着在人群里遇見普里阿摩斯的儿子赫克托耳。赫克托耳的血就是他渴望着要拿来餍足那頑强战神的欲望的。但是那大軍的元帅阿波罗立刻出来干涉了，就去打足埃涅阿斯的勇气，鼓动他去跟珀琉斯的儿子抵敌。那位大神化了身，模仿着普里阿摩斯的一个儿子呂卡翁的声音去对他說道："埃涅阿斯，特洛亚人的参贊，你那一套恐吓人的大話变了什么了？你不是曾經对着酒杯告訴特洛亚的王子們說你要个对个去会見那珀琉斯的儿子阿喀琉斯的嗎？"

"呂卡翁，"埃涅阿斯回答道，"你为什么要逼迫我去抵敌那珀琉斯的傲慢儿子呢？这桩事情我很不高兴去想它，因为我跟那

捷足的阿喀琉斯已經不是第一次遭遇了。从前有一次，他抢了我們的牛，劫掠了呂耳涅索斯和珀达索斯两个地方，曾經拿着他的枪从伊得山上追赶我。那时亏得宙斯給了我气力和脚力，救了我的命，否則我就該倒在阿喀琉斯和雅典娜的手下了。原来那雅典娜跑在他的前头替他保安全，并且鼓励他拿他的枪去杀戮勒勒革斯人和特洛亚人的。这一种情形，使我感覚到任何人都不可能去跟阿喀琉斯战斗。他一徑都有一位神跟着他保护他的。而且即使沒有神帮助，他那支枪也会一直的飞上前，不碰到人的肉不肯停止。不过，要是神們决計肯让我們来一次公平交易的話，那就尽管他自以为是銅打的身軀，也要不容易取胜的吧。”

“我的爷，”宙斯之子阿波罗王說道，“你为什么不亲自去向不死的神們挑战呢？人家都知道你是宙斯之女阿佛洛狄忒的儿子，至于阿喀琉斯的母亲，虽然也是个女神，地位可卑微得多，她的父亲不过是海中老人，怎样也比不得宙斯的。那么，你就拿你的坚硬銅枪一直扑上他去吧！不要让他的恫吓和侮辱把你擋开去。”

說完，阿波罗就把勇气吹进了埃涅阿斯王子的心，埃涅阿斯就閃耀着一身璨烂的銅装穿过前綫走上前来了。可是这桩事情瞞不过那白臂女神赫拉的眼睛，她一看見那安喀塞斯的儿子从人丛里挨挤出来攻击珀琉斯的儿子，就把她的朋友們叫到了她的身边，說道：“波塞冬和雅典娜，我希望你們来处理这一桩事情。現在埃涅阿斯閃耀着一身銅鎧甲来攻击阿喀琉斯来了，有福玻斯·阿波罗替他做后盾。来吧，咱們馬上去对付他去。或者咱們也学对方的样儿，由一位神帮着阿喀琉斯，加强了他的力量。他的精神决不可以让它維持不下去。必須使他感覚到头等的神都是爱他的，已往那些支持特洛亚人使他們不失敗的神都

是无足輕重的。咱們既然从俄林波斯来参加这場战斗，今天阿喀琉斯就不应該在特洛亚人手里吃到任何的亏，虽則日后終于要逃不了自出娘胎就已安排定了的那一步命运。不过这一切的情形如果不从天上給他放一个消息，他等遭遇到一位神的时候就要吓坏了。神們要是公然去跟人对面，那是任何人都难以对付的呢。”

可是地震之神波塞冬把她制止住了。“赫拉，”他說道，“你必須控制住自己，不要这样的輕举妄动。拿我自己来說，我是不急急乎要使神們自相殘杀的，我的建議是，咱們不如都站开，让人們自己去打去，咱們找个便利的地方坐着看他們。当然，如果阿瑞斯或是阿波罗动手先打，或者是妨碍着阿喀琉斯不让他打，那是咱們自己立刻就要动手的。不过我想起来也不会打得长久。咱們的敌人只要受到咱們的力量的压迫，馬上就会退下去，回到俄林波斯的其他神道那里去的。”

那位黑鬈髮的神不再說什么，就带同他的同伴們去到一座高高的土垒，那是当初因为那大海兽要到陆地上来攻击英勇的赫剌克勒斯，特洛亚人和帕拉斯·雅典娜給他筑起来避难用的。到那里之后，波塞冬和其他的神都坐了下来，在他們的肩膀周圍布开了看不透的濃雾。他們那些神界的敌手，也圍繞着福玻斯和攻城略地的阿瑞斯，在卡利科罗涅的山沿上坐了下去。这样的，双方都在各自的营盘里安定下来再作考慮。各方面都有些畏縮，不肯先去投入恐怖的战爭，那个高高坐在宝座上的宙斯仍旧控制得住。

这时候，那平原上充滿着人类的战士，閃耀着步兵和馬匹身上的銅装。当两軍相向奔馳的时候，大地在他們的脚下动摇起来。現在，在两軍之間的地面上，他們的两个大健将，安喀塞斯

的儿子埃涅阿斯和神样的阿喀琉斯，走到一起来准备个对个的交战了。埃涅阿斯带着一种挑战的姿势，第一个踏步上前。他那一顶沉重的头盔在他的脑袋上面摇晃着；他把他那一面华貴的盾牌擎在前面，手里揮舞着他的銅枪。从那一边，那珀琉斯的儿子跳上来和他相会。他好像一头獅子，因它太凶暴，滿村的人都涌出来企图毀灭它了。起先，它瞧不起他們，还是管自走路，可是后来有个比較勇敢的青年打中它一枪，它才咆哮一声竪起全身的毛来，口嘴上冒出白沫，暴怒得不住哼哼，又拿自己的尾巴抽它的胁肋和肚腹，意在抽上气来好战斗，然后他就眼睛里冒着火向前进攻，决計一扑上去就拚个你死我活。也就像这样，阿喀琉斯被他的盛怒和驕傲所驅使，去攻击那显赫的埃涅阿斯。等到他們进入射击的距程，那捷足的阿喀琉斯第一个开口。“埃涅阿斯，”他說道，“是什么东西引誘你离开陣地这么老远出来会我的？你是因为希望継承普里阿摩斯做馴馬的特洛亚人的王才打算来跟我打的嗎？就算你把我杀了，也不会使普里阿摩斯讓位給你的。他有他自己的儿子在那里；他也还很健康；他又并不是糊涂昏瞶。或許是，特洛亚人許了你一块最好的土地，上面有許多葡萄园和麦田，你如果能够把我杀了就可以据为己有的吧？好吧，我想你会覚得这是不容易的呢。我好像还有些記得，从前有过一次是你从我的枪下逃走的。你难道忘記了嗎，那时我是单独遇到你，把你和你的牛群截断了，讓你一直滾下伊得山的山坡去的？那时候你逃得好快，連回顧一下的工夫都沒有，总算被你逃脫了。你逃到呂尔涅索斯去避难。我也追赶到那儿，因得雅典娜和父宙斯的帮助，把那地方打下了，那些俘虜的女人被我带走做奴隶，只有你一个，因得宙斯和其他的神們帮助，讓你躲掉了。可是这一回，我想宙斯不見得再会像你痴心妄想的来帮助你了。

我老实的奉劝你，你还不如趁早回轉去，去加入那叫花子的队伍，不要来跟我交手，否則你就得吃苦。聪明得太晚就是愚蠢到了极点了。”

“我的阿喀琉斯爷，”埃涅阿斯回答他道，“你用不着痴心妄想，当我是个小孩子，以为用几句話就可以吓退我，因为如果是用侮辱和謾罵，我也准备着有这么一大套还給你的。你和我是彼此知道世系的，咱們也彼此知道生身的父母，因为你虽然从来沒有見过我的，我也从来沒有見过你的，可是他們的名字咱們都听得很熟，如同家常話一般的了。大家都知道，你是那可欽佩的珀琉斯和鹹海的女儿美髮的忒提斯的儿子，我呢，我可以自吹，显赫的安喀塞斯是我的父亲，阿佛洛狄忒是我的母亲。这两对父母当中，今天总有一对要痛哭他們丧失的儿子，因为我确实知道，你我不会像这样的談談不相干的話儿就算是了事，就会各自离开战場的。可是你如果高兴听听我这著名家族的全部故事，那你就听着，那是要从行云之神宙斯的一个儿子达耳达諾斯講起的。达耳达諾斯建立了达耳达尼亚，那时神圣的伊利翁城还沒有建造起来让平原上的人們居住，他們都还住在伊得山的流水山坡上的。达耳达諾斯有一个儿子，厄里克托尼俄斯王，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有三千匹雌馬，养在那澤地上边，欢爱着她們的小馬。有一天，她們正在那儿吃草，北风被她們的美所誘惑，变做一匹黑色的雄馬来向她們求爱，过了些时她們就养出十二匹小馬来。那些小馬在陆地上玩儿的时候，可以奔跑过一片麦田，掠过最高的麦穗子，而不会把它們伤害；如果是拿滾滾的大海做他們的游戏場，他們可以掠过波浪頂上的白沫。厄里克托尼俄斯有一个儿子叫做特洛斯，他就是特洛亚人的王；特洛斯也有三个卓越的儿子，伊罗斯，阿薩剌科斯，和神样的伽倪墨得

斯。伽倪墨得斯长大之后，成了世界上最最美丽的青年，也就因为他的相貌好，被神們拐去了做宙斯的司酒者，混进不死神里边去了。伊罗斯就是高貴的拉俄墨冬的父亲；拉俄墨冬的儿子有提托諾斯，普里阿摩斯，兰波斯，克呂提俄斯和阿瑞斯的族类希刻塔翁。講到阿薩剌科斯，他是卡皮斯的父亲；卡皮斯的儿子就是我的父亲安喀塞斯。至于赫克托耳王子，他是普里阿摩斯的儿子。这，先生，就是我的世系；我所能够訒为我自己的一个血統就是这样的。

“講到战斗的威力 那是全能宙斯的一种贈品，他对于一个人給多給少是要他斟酌起来看的。可是来吧，咱們不要像傻孩子似的站在这个战斗中心談天了。咱們如果要彼此侮辱，那有的是这套話儿，多到可以使得一条商船沉沒的。舌头是极灵活的东西。它有一个广大的詞彙可以运用，就可以把我們的思想用任何的风格表达出来，而且，誰都照例可以得到他所要求的那一种答复。可是你我有什么理由站在这儿相毀謗，像是两个潑辣女人逞一时的意气站在街心不論是非互相謾駡呢？无論如何我是要打的，不到咱們站起来拿枪来解决，我决不会被你的話儿擋开。現在够了！咱們来尝尝彼此的銅味吧。”

說完，埃涅阿斯就把他的沉重的枪投上了对方那面可怕的盾牌。那家伙的尖头大声震响在那不是人間所有的盾牌上，阿喀琉斯不免惊惶，就用他那强有力的手把盾牌擎出去抵擋，心想那显赫的埃涅阿斯的长杆枪非刺穿它不可的。他这恐惧其实是愚蠢；他忘記了这些神的輝煌贈品当人类的手攻击它們的时候是不会禁不起的，不会被打癟的。現在这套家伙果然替他效劳了，哪怕是那剛勇的埃涅阿斯的那支沉重的长枪也穿不过那面盾牌，却被赫淮斯托斯装在那里面的黃金阻擋住。当时那一支

枪也曾穿过了两层，可是还有三层沒穿过，原来那位瘸腿的神一共是做了五层，两层是青銅的，里面两层是錫的，一层是黃金的。就在这一层上头，那支樺木杆的长枪給擋住了。

現在輪到阿喀琉斯了，他就投出一支长杆枪。他打中了埃涅阿斯那个圓盾的眞正边沿上，正是青銅和衬里的牛皮最薄的地方。那支用珀利翁山上樺木做成的枪嘩啦啦一声直穿过去。埃涅阿斯吓得往底下一窜，急忙把那面一人高的盾牌往头頂一擎；那一支枪就批脫了青銅底下的皮层，越过了他的脊背，終于插进地里去。它并沒有碰着埃涅阿斯，可也只相差一間，埃涅阿斯已經被吓坏，眼睛也花了，神志也散了，呆呆的站在那儿。可是阿喀琉斯抽出了他的利劍大喊一声又杀上来了。埃涅阿斯这才也檢起了一块石头。那块石头光是要拿起它来，現在的人就得不止两个人出力，他可独个人就毫不費力的拿到手里了。那时候，要不是波塞冬的眼睛快，那么，埃涅阿斯就很可能趁阿喀琉斯走上去的当口儿拿那石头打在他的头盔上或是那面已經救了他的命的盾牌上，阿喀琉斯呢，也很可能赶上前去拿他的劍杀了埃涅阿斯了。可是那位地震之神是在留心看着的，到了这个关头他就啊呀了一声向着他旁边的那些神。“我可不得不替那显赫的埃涅阿斯覚得可怜了，”他說道。“过一会儿他就要倒在阿喀琉斯的手底下，落到哈得斯的宮里去了呢，就只因为他做了傻子，听信了阿波罗的話，仿佛那位射王会来救他的性命似的！他是个无罪的人，对于天上神的献祭向来都很慷慨，除开了受别人的連累一个理由，他为什么应該吃苦呢？咱們得采取行动，去救他的一死。要是阿喀琉斯眞的杀死了埃涅阿斯，怕連那克洛諾斯之子也要动怒，因为他本来是注定了要活下去的，要保住达耳达諾斯王族不让断絕的——宙斯对这王族的創始人比对凡間

母亲所生的别的任何孩子都寵爱些。普里阿摩斯的一系已經失寵于克洛諾斯之子了，現在应該这偉大的埃涅阿斯来做特洛亚的王，并且应該由他的子子孙孙継承下去。”

“地震之神，”牛眼睛的天后赫拉說道，“这得你自己决定，还是去救那埃涅阿斯，还是随他去。帕拉斯·雅典娜和我曾經屢次在所有的神面前起过誓，永远不去給特洛亚人救死的，哪怕是到了他們的整个城市都被阿开亚战士的儿子們放起火来那一天。”

地震之神波塞冬听完了她的話，就穿过了乱陣和枪林，去到埃涅阿斯和著名的珀琉斯之子在交手的那个地点。到那儿之后，他的第一步就是布一陣雾在阿喀琉斯的眼前。然后，他把那支插牢在埃涅阿斯盾牌上的樺木杆枪拔出来，放在阿喀琉斯的脚下，又把埃涅阿斯从地面上高高摄进半空中。埃涅阿斯被那神的手大力一推，竟飞过了所有步兵和馬匹的陣綫，一直落到战場的极边，考科涅斯人正在准备投入战爭的所在。随后地震之神波塞冬就追上了他，向他提出了質問。“埃涅阿斯，”他說道，“你这样的輕举妄动是什么意思？是哪一位神叫你来跟傲慢的阿喀琉斯交手的？他不但是打起仗来比你强，在神們的心里也比你得寵。要是你再遇着那个人，你得馬上就退却，否則你不到时候就要跑进哈得斯宮里去了。可是等到他死了走了之后，你就可以在前綫献你的身手，因为阿开亚人方面沒有别的人会来杀你了。”

那波塞冬做过了这些个說明，就把埃涅阿斯丢在那里，急忙回到阿喀琉斯那里去撤掉他眼前的那一陣雾。那一陣霧曾經困住了阿喀琉斯，現在他竭力的瞠視着，断定他已見到了一个神迹，因为他那支枪放在面前的地上，他所要杀的那个人可已去得

无影无踪了。他覚得大不高兴，不由喊了一声。“那一些不死的神，”他想道，“一定也很喜欢埃涅阿斯的，虽則他所夸口的那套話我并不覚得有多大的眞实性。好吧，就让他去吧。这回他得了他的性命，一定会非常感激，再也不会急急乎要来跟我打了。現在我要鼓起达那俄斯人的勇气来，看我对其他的特洛亚人能做些什么。”

阿喀琉斯急匆匆的跑过队伍，碰到每一个人都給他一句勉励的話。“高貴的阿开亚人，”他說道，“不要站在那里等特洛亚人，要找出你自己的敌手来，全心全意放进去跟他战斗。我也許是有力量的，可是我不見得能够独个人对付这样的大軍，跟他們全体人去打。哪怕是不死的神，像阿瑞斯和雅典娜那样的，如果投身进去跟这么一大堆人战斗，也不能够造成多大的損害。不是我貪图安逸——并不是的。凡是敏捷的脚和强壯的臂膀所能办到的事情，当然都要办到。我正要一直冲进他們的陣綫里去，特洛亚人不論他是誰，要是跑近我的枪头来，我是不会羡慕他的。”

就像这样，阿喀琉斯激发了他的部下。但在那一边，显赫的赫克托耳也正在唆使特洛亚人。他甚至講到了要向阿喀琉斯进击。“英勇的特洛亚人，”他嚷道，“不要被那珀琉斯的儿子吓退了。要是单单靠几句話儿，我也連神都可以不怕的，不过用枪打起来，却要难得多——神的力量不是我們所能够抵敌。阿喀琉斯所說的話并不是句句都能够办到。他也許可以成功到了某一点，可是到了那儿他就要突然的終止了。我是要去会他的，哪怕他那双手像是火，不錯，哪怕他那双手像是火，他那个心像是磨光了的鋼。”

特洛亚人得到了赫克托耳的这种鼓励，就都把他們的枪准

备好，两軍相对扑过来，吶喊之声也跟着起来了。但是福玻斯·阿波罗走到赫克托耳那里，叫他无論如何不要去找阿喀琉斯相会。“你跟其余的人呆在一起吧，”他說道，“讓他看見你在人群里。要不然的話，他会投过一支枪来打倒你，或是到你身边来拿劍砍杀你。”这一个警告使得赫克托耳退进队伍里去；他听見了那神的声音，他的心就动蕩起来了。

但是阿喀琉斯心里沒有容留恐惧的余地，他就发了一声可怕的吶喊，向特洛亚人扑上去了。他第一个杀死的人是伊菲提翁，俄特任透斯的英勇的儿子，一个大分遣队的領导人。他的母亲是一个水神，在許得肥饒地面的特摩路斯雪罩高原底下給那攻城略地的俄特任透斯养出他来的。那偉大的阿喀琉斯趁那人走上前来的时候，一枪笔正打中他的头，把他的腦壳劈做两半拉。他嘩啦的一声倒下去，阿喀琉斯就对他嘲笑起来：“你可倒下了，俄特任透斯的儿子，最最可敬的人。你虽則出生在古該亚湖，在那赫耳摩斯和許罗斯两条产魚的急水旁边你父亲的田庄上，这儿可是你的死地了。”

阿喀琉斯正对他这样夸口，死的黑夜就落到伊菲提翁眼睛上了。他把他丢在两軍前綫的交接处，讓阿开亚人的战車輪胎去碾碎他，就又去杀死得摩勒翁，安忒諾尔的儿子，一个坚强、老練的战士。他打中了那人的太阳穴，穿过他那青銅做边的头盔。头盔上的金属沒有能把那急切的枪头阻擋住。枪头进去了，打碎了骨头，把他的腦浆潑了一头盔。得摩勒翁的滿腔热愤都被澆灭了。其次輪到希波达馬斯。他已經跳下了他的战車，正向前面逃，阿喀琉斯一枪打中了他的脊背。他大吼一声放弃了他的性命，好比一头雄牛被地震之神所喜爱的那班值坛青年繞着赫利刻[1]之主的祭坛拖过去一般。当那希波达馬斯的傲慢精神

离开他的骸骨的时候，那一声的大吼也是这样的。但是阿喀琉斯早已拿着枪去追赶波呂多洛斯去了。这位王子也是普里阿摩斯的一个儿子，所有的儿子当中脚步最快的。他的父亲曾經禁止他出去战斗，因为他是他所寵爱的又是最小的孩子。可是那傻孩子趁这机会要来显显他的脚步快，就在那些前綫人里面东奔西跑起来，以至遇到了他的死。因为阿喀琉斯也是好快的脚步，他趁那青年奔过的当儿就一鏢枪笔正打着了他的脊背，中在他那腰带的黃金扣子所在和胸甲相交叠的地方。枪头一直插进他，打他的肚臍眼里穿出去。他哼了一声跪倒在地上，眼前的世界变漆黑起来，随卽双手捧着肚腸倒了下去了。

赫克托耳看見他的兄弟波呂多洛斯抓着肚腸倒到地上去，他的眼睛就被泪水弄模糊了。他再也耐不住袖手旁观，就舞动了他的鋒利长枪，一团烈火似的向阿喀琉斯扑上去。阿喀琉斯一經看見他，就跳着迎了上前，一面不胜狂喜的对他自己說道："这儿这个人杀了我最亲爱的朋友，是曾經給我最最殘酷的打击的。現在我們不再在战斗的走廊里躲来躲去了。"他就給赫克托耳一个怒視，对他說道："快上来，早些儿来受死。"

"我的阿喀琉斯爷，"那头盔閃亮的赫克托耳泰然自若的回答道，"你不要痴心妄想，当我是个小孩子，以为用話可以吓倒我，因为如果要用侮辱和謾駡，我是准备着一报还一报的。我也知道你是个好手，比我强得多。可是像这样的事情是要由神們来处置的，虽則我的力量不如你，他們也許讓我一个投枪杀死你，因为我那支枪向来是很鋒利的。"

說完，他就拿穩他的枪投了出去。可是雅典娜只稍稍費了

---

① 海神波塞冬的神庙所在。

一点口气就造成一个神迹，把那支枪吹开了显赫的阿喀琉斯，让它飞回赫克托耳那边去落在他的脚下。阿喀琉斯急乎要杀他，发了一声可怕的吶喊冲上去了。可是阿波罗拿一团濃霧罩上了赫克托耳王子，把他搶开了——这种事情在一个神原是輕而易举的。那捷足的阿喀琉斯王子三次拿着他的銅枪冲上去，三次都刺着了一陣空虛的迷霧。及至像个恶魔似的冲上第四次，他就用一种可怕的声音对赫克托耳嘲駡起来。"你这狗！"他嚷道，"你又一次逃了你的狗命了，不过这只是你的万幸。那福玻斯·阿波罗又照顧了你了；无疑的，你在冒險进入投枪距程里来的前头一定向他禱告过。不过咱們是还要会見的，那时候我就要結果了你，要是我也找得到一个神来帮助我的話。暫时么，我要去找其余的人碰运气去了。"

他一面說話，一面就已經拿他的枪笔正打中了德律俄普斯的脖頸。德律俄普斯嘩啦一声在他的脚下倒下了。阿喀琉斯把他丢在那里，又去向那菲勒托耳的高大而美貌的儿子得穆科斯投枪了。他打中了他的膝盖，把他打倒在地上，然后用他的长劍結果了他的性命。随后他去攻击比阿斯的两个儿子，拉俄戈諾斯和达耳达諾斯，把他們都从战車上打到地上，一个是拿枪投下来的，还有一个是走近去拿劍砍下来的。其次輪到阿拉斯托耳的儿子特洛斯。原来这个人跑上前去捧住阿喀琉斯的双膝，希望阿喀琉斯顧念他是他的同年人，不忍心把他杀死，只把他当作俘虜，放他一条活命。这个青年的傻子本来应該知道他这一番求告是注定要失敗的。阿喀琉斯并不是一个仁慈的或是軟心腸的人，而是生成一副暴烈性情的，当特洛斯捧着他的双膝向他迫切哀求的时候，他就一劍戳进他的肝脏了。那个肝脏落到外头来，使得他的膝盖浸透了紫血。那人暈倒了，黑夜落到他的眼睛上。

阿喀琉斯这才走到穆利俄斯的跟前，一个鏢枪打在他的耳朵上，打得非常猛烈，枪头竟从那边耳朵穿出来。其次輪到阿革諾尔的儿子厄刻克罗斯。阿喀琉斯拿他那柄长劍一劍笔正劈在他的脑袋上，那一股血使得那口劍通身发热。命运在厄刻克罗斯身上打了印子，死的阴影落到他眼睛上来。其次輪到了丢卡利翁。阿喀琉斯用他的銅枪头刺穿了他的前臂，正在肘弯的筋附着的地方。丢卡利翁挂着他那条带枪的膀臂站在那里等他，面对面的看着死。阿喀琉斯就拿起劍来砍断那人的脖頸，使得他的脑袋与头盔齐飞。骨髓从脊梁里涌上来，尸体直挺挺的躺在地面上。阿喀琉斯的下一个猎获物是里格摩斯，珀洛俄斯的儿子，从特剌刻的肥厚地面上来的。他向他投了一枪，笔正中在他身上。那支銅头鏢枪停在他的肺里，他就从战車上滾了下来。阿喀琉斯这才拿他的鋒利长枪去打里格摩斯的侍从阿瑞托俄斯，打在他的脊背上。当时阿瑞托俄斯正在掉轉他的馬头，及至他也被从战車上头扫下去，那两匹馬就直窜而去了。

这样的，阿喀琉斯拿他的枪在那里大发其狂，好比一个已被太阳烤干的山麓上从沟壑里发出一蓬野火，把整个森林都燒起来，正有一陣狂风刮得那火焰倒到东边又倒到西边似的。他凶狠得同个恶魔一般，紧紧追逐他的牺牲者，滿地都淌黑了血。他那几匹馬也順着那个专横主人的意旨，拿他們的沉重馬蹄毫不費力的把地上的死人和盾牌一齐踩烂，正如一个农夫駕了两头關額牛在打麦場上踩雪白的大麦，那两头雄牛一路叫着踩下那麦粒来一般。他那战車底下的橫軸和周圍的栏干，都沾上了馬蹄和輪胎濺起来的血。那珀琉斯之子一心只在找光荣，連他那双不可战胜的手也潑滿了膏血了。

XXI

阿喀琉斯力战河神

当他們打到了克珊托斯——就是那条以不死神宙斯为父的大河——渡头的时候，阿喀琉斯就把特洛亚的軍队切成两段了。其中的一段，他把他們赶过战場直向城市方面去，那边就是头一天那显赫的赫克托耳正在发狂的时候阿开亚人在大恐慌中被打退回来的地方。那一段人混乱非常的溃散在平原上面，赫拉为要妨碍他們的奔逃，在他們的去路上布下了一陣濃雾。

其余的人被他追逐到一个河灣，就是銀色渦流的克珊托斯跑到深处去的所在。那一些人都落进水里去，激起了巨大的浪声，以致河床都起了反响，又在他們受到那漩渦的冲激而拍水前进的当儿，他們的喊声使得两边的河岸都发生震动。这好比一大群蝗虫，被一陣突发的野火驅逐到河里去，聚集在水面上躲避那火头。不过現在驅逐他們的不是野火而是阿喀琉斯，那些人和馬被驅逐进河流里去把它攪得一团糟，使得克珊托斯大声吼叫。

那位王子把他的长枪倚靠在一棵槤柳树上，手里就只拿着一口劍，像个恶魔似的跳进河里去，滿腔杀气的左右砍劈起来。那些碰上他的劍的人发出了駭人的慘叫，水都被血染紅了。好比小魚被巨大的海豚吓得逃跑，明知被他逮住是要让他吃掉的，

都拥挤到河灣角落里去躲避去，那些特洛亚人也都到那条可怕的河流的突出河堤底下去藏身。阿喀琉斯等到杀人杀累了臂膀，就挑选了十二个青年人，从河里活捉出来，去替帕特洛克罗斯抵死。他把他們像昏迷的小鹿一般赶上岸，拿他們自己短褂上系着的那些坚韧皮带把他們的手反綁起来。然后他把他們交給他的从人去带到樓船里去，就又急急乎的重新扑上去杀人去了。

他第一个遭遇的人是呂卡翁，达耳达諾斯之子普里阿摩斯的一个儿子，当时正要跳出河去逃命去。阿喀琉斯从前有一次夜襲的时候曾經遇到过这个人，把他从他父亲的葡萄园里拿去做俘虜，因为那时呂卡翁正拿着一把鋒利的小刀在修削一棵无花果树的嫩枝，預备拿去做战車栏干之用，那偉大的阿喀琉斯就像青天一个閃电似的扑上他来了。那一次，阿喀琉斯把他装在船上載到楞諾斯城去卖掉，是伊阿宋的儿子买了他的。从楞諾斯，他被一个得过他帮助的人——印布洛斯的埃厄提翁——出重价贖了出去，那人送他到神圣的阿里斯柏，但是他从那里那些保护他的人手下溜出来，設法回到特洛亚的家里去。誰知他从楞諾斯回家之后，不过是跟他的朋友們在一起过了十一天工夫，因为到了第十二天上，命运又重新把他送到阿喀琉斯手里去了，这回阿喀琉斯可不管他愿不愿意都要把他送上哈得斯宫的路去。那捷足而卓越的阿喀琉斯很容易認出他来，因为他当时是全然沒有武装的，既不戴头盔，也沒有盾牌，也沒有枪，那套东西都已被他扔在地上了，而且因要逃开这条河，淌汗出气力，已經是一拐一瘸的了。阿喀琉斯发出一种兼有忿怒和惊异的呼声。“奇事出不完了呢！”他对他自己說道。“这儿这一个家伙，这个逃亡的奴隶，是被卖到楞諾斯过的，現在他又出現了，好像那汪洋大海也阻隔不住旅行人似的，要是大家都学他的样，那我杀死了的特

洛亚人个个都要从西方的幽冥世界重新出来跟我作对了呢。好吧，这回我可对他不能再客气；他得尝尝我的枪头了。我倒要弄个明白，看他到他这个新的目的地之后，还是也像这么容易的回来呢，还是要被那在怀里装着許多强壮人的丰产大地吞下去。”

阿喀琉斯正站在那里发愣，那呂卡翁已經走近来，試想来捧住他的双膝，因为他当时已經吓昏，就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要逃过他这步恶运，避免这一場惨死。那偉大的阿喀琉斯拿起了他的长枪，瞄准着他投过去，可是呂卡翁把头一低閃过了，跑上来，抓住了他的双膝，那一支枪就打他的脊背上头飞过去，种进了地中，仍旧吃不到人肉。呂卡翁一只手放在阿喀琉斯的膝盖上，那一只手抓住那支枪再也不肯放，一面就向他哀告起来。“阿喀琉斯，”他說道，“我跪在你的膝下了，你发发慈悲饒了我的命吧。我是有理由可以請你照顧的，因为当你在我們那可爱的葡萄园里逮住我把我从我的父亲和我的朋友那里带到神圣的楞諾斯去卖掉的时候，你就是我第一个打过伙儿的阿开亚人。我給你掙来了大大的一笔身价，可是我被拿三倍那么多的錢贖回去了，費了千辛万苦方才在十二天前头回到伊利翁。現在凶恶的命运又把我重新送到你手里来了——我不曉得父宙斯多么的恨我，才叫我两次做你的俘虜！我是拉俄托的似乎应該短命的儿子，她的父亲是老阿尔忒斯，好战的勒勒革斯人的王，住在薩特尼俄伊斯河岸的珀达索斯高堡垒上的。普里阿摩斯把阿尔忒斯的这个女儿拿去做他許多妻子当中的一个，她养了两个儿子，大概都要遭你的屠杀，因为那高貴的波呂多洛斯已在前綫被你那鋒利的长枪打倒了，这儿一个凶恶的結局又在等着我。現在神已經把我交付在你的手里，我是很少希望能逃脫的了。可是另外还有

个理由，你为什么应該饒我的性命，我請求你不要忽視它。那个杀了你那勇敢和善良的朋友的赫克托耳，我和他并不是同母所生的。”

这样的，那普里阿摩斯的高貴儿子哀求阿喀琉斯的怜憫。但是那回答他的声音里面并沒有怜憫的意思。“你这傻子，”他听見阿喀琉斯說道，“不要跟我来談贖身的話儿；我不愿意听什么演說。在帕特洛克罗斯丧失性命以前，我是不会不肯饒恕特洛亚人的；我也曾經带走許多活的到远处去卖过。可是現在，凡是神在伊利翁城的前面交到我手里来的，就沒有一个人想活命；这一句話适用于每一个特洛亚人，特别是普里阿摩斯的儿子們。所以你，我的朋友，你也非死不可。干嗎还要来唱这么一大套呢？連那帕特洛克罗斯，一个比你好得多的人，他也死的了。再看看我吧。我这一个偉人的儿子，并且有个女神做我的母亲的，不是魁梧而且美丽嗎？可是死和至尊的命运也正在等着我呢。一个早晨要到来，也許是一个夜晚或是一个中午，就要有人在战斗里投一支枪或是放一支箭把我也杀了。”

呂卡翁听見了这一番話儿，精神就再也支持不住，瘫倒了。他放开了那支枪，坐在地上擎出两只手。可是阿喀琉斯抽出他的利劍来，劈在他脖頸旁边的鎖骨上。那两刃的劍叶陷进他的肉里去，他就往前面一仆，直挺挺的倒在地上了，紫血从他身上涌出来，浸透了大地。阿喀琉斯抓住他的脚，把他一撂撂进了河中，还嘲駡他几句算和他告别。“你在那儿跟魚一起躺着吧，”他說道，“他們会来舒舒服服的舔你伤口上的血。你的母亲不会把你放在停屍床上哭你了，但是汹涌的斯卡曼得洛斯将会把你卷进海的广闊肚腹里边去，那里有許多的魚，将会从水底鉆到水面的阴暗浪花里来吃呂卡翁的雪白的肉。你們大家都要吃苦头，

直到我們到达神圣伊利翁的堡垒；你們前面逃，我們后面杀。沒有东西救得了你們，就連你們年年用雄牛来献祭，用活馬沉进去的那优美的銀色渦流斯卡曼得洛斯也救不了你們的。一个一个的，你們大家都要落到一个凶恶的結局，直要等到你們償清你們杀死帕特洛克罗斯和趁我走开的时候在阿开亚人的华貴船舶旁边屠杀他們的那一笔血債。”

那位河神早就已經不高兴，現在听見講到他的身上来，更加是怒不可遏，开始設法杀那阿喀琉斯王子的威风，救那些特洛亚人的灾难。这时候，那珀琉斯的儿子一心只想杀人，又拿着他的长杆枪扑上阿斯忒洛派俄斯去了。这个人是珀拉工的儿子，珀拉工又是阿刻薩墨諾斯的长女珀里玻亚和汹涌河流的河神阿克西俄斯恋爱所生的。当阿喀勒斯向他攻击的时候，阿斯忒洛派俄斯剛从水里鉆了上来，手里拿着两支枪面向着他在那里等着，他是得到克珊托斯的鼓励的，因为克珊托斯看見那些青年人在他那条河流里被阿喀琉斯那么上上下下的赶着屠杀，已經深覚忿恨了。那捷足而卓越的阿喀琉斯一面向阿斯忒洛派俄斯走上去，一面就向他挑战。“你到底是什么人，”他問道，“敢来跟阿喀琉斯会面？你是哪一族里的？誰要在我发怒的时候来会我，他們的父亲是要哭的呢。”

“珀琉斯的王子，”那高貴的阿斯忒洛派俄斯說道，“你为什么要問我的家世呢？离开这儿远远的有个土地深厚的地方，派俄尼亚，我就是十一天以前从那儿率領我那派俄尼亚的长枪部队到伊利翁来的。我是广闊河流阿克西俄斯的后代。阿克西俄斯是著名枪手珀拉工的父亲，我呢，据說就是珀拉工的儿子。可是够了！咱們来打吧，我的阿喀琉斯爷。”

他的說話带着輕慢的意思，阿喀琉斯王子就举起他那支珀

利翁山的樺木杆枪来了。誰知那勇敢的阿斯忒洛派俄斯是能两手并用的，他就把两支枪同时投出来。其中一支打中阿喀琉斯的盾牌，可是沒有能够穿过去，那个枪头被神装在他的贈品里面的黃金擋住了。还有一支擦伤阿喀琉斯右边的肘膀子，以致黑沉沉的血流出来，可是那支枪从他身边飞过去插进地中，仍旧沒有吃到肉。现在輪到阿喀琉斯来投了，他就拿住那支木紋笔直的樺木长杆滿怀柔心的向阿斯忒洛派俄斯投过去，可是沒有投中他，却投上了那高高的堤岸，而且那一下的力道非常大，竟致半根枪杆插进泥土中。那珀琉斯之子就从身边拔出他的利劍来，向阿斯忒洛派俄斯扑上去，其时阿斯忒洛派俄斯正在用他的大手試图从堤岸上拔出那支樺木枪。他一連用力拔过了三次，都只稍稍移动一点儿，終于放开手。他又去試第四次，这回他打算去拗断珀琉斯的那支樺木枪杆了，可是他沒来得及动手，阿喀琉斯已經扑上他来拿劍劈死他。他劈在他的肚臍旁边，以致全部肚腸都流到地上。他張着大嘴躺倒在那儿，黑夜落到他的眼睛上。阿喀琉斯踩住了他的胸膛，剝掉了他的鎧甲，对他夸耀起胜利来。"躺在那儿想想吧，"他說道，"哪怕是个河神的儿孙，要跟全能宙斯的后裔去打仗是多么不容易的。你說你是一位高貴河神的后裔，可是我的世系可以一直追溯到宙斯去呢。埃阿科斯的儿子珀琉斯，許多密耳弥多涅斯人的王，是我的父亲；埃阿科斯是宙斯的儿子；宙斯的后裔要比河神的子孙偉大些，正如宙斯自己比一切奔流到海的河流都偉大一般。看看現在打你身边流过去的这条河流吧。他是一条强大的河流，如果能够帮助你的話，他是肯帮助你的。但是对于克洛諾斯之子宙斯却不能够有战斗。就連那阿刻罗俄斯，一切河流的王，也不是宙斯的对手。就連那深澈而有权威的大洋流，一切河流乃至每一个海和

所有泉源及深井的来源，也不是他的对手。当全能的宙斯从天上打下闪电和可怕的响雷的时候，連大洋流也要害怕的。”

阿喀琉斯从堤岸上拔出了他的銅枪，留下他杀死的那个人，让他躺在沙滩上，被那黑沉沉的河水輕輕拍撫，鰻鱺和魚忙忙碌碌前来服侍他，啄食他的腎脏，吞食他的脂肪。其时那些戴着带羽头盔的派俄尼亚人看見他們的头領已在珀琉斯之子劍下身亡，正在那条汹涌的河流旁边惊惶万状，他就又去打他們去了。忒耳西罗科斯，密冬和阿斯堤皮罗斯，謨涅索斯，特剌西俄斯，埃尼俄斯和俄斐勒斯忒斯——所有这一些人他都杀死了。其实他还可以多杀几个派俄尼亚人的，可是那条汹涌的河流已經不胜其忿怒，幻化做了人形出来制止他了，并且从一股深澈的渦流里面发出了他的声音。“阿喀琉斯，”他說道，“論你的力气，論你的暴行，你都超越过了人类了。而且神們一徑都亲自来帮助你。但是，如果那克洛諾斯之子眞的要你杀尽所有的特洛亚人，我請求你至少把他們赶开我这儿，到平原上去干你的肮脏活儿去，我这可爱的河道已經充满了死人了。我被那些尸体梗塞住，竟至不能放水到那神圣的海里去了，你可还要在这里混杀一陣。得了吧，我的爷！我吓坏了呢。”

“斯卡曼得洛斯，宙斯的儿子，”捷足者阿喀琉斯回答道，“你的愿心是要办到的。可是我不打算停止杀戮那些傲慢的特洛亚人，直要等到我把他們圈进他們的城里去，并且跟赫克托耳决一个雌雄，看我們两个到底誰該得胜，誰該被杀。”

說完，他就像个恶魔似的重新扑上特洛亚人去了。于是那深漩渦的斯卡曼得洛斯又拿話去打动福玻斯·阿波罗。“羞喲，”他嚷道，“銀弓之神，宙斯之子！难道你是这样服从你父亲的嗎？他不是曾經告訴你多次，要你站在特洛亚人那边保护着

他們，直到夜色罩上这丰产的原野为止嗎？”

那偉大的枪手阿喀琉斯听見了这几句話，就从岸上一个猛子跳进河中心。斯卡曼得洛斯就也起了一个浪头向他冲上去。他把他所有的河道都装滿了浪花飞濺的急流，并且像一头雄牛似的吼叫着，把阿喀琉斯杀死的那无量数梗塞着他的尸体都撂到岸上去，同时又保护着那些沒有死的人，把他們藏在那些使他的河道美化的深澈而丰富的渦流里。那激怒的水高高掀起来，在阿喀琉斯的四周沸騰着，打上了他的盾牌，压上了他的身体。阿喀琉斯站不稳脚步，就去抓住一棵完全成长的榆树。但是那一棵树連根都被冲起来，把整片的堤岸也带起，一齐倒在河中心，成了一条連通两岸的桥梁，以致河道完全被它的枝叶所阻塞。阿喀琉斯掙扎出了那急流，吓得直往岸上奔，希望他的脚力可以救他的性命。可是那位大神还不肯罢休——他竟想要杀灭他的威风，保救特洛亚人的毀灭。那珀琉斯之子一个窜头就已窜出一枪所投的远近，他那速度竟同一只黑老鷹一般，而那偉大的猎鳥是羽族当中最强壯、最迅速的。当他从那傾倒而来的浪头逃开的时候，他身上的銅装可怕地琅琅震响，后面的斯卡曼得洛斯也发了一声怒吼，滾滾的追上来了。

阿喀琉斯是一个捷足者，但是神的脚步比人的还要迅捷，不止是一次，他被那洪水的先鋒追上了，比如一个园丁要灌溉他的园地，在那些树木当中开出一条沟道引进清泉来一般。那个园丁手里拿着鶴嘴鋤，清除了沟道里的障碍物，水就开始流了，它一路扫蕩开那些細碎的石子，一会儿之后就歌唱着奔下山坡，赶到那引导者的前头去了。

有时候，那迅捷而卓越的阿喀琉斯尝試站住脚，要看一看是不是那开闊天空的每一位神都在追赶他。但是他每一次站下

来，一个从那天界河流里来的巨大波浪就要来冲上他的肩膀。他发起狂来了，拚命要站稳他的脚。可是那水仍旧发狂似的打他身边冲过去，向他的膝盖上头四面逼紧来，并且把那松散的泥土从他的脚下冲开去。那珀琉斯的儿子大声的哼哼起来，仰望着开闊的天空呼喊道："啊，父宙斯，难道竟沒有一位神可怜我，来把我救出这条河流去嗎？我只要被救出这条河流，别的任何命运我都欢迎的。我不埋怨其他的天神，只怨我自己的母亲，她那一套虛伪的預言愚弄了我了。她說我是要在被圍困的特洛亚人的城墻底下給阿波罗的飞箭射死的。啊，为什么赫克托耳不能杀死我呢？他是特洛亚所生养的人里面最最优秀的，他来做杀人的人，还可算是配得上被杀的人的身分。現在呢，我陷进了一条大河里，看来是要遭遇一种不体面的死亡了，好比一个牧猪的孩子試图走过一条汹濫的山溪而要被那溪水冲开去似的。"

他的求告立刻得到波塞冬和雅典娜的反应，他們就都站到他身边来了。那两位神都化做了人形，拿住他的手安慰了他，是波塞冬先开口。"勇敢些，"他說道，"我的阿喀琉斯爷！現在有我自己和帕拉斯·雅典娜这样两个盟友带着宙斯的祝福下来帮助你，你这过分的惊惶是沒有理由的。相信我，你并沒有注定要被任何的河流所战胜。这一条河馬上就会退落的，等一会儿你自己看吧。我們还要給你一个好忠告，你肯接受是有好处的。你无論遇到怎样的危險都不要停止战斗，直要等到你把每一个逃了命的特洛亚人都圈进伊利翁的著名城墻里面去。而且你不等要了赫克托耳的性命不要回船去。我們在保証你的这一个胜利。"

那两位神的目的达到了，就离开了他，重新去加入不死神的队伍，这里阿喀琉斯得到这一番从天上来的鼓励，就大大振作起

来，向原野上継續前进。其时原野上面全部汜濫着洪水，漂浮着优美的鎧甲和被屠杀的人的尸体。但是阿喀琉斯迈着闊步，奋斗着走向上游，同时雅典娜不断增加了他的力气，以致那展开的洪水不能阻擋他。可并不是那斯卡曼得洛斯的怒气已經平息。其实他对那珀琉斯的儿子重新又冒起火来，一面掀起一个起伏不平的巨浪，一面大声叫喚那西摩伊斯："亲爱的兄弟，咱們来合力压倒这一个人吧，他馬上就要扫蕩普里阿摩斯的王城，不剩一个特洛亚人战斗了。赶快来帮帮我的忙。让你的河道都装滿泉水，让你所有的山溪都汜濫起来，掀起了一个巨潮，让它混着木头和石子一齐往下冲，以便咱們阻擋住这个所向无敌的蛮子。他自以为是可以跟神匹敌的，可是現在我决計不让他的力气或是他的美貌来救他了。連那一套輝煌的鎧甲也要不能得救。它得深深埋在我这洪流底下的粘土里；至于他本人，我要把他卷进泥沙里去，在他身上拿石子高高堆叠起来。阿开亚人将要不知道哪里去寻找他的尸骨。我要把他深深埋在淤泥里。他的坟墓将要替他現成造好来，等他們給他举行葬礼的时候可以无須再造。"

說完，那条天养的河流就高高聳起，掀起了一个怒潮，沸騰着泡沫、血液和尸体向阿喀琉斯冲去。一个黑沉沉的浪头高高挂在那珀琉斯之子的头顶，正威胁着要吞下他，可是赫拉看見了，大大吃了一惊，以为那汹涌的河流馬上要把阿喀琉斯冲走，不由得尖叫一声，急忙旋轉身子向着她的儿子赫淮斯托斯。"动手吧，我的孩子，蹺脚的神！"她嚷道。"在这一場战斗里，我們本来打算叫你去对付克珊托斯的。赶快去救去，把你的火焰展开来，我一面去激动西风和漂亮的南风从海里猛烈地刮进，扇开了火头，把那些特洛亚人的尸体和鎧甲都燒得干干净净。你得来

自去燒克珊托斯两岸的树木，把那河流的本身也放起火来。他会忍受羞辱来向你討饒，可是你不要被他拦阻，也不要減輕你的暴怒，一直要等听見我給你的一声高呼。那时候，你才可以讓你的烈火平息下去。”

赫淮斯托斯就用一蓬可怕的大火来响应他母亲的号召，先从平原上面燒起来，把散布在那儿的許多給阿喀琉斯做牺牲的人的尸体都銷毀干淨。那一片閃閃发光的洪水被阻了，整个平原都燒焦了，好比一个剛剛被雨濯湿的打麦場，被秋天的一陣北风来吹干，使农民感到喜悅。赫淮斯托斯这样处置了那个平原、銷毀了那些死人之后，就用他那眩目的火焰来向河流攻击了。榆树、柳树、樫柳都燃燒起来；那些蓬蓬勃勃长在那条可愛河流边上的百合、芦葦、莞蒲之类也都着了火。一直到那漩渦的深处，連那正在他們的美丽家庭里翻觔斗的鰻鱺和魚也被那大匠神的热口气烤炙着。河神自己是被燙焦了。“赫淮斯托斯！”他嚷道，“你是任何神都不能跟你匹敌的。我不能够抵擋你的那一种白热。現在停止战斗了。讓那偉大的阿喀琉斯一直上前去，把特洛亚人赶出他們的城市吧。别人家的爭斗要我去帮什么忙呢？”

他說这話的时候，那火就把他吞下去了。他那渾浊的水已經冒起泡泡来，好比一头肥猪的脂油放在鍋子里，底下的干柴烈火使得它沸滾起来一般。也就像这样，那可愛的克珊托斯被火銷毀了，眼見得他的水都要化成蒸气上升了。他被那大匠神的热气所征服，不由得失魂落魄，流也不流了。在这窘境中，他只得向赫拉呼吁，求她怜憫。“赫拉，”他嚷道，“你的儿子为什么单单挑选我的河流来加折磨啊？拿我来比所有其他帮着特洛亚人那边打仗的神們，我是不大应該受这样的折磨的。只要你吩咐

一声，我就会停止战斗，可是赫淮斯托斯也必須停止。不但是如此，我还可以起个誓，决不企图去給特洛亚人救死，即使到了他們整个城市都被阿开亚的战斗儿子們放火焚燒那一天，我也不去救他們。”

那白臂女神赫拉听見了克珊托斯这样呼叶，立刻就向她的儿子叫起来：“得啦，我的高貴儿子赫淮斯托斯！咱們决不可以单单为了帮助一个凡人就把一个神这么严厉的处分。”赫淮斯托斯听見这句話，就把那大火熄灭，那一条河就又重新在它那美丽的堤岸之間开始流动了。

克珊托斯受了挫折之后，那两位神之間就再沒有战斗了。这是赫拉在当心着的，虽然她还是有些气憤。但是这时候，那些为鬧意气而分投到敌对营幕里去的其他神們已經公然动起武来了，他們就都发了一声可怕的吼叫彼此扑上去，以致那高远的天空又起震动，广闊的世界再作呻吟。坐在俄林波斯的宙斯听見那大声的吵鬧了。他看見了那些不死神自相肉搏起来，就乐得哈哈大笑。因为他們在战斗結束之前是一刻儿工夫都不肯浪費的。首先是那破盾之神阿瑞斯，手里拿着銅枪向雅典娜扑上去，一路大声謾罵着。他罵她是多管閑事的潑妇，都因她那样的胡作非为和专横武断才使得神們自相殘杀起来的，又責怪她当初不該煽动那堤丟斯之子狄俄墨得斯来伤他。“这是你瞞不了我的，”他嚷道。“是你把他的枪拿到你自己手里；是你把它一直向我投来才刺进我的肉的。我吃过了你的苦，現在我来要你償付这一笔債了。”

說完，他就一枪刺在雅典娜那带流苏的法宝上。这样，那一件連宙斯的霹靂都抵擋得住的神奇大氅竟吃着了那凶暴战神的长枪一下打击了。雅典娜往后退一步，就用她的大手檢起地上

的一块石头来，那是一块龐大、粗糙的石头，前代的人豎在田里做界址用的。她就拿它扔起来，中在那狂妄战神的脖頸上，把他打倒了。他的鎧甲震出了声音，躺在地上占着十二三亩的地面，头髮埋在泥土里。帕拉斯·雅典娜大笑起来，对他說了些侮辱的話。"你这个蠢才！"她說道。"你来跟我交手的前头，难道始終沒有想起过我的力量大于你的嗎？現在你可以算是应驗你那母亲赫拉的咒詛了。自从你背弃了阿开亚人去替傲慢的特洛亚人打仗的时候起，她就被你惱怒了，但愿你遭遇恶运。"

雅典娜对他說完話，就把她那閃亮的眼睛轉向别处去，宙斯的女儿阿佛洛狄忒趁此摟住了阿瑞斯的臂膀，把他引出了战場——其时阿瑞斯的神志还沒有清醒过来，一徑在那里哼哼。可是白臂女神赫拉看見了阿佛洛狄忒的这个行动，就着急得叫起雅典娜来。"看啊，"她嚷道，"戴沃宝的宙斯的永远勤奋的孩子！那个賤貨又来了，把那屠夫阿瑞斯护送过人群出战場去了。追她去啊，赶快！"

雅典娜的心蹦跳起来。她就急忙去追阿佛洛狄忒去，追到她身边，提起拳头打在她的胸口上。阿佛洛狄忒沒有絲毫的斗志，立刻癱倒了，她跟阿瑞斯都躺在那丰产的大地上，雅典娜站在那里对他們自鳴得意。"誰要帮助特洛亚人来跟阿耳戈斯的战士們战斗的，个个都要像他們这样的断送自己，都要像阿佛洛狄忒去帮阿瑞斯而激起我的忿怒的时候显出这样的勇气和决心！那么，我們馬上就可以結束这一場战爭，扫平特洛亚的优美城市了。"

白臂女神赫拉看見雅典娜馬到成功，不由得微微一笑。这时候，地震之神波塞冬向阿波罗挑起战来了。"福玻斯，"他向他叫道，"咱們两个为什么各管各的站在这儿閑着呢？咱們要不打一

場，是不好意思回到俄林波斯和宙斯的銅宮里去的。你投第一枪吧。你是我的小輩，而且我的年齡比你大，經驗比你多，我先动手是要算不公平的。不过你是多么傻，你的記性多么坏啊！当初你我被宙斯跟神們隔离开来，打发下去給那傲慢的拉俄墨冬当一年差役，那时咱們在伊利翁吃过那么許多苦，你似乎完全忘記的了。他是得給咱們工資的，咱們对于他也得唯命是听。我的任务是給特洛亚人环繞他們的城市筑一道城墻，要筑得坚固而漂亮，保得那个地方永远攻不破；你呢，福玻斯，是在那崗巒重叠、林木蔭翳的伊得山的支脉上替他們看那走路蹣跚的曲角牛。咱們給他服役滿了期，誰知到了那該給工資的快乐的时刻，那个忘恩負义的拉俄墨冬竟是一个錢都不肯給咱們，就把咱們攆了走，并且恫吓咱們，要把咱們手脚綑起来拿到遙远的海島上去出卖去。他甚至于說要割咱們的耳朵呢。因此咱們垂头丧气的回到家，对于那个答应給咱們工資却又不肯給的拉俄墨冬痛恨之极。現在你不来加入我們，設法把那些傲慢的特洛亚人連同他們的孩子和愛妻一齐扫灭，反而急急乎要去巴結这个人的子孙呢！”

“地震之神，”射王阿波罗回答道，“如果我为着人类——为着那些仿佛树叶似的靠着大地的恩惠繁荣茂盛了一时而馬上就要枯萎凋落的可怜虫——竟同你断杀起来，那你就要当我沒有意識了。不行的，咱們不如趁早罢战吧，让这些人类去打他們自己的仗去。”

說完，阿波罗就掉轉头走开了。他想他跟自己的叔叔打起仗来是不像話的。但是这时候，他又得去听他那个妹妹阿耳忒弥斯——那个野兽的女主人和荒野的女領主——的尖刻的譏嘲了，因为她对他的那番話是一点儿含蓄都沒有的。“瞧那偉大的

射神，”她說道，“把一个胜利——而且是一个便宜的胜利——交給波塞冬之后，現在逃了呢！你这个蠢才，带着一張弓却从来不去用它，那还有什么意思呢？我常常听見你在我們父亲家里对神們夸口，說你是要去跟波塞冬对敌的。从今以后不要再让我听見你說这种話。”

射王阿波罗对他妹妹的这番話并不反駁。可是那宙斯的配偶赫拉对这弓之女神大光其火了，就忍不住去对她发洩。“无耻的賤貨！”她嚷道。“你是打算要来跟我对敌嗎？我是知道你的弓和箭的，也知道你像一头母獅，宙斯縱容你去把女人胡乱毀灭，可是你如果想要来跟我对敌，那是你要后悔的。你要跟你的长輩打仗，那是不如在山里杀野鹿好玩的呢。可是你既然敢来惹我，要同我見个高低，那你就尝尝这个，也好知道知道我比你到底要强多少。”

赫拉說到这里，就用她的左手把阿耳忒弥斯的两个手腕子一齐抓住，同时用她的右手把她的弓和箭从她的肩膀上拽下来。然后，臉上笑嘻嘻的，就拿她自己的那两件武器打她的耳摑，打得她那个牺牲者身子乱扭，箭壺里的箭都蹦出来。阿耳忒弥斯哭起来了，一脫身就逃开去，好比一只鴿子逃开了一只老鷹，幸而保得性命去藏躲到岩石的縫隙或是洞孔里去。也就像这样，那位女神挂着眼泪在奔逃，把她的弓和箭都丢在地上不要了。但是她的母亲勒托已經得到那引导之神和巨人杀戮者赫耳墨斯的保証，因为他远远的向她招呼对她說：“你不要害怕，勒托，当是我要来打你。誰要去同那行云之神宙斯的配偶們相打，似乎是一桩艰难的工作，你尽管去夸口个称心如意，去告訴神們說你凭你的蛮力把我打倒了。”

于是，勒托就去把那張弯曲的弓和散落在那滾滾尘埃里的

箭檢了起来，抱着她女儿的这些武器退下去休息了。这时候，她的女儿也已經到达俄林波斯，进入宙斯的銅宮里，坐在她父亲的怀里哭泣起来，哭得她那件神袍在她胸脯上簌簌发抖。那克洛諾斯之子把他的女儿摟进了怀中，笑呵呵的問她道："是哪一个神把我的宝貝孩子欺侮得这个样儿的？"那戴美丽花冠的女猎神回答道："父亲，是你自己的妻子，白臂膀的赫拉，她打我啦。不死神当中的这場爭吵都是她搞出来的。"

他們爷儿倆正在談天的时候，福玻斯·阿波罗已經进入神圣的伊利翁去了。他对于那道城墻有些儿忧虑，怕的是阿开亚人等不到命运排定了的日子就要把它連同那个輝煌的城市一齐扫蕩掉。至于其余的永生神，有的垂头丧气，有的兴高彩烈，都回到俄林波斯跟那黑云之神父宙斯坐在一起了。

这时候，阿喀琉斯繼續在干歼灭的工作。人和他們的壯馬同样在他手下紛紛倒下来。他对特洛亚人施放困苦和灾难，正如忿怒的神們把一个城市放起火来而趁那烟雾騰天的时候使得所有的人都辛劳吃苦以及多数人悲伤痛哭一般。

老王普里阿摩斯爬到波塞冬所建造的一个稜堡上，看見那巨大的阿喀琉斯了，同时又看見那些惊惶万状的特洛亚人毫无能为的在他的前面直跑。他惊吓得大叫一声，急忙跑下了稜堡，重新去对那些派在城墻边看守城門的辛苦哨兵下命令。"把城門开着，"他說道，"好让我們的逃兵逃进城。他們后面有阿喀琉斯在追呢，我怕要有一場大屠杀。一等他們得到城墻的庇护，重新喘得过气来，就把这些木头門关上。我是吓坏了，就怕那个蛮子也被关进城里来。"

那一些人就开了城門，把門閂推了回去。城門打开来之后，就有一点希望可以救那部队了。而且，阿波罗也奔出来迎接他

們，擋住了一場屠杀。那些部队一直向着城市和它的高城墻奔来，嘴里都渴得焦了，又在那平原上逃得滿身的尘土，后边阿喀琉斯还是拿着枪紧紧追赶，一心只想得光荣，那滿腔的暴怒并沒有平息。那时候，要不是福玻斯·阿波罗出来干涉，把安忒諾耳的儿子阿革諾耳——一个卓越而威武的战士——激动起来，那个高城門的特洛亚就已經落在阿开亚子孙的手里了。那一位神把勇气吹进了阿革諾耳的心，又亲自靠在一棵橡树上，隐蔽在一陣濃雾里守候着他，免得他受到死的沉重打击。結果是，阿革諾耳看見那攻城略地的阿喀琉斯走近来，竟站在那里等着，不过他忧虑到自己所处的境地，那个豪俠的心也不免暗暗地在那里发慌。他想道："如果我也去加入那溃軍，同他們一起在阿喀琉斯的前面逃跑，他也照样要逮住了我，把我当做一个懦夫砍掉的。要不然，我也可以丢开那被珀琉斯之子追赶的溃兵，另外找一条路溜开城墻步行到伊利翁平原去。等我到达伊得山的山脚，我就可以到树林里去藏起来，在河水里洗一个澡，把我身上的汗洗去了，等到晚上仍旧可以回伊利翁去的。可是我为什么要去考虑这一条路呢？阿喀琉斯一定会发覚我从城里躲到空曠地方来；他就要出全力来追我，要把我逮住。那就必死无疑了；他是比我强得多的，比大地上别的任何人都强得多的。現在就只剩得一条路——就在这儿城墻前面走上前去和他相会去。他到底也是肉做的。他也只有一条命，而且即使那克洛諾斯之子宙斯让他这样的所向无敌，也决沒有人相信他是个不死的神。"

这么一想就把事情决定了。阿革諾耳一經决心要跟阿喀琉斯个对个决斗，心里就不再虛怯，振起精神站在那里等他了。好比一头母豹从她那丛林的洞窟里走出来面对猎人，当她听見猎狗嗥嗥叫着的时候，她不会感到恐惧，也不会露出一点恐惧的形

迹。也就像这样，那个卓越的安忒諾耳的儿子，可欽佩的阿革諾耳，不等跟珀琉斯的儿子見个高低是不肯逃的。他把他那圓形的盾牌擎在身体的前面，拿他的枪对阿喀琉斯瞄准着，大胆地向他挑战。“我的阿喀琉斯爷，”他高声叫道，“无疑的，你总以为就在今天要把这驕傲的特洛亚城扫蕩了。这是一个愚蠢的錯誤。特洛亚还要再活下去見見許多場的苦战呢。只要有我們在这儿，她就会有許許多多剛勇的儿子在他們的父母、妻子和孩子們的眼睛底下替她打仗。只有你才在这里赶死呢，哪怕你是怎样的剛强，怎样的勇敢。”

說完，他就把那鋒利的枪从他那笨重的手里投出去，而且的的确确投中在阿喀琉斯膝盖底下的脛骨上头，使得他那新脛甲上的錫在他的腿上可怕地起了震响。但是那件神的作品抵擋住那一下打击，那支枪的銅尖就蹦了回来；它原是打中了的，可并沒有打伤他。于是輪到珀琉斯之子向那神样的阿革諾耳攻击了。但是阿波罗不让他打这胜仗。他把阿革諾耳藏在一陣濃雾里，摄走了他，让他无伤无害的退出战場去。然后那位射王对珀琉斯之子使起詭計来，把他引誘开了特洛亚人的其余軍队。他把自己幻化得跟阿革諾耳一模一样，去出現在阿喀琉斯走过的地方。阿喀琉斯就心急巴巴的动身去追他，追过了几片麦田，被那位神引到那深渦流的斯卡曼得洛斯方面去。那阿波罗跑在前头不多远，一徑愚弄着阿喀琉斯，使他当是再跑快些就可以追上。这个当儿，其余的特洛亚人就怀着感激的心情一块儿到达城边，立刻涌进城去把城里挤了个滿。他們都恐慌万分，再也沒有勇气留在城外等候他們的朋友，也沒有勇气去查問朋友們的生死存亡；所有的人——就是說，所有靠他們的腿救了命的人——都像傾水似的急忙忙进城去了。

XXII

赫克托耳之死

那些特洛亚人像一群受惊的鹿似的被追逐进城之后，就都靠在那些龐大的雉堞上把他們身上的汗擦干，又喝了水解了渴，同时阿开亚人正侧着他們的盾牌向城墻的方面来进攻。可是命运为了她自己的恶毒的目的，竟把那赫克托耳留在城外斯开亚門前他原来立脚的地方了。

这时候，福玻斯·阿波罗对珀琉斯之子阿喀琉斯显出他自己的原形来。“我的爷，”他說道，“你为什么要追赶我？你是一个凡人，我是一个不死的神，这是你应該可以知道的，如果你不是心不在焉的話。你这不是疎忽了你跟特洛亚人打仗的事情了嗎？你沒有看見当你迷路到这儿来的时候他們都已經关到城里去了嗎？至于我，那你永远杀不了；我是不会死的。”

那捷足的阿喀琉斯勃然大怒。他就大罵那射王，称他为最最恶作剧的神道。“我受你的愚弄了，”他嚷道，“被你誘开城墻来到了这里。要不然的話，所有的特洛亚人都到不得伊利翁已經倒在地上嚼泥土了呢！你救了他們的性命，可夺去了我的大大一場胜利了，这在你本来是一桩容易的事情，因为你是用不着怕受惩罰的。我可恨不得跟你算算这笔賬，要是我有这能力的話。”

他不再說什么，就又想起自己的大事业来，向城墙方面直冲而去，那脚步的迅速，行动的輕捷，正如战車比賽中的一匹得胜的馬一个窜头奔到終程去一般。老王普里阿摩斯第一个看見他穿过田野向他們直冲而来。当他一路跑着的时候，他胸口上的那一片銅閃耀得如同那顆秋天出現的星，在夜晚的天空里亮过它所有的同伴，就是人們管它叫猎戶星座的狗的；不过它虽然是星当中最亮的一顆，可并不是好兆头，事实上是替我們这些穷苦的可怜虫带很多热病来的。那老头儿不由得哼了一声。他又举起双手来打他自己的脑袋。然后他用一种充滿着恐怖的声音向他的爱子哀求起来，因为他的儿子已經在城門前面站住了，决心要跟阿喀琉斯斗一斗。

"赫克托耳！"那老头儿向他伸出了两条胳膊哀求苦告的叫喚道。"我求求你，我的亲爱的儿子，不要独自个儿毫无依傍的去跟那个人对敌。你是到他手里去寻求失敗和死亡呢。他是比你强得多的，而且他是个殘忍的人。要是神們对于这个人——这个夺去我的許多好儿子，把他們杀死了或是带到遙远海島上去当奴隶卖了的人——也跟我对他这样的不爱他，那么狗和老鷹馬上就要来吃他的尸体了，我的心上也就可以撤去一个大石块了。可是就在今天这一天里面，我在那些逃回城里来躲避的部队当中又找不着我那拉俄托公主所生的两个孩子呂卡翁和波呂多洛斯了。如果敌人把他們生擒活捉，我們馬上就要拿青銅和黃金去贖他們，那是她有的是，因为那位可敬的老人阿尔忒斯曾經給他女儿一份財产的。但是他們如果已經死的了，已經到哈得斯的宮里去的了，那么我跟他們那个生身的母亲就又要添上一重悲哀，虽則伊利翁其余的人不会悲悼他們多么的长久——除非是你也加入他們去倒在阿喀琉斯的手下。所以，你进城来

吧，我的孩子，来做特洛亚和特洛亚人的救星吧；不要抛弃你自己的宝贵性命去替那珀琉斯的儿子造成胜利。你也得可怜可怜我，你的苦恼的父亲，他是还能够有感情的。你要想一想父宙斯給我老年留下的可怕命运，想一想我死以前所要見到的种种恐怖的事情：儿子們要遭屠杀，女儿們要被毆辱，她們的臥室要遭搶劫，她們的嬰孩要被殘忍的敌人摔死在地上，我的儿媳妇們要被糟塌在阿开亚人的手里。最后就要輪到我自己在鋒利的銅枪底下丧命了，而我被什么人的刀枪处死了之后，那些凶猛的狗就要在我自己的大門口把我扯裂成一块块。那一些狗是我在桌子旁边喂养起来、訓練起来替我看門的，可是他們見到主人的血就发了瘋了，在我門前舔嘴咂舌的捨不得走开了。啊，如果是个青年人，那他战死之后带着伤痕躺在那里是不会显得难看的，因为死亡在他身上找不出难看的东西来暴露。但是一个老年人被杀死之后，又被狗来弄脏了他那灰白的头髮，灰白的胡須，和他的阴私部分，那是我們把人間的丑都献到底了。”

普里阿摩斯說完話，就动手去扯他那灰白的头髮，把它从脑袋上拔下来，可是他还是不能动摇赫克托耳的决心。这时候，他的母亲接着来开始哀号哭泣了。她一只手拉开了她的衣服，还有一只手托出她的一个奶子来，滿臉流泪的向他求告。“赫克托耳，我的孩子，”她哭道，“你得顧念着这个，可怜可怜我。我不知道有过多少次数把这奶子給了你，拿它的奶汁安慰你的呢！你得記着那一些日子，亲爱的孩子。你在城墻里边对付敌人吧，不要出去跟那个人去单独决斗去。他是一个野蛮人，要是他把你杀了，你甭想我还能把你放在灵床上头来哭你这个亲孩子，宝貝孩子；你那粧奩丰富的妻子也不能哭你；你要远远的离开我們，在阿耳戈斯人的船舶旁边让那些敏捷的狗去吃掉。”

这样的，他們挂着眼泪求告他們的亲爱的儿子。可是他們对赫克托耳的一切哀求苦告都是白費了，他还是釘牢在那个地方，让那可怕的阿喀琉斯走近去。比如山里头的一条蛇，吃了毒草吃瘋了，让一个人走上他所蟠据的洞窟去，只是眼睛里带着一种阴慘慘的光芒看着他，当时那赫克托耳也就像这样，把他那面閃亮的盾牌支在城墻的外堡上，牢牢的站在那里，一点儿沒有退縮的意思。但是他心里也到底有些虛怯，因而叹了口气跟他自己那个不可制服的灵魂商量起来。他想道：“要是我退进城墻里面去，那波呂达馬斯就第一个要来責备我，說在那偉大的阿喀琉斯重新出現的那最后一天晚上，我不該不听他的忠告下命令收兵回城，其实我的确是应該那么做的。現在已因我自己的执拗把軍队牺牲了，我沒有面目回去見我的国人和那些拖着长裙的特洛亚女太太們了。我要是听見某一个平民在那里說：‘赫克托耳信任他自己右边的臂膀，却丧失了一个軍队了。’那是我受不了的。可是这样的話是一定要有的呀，到那时候我就要覚得远不如在这里抵敌阿喀琉斯的好了，或者是我杀了他，活着回家去，或者是我自己在特洛亚城前面光荣地战死。当然，我也可以放下我这突肚的盾牌和沉重的头盔，把我的枪倚在城墻上，由我自作主張去向阿喀琉斯王子提出講和的条件。我可以答应他，把海倫和她所有的財产，乃至当初帕里斯种下这次战爭的禍根时在他那些樓船里載回特洛亚来的一切东西，悉数都交还那两位阿特柔斯之子。此外，我还可以承担把我們所有的其余財物都跟敌人均分，然后再去劝告我的国内人，要他們都到大会上来宣誓，什么东西都不敢隐匿，情愿把我們这个可爱城市的一切动产拿出来各半均分。可是我为什么要想到这一条路上去呢？我有各种的理由应該恐惧，如果我走近了阿喀琉斯，他将不会可

怜我，也不会顾念我的身分，却要把我像个赤裸裸的、沒有武装的女人一般立刻杀死的。不行啊；在这一刻儿，阿喀琉斯同我是不見得会像一对幽期密約的爱人了，不見得会像一男一女碰在一起喁喁情話的了。不如不要再浪費时間，就跟他扭起来吧。那时候，我們就可以知道俄林波斯的神到底要把胜利交給哪一个。”

赫克托耳站在那里全神傾注的作这内心的辯論，阿喀琉斯就向他走近来了，戴着他那閃亮的头盔，像个战神的模样，雄赳赳的准备着战斗。在他的右边肩膀上，他摆蕩着那支可怕的珀利翁山樺木杆的枪，他身上的銅装閃耀得像一片烈火，或是剛剛上升的太阳。赫克托耳抬起头来一眼看見他，就开始簌簌发抖。他沒有勇气再站下去了；他就离开了城門，惶恐万状的逃开去。可是那珀琉斯的儿子凭他的脚力快，一个閃电似的就追上去了。輕得像羽族当中最最快的山鷹打个回旋去追一只胆小的鴿子，一路尖叫着紧紧跟随，偶尔还突然来一个猛扑，那阿喀琉斯也就这样前去紧紧追赶的；那赫克托耳呢，也正像一只鴿子飞在她的敌人的前头，繞着特洛亚的城墙脚下在阿喀琉斯前面用尽他的脚力在逃跑。他們跑过了了望台和那迎风摇曳的无花果树，就离开了城墙一段路，沿着那車道跑了，这样就跑到了那两道可爱的泉水，就是那条斯卡曼得洛斯洶涌河流发源的地方。那两道泉水当中，有一道的水是热的，蒸汽从那里面升上来，浮在上头好像烈火上的烟。还有那一道泉水，就連夏天涌上来的时候也冷得像是雹子，或者像是雪，或者像是水結成的冰。紧靠着两道泉水，竪着一些广闊而美丽的石槽，在阿开亚人沒有到来的太平日子里，特洛亚人的妻子們和可爱的女儿們一向都在里边洗她們那种有光澤的衣服的。就打这地方，經过了那一場追逐；前面逃

的是赫克托耳，后面追的是阿喀琉斯——逃的人固然英勇，追的人可比他还强得多。那种步子是像瘋狂一般的。这并不是一場平常的賽跑，并不是拿一头献祭的牲口或是一面皮革的盾牌来做奖品的。他們是在爭夺那馴馬的赫克托耳的性命呢，为了这个他們都撒开飞腿在普里阿摩斯那个城市的周圍繞了三匝，正如在替一个战士举行葬仪的竞技場上，两匹賽跑的壯馬为着那一个三脚鼎或是一个女人的輝煌奖品繞着那个場子拚命的飞跑一般。

所有的神都在看他們，默默的，后来那人与神之父方才叹了一口气向着其他的神說道："我的心里有一块温暖的地方給予現在在我眼前繞着特洛亚的城墻被追逐的这个人。我替赫克托耳伤心。他在那伊得山的崎嶇山頂以及特洛亚的高堡垒上头，都曾拿許多头牛的大腿来孝敬过我。可是現在那偉大的阿喀琉斯正在普里阿摩斯的城市周圍拚命追逐他。你們想一想，神們，帮助我决定一下，我們去救他的性命呢，或者是就在今天让一个好人去倒在那珀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手下。"

"父啊！"閃眼的雅典娜嚷道。"你在說什么話呀？难道你，明亮的閃电和黑云之神，打算赦免一个早已判定死刑的凡人的死的痛苦嗎？你喜欢这样你就这样做，可是不要想望我們其余的神来贊成你。"

"你放心，特里同的女神，我的亲爱的孩子，"那行云之神宙斯說道。"我并不是眞的存心要保全他。你可以信賴我对于你的好意。你看怎样适当就怎样办吧，而且立刻就行动起来。"那雅典娜本来就已心痒巴巴的想要干她的一角，現在得到宙斯的鼓励，就从俄林波斯峰頂飞了下去了。

这时候，捷足的阿喀琉斯継續对赫克托耳作无情的追逐。

比如一头猎犬已經把一只小鹿从它山間的窩里赶了动身，就一直追赶着它，通过了草莽和空谷，即使它到丛林里去藏躲起来，他也要跑上前去，嗅出它的踪迹，找到他的猎物，当时那捷足的阿喀琉斯也正像这样，无論赫克托耳使什么詭計，也不能把他摆脫。不止一次的，赫克托耳想要向达耳达尼亚的城門那边冲过去，希望他挨着那高城墻的脚下走时，城头上的弓箭手会把他的追逐者射开，因而可以保性命，誰知阿喀琉斯一徑都占着那条靠城墻的路，赫克托耳每次想要靠边来，他都把他擋回空曠的方面去。然而他始終都追不着赫克托耳，正如赫克托耳始終都摆脫不了他一般。这就像是一个梦魘里的一場追逐，无論追逐的人和被追逐的人都动不得手脚。

你也許要問，死神既然紧紧跟在赫克托耳的后边，他又怎么能逃避的呢？他之所以能逃避，只是靠阿波罗的最后的干涉，因为那一位神最后一次到他身边来，重新振作起他的力气，給与他迅速的脚力。而且，阿喀琉斯又曾經用他的头部动作向他的部下发过信号，不許他們向他的猎物放箭，因为他怕有人要着先鞭，一箭把赫克托耳射中了，搶过那个荣誉去。但是，等到他們第四次到达那泉水的时候，天父就把他的金天秤拿出来，在两个秤盘上都放上死刑的判决，一盘給阿喀琉斯，一盘給那馴馬的赫克托耳，然后他拿住秤杆的中心把它擎起来。那支秤杆向赫克托耳的方面傾倒下去，表示他被判定了死刑。他是一个死人了。福珡斯·阿波罗就丢开了他，同时閃眼女神雅典娜也到阿喀琉斯的身边去說要紧話。“显赫的阿喀琉斯，宙斯的寵子，”她說道，“咱們的机会已經到来，可以让阿开亚的軍队带一个光荣的胜利回船去了。赫克托耳是要一直打到死为止的，可是你我就要去把他杀掉。現在他是无可逃遁了，无論那射王阿波罗怎样

出力，怎样趴到他父亲戴法宝的宙斯的脚下去。現在你且站住了歇歇气儿，我到赫克托耳那里去劝他来跟你战斗。”

阿喀琉斯覚得很高兴，就照她的話做了。他拄着他的銅头枪站在那儿，雅典娜为着她的目的借用得伊福玻斯的相貌和不倦的声音，从他身边走到赫克托耳那儿去向他打招呼。“我的亲爱的兄弟，”她对赫克托耳說道，“那捷足的阿喀琉斯那么快的繞着城圈子追赶你，一定把你累乏了。咱們站下来，就在这儿一起跟他对敌吧。”

“得伊福玻斯，”那头盔閃亮的偉大的赫克托耳說道，“在赫卡柏和普里阿摩斯給我的所有兄弟們当中，我一徑都是最最爱你的。可是从今以后我要更加覚得你好了，因为其余的人都躲在城里不出来，只有你見我有难敢从城里出来帮助我。”

“亲爱的兄弟，”閃眼的雅典娜說道，“我可以老实告訴你，咱們的父王和母后曾經輪流着劝告我，哀求我，要我呆在城里不出来。我的部下也在那里，也这样的劝告我——他們大家都怕阿喀琉斯怕得那个样儿的。可是我替你急坏了呢。現在咱們放开胆去向他攻击，咱們枪下不可以容情。咱們馬上就可以見分曉，到底是阿喀琉斯杀了咱們两个人，帶着咱們的血汚鎧甲回楼船去呢，还是他自己被你的枪所征服。”雅典娜的巧計成功了，她就引导他走上前去。赫克托耳和阿喀琉斯彼此遭遇了。

那个头盔閃亮的偉大的赫克托耳第一个說話：“我的阿喀琉斯爷，我已經繞着这普里阿摩斯的偉大城市被你追了三匝了，沒敢停下来让你近身。可是現在我不再逃跑了。我已經下了决心跟你个对个的打，或是杀了你，或是被你杀。可是咱們先来談一談条件，你叫你的神作証，我叫我的神作証——沒有哪一种契約能有比这再好的担保人。如果宙斯让我活下去，我把你杀了，那

我保証决不在你的身体上头施行习慣所不批准的暴行。我所要做的，阿喀琉斯，就只从你身上把你那套輝煌的鎧甲剝下来。然后我就把你的屍体交給阿开亚人去。你对于我也愿意这样做嗎？”

那捷足的阿喀琉斯恶狠狠的对他看了一眼回答道：“赫克托耳，你一定是发瘋了，还要来跟我訂条約呢。獅子不跟人来講条件，狼也不跟綿羊分庭抗礼的——他們始終是仇敌。你和我也是这样。友誼在我們之間是不可能的，而且不到我們倒下一个来，拿他的血去趴那頑强的战神吃个飽，也决不会有任何方式的休战。所以，鼓起你所能够有的任何勇气来吧。这是你显出你的枪法和胆量的时候了。現在帕拉斯·雅典娜正在等着拿我的枪来打倒你，任何东西都救不得你了。你曾經用你的矛子折了我的那些个朋友，使我伤了那么大的心，这一刻儿你要把这些債一总偿清了。”

阿喀琉斯說完話，就拿穩了他的长杆枪投了出去。但那显赫的赫克托耳是留神着的，居然被他躲开了。他眼睛看着那支枪，往下面一蹲，那支枪就飞过他的头頂插进地里去。可是帕拉斯·雅典娜馬上去把它搶起，交还給阿喀琉斯。

那大头領赫克托耳并沒有看見这个行动，就向那天下无双的珀琉斯之子叫道：“神样的阿喀琉斯也失錯了呢！似乎是宙斯給你报錯我的死期了！你把事情拿得未免太穩些。可是你的嘴能講，你的舌头巧，竟想吓唬我，把我的力气吓干淨。你可吓不跑我的，也不能够向我的背后投枪。你得先躲开我这一枪。上天保佑这支枪上的銅全部陷进你的肉里去！只要你这个头号的瘟神死掉了，这場战爭对于特洛亚人就容易办了。”

說完，他就舞起他的长杆枪来投出去。一点沒有錯，他是投

中阿喀琉斯的盾牌中心的，可是他那支枪給蹦回来了。赫克托耳看見这么好的一枪竟投了个空，不覚心中大怒，可是他只得站在那里发愣，因为他沒有第二支枪了。他大声喊叫那个带白盾牌的得伊福玻斯，問他要一支长枪。可是得伊福玻斯并不在他的身边，赫克托耳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嚷道："阿呀！那么是神們招我来就死的了！我还以为那好心的得伊福玻斯在我的身边，誰知他还在城里，是雅典娜愚弄我的。死已經离开我不远了；他正对我的臉上瞠視着，我是无法躲避他的了。宙斯和他那个当射手的儿子虽然那么好意的对待我，那么的帮助我，可是他們一定早就决心要这样的了。所以現在我要遭遇我的死亡了。让我至少把我这条命卖得貴些，不要去走上一个不光荣的結局，也好傳些赫赫的声威到未来世代人的耳朵里。"

当时赫克托耳身边挂着一把鋒利的、又长又重的劍。他就把它抽出来，振作起精神，一个回旋扫上去，仿佛一只飞得高高的老鷹从黑云里向地面上来扑一头稚嫩的綿羊或是一只蹲着的兎子一般。那赫克托耳也就像这样的舞着他的利劍向前冲上去。阿喀琉斯也燃起了一股烈火一般的蛮劲跳上去迎他。他拿他那有装飾的盾牌掩护着前面；他的脑袋动一动，那頂装着四片銅牌的閃亮头盔也跟着摇摆起来，并且使得赫淮斯托斯不惜黃金給他装上去的那一部輝煌的盔飾繞着盔頂上跳舞；同时，他右手里平提着那一支枪，一心要杀赫克托耳，正在找他身上最有可能入肉的地方，那尖銳的枪头閃閃的发出光芒，亮得如同天空那顆最最可爱的宝石，那在夜晚时分跟其余的星一同出現的太白星一样。

阿喀琉斯看見赫克托耳的身体全部有他杀死偉大的帕特洛克罗斯之后从他身上脫去的那套精銅的鎧甲掩护着，就只那咽

喉上，就是鎖骨从肩膀上連到脖頸上去的地方，也就是最容易杀死一个人的所在，留着一个孔隙。阿喀琉斯王子趁赫克托耳向他冲上来的当口儿，就拿他的矛子向那一点戳进去，矛尖笔正插进赫克托耳頸上的嫩肉，只是那沉重的銅头并沒有把他的气管戳穿，所以他还能够对他的征服者說話。当时赫克托耳倒在尘埃里，偉大的阿喀琉斯就对他夸耀胜利。“赫克托耳，”他說道，“无疑的，当你剝那帕特洛克罗斯身上的时候，你总以为自己是万无一失的了。你始終都沒有想到我，因为我跟你离开太远。你是一个傻子。一直在那樓船的旁边，还有一个比帕特洛克罗斯强得多的人儲备在那里，这一个人經已把你打倒了。現在狗和食肉鳥就要来毀伤你，扯碎你，我們阿开亚人可要去給帕特洛克罗斯举行葬礼了。”

“我求求你，”那个头盔閃亮的赫克托耳用一种虛弱的声音說道，“凭你的膝盖、凭你自己的生命、凭你的父母在求你，不要把我的身体丢給阿开亚人船边的狗去吃，让他們来贖回我去吧。我的父亲和我的母后将会給你很多的青銅和黃金。放弃我的身体让它带回家去吧，好让特洛亚人和他們的妻子用火葬礼来紀念我的一死。”

那捷足的阿喀琉斯对他怒目而視。“你这狗，”他說道，不要跟我来談什么膝盖，也不要在你的求告里提我父母的名字。我为着你那样的对付我，只恨不得自己有这胃口把你一块块的切了生吃下去呢。可是至少这一点是确定的了：决不会有人来替你赶狗，哪怕特洛亚人拿了比你的身价加十倍二十倍的贖款来，并且答应另外还可以有，哪怕那达耳达諾斯之子普里阿摩斯吩咐他們拿你身体一般重的黃金来贖你——哪怕是这样，你的母后也不能够把你放在灵床上头来哭她亲生的儿子，只有狗和食

肉鳥来吃掉你的份儿了。”

那头盔閃亮的赫克托耳临断气时还对他說了几句。‘我这才看透了你的为人，懂得了你的心腸了！”他說道。“你的心是鉄一般硬的——我剛才是白費口气呢。不过，你也得三思而行，免得輪到你在斯开亚門前耀武揚威而被帕里斯和阿波罗打倒的时候，那些憤怒的神要記着你怎样的对待我。”

死把赫克托耳的話截断了，他那脫离軀壳的灵魂張开翅膀飞往哈得斯之宮，一路痛哭着它的命运和它留下来的青春和壯志。但是他虽然死了，那阿喀琉斯王子也还要跟他說話。“死吧！”他說道。“至于我自己的死，那等宙斯和其他的不死神决定之后就訃它来好了。”

然后他把他的銅枪从屍体里拔出来，放它在地上。他就动手从赫克托耳身上剝下那套血污的鎧甲，同时其他的阿开亚人也跑着圍上来了。他們看見赫克托耳那个魁梧的身軀和奇美的相貌，都暗暗覚得惊奇。所有聚在那里看他的人們，沒有一个不在他身上留下一点伤痕才走的。每一个人走上前去打那屍体的时候，总都回过头来看看他的朋友們，把一句嘲笑的話一路傳下去：“現在赫克托耳是比他在船上放火的时候容易对付了呢。”

剝光了赫克托耳之后，那捷足而卓越的阿喀琉斯就抬起身子来对阿开亚人演說了。“我的朋友們，”他說道，“阿耳戈斯的將領們和參贊們：現在神既然訃我們对于这个人——这个比其余所有的人算在一起都作孽得更厉害的——占到了上风，咱們来繞着城墻作一次武装偵察吧，看看特洛亚人下一步打算怎么样，还是因他們的健将已經倒下，現在就放弃他們的堡垒呢，还是虽然沒有赫克托耳的帮助也决心要守下去。可是我在說什么話呀？現在那个死人躺在我船里，还沒有埋葬，还沒有举哀，我怎

么可以想到别的事情上去呢？那帕特洛克罗斯，只要我一天还在活人的当中，还能够在地上走路，我是永远不会忘記他的；我那亲爱的伙伴，即使我在哈得斯宮里，死人忘記了死人，也还会記着他的。所以，阿开亚的軍士們，大家来吧，咱們帶着这个屍体唱着凱歌回樓船去吧。咱們来唱：‘我們已經贏得大大的光荣了。我們已經杀了那个在特洛亚被当做一个神看待的高貴的赫克托耳了。’”

阿喀琉斯接下去做的一桩事情就是让那倒在地上的王子受到羞辱的凌虐。他把他两只脚上从脚跟到脚踝的两条筋切开来，穿进了皮帶，把它們拴上战車，让那脑袋在地上拖着。然后他把那套著名的鎧甲放进他的战車里去，自己也上了战車，拿鞭子輕輕的一点把馬赶起步，那两匹馬就兴兴头头飞也似的去了。那赫克托耳拖在他后边，揚起了一陣尘土，他的黑髮分披在两面，尘土厚厚的堆上他的脑袋来，那个脑袋本来很姣好，現在宙斯让他的敌人在他自己本国的土地上給污損了。

就像这样的，赫克托耳的脑袋在尘埃里打滾儿。他的母亲看見他們这样对待她儿子，就扯她自己的头髮，大声痛哭着把她那个漂亮的面幕从她脑袋上拉下来丢掉了。他的父亲伤心得不住呻吟，他們周圍的人也一齐接声痛哭，整个城市都陷进絕望中了。从它那高峻的城头直到它的最低的街巷，大家都在那里哭，就連伊利翁整个着起火来也沒有这么大的哭声的。那位老王在恐怖中奔往达耳达尼亚的城門，意思是要出城去，大家好容易把他拦阻住了，他就爬行到糞堆里，一个个叫着名字向大家哀求。“朋友們，随我去吧，”他說道。“你們照顧得我太过分了。让我独个人出城到阿开亚人的船里去吧。我要去向这个沒有人性的怪物求告去，他也許会因赫克托耳年青而感到羞愧，因我年老

而覺得怜憫的。到底他也有个跟我年紀相仿的父亲，就是那个珀琉斯，他养他出来做所有特洛亚人的禍祟，不过誰也沒有我在他手里吃的苦多，我那許多儿子都正在年輕力壯的时候被他屠杀了。这許多的儿子我都要痛哭，可是有一个我哭得更加厉害，使我更覚伤心，簡直要把我伤心到坟墓里去的，那就是赫克托耳了。啊，我恨不得他死在我的怀抱里呢！要是那么的話，我跟那个不幸把他生出世来的母亲就可以对他号啕痛哭一个痛快了。”

这就是那普里阿摩斯痛哭流涕說的一番話。所有特洛亚的公民都加进了他們的哭声，現在赫卡柏也領导着一班特洛亚女人开始一場辛酸的慟哭。“我的孩子啊！”她哭道。“啊，我眞苦命啊！現在你已經死了，我为什么还要活在这里受罪呢？你在特洛亚，无日无夜的都是我的驕傲，这个城里的每个男人和女人都当你一个救星，像一位神似的向你致敬。确实的，你在世的时候就是他們的最大光荣。現在死和命运已經把你带走了。”

这样的，赫卡柏痛哭号啕。可是赫克托耳的妻子还沒有听到消息。事实上是，連她的丈夫留在城外这一桩事也不曾有人去告訴过她。她正在她那高大房子的一只角落里做活，在織一正双幅紫色布上的花紋。莫知莫覚的，她剛剛吩咐家里的侍女們去燒上一口大鍋，等赫克托耳打仗回家好洗一个热水澡，做梦也沒想到他什么澡也洗不成，已經死在阿喀琉斯和那閃眼的雅典娜手里。但是現在城头上哀哭号啕的声音傳到她耳朵里来了。她渾身发起抖来，把手里的梭子扔在地板上。她又叫她的侍女：“跟我来，你們倆；我得去看看怎么一回事。我听見的是我丈夫那位母后的声音；我自己的心也蕩得厉害，我的腿挪不动了。有什么可怕的事情正在威胁普里阿摩斯王族，天保佑我不要听見这样的消息吧，可是我非常害怕，怕那偉大的阿喀琉斯已經在城

外头单独遭遇我那英勇的丈夫，把他追进空曠地方去，竟許赫克托耳那一腔頑强的傲气也已經被他結束的了。因为赫克托耳从来都不肯落后在群众里边，老是要一馬当先，不肯讓一个人跟他一样勇敢的。”

說完，安德洛瑪刻就带着顆惊悸的心像个瘋女人似的从她家里冲出去，她的女仆們跟在后边。她們走到城墻脚，有一大群男人聚会在那里，她就爬上了城头，向平原里搜索了一下，看見城墻前面他們正把她的丈夫拖着走——那两匹壯馬不慌不忙的款款而行，把他拖在后边向阿开亚人的船舶那边去了。世界在安德洛瑪刻眼前变得黑夜一般的漆黑。她就失去了知覚，仰翻在地上，把头上的漂亮头飾全部落下来，女冠，衬帽，結髮的縧带，連同那面幕，那是那头盔閃亮的赫克托耳納过一分优厚的聘金之后到埃厄提翁家里去亲迎的那一天那黃金色的阿佛洛狄忒送給她的。她躺在那里一口气厥过去了，她丈夫的姊妹們和他兄弟的妻子們都圍上前来，大家把她搀扶着，过了好久她方才甦醒，就嗚嗚咽咽的哭了起来，对那些貴妇們开始哀訴。

“阿呀呀，赫克托耳，我好苦啊！”她哭道。“原来你和我出世的时候都是被不幸的星宿照着的，你在这儿普里阿摩斯家中，我在那树木蔭盖的普拉科斯山下的忒柏，我父亲埃厄提翁家里；我父亲是一个不幸的人，生了我这个更加不幸的孩子，把我从一个小娃娃养大成人，現在我可恨不得当初不曾出世了。因为你已經前往哈得斯，到那不可知的下界去，撇得我孤孤凄凄的，在你的家里做寡妇了。你的儿子还是一个小娃娃，他是你我这对不幸父母唯一的儿子。你，赫克托耳，現在丢了他走了，再也不能使他快乐了，他也不能使你快乐了。即使他逃避得了阿开亚战爭的恐怖，他的前途也只有艰难困苦，只有外头人来吃他家产的份

儿了。一个孤儿是不能有游戏伙伴的。他一逕都垂头丧气，滿面泪痕的独自个走来走去。到有必要的时候，他只得到他父亲那些朋友聚会的地方去窺探窺探，跑上这儿去拉拉大衣，那儿去拉拉短褂，直要等到有人发了慈悲心，把个酒杯擎到他口边去，可也只有一会儿工夫，让他沾了沾嘴唇，口盖都还是干的。随后进来了一个父母双全的孩子，一看見他就要拿起拳头来打他，把他赶出那个宴会地方去，还要嘲駡他。'滾你的吧！'他要嚷道。'你沒有父亲在这儿吃飯。'于是那个孩子只得挂着眼泪跑开去找他那做寡妇的母亲去了——可怜的小阿斯堤阿那克斯，他是在他父亲的膝盖上坐慣了的，除了骨髓和羊脂什么都不吃的，玩累乏了瞌睡的时候是在床上高高兴兴的让奶媽輕輕搖着睡的。現在呢，他的父亲去了，种种灾难都要堆到阿斯堤阿那克斯身上来了，可怜他本来是特洛亚的保护人啊，特洛亚人因你是他們那長城和城門的一重保障，向来都这样叫他的啊。你自己呢，远远离开了你的父母，在那些翘嘴船边，等到狗吃飽了之后就要給那些扭来扭去的虫拿去吃了，因为你虽然有那么些女人手制的美好衣服放在家里，却是赤裸裸躺在那儿的啊。現在所有那些衣服我都要把它燒做灰了。它对于你已經再沒有用处；你永远不会穿着它躺下的了。我拿到人前去一燒，也好使得特洛亚的男男女女对你表示最后的敬意。"

那安德洛瑪刻这样的边哭边訴，那些女人也跟她一齐哭泣。

XXIII

葬礼和竞技

当特洛亚全城都在哭泣的时候，阿开亚人已經退到了赫勒斯蓬托斯，直至到达了船边，就都散开到各自的船里去了。只有那些好战的密耳弥多涅斯人沒有被遣散。阿喀琉斯把他的部下留住了，对他們演說。“密耳弥多涅斯人，”他說道，“快馬的愛好者，我的忠实的部队；我們暫且不要把我們的馬卸下战車，趁我們还沒有下車的时候打帕特洛克罗斯那里赶过去，按照一个死人应当享受的权利去給他举哀。等到我們哭过了之后，从我們的眼泪里边得到一些安慰了，这才把馬卸下車，大家就都在这儿一起吃飯。”

那些密耳弥多涅斯人就一致放声大哭起来。阿喀琉斯領着路，那个举哀的队伍赶动他們的长鬃馬繞着那死人跑了三匝，同时忒提斯激动得大家都哭个不停。沙土都被哭湿了，他們身上的战袍也洒滿了斑斑的泪点，这是对于这么偉大的一位战士的应有献祭。于是那珀琉斯之子把他那双杀人的手放在他那伙伴的胸口上，領导大家念出那篇悲痛的悼詞：“給你賀喜了，帕特洛克罗斯，虽然你在哈得斯宮里。我給你的一切諾言都在履行了。我已經把赫克托耳的尸体拖到这儿，让狗来把它生吃；我还要在

你的焚尸堆上砍杀十二个特洛亚的貴族青年，为你的死报仇洩忿。”

阿喀琉斯念完了悼詞，又想起一个法子来让那赫克托耳王子再受一下羞辱。他就把他往地上一撂，叫他仆在墨諾提俄斯之子的灵床旁边尘埃里。然后他的兵士們都脫下了他們的閃亮銅装，解下了他們的嘶鳴战馬，成千論百的坐在那捷足的珀琉斯之子的船边，等吃他給他們准备的一頓美味的丧礼飯。許多头白色的牛在那鉄打的小刀底下叫了最后一声倒下了，許多头綿羊和咩咩叫的山羊被宰杀了，許多头上好的肥猪張开在火焰上燎毛。一大杯一大杯的血在那尸体的四周圍傾倒。

这时候，阿喀琉斯王子，那捷足的珀琉斯之子，被阿开亚的王爷們請去跟大君主阿伽門农一同吃飯了，不过他們費了大勁才把他請去，因为他还是替他那个伙伴在那里伤心。他們到达阿伽門农的篷帳之后，就吩咐那些声音清晰的傳令官們燒起一口三脚大鼎来，希望能劝阿喀琉斯洗去他身上的凝血。但是他怎么样也劝不听。他甚至于起起誓来道：“我向宙斯起誓，因为他是最好最大的神，要是我不等把帕特洛克罗斯焚化了，替他造起了坟墓，并且鉸过了我的头髮，就让水来碰上我的头腦，那就是褻瀆神圣，因为我将永远不再吃我現在吃的这种苦头了，无論我活到怎样长寿。至于現在这一刻，虽然我并不想吃东西，我們可不得不为着充飢大家来吃些。等到了天亮，可否就請阿伽門农王陛下下命令叫人檢柴，并且准备好一个死人到西方冥土去时应該带去的一切，以便帕特洛克罗斯尽快的焚化了，大家都好照旧去服务。”

他們立刻同意了，就兴兴头头的准备好他們的晚餐，大家平均吃到一份儿。那一頓飯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等到了解渴充

飢，就各自回到篷帳里去睡覚。只有那珀琉斯之子疲倦地哼哼着，到那澎湃大海的边上躺下来，跟許多密耳弥多涅斯人在一起，却独自在那波濤冲上海滩的所在占了一个空曠的地方。他因在那多风的伊利翁城墙脚下追逐赫克托耳，那优美的四肢已經累乏了，可是他才得睡眠来撫慰他，包裹他，消解他的一切忧慮，那可怜的帕特洛克罗斯的鬼魂就来找他了，声音容貌都跟他生前一模一样，同样的身段，同样可爱的眼睛，穿着平日常穿的衣服。

那个鬼魂到他头边停住了，对他說道："你睡覚了，你把我忘記掉了，阿喀琉斯。現在我死了，你就不把我放在心上；我在世上的时候，你从来都不这样的。請你立刻把我埋葬掉，好让我通过哈得斯的大門。現在我被那些死人的游魂阻擋住，不让我过河去加入他們，撇得我在大門外孤孤淒淒的往来游蕩。你把那只手伸給我吧，我求求你，因为你一經把我火化了之后，我就永远不再从哈得斯里回来了。你我永远不能再在人世上一块儿坐着秘密商量計策了。因为我已經被可怕的命运吞下去，那一定是我出世的时候就排定了的；就是你，最最可敬的阿喀琉斯，也註定了要在那富有的特洛亚城城墻底下送命的啊。現在我还有一个請求。不要让他們把我的骨头和你的分开来埋葬，阿喀琉斯。让咱們的骨头安放在一起，正如你我在你家里一起长大一般，因为我小时候不幸犯了杀人罪，在一場羊趾骨游戏里跟安菲达馬斯的孩子爭斗起来把他誤杀了，墨諾提俄斯就把我从俄浦厄斯送到你家里去寄养的。那豪俠心腸的珀琉斯欢迎我到他的宫里，尽心竭力的把我养大成人。他又任命我做你的侍从。所以，让那一个瓶子——就是你的母后給你的那个金瓶——来盛咱們的骨头吧。"

"亲爱的心肝,"捷足的阿喀琉斯說道,"怎么还要你来請求我注意这些事情呢？ 当然我一切都会注意到的，完全使你如愿的。可是現在你走近来些，让咱們来互相摟抱一会儿，哪怕只是一頃刻，也好从咱們的眼泪里得到些儿无聊的安慰。"

說完，阿喀琉斯就伸出臂膀去抱那鬼魂，可是沒有用。它像一蓬烟似的消失了，悲悲切切的往地底去了。阿喀琉斯惊駭得跳了起来。他感覚到一陣伤心，不由得两只手自相打击着叫道："啊，原来我們卽使到了哈得斯宮里，也的确不是完全消灭的，不过并沒有实質，只是一个人的鬼魂和影子罢了；因为剛才整整一晚上，那可怜的帕特洛克罗斯的鬼魂（而且它是跟他本人一模一样的）都站在我的身边，哭泣着，叫我做我应該做的种种事情呢。"他这一陣喊叫把那些密耳弥多涅斯人都叫醒过来，便又是一場哭泣，及至曙光踮着她的猩紅脚趾偷偷的走近他們，看見他們还是圍着那个可怜的死人号啕大哭。

这时候，阿伽門农王打发营中各部分的騾子和人夫都去打柴去了。負責这队人馬的軍官是那可爱的伊多墨紐斯的侍从墨里俄涅斯。那一些人都手里拿着砍柴的斧子和坚固的繩索，那些騾子走在他們的前头。他們走过曲曲折折的山徑，經过高高下下的山谷，終于到达那多泉源的伊得山的各分支。在那里，他們兴兴头头的拿他們的长板斧子开始砍起那些高大橡树来，那些树木就都嘩啦啦倒在地上。阿开亚的軍士們把木头劈开，拿繩索捆上騾子，那些騾子就使出了力气，打丛莽中辟开道路，把它們載到平原上去。那些砍柴的人受那可爱的伊多墨紐斯的侍从墨里俄涅斯的命令，也都帶着木柴走。他們到达了海边，就在阿喀琉斯打算給帕特洛克罗斯和他自己造起一个大坟墓来的那个地点把它們整整齐齐的放下来。

他們在那場子的周圍把那大量的木柴堆好了之后，就全体坐下来在那里等着。阿喀琉斯这才下命令，叫他那些好战的密耳弥多涅斯人都穿上鎧甲，每个战車将士都駕好了馬。他們就急忙忙去穿好鎧甲，战斗者和御者都上了战車。馬匹在前面引导，后面跟着数不清的一大堆步兵。在这行列的中間，帕特洛克罗斯由他自己的人抬着走，他的身上盖滿他們剪下的髮綹。在他們后边，阿喀琉斯王子以主丧人的資格捧着他那高貴伙伴的头，把他送到哈得斯的宮里去。

他們到了阿喀琉斯指定的那个地方，就把帕特洛克罗斯放在地上，替他高高叠起一堆柴火来。但是这时候，那捷足而卓越的阿喀琉斯又想起一桩事来了。他打那焚尸堆退下去几步，从他头上鉸下一綹赤褐色的头髮来，那是他自从把它許給斯珀耳勾斯河之后一徑让它长着的。然后他怒冲冲的看过那濃酒色的大海去說道："斯珀耳勾斯，难道这就是你給我父亲珀琉斯的祈禱的答复嗎？他曾經允許过你，等我从特洛亚回家，就把这一綹头髮鉸給你，并且用五十头公羊給你作丰盛的祭祀，就在你的神区和你的芬芳祭坛所在的水旁边献給你。这是那位老王的誓愿，他向你祈求的那桩事情你可不答应。現在我既然永远不能再見自己的家乡，我打算要割了这綹头髮去給我的帕特洛克罗斯爷去了。"

說着，他就把那一綹头髮放进他那亲爱伙伴的手里。他这一来又感动得所有在場的人都哭了起来，如果不是阿喀琉斯突然想起一桩事，那一場哭是一直要哭到太阳下山去的。他走到阿伽門农面前去說道："我主阿特柔斯之子，你是所有部队都肯听命令的人。当然，他們要哭尽管可以哭下去，可是我請求你把他們暫时从焚尸堆遣散开，叫他們去准备他們的午餐去。这儿

的一切事情由我們几个主丧人来料理，不过我也希望所有阿开亚的司令們都留在这儿。”

那人間王阿伽門农听見阿喀琉斯的話，就把部队遣散到他們的整洁船舶里去，可是主丧人都留下来継續叠那柴堆。他們做好一个一百尺見方的焚尸堆，然后大家怀着悲哀的心把那尸体放到頂上去。在那焚尸堆脚下，他們剝制好了許多头肥胖的綿羊和曲角弯腿的牛。那豪勇的阿喀琉斯把所有牛羊的脂肪都取了来，从头到脚的包裹好那个尸体，然后把那些剝制好的牲体在帕特洛克罗斯的周圍堆叠起来。此外他又拿了些装滿蜜糖和油膏的两耳瓶，斜倚在停尸床側；这才他又发一个狠勁，把四匹高头大馬也随它們大声叫着去投上了焚尸堆。帕特洛克罗斯生前有九头寵爱的狗，阿喀琉斯也杀了两头来給他殉葬。然后他去干起桩恶事来——他让那十二个勇士，高貴的特洛亚人的儿子們，一齐过了刀，就把焚尸堆放起火，叫那无情的火焰去吃掉他們。这事办完了之后，他就发了一声长叹，又对他那亲爱的朋友說起話来：“我尽情的祝賀你，你这已經在哈得斯宮里的帕特洛克罗斯！我給你的一切諾言都在履行了。十二个英勇的特洛亚人，貴族們的儿子，将要在焚化你的火里一同焚化掉。至于那普里阿摩斯的儿子赫克托耳，我另外有办法处置——我不愿意把他交給火去燒，我要把他扔給狗去吃。”

但是尽管阿喀琉斯有过这样的恫吓，狗却不能去近赫克托耳的尸身。无日无夜的，宙斯的女儿阿佛洛狄忒都在那里把狗擋开去，又拿玫瑰花的香油来涂抹他，使得阿喀琉斯把他拖来拖去的时候不能够損伤他的身体。而且，福玻斯·阿波罗又把一团黑云从天上放了下来，落在那个尸体上，把它所在的那块地面全都盖沒了，使得从各方面来的太阳的热气都不会把他身上和

四肢的皮肤馬上炙枯。

那帕特洛克罗斯的身体也經过一些耽擱：那焚尸堆一时不肯着起来。但是那捷足而卓越的阿喀琉斯想出一个法子来了。他离开了焚尸堆站着，禱告了一番，并且把丰富的祭祀献給两方面的风，北方的玻瑞阿斯和西方的仄斐洛斯。他用一只金杯向两位风神行丰盛的酹酒礼，請他們到来，好让柴堆馬上就燒旺，很快焚化了那些尸身。伊里斯听見了他的禱告，急忙动身去把他的話帶給两位风神，其时他們正在仄斐洛斯的通风房子里大开筵宴。伊里斯跑步到来，他們一看見她站在那石头的門槛上，就都跳起来，搶着請她到他身边去坐去。可是她辞謝了，就开始傳达她的話。"我沒有工夫坐呢，"她說道。"我得回到大洋流和厄提俄普斯人的国土去，因为他們正把丰盛的祭筵招待不死神，我是不肯让它錯过的。可是我从阿喀琉斯那里替你們帶了話来了，玻瑞阿斯和仄斐洛斯。他正在向你們禱告，并且答应把丰盛的祭礼献給你們，要是你們肯去把帕特洛克罗斯的焚尸堆扇旺，現在阿开亚的整个軍队正在哀悼他。"

伊里斯傳完了話走开了，两位风神就鬧嚷嚷的站起来，赶着云头上前去。不多会儿他們就已經出海，猛烈地刮了起来，拿他們的轟响的口气掀起了大浪。他們到了特洛亚的肥厚国土，就扑上了那个火葬堆，那火就发出可怕的吼声向上冒起。整整的一夜，他們互相更替着呼卢卢的繞那柴堆扇旺火；整整的一夜，那捷足的阿喀琉斯都用一只两耳杯，从一个金調鍾里舀出酒来酹，把地面都澆湿了，同时声声叫唤那个不幸的帕特洛克罗斯的阴魂。譬如一个儿子正在結婚那天死掉了，撇得他的父母伤心而絕望，他的父亲在焚化他的尸骨，一面焚化一面哭，那阿喀琉斯也这样的哭着焚化他那伙伴的尸身，并且拖着沉重的脚繞着

那个柴堆一匝匝的走，一声声的哼。

等到晨星升上来向大地宣告新的一日的来到，跟在他后边的曙光也把她那橙黄色的大衣披上了大海，那火头就低落下去了，火焰渐渐熄灭了，两位风神就动身渡过那怒浪奔腾的特剌刻海回家去了。那时阿喀琉斯已經是精疲力竭。他从焚尸堆边走开来，躺倒在地上，立刻就睡熟了。可是那些跟阿伽門农王在一起的头領們不肯让他睡，当即一齐涌到他的身边来。他被他們的声音和脚步惊醒，就坐了起来，把他想要他們去办的事情告訴他們。“我主阿特柔斯之子，”他說道，“以及你們阿开亚联軍的其他領袖們；你們的第一任务就是拿起泡的酒去把焚尸堆上所有着过火的部分全都澆灭。然后，我們必須去把我那帕特洛克罗斯爷的骨头檢出来，这得要仔細辨明，可也不会有困难，因为他躺在柴堆的中心，跟在边緣上混在一起燒的人和馬隔开的。我們要把那些骨头放在一只金瓶里，用双层的脂肪封起来，以便放到我也消失进下界里去的时候。至于他的坟墓，我不要求你們把它造得很大，只要像个样儿就行了。到将来，等我去了的时候，你們留在这些精良船舶里的阿开亚人再可以造起一个大的高的来。”

他們就都照那捷足的珀琉斯之子的指示去办事去了。首先，他們把火葬堆上所有着过火的灰烬部分都用起泡的酒去澆灭。然后，他們都挂着眼泪，把他們那个善良伙伴的白骨檢进一只金瓶里，用双层的脂肪封好，放在他的篷帳里，用一件柔軟麻紗的尸衣盖起来。再次，他們在那焚尸堆的周圍砌起了一圈石脚，給他的坟墓画好了輪廓。随后就去运土来，在那圈子里高高叠起。

等到部队竪好了墓碑，他們就准备要走了。可是阿喀琉斯

把他們留住，叫他們一个大圓圈的坐下来 因为在那里面就要举行竞技了。为了这一場竞技，阿喀琉斯从船舶里拿出了种种奖品——大鍋和三脚鼎，馬匹、騾子和壯健的牛，灰色的鉄和系带的女人。

第一个节目是战車比賽，他出的奖品是很可观的：优胜奖是一个精工手艺的女人，一口带着耳状把手的可容十二三升的三脚鼎；次等奖是一匹六岁年齡曾經受过訓練的雌馬。而且胎里还怀着匹小馬的；三等奖是一把可容二三升的水壺，从来沒有碰过火，还是簇新雪亮的；四等奖是两个塔兰同的黃金；五等奖是一口两耳平底鍋，也从来沒有碰过火的。

阿喀琉斯站起来对阿耳戈斯人宣布这場竞賽了。“我主阿特柔斯之子和阿开亚的战士們，这些就是等着优胜的战車将士們来夺取的奖品。要是我們在替别的人举行竞技，那头等奖当然要由我带回篷帳去的，因为用不着我来告訴你們，我的馬最最好，是天馬，是由波塞冬送給我父珀琉斯再由他傳給我的。但是我和我那一双宝馬都不会来参加比賽，因为他們正在哀悼他們那位光荣的御者。那帕特洛克罗斯待他們多么好啊，一徑都拿清水洗他們，拿橄欖油澆他們的鬃毛的！这就怪不得他們要站在那里替他悲伤了。他們的鬃毛一直垂挂到地上，伤心得連动都不肯动了。可是，这一个比賽是整个軍队里的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只要他相信得过他自己的馬匹和战車。所以，你們就站出来吧。”

阿喀琉斯的这个宣告把那些最好的战車将士都引了出来。第一个跳起来的是阿德墨托斯之子人間王欧墨罗斯，他是一个卓越的御馬者。其次是堤丟斯之子威武的狄俄墨得斯，他駕的是两匹特洛斯种的馬，就是阿波罗救了它們主人的命那一次，他

从埃涅阿斯那里拿了来的。然后是宙斯的后裔阿特柔斯之子紅头髮的墨涅拉俄斯，他駕着一双快馬，一匹叫埃忒，是阿伽門农养的雌馬，还有一匹是他自己养的波达耳戈斯。埃忒是安喀塞斯的儿子厄刻波罗斯送給阿伽門农的，当时有一个条件，就是让他舒舒服服的呆在家里，无須跟阿伽門农到多风的伊利翁去，因为他是一个很有錢的人，他是住在草原广闊的西庫翁的。当时墨涅拉俄斯駕的就是这一匹雌馬，她已經在咬馬嚼鉄，就想要动身去了。第四个駕起他的长鬃馬来的人是安提罗科斯。他是涅琉斯之子豁达大度的涅斯托耳王的高貴儿子，他战車上的那两匹馬是皮罗斯种的。現在他的父亲走到他跟前，給了他一些有用的指示，其实他自己对于这桩事情本来就很内行的。

“安提罗科斯，”涅斯托耳說道，“你虽則年輕，可是得到宙斯和波塞冬的寵爱，他們已經把全部馭馬的技术都教給你了。所以現在并不怎样迫切需要我来教导你。可是，你在弯路标上拐弯的工夫虽然很熟練，你的馬却慢得很，我怕这是要对你不利的。不过，人家的馬即使比你的快，他們的御者所知道的訣竅是沒有一样你不知道的。所以，我的朋友，你必須完全依靠你所能使的技巧，如果你不愿意放弃那奖品的話。最好的採木材人就是由技巧造成的，不是由膂力造成的。一个掌柁的人当他的好船在风里乱了航綫的时候，所以还能在那濃酒色的大海上維持着一条直路，也就靠的是技巧。同样，一个御者是靠他的技巧打敗别个御者的。一般的御者大都过分放任他的車和馬，在拐弯的地方不当心，以致偏到这边或是偏到那边去；他的馬匹逸出了正路，他并不去糾正他們。至于乖巧的御者，虽則駕馭比較慢的馬，却一徑都把眼睛放在那弯路标上，紧紧靠着它拐弯；等到需要使用牛皮纏繩拉紧馬匹的时候，他决不会打瞌睡；他会一徑都

把繮繩牢牢的抓在手里，注視着跑在前面的人。

“現在让我来告訴你一桩应該留神的事情。这桩事情本来十分的明显，你也决不会疏忽过去的。那边有一根枯树的树桩，不知是橡树呢还是松树，約莫有六尺来高直竪在那儿。它并沒有被雨濯烂掉，它的两边还夾着两块白色的石头。道儿到这一点窄了下去了，可是那石碑的两旁都是很平坦的路，那一块碑大概是标志着古代的一次葬礼的，或者是早先的人放在那儿当做个弯路标的。不管怎样吧，我的阿喀琉斯爷已經挑它来做这次比賽的弯路标了。你在这儿拐过弯去的时候，必須要紧紧的靠着它，而且在你那部輕的战車里，你必須把身子稍稍向左側一側。对你外首的馬吆喝了一声，給他輕輕打上一鞭子，把繮繩放得松些，可是里头那一匹馬必須使他紧紧靠着弯路标，紧到人家看去当是你的輪轂已經碰上它似的。可是你也必須留心着，不要眞的碰上了石头，否則你也許要損伤你的馬，毀坏你的車，那就会让别人家心里高兴，却使得你自己不大好看了。所以，你要用出你的机智来，我的朋友，并且随处留心着，因为你如果能在这个弯路标上赶过了人家，就沒有一个人能够赶上你或是罩过你了，哪怕他駕的是阿德瑞斯托斯的那匹純良駿馬，那匹在天上养大的偉大的阿里翁，或者是特洛亚培养出来的最优种，拉俄墨冬的著名駿馬。”

涅斯托耳王对他儿子講明了全套馭馬术之后，就回到他坐位上去了。墨里俄涅斯是备好了馬来参加比賽的第五个人。現在他們都上了战車，把他們的鬮儿放进了一个头盔，由阿喀琉斯来搖着。第一个跳出来的鬮儿是涅斯托耳的儿子安提罗科斯的，其次是欧墨罗斯王的，接着是阿特柔斯之子枪手墨涅拉俄斯的。墨里俄涅斯拈到第四个起步位，第五个鬮儿輪到狄俄墨得

斯，他們当中最好的一个。他們一排儿的排好了，阿喀琉斯給他們指出那个弯路标，远远在那平坦地面上。他已經派好他父亲的侍从，那位年高德劭的福尼克斯，在那里做評判員，要他監視那一場賽跑，把經过的情形向他报告。

同是在那一刻儿，大家都給他們的馬加上一鞭子，在他們的脊背上抖摟一下繮繩，吆喝一声叫他們起步。那些馬匹都毫无停頓的奔上了平原，很快就把船舶拋撇在后面。从他們胸口底下揚起的尘土像一陣云或是一团雾似的悬挂在空中，他們的鬃毛迎风向后飞。那些战車一会儿接触着大地，一会儿高高蹦起在空气里。那些御者站在战車上，人人都奋斗着要搶头名，人人的心都在猛烈地蹦跳。他們向着那些烟尘滾滾一般飞奔前去的馬匹大声喊叫。

直到他們拐过一个弯，回头又向着灰色海方面奔跑，这才每个御者显出他的姿态来，馬匹也都加了勁。这时候，欧墨罗斯的两匹雌馬一个箭头奔过人家前头去了，跟着来的是狄俄墨得斯那两匹特洛斯种的駿馬，紧紧的追在后边，相去沒有多少的地面。看那样儿好像后面的馬随时都可以跳进欧墨罗斯的車里去一般。他們一路飞跑的时候，馬头剛好靠着欧墨罗斯的头頂，拿他們的口气把他的背脊和闊肩膀呵得热烘烘。事实上是狄俄墨得斯馬上就可以跑过欧墨罗斯或者跟他跑个平局的，可是福玻斯·阿波罗对那堤丢斯的儿子余怒未消，竟去把他手里那条閃亮的鞭子打落了。狄俄墨得斯看看欧墨罗斯的两匹雌馬跑得快起来，自己的馬却因沒有东西策动他們以致脚步漸漸松下去，不由气憤得眼泪直流。但是雅典娜已經看見阿波罗在作弄狄俄墨得斯。她就追上了这位大人物，把他的鞭子交还他，又使得他那两匹馬的精神重新振作。她还覚得怒气不能平，又赶上了欧墨

罗斯，使出她一个女神的威力，打断他車轅上的軛，結果是，他那两匹雌馬都管自己跑掉了，車轅碎落在地上，欧墨罗斯本人也被抛下了战車，在輪子的旁边倒下。他肘膀子上、嘴唇上和鼻子上的皮都給擦掉了，額头摔出了烏青，眼睛滿眶的眼泪，話都說不出来了。这当儿，狄俄墨得斯同着他的壯馬扫过了那輛破車，把其余的人老远撇在背后。雅典娜使他的双馬充滿力气，让他們的主人得到胜利。

狄俄墨得斯的后边来了阿特柔斯之子紅头髮的墨涅拉俄斯，再后边是安提罗科斯，他正在对他父亲的那两匹馬大声喊嚷，催促他們也像狄俄墨得斯的双馬那么窜上去。“現在好把你們的最好步子显出来让我看看了，”他嚷道。“我并不是要求你們跟前面那位英勇的狄俄墨得斯的两匹馬去賽跑，他們是雅典娜剛剛催快起来的，为的是要让她的寵人得胜。可是你們总得追上阿特柔斯之子的双馬去，不要落在它們的后边。而且得赶快的追，否則那埃忒就要瞧你們不起——她是一匹雌馬呢。你們为什么要这么慢吞吞啊，我的朋友們？你們这种态度会得到什么結果，我可以坦白告訴你們。从今以后你們休想涅斯托耳王再来亲手餵养你們了！現在你們如果不当一桩事情干，只落得一个小奖品給我們，那他将要毫不迟疑的割断你們的喉管。所以，使出全力来追上他們吧！你們要信任我，到了那个道儿狹窄的地方我有法子溜过他們的。我是不会錯过机会的。”

他的那两匹馬听見主人的恫吓害怕起来，暫时跑得快了些，随后那老練的运动家就看見那洼下的道路漸漸狹窄了。那一条路通过一条沟，冬雨的积水已經把它冲去一部分，并且把整条路都挖深了。墨涅拉俄斯正把路面占据着，誰都不容易赶上去跟他并排走的。可是安提罗科斯并不去走路中心。他稍稍向路旁

一側，就向墨涅拉俄斯旁边拚命挤上去了。墨涅拉俄斯大吃一惊，向他嚷道："你发瘋了呢，安提罗科斯；赶快扣住你的馬。这儿的道儿窄吶。它馬上就会闊起来，等到那儿你再好赶过我的。当心别碰我的車，把咱們一齐毀掉。"

可是安提罗科斯装做沒听見，反而拿他的鞭子更加无情地抽起他的馬来。他們并排儿的跑了一个青年練力气时揮动膀臂把个鉄环擲出去的那么远近。然后墨涅拉俄斯的那双馬让步了，落在后边了。他也故意松下了步子，因为他怕那些强壯的馬在路上碰撞起来，把他們的輕車翻倒，那么他們的主人由于热心得奖倒該在尘埃里打滾了。可是那紅头髮的墨涅拉俄斯忍不住要对前面的人发洩几句。"安提罗科斯，"他嚷道，"世界上的御者沒有一个像你这样吓杀人的。我們平时都当你有点儿意識，原来我們看錯了人了。好吧，你要这样随便你，可是不等你起过誓把这桩事情的責任承担去，那个奖品你还是拿不到的。"

然后墨涅拉俄斯又向他的馬說起話来。"不要停，"他对他們說道。"不要站着光发愣。前面那一双馬的腿儿很快就会癱軟的，要比你們快癱軟得多。他們都已經不是年輕的了。"那两匹馬听到主人的譴責不免吃惊，就都加起勁来跑，不多会儿就逼近了前面的馬了。

这时候，那一圈的观众都在他們的坐位上注視着那些馬匹，看見他們帶着一团尘土很快的跑近来了。克瑞忒人的王伊多墨紐斯第一个看見他們。他正坐在圈子外边的一块高地上，地位比其余的人都高得多，当他听見一个御者远远在喊嚷的时候，他就听出他的声音来了。他又認出了那头跑馬里面的一匹，因为那一匹馬看得很清楚，渾身都是栗色的，就只額头上有滾圓的一片白毛，像是一輪滿月。伊多墨紐斯就站了起来，对其他的观众叫

道:"朋友們，阿耳戈斯的将領們和参贊們，我看得出那些馬了，不曉得你們看不看得出？ 照我看起来，那头跑馬已經換了一对了，那个御者也換了人了。在外圈上跑的时候，是欧墨罗斯的那一双雌馬当头的，她們一定在那边遇了險了，因为我明明看見她們在那弯路标的地方跑头跑的，現在我找遍了整个特洛亚平原也看不見她們的影子了。也許欧墨罗斯已經撂下了他的繮繩；大概是他不能把他的馬拐过路标去，就在轉弯的时候出了意外的。不錯，一定就在那儿他的馬吃惊狂竄，以致他被簸落地，并且毀了他的战車了。可是你們自己站起来看一看啊。我也說不准到底怎么样，不过我看那头跑車上的人好像是个埃托利亚人，对啦，正是我們阿耳戈斯的国王之一，馴馬的堤丟斯之子狄俄墨得斯呢。"

可是俄伊琉斯之子捷足者埃阿斯很粗鲁地駁斥了他。"伊多墨紐斯，"他說道，"你为什么老是要出风头呢？ 那两匹奔騰的雌馬离开我們还有許許多多路，你在我們当中无論如何算不得最年輕的人，你的那双眼睛也不是頂頂尖的。你可一徑都要人家信服你的話。 这儿有的是比你好的人，你眞的該少說才是。那在前头的两匹馬明明是原先做头跑的，正是欧墨罗斯的那两匹雌馬。那在战車里头手里拉着繮繩的也明明是欧墨罗斯。"

那克瑞忒人的司令听了他的話大为恼怒。"埃阿斯，"他反駡道，"你是一个頂頂愛爭吵的坏脾气的人，你这样的沒有礼貌太不像个阿耳戈斯人了。可是来吧，咱們来打个賭吧，且看那头跑馬到底是誰。咱們可以賭一只三脚鼎或是賭一口大鍋，請阿伽門农王来做我們的公正人。你是要等賭輸之后才会明白眞相的。"

捷足者埃阿斯勃然大怒，就站起来破口大駡伊多墨紐斯，当

时如果不是阿喀琉斯亲自跳起来干涉，那場爭吵是一时完不了的。"埃阿斯和伊多墨紐斯，"他說道，"停止爭吵吧。像这样的互相謾罵就是失礼貌，这是你們首先要不許别人去做的事情。你們为什么不到圈子里去坐下来看着那些馬呢？他們馬上就要到这儿来决定胜負了。到那时候你們就都可以亲眼看見誰是头跑誰是二跑的。"

說話之間，狄俄墨得斯已經来得很近了。他拿鞭子打着馬，每下一鞭都把他的膀子一直揮舞到背后去，打得那两匹馬快到終程的时候高高蹦起在空中。一蓬蓬的尘土不断扑到那御者的身上来，而当他那两匹快馬飞过地面的时候，后边那一輛鑲嵌着金和錫的战車滾也似的跟着来，几乎沒有一个輪胎的印子留在后边的尘土上。

狄俄墨得斯到竞技場的中心勒住馬，那两匹馬头頸上和胸口上的汗都往地上直淌了。他跳下了他那閃亮的战車，把鞭子放在轅軛上。他那英勇的司馬者斯忒涅罗斯很快就把領奖的事情办好了。他馬上接到手里，把那耳状把手的三脚鼎交給他的那些高兴非常的手下人，又叫他們把那女人帶开去。然后他把馬卸下了車。

涅斯托耳的儿子安提罗科斯第二个到来。他的打敗墨涅拉俄斯，并不是靠他的速度，而是靠一种詭計的。但是墨涅拉俄斯虽然上了他的当，他那两匹快馬还是紧紧跟随在他的后边。比如駕在車前的一匹馬，被他的主人抽紧繮繩时，就跟輪子靠得非常近，尾巴尖儿一徑都拂着輪胎，而且无論他跑得怎么远，中間都不会有多大的距离的。当时墨涅拉俄斯和那举世无双的安提罗科斯之間的距离也不过如此。誠然，当那意外事件剛剛发生的时候，墨涅拉俄斯曾經落后到了鉄餅所能投到的远近。但是

他很快就追上去了。他那匹可爱的雌馬埃忒巳經开始发性了，要是路途再跑得长些，墨涅拉俄斯是可以追过去的。他們竟可以不止跑个平局的。

伊多墨紐斯的可貴侍从墨里俄涅斯也来了，他在那著名的墨涅拉俄斯后头要有一个投枪的远近。他那两匹长鬃馬是这場比賽中最最慢的，他自己馭馬的本領也最最差。

末了一个到来的就是阿德墨托斯的儿子欧墨罗斯。他自己拖着他那漂亮的战車，一面赶着他两匹馬在他前面走。那捷足而卓越的阿喀琉斯看見他这个样子，覚得他可怜。他就站在圈子的中心，提出了一个建議："最好的一个御者最后一个到来了。讓我們来給他一个奖品，因为这样才算得公平。就給他第二奖吧，因为头奖当然該归狄俄墨得斯。"

人人都欢迎这个建議，阿喀琉斯因得大家欢呼的鼓励，正要把那雌馬給欧墨罗斯，涅斯托耳王的儿子安提罗科斯就跳起来向那珀琉斯之子提出一个正式的抗議。"我的阿喀琉斯爷，"他嚷道，"如果你要照你的建議做，那是我要恨切骨的。你这是打算要夺我的奖品呢，就只因为欧墨罗斯的車和馬出了事情，他本人也遭遇不幸，虽則他的馭馬术那么高明。事实上是他应該先向不死神禱告禱告的，那就无論如何不会跑末了一个。不过你如果是可怜他，并且喜欢他，那你的篷帳里边有的是金子，也有黃銅和綿羊，又有女仆和漂亮的馬匹。等一会儿你就去检些出来給他作奖品，哪怕是比我的奖品还要好些。或者是現在就給了他，也好听听軍士們給你鼓掌。至于这一匹雌馬，我是不肯放弃的。如果有人想要夺取她，尽管可以拿他的拳头来跟我試試。"

这一番話引出那捷足而卓越的阿喀琉斯的一个微笑来。他

是向来喜欢他这战友安提罗科斯的，現在对他更覚喜欢了。他給了他一个誠恳的答复："安提罗科斯，你如果眞的要我从我篷帳里另外拿些东西出来給欧墨罗斯做安慰的奖品，那我就是为着你也愿意照办的。我要把我从阿斯忒洛派俄斯那里拿来的那件胸甲給他。那是青銅做的，并且整个装着閃亮的錫片。这一个贈品是他会覚得宝貴的。"

說完，阿喀琉斯就叫他的侍从奥托墨冬到他篷帳里去取那件胸甲。奥托墨冬馬上就去取了来，阿喀琉斯就把它交給欧墨罗斯，欧墨罗斯覚得很高兴。

可是事情不止这一桩。那墨涅拉俄斯是无論如何不肯饒恕安提罗科斯的，現在他就怀着滿腔怒气站了起来了。一个傳令官交給他一支发言人所用的手杖，并且叫大家靜些。于是墨涅拉俄斯装出一个国王的样子来发言了。"安提罗科斯，"他說道，"你向来是一个很聰明的人。現在瞧你干出什么事来了！你自己的那两匹馬本来比我的馬慢得多，你可硬要打我旁边擦过去，以致我的馭馬工夫显得不值一文錢，我的馬匹被剝夺了得胜的机会。我的王爷們，阿耳戈斯的将領們和参贊們，我請你們給我們两个毫无偏心地評判一下，好让我們的战士們沒有一个会覚得不平，說是'墨涅拉俄斯光靠一片謊話才算打敗安提罗科斯，把那匹雌馬拿了走的。他的馬匹实在比人家的慢得多。他是全靠他的地位和权力才爬到别人头上去的。'不，我再想一想，还是由我自己来問这个案子吧。我并不怕任何达那俄斯人責怪我的不公平；案子是要审得公公道道的。安提罗科斯，我的爷，規規矩矩的跑到这儿来；拿着你一徑用来赶馬的那条柔軟鞭子站在你的車和馬面前；輕輕碰碰你的馬；然后指着那地震之神和繞地之神起一个誓，說你剛才妨碍我的車子并不是出于卑鄙的存心。"

"得啦,"那聪明的安提罗科斯說道。"我是一个比你年紀輕得多的人,墨涅拉俄斯王,而且你是我的尊长,又是我的上司,你一定知道得很清楚,一个年輕的人是多么容易犯規矩的。由于他的思想太急躁,他的判断不那么健全。那么你饒恕我吧,我情愿把我贏来的这匹雌馬詘給你。而且,即使你还向我要求更多更好的东西,我也立刻会給你,总不愿意永远失寵于你老人家,并且容我自己在神面前犯了伪誓罪。"

說完,那偉大的涅斯托耳之子就把那匹雌馬牵过来交給墨涅拉俄斯,于是墨涅拉俄斯的心得到了温暖,就像田里蓬蓬勃勃正当成熟时的麦穗子上挂着的露水一般。墨涅拉俄斯啊,当时你腔子里的那顆心也像这样温暖起来的,这就是你給了他的答复:

"安提罗科斯,現在輪到我来詘步了:現在我对于你不能够再有怒气。你是从来都不任性或是偏激的,不过这回你的确是詘你的少年盛气胜过你的审愼心了。下次要当心,不可去欺凌你的尊长。我对于别的阿开亚人是不会这么好說話的。只是你为了我的事情吃了許多苦头、受了許多辛苦了,还有你那高貴的父亲和你那个兄弟也都这样。因此我接受你的道歉了。不但是如此,我还要把那匹本該我得的雌馬也給你,好詘我們在这儿的同国人都知道我并不驕傲,也并沒有恶意。"

說完,他就把那雌馬交給諾蒙,安提罗科斯的手下人之一,他自己拿去了那把閃亮的水壺。跑第四名的墨里俄涅斯也把第四奖領了去了,那是两个塔兰同的金子。作为第五奖的两耳平底鍋沒有領的人。阿喀琉斯把它送給涅斯托耳。他拿着它走过圈子到他面前去說道:"这儿,我的可敬的老王爷,也給你一点东西留一个紀念。你看見它就会想起帕特洛克罗斯的葬礼来,因为他本人是你再也見不到的了。我給你这一件奖品,是跟这場

竞技无关的，因为我知道你不会来打拳或是摔跤，也不会来参加賽跑或是投枪。你的年齡压得你太沉重，你干不得这样的事情了。”

阿喀琉斯一面說，一面就把那奖品送到涅斯托耳手里去。涅斯托耳心里高兴，就对他演說起来。“是的，我的亲爱的孩子，你所說的話很对很对：我是手足都沒勁的了。我的两只脚已經不那么站得穩，我的朋友，我的臂膀也不像从前那么灵动了。我想起了厄珀俄人在部普剌西翁埋葬我那阿馬任刻亚爷那一次，他的儿子們也替他們的父王举行葬礼竞技，那时我是年輕力壯的，唉，我要能够还像那样就好了。那一次竞技，我是沒有一个人敌得过的，无論是在厄帕俄人里边，在皮罗斯人自己里边，或是在那些暴躁的埃托利亚人里边。在拳术的比賽里，我打敗了厄諾普斯的儿子克呂托墨得斯。普琉戎的安开俄斯要跟我摔跤，我也得胜了。賽跑我贏了伊菲克罗斯，他的本領也是很好的；投枪我投得比費琉斯远些，比波呂多洛斯也远些。只有战車比賽我是輸了的，輸在两个靡利俄涅手里，他們不肯让我跑上前，打人群里挤过我去了，因为他們这一个胜利意味着那主要的奖品到底还留在国内。他們是一对孿生兄弟。其中一个拉起馬繮繩来一向都要从头拉到底，其他一个就只管加鞭。

“我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个人。現在呢，我只得把这套事情让給比我年輕的人去干，自認衰老无能了。不过我也曾經有过一个出人头地的时候。好吧，你得去进行你那位朋友的葬礼竞技去了。我很乐意接受你的奖品。你是一徑都不忘記我的眞誠友誼的，也从来不会錯过对我表示应有敬意的机会，这使我想起来也覚得开心。你这样的行为神們将会好好的报答你。”

阿喀琉斯听完了涅斯托耳那一番表示感謝的話，就穿过了

旁观者的人群去取拳术比賽的奖品去了。他牵来了一头壯健的騾子，把她拴在圈子的中心，預备給这場辛苦比賽的优胜者作奖品。那头騾子已經有六岁年齡，并且是馴服了的——馴服騾子是一桩艰难的工作呢。給那比輸的，也有一只两耳的杯子。阿喀琉斯站起来，向阿耳戈斯人宣布这一場竞賽："我主阿特柔斯之子以及阿开亚的战士們，这儿有两件奖品，我想要看看我們当中两个最好的人使起他們的拳头来比个高下。那个做了阿波罗的寵人的，比賽下来人人都覚得他是最好的，就可以把这头壯健的騾子带到他篷帳里去。比輸了的一个可以得到这只两耳杯。"

当卽站起一个身体魁梧、相貌很好的人来，他叫厄珀俄斯，帕諾刻斯的儿子，是个打拳的健将。他把他的手放在那头壯健的騾子身上，說道："走上来吧，那个想要拿走那杯子的人。騾子是我的了，沒有人打得开我拿得走她的，因为我可以断言，我是这儿最好的拳术家。的确，我打起仗来沒有打拳这么好——沒有一个人能够样样都做健将的——可是有了一样不就够了嗎？无論如何我要把我的办法告訴你們。我要把那家伙的肉扯成一条条，把他的骨头砸得个粉碎。我奉劝他叫他所有的弔丧人都站在旁边，等我跟他完了事之后就好把他抬开去。"

这个挑战是在完全寂靜中被接受的。唯一敢来应战的人是英勇的欧律阿罗斯，他是塔拉俄斯之子墨喀斯透斯王的儿子，曾經在俄狄浦斯死后到忒拜去参加葬礼竞技而在那里打敗过所有的卡德墨斯人的。当时欧律阿罗斯准备着要去应战，他那著名的堂兄弟狄俄墨得斯也热心地鼓励他，并且一心希望他能够得胜。他帮着他穿上了短袴，又在手上扎好精制的牛皮条。等到两个人都扎束停当，就都踏进圈子的中心，随卽双方都伸出了强有力的手，斗了起来了。拳头碰上了拳头；起来一陣可怕的磨牙声

响；汗水开始从他們的四肢上直注下来。不多会儿之后，欧律阿罗斯只一个失眼，那卓越的厄珀俄斯就趁机会跳上去对他牙牀上一拳，打得他昏了过去。同时他的两腿也受到打击，身子就站不住了，好像一陣北风把海里的波浪送上海滩的时候，一尾魚从那布滿海草的沙滩上跳起来重新落进那黑沉沉的水里去一般。他那俠义的对敌人伸給他一只手，把他从地上扶起。他自己的随从們也圍了上来，搀扶着他把他拖过圈子去，他的脑袋側倒在一边，一口口吐着血。等到他們把他在原来坐的地方放下来，他也还沒有回复知覚。他們只得替他去領那一只杯子。

那珀琉斯之子不躭擱时間，就又把新鮮的奖品拿出来陈列，那是为第三个节目就是极費力的摔跤而备的。給贏家的是一口三条腿的大鍋，可以放到火上去燒的，照阿开亚人的算法值得十二头公牛；給輸家的是一个熟練家常生活的女子，在軍营里的估价是四头公牛。阿喀琉斯站起来宣告这一場竞賽，并且号召两个人来参加这个新节目。那偉大的忒拉蒙之子埃阿斯立刻就站起来了，同时那足智多謀的俄底修斯也站了出来，他是一切技艺都懂的。他們就都穿上了短袴，踏进場子的中心，拿他們的强有力的臂膀互相扭起来。他們那姿势，好像一个巧匠釘在高房子頂上以抗风力的一对交头的椽子。他們的脊背在他們那巨手的压力底下发出吱嗝的响声；汗水往底下直淌；一条条血紅的伤痕从他們的胁肋上和肩膀上显現出来。而他們还是互相扭下去，各人都想着那口还沒到手的大鍋。但是俄底修斯并不能打倒对方，把他撳到地上去，埃阿斯呢，也給俄底修斯的蛮力困住了。过了一些时，他們看看軍士們有些儿覚得厌倦，那偉大的忒拉蒙之子埃阿斯說道："萊耳忒斯的王子，机智敏捷的俄底修斯，无論是你是我总得让对方攧一攧才好呢。至于以后怎么样，那是宙斯

的事情。”

說完，他就把俄底修斯从地面上举起来。可是俄底修斯的本領还在他身上。他把一条腿盘到后面去向埃阿斯腿弯子里踢了一脚，当卽使得埃阿斯立脚不稳，仰面朝天倒下来，他自己也跟着倒在他的胸口上。这一来，看得观众們都暗暗称奇。可是現在輪到那剛强可欽佩的俄底修斯来摜了。他只把埃阿斯从地面上举起一点儿，可是他摜他不倒。因此他拿一条腿繞着埃阿斯的膝盖一勾，于是两个人臉碰臉的一齐倒下去，都扑了滿嘴的灰。他們馬上跳起来，要不是阿喀琉斯亲自赶上来調停，就要摜起第三跤来了。阿喀琉斯对他們說他們已經摔得尽够了，千万不可以大家搞累乏。“你們两个都贏了，”他說道。“拿了同样的奖品退下吧。底下还有别的节目呢。”那两个人馬上接受他这个决定，撣去身上的灰尘，就都穿上他們的短褂。

那帕琉斯之子立刻就又拿出賽跑的奖品来。第一奖是一只容得三十多合的雕銀調鍾。这是世界上最最可爱的东西，西冬厄人的一件杰作，由腓尼基商人渡过茫茫大海把船开进托阿斯王港里来的时候送給他的。后来伊阿宋的儿子欧涅俄斯把它給了帕特洛克罗斯作为普里阿摩斯之子呂卡翁的贖款，現在阿喀琉斯为紀念亡友起見，把它用作賽跑第一名的奖品了。第二名可以得到一头养得胖胖的大公牛，第三名也就是末了一名是半个塔兰同的金子。阿喀琉斯站起来宣布这一場竞賽，并且邀請参加的人走出来。俄伊琉斯之子捷足者埃阿斯立刻就跳了起来，机智敏捷的俄底修斯也同时站起，接着就是涅斯托耳的儿子安提罗科斯，他是年輕一輩当中跑得最快的。三个人都把脚尖抵着起步綫，阿喀琉斯就給他們指出那个弯路标。

他們从起步綫一齐出发。埃阿斯馬上就竄到前头去了，可

是好个俄底修斯也追上来跟他靠得非常近，就像一个織布女人把緯綫抛过經綫之后将那梭子收回来靠近她的胸口一般。他們之間是沒有多大距离的。俄底修斯的脚等不到埃阿斯脚印里的尘土定下来就已經踏了上去，而且他紧紧的追随着，他的口气一徑吹着埃阿斯腦后。他是把每一根神經都紧張起来想要得胜的，所有的阿开亚人都在給他喝彩，都在給这已經用尽了本事的人大声鼓励。将近終点的时候，俄底修斯默默禱告雅典娜："請听我，女神，我需要你的宝貴的帮助。請你下来加速我的脚步吧。"帕拉斯·雅典娜听見了他的禱告，就使得他手足都輕松起来。

他們正要冲上那些奖品去，埃阿斯在全力奔跑当中失足滑倒了。这是雅典娜搞出来的，剛巧他跌倒的那个地方滿地都是阿喀琉斯为帕特洛克罗斯的葬礼宰杀的那些牛拉的粪。因此埃阿斯的嘴里和鼻孔里都給牛粪塞个滿，其时那个坚苦卓拔的俄底修斯就已經追上了他跑到了終点，把那个銀子的調鍾拿了走了。那显赫的埃阿斯也拿到了那头耕田牛。然后他站在那儿，双手放在一只牛角上，一面吐出嘴里的牛粪一面对观众說道："眞該死！我可以起誓，是那女神絆倒了我的——就是一徑都兴兴头头像个母亲似的跟着服侍俄底修斯的那一位。"

可是大家只对他笑笑，覚得很好玩。現在安提罗科斯也跑到了。他笑嘻嘻的領到了那个末奖，然后对大家演說起来。"朋友們，"他說道，"我来告訴你們一桩大家已經知道的事情。神們是仍旧寵爱老一輩人的，因为埃阿斯的年紀虽然比我大点儿，那边那位俄底修斯却是早一世代的人物，过去一輩的遺留。不过他老当益壯，要想賽跑賽贏他，除了阿喀琉斯咱們不論是誰都要覚得是一桩难事。"

这句給捷足者阿喀琉斯的恭維就引出那位王子自己的話来了。"安提罗科斯,"他說道,"我不能够让你的恭維得不到报酬。你已經贏到半个塔兰同的金子了,我再給你半个。"他就把金子交給安提罗科斯,安提罗科斯欣然接受了。

于是珀琉斯之子拿出了一支长杆枪,一面盾牌和一頂头盔,都放在圈子中心,原来都是帕特洛克罗斯从薩耳珀冬那里得来的武器。然后他站起来,告訴阿耳戈斯人下一个节目是什么。他說道:"我要你們两个最好的人在众軍士面前为这几件奖品斗一斗。他們必須穿上了鎧甲,使用露鋒的武器。誰先打穿对方的防御物,在他身上刺出血来,我就給他这一把裝飾着銀釘的特刺刻劍,这是我从阿斯忒洛派俄斯那里得来的。这儿这一套武裝由两个战斗員平分,我还要請他們在我篷帳里吃一頓好飯。"

他这挑战被偉大的忒拉蒙之子埃阿斯和堤丟斯之子威武的狄俄墨得斯接受了。他們各自在圈子的一边武裝好,就相向着走到中心,彼此都杀气騰騰,滿臉的凶相,吓得所有的旁观人都不敢轉气。他們交鋒过三个回合,及至互相冲刺过三次之后,埃阿斯就刺穿了狄俄墨得斯的圓盾了。但是那个銅头沒有能够达到他的肉;那底下的胸甲救了他了。現在輪到狄俄墨得斯。他屢次打埃阿斯那面大盾的边緣上头刺过去,拿他那个閃亮的矛尖碰上了他的脖頸。旁观的人都替埃阿斯捏着一把汗,就叫两个战斗員停下来平分奖品。但是阿喀琉斯王子把那大劍賞給狄俄墨得斯,連同劍鞘和那精制的肩带交到他手里。

那珀琉斯之子接着拿出来的一件奖品是一个鉄块,它曾經在埃厄提翁那双强有力的手里当做一个鉄餅用,后来捷足而卓越的阿喀琉斯杀了他,同他的其他財物一起裝在船里带回来的。現在阿喀琉斯站起来宣布这一場竞賽,邀請参加的人走出来。

"这一块鉄是大得很的,"他指出,"贏到它的人可以用到五年多,哪怕他的农場是在荒野里。农場上头不缺鉄,就不用差他的牧人或是田夫上城里去了。手边就有的是鉄。"

响应着这个号召,那无所畏惧的波呂波忒斯就站起来准备擲鉄餅了。同时站起来的还有那出身高貴、能力高强的勒翁透斯,和忒拉蒙之子埃阿斯,以及高貴的厄珀俄斯。他們一排儿站着,好个厄珀俄斯就拿起那块鉄来摆了摆臂膀擲了出去。可是观众看見他使那么大的勁,只报他一陣笑声。阿瑞斯的族类勒翁透斯接着来投擲。然后偉大的忒拉蒙之子埃阿斯用他的大手擲起来,超过其他两人的紀录。但是輪到那无所畏惧的波呂波忒斯时,他竟一擲擲过整片的田野,达到一个牧人让一个带繩的槌子弯弯曲曲飞过一群牛去那么的距离。当卽起来一陣大声的喝彩,波呂波忒斯的手下人就站起来把他們的王的奖品抬到楼船里去了。

下一个节目是射箭,阿喀琉斯拿出一套青紫色的鉄器来做这一項比賽的奖品,就是十柄双头斧子和十柄单头斧子,他又拿了一只藍头船上的桅杆,远远豎在沙滩上,然后用一条細細的繩子把一只活潑潑的鴿子的脚拴起来,挂在桅杆上头当做箭靶子。"那个射中了鴿子的人,"阿喀琉斯說道,"可以把全套双头斧子带回家里去。如果有人射中繩子沒射中鳥儿,他的本事差了些,可也可以得到那套单头斧子。"

偉大的透刻洛斯和伊多墨紐斯的可貴侍从墨里俄涅斯站起来参加比賽,在一个銅头盔里搖起鬮儿来。鬮儿拈出是透刻洛斯先射,他就使出莫大的气力急忙放出一支箭去了。可是他忘記許給射王一份头生羔羊的好祭礼,他沒有射中那鳥儿——是阿波罗不肯讓他成功的。可是他射中那条拴鴿子的繩子了,就

中在它的脚边。那支利箭切断了那条繩子，那只鴿子飞上了天空，留下那条繩子在那里蕩着。旁观的阿开亚人轰然叫嚷起来。墨里俄涅斯在透刻洛斯瞄准的时候就已經拿着一支箭預备着的，現在他从透刻洛斯手里急忙搶过那張弓，立卽向射王阿波罗許了一份头生羔羊的好祭祀。他看見那只鴿子高高在自己头頂的云头底下飞，就趁她在打圈子的当儿从底下射了她一箭，笔正射在翅膀上。他那支箭从翅膀里一直穿过去，落在自己的脚边，插进泥土里，同时那只鳥儿到那藍头船的桅杆頂上站下来，垂挂着腦袋，全身的羽毛都乱得歪歪斜斜。一会儿她就死了，落到了地上，跟那射死她的人离开得远远的。旁观的人都惊异得說不出話来。墨里俄涅斯拿走了那十柄双头斧子，透刻洛斯也把那套单头斧子帶进了樓船。

最后，珀琉斯的儿子把一支长杆枪和一口值得一头公牛的全新雕花大鍋拿进圈子里来。他把这几件东西放好在地上，两个投枪的人就站起来比賽了。站起来的两个人就是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門农王和伊多墨紐斯的可貴侍从墨里俄涅斯。但是那捷足而可欽佩的阿喀琉斯出来調停了，說道："我主阿特柔斯之子，我們都知道你比我們其余的人优越得多么多，投起枪来沒有一个人比得上你的威力的。請你接受这一件奖品，帶到樓船里去吧。但是你如果同意，卽我們把这支枪給我的墨里俄涅斯爷。这是我不得不提出的一个建議。"

对于这一个决定，人間王阿伽門农并沒有异議。于是阿喀琉斯就把那支銅枪給了墨里俄涅斯，阿伽門农王也把他自己那件美丽的奖品交給他的傳令官塔尔堤比俄斯。

XXIV

普里阿摩斯和阿喀琉斯

竞技完毕了。軍士們都离开了圈子，散到他們各自的船里去；他們都想到了吃晚飯，想到了好好的休息一宵。但是阿喀琉斯仍旧在伤悼他的朋友，不能把他从思想里排开，那征服一切的睡眠也就不肯来光顧他。他不住的翻来复去，一徑想着他所遭受的損失，想着帕特洛克罗斯的气概和精神，想着他們在一起的种种經历，他們所同吃的种种艰苦，想着对敌人的多次战斗和在險恶海上遭遇的多次风波。当这种种回忆涌到他心上来时，热泪就淌下他的面頰。他时而側臥，时而仰臥，时而俯伏。末了他就索性爬起来，到那鹹海的滩上毫无目的地蹓躂。

一个黎明接着一个黎明，当它把大海和海岸綫照亮的时候，总都看見阿喀琉斯在那里走动。他經常要把他的快馬駕上他的战車，把赫克托耳松松的拴在車后，拖着他繞帕特洛克罗斯的坟墓跑三匝，然后回到篷帳里休息，丢下那个尸体直挺挺的伏在尘埃里面不管了。但是赫克托耳虽然已死，阿波罗也还是可怜他，不肯让他的肉体受到任何的汚辱。而且，他用他的金法宝把他包裹起来，使得阿喀琉斯把他拖着走的时候不至于刮坏他的皮肤。

这就是阿喀琉斯在盛怒中对待赫克托耳王子的可耻的办法。那些幸福的神都在旁观，都对他怜憫。他們甚至于向那眼睛尖銳的赫耳墨斯示意，說他尽可以去把那个尸体偷过来，这条計策获得其余的神的贊許，不贊成的只有赫拉和波塞冬和那閃眼的女神。他們至今还在恨那神圣的伊利翁，恨普里阿摩斯和他的百姓，跟帕里斯最初闖出这場禍来的时候并沒有两样，都只为那两位女神当日降临到他那牧人的茅屋里，他不該羞辱她們，倒去欢迎第三位，原来那第三位女神是来給他齎送爱的欢乐和苦果的。

十一天过去了，到了第十二天的早晨，福玻斯·阿波罗对那些不死的神說出他心里的話："你們都是硬心腸的家伙，你們这些神——这些殘酷的怪物。难道赫克托耳从来沒有把公牛和肥大山羊的大腿燒給你們过嗎？你們現在可連他的尸体都不肯替他保全下来，让他的妻子和母亲、孩子看看，让他的父亲普里阿摩斯和百姓們立刻可以把他焚化了，替他举行葬礼。你們都愿意去支持那野蛮的阿喀琉斯，那阿喀琉斯是沒有好心腸的，从来都不发慈悲心的，一輩子都照他自己那套野蛮的办法做人的，就像是一头獅子，到了要吃晚飯的时候，就会让他的力气和勇气一点儿不受节制，立刻去扑上牧人的羊群。也就像这样，阿喀琉斯已經灭絕了怜憫心了。至于輿論，那是大多数人无論为好为歹都要向它屈膝的，他可也一点儿都不去理它。很多的人都要失去一个亲爱的人，比他失去的那个人还要亲些，也許是一个同胞兄弟，也許是一个儿子。那也不过是哭了一場就完了，因为造物是賦与人类以一顆能够忍耐的心的。阿喀琉斯对他那个亲爱的朋友怎么办呢？他先杀了赫克托耳王子，这才又把他拴在战車后面繞着坟墓拖。仿佛那是一桩光荣的事情，将会对他有什么

好处似的！他竟沒有曉得我們的忿怒，虽然他是个偉大的人，他这样逞一时的意气，不是只在侮辱沒有知覚的泥土①嗎？”

白臂女神赫拉听見了这話，把头一翹，嘴一噘。她說道：“要是神們心里把赫克托耳看得和阿喀琉斯一样重，我的銀弓之神，那你所說的話是会有力量的。但是赫克托耳是个平常的人，吃女人的奶长大的，阿喀琉斯呢，是个女神的儿子，那个女神又是我亲自养大的，受我庇护的，也是我把她嫁給我們最最寵爱的凡人珀琉斯的。不是你們所有的神都去参加結婚礼的嗎？你也去过的，阿波罗，而且坐在席上吹过笛子的。現在你結交了坏朋友了！不过你也从来不是一个忠心的朋友。”

行云之神宙斯就規劝他的配偶。“赫拉，”他說道，“你决不可以跟神发脾气。要說那两个人处于一律平等的地位，那当然是不对的。但是神們也爱赫克托耳这一事实仍然存在着；他就是神們在伊利翁的寵人。而且他也的确是我的寵人。我所喜欢的东西他是从来不会不給的。凡是举行大宴会，我的祭坛上头从来不会缺少它所应得的一份酒肉，来作我們有特权享受的祭礼。不过，去偷盜那英勇的赫克托耳的尸体这个念头是我們必須放弃的。无論如何，想要瞞过阿喀琉斯是办不到的，因为他的母亲日夜都在他身边。可是，哪一位神去把忒提斯叫来見我吧。我有一个聰明的解决办法要向她提議。阿喀琉斯必須接受普里阿摩斯王的贖款，把赫克托耳交还給他。”

旋风脚的伊里斯立刻就带着这个使命动身前去了。在薩摩斯和崎嶇的印布洛斯的半中間，她就潑剌剌一声鉆进那黑沉沉的海肚皮里去，并且很快就沉到海底去了，就像釣魚的人結在他

---

① 这儿“泥土”指人的屍体。

那用来贻害貪嘴的魚的牛角餌上的一个鉛块一般。她看見忒提斯在她那个穹隆的洞府里，正被一群鹹海女神包圍着，在那里痛哭她那举世无双的儿子的命运，因为她是知道他注定了要远远离开本国死在特洛亚的肥厚土地上的。捷足的伊里斯走到那位女神跟前去說道："来，忒提斯，具有无穷智慧的宙斯叫你到他跟前去。"銀脚的忒提斯回答道："这位大神要我去做什么啊？我正在不胜忧愁，不愿去跟那些神見面。不过，我会去的。他一定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跟我商量。"

說完，那位女神系上了一条藍黑色的圍巾（她沒有比它再黑些的了），就动身上路，旋风脚的伊里斯走在她前头。海里的水給她們让出路来，她們就出海登岸，飞上了天，看見那无所不見的宙斯，被那些快乐的不死神圍繞着，正在开会。忒提斯到父宙斯旁边，雅典娜把她的椅子让給她，她坐下来，赫拉笑嘻嘻的欢迎她，递給她一只可爱的金杯子，忒提斯接过去喝完了，仍旧还給她。于是那人与神之父开口說出这一番話来：

"忒提斯夫人，你不顧你自己的苦惱，居然到俄林波斯来了。你那滿怀的愁惱，我知道得跟你自己一样清楚。可是我不得不把我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的意思对你講明。已經一連有九天，神們都在爭論关于赫克托耳的尸体和那攻城略地的阿喀琉斯的事情。他們曾想慫恿巨人杀戮者赫耳墨斯去偷盜那个尸体。可是听我提議关于这桩事情的解决办法吧，我是完全顧到阿喀琉斯的体面，同时也为保証你将来对我的尊敬和好感的。你得赶快到軍营里去，把我的意旨傳达給你的儿子。你去告訴他，神們对他都不高兴了，尤其是我，就因为他逞一时的气憤，竟至于麻木不仁，把赫克托耳的尸体一徑留在他的翹嘴船边不肯放手。我希望他会懾服于我的威严，把那个尸体放弃。同时，我要差伊

里斯到那心腸豪俠的普里阿摩斯那里去向他提議，叫他帶同礼物去到阿开亚人的船舶，求得阿喀琉斯軟了心，好把他的儿子贖回去。”

銀脚女神忒提斯服从了宙斯，立刻从俄林波斯的尖頂飞到她儿子的篷帳里去。她看見他正在伤心痛哭，他的伙伴們在他周圍忙忙碌碌的預备早餐，要把一头毛茸茸的大綿羊拿到篷帳里来宰杀。他的神母紧靠着他坐下来，拿手按着他跟他說話。“我的孩子，”她說道，“你这样的在悲伤痛哭之中消耗掉自己的心，以至于忘記寢食，到底要到几时为止呢？你是沒有多少时光好活的了，已經站在死亡和鉄面无情的命运的阴影里了，难道还不能在一个女人的怀里得到安慰嗎？現在你听我說，要知道我是从宙斯那里来的，宙斯想要你知道，神們对你都不高兴了，他自己尤其忿怒，就因为你逞一时的气憤，竟至于麻木不仁，把赫克托耳的尸体留在你那翹嘴船边不肯放手。現在你听我的話，收下一笔贖款把那死人放弃吧。”

“那也好，”捷足的阿喀琉斯說道。“如果俄林波斯的神訃眞要这样，而且是他自己命令我的，那就让他們拿贖款来領回尸体去吧。”

他們两个正在底下那些船舶当中談着話——而且他娘儿俩是有許多話要談的——宙斯就已經打发伊里斯到神圣的伊利翁去了。“你去一趟，伊里斯，要尽快尽快，”他說道。“离开你俄林波斯的家，送个口信給伊利翁的普里阿摩斯王去。叫他亲自带同礼物到阿开亚人的船舶，求得阿喀琉斯軟了心，好把他的儿子贖回去。他必須独个人前去，不要一个特洛亚人护送他，或者只带一个較年长的傳令官以便替他赶騾車，并且把那偉大的阿喀琉斯所杀死的人的尸体带回特洛亚去。叫他用不着怕死，什么都

不用怕的。我們会叫最好的护送人去护送他，就是巨人杀戮者赫耳墨斯，那一位神将会一直照看他到阿喀琉斯的面前为止。他一經进了篷帳，就沒有人会来杀害他了，阿喀琉斯本人或是别的任何人都不会杀害他了。阿喀琉斯会照看着的。他并不是一个傻子；他不会乱来，也并不是一个目中无神的人。正相反，他会保全他那祈愿人的性命，并且会对他尽礼。”

旋风脚的伊里斯带着她的使命飞起来，来到普里阿摩斯的宮廷里，迎接她的是一片痛哭的声音。在那院子里，普里阿摩斯的儿子們圍繞着他們的父亲坐着，衣服都給眼泪淋湿了，当中坐着那一位老人，仿佛是一座石头雕成的像，身上裹着他的大衣，脑袋上和脖子上都粘着牛粪，那是他在地上爬行时抓到手里来的。他的女儿們和儿媳妇們哭声震彻了宮廷，正在想念那些在阿耳戈斯人手里送了性命而直挺挺躺在那里的許多漂亮人。

宙斯的天使走到普里阿摩斯面前去跟他說話。她的声音很温和，可是他的手脚立刻就发起抖来了。“勇敢些，达耳达諾斯之子普里阿摩斯！”她說道。“你鎮定些，用不着害怕。我到这儿来，并沒有恶意，倒是带着一桩友善的使命来的。我奉宙斯差遣来見你，因为他虽然远在天庭，却很关怀你，怜憫你。那位俄林波斯之神吩咐你拿礼物送給阿喀琉斯，求得他軟了心，好把赫克托耳王子贖回去。你必須独个人前去，不要一个特洛亚人护送你，或者只带一个較年长的傳令官，以便替你赶騾車，并且把你那个被偉大的阿喀琉斯杀死的儿子的尸体带回特洛亚去。你是用不着怕死的，什么都不用害怕，因为最好的护送人巨人杀戮者赫耳墨斯会来伴送你，一直照看你到阿喀琉斯的面前为止。一經走进篷帳里，就沒有人会来杀害你了，阿喀琉斯本人或是别的任何人都不会杀害你了。阿喀琉斯会照看着的。他并不是一个傻

子;他不会乱来.也并不是一个目中无神的人。不是的;他会保全他的祈愿人,并会对你尽礼。”

捷足的伊里斯傳达过了她带来的話,就不見了。普里阿摩斯立刻吩咐他的儿子們准备好一部裝着柳条車箱的平穩騾車。然后他走到他那高大的臥室里去,那是杉木所造的,里面充滿珍貴的裝飾品。他見到了他的妻子赫卡柏。“亲爱的,”他对她說道,“有个俄林波斯的使者从宙斯那里来找我来了,叫我帶同礼品到阿开亚人的船上去求得阿喀琉斯心軟,好把赫克托耳的尸体贖回来。告訴我,你对这桩事情怎么个看法?我自己覚得是不能不到那些船舶当中阿开亚人的大营里去跑一趟的。”

他的妻子听見这句話,就叫出了一声“阿呀!你的智慧是远方人和你自己的百姓向来都称頌的,現在哪里去了呢?你怎么可以亲自跑到阿开亚人的船舶中去見那个曾經杀死你那許多英勇儿子的人呢?你的心一定是鉄鑄的了。你一經落到他手里,一經被他看見了,那头食肉的野兽,那个沒有信义的蛮人,他是决不会饒恕你的,也不会尊重你这个人的。不行;現在咱們就只能够坐在家里远远痛哭咱們的儿子。自从我把他生出世来那一刻,那鉄面无情的命运一定就已經安排好了他一生的这种結局了——要他远远离开了他的父母,落进一个怪物的掌握中,去餵敏捷的狗吃。我恨不得咬碎那怪物的心,把它一口吞下去,只有这样才能报复他杀子之仇,因为当他杀我儿子的时候,我的儿子并沒有扮演懦夫,也絕对沒有想到过逃遁或是躲避,却是为着保卫特洛亚的儿女們而在战斗的。”

“我是决心要去的,”那同神一般可敬的老普里阿摩斯說道。“不要阻拦我,也不要像一只报凶兆的鳥儿似的在屋子里轉来轉去——你是劝阻我不了的。假如是一个凡人,无論他是一个預

言家或是一个祭司，来向我建議这一个办法，那是我要怀疑的，不会輕易置信的。但是我亲耳听見那位女神的声音，亲眼看見她站在我的前面。因此我是要去的，我不見得会把那位女神說过的話当做沒有說。如果我已被判定了要死在那些阿开亚披甲战士的船边，那我也情愿一死。一經我把我的儿子摟进怀里来哭一个滿足，阿喀琉斯就馬上把我杀掉好了。”

說完，他就去到那些大箱子跟前，揭开它們的雕花的盖子，取出十二件美丽的长袍，十二件单斗篷，十二条被单，十二件白色的大氅，以及十二件短褂，預备一齐带着走。他又称出十个塔兰同的黃金，又拿出两只閃亮的三脚鼎，四口大鍋和他有一次出使到特剌刻去时那儿的人送給他的一只很可愛的杯子。这是他老人家非常珍視的一件傳家宝，但是他急乎要贖回爱子，連它也毫不迟疑的情愿割舍了。

廊子里面站着好些市民。普里阿摩斯把他們罵了一頓，叫他們一齐滾开。“滾你們的吧，”他嚷道，“你們这些流氓，这些廢物！你們要哭不好在自己家里哭，干嗎要到这儿来叫我煩惱呢？克洛諾斯之子宙斯使我丧失我的最最优秀的儿子，这样的伤我的心，难道你們看来是一桩毫不相干的事情嗎？如果是那么想法，你們将会好好的受到教訓。現在赫克托耳死了，阿开亚人要对付你們是不用費力的了。至于我自己，我只希望早些落进哈得斯的宫里去，免得眼看着这个城市遭到劫掠，成为廢墟。”

說完，他就拿他的手杖扑上去打他們，吓得那些人慌忙躲开那个凶暴的老人逃出宫去。然后，他又对他的儿子們发脾气了。他向着赫勒諾斯、帕里斯和卓越的阿伽同，向着潘蒙和安提福諾斯和好战的波利忒斯，向着得伊福玻斯、希波托俄斯和威风凜凜的狄俄斯，怒气冲冲的嚷了一陣。他又把九个人都揍了一頓，这

才重新吩咐他們該做的事情。"动一动手吧，"他嚷道，"你們这些一无所能的辱沒家門的子孙！我恨不得你們給赫克托耳做替身，一齐都在那些华貴的船舶旁边送了命。唉，我的灾难怎么这样层出不穷啊！我本来有过特洛亚广闊境土里的最最好的儿子的。現在他們都去了，那神样的墨斯托耳，那可喜的战車將士特洛伊罗斯，那在我們当中举步如神而且相貌也像个神的儿子不像个人的儿子的赫克托耳。战爭已經把他們全都拿走了，留下来給我的是这一票可鄙的家伙——的确，你們全都是流氓，全都是跳舞場中的好汉，不是去搶夺自己百姓的綿羊和小山羊，就是在舞場上搶夺桂冠。难道你們就不能动动手嗎，先生們？我要我的車輛馬上备好，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放进里面去。我是等着动身的。"

普里阿摩斯的儿子們被他这一頓的呵斥吓慌了，赶快弄来一部装着坚固輪子的优美新騾車，并且把一个柳条的車箱綑扎在上面。他們又把一副挂在釘子上的黃楊騾軛取下来，中心有一个突起，并且有适当的圈子可穿繮繩的，同时又取到一条九肘长的軛帶。他們仔仔細細的把那騾軛放上那条光滑的車轅，让它嵌进車轅末端的口子里去，又把那个圈子搭上了栓子，把軛帶在那突起上繞了三匝，然后牢牢的扎在車轅上，将余下的末梢塞进里边。这桩事情办完了，他們就到臥室里去，把那些准备拿去贖买赫克托耳尸体的珍貴礼品拿出来，装好在那部木头車里。然后，他們把几匹訓練好了能在軛下工作的壯健騾子駕上軛，那些騾子是当初由密西亚的百姓奉献給国王的。最后，他們把普里阿摩斯的战車也駕好馬匹，那些馬匹是他老人家留給他自己用的，在那光洁的馬槽里餵养的。

普里阿摩斯和他的傳令官站在那里等着他們在宮院的高屋

檐下駕好車馬，正怀着滿腔的焦虑在那里出神，就見赫卡柏愁眉苦臉的走上来了，右手拿着一个金杯的醇酒，供他們临走时酹神之用。她走到战車跟前，对普里阿摩斯說話。“喏，”她說道。“你既然决心要到那些船里去，就給父宙斯酹一杯酒，向他禱告禱告，好让你从敌人手下平安回来。你这一去是我不愿意的，可是你如果一定要去，就得禱告禱告那克洛諾斯之子，那黑云之神，伊得山之主，因为他是看得見特洛亚的整片国土展布在他底下的。向他請求一只示兆的鳥儿，一个从他那儿来的迅速的使者。并且要他放下一只他所寵爱的預言鳥，羽族之中最最强壯的，飞到了你的右边，让你亲眼看見，那你就可以放心前往那些爱馬的达那俄斯人的船舶去了。但是，如果那无所不見的宙斯不肯送給你这个消息，那末无論你下了怎样坚决的决心，我都劝你不要去的好。”

“亲爱的，”神样的普里阿摩斯說道，“我一定照你說的办法做。向宙斯举起手来請他祝福是有好处的。”于是这位老人就叫他的管家去取清水来給他澆手。他的管家就拿了一把水壺和一个盆子来侍候他了。他洗过了手，从他妻子手里接过那杯酒，走到前院中心去祈禱起来，一面酹酒一面仰望着天空大声求告。“父宙斯，你是从伊得山上統治一切的，最最光荣而偉大的，請允許我，阿喀琉斯会用和善慈悲的心腸接待我，并請放給我一只示兆的鳥儿，你的迅速的使者，你自己最最喜欢的，羽族之中最最强壯的。让它飞在右边，好让我亲眼看見，可以放心前往那些爱馬的达那俄斯人的船舶。”

多謀的宙斯听見了普里阿摩斯的禱告，立刻放出了一只老鷹，預言鳥中最好的一种。他是一只灰黑色的猎鳥，那种顏色使人想起将熟的葡萄来，当他展开两只翅膀的时候，足有有錢人家

高大臥室的双扇大門那么寬。当时人們看見他在他們右首飞过了城市，都高兴得了不得。他使得人人的心都温暖起来。

那位老人急忙跳上了他的战車，从大門口和那起回声的柱廊間赶出去。在他前头引导的是那騾子拖的四輪車，由聰明的伊代俄斯赶着。后面跟着的就是普里阿摩斯的馬匹了。那位老人使用他的鞭子，赶着那几匹馬急急穿过了城，但他虽然跑得那么快，一群朋友还是跟着他，一路不住的哭着，仿佛他是去就死一般。可是等他穿出了城里的街道，到达空曠的郊原，那一些人——他的儿子們和女婿們——就回到伊利翁城的家里去了。

宙斯具有他那无所不見的眼睛，看見那两个人正打平原上走过。他覚得那老王可怜得很，立刻轉身向着他的儿子赫耳墨斯。他說道："赫耳墨斯，有一个任务派給你。护送人們原是你的特权和乐趣，而且你对于你所喜欢的人是很和藹可亲的。現在你就去一趟，把普里阿摩斯王引导到阿开亚人的樓船，路上不要让一个达那俄斯人看見他，認識他，要一直把他送到珀琉斯之子面前。"

宙斯說完了。那个引导者和巨人杀戮者立刻服从他，把一双美丽的繩鞋系在脚上，那是不銹的金繩所織成，能以风一般的速度把他送过汪洋的大海和无边的大地的；他又拿起了一根棍棒，那是他可以随意用来迷惑我們的眼睛或是把我們在睡得最甜的时候喚醒的。那威武的巨人杀戮者手里拿着这根棒飞了起来，馬上就到达了特洛亚地面和赫勒斯蓬托斯了。从那里，他步行而前，他那仪容像是一个剛要抽长髭鬚的絕妙年华的王子。

这时候，那两个人已經赶車赶过伊罗斯的大陵墓，在一条河边停下来让騾馬喝水了。其时天色已經是漆黑，及至赫耳墨斯走得很近，那傳令官方才抬起头来看見他。他立刻轉过身

子去向普里阿摩斯說道:"看啊,王上,咱們可得当心。我看見一个人了,我怕咱們要遭屠杀了。咱們赶着战車快逃吧,要不就扑到他膝盖去向他求情。"

老头儿被他說得目瞪口呆,充滿着恐怖,四肢百体上的汗毛都直竪起来,好像生根在那里,一句話都說不出。但是那幸运贈送者并不等他們招呼。他就一直走到普里阿摩斯跟前去,拿住他的手向他問話。"老人家,"他說道,"你在这样的深更半夜,人人都在睡覚的时候,赶着这些騾馬上哪儿去?你难道不怕那些凶猛的阿开亚人,你的那些近在眼前的死敌嗎?要是他們有人看見你,在这样的黑夜載着这样惹人垂涎的东西,那你怎么办呢?你的年紀不輕了,不論誰来向你攻击,你都敌他不过了,而且你的同伴也是一个老年人。不过,我无論如何沒有害你的意思。事实上,我是来照看你的,免得别人伤害你,因为你使我想起我自己的父亲来了。"

"亲爱的儿子,"那可敬的老王說道,"我們的处境很危險,正同你所形容的一般。可是虽然在这样的处境中,一定有什么神存心要保护我,方才让我遇到像你这样一个过路人,我看你仪表非凡,又这样通达事理,都显得你出身高貴,一定是神差来的了。"

"老先生,"那引导者和阿耳顧斯的杀戮者說道,"你猜得差不离了!可是現在我要請你老实告訴我。你是送出一批宝物到外国的安全地方去嗎?或者是,你們因丧失了最好的人,你自己的儿子,那个从来不会抵擋不住敌人的,已經恐慌到了大家抛弃神圣的伊利翁而去的时候了嗎?"

老王普里阿摩斯用一个問題回答他:"你是誰,高貴的先生,把我那个不幸儿子的命运对我說得这么好?你的父母是誰?"赫

耳墨斯回答道:"我猜你是在試探我,我的可敬的老王爷,想要知道我对赫克托耳王子到底訊識不訊識。好吧,我是亲眼看見过他的,在战場上常常看見他的。而且,我还看見过他打退那些在船上的阿耳戈斯人,用他的銅枪把他們像砍草似的砍倒,我們可只站在旁边暗暗的称奇,因为阿喀琉斯跟阿伽門农王吵过架,不肯让我們去打。現在我老实告訴你吧,我就是阿喀琉斯的一个侍从,跟他同坐一条好船到这里来的。我是一个密耳弥多涅斯人,我的父亲叫波呂克托耳,是个有錢的人,跟你老人家差不多老了。他有七个儿子,我頂小,拈鬮拈到了我来参加这儿的远征軍的。今天晚上我离开了船舶到平原上来,因为一到天明那些亮眼睛的阿开亚人就打算要攻城了。他們都在这儿坐得很厌倦,急乎想要打一仗,阿开亚的将領們已經阻止不住他們了。"

普里阿摩斯回答道:"如果你眞的是阿喀琉斯王子的一个侍从,我恳求你把全部实情告訴我。我的儿子現在还在船边呢,还是阿喀琉斯已經把他一块块的扔給狗吃了?"

"到現在为止,我的爷,无論是狗是食肉鳥都不曾吃到过他,"阿耳顧斯的杀戮者說道。"他的身体是完整的,并且躺在阿喀琉斯的船边篷帳里。虽然已經过了十一天,他的肉一点儿都沒有腐烂,也沒有被战場上吃屍首的虫子侵蝕。的确,每天天剛剛亮的时候,阿喀琉斯是要把他繞着他那亲爱伙伴的坟墓殘忍地拖几回的,但是这样做并沒有給他什么伤害。如果你亲自到那篷帳里去看看,你就会覚得吃惊,因为你会看見他同露水一般新鮮的躺在那里,血都洗得干干淨淨的,一点儿沒有污漬。而且,他的每一个創口都已經結好了;当时他是被許多人用銅枪戳伤过的呢。这就可見那些有福的神替你的儿子費过多么大的心,虽則他不过是一个屍体,因为他們是眞心爱他的。"

老头儿听見这話很高兴，就說道："我的孩子，由此可見，不管一个人的别的行为怎么样，能够把应有的祭祀献給神們总是好的呢！我想起我的儿子来了，他活着的时候在我們家里眞是从来都不会忘記神們的。就为了这个緣故，这会儿神們才会記得他，虽然他已經遭遇到死亡的命运。可是現在我請求你接受我这个美丽的杯子，托上天的保佑，由你亲自送我平安到船舶，进入我那阿喀琉斯爷的篷帳里。"

"老先生，"那引导者和巨人杀戮者說道，"你是一个老年人，我是一个小伙子，可是你竟想劝我在阿喀琉斯背后收受你的賄賂。不行啊！要是我欺騙我的主人，那是我要慚愧杀的，并且要为这桩事情的后果害怕杀的。不过，我已准备好来做你的护送人了，竟可以一直送你到著名的阿耳戈斯去，无論坐船起岸都愿意做你忠实的亲随。决不会有人看不起你这个侍卫而企图来攻击你。"

說完，那幸运賚送者就跳进了那部駕馬的战車，把鞭子和繮繩搶在手里，給那些馬匹和騾子都灌进了新精神。他們到了壕沟和那条圍繞着船舶的壁垒的时候，看見那些哨兵正在吃晚飯。那阿耳顧斯的杀戮者使得他們都睡熟过去，然后推开門閂打开門，把普里阿摩斯和他的一車珍貴礼品招呼进去。他們就向珀琉斯之子的高大篷帳前进了。

这个篷帳是密耳弥多涅斯人用他們自己鋸成的杉板替他們的王子建造的，上面盖着他們从牧場里采集来的毛茸茸的灯心草。它在一个用密匝匝的篱笆圍繞着的圈子里，門上只有一条笨重的松木門閂，經常得用三个人来把它插进去，也得用三个人把它推开来——当然是說三个平常的人，至于阿喀琉斯，他是自己能插能推的。現在幸运賚送者赫耳墨斯替那老王把門开开

来，把那一車送給捷足的阿喀琉斯的輝煌礼品赶进里面去，然后一面跨下战車一面对普里阿摩斯說道："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可敬的老王爷，你是見到一个不死的神了，因为我是赫耳墨斯，我的父亲差我来护送你的。可是我現在要离开你了，因为我不愿意走到阿喀琉斯面前去。一个不死的神接受一个凡人的招待是不合适的。你自己进里边去吧，去抱住阿喀琉斯的膝盖，一面祈求一面叫着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和他儿子的名字，以便打动他的心。"

說完，赫耳墨斯就到高处的俄林波斯去了。普里阿摩斯从他的战車上跳下来，留下伊代俄斯在那儿看着騾馬，就一直向阿喀琉斯王子平常在那里坐着的篷帳走去。他看見他在里边。他的手下人大部分都离开他一段路坐着，只有两个人，奥托墨冬和英勇的阿尔喀摩斯，正在忙忙碌碌的服侍他，因为他剛剛吃喝完了，桌子都还沒有收去。那普里阿摩斯虽然个儿大，他进去的时候却沒有人看見他，他就走到阿喀琉斯跟前，抱住他的膝盖，亲了他的手——那双曾經杀过他的許多儿子的可怕的杀人的手。阿喀琉斯看見普里阿摩斯王，不覚大吃一惊，所有他的手下人也都很吃惊。他們都駭异得面面相覷，仿佛是在一个有錢貴族的厅堂里看見一个在自己本国杀了人逃出来避难的外国人像着鬼迷似的突然闖进来一般。

但是普里阿摩斯已經向阿喀琉斯求告起来了。"最最可尊敬的阿喀琉斯，"他說道，"想想你自己的父亲吧，他是跟我一般年紀的，除了悲慘的老景之外什么都沒有了的。无疑的，他的邻居們正在欺負他，沒有一个人去救助他，使他免受他們的劫掠。但是他，至少总还有一种安慰。他知道你还沒有死，是天天可以指望他的愛子从特洛亚回去的；至于我，我是完全破产了。我本

来有过这个广大国土里面的最好的儿子，現在一个都不剩了。当阿开亚的远征軍到来的时候，我的儿子共有五十个。这当中有十九个是同母所生，其余都是我宮中的妃子們养的。他們大多数都战死了；剩下我唯一可以依靠的赫克托耳，是特洛亚和特洛亚人的堡垒，也已經在他保卫祖国的战斗中被你杀死了。現在我带同这些輝煌的礼品到阿开亚人的船舶来，就是为要向你把他贖回去。阿喀琉斯啊，你要敬畏神明，可怜可怜我，想念想念你自己的父亲，我比你的父亲更应該得到怜憫，因为我已經逼不得已而做了一桩从来不曾有人做过的事情了——我已經把那杀我儿子的人的手抬到我嘴唇上来过了。”

普里阿摩斯的这番話使得阿喀琉斯想起自己的父亲，并且激动得他几乎出眼泪。他就拿住那老人的手，輕輕的把他推开，其时双方想起了自己的心事，都不由得伤心起来。普里阿摩斯蹲在阿喀琉斯的脚下，为着那好战的赫克托耳哭泣哀哀，阿喀琉斯是为他父亲而哭，这才又哭起帕特洛克罗斯来。篷帳里面充滿了他們痛哭的声音。但是一会儿之后，那卓越的阿喀琉斯哭够了，回复平靜了，就从他的椅子上跳了起来，看看那老人的灰白腦袋和灰白鬍鬚深覺不忍，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扶起来。然后他对他說出由衷的話：“你的确是一个伤心人，而且苦也吃得不少了。你怎么竟敢独自个儿跑到阿开亚人的船舶里来見一个曾經杀过你那么許多英勇儿子的人呢？你的心一定是鉄鑄的了。可是現在你請坐下来，在这儿的这張椅子上，你我心里虽然都鎖着万种悲哀，让我們暫时抛开吧，因为哭泣只是无聊的安慰，不会有多大的好处的。我們凡人都是可怜虫，那些神們自己是沒有心事的，却把悲哀深深織进我們的生活里来了。你总知道，雷神宙斯有两个大瓶放在他宮里的地上，是他用来放他的赐

品的，一个瓶里放着禍，一个瓶里放着福。人們从他那里得到的若是禍福的混合，运道就变化无常，有时好，有时坏，不过，如果宙斯光是拿那貯禍的瓶来供应一个人，那他就成了一个被弃的人了，絕望要像牛虻似的把他追逐得东奔西跑，而且神和人同样都要咒詛他。就看我的父亲珀琉斯吧。自从他出生的一刻儿起，上天就把最最漂亮的贈品給他了，幸运和財富举世无双，又做了密耳弥多涅斯人的王，而且他虽然是个凡人，又得到一位女神做他的妻子。但是，他也跟我們其余人一样，并不是无忧无虑的——現在他宮廷里沒有儿女可継承他的王統，就只一个儿子又已注定了要短命而死。而且，他是一天天的衰老了，可得不到我的侍奉，因为我远远离开家乡，还逗留在你們国度里，使得你們和你們儿女的生活不得安宁。至于你，我的王爷，我知道你也有过了一个时期，幸运曾經对你微笑的。人家都說你的財富多，儿子好，是馬卡耳所統治的勒斯玻斯島和上佛律癸亚和无穷尽的赫勒斯蓬托斯之間所有地面的人沒有一个能和你比的。可是自从天上的神把我送到这儿来做你們的肉中刺，你們的城市周圍就只有战斗和屠杀了。你必須忍耐，不要太伤心。一个勁儿地痛哭你的儿子是并沒有什么好处的。哪怕哭到了你死，你也不会把他哭活过来。”

“你不要請我坐吧，殿下，”那可敬的老普里阿摩斯說道，“赫克托耳还在你篷帳里躺着沒人照管呢，現在請你赶快把他还給我，让我見一見他。我带来的这些輝煌礼品請你收下。我希望你可以享受它們，并且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因为我到这里之后你就保全我的性命了。”

“老人家，不要催得我太急，”捷足的阿喀琉斯对普里阿摩斯皺着眉头說道。“我用不着你的催促就已經决心要把赫克托耳

交还你了。我自己的母亲，那海中老人的女儿，已經从宙斯那里来傳話給我。而且，我从你普里阿摩斯的身上也看得出来，你是由什么神送你到阿开亚人的船舶来的，这一事实你隐瞞不了。沒有人敢独自个儿冒險到我們营帳里来，哪怕他是一个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别的不去說，他是决不能够平平安安通过那些哨兵的；即使他通过了，也不容易推开我們大門上插着的那条門門。所以，現在請你不要激怒我，我的心头本来就載得很重的了，要不然的話，我也許要違背宙斯的命令，虽然你是个来祈求的人，我也不会顧怜你，正如我不顧怜在我篷帳里的赫克托耳一般。”

这使得老头儿惊吓起来，他只得默默忍受着这番譴責。于是那珀琉斯的儿子像一头獅子似的冲出篷帳的門，把他的两个侍从，奧托墨冬和阿尔喀摩斯，也帶着走，因为他們是他手下居于已死的帕特洛克罗斯之次的寵人。他們把那些騾馬解下軛，帶进老王普里阿摩斯的那个傳令官，給了他一張櫈子坐着。然后他們从那光洁的騾車上面把那些用来取贖赫克托耳尸体的珍貴礼品取出来。但是他們留下两件白色的大氅和一件精致的短褂不取，以备阿喀琉斯让普里阿摩斯把屍体帶回家去的时候用来包裹它。那位王子这才去叫出几个女仆，吩咐她們給屍体洗澡涂油，但是这桩事情要在篷帳的另一部分里进行，不要让普里阿摩斯看見。（阿喀琉斯怕的是普里阿摩斯看見了儿子就要在伤痛之中压制不住憤怒，惹得他自己也暴怒起来，把那老头儿杀掉，以致得罪了宙斯。）等到那些女仆把尸体洗澡过了涂过橄欖油，并且拿那套精致的大氅和短褂把他裝裹好，阿喀琉斯就亲手把它放上一个抬尸架，他的伙伴們这才帮助他把它放进那部光洁的騾車。然后，他长叹一声，叫着他那亲爱朋友的名字道：“帕

特洛克罗斯，如果你在那哈得斯的宫里知道我让赫克托耳王子的父亲把他带回家去，請你不要对我恼怒。他付給我的这笔贖款是有价值的，而且就連这些东西我也要設法让你收到你所应得的一份。”

那卓越的阿喀琉斯回进篷帳里面去，仍旧到他剛才坐的那張嵌花椅子上去坐下来（那是放在屋子的尽头的），对普里阿摩斯說道：“你的心愿可以滿足了，我的可敬的老王爷；你的儿子已經被釋放了。現在他正躺在一个尸架上，等到天亮你要把他带走的时候，你就可以亲眼看見他了。可是目前我們来打算吃晚飯吧。連那尼俄柏①夫人也不忘記飲食的，虽然她亲眼看見她那十二个儿女，那正在盛年的六个女儿和六个儿子，在她自己家里活活被处死。当时女射神阿耳忒弥斯杀死了她的女儿，阿波罗也就在一陣忿怒中用他的銀弓射杀她的儿子，为的是她太驕傲，一徑在說她所做的事情跟他自己的母亲美容顏的勒托一样好，而且要拿她养出世来的許多儿女跟勒托养的两个儿女作对照。誰知那一双儿女，虽然不过是两个，却把她所有的一齐杀光了；一連是九天，他們都躺在血泊之中，因为沒有一个人来給他們埋葬，那克洛諾斯之子已經把她家的人都化成了石头了。但是到了第十天，天上的神們来把他們埋葬掉，其时尼俄柏已經哭得了精疲力竭，就决計要吃点东西。現在尼俄柏站在那人迹不到的西皮罗斯山的峭壁当中，据人們傳說，山里的仙女們在阿刻罗俄斯河岸上跳舞完了之后都要到那山上去躺着睡覺的。在那里，已經化成大理石的尼俄柏一徑都在默念她所身受的痛苦。所以現在，我的王爷，咱們两个也得想起吃东西来了。你要哭你

① 忒拜一个巨人族中的女儿，因有十二个儿女，要跟女神勒托去比賽，激起神們的忿怒，把她的儿女全都杀掉，她自己也化做石头。

的儿子，等你把他带回伊利翁之后再好哭过的。他是尽会有人哭的呢。”

于是那捷足的阿喀琉斯亲自动手宰了一头白綿羊，他的手下人就照平常的法子把它剝了皮燒熟起来。他們很熟練地先把它剁开，一块块的插上了扦子，当心在意的烤熟了，这才从火里取出来。奧托墨冬拿到了一些面包，用美观的筐子盛着放在桌子上；阿喀琉斯把肉分成了几份，他們就把放在各自面前的好东西吃将起来。

等到他們都已經解渴充飢，那达耳达諾斯之子普里阿摩斯就註他的眼睛落在阿喀琉斯身上，叹賞着他长得多么魁梧而美丽，簡直同一位神的肖像一般。阿喀琉斯也同样在叹賞达耳达諾斯之子普里阿摩斯的高貴气度和談吐。这样的面面相看，彼此都覚得愉快。但是过了一会儿，老王普里阿摩斯就作了一个动議。“殿下，”他說道，“現在我要向你告罪去安息去了。現在已經到了我和我的同伴上床去享受睡眠的恩惠的时候。自从我的儿子在你手里丢了性命那一刻儿起，我的眼皮一徑沒有盖上过我的眼睛。自从那一刻儿起，我一徑都在哭泣，在尝味我那数不尽的忧愁，在我馬房院子的牛粪里匍匐。現在我終于吃下点东西了，灌下点起泡的酒到我喉嚨里去了；在这以前，我是什么东西都不曾进口的。”

于是，阿喀琉斯就吩咐他的手下人和女仆們到廊子里去摊床，并且要在床上鋪好精致的紫色毯，毯上再加被单，还要加上几条厚厚的被子。那些女人当卽拿着火把走出起坐間，忙忙碌碌干起这一桩任务来了。一会儿之后就摊好了两張床，于是那捷足者阿喀琉斯用一种比較粗率的語气对普里阿摩斯說話。“你必須睡在門口外边，我的朋友，”他說道，“以防有阿开亚的将官

来看我。他們常常要到这里来跟我討論他們的計策——这是我們的习慣。倘或他們有哪一个看見你这么深更半夜的还在这儿，他馬上就要去告訴总司令阿伽門农，那你贖回尸体的事情就要躭擱起来了。还有一点。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你打算給赫克托耳王子举行多少日子的葬礼，以便我在那个期間不去向你們挑战，并且讓我的軍队也閑着呢？”

那可敬的老王回答道：“你如果是眞的愿意我給赫克托耳王子好好的举行葬礼，那你阿喀琉斯那样的做法是要使我感激不尽的。你总知道我們都被圍困在城里，上山去打柴有很长一段路程，我們的人都害怕出去。至于赫克托耳的葬礼，我打算在我們自己家里給他举哀九天。第十天上我們埋葬他，举行丧礼的宴会，十一天上我們給他造坟墓。等到了第十二天，如果有必要的話，我們就可以打了。”

“我的可敬的老王爷，”捷足而卓越的阿喀琉斯回答道，“一切都可以如你的愿。在你所需要的那一段期間，我会暫时停止战斗的。”

說完，他捏住了那老人右手的手腕，解除他心中的一切恐惧。于是，普里阿摩斯和那傳令官就怀着重重的心事到那篷帳的前廊子里躺下过夜了，阿喀琉斯自己睡在他那結构精良的木头篷帳的一角，有那美丽的布里塞伊斯陪伴他。

除了他們，所有武装的人們和天上的神們都是在睡眠的柔軟怀抱里过一整夜的。但是幸运之神赫耳墨斯一徑都担着心事，不曉得怎样才能够把普里阿摩斯王送出船舶而不受到大門口那个信实更夫的挑战，因此他就睡不着覚了。末了，他走到普里阿摩斯的床头边对他說道：“我的王爷，看你在敌人的营盘里睡得这么熟，似乎你因为阿喀琉斯饒了你的命，就什么忧虑都沒

有了。剛才，阿喀琉斯已經让你贖回你的儿子了——那是出了大大一笔代价的。要是阿伽門农王和全軍的人知道了你在这儿，那你那儿个留下来的儿子不是該出比这多三倍的代价来贖你的活命嗎？”

老头儿吓起来了，就去把那傳令官叫醒。于是赫耳墨斯替他們駕好騾馬，亲自赶車把他們急急送出了营盘。他們一路上沒有被訊出来，及至曙光把她的橙黃色的大衣披上了原野，他們就到达了汹涌的克珊图斯——那条以不死神宙斯为父的高貴大河——的渡头了。在那儿，赫耳墨斯向他們告别，动身到高处的俄林波斯，那两个人哭哭啼啼，赶着馬向城市方面奔去，那几匹騾子也載着那个屍体跟着他們。

他們快到的时候，那个美丽得同黃金色的阿佛洛狄忒一般的卡珊德拉在特洛亚所有的男人和系带的女人当中第一个訊出他們。当时她正爬到珀耳伽摩斯的頂上，从那一点她看見了她的父亲同他那个担任城市傳呼的傳令官都站在战車上边。她也看見赫克托耳，躺在那騾車里的一个尸架上。她发了一声尖叫，就向全城人大声叫喚起来：“特洛亚人和特洛亚的女人們，你們碰到赫克托耳从战場上平安回来的时候，向来都要去欢迎他的。他是我們城里人人都心爱的人。現在出来看他呀。”

卡珊德拉的儿声叫喚把整个城市都投入悲哀之中，一会儿之后就沒有一个男人或是女人留在特洛亚城里了。他們在城門外不远的地方迎接老王和赫克托耳的尸体。赫克托耳的爱妻和母后都扑上了那部精制的騾車，搶先去給他拔下她們的头髮，去摸他的头。她們被一个哭哭啼啼的群众包圍着。那些市民是尽可以站在那城門口哭赫克托耳一直哭到太阳下山去的，可是那位仍旧站在战車上的老人命令他們給騾子让开条路，并且对

他們說，等他把赫克托耳送回家之后，他們尽管可以再哭一个痛快的。众百姓受到訓飭，就向两边分开，造成一条通車的甬道，讓赫克托耳的一家人把他送进宮去。

到宮里之后，他們就把他放在一張木头床上，叫乐工来領导举哀，唱輓歌，所有的女人齐声号哭。白臂膀的安德洛瑪刻双手捧住那杀人者赫克托耳的头，作出第一篇哀悼：

"丈夫啊，你这样年紀輕輕就死了，丟下我在你家做寡妇。你的儿子，就是我們这对不幸的父母养出世来的那个男孩子，还是个小娃娃呢。我是不能指望他长大成人的：等不到他长大，特洛亚早就垮台了。因为你，她的保卫者，已經死了，你是一徑都看守着她的，給她的忠心妻子們和小娃娃們保安全的。现在这些妻子和娃娃馬上就要被送到那些樓船里去了，我也在里面。还有你，我的孩子，也要跟我一块儿去，到一个沒心肝的主人監視之下做下賤的苦工，或者是，有个阿开亚人要来逮住你的一条胳膊，把你从城墻上摔下去讓你遭到惨死，为的是赫克托耳曾經杀死他的一个亲兄弟，或者是他的父亲，他的儿子，所以他到你头上来出气。是啊，許多阿开亚人碰到赫克托耳的那双手，都要仆到大地上去咬灰尘，因为你的父亲在激烈的战斗里，无論如何不是个善心人。就因为这个緣故，现在整个特洛亚都在哭他。啊，赫克托耳，你使得你的父母悽惨到了极点了。可是誰会哭你哭得我这样的伤心呢？我的悲痛是沒有人能比的，因为你并不是死在床上，并沒有伸出你的臂膀給我一句温婉的遺言，使我日日夜夜可以和着眼泪来怀念。"

这是安德洛瑪刻的一番哀悼，那些女人都附和着她。接着，赫卡柏也唱起一篇沉痛的哀歌来："赫克托耳，我的最最亲爱的儿子，你在世上的时候，神們都是爱你得很的；現在命运打倒了

你了，他們也还沒有把你忘記掉。捷足的阿喀琉斯曾經带走我其他的儿子，把他們送过蒼茫的大海，到薩摩斯、印布洛斯或是那烟霧籠罩的楞諾斯去出卖。他又用他那个长长的銅枪头要去了你的性命，可是他虽然把你在他那个被你杀死的朋友的坟墓周圍拖过許多次（这样他也沒有使得帕特洛克罗斯活轉来啊），你还是回到我这里来了，跟早晨的露水一样新鮮，而且躺在这儿宮殿里，仿佛是銀弓之神阿波罗剛剛来拿他那温和的箭射杀的人一般。”

她的言詞和哭声激动得所有的女人都放声大哭。可是海倫又接着来領导她們致第三次悼詞了：“赫克托耳，我在我所有的特洛亚兄弟們当中最爱的是你。帕里斯王子把我带到这儿来和我結婚（这是我深悔不該的），可是在我离开家乡以来的十九年里边，我从来沒有听到过你一句粗魯的或是輕蔑的話。这家人家的其余的人都侮辱过我——你的兄弟們，你的姊妹們，你的兄弟的富有的妻子們，連你的母亲也在內，虽則你的父亲待我是再温和沒有的，就是我自己的父亲也不过如此。可是你每次都向他們抗議，都出于你的一片好心，用你自己那种彬彬有礼的态度阻止他們。所以，現在我向你洒这些悲哀的眼泪，一半是为你，一半也为我自己这个苦命的人。从今以后，特洛亚的广闊国境里面再沒有一个人待我好了，再沒有一个人跟我做朋友了。人家看見了我都要怕得发抖了。”海倫这样一面哭一面講，其余无数的人也都跟着她哀哭嚎啕。

于是老王普里阿摩斯吩咐他的百姓們去办事了。“特洛亚人，”他說道，“去把柴木运进城里来，用不着害怕阿耳戈斯人的伏兵来逮住你們。阿喀琉斯訛我离开黑皮船的时候曾經給我担保，不到第十二天的黎明他們不会攻击我們的。”

大家得到普里阿摩斯的命令，就都把騾子和閹牛駕上他們的大車，急忙到城外去集合。一連費了他們九天的工夫，方才采集齐那所需要的大量柴木。但是等到第十天的黎明把光明帶到世界上来时，他們就泪流满面的抬出那英勇的赫克托耳，把他的身体放上焚尸堆，在柴木上点起火。

黎明又来了，用玫瑰色的手点亮了东方，同时看見人們紛紛到那显赫的赫克托耳的焚尸堆旁边来会集。等到所有的人都到来，集会組織完成后，他們就开始用起泡的酒去澆灭焚尸堆上火焰及到过的地方的余烬。然后，赫克托耳的兄弟們和战友們去把他的白骨檢起来，一面檢一面哭泣，大伙的眼泪不断滾下他們的面頰。他們拿了那些骨头，用柔軟的紫色布包裹好，放进一个黃金的匣子里。这个匣子他們很快把它放落在一个壙穴里边，然后在那上边密密鋪上一层大块的石板。随后，他們急忙忙的做起那个坟墓来，同时四面放出哨兵去，以防那些阿开亚的披甲战士等不到那約定的时間就来攻击。等到那坟墓堆好，他們就回进特洛亚城，重新聚会在一起，享受那宙斯的后裔普里阿摩斯王宮廷里的一頓丰盛的筵席。

那馴馬者赫克托耳的葬礼就是这样的。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